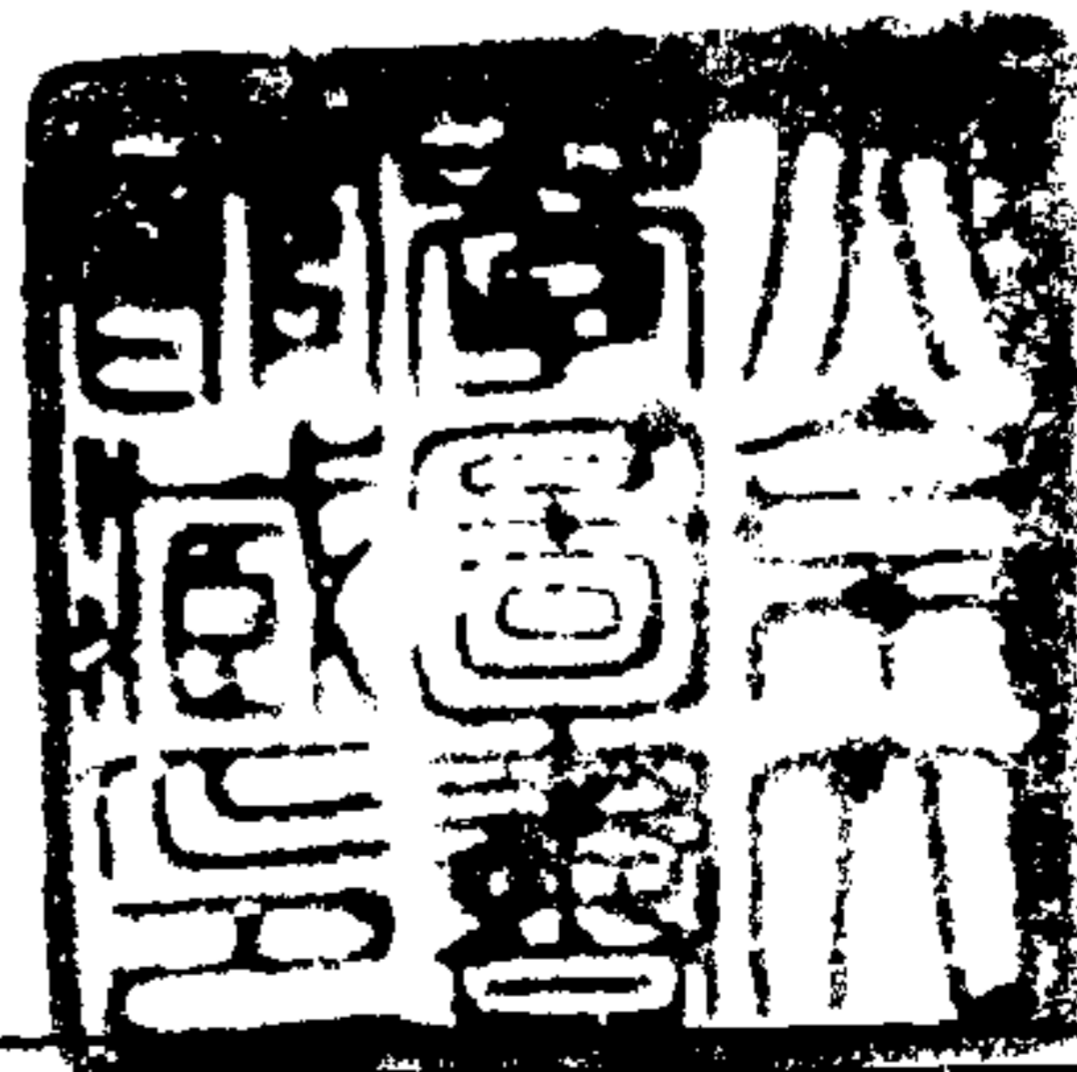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一九·史部·別史類

石匱書(存二百八卷)(馮國用馮勝傳友德列傳至周顧袁二夏列傳)

[清]張岱撰

……

228/09

石匱書卷第七十

明 蜀人張 岱著

馮國用馮勝傳友德列傳

馮傳列傳卷本名

馮國用定遠人弟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漢馮異之後也兄弟並好儒書尤嗜孫吳國用風儀峻整器度恢豁勝偉貌長軀勇悍多智元亂鄉人寨于里推國用都寨 太祖過妙山國用與勝用儒服入謁歸

太祖所部 太祖曰生委蛇若是儒耶有何奇可白

石匱書

卷 七十

馮國用列傳

一 鳳嬉堂

乃公國用對曰臣聞之有德昌有勢強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渡江而東先爭居之足下可以強然後觀天下之勢按次掃除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拯水火足下可以昌 太祖悅曰吾心也國用在太祖左右忠謹無與比繇是兄弟俱備宿衛既渡江取太平元將陳也先與中丞蠻子海牙連兵入寇太祖擒也先釋之與之盟款而哇國用曰哇款必爽使攻瑩城米叛為溧陽人所誅其子兆先復與海牙

合國用從擒兆先又釋之 太祖夜召兆先之壯士

五百人環寢帳前使國用執寢戈頃之從入金陵國

用先登敗元蔣山 太祖有江左國用與勝皆有戰

功並為大元帥而國用尤用忠謹見親為帳前總制

親兵都指揮使常李善長亞久之從征紹興卒

太祖哭之極賜葬江寧贈鄂國公以子誠幼使勝嗣

兄職勝以庚子歲與常遇春伏騎石灰山邀擊漢戰

龍江兵卒丑從征漢至安慶 太祖陳疑兵於陸勝

石匱書

卷 七十

馮勝列傳

二 鳳嬉堂

從水持其舟師入江州陞親軍都護癸卯從克呂珍安豐陞同知樞密院事甲辰從降漢理武昌乙巳與大將軍達出淮東攻吳高郵吳將詐開門降勝不逆兵入幾盡吳將下縣聞閉而殺之郅中 太祖召勝歸決之大杖復令徒步之高郵不予騎勝至則號召其卒四門齊登一鼓破之還與大將軍圍吳元羊以平吳功遷大都督府右都督其冬與大將軍北伐元克沂益完濟 太祖即皇帝位進秩太子右詹事

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與大將軍會取汴渠  
河南二郡是時元將李思齊張思道守於潼關勝拔  
潼關先登謂大將軍曰謹守倘三秦門戶也大將軍  
擇都督郭興守之勝遂取華州其時車駕幸汴趣入  
謂授征虜右副將軍留守焉其冬從大將軍征山西  
與湯和入懷慶獲將士八百餘人引兵至太行山破  
碗子關進取澤潞至於猗氏轉克平陽及絳獲元將  
士五百餘人二年授征西將軍大將軍引師還河中

石匱書

卷七十七 馮勝列傳

三 鳳鳴堂

勝與副將軍馮春先渡河趨陝至鳳翔李思齊奔臨  
洮又趨之降其全部從大將軍征元將張良臣於慶  
陽擴廓帖木兒使其將札兒攻原為良臣援勝移軍  
扼原與徐禮去慶陽三十里軍驛馬關東還引兵與  
大將軍克之轉下河州諸縣前是 上諭大將軍度  
陽下則征西將軍權鎮之而大將軍等先還是冬大  
將軍還之五十餘日勝六至 上賞勝不能當大  
將軍半而不如諭何也俄復為右都督三年以右副

將軍與大將軍破擴廓帖木兒於定西凱還封宋國  
公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諡命鐵券四年出鎮陝  
西使護塞五年詔為征虜大將軍與大將軍達左副  
將軍文忠出沙漠勝與副將軍傅友德西行取甘及  
肅進至亦集乃降其守將次別力萬山與元岐王朵  
兒只班遇走之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敗其眾瓜沙  
洲獲馬騾牛羊二萬是役也大將軍兵不利右副將  
軍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區私索賂賞

石匱書

卷六十七 馮勝列傳

四 鳳鳴堂

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討  
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復改河南上冊勝女為  
周王妃勝妻卒為治喪賜璽書慰籍加餐使歸議葬  
葬畢復鎮為周王作宮十三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  
寇遼明年大將軍討之 上命勝佩征虜將軍印息  
民訓士佐徵發居四年還召勞羊酒是時元遺孽故  
將多珍滅歸順獨元木華黎孫納哈出者初為元萬  
戶守太平 太祖下太平時獲之以元世臣子孫故

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不樂。太祖歸馬，元已納哈出，不從虜主胡中，擁大眾金山，三分其部落，曰榆林。曰養鵝庄，曰龍安，一充河，輜重富盛，蓄牧蕃息，數寇遼左，為邊患。十九年，上命勝置衛，大寧諸邊，攝控之。其明年春，為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玉為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庸等，乘以步騎二十萬，鄭國公茂、曹國公景隆、中國公領子侯等皆從。軍上故有所獲虜，乃刺吾者，納哈出，奇將，使奉璽書。

### 石匱書

卷十七

馮勝列傳

五 鳳鳴堂

而遣之曰：是人善戰，今送歸爾，益爾戰矣。勝至，過大雪，遣永昌侯乘雪，以輕騎掩擊其處，虜殺其平章朵來，擒其子不蘭奚，而自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城，踰兩月，留王萬人守之。以全師壓納哈出，金山道人送，乃刺吾，納哈出所納。哈出驚曰：吾謂汝死矣，乃得復相見，因遣其左丞獻馬勝軍。是時勝已踰金山，降其將慶國，以觀童於女。直苦屯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一充河，納哈出計無

所出，乃刺吾，勸納哈出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復遣使至勝營，陽納款，以觀勢。勝遂遣永昌侯玉往受之，糶之以大軍，納哈出彈指曰：天不使我有此眾矣。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歎納哈出酒甚，權納哈出，曰：酒酬玉，請納哈出先飲。既飲，復酌酬玉，解衣覆之。曰：衣我衣，乃飲酒。納哈出讓勿衣，玉亦勿飲者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吐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婿也，有裨將在茂旁，解胡語告茂曰：是且脫去。茂遽

### 石匱書

卷十七

馮勝列傳

六 鳳鳴堂

前，擇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斫傷納哈出，解不能騎，與都督耿忠擁納哈出，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在松花河北，凡九十餘萬，聞之皆潰散，其餘眾四萬餘騎，欲來進勝，遣觀童往諭，盡降之，并得其各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駝駝輜重，巨百餘里。勝奏捷京師，并言茂驚潰虜狀，遂以納哈出來降，將率妻子及其輜重南行，使都督濮英將三千騎為殿，虜所驚潰餘眾伏而待大軍過，邀擊之，英馬蹕見獲，乘間

自剖腹死而勝還次亦迷河更獲遺棄車輛四萬五千馬數千匹傷痍老弱二萬四千餘上聞大悅使使獎諭所以送勞納哈出白玉黃金帶金若幣及其部曲冠帶鈔幣甚多械鄭國公茂京師而賜勝勅勞之勝軍中卒有盜胡馬者殺其首懸隊官之頭以行然亦自掠虜良馬使閻行酒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胡中王子死強娶其女上聞復降勅切責之鄭國公茂至具言勝諸不法事上大怒收其總兵印召石匱書 卷六十七 馮勝列傳 七 鳳樓堂

之還使永昌侯代之勝送納哈出及所部官屬將校馬駝輜重至上封納哈出為海西侯其官屬皆與食祿散處之黔滇閩廣中而升乃剌吾為千戶安置茂龍州勝罷就第奉朝請而諸將士賞亦不行越二年使領諸胡兵從穎國公征雲南胡兵中道叛自是勝雖有任使屯守練士而已其明年賜公侯還鄉予緡銀造第費金帛追封其三代又明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功高望重常總兵者八人勝居第

三又二年加太子少師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舉事覺上諭勝家奴如律特免諒死已使鎮西鄙其僮僕不得從容衣食勝家勝居恒僮僕倚勝橫攔稅輜重乘載勝獲稻打塲瘞甌塲下碾碌磑其上取其有鞵鞴聲出入騎善馬邑有樊父名為瘡國用妻家也勝一日為酒名樊父歲陳其金銀器盃與樊父戲而令瘡之樊父既得難勝曰必千金乃還勝怒走訟太祖勝訟樊父樊父亦訟勝具言其居石匱書 卷六十七 傅友德列傳 八 鳳樓堂

家所為若曰塲下瘡兵器太祖予勝酒曰我不問勝歸遂死諸子皆不得封而獨國用子誠功雲南累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勝死在洪武二十八年春去傅友德死之兩月而開邊之猛將盡矣

傅友德其先宿人後徙碭初從青衣李喜之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歸漢為別將上怒亡無所展高帝攻漢江州友德以其下詣高帝小孤鄱陽之戰友德身被數創以數百人從征武昌奪高冠山先

登鐵出腦及脇從徐達取夷陵降漢將以德進克衡  
走漢將祖勝從常遇春下襄陽攻安陸被九劄吳元  
年守徐州元將李貳來寇駐兵陵子村友德堅壁俟  
貳出掠舟擊之呂梁之岸手刺貳將乙貳敗去友德  
曰必再來趨還城開門陳兵令士皆卧鎗待口貳即  
起家果益兵至友德鳴鼓起士生致貳俘建康

高帝悅鼓吹送還第翌日命中書參政李飲冰楊希  
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第飲冰等醉而舞與伎人

石匱書 卷之二十七 傳友德列傳 九 鳳嬉堂

戲 高帝怒皆黜之不責友德也遂拜江准行省叅  
知政事其冬從大將軍達北征中原 高帝以與右  
丞顯並稱勇畧冠軍友德從大將軍下青州與元將  
也連遇倂敗走也連追之大將軍因得進斬也連軍  
洪武元年大將軍克河南友德取福昌山凌青仙人  
神頂三寨遂與大將軍入燕取東渡河與薛顯取衛  
輝與顧時克臨清德及通進入燕與薛顯偵邏古北  
諸口拾元遺卒克龍華寨守蘆溝畧大同獲故元喬

石匱書

右丞等三十四人遂與常遇春下保定中山狗真定  
從大將軍薛顯轉攻山西畧平定州擣太原以死士  
五十騎擊却擄廓帖木兒夜劫之追至土門關復與  
薛顯財元將宗哲于石州擊走四大王與常遇春逐  
竹貞兵於大同敗元將脫列伯於宣德府從取陝西  
攻張思道於鹿臺下鞏臨洮張良臣降復叛友德自  
臨洮會大將軍絕其東道還與大將軍克之復會大  
將軍於薛顯追敗王保於原州六盤山還從大將

石匱書 卷之二十八 傳友德列傳 十 鳳嬉堂

軍破保定西乘勝自秦川南出一百八渡奪峇陽  
擒夏將林入涉還軍西安夏將友仁克漢中友德夜  
靛木槽關登山焚燧鷲迨友仁軍復與大將軍偵探  
及西北還封穎川侯洪武三年也其冬拜征虜前將  
軍副征西將軍和入蜀伐夏友德率河南陝西步騎  
自秦隴以趨成都則馳入陝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  
陳倉克階及文諭降青州果陽戰造艦百餘渡漢戰  
破夏將大亨漢城下擊其援將壽拔其城進擊古城



大敗降夏將思忠進圍成都身中矢夏人皆降狗崇  
慶斬夏知州善清轉克保寧執夏將友仁悉平蜀得  
夏人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  
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  
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人馬騾萬三千八百  
餘匹天子曰平蜀功傳一廖次旌之文子之全征西  
將軍不與當馬五年副征西將軍馮勝北征沙漠以  
驍騎五千出金蘭趨西涼破元失刺突兵敗元朵兒

石匱書

卷六十七

傳友德列傳

十一 鳳嬉堂

只巴於永昌與征西將軍及左副將軍德振甘及蕭  
手射死元平章不花追斬其黨四百餘人降太尉鎖  
納兒加等及守將卜顏帖木兒追破元岐王於瓜沙  
洲是時師出三道友德獨全勝六年大軍出雁門友  
德為前鋒虜聞友德名絕塞遁留鎮北平九年命副  
中山侯和備伯顏木兒於延安以伏兵大破伯顏帖  
木兒縛之以降命巡行川蜀永安雅播諸州備治城  
郭閬梁降下金筑善定中坪乳溪諸酋長選獻馬五

百上列賜選騎十五十四年為征虜副將軍與大  
將軍達討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出塞大破虜北黃河  
選輕騎夜襲灰山獲其部落人畜甚眾其秋拜征南  
將軍與藍玉沐英統兵二十四萬有奇往征雲南既  
受命疾馳至湖廣遣別將郭英陳桓胡海等帥兵五  
萬趨烏撒而自與藍玉沐英率大軍趨貴州進攻普  
定普安皆下之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  
遣其將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拒戰友德用沐英計

石匱書

卷六十七

傳友德列傳

十一 鳳嬉堂

兼道蒙霧潛渡白石江下流出其後而畢濟於上流  
之江生擒達里麻曲部請西乃分遣藍玉沐英趨雲  
南自率眾數萬循格派山而南搗烏撒以與郭英陳  
桓胡海會元右丞實卜聞之皆遁去頃復合友德故  
止戰以觀士無不思死友德下令曰我軍深入有  
進無退彼遁而合必不一心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聞  
者吾故止以觀汝曹汝曹果可用也遂大破實卜軍  
拔烏撒城之得七里關以通畢節進克可渡河東川

一第 318 野廣多四庫全書第 2 卷 友德列傳

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進至大理宣慰使段明獻書請如唐宋故事降印頒履願備職貢永為藩服友德怒拷其使曰速來降明再上書曰善聞危如登山大理險倍投海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祇分梁王自古平天下易平雲南難且用兵之道謀和為上全師為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追乎食盡畜死將獨兵離為天下笑將軍悔之晚矣友德怒與沐英斬關入大破之分兵取鶴慶峇麗江破石門

石匱書

卷六十七

傳友德列傳

十三 鳳嬉堂

下金齒車里摩步和泥平緬悉降把西刺尾爾密入山自縊死俘其眷屬及感順王子伯於京師比三百餘人頃之烏撒諸蠻復叛友德會沐英追擊而使指揮顧成擊破西堡蠻賊斬烏撒蠻首級三萬餘與沐英引兵東攻諸蠻之未附者按其潛匿悉殺之又降酋長靄翠宋欽悉平其地十六年元普顏萬先不華據鄧州復叛友德自七里關回軍大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十七年凱還制曰稽古

崇庸開疆者賞重朕臣傳友德從大將軍累戰有功已封侯爵乃者領大軍越崇山西取巴蜀又西取雲南轉戰二年悉平其地特進封穎國公子孫世襲其時他諸將皆封侯食祿有差友德獨用首功加賜三千石再賜米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十八年與宋國公勝備邊北平十九年與長興侯炳文再征雲貴諸蠻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征虜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降之統大軍討韃靼官軍之叛於廣西復

石匱書

卷六十八

傳友德列傳

十四 鳳嬉堂

以征南將軍與沐英陳桓討東川諸蠻擊却叛酋阿資於普安蠻衆緣壁拔崖墜死者不可勝數己即越州擊敗阿資降之還命與諸將駐軍湖廣諸要地休士且以歷服諸西南夷之叛服不常者二十三年援信國公例還御賜黃金鈔幣甚厚給衛兵百二十人尋以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擒乃兒不花於迤都山還駐開平引兵西征寧夏其明年復使練士陝

西是年還朝冊其女為晉王妃友德請懷遠地為田圃如古買田宅自污上乃不喜曰爾獨不聞公儀休又二年與宗國公屯戍練士於太原北平已召還賜第鳳陽不復出塞捕虜矣二十五年兼太子太師藍王誅友德以功多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行且旦夕盡我輩我輩當合從連衡太祖聞之會冬宴從者徹饌徹不盡一蔬太祖責友德不敬且曰台爾二子來友德出衛士有傳太祖語曰

石匱書 卷六十七 傳友德列傳 十五 鳳嬉堂

携其首至頃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過欲吾父子頭耳遂自刎太祖怒分徙其家屬於遼東雲南地而王弼亦自盡嘉靖元年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穎國公友德宣德戾朝興汝南戾思祖皆雲南開疆之臣請立祠致祭賜額曰報功友德後在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銜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事中良弼石匱書曰郅國不死其岐陽伯仲乎宋國有大將材

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又時見桀鵠焉能免乎穎國嗜鳴跳盪與開平王稱二虎將迺取巴蜀定滇笮其績茂焉而不以正斃則古大將初立功業得以令終者代有幾人哉

石匱書 卷六十七 十六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七十二

明 蜀人張 岱著

藍玉胡惟庸列傳

藍玉者定遠人常遇春婦弟也長身頽面數從遇春突圍陷陣所向有功遇春數推於高帝亦用遇春故寵異之從帝軍鎮撫積功至都督僉事從西平侯討西番擒其酋瘦唎子鹵斬以千計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討雲南轉戰千之

石匱書

卷六十八

藍玉列傳

一 鳳禧堂

與西水侯下大理虜其帥段明分兵取鶴慶畧麗江薄金齒卑里平緬地方萬里皆入職方王功最壯師增祿五百石冊女為蜀王妃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宗國公勝征納哈出廣州虜殺其平章桑采擒其子不蘭突獲人馬還入哈納出營降其衆宗國公勝與帝國公茂坐驚潰虜衆召還玉專總兵事是為洪武二十年上曰吾老矣殘胡未滅終為患其年即軍中拜征虜大將軍與延安侯勝宗武定侯英窮入沙

漢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以獻上察知虜勢不久

存其明年復詔中國公鎮定遠侯胡南雄侯庸東川

侯海鶴慶侯翼雄武侯武懷遠侯興等往從玉師使

兼道覆其巢穴乃已春玉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

在捕魚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遂踰

大磧度黑山師次游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過小

山忽聞如礮聲使視之泉四湧士馬滿腹餘流溢決

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玉欲

石匱書

卷六十八

藍玉列傳

二 鳳禧堂

引還定遠侯曰吾屬提兵十餘萬深入無所得虜何以復命玉曰是也戒軍中穴地燬令虜不見相黎明至捕魚兒海南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扇為前鋒直薄之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虜主方欲整而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帥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朶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

王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  
妃及故太子妃公主等百十九人擒其詹事院同知  
脫目帖木兒於深草間追獲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  
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匹駝四  
萬四千八百四頭牛羊十萬二千四百五十四頭車  
三千餘輛并得其寶璽圖書金銀印宣勅照會諸物  
聚其鎧仗而焚之遣人上表入奏既班師復破降其  
太師哈喇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

石匱書

卷六

藍玉列傳

三 鳳鳴堂

餘匹 上覽表顧謂侍臣曰我狄久禍中國今朔漢  
一清無北顧憂矣羣臣咸頓首稱賀遂遣通政使茹  
瑋前望江主簿宋麟費勅往勞曰周秦禦胡上策無  
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宋遣遼金之寔以終其世神  
器弄於夷狄腥膻汗平九州朕起平定與民更始已  
有年矣胡虜聚眾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常者年失  
今不除必為後患命簡等率十餘萬眾北征去羊爾  
親拘哈納出來降今復躬擐甲胄衝冒風露穿地取

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徑趨追蹄踪而深入直抵穹  
廬胡主棄輿遠遁諸王駙馬六官后妃部落人民悉  
皆歸附漢衛唐李何以過之使至勅勞悉朕至懷方  
擬封王為梁國公有言王在胡中私元主妃者上  
怒玉無禮元主妃倖至恐懼自盡其子地保奴有怨  
言上因遣送之琉球王又遣人入朝伺動靜既還  
上切責之竟封涼國錫過於券然賞猶在諸將上二  
十三年擊破西番蠻人并討平嵩州襍道蠻人之攻

石匱書

卷六十八

藍玉列傳

四 鳳鳴堂

圍大渡河者俘其男女數千賜白金五十兩復克散  
毛洞擒土酋刺燕韋大旺等萬餘人施中南建二宣  
撫司降復叛王今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男女蠻酋  
千七百八十餘人悉定之復遣鳳翔侯龍討平散毛  
撒狗蠻移兵擒單大勝於施南及其黨男女八百餘  
人召還賜鈔千錠增祿米五百石尋詔還鄉賜黃白  
金鈔幣甚厚工部具舟送二十四年使防邊甘肅至  
蘭州墜馬損右臂勅曰昔渡江諸將為朕股肱獨中

山開平出諸將上二王既逝爾庶幾馬使至言爾中地墜馬右臂微恙特遣往勞爾善調護以稱朕意其年追冠初者孫遂征西蕃罕東之地會建昌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叛上欲使討之以王在甘肅道遠先使緯權為總兵都督徐司馬為左副使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為右副使往征俟王至則權與司馬皆為副王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聞大軍深入必鳥獸散莫若遣將招諭宣上威德

石匱書 卷六十八 藍玉列傳 五 鳳鳴堂

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揚威示恩在此舉矣王不從遣都督炭等率兵徇阿真川土酋哈答等皆遁去又覲初者孫非及既得討月魯帖木兒之命又欲深入者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王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相率道亡王乃不得已繇隴右抵建昌而瞿能等將至相與州月魯帖木兒使人詐降能信之歛兵以待則月魯帖木兒已遁去已遁至雙狼托諾等寨連戰五

六大破其衆竟不得月魯帖木兒王至乃遣百戶毛海計誘之并致其子畔伯遂降其衆送京師伏誅王目奏四川控扼西蕃蠻夷梗化繇其山險地曠倘禦寡疎宜增置屯衛軍士籍民為軍守之又請移兵討長河西朵甘百夷上報設諸衛毋籍兵兵因遣民兵久在外母重勞之朵甘百夷之行非四十萬衆不可爾其運師蓋上自用兵以來無不慎重又徐常之將也唯上所命之未有請移師他攻者王征西蕃罕

石匱書 卷六十八 藍玉列傳 六 鳳鳴堂

東已非上意更無所得虜復請移兵攻朵甘宜上之難之也王不學狠愎在軍中擅升拔將校黔刺軍士家畜莊奴假子數百人出入乘勢漁獵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御史按問王播逐之其先征北還時駝馬金珠無算夜度喜峰關吏不即納玉毀關入上聞不悅及切責其私元妃事湯不省侍坐侍宴動止輕傲至是還以為太傅王據袂後言曰吾故當為太師王時奏事上不之從退曰上疑我矣

將收集其舊部將及士卒家奴伏甲為變為錦衣指  
揮蔣璠所告鶴慶侯翼善定侯桓景川侯震船艦侯  
壽會寧侯溫潘陽侯察罕東莞伯榮都輅吏部尚書  
徵侍即友文凡諸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  
黨誅誅者可二萬人知名之士若南海孫賁長洲王  
行皆在誅中

胡惟庸亦定遠人為入雄爽有大畧而陰刻險鷲眾  
多畏之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饋遺

石匱書 卷六十八 胡惟庸列傳 一 鳳嬉堂

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為太常少卿累遷中書  
參政 高帝既誅楊憲悔之羣臣亡當意者惟庸舉  
止便辟隨 帝所問能強記專對少所遺 帝遂大  
愛幸之擢中書右丞相惟庸小人驟得志大內貨賂  
酬報睚眦諸微戾失職亡命多依惟庸左右而誠意  
伯劉基在上前論相短惟庸恨之入骨會基引  
疾還青田民私即海煮鹽回取便劫掠基條請就其  
地立巡檢司控制之奏 上不聞中書惟庸大喜怒

諧於 帝言基視民家山有天子氣奪之不得乃為  
此耳欲以聳動 帝而陰中其笑 帝不憚基皇恐  
馳謝自明留關下久之屬疾 帝遣丞相扶醫視遂  
進毒逾歲基不起右丞相汪廣洋懦從旁得其狀不  
能發而惟庸益橫甚無復知所忌會其家人為奸利  
事道閔榜辱閔吏 奏之 帝大怒殺家人切責丞  
相惟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違慢數詰問所諫惟  
庸懼乃計曰主人魚肉勳舊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寧

石匱書 卷六十九 胡惟庸列傳 八 鳳嬉堂

先發毋為人求死寐 高帝究故誠意伯死狀惟  
庸懼且見發而日本來貢使私見惟庸乃為約其王  
令舟載精兵千人偽為貢者及期會府中力掩執  
帝度可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就日本有成約  
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 帝臨幸 帝許之  
駕出西華門內史雲奇走告變 帝乃登城望其第  
歲兵復壁間刀槊林立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其狀磔  
於市戍三族而盡誅其僚屬黨與者凡萬五千人誣

固株萑甚眾，令圖惟庸死時狀，戒天下。因勅子孫朝，不許設立丞相，著為令。

石匱書曰：藍玉之跋扈，錫其過於鐵券，在封爵時，已知其鞅，非少主臣矣。乃若胡惟庸者，劉文成早言之。徐中山再言之，而英明如太祖，訖不之悟。非雲奇衝，雖辟人相，人亦不遑計及之矣。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斯侯對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哉。

石匱書

卷之八

胡惟庸列傳

九 鳳嬉堂

又曰：藍胡之逆，誅之可，即族之亦無不可。獨以其株連募引累及三萬五千餘人，而榜列勳臣至五十七人，功高望重，嘗總兵者八人，言之不可駭，可愕哉。太祖生子，稍有疑忌，輒以其黨，之後且漸滅殆盡。亦所謂功臣多封之不足，故殺之也。厥後狗彘弓驟，而靖難兵起，卒無一人為攔門之犬，嗟乎！使燕王出自外難，則奈之何哉。

石匱書卷第七十三

明 蜀人張 岱著

遜國諸臣列傳

志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誠哉是言也。建文名，即神聖無過高皇帝，其臣雖賢無過宋濂、劉基、陶安、諸長者。高皇帝立法貽謀，垂之萬世，夙興夜寐，恒如不及。使諸臣博稽典故，而斷之獨思，凡治世立教之道，蓋大備而鑒之前古，為子孫者，遵行其所立，維持其所

石匱書

卷之七

遜國諸臣列傳

一 鳳嬉堂

廢雖有辟王，可賴前哲。建文名，擱然。皇祖之典，刑馳驚三代，周官之治，固已達矣。且所以變政易令者，徒區區名號位分之間，未嘗深求古先聖王精意之所存。君子之道，施絲親始，周人大封諸姬，宗盟後異姓。建文名，隆思廣，大寬通之理，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而即位半載，周秦湘代，岷死徙，因迫豈不曰：晉王廢周王，遼澤王殺高帝為之矣。父可得諸其子，若兄之子，亦可得諸其叔父乎？主人之居室也。



無以取侮市道之人突然闢其家可閉門而鞭笞之童子持杯羹自喜柯然恐其傍人有欲之：邑不奪之而戲之矣天下之事大之足以制勝畏之蓋以言敵以譽與人便得為詞者乃有國之深弊惜乎齊黃諸臣過謀之召過聽之矣今夫能以祭器祀其先人者一有子孫不享其昨飲其福酒主人必以為耻曰未廣其先人况夫富四海有天下哉鄙人何知天佑命者為有德其闔宮自焚于第不得終先人血食斬

石隱齋

卷七十三

遼國諸臣絕論

三鳳鳴堂

焉非不幸矣然而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輓不救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過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材上者通經學古次亦明韜習匱可以效攻戰令不狗溝瀆之諒皆足附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幾既酷後烈方道且欲以九牛之毛維天地而參三光若此者亦足見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建文君尊賢敬士求仁義者之報矣人有兩妻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人則取其長者故

夫陳植以過害得堊李貴以不諫受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齊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夫諸君子者亦文皇帝所欲得以為臣者也

齊泰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者初名德溧水人太常寺卿黃子澄者名況以字行分宜人也洪武末年雷震謹身殿上禱於却擇九年亡過者從泰以禮部主事與而子澄以進士及第選東宮伴讀 上並重此兩人久之

石隱齋

卷七十三

齊泰黃子澄列傳

三鳳鳴堂

泰錄兵部郎中進為侍郎而子澄為太常寺少卿上嘗過問邊將泰盡能舉其名邊方要害幾所甲兵幾何泰出簡袖中甚悉 上奇之以為兵部尚書及大漸受傾命輔皇太孫太孫即位為讓皇帝以泰顧命于澄舊學信之使參機務凡止諸王母會堊高帝王屬三護衛不得即制他文武更有罪國輒除其說皆自泰于澄發之周齊相代岷相繼煽動泰與于澄請徙周代二王於邊降齊岷為庶人責討湘王

王懼焚死 成祖時在燕邸威形出五王上齊相之  
辭連燕王 亦削讓泰與于澄日夜謀剪燕矣燕王  
見五王者不得自全又聞密詔且見收乃以 高皇  
帝訓起兵檄天下索誅奸臣於 坐泰于澄為首  
讓帝使耿炳文李景隆等先後出兵皆泰于澄居中  
調度景隆數敗燕兵日振 讓帝則陽遜泰于澄謝  
燕陰使居申如故燕因疑之不罷兵已而盛庸捷東  
昌 讓帝喜召還之已燕兵急則又竄遂藉其家謝

石匱書

卷十三

齊泰黃于澄列傳

四鳳鳴堂

燕 謂帝終不明誅泰于澄益治兵如故居亡何燕  
渡淮泰于澄捧詔四出募兵而燕王已即位為皇帝  
下令有擒奸臣者爵三級為從者二級首擒叛逆者  
爵二級為從者一級所懸捕者凡二十九人兵部尚  
書齊泰太常寺卿黃于澄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  
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寺少  
卿胡閏寺丞鄒瑾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戶部尚  
書王純侍郎即任盧迪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吏部尚

書張純侍郎茅大方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曹鳳  
韶王庶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戶部尚書隆宗人府經歷  
宋徵卓敬隋樸王林英戶部主事巨敬于澄至蘓約  
其知府姚善勤王闈都城破乃謀入番求兵道見獲  
而齊泰募兵廣德奪其白馬款更出他卻馬步卒汗  
亦為人所得 上皆族誅之藉其妻女姊媳教坊群  
亂以教坊子弟僅泰一子六歲得給配于澄一子受  
姓名為曰經以免其後二十九者王純鄭賜黃福戶

石匱書

卷十三

齊泰黃于澄列傳

五鳳鳴堂

昌隆張純服罪見宥餘皆誅又其後增奸臣名合前  
五十八而徐輝祖周是脩姚善鐵鉉等為首 仁宗  
即位曰方孝孺諸臣忠臣也其孺屬發教坊工匠軍  
伍為奴功臣家今有存者悉赦歸給還其田土泰子  
歸其一女在教坊時詔舞陳 陰畜以妹于至是嫁  
良家而曰經亦復其故姓  
石匱書曰先民有言毋為權首洵哉漢史以之咎晁  
錯矣泰于澄乃復蹈前轍何辨于泮之逆文帝優之

尚復數十年之間劫無故而發大難之端煮豎燃箕  
激之使變此其罪可自運哉雖然為泰子澄謀見國  
事如此自到闕下以謝過燕王之為周公與不為周  
公必有以自處而何得藉誅二臣以為口實也哉

方孝孺 附諸弟子

方孝孺寧海人少年力學人皆呼為小諱予從宋景  
濂游持身孤潔常卧病絕糧家人以告咲曰古人三  
旬九食餅無儲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沈

石匱書

卷七十三

方孝孺列傳

六 鳳鳴堂

揭樞薦召見 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  
士當老其十以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  
械送闕下 太祖識其名特開釋 奉祖母還二十  
五年又薦召至 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  
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召其讀書之  
廬曰正學讓帝改官制翰林增文學博士一人以通  
經博古者克之孝孺自侍講學士任其官為特選一  
時詔命猷儀無不倚孝孺讓帝好讀書每有疑輒召

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而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床前  
批答請難兵下姚廣孝謂 文皇帝曰殿下至建康

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文皇

至金川門建文讓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偏之棄經

號慟闕下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

草詔使出之孝孺持眼見拊膺擗足 文皇降榻勞

曰先生母日苦予初心欲輔成王如周公耳孝孺曰

成王安在 文皇曰彼自焚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

石匱書

卷七十三

方孝孺列傳

七 鳳鳴堂

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

皇曰先生休矣朕家事耳超為我草詔孝孺大書

云：柳其筆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曰即死甚

善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杰矣 文皇曰吾能

四遂命裂其口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

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益不顧乃盡殺之然後出

磔之市臨刑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絲奸

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

君兮柳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凡刑七日乃  
絕宗族親戚朋友為孝孺死者一百七十三人請成  
絕微者不可勝計弟孝友就戮孝孺見之墮淚孝友  
口占曰阿兄何必淚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  
頭千載後忠魂依舊到家山人稱之真孝孺弟二女  
未及笄被收過淮連袂投水死之西楊為作方氏二  
小烈女傳

石匱書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魏澤列傳 八 鳳鳩堂

亡之方正學以周官法度顛覆典刑危及社稷一死  
固其分乎但 文皇帝以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刀  
鋸為鑊有不能盡快其意者萬死匪難十族匪慘嗚  
呼烈哉

魏澤深水人以進士謫寧海縣典史詔族孝孺澤藏  
其幼子於署台人余學夔知之變名徻徻乞食於市  
一日述典史於城隅作狂歌有願效程嬰語澤心知  
其異叱之去兩日又過於途歌如前澤密致先生文

稿及德宗盡屬之德宗時九歲學夔携之匿海島中踰  
年乃循海濱歷華亭青村諸鎮隨一僮善結網兩人  
亦學結網上海進士俞允方門人也家居不仕學夔  
携德宗訪之三叩得見允大驚喜收育為子遂冒俞  
姓學夔赴海去不知所往德宗後有為南昌司訓者  
鄉人葉琰為置田宅要之歸台奉祀

劉政長洲人建文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考官方孝  
孺以托孤寄命：題得政卷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劉政列傳 九 鳳鳩堂

可奪者請難師起感情成疾草平燕菜將獻之卧疾  
不得行及聞孝孺被戮頓足榻前嘔血而死

廖鏞廖銘以祖永忠功官至都督 文皇以鏞銘嘗  
受業方孝孺命往說之孝孺曰汝請幾年書還不識  
箇是字沒命 文皇怒孝孺磔之鏞銘拾遺骸塋聚  
寶門外隨亦見收鏞銘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  
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

劉端王高俱南昌人同舉建文二年進士端為大理

寺丞高為刑部郎中孝孺死二人棄官逃被獲

文皇召見尚方孝孺何等入端曰忠臣也 文皇曰

汝逃忠乎端曰存此以圖報耳命與王高俱刺其鼻

文皇曰可恨這面孔可是人端曰我二人倒有面孔

即此可見皇祖 文皇立檟殺之成其家

石匱書曰下宮有客晉無客晉人以之識趙有謂有

之不能成其主夷卓也方正學身死忠而客死義夫

沒何愧哉磁石引鐵固其理也

石匱書

卷六十三

劉端王高列傳

十鳳樓堂

鐵鉉景清梅穀

鐵鉉鄆州人或曰色日人以國子生權禮科給事中

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帝愛之字之曰昂石鉉

有才辯藩府有巨獄法司不能判使鉉主判之 高

帝喜凡疑獄具屬鉉後出山東奉政建文二年給儲

易悅佐李景隆軍德州景隆敗鉉遇參贊高巍於臨

邑相持與徐凱盛庸定計迎景隆濟南城景隆復

與燕戰敗城下還奔入城燕王圍焉不得下堰水灌

之濟南困鉉乃詐為降而約其壯士伏圍壓燕王以

錢糧：幾得燕王語在讓帝本紀燕攻城壞數版鉉

則夜募藍帛裹以葦葦畫白如縫若城成而潛版築

於幕內又急則奉結高皇帝像於樓櫓之間燕矢石

皆不敢偏竟捨去是時鉉蓋拒圍三月客說鉉曰北

兵且南燕所守北平者皆老弱守將郭資書生耳水

平保之名雖降燕其旁郡縣旋破旋堅守無歸心者

燕趙抗慨多豪傑公引奇兵徑趨真定收合潰將且

石匱書

卷六十三

鐵鉉列傳

十一鳳樓堂

構北平燕王必且還顧公傳檄徐沛間而自館穀北

平休士待其歸與抗戰常山勢也鉉以士卒久圍已

困而將多驚不足與莫若固守濟南幸北兵北兵不

能越淮必還道濟南而吾邀擊之耳乃大會其賓客

幕僚槁勞疾苦賦詩慷慨賓僚聞歌亡不作氣者亡

何與盛庸出師東昌戰大捷讓帝褒予金幣封其三

世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盛庸

軍于午與立福大敗燕宿小河燕師震動燕王入帝

鉉尚擁其殘兵入擒之反接以見挺然塔立使僂顧  
焉誠且剝終不得其頤乃裂而昂之碎語至死不變  
父仲名母薛氏皆八十餘安置海南幼子福安戍沂  
池康安工匠鞍轡局女四歲與其妻同送教坊或曰  
鉉女二同入教坊皆不辱也既長能詩獻詩鉉同官  
同官以聞 文皇釋之得歸於良士

石匱書曰天崩地裂鐵鉉以牙然一身思與天抗人  
且嘆其非狂則誕也雖然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天柱

石匱書

卷七十三

景清列傳

十二鳳鳴堂

幾折者屢矣至其身糜鉄鑽剝割無完膚求其頤而  
終不可得不磷哉鐵也干將莫邪摧折萬段拾其片  
屑猶足殺人不知然哉不其然哉又曰壬午之難有  
功而無媿色者一人焉曰鐵司馬鉉也己巳之難有  
功而無媿色者一人焉曰于司馬謙也其人才同也  
忠同也酷禍同也

景清本姓耿真寧人個儻有大節讀書不再日少遊  
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固求之許假一夕旦則逆之

及旦同舍生索書清洋驚非是同舍生怒白祭酒祭  
酒莫能辨謂二生舉其詞者為其書清背誦如流而  
同舍生無以對祭酒曰固是清書携出乃還之曰見  
君太秘與君顛耳洪武二十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  
翰林院編修改監察御史久之署左僉都御史訛其  
奏對而更之朝坐下獄旋赦建文初置北平參議燕  
王與說悅之及即位詣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  
仍其官清坦伏銛刀以朝先一日者太史奏文曲星

石匱書

卷七十三

景清列傳

十三鳳鳴堂

犯帝座甚急其色赤旦清衣緋入 上疑之有頃黥  
然而前左右收之得其銛刀清知事不成躍而詢  
上大怒曰母謂我王即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  
稱王哉命杖其齒立且詢則含血前滄御衣 上益  
怒刺其膚刷之以錢帶以為匱膚械繫長安門 上  
寢夢清環殿追劫之旦日輦過長安門清膚前者三  
如欲犯駕狀 上曰尚欲劫我耶亦其族掘夷其先  
冢籍其里轉相板染至數千百家命之曰瓜蔓抄

石匱書曰景中丞其欲為豫讓也耶仰天而唾：不  
及天運從已隨上廉爛固其分乎但以亡國一孤臣深  
入殿廷五步之內猶能以血噴御衣石壓斧斜出其  
所以用其憤烈者亦已甚矣乃身為靴鞞猶鼓氣以  
前其英靈其可畏也哉

梅敷婁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尚 太祖寧國長公  
主為駙馬都尉初敷之祖以水卒從太祖軍中吳人  
名水卒為稍都陽之戰矢幾及 太祖梅稍偃 太

石匱書

卷七十三

梅敷列傳

十四鳳鳴堂

祖坐得避之矣從 太祖過此即位不及賞老失明  
無為 上言他日候 太祖却使敷掖之路隅呼屬  
車下曰皇帝皇帝忘梅稍耶 上視之大驚曰米忘  
公矣即召厚賜之使敷尚公主殿恭謹善騎射精通  
經史見信愛洪武十九年侯督山東學政臨崩受遺  
詔顧太孫曰善視之太孫即位敷常侍左右靖難兵  
日進令敷統軍淮上燕王必欲道淮使敷書殷不  
從燕王怒使責之殷剖使者卑耳授之詞曰留爾舌

與燕王言召父思義不可忘燕王竟不得道淮安自  
泗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既即位殷尚軍於淮公主  
嚙指血為書招敷歸朕得書慟哭詢建文帝曰尚在  
乃還京入見 文皇曰都尉勞矣對曰勞而無功徒  
自患耳永樂二年冬左都御史陳瑛劾奏殷蓄亡命  
私匿鞋鞋人瓦刺輝與女秀才劉氏造和謀幾得罪  
明年冬早朝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曠令人搯殷  
首橋下以馬公主牽帝衣泣 帝曰當為公主誅賊

石匱書

卷七十三

梅敷列傳

十五鳳鳴堂

已罪深曠深曠曰上命也 上大怒曳斬之謚殷榮  
定卒官其子而曰朕不念爾母誅矣靖難之起也寧  
國公主蓋嘗貽書 文皇而阻兵殷死瓦刺輝請於  
上割深曠手足剖其腸持祭殷遂縊死殷旁  
石匱書曰梅敷之於文皇等戚也為泗館甥等貴也  
乃獨戀：故主水顧湯鑊而不肯少貶其節使殷而  
在肯須臾忘耶即豈橋之死直意中事耳何惟哉  
卓敬韓郁高魏楊本智謀

卓敬瑞安人少讀書山中嘗夜歸驟風而失過虎  
謂兇牛馮之比至門虎也洪武中以進士除戶科給  
事中好直諫嘗乘間為太祖言諸王服乘踰制宜  
裁損太祖笑內之歷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  
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似高帝北平強幹之地  
金元所繇興也宜及今徙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由  
生萬一有之亦易控制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  
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卓敬列傳

十六鳳鳴堂

帝大驚寘其奏袖中曰燕骨肉王室何得為此言對  
曰揚廣隋文非父子耶敬丰姿英偉談論峭拔讀書  
十行俱下過目不忘博通天文地理律曆兵刑諸家  
文皇亦知其名既入使召之曰前日謀從燕者非爾  
耶敬曰然故帝誠以臣謀從王故王爾帝終憐  
其才繫之獄使諷之終不聽姚廣孝曰昔者夫差不  
殺范蠡卒滅吳吳王衍不殺石勒終以衍敬誠  
見用上有所今日言乃斬之夷其三族臨刑從容歎

石匱書

曰敬倘員大臣變起宗親無片善半畫負故主地下  
敬罪浮於死既死屍經日如生文皇歎曰國家養士  
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厥後編脩劉球私謚之曰忠貞  
韓郁未詳其籍建文初為監察御史靖難兵起郁上  
言曰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  
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  
子連殘戮其心安乎此皆監儒漏見病藩封太重疑  
慮太深故至此夫唇亡齒寒人自危周王既廢湘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韓郁列傳

十七鳳鳴堂

王自焚代府被逮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燕計者必  
曰兵不舉則禍必如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  
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天亡獲謂之  
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之徒使中原無辜  
赤子困於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  
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  
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  
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鑒釋代王之囚封湘

一一一



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不聽郁不知所終高魏或曰字不危遼州人個儻尚志節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蔬食者三年洪武中貢太學試前軍督府左斷事數陳論得失高帝嘉納之後坐事當謫戍高帝特許其弟宣代曰以旌孝子建文初應辟疏論時政師賈誼衆建主父偃推恩之法而後晁錯削奪之議建文帝奇之燕王起兵上書請按軍無伐自奉詔

石叢書

卷七十三

高魏列傳

十八鳳鳴堂

說燕建文帝使參贊李景隆軍魏曰是可說而罷也則自治裝馳詣之北軍西上書自稱國朝處士臣魏再拜上書燕國大王其畧曰魏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以其為國家排難解紛上足安社稷下足安黎庶而無一毫微利干譽之心焉爾魏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之志慕魯仲連之為人喜與人排難解紛附名世而不朽也頃我太祖上賓今天布維新之令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

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出何名今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昧之理魏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閑說以為違織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為哉魏有一策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魏所以置死度外未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蓋夙許太祖以須首結草之報豈他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休甲兵釋骨肉

石叢書

卷七十三

高魏列傳

十九鳳鳴堂

猜忌之疑塞謬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款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罷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天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龍雄縣掩真寔雖易若建矜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為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至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

三十萬大王與今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  
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可保終身死於殿下乎若大  
王信魏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  
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  
不回微倖悖事其與秦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  
從庭乎幸而事成禹世公論以為何如倘有跌蹉於  
斯時也追復慷慨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  
處焉書上不報乃歸景隆兵收與鐵鉉南行道臨邑

石匱書

卷七十三

楊本列傳

二十鳳嬉堂

慟哭相誓遂趨濟南收募亡兵而與鐵鉉共守之壬  
子雅經於驛舍

楊本中羊人或曰處人精遊法建文元年募才畧士  
本以太學生應募授錦衣衛鎮撫 建文帝使弟吳  
王為撫軍本試其水道以勸吳王既列軍階下請吳  
王登臺觀之忽水至平階下之軍皆失所在王奇  
之遂白建文使從軍常自搥鉄棒鼓之陣中所向披  
靡李景隆始其功不與 上白溝之戰請為陣首景

隆陽許之而陰尼諸將不繼竟無功本乃疏劾耿炳  
文李景隆不足將請自將以行卒不用赴燕軍死戰  
燕人擒馬王使繫北平後燕王攻濟南失利趙王高  
燧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則殺本燕王歸北平太息  
曰吾直困之耳奈何不為我儲良將而大怒趙王  
石匱書曰人臣報主苟利社稷則死生以之如無救  
於敗亡而徒斬鼠首以殉則何益也韓卓之燭樂於  
先高楊之救敗於後四君子者蓋錄此其選已使天

石匱書

卷七十三

練子寧列傳

廿一鳳嬉堂

詐避國稍用其一策焉則昂之輕重未可問也

練子寧曾與詔魏冕鄂瑾陳繼之 諱臣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新金人少英敏不凡從其  
鄉竹庄先生遊常賦水竹村居詩有千村暮雨石泉  
通一夜春雷長檉龍之句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謂  
之曰異日子必為良臣我當為忠臣洪武十八年權  
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歷官吏部左侍郎進賢  
退不肖多所建白尋遷左副都御史靖難師起李景

隆出師亡功召還子寧從朝班中執景隆數其觀望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臣備員執法不能為

陛下除賣國奸臣有餘罪即 陛下赦景隆必毋赦

臣因大哭請死 建文帝為之罷朝燕王既渡淮靖

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指斥當

事誤國下羣臣議當事者盛氣詬兩人子寧大言曰

國事至此吾與公輩罪不可追尚不容言者乎詬者

愧而止 文皇即立練子寧至語倨彊不止使斷其

石叢書 卷七十三 練子寧列傳 廿二鳳嬉堂

舌子寧探舌益大書殿靴不避益入於靴有隱色

遂舉族其家姻黨被誅者以數十人戍塞者三百

七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族未及逮

既官中朝恒為鄉人所持以告學士楊崇：乘間以

聞 文皇曰使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耶即

日下令禁止遺文一秩曰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提學

副使李夢陽梓之立金川書院祀其父子名其堂曰

浩然嘉靖元年以流賊亂議割淦三州為峽江縣峽

淦人爭祀子寧至貽書相詢臨江太守乃使二縣並

置子寧祠子寧有後在長樂天順中叙忠臣之裔官

其孫：夢子寧來語汝勿做他家官也何其孫死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不以進士為監察御史燕王入

覲繇輦道入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下宜盡君臣之禮

宮中乃叙叔侄之倫繇皇道不拜大不敬 建文帝

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朝廷欲遣使：燕亡往皆鳳

韶請行至燕：軍不內用風箏致詔不報返 建文

石叢書 卷二十三 曾鳳韶列傳 廿二鳳嬉堂

出亡鳳韶請逆帝曰多人不能無失麾使散鳳韶及

張統泣曰頃即以死報陛下 文皇即位後鳳韶方

在家召沒為御史不赴加侍郎又不赴乃為憤詞刺

血書襟曰子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

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縉衣即既一死之得所

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媿吾文天祥曰屬其妻李氏

子公望曰殮我必以襟毋易也遂自剄年二十七李

氏亦自縊死

鄒瑾永豐人為大理寺丞甥魏冕亦永豐人為監察御史瑾議論磊落而冕勁直有聲靖難兵至城下都督徐增壽私謀開門應燕瑾冕與同官十八人梓增壽於班廷殿之大呼詣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曾鳳韶史仲彬廖平胡閏復前力請建文帝下殿遂手刃之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二人改其臣操以事明君必所不庸不如死也與瑾皆自殺陳瑛請追罪詔夷其族凡男婦四

石匱書

卷六十三

鄒瑾列傳

廿四鳳嫗堂

百四十八人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初以進士為戶科給事中靖難兵起多建白抗禦及偏都城繼之言於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必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增壽果開門降文皇即位詔捕繼之責問不屈誅父母發克軍道死妻子配象奴石匱書曰先民有言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豈不信然哉練曾輩五君子者

面折廷諍竟效納肝之節守死善道非斯人其誰乎

程濟葉希賢楊應能牛景先史仲彬從亡

程濟陝西朝邑人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在四川去朝邑數十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人咸異之建文初熒惑守心濟上言明年某月日兵當從西北方起帝曰安得此不祥語將殺之濟呼曰臣言祥也陛下祥臣祥矣不祥臣不祥矣夫明年易族耳不信請囚臣而觀之許之明年燕果起

石匱書

卷七十三

程濟列傳

廿五鳳嫗堂

兵帝出濟獄中以為翰林院編脩使充軍師護軍小河之戰南軍大捷諸將樹碑露功誇列姓名濟固辭不得則夜自縊碑下及靈璧之戰南軍大敗都督陳輝等被執者百八十七人成祖過軍碑下太怒命左右椎碑甫一椎遽使止曰錄其姓名來乃如碑按治輝等諸將濟名正椎落處得免初御史高翔者與濟同邑相善也濟好術數而翔矜厲名節數勸止濟曰小道耳願公無為濟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

凶疵瑕其大可以占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公  
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君子之道自盡而已矣子  
盡孝臣盡忠蒞官盡廉戰陣盡勇翔不能預知也而  
自有翔知及金川門破拉濟同死濟曰濟固有濟知  
矣翔竟不屈死濟自髡從建文亡屢免之於阨其後  
建文帝出滇濟嘗從行已莫知其所終所著有從亡  
隨筆行於世

葉希賢浙東人以舉人為監察御史 建文中屢言

石匱書

卷七十三

葉希賢列傳

十六鳳鳴堂

兵事又嘗劾耿炳文李景隆失律請傳首江淮以鼓  
將士金川門失守臣請出走少監王鈺進太祖所遺  
硃篋碎之得度牒三應文應賢應能程濟為 帝祝  
髮吳王教授楊應能曰應能臣也希賢曰臣名賢為  
應賢皆祝髮從 帝出鬼門跋涉滇蜀間二十餘年  
而能賢相繼死葬雲南浪穹菴左  
牛景先沅人初為御史改鎮撫禦靖難兵累有功金  
川門失守 帝出走道鬼門高鑰已久景先為前導

以鐵棒啓之應手而落出鬼門至神樂觀與 帝分  
散約有臂力足捍衛者六人遙為應援景先其一也  
夜走丹陽道中過一僧曰徐行吉速行吉遂改名徐  
行後見 帝於廖平家西山平以 帝托景先而遁  
及 帝南行景先獨止西山二載已又從 帝於吳  
越死杭州寺中初景先亡命有司逮治其家屬次妻  
劉氏蕞教坊司

史仲彬名彬以字行吳之黃溪人以明經應詔執貧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史仲彬列傳

十七鳳鳴堂

繼官吏廷見 太祖條具若干言俱付法司論死授  
戶部主事驛舟傳歸建文改元詔起山林才德之士  
有司上其名詔禮請赴闕授翰林院侍書時更定官  
制彬上疏力諫以安靜法祖為言 帝領之靖難兵  
起御史尹昌隆勸 帝讓位守藩廷臣愕然彬大言  
曰天下乃 太祖之天下非主上所得私授者一人  
逆命遂舉而授之尤而效之又何已焉選將募兵令  
日急務臣竊見魏國公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絕人

以當一面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眾請速加誅帝  
曰八臣之義當以史彬為正昌隆素有敢言之氣其  
勿罪二年疏均浙江賦從從之三年副工部尚書嚴  
震直督餉山東事竣歸請帝急加贈卹陣亡將士  
更奏機密數事帝戒勿泄遂以省親歸四年北兵  
日逼詔天下勤王仲彬單騎入京燕兵薄金川門徐  
增壽謀獻門魏冕廷歐之彬亟請加誅帝手刃之  
復請誅李景隆詔召不及帝出走彬從亡帝儿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史仲彬列傳

十八鳳鳴堂

三幸彬家為製衣履往雲南彬亦四至滇楚候起居  
語具致身錄中宣德二年為仇家所訟下彬獄瀕死  
呼于最屬曰我死矣即不望若遠行來時得謹視衣  
食我日暝矣致身錄十八條存之以志一生之槩然  
勿輕以示人彬竟庾死致身錄萬曆間始出

石匱書曰八臣至社稷真覆萬不可為之時乃能天  
志從亡左右君父周流三十七年而卒脫虎口其為  
力也亦不易矣與夫無救於國無救於君復無救於

身而徒以死殉者其相去不甚遠哉此余叙死義而  
先從亡意也

廖平蔡運王資劉仲金焦趙天泰鄭洽程亨徐

貞從亡

廖平襄陽人建文時為兵部侍郎城陷之日携太子  
出奔至家以妹妻太子全家逃漢中而身自流於會  
稽賣薪以給食已復過帝於耶溪目號曰耶溪樵  
嘗畫詩沙上隨自亂其沙有人自後抱持之乃詩云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廖平蔡運列傳

十九鳳鳴堂

夢入駕班親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  
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微堪濟伯  
夷負伶仃苟活緣何事洛邑曾留古逸民竟以會稽  
山中

蔡運南康人以貢起家歷官四川叅政廉直劾正不  
諧於俗罷歸起知賓州有惠政壬午六月與聞出亡  
祝髮隱會稽雲門寺日稱稽山主人每令童子携茗  
椀筆牀泛舟而遊賦滿袖歸則焚之

王資河南杞縣人以指揮從偏將軍附守淮北有贊力善騎射靈辟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敗資被執遁還又從徐安防禦鳳陽奏事京師與出亡之約易服為道人隱金華玉華山疑即玉華山樵別見隱遯傳

劉仲杞縣人官鎮撫靖難師入出亡為道人甲申同諸臣侍 帝游天台遂留寺中以老疾死

金焦貴池人 建文初為御史燕兵起尹昌隆請讓

石匱書 卷七十三 王資劉仲趙天泰列傳 卅鳳嬉堂

位守藩焦勅昌隆無人臣禮尋陞刑部右侍郎又論

李景隆懷二心不可任壬午六月焦六與同出亡甲

申重九同諸亡臣會 帝於天台戊子冬候 帝於

雲南白龍山節舍明年從 帝於蜀因留蜀後與王

資往河南死於祥符

趙天泰三原人建文初以明經為翰林院編脩出亡

之日天泰與烏時衣褐因自稱褐衣翁又號天肖子

老死於蜀

鄭洽浦江人為翰林院侍詔與聞出亡同聚神樂觀議迎 帝至家 帝甫至而堂中棹楔無故墮地

帝驚逸邏者至以無所得乃已後洽訪 帝於蜀道

病留公安茅庵中遂死

程亨澤州人為翰林簡討聞 帝出亡亨棄家逃後

以張昂黨屬被收逮亨妻楊氏子程禮子婦張氏用

火燒死亨就郭節於連州丁亥史彬與何洲至節家

求訪 建文帝亨適在焉相持痛哭遂偕節及亨四

石匱書 卷七十三 程亨徐貞列傳 卅鳳嬉堂

人同詣重慶不值又走雲南過程濟於白龍山引拜

帝榻前見 帝形容枯槁又慟哭留半年始歸

徐貞陝西人為工部尚書 建文帝出亡留貞家信

宿事覺族誅又命教坊羣亂其妻至死有幼女隸樂

籍樂官陳儀陰養之不令汚洪熙初遇赦儀為擇嫁

良家儀在穢籍而能執義如此

石匱書曰昔徐偃王愛民無權曰吾賴於文德而不

明武備及走死彭城羣臣從之不忍去中山君出亡

擊戈隨者二人雖曰得士之報要於大誼有不可解者若夫枕股易壘之事君則失矣臣亦未為得也趙襄子賞功高赫無功而上賞曰拘厄之中惟赫也不失臣主蓋臣主之義死生以之詎得以拘厄失哉

陳迪等抗節死者二十六人

陳迪宣州人個儻有志操洪武間辟郡學訓導為郡太守草表賀萬壽高祖覽而異之十二年以通經薦召為翰林編脩累遷侍講出叅議山東丁內艱奪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陳迪列傳

廿二鳳樓堂

為雲南右布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蠻亂迪用土兵擊破之建文帝即位徵迪為禮部尚書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計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奉命督軍儲過其家不入及聞變即赴京師文皇召迪責問迪甥罵不屈遂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棄市鳳山臨刑而泣迪怒叱之罵文皇文皇使喚六人單古嘗迪曰悅口否迪曰是忠臣孝子之肉云胡不悅遂俱斃死姐戚連坐亡箕

石匱書

迪死衣帶中得其詩及五噫之詞蒼頭候來保拾迪骨歸葬計家稿姻戚之連坐者掘而投諸溝成化間寧國通判陳紀具衣冠重葬之碧泉山郡人私謚曰靖獻

暴昭潞州人洪武初繇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耿介有峻節歷官清儉布衣麻履而已建文初以刑部侍郎克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歸言狀建文二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

石匱書

卷七十三

暴昭第大芳列傳

廿三鳳樓堂

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及見甥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益厲至斷首乃已第大芳名誦以字行泰興人博學能詩為人敦大和雅不諂不亢辟典教淮南以考績入對高祖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之董仲舒曰亦王相累官副都御史燕兵日下寓詩淮南守將梅殷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壬午建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二孫添生歸生死獄中

二九



司中、鞏昌人。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右僉都御史，請難師入，台中不屈，命以鐵帶刺其膚，內至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

胡閏，鄱陽人。嘗畫松長沙王廟壁，題曰幽人無俗懷。

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未飛騰，作靈物。太祖下饒。

州見詩賞之名，立帳前久之。官都督府經歷。建文

中以直諫著名，遷右補闕，累進大理寺少卿。數與齊

泰等圖圍燕，于七月不屈，誅一。淪死。二子成邊。

石隱書 卷七十三 司中胡閏高翔列傳 廿四鳳嬉堂

妻配象奴女，卻奴錄教坊，煎黑汚而誓不辱。後遇赦，

歸貧無依，止閭里，斃。資遺焉，曰其父忠，年五十六終。

尚處子，鄉人私謚曰忠胤貞姑。

高翔，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徵，監察御史有所論奏，

多被采納。文皇聞翔名，召翔，喪服入見，大哭語

不遜，遂族之。沒其產，發其先墓，裸燒以犬馬骨，揚其

灰，加賦給產家，曰令世怒翔也。

戴德彛，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授翰林

院編脩，陞侍讀，以直諫改監察御史。建文初，改左

拾遺，與齊泰、黃子澄等謀畫防燕，內難平，逮至不屈。

死之，德彛有嫂，匿其遺孤，法吏迫索之，奴乳見五

臟，終無所承德彛，目有後。

程通，績谿人。祖平，成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

以誠負遺骸歸其家，其家不納，乃買地塋之。通以貢

入大學，聞父喪，徒步歸廬，墓哀毀三年，乃歸。妻子不

相識，通乃上書乞還，祖成書奏。太祖憐之，命兵部

石隱書 卷七十三 戴德彛程通列傳 廿五鳳嬉堂

陰召平至，立通階下，東西向。上顧通曰：識此人否？

通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歎久之，命兵

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平死，通浚廬墓三年，以舉人

為遼府長史，靖難師起，從王渡海來朝，歸國，草上封

事，防禦北軍，凡數千言。初，衛士紀綱者，倖於遼王，通

輒笞辱之。文皇即位，綱入賀，留為錦衣衛復倖用。

事乘間言通，彛有封事，詔械詣京師，論死。家屬戍邊，

錄其家得田數畝，遺書數百卷，牯皮數張而已。時通

郡太守黃希范與通善詔書至時希范自輟郡素服不事；衛卒并捕至論死籍其家

王度歸善人以明經薦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與齊泰黃子澄等調度兵食東昌小河之捷並用度策士千戌賀縣坐出不避語夷族

黃魁閩人禮部侍郎古雅有文與尚書陳迪侍中黃觀同事迪觀皆器重之靖難後不屈死

甘霖懷定人以舉人為監察御史劉介敢言靖難沒

石匱書 卷下三 王度黃魁甘霖黃希范列傳 卅六 鳳嬉堂

抗節死戒子孫務農毋仕

黃彥清歙人以國子監博士從梅殷半坐私謚建

文帝死或曰列卿也衛命於行省聞登極詔至拒不

納圖興復無兵乃死

宋徵浙江人為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有罪藩王籍

諸王皆怒耿炳文李景隆戰數敗徵謂其有二心屢

與盧振謝昇牛景先請誅之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

殺其孥而振昇景先亦皆死

郭任井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仕戶部侍郎治粟足軍不屈誅子二一坐死一戍廣西三女給配象奴

盧迪或曰珙仙居人喜飲酒歌詩不屑曲謹以戶部侍郎不屈長謳而就刑

侯泰南和人以刑部尚書轉餉淮濟諸部至高郵被執不屈 文皇即位誅弟敬祖子玘皆坐死妻配象

奴子京兒繫獄不知所終

石匱書 卷下三 郭任盧迪周璿董鏞謝昇列傳 卅七 鳳嬉堂

周璿青州人以神策衛經歷言事權右僉都御史京

師陷不屈死之妻王氏子蠻兒皆入官為奴

董鏞長沙人以文學薦入太學為監察御史凜以

氣節自持見廷臣有懷二心將校有戰陣不力者輒

露章劾之靖難後逮至不屈磔於市女發教坊娼族

死戍者二百三十八

謝昇沛縣人以監察御史練兵給餉夙夜効力靖難

後不出論以父旺子咬兒謫戍金蓋妻韓氏發立福

軍中四女送浣衣局

丁志方，聊城人，以進士為監察御史，燕兵薄城下，謂其妻曰：「吾死國矣，爾撫幼子以繼吾後。」入宮救火，被執，陛見不屈死之。

楊任，嘉興人，繇人才推知袁州，與黃子澄意氣相許。壬午國變，子澄至蘄州，約太守航海善不可，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事，泄被擒，至京，與子澄同日棄市。

石匱書

卷七十三

丁志方楊任龍鐔盧振韓永列傳

廿九鳳鳴堂

龍鐔，萬載人，為晉府長史，燕王以請難起，徵兵於晉，鐔以大義拒之。文皇即位，詔械鐔，至強項不屈，曳出斬之。

盧振，不詳其籍，靖難兵起，日與齊泰、黃子澄、徐輝祖等謀畫戰守。文皇逮至，振厲聲不避，乃數其罪，榜掠而死，姻族累者百餘人。

韓永，西安人，建文時為兵科給事中，豐幹、美、昇、音吐宏朗，論事慷慨，靖難後杜門不出，召之仕，不應，曰：

吾王蠲也，遂坐死。

巨敬，平涼人，初為監察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為戶部主事，清慎有聲，見成祖不屈族。

連楹，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左春坊太子贊善，啓沃甚多。太祖美其剛正，改御史，久任十餘年，北兵起，與御史董鏞相誓死。燕王至金川門，開楹匍匐迎，猝起麾拳，冒馬首欲犯王，不得被縛，辭色不屈，引頸受刃，有白氣冲天，尸殭立不仆。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巨敬連楹劉固列傳

廿九鳳鳴堂

劉固，志真寧人，以儒士授青州教諭。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清為御史，移書召回，固依清同居京師。金川門陷，固弟國勸固出降，固曰：「固受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即死，矧降耶？」後清遇害，連及固，遂與弟國母袁氏、妻張氏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固年十五，有誓力臨刑，仰天一呼，綱索俱斷，因奪僧子刀，連殺十餘人，事聞記碟之。

石匱書曰：自古死義之臣，無如革除諸臣之多，亦無

如羊除諸臣之慘夫人孰不畏死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則萬乘之威亦幾於殫矣程濟載建文逝蜀時夜聞諸臣慘死事泣然曰我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為我也傷心之言一字一淚

黃觀等殉義死者十五人

黃觀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學於元翰林黃暉死即觀以忠義自勵洪武二十三年貢入太學發解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對策策擢狀元授官翰林脩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黃觀列傳 四十鳳鳴堂

撰復黃姓歷尚寶司卿 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更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觀右侍中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 文皇索麻黃時觀草制極其指斥建文四年北師渡淮觀奏詔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失守大哭歎曰吾妻素有志節其死矣夫招魂而祭之至建德聞曰宮已焚失帝新皇帝三日矣觀謂舟人曰羅刹之磯端棹可鼓也至磯服朝服東向拜并投滿死舟人撈之得其帽棕珠

系 文皇捕觀急人以其帽系獻命東芻象觀帽而對於市籍其家并連其姻黨百餘人而觀妻翁氏城破時果死翁氏者池口人 文皇登極而問壘曰尚

墮者誰也已知為觀命執其妻子得翁氏使象如妻之象如將翁氏至家出市酒脯欲與成婚翁氏携其二女及家屬十許人自港通濟川河夫人赴水時嘔血於石成小影陰雨則見之相傳為大士影戒勿踐有僧昇致菴中夫人見夢於僧曰我翁夫人也曰沃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黃觀列傳 四十鳳鳴堂

以清水悲悽之容恍然側立東向髻髻鬢髮見者愴惻少司空徐良彥移置侍中祠額其上曰翁夫人血影石 黃鉞常熟人少好學家無書日遊書肆借觀之竟日不歸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有田數畝在青澤陂令鉞督畊其中徒友人家借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輟書每以為恨里有隱士楊澗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乃曰監子好學至此吾有

書數萬卷汝當就吾舍讀日令其子福同學三年遂  
 盡其書縣聞之辟賢良併辟福濛老不令福去鉞獨  
 就辟除直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  
 登進士授給事中 建文初丁父艱方孝孺弔之屏  
 左右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三  
 郡守將公寧習之乎孰可托大事者鉞曰三郡皆要  
 鎮江為最守者不可不擇鎮江將童俊狡獪不足恃  
 蘇州守姚善仁心為實雖慈惠有餘顧平居激烈有  
 石隱書 卷十三 黃鉞列傳 四二鳳嬉堂  
 國士風緩急可當一面惟公留意孝孺喜因鉞為書  
 通善得書慟哭自誓既童俊以鎮江降靖難師日  
 近善受詔約鉞出勤王既至燕王已即位詔收善  
 麾下百戶許斌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  
 日求死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決  
 無足姑待之脫姚公果不死吾將下報爺直乃稍食  
 水糧已聞善死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  
 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爺直同

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投橋下  
 死鉞死家人皆驚散不敢求其屍友人楊福具斂於  
 涇循河而號數日屍出水中立福痛哭抱持斂而葬  
 之於屏上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  
 行人司副改翰林院簡討善楷書召書御前他中書  
 見上威嚴顛不能筆獨性善動止安詳稱上意  
 賜酒留禁中竟日累遷禮部侍郎 建文帝即位召  
 石隱書 卷十三 陳性善上良列傳 四三鳳嬉堂  
 問為治之要性善手書條上具見施行靖難兵起以  
 副都御史監軍靈壁與大理丞彭興明欽天監副劉  
 伯完指揮王資等皆見執燕王遣之歸曰辱命罪也  
 不可還見君朝衣而湛於河  
 王良祥符人歷官刑部侍郎 建文中坐問燕府人  
 罪不當左遷浙江按察司使謁岳鄂王墓誓曰苟媿  
 武穆非人也壬午聞帝遜位去痛哭自誓 文皇  
 使召之良戮使者下之獄為衆篡取去乃盡收諸司

印章入解置几上踞踞久之其妻問故良曰我亦應  
死顧思所以處夫人耳妻曰君為男子謀婦人耶是  
不難入治食抱幼子之後園真池畔側自投於池良  
乃托其幼子同官積薪自焚上曰死良分耳乃燬  
縣官之章徙其族塞下

程本立崇德人宋儒順之後也讀書不務章句與海  
鹽沈壽康金華朱克脩相友善洪武中以明經除周  
府禮官陞長史被累謫雲南吏目雲南百夷叛本立

石匱書

卷六十三

程本立王叔英列傳

四四鳳鳴堂

持襍被從一蒼頭入夷壘感諭諸酋皆解散頃之復  
相聚為亂沐英張統屬本立治兵本立往來暴露綏  
集軍民建文三年為倉部御史坐失祠右遷江西  
副使既就道聞難自縊途次

王叔英昔岩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  
石並徵至京叔英回辭還鄉已辟為仙居訓導陞漢  
陽知縣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以為難行移  
書力阻之召為翰林修撰復上書曰太祖除奸剔

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

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

培養其根苗建文帝嘉納之與方孝孺日見信用

靖難游兵逼江干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間建

文帝避位大恸會齊泰來奔至叔英曰泰貳心矣今

執之泰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已至事不

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

杏樹下

石匱書

卷七十五

王良列傳

四五鳳鳴堂

王良吉水人建文元年卿薦第一明年廷對進呈  
擬第一以貌不揚易胡靖次良又次李貫並授翰林  
良聞靖難兵起憂懣不食及渡淮與妻子訣自誓必  
死金川門破胡靖解縉吳溥為良鄉人皆集溥舍縉  
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  
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別去時  
溥子與甥尚幼歎曰胡叔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  
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壁聞靖呼曰外間甚可省

褚溥顧與弼曰一褚不忍寧自忍乎湏史良舍爰已  
伏鳩死矣靖縉與貫皆迎附永樂蒞作建文時羣  
臣封事十餘通命貫縉等編門留軍馬田數盡然  
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奏疏中爾等宜皆有  
之衆未對貫頊首曰臣貫未嘗有也 文皇曰爾以  
是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  
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建  
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

石叢書

卷七十三

樊泰列傳

四六鳳鳴堂

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  
十年竟死獄中

龔泰義烏人幼孤其母使就傅日記數千言長從宋  
瀛之門人宗思睿游洪武十九年以鄉薦官兵科都  
給事中燕兵至城下泰訣別其家人入宮救火兵較  
執以見燕王燕王曰非奸臣也釋之泰自投城下死  
妻傅氏負遺骸歸葬于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洪武中

舉明經為霍丘訓導入見 高帝問其年而曰何  
以教霍丘對曰臣年四十矣臣教霍丘令其子弟孝  
弟力田 高帝喜擢周府奉祀逾年從王北征陞紀  
善常切諫王 建文初有告王反官屬皆下吏是脩  
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  
家大計靖難兵既渡淮與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上  
書指斥用事者誤國金川門破乃銘其衣帶詣學宮  
自經於文廟之廡下是脩外和內剛志操卓犖非其

石叢書

卷七十三

周是脩列傳

四七鳳鳴堂

義也一毫不苟取常曰忠臣不為得失計故言無不  
直貞女不為生死累故行無不果乃輯古今忠節事  
為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氏至陰陽醫卜靡不講究  
著書甚多世皆重之初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  
黃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脩不負其言既以陳瑛言  
其不順天命請與廖昇黃觀王叔英王良如追戮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後楊士奇為  
作傳語其于隸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為爾父作傳萬

曆中督學御史饒位即是脩死所立祠祀之

方法桐城人舉建文己卯鄉試為方孝孺所取士授

四川都司斷事蒞官抗節持廉 文皇即位諸司皆

表賀法不肯署名尋被逮舟過安慶投江死

張安為指揮被執道亡隱於樂清以樵為業人莫知

其姓氏自山採柴歸聞京師陷卓侍即被殺顯天號

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為其氓遂棄柴投港死

陳思賢茂名人教授漳州學每行部使者至叅謁畢

石匱書 卷十三 方法張安陳思賢五者列傳 四八鳳嬉堂

必進問 聖躬安否何似 文皇即位詔書至有司

皆却迎思賢獨不往泣於學堂曰明倫之義在今日

矣有六生者相與即堂臨舊君遂見執而六生皆自

縊六生者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

皆漳人

王省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後以文學徵乞便養得

浮梁教諭凡八年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

從容引辟詞義慷慨眾舍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

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

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

女適邑人周鳳岐從官即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逆

知父必死泣請於夫遣人往收遺骸後有司祀之學

宮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抗節死寇難

張安國之海人 建文中為工部郎中壬午燕兵迫

京師國與妻曰大事去矣無能為也予職非司馬既

不能帥兵應敵又不能屈膝事人奈何妻曰盍去諸

石匱書 卷十三 張安國徐子禎列傳 四九鳳嬉堂

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

皇帝自焚安國大恸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於新

主之世耻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沉

徐子權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為刑部主事靖難師

入聞練子寧死恸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

鄉之句自往死

林兵古田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 建文嗣位請裁

抑宗藩勸上行主父偃之策不聽復奏劾李景隆誤



國下都察院考訊謫知瑞安靖難兵起都御史景清言於上復英原官命與備撰王叔英募兵廣德比至勢不可為歎曰臣生無補於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力難以濟再拜自經

石匱書曰人臣大不幸當國變身如抗上向耳石火電光應手而滅蓋事出倉卒我不能自主之也至於身在羅網之外猶必轉展徊翔以致其命人知人死之不如自死之為愈不知人死之不如自死之為

石匱書

卷七十一

林英列傳

五十屬嬖堂

難也以赴湯蹈火為着衣喫飯是可易言哉

張昂等首事死者五人

張昂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才舉 建文初諸藩不靖齊恭請選朝臣有才望者出守藩屬以刑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左布政與都督謝貴同監燕其時都督宋忠屯開平耿獻忠遼東左僉都御史景清署叅議與昂貴皆智將望臣一時所恃簡昂至燕王召與忠等宴之而使相士袁忠徹執壺私視五人相宴罷還

報曰臣視五人者皆不長張昂五小蛇步謝貴氣促宋忠五六短而昏耿獻額插髮色類飛火景清身短聲雄是皆當刑昂居北平以詞燕為事燕王稱病三月昂欲言恐泄乃托行旁縣密屬奏成繫其章和中良久如廁以絮室壁罅小吏李友直奈其竊窺之得其壁罅絮居亡何詔與謝貴逮縛燕校尉密旨且收王友直懷其草絮密旨與奈亨亡入燕府見燕王曰殺下尚坐此耶王曰何者友直曰當順天應之矣

石匱書

卷七十一

張昂等列傳

五十屬嬖堂

王叱曰狂夫何妄言二人具道姓名出草絮密旨獻曰朝使至矣燕王怒遂出之則皆叩頭曰臣等非異間諜而誠歸致下出而死不出而死寧以此未能信夫擒昂貴餘無能為也王乃伏士端禮門召昂貴官校縛矣則取去昂貴信之皆入至門者止其從內昂貴伏出擒為指揮彭二馳市而呼兵亦為燕將所格殺昂貴已死既靖難族為家株連其親戚法司以程亨者五人見成祖曰張昂之親與鐵同頑直須

爐冶身命引出生燒之其後上數夢為厲掘焉屍  
燔之

盧振燕護衛指揮 建文皇帝建燕官較令曷貴容  
約振為內應曷貴既見殺遂殺振夷其族奸臣榜四  
十四人武臣惟振與鏞宋忠與焉

曷誠未詳邑里以進士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王  
使誠入奏事覲朝廷所為 建文帝密問府中事誠  
其以實告遣還使為內應師將起誠切諫不聽及詔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張尚等列傳

五王廟德堂

讓燕王稱病盛夏擁火猶謂寒甚張曷等入問疾誠  
密言王無恙宜為備又密疏以聞及曷貴死王恨誠  
殺之夷其族

石匱書曰今夫儼載者為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  
以為造不知轅軸之趣軸折也張曷等之詞事北平  
是加轅于車上也其折也速矣獨念曷誠等非王之  
輔導則王之護衛也潛即龍飛魚蝦夾附從龍其任  
也乃獨克勤公家蓋骸報主則視彼玄武喋血朝射

鈞而夕委贖者人品相懸一至此哉

張統等事後死者六人

張統富平人以明經為雲南左布政使考滿入覲治  
行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重書曰曩者討平  
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  
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惟忻皆繇誠信相孚克共殫職  
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  
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賜宴及道里費 建文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張統等列傳

五王廟德堂

帝立徵拜吏部尚書燕王靖難討奸黨有統名及即  
位召統與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  
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  
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言無隱庶稱朕厚望老  
成之意統退遂自經於吏部之後堂

毛泰一曰泰亨浙江人建文元年為吏部左侍郎而  
張統為尚書請難兵起泰數上封事條方畧張統死  
泰亦死之

樓璉金華人從宋濂學歷官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中以文學舉入翰林遷侍讀方孝孺以不肯草詔被戮復改樓璉：皇遽不敢辭歸即憤剋自恨而投縲死之

林右臨海人洪武初中書舍人與方帝直王原采交厚奉璽書行邊有戡之功進春坊學士輔導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桂冠歸靖難師入聞帝直族誅為位哭於家永樂戊子島夷入台州督部中子弟剽平之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張純等事後死者列傳

五五鳳鳴堂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之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解縛溫諭之使就官右對云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文皇怒曳出剽之竟死

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官工部尚書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兵敗為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 成祖登極復其官出使雲南見建文皇帝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平安初名保兒滁州人以叅將副平燕將軍李景隆

北伐安陸陳亨於華山敗未能於濟南戰東昌斬張玉戰小河殺王真遇王於北阪戰幾及王馬驚胡將火耳灰之銳亦距王十步之內燕胡將信射暗火耳灰馬乃擒焉戰之夕燕王夢厄於平安有白馬將自西馳斷安馬足問焉對曰臣等之神也燕兵至靈壁安逆戰兵皆倒戈安被執燕王謂平安曰淝沂之戰爾馬不驚何以遇我曰累臣不佞敢效鉛刀燕王曰壯士衛送北平令太子善視之尋掌北平都司至京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張純等事後死者列傳

五五鳳鳴堂

陸都督僉事永樂七年 文皇召安忽問曰保兒而尚無恙喜而弔之也出則自經 文皇悼歎曰予錯矣

石匱書曰雷霆之下物無不糜七君子者未免小懼威嚴而終以死殉易謂不遠之復統等是矣乃論者以其死轉委蛇為未盡處死之道則程嬰死於十五年之後者猶不失為趙氏義士而統等或死於數十日或死於數年後者豈遂不得為避國忠臣哉

姚善等勤王死者六人

姚善安陸州人洪武中以舉人領初門丞兩轉廬州重慶同知皆以循吏聞久之遷蘇州知府靖難兵起善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即位詔索黃子澄急子澄在善所約共航海善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下許十戶縛獻文皇詰善曰一郡守亦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姚善等勤王死者列傳

五六鳳嬉堂

之年四十三子節請戍幼子繼兒隨母宋氏給配保兒項兒習匠

陳彥四莆田人以明經為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陸平江知縣 高帝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其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請難師起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赴援事之詔械至京不屈而死年四十七配為奴

周繼瑜撫州人建文中為松江同知勤王詔下繼瑜

楊募義勇入援極詆請難兵中思違義 文皇即位械至京師不屈樂於市

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為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四年詔下勤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嚮應或阻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部江口遇請難游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麗譙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塋縣治之清白堂後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姚善等勤王死者列傳

五七鳳嬉堂

王璉日照人洪武末為寧波知府居官廉潔自奉薄一日饌無魚肉撤而瘞之號埋羨太守請難師至江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縛至 文皇問造船何為璉徐答曰縣海道趨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放還鄉孫鎮守衛輝亦抗節不附請山海宣德初薦起上饒丞不就號冲玄子以終

周縉武昌人以明經授永清典史攝令事請難兵起郡縣皆迎降永清尤近燕縉極力拒守無援之者懷

印走道聞喪母奔歸裏事畢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  
戎器畧具聞王師暫乃走匿民間械送京師 陛見  
縉應對慷慨宥死謫戍興州居數年于代還屏跡田  
園年八十終

石匱書曰唐時安祿山反河北州縣望風瓦解玄宗  
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此時倡義勤王猶  
不易得乃姚善輩募兵入援皆以身殉囊血射天  
不可射然其志之悲也精衛叩西山木石以填渤海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勤王死者列傳

五鳳樓堂

事雖無成君子亦取其志也矣

顏伯瑋等城守死者十二人

顏伯瑋名環以字行廬陵人唐真卿後也以孝友嫻  
睦稱鄉里徵賢良為沛縣知縣燕游兵過沛人竄  
匿伯瑋招集民壯五千築堡備禦益募士三千人北  
出山東助戰及燕軍至使其丞胡先告急徐州無援  
者乃令弟瑛及子有為還告其父曰當死國敬白大  
人弗能于矣沛降伯瑋南向拜哭自經有為既辭不

忍去還自到伯瑋旁而沛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亦  
皆不屈死

向朴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十四世孫父壽宗慈湖  
之學者稱為樂齋先生朴行務寔踐力學養親洪  
武二十五年以人才應詔陛見 太祖問居家何為  
對曰種田問大吏何以四節對曰其占四時耳授獻  
縣令靖難師起獻當兵衝無城廊朴集民兵激以義  
勇與北將譚淵迎戰衆寡不敵被執懷印死年四十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顏伯瑋等城守死者列傳

五鳳樓堂

三獻民哀之拾遺骸塋道傍

鄭恕仙居人寧波太守聘為昌國訓導尋陞知蕭縣  
靖難兵南下恕上平燕疏遂糾義旅勤王嬰城死守  
事之械至京不屈死之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于瀕  
澠姪溫汲謫北平種田台人祀之八忠祠

鄭華臨海人洪武中進士以行人謫東平州吏日靖  
難兵至東平州長貳皆棄城潰散華謂其妻滿氏曰  
吾城亡與亡奈父母老若年少何滿氏泣曰卿不負

國妾散員卿華曰足矣率吏兵憑城堅守力不能支不食五日而亡

陳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起吏部主事歷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有督將謀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殺之出迎降而自陳功於成祖成祖乃立誅督將使人歛葬之植家不知上意逃匿無敢會葬者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城守死者列傳

六十鳳鳴堂

樊士信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兵部主事守淮河北兵南下士信力不能禦遂自經死之

葉福侯官人建文庚辰進士官刑科給事中北平師起福守金川門死之初福見金陵勢偪自誓必死乃遣家人婦報其母曰不得為孝子矣又嘗語客曰益氏所歎有甚於生吾人心事不常爾耶

王彬兗州人洪武中進士為御史按揚州請難師至彬與指揮崇剛嬰城死守北兵畏之射書城中購得王御史者爵三品彬指揮王禮款內叛應之剛知白

彬下之獄而彬出入常以一力士自護禮弟宗乃賂力士母召出休暇宗等突入解會彬浴從盤中縛去投城下界北軍崇剛亦見擒二人皆不屈死正統間白日現形親與提學副使劉瑞談其死事石撰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靖難師至所過郡縣皆下檄獨死守太寧不得即拔燕軍破入乾撰終不屈支解之

石匱書

卷七十三

城守死者列傳

三鳳鳴堂

石匱書曰文天祥不死即一旅之師一成之衆猶思恢復故土為主報仇人謂宋亡而天祥之心斷不亡宋也伯瑋等義在守土與城存亡豈不知天下事不可為乎辟猶日食之時百官伐鼓謂救日也夫日豈可以鼓救哉亦自效其扶陽之誠而已矣

馬宣等陣亡者十四人

馬宣北平都指揮張昂謝貴既見殺宣巷戰不勝走薊州逆戰不利還與鎮撫魯濬守薊未能張玉諭之下下擁衆攻之宣濬敗皆不服死宣尤場罵不絕口

事聞 建文帝褒卹焉而又有都督彭聚孫泰者皆以力戰敗死於懷來

朱鑑以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諸將悉屬獨鑑結關見執燕王使磔至死無異辭 建文帝憫而厚其卹贈

瞿能合肥人建文初為都督僉事副曹國公李景隆伐燕至北平能力戰鋒銳甚與其二千帥騎千餘殺入張掖門景隆容止之不得進戰白溝河瞿能偏之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馬宣等陣亡者列傳 六二鳳嬉堂

燕王馬三劍三易指及馬尾會旋風起折將旗王見其陣動乃與高煦以生騎乘之南軍大敗遂斬能父子於陣

余瑱北平衛指揮使與謝貴備燕貴死走保居庸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為北平咽喉瑱據此則拊我背矣悉力急攻瑱請援不

至棄關走懷來依宋忠 又戰敗北兵給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吝懷來力盡被執

不屈死

宋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之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璈屯山海與忠相犄角靖難兵起奪居庸關忠不敢進退保懷來燕

王曰宋忠虎踞懷來居庸非吾有矣宜乘其未至擊之遂以勁卒八千疾趨忠未成列一鼓而敗忠死之莊得為西涼都指揮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一軍獨全後盛庸夾河之捷得助庸斬燕驍將譚淵已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陣亡者列傳 六三鳳嬉堂

而北師乘暮劫寨得力戰死之 楚智洪武中稱驍將歷陞都指揮使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過北師輒奮力戰夾河之役死於陣

張能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勑每遇北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為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異之

小馬王失其名以常騎一小馬故名官指揮臨淮人

白溝河之敗脫胄付其僕曰吾為國死以此報家人  
立馬豎鎗而死

宋瑄、鄆國公晟長子建文中為府軍右衛指揮使數  
從諸將禦燕有功戰於靈璧瑄躍馬先登斬首數十  
級已而諸營兵收瑄格鬪力盡死

石匱書曰嗟乎諸臣之力屈被禽非罪也禽而降；  
而用乃非其初耳即之戰公叔禹人壯士不能死與  
其童汪錡死為孔子許其勿殤謂能執干戈以衛社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遼國隱遁者列傳

六五鳳鳴堂

稷也故死於陣者上也死於囂囚者次也君子以為  
猶勿死也

遼國隱遁者九人

雪菴和尚名登不知何許人也入蜀為僧往來重慶  
白龍山松柏灘諸處富人杜景賢心知其為建文亡  
臣厚遇之為寺白龍山居為暨居寺常讀易謬人為  
佛經景賢恐其有踪跡不忍顯止之第曰和尚誦儒  
非教也則請誦佛經暨從為顧時：扶離騷鼓柶灘

上下當其急流朗讀之竟一篇輒裂以投灘已而哭  
人莫測也日注壺酒待客或不至則邀諸兒醉歌以  
為常暨頰形秀爽指柔白翦：落筆成章意氣能感  
人臨死其徒問曰師滅度後宜名何許人耶張目曰  
松楊問姓名不答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衣葛衣出亡乞食於金城金城  
極寒善寒終冬衣其故葛後客河西傭莊浪魯家漸  
得直買羊裘雖披裘必覆其故葛：繫：也而時聞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遼國隱遁者列傳

六五鳳鳴堂

作苦日吟或為夜哭者其後宋將軍出兵莊浪有留  
都官從識傭欲與語傭避匿南山中旬聞其去乃出  
疾謝魯主人曰我死幸無收有西北風大起火我骨  
灰揚之及卒主人如其言

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問為人補鍋過州  
邑不出三日即去：復來受直亡所選或得食即不  
復索直若風雨寒暑即閉戶不出有從學補鍋者弟  
令為之荷擔不受其謝夔慶問呼為老補鍋嘗逢馮



翁夔州市中相持哭：已入空巖屏語竟日又相持  
哭別去莫知其終也蜀中峨眉亭有詩句一個忠臣  
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簿力為君  
王回首陽云是其手跡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以章句訓蒙中善屬對歌詩  
詩後自題馬二或馬先生或塞翁常大書歌詩壁間  
見補鍋匠來即剝去未幾去莫知所之

東湖樵夫不知其姓名樵臨海東湖上鬻薪自給口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遜國隱遁者列傳

六六鳳嬉堂

不二價士午詔書至臨海湖上人聽詔縣庭歸語樵  
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何乃新  
也曰北軍入都皇帝燒宮逝矣樵夫慟哭而投於湖  
玉華山樵名籍不傳永樂初突來東陽縣東山採樵  
自稱大呆子性天然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監桓於  
山南村落將死囑主人曰殮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  
人卒葬之

洞庭居士不知何許人永樂初隱於湖濱後有二人

至居一室常汎湖大醉輒大哭已病死二人營塋畢  
隨去不知所之

樂清樵夫不知其姓氏亦樵歸聞方博士卓侍郎等  
殉難顛天號哭曰我安得為燕岷遂置柴投橋下水  
死

雲門僧者棲會稽之雲門寺：最幽僻嘗從一童子  
携酒具筆墨泛舟而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其  
所以人亦莫之識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遜國隱遁者列傳

六十七鳳嬉堂

石匱書曰雪菴和尚河西傭輩其為 建文舊臣耶  
其非 建文舊臣耶其哭其死抑為 建文耶或自  
有所為耶殊不可解總之天地改革一切可駭可愕  
可悲可憤可涕可泣之狀借此數人發之所謂酒氣  
拂：從十指中出去也後之作史者必定以名則鑿  
矣

遜國隱遁者九人

松楊人王詔不知何時人遊治平寺觀轉藏：上嘆

嘖有聲異之緣視無所得：一書載 建文亡臣二  
十餘人紙毀泥不可辨可辨僅九人目各為之贊梁  
田玉定海人官郎中與葉御史俱入山為僧贊曰行  
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梁良玉中書舍人與田玉同族訣妻子易姓逾嶺至  
海南寓市肆鬻書為業以死黃曰忠臣寒：連彼海  
濤航書玩市寶以盍簪屯如遭如哀：陸沉

何中不知何許人以中書舍人使蜀至峽聞變慟哭

石匱書 卷十三 隱遁者列傳 六八鳳鳴堂

吐血疽發背死贊曰兩涯洵：中作霹靂義氣馮敷  
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宋和郭即皆中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與海州何洲  
相善靖難後三人皆變名挾下筮書走異域賣卜給

衣食客死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道有至  
告烈：英賢寥：真鶴

梁良用定海人父子兄弟同仕者八人皆變姓名為  
人刺艦良用與其父子兄弟投水死者五人黃曰泛

泛柏舟載浮載沈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匪  
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也好老子書太玄經與  
郭良棄官入山為道士後與 文太師同宿公安佛

寺不相識夜深微聞兩人泣聲既去留姓名於紙始  
知之乃作蕭寺黃冠夜泣詩贊曰駕言道引嘯傲林  
阜顏波莫挽使我心勞

石匱書曰偉哉諸賢乎為 建文死也然所仇猶從

石匱書 卷十三 隱遁者列傳 六八鳳鳴堂

義烏 高帝且食之人臣稱委質故主四面而改嚮  
非忠也激憤而殉以明節也義衛志智衛身託方外

之棄跡下可見 故主無辱先人若梁田玉輩者足  
矣

李景隆如瑞陳瑛

李景隆盱眙人龍父岐陽王文忠封曹國公 高帝  
賜手勅云九江體爾嫡祖忠孝不息九江其小字也  
建文帝即位周王府人告變遣李景隆即訊景隆遂

執王楠至京師廢為庶人燕兵起耿炳文敗績黃子澄薦景隆為大將軍賜斧鉞景隆驕倨自大諸宿將屬者咸不悅師次河間燕王聞之曰李九江今之趙括也其何能為及燕兵畧大寧景隆乘間搆北平葉累九門攻之不克移軍白溝河燕兵至遣將陳暉逆戰敗績景隆盡棄其軍單騎奔德州復奔濟南及盛庸告捷始召景隆還諸臣請誅之不聽既而燕王兵至江口景隆與茹瑺奉命至燕軍議和二人陰納款

**石匱書** 卷七十三 李景隆列傳 七十鳳嫗堂

燕兵至金川門景隆遂與谷王開門迎降是年九月進左柱國丘福等每言此降虜何以位我輩上已而陳瑛劾景隆貪橫無狀詔去勲號絕朝請久之谷王反造妖讖謂高帝十八子當有天下 文皇疑景隆姓追怒之曰汝昔將大將而賣而君能保終忠哉下之獄籍其田產令闔門幽禁不許通飲食絕喪墜嫁娶者五十餘年景隆少時有相者曰腰膂厚重公輔之相而如桃花當貧困以死至是果驗初文忠好

客道士張三丰數過其所及將別去留遺之策笠粟缶曰有急可披策戴笠出缶相呼景隆家既閉發缶而呼種粟即有獲 文皇見其突烟恠之既知心不絕文忠不深錮也至英宗中許開門出 孝宗世其玄孫璿南錦衣 世宗求其八世孫性績封為臨淮侯九世孫言恭能文章交諸公卿間

茹瑺衡山人 建文初以司馬掌河南布政司事燕師至江上 建文帝遣瑺詣軍中勞問瑺私稱臣款

**石匱書** 卷七十三 茹瑺列傳 七十一鳳嫗堂

附獻密計燕師遂徙金川門入事既定詔稱王寧及瑺孝於 太祖忠於國家封寧順昌侯瑺忠誠伯寧蓋駙馬都尉向與徐增壽為燕內間者也瑺尋加太子少保永樂七年除名回籍家人與安告其隱事復械至京久之得釋還家道徑長沙坐不朝谷王都御史陳英劾之復逮下錦衣衛瑺懼命其子銓市砒霜藏飯中送食遂死法司以聞銓坐殺父律論死婦女送浣衣局幼男發鞍轡局谷王亦於永樂十五年陰

養死士降庶人錮南京監室自焚死

陳瑛河間獻縣人建文初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

錢通密謀為僉事湯宗所告逮瑛謫廣西 文皇即

位名為都御史 文皇欲為 建文帝報朝五日瑛

請減之又請進幾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脩王良顏

伯璋等 文皇曰朕舉義師所誅不過齊黃數輩耳

後來二十九人中黃福尹昌隆張純王純鄭賜皆有

而用之況不與其數者乎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方

石匱書 卷七十二 陳瑛列傳 七十二鳳鳴堂

孝孺諸獄宗戚受禍慘毒皆瑛羅織至胡閏一獄抄

提數百家男女至東市寃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

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等歸

附為無名於是諸忠臣幾無遺類永樂七年給事中

耿道初其明比蒙蔽誣構兵部主事李貞於死八年

中允劉子春初其方命刻薄九年下獄誅之夷其族

石匱書曰忠臣殉國非求生也而終不死賊臣市國

欲免死也而終不生夫君猶天也天道殫然而善謀

疎而不失傳瑕服或里克見佞謝晦狼藉柳燦塞諂

自以為有佐命勲永保富貴而皆不得良死皆天也

景隆等之凶終存同孛戮惜埒夷宗計其偷息賈崇

多不過八九年耳反面事仇死不旋踵其亦何利而

為之也哉

石匱書 卷七十二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七十三

明 劔南張 岱著

靖難死諫列傳

余逢辰南直宣城人為燕府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示于自必死及起兵泣諫死之杜奇北平人燕兵初起欲廣置羽其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燕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即位後乃族

石匱書

卷七十三

靖難死諫列傳

一 鳳嬉堂

石匱書曰武王以八百國之眾不能抗首陽二士之正論則夷齊不止為商寔亦為周也時無太公不能扶去辛以諫死其過亦不幸也哉但殷周鼎革如熊如羝之士不可勝計而太史論列不得不推重熊夫然則余杜兩生靖難諸臣又誰出其右哉

石匱書卷第七十四

明 劔南張 岱著

姚廣孝列傳

姚廣孝其先汴人唐末南渡家長洲之相城世業暨廣孝日光炬射形如困虎幼名天禧年十四白父曰兒不願鬻顧仕不則願出家因削髮為僧名道衍相城道士席應真有異術教以太公兵法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嘗游嵩山寺遇袁珙目之曰寧馨胖和尚日三角深白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咲益自負洪武八年詔取高僧宗泐薦之高帝道衍聞見燕王私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蓋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弱願厚自愛大王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為皇也會高皇后崩上賜親王名僧團一人齋為高后道衍名在燕府乃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高帝崩建文嗣位諸大臣謀弱宗藩倡執伊周齊谷四王並削為

石匱書

卷七十四

姚廣孝列傳

一 鳳嬉堂

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王懼問衍曰能卜  
 乎衍曰能即以三錢授燕王密禱而擲之曰大王卜  
 天子乎燕王曰吐毋妄言衍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  
 左右窺聽故敢畢其說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  
 殺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 先帝所鍾愛也  
 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 主上所罷忌也夫燕勝  
 國之遺而北方巖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悉雄  
 剴屬郡之材官良家子鼓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  
 石匱書 卷十四 姚廣孝列傳 二 鳳鳴堂

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又下一二萬鼓行定山  
 東畧河南勢若建瓴而下誰能禦之大王即不南機  
 先發欲高附得乎且旦暮匹夫矣臣竊謂大王卜之  
 心與臣卜無異也燕王曰子休矣衍曰臣有所與相  
 者表珙請以決燕王曰借之來珙至就傳舍燕王從  
 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輩俱護衛較耳珙獨  
 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  
 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游燕市中諸將相肩接

石匱書

則皆以大王故時感燕益急燕王召道衍入便殿密  
 議或歎息泣下衍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因問衍師  
 期曰未也侯吾助者至曰助者為誰曰吾師又數日  
 詔勅張信縛燕王信入見燕王具告以寔乃召衍共  
 謀事衍曰期至矣適薦元墜地燕王不憚衍曰無異  
 也是欲易黃元耳燕王悅遂定謀會朝廷遣人逮燕  
 府官較燕王盡縛官較置斂廷召張昂謝貴入設伏  
 斬之遣張玉未能勒衛士奪九門出祭纛見披髮而  
 石匱書 卷十五 姚廣孝列傳 三 鳳鳴堂

旌旗者蔽天燕王問曰何神衍曰嚮回言之吾師北  
 方之將玄武也於是燕王六披髮伏劍應之兵初起  
 暴雨風燕王不悅衍曰龍飛從以風雨但啓行大吉  
 兵南下衍送道傍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  
 即不肯降幸勿殺燕王許之世子居守命道衍為輔  
 與郭資等日夜守禦輯附兵民南兵百餘萬薄城下  
 衍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  
 兵又復絕死士下城劫南兵營或遣數十人遠伏艸

莽間夜舉火鳴炮疲南兵不得休息輒出兵奮擊大破之盡焚九門諸柵寨燕王軍中有問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衍條荅附去並中機宜靖難後辭封爵為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蓋以元初劉太保名秉忠故以廣孝配也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 文皇令衍蓄髮終不肯拜命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 文皇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三年蘇松飢廣孝奉命出賑道闔門見酒甯書甚工問誰

石隱書

卷七十四

姚廣孝列傳

四 鳳鳴堂

書也則一少年召見之曰能父我乎少年曰幸甚還見 上上賜名縉以為尚寶卿 上命學士解縉纂錄文獻大成猶謂未備徵海內文學之士重修之自纂修以及繕寫幾三千人給與居止膳膏而廣孝及縉主其後歷四載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賜名永樂大典久之皇太孫出閣講學復命廣孝輔導之十六年自南京入覲抵城下疾不能朝命從者曰連為怪天子至頃之車駕臨視撫勞周至賜金唾盂一問

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獄久願赦之上即坐中出為教日平車駕復幸問縉曰余父臨盡何語縉曰願陛下厚卹臣家 上大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言何及家也遂之召其弟姪二人而厚之賜賜廣孝少師崇國公謚恭靖為御製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成祖廟嘉靖九年詔學士璉學士夢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桑門上首班諸功臣並食德太二祖側恐不足尊祖敬宗非朕靈承宗廟意卿等加思之下禮部

石隱書

卷七十四

姚廣孝列傳

五 鳳鳴堂

議尚書李時議曰臣伏見故少師廣孝弼輔太宗雖有帷幄奇謀奇爵厚秩亦已報之平生祝髮披緇需榮俎豆其為濟禮誠如聖見請移祀大隆興寺太常春秋祀制曰可廣孝至吳有故人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三往見之皆不可迺屏騎從徒走造門賓闔門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妙姚妻姚穎亦摩出之曰做和尚不了豈是好人終距不見所著有逃虛子集道餘錄大意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

於我辱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為焚棄  
石匱書曰姚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  
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乖也於  
臣則釋道累也彼王賓者隱人無論焉蓋媿其姊矣

石匱書

卷七十四

姚廣孝列傳

六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七十五

明 劔南張岱著

丘福列傳

丘福濠人事 高祖積功為燕王護衛百戶有膂力  
難朴勇鷲不甚曉文義而善撫士卒燕師起福與朱  
能俱為燕王所憑伏募畫志計不能如張玉收戰深  
入過之每勝敵諸將士爭前效國獲福獨後王每歎  
曰丘將軍功我自知之京師平大封賞請難功以丘

石匱書

卷七十五

丘福列傳

一 鳳嬉堂

福為第一晉淇國公當是時曹國公李景隆以降位  
位福上福鞅不平見景隆輒欲歐之景隆尋坐媿  
長繫福始稱快會世子當立為東宮漢王高煦數將  
兵從征伐有功 文皇以為類我而趙王高燧又以  
幼子被殊寵意未決福武人與高煦善欲立之中貴  
人黃儼江保與駙馬都尉李謙等窺 文皇意陰主  
高燧世子憂之甚賴仁孝皇后內主 文皇念皇孫  
材謀之學士解縉始得立而福首為太子太師東宮



恨之明年北鹵本雅夫里殺我使臣給事中郭驥  
 文皇大怒發騎十萬拜福征虜大將軍率左右副將  
 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參將靖安侯王忠安平  
 侯李遠等討之 上命曰毋輕毋為鹵詔即未捷寧  
 毋之福先驅至臚胸河遇虜前鋒以輕騎十餘催敗  
 之乘勝渡河獲鹵尚書一人飲勞而問焉言本雅夫  
 里惶懼欲北逝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疾驅前諸將  
 曰鹵非真敗也設伏誘我今後兵未集毋寧俟其集  
 而先遣精騎覘之福按劍怒以鹵尚書為導薄其營  
 相持者一日鹵戰輒引却福輒銳乘之安平侯泣諫  
 曰鹵示弱深入必不利將軍亡 上命乎毋輕毋為  
 鹵詔武城侯亦言不可福皆不聽以同安侯故鹵人  
 使詐與鹵和自率騎繼其後同安侯猶豫未決福厲  
 聲欲斬之先驅而行從騎皆泣諸侯不得已與俱鹵  
 眾奄至圍之安平武城二侯率五百騎突陣斬賊首  
 數百皆死之福與同安靖安二侯被執並死之所失

石匱書

卷七十五

丘福列傳

二 鳳鳴堂

石匱書

卷七十五

丘福列傳

三 鳳鳴堂

亡萬數 上聞之大怒以福復諫夫策藉其家發海  
 南而傾天下兵北伐凡駕三出卒莫能滅鹵後每言  
 及福復驚喪師輒切齒洪熙改元福當從死事例復  
 爵以善高煦故却不復錄其子孫遂世為海南人  
 石匱書曰丘洪公負重慤剛善戰將之才也亦將  
 之職也至其突騎陷鹵與尸沙漠將之命也亦未始  
 非將之職也 文皇帝薄其賞則可而籍沒流徙禍  
 及妻孥母乃已甚乎如其羽翼高煦謂欲動搖太  
 于是亦請難諸臣之常耳何足為福修哉

石匱書卷第七十六

明 叙南張 岱著

靖難勲臣列傳

薛祿山東膠州人起戎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鄭圍真定生擒駙馬都尉李堅超陸燕山衛指揮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入戰天河滹沱河皆賈勇先登有功單家橋之戰馬蹶被擒祿縱身起縛斷奪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力戰

石匱書

卷七十六

靖難勲臣列傳

一 鳳鳴堂

遂敗平安兵乘勝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都指揮一人斬獲無算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再戰泚河大店小河汴隈靈壁所至披靡遂渡淮復車駕入京師陞都督府僉事永樂八年從北征有功進右都督訓練幼軍十二年又扈駕北征十五年重建北京宮殿十八年晉封武陽侯又再從北征還討平湖州叛寇洪熙元年巡北邊與酋戰大松嶺斬酋功多加歲祿與世券宣德嗣位討高煦以祿宿

將忠謹充先鋒圍樂安擒高煦留祿鎮撫明年扈從

巡邊出會州敗酋於塞下留鎮薊州宣德五年佩鎮

朔大將軍印巡邊戰固鳳凰嶺斬其酋加太保居三

月董萊城垣蓋從祿之請便戍守也疾作召還卒贈

鄭國公謚忠武祿有才畧謀之後戰故所嚮成功臨

陣冒矢石累創赴圍有進無退其師過紀律嚴明秋

毫無犯而撫卹士卒人樂為效死靖難諸將推河間

東平二王及祿三人為軍鋒冠

石匱書

卷七十六

靖難勲臣列傳

二 鳳鳴堂

李彬濠之定遠人父信從 高皇帝定天下積功至衛指揮僉事以老謝事彬嗣父官年二十九磊落有大志辛未率所部兵從穎國公征北國歷朵顏鴉山追酋首阿剌夫里至泚兒河身先士卒多所擒獲復歷黑嶺寒山磨鑪海子及黑松林熊皮山追襲酋首兀剌罕禽獲有加 文皇居燕聞其驍勇召見與語奇之遣築宣府德勝萬全保安等城己卯靖難兵起舉彬為前鋒所嚮皆捷進五軍都督僉事從戰揚州

負重傷 文皇亟遣醫療之俾還北平彬不肯願力  
疾隨軍 文皇嘉其忠勇慰諭之曰卿其暫輟戎事  
歸輔世子居守于于 文皇正位命護中宮至京念  
其勞動進封豐城侯于世券甲申鎮守江西尋召還  
明年送趙王赴北京還往捕皂石山寇丙戌南征交  
趾充左叅軍率師入境水陸夾攻直搗其巢凱還加  
歲祿尋命勦平海倭明年總督操江禽長河賊李法  
良庚寅勦捕福建海寇頻年為國禦災除害不避艱

石匱書

卷二十六

請難敷臣列傳

三 鳳嬉堂

險未常少息 文皇深嘉獎錫予稠疊一時將臣無  
與為伍壬辰佩征內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甘肅  
甲子召還護蹕北征明年鎮守陝西丙申又召還護  
蹕還京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出守交趾在鎮七  
年遠人畏服壬寅年六十二卒於鎮交人為之罷市  
巷哭如喪所親計聞 帝悼惜追封茂國公謚剛毅  
子賢嗣封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為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

以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建文即位疑北平大  
臣薦信有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張昂謝貴  
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惜母恠而問之信對曰  
兒統兵邊關焉能無憂母曰兒憂非此其語我故信  
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  
父母言王氣在燕汝無妄為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  
促信益急信艱然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  
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 文皇召入拜牀下

石匱書

卷二十七

請難敷臣列傳

四 鳳嬉堂

時 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  
即有恙當急諭臣 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  
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意  
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宣告臣 文皇見  
信稱臣人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朱  
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請難兵戰大寧具定鄭  
村壩屢捷克大同轉戰夾河葉城渡淮破盛庸兵入  
金川門陞都督僉事晉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興世

券伯 文皇時呼信為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  
王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  
師洪熙元年與世券侯支兩俸正統七年信卒贈鄭  
國公謚襄僖

徐忠合肥人父用以開國功陞副千戶忠嗣官征西  
功陞濟陽衛指揮僉事鎮開平靖難兵起忠歸附自  
起兵以至南都屢建奇功忠臨戰奮勇百夫莫當掠  
陣突圍如入無人之境白溝之戰南兵揮刃斷忠兩

石匱書

卷十六

靖難勳臣列傳

五 鳳鳴堂

指未斷忠自裁指擲地裂衣帛裹創仍奮勇進關其  
馭士卒撫卹誠至人。歸心而號令嚴明所過無擾  
以靖難功晉永康侯于世券永樂己丑暨癸巳車駕  
巡狩北京太子監國 文皇以忠敦厚志誠留之南  
京兵政一以任忠忠小心寅畏清靜簡易上下宜之  
一日夙興盥櫛衣冠坐都督府得風疾卒 帝震悼  
輟朝追封蔡國公謚忠烈  
陳懋濠之壽州人父亨以開國功陞都指揮使靖難

兵起亨從之屢戰屢捷後大戰鐔山為平安所殺贈  
涇國公謚襄敏懋其季子也偉貌長髯聲如巨雷結  
髮從戎積有功伐累官都督尋以父功封寧陽伯出  
鎮寧夏懋至鎮軍伍肅然凡降胡必親撫卹之甚得  
其歡心七年選精兵自將大敗鹵於境外即軍中晉  
封寧陽侯于世券八年從北征將左掖兵十二年  
又北征俘賊甚衆明年還鎮十四年有報鹵首馬哈  
木死者懋曰無之足解我邊備也即申飭郊圻已而

石匱書

卷十六

靖難勳臣列傳

六 鳳鳴堂

鹵將果至見有備乃退二十年 文皇復北征懋率  
所部從還京賜玉帶金綺龍衣聞懋有女賢淑禮聘  
入宮冊鹿妃二十一年詔懋統陝西寧夏甘肅三鎮  
兵出勦叛鹵懋率衆直抵賀蘭山擣其巢穴盡收其  
酋長也先王十部落及牛馬駝羊數萬凱旋龍養有  
加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以懋為敘至京領前軍都督  
府事洪熙登極加太保宣德十年佩平羌將軍印出  
鎮甘肅尋召還正統十三年福建民鄧茂七作亂偽

稱閩王勢猖獗 宣帝曰此賊非老将不能平特命  
懋討之至浙江有欲分兵先守海口者懋曰如此是  
絕其生路為死寇矣不從師次建寧有款屠沙尤二  
縣者懋曰如此則益堅賊心矣乃下令諭之俾各復  
業能斬賊首者功與王師同於是降者日衆懋曰賊  
勢已孤無能為也乃五路進兵一鼓擒之凱還領中  
軍都督府事尋領宗人府事天順復位思過益隆六  
年春忽得疾踰秋不能起上言臣老死不足惜願陛

石匱書

卷十六

清雜錄世列傳

七

鳳鳴堂

下以生民為念任用賢能以圖太平之治 英宗覽  
奏歎其忠誠辛年八十有五 帝震悼輟朝追贈濟  
國公謚武靖

陳瑄合肥人洪武間侍父官成都習兵器精騎射以  
武臣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遙望孤雁雜鳩群命衆  
從射不中最後命瑄發一矢斃之有鳩翔於上命瑄  
射應弦而墜以是知名造蜀府命瑄董繕作具有條  
理遂從征南番岩州中亭及散毛鎮南咸建勞績代

父職為成都衛指揮同知父坐舊果謫戍遼陽瑄伏  
闕奏請代行特詔父子並免復職從征越為討建昌  
酋長月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駐  
西河口諭降夷人數千從總帥復征益井平三山寨  
及小百夷進攻卜木瓦寨據要害立堡以斷賊路官  
軍分三隊進瑄居中左右兩隊力弗支奔還瑄所統  
僅百餘人冒險先登賊數十圍瑄下馬率衆且射  
且斫賊疲稍却瑄累創進戰自己至西賊敗走瑄全

石匱書

卷十七

清雜錄世列傳

八

鳳鳴堂

軍遂又從征餘寇賈哈刺時寇衆數萬據險以陣瑄  
繇間道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回士志遂  
壓敵境一日十三戰奪其險敵大敗窮蹙出降械賈  
哈刺送京師撫輯其餘衆從蜀獻王巡邊招撫邊夷  
無理茶馬之政邊人悅戴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  
瑄修其堤防貯事春種為堅久計更出資為義田二  
百畝於成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  
死不能殮者皆給之尋以雲南兵征百夷蠻有功陞

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遂晉右軍都督府會事

文皇知瑄才可任使時北京軍儲匱乏命瑄歲董運

百萬石蘇海道輸給瑄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天

津衛藉兵萬人戍守瑄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凡海運

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輒逃匿瑄下令俾出為市

遣官監臨為平其直軍無敢譁夷民兩便舟還值倭

寇沙門島瑄率眾掩殺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始盡

尋奉命督舟師海上倘倭海溢堤壞自海門至鹽城

石匱書 卷七十六 請雜勲臣列傳 九 鳳嬉堂

凡八百里航海者茫洋莫知所適多至膠淺瑄於太

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立二十丈延亘二十

里為表識眾便之稱寶山北京成罷海運瑄濟濟寧

臨清河通南北往來瑄造淺艇二千艘初歲運二百

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若疏清江浦引水

繇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險就管

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後儀真瓜州二壩湖港

之堽鑿呂梁徐州二洪以殺水勢築浦縣刁陽湖濟

寧南望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

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車馬自

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牐四十有七以明啓閉量

水則高蓄之於淮濱作常盈倉四十區以貯江南輸

輓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備轉運慮漕船味河

源深淺自淮抵通州瀕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住戍

卒俾導船可行綠河隄鑿井樹柳以便夏月行者至

今三百餘年尚食其利宣德時瑄尚守淮安無督漕

石匱書 卷七十六 請雜勲臣列傳 十 鳳嬉堂

事聞入朝深被嘉勞宣德癸丑疾作 帝聞特勅勞

問瑄子儀在侍衛令挾暨馳驛往侍竟卒 帝悼歎

輟朝追封平江侯謚恭襄

顧成湘潭人祖父操舟江淮間遂居江都為諸賈紀

綱諸顧膂力奉勇號奉捧顧成於諸顧中尤武軀體

自刺花紋曰入水以禦龍罔象元末各游燕盜入舟

眾皆恐成挺身奪鬪盜披靡走事張士誠自拔歸

太祖為帳下卒常執繖蓋侍出入中山王攻鎮江偕

十一人者搏闖入城被繫十一人皆見殺成絕繫蹠  
仆其持刀者滾入水亂流以渡歸語眾曰鎮江城  
人皆庸夫可取也遂先登克之青軍據揚州成母在  
揚請往說之既置酒賊將害成覺微服將母亡  
已從攻常宣還克江陰授百戶從寧河王克通州從  
開平王克襄陽從行間征戰定吳取楚屢有戰功陞  
金吾衛副千戶帶刀宿衛洪武元年扈從陳州舟膠  
負之行太祖壯之即日陞堅城衛指揮從臨江侯

石匱書

卷七十六

靖難勳臣列傳

十一 鳳鳴堂

平蜀調成都後衛總帥守之擒妖賊王玄保等於重  
慶太祖名其省曰四川隸以貴州歸附諸蠻以成  
為貴州衛指揮僉事是為洪武八年其明年寇傍等  
山寨蠻寇叛成具討平之蠻人懾服呼成為傾老虎  
以此兒啼十四年從穎川侯征雲南破阿黑螺螂等  
二十餘寨穎川侯使成各守西堡蠻萬五千人來圍  
諸將欲戰成曰我寡有頃賊來攀柵成介而馳出北  
門奮擊殺賊數十騎諸將鼓出東西門戰却之賊尚

圍柵南成取所生禽十八人斬其十七縱一人歸曰  
夜二鼓盡殺余矣及二鼓舉銅角發銃炮賊聞皆狼  
狽奔獲甲兵無數名城北嶺曰歡喜嶺時有中使在  
軍中以成殺賊狀入奏特賜襲衣金帶陞世襲指揮  
使悉平普定所隸諸蠻二十五年討平貴州原佐叛  
寇平都勻豐寧西梁瓦村等蠻二十九年佩征南將  
軍印征水西叛寇生禽賊首斬之餘寇悉平三十年  
五開蠻反成率兵至剖天洞悉破之進勅天柱天堂

石匱書

卷七十六

靖難勳臣列傳

十二 鳳鳴堂

春花金井蒲頭大小坪等生苗疇畔米毫灣谿舟谿  
萬湖等寇皆破之三十二年普定西堡諸夷復叛成  
次第討平之建文初召還以右都督佐長興侯戰真  
定兵敗被執燕王喜解其縛曰余先朝舊人皇考  
之靈始以授我因與語興師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遣  
至北平輔世子居守南兵圍城世子數命成出戰成  
固辭曰使臣侍左右日陪議論得效分寸足矣賜成  
甲冑弓矢刀劍皆不受然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

多用成謀也論功晉鎮遠侯于世券仍命出守貴州  
蠻夷聞成王欲起出拜叛者皆歸成上書言頃者王  
鎮方隅粗安莫効微勞當今四方邊徼蠻賊間發東  
南海道倭寇時出沃然臣皆以為亡足深慮足慮者  
北國道尊然未可動兵宜遣人賞賚招諭高垣深壑  
屯田儲積訓兵養馬預為必勝至早立東宮以定國  
本則朝廷大事臣願効一言上褒諭之曰卿祇事

皇考從朕艱難忠而自信勇而善謀協成匡濟勞績

石匱書 卷十六 請雜勳臣列傳 十三 屬嬭堂

居多命鎮舊邦用佚高年乃心不忘嘉言來獻良用  
嘉悅特賜卿鈔千疋文綺四疋羅綵絹各倍用答悵  
悵頃復賜銀幣而謂侍臣曰漢武窮兵漢家凋耗近  
者成言甚合朕意是以特獎六年車駕北巡命太子  
監國 上念成前奏召使輔導賜勅曰卿年高遠外  
朕念不忘可即還京少佚勞動朕延佇既入見撫  
勞再四成頓首言皇太子孝久仁明足任付托左右  
文武臣皆非臣所及臣所治夷蠻令雖帖服少兢第

即持兵亂臣不敢決去留惟陛下之所處 上嗟  
歎良久賜鈔四萬貫白金二百兩綵幣三十六有副  
還貴州如故未幾思州思南二宣慰相攻不已勅召  
不來更闕內庭欲為變勅成以兵五萬壓境首惡田  
琛黃禧等皆就禽明年成病 上聞遣壁馳視入遣  
其孫貴勅勞問疾良已親率兵討清水江叛寇平之  
又勅臺羅蠻之復叛者俘戮幾盡旋師疾復作復命  
醫往視辛年八十有五進封安國公謚武毅

石匱書 卷十六 請雜勳臣列傳 十四 屬嬭堂

劉崇宿遷人為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泚河陞  
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克總兵  
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闖入永樂十七年倭  
船入王家島傳烽至崇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埭明日  
倭數千人分乘二十餘艘直搗馬雄島圍望海埭崇  
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  
崇合圍斬首七百餘級生禽八百餘人自是倭奴大  
創不復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二千石與世券



復命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謚忠武子滿嗣辛無子  
 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  
 同詔復伯時 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登曰爾  
 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為職脫有變系社稷何擇甲  
 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後  
 從 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為伯天順元  
 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成化七年進贈澤國公謚忠  
 信

石匱書

卷七十六

靖難勳臣列傳

十五 鳳嬉堂

宋歲定遠人父朝用兄國用國興朝用起田間從  
 高帝渡江有功授天寧翼元帥 高帝與陳瑊先戰  
 南臺而國興赴死其軍國用得繫國興官久之朝用  
 老歲襲父職為元帥歲為人慈祥閱大臨陣不妄殺  
 人從克徽寧江西福建關陝皆有功以都指揮使三  
 鎮涼州鹵部落遠徙不敢近塞其降者處之善地耕  
 牧自便洪武十九年召還陞右軍都督會事賜鈔文  
 綺贈其三代以其官鎮涼州如故二十三年以為總

兵官征鹵哈密誅偽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鹵  
 衆千三百人二十五年誅擒罕東西番叛寇七十五  
 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二十七年以中軍  
 都督會事充副總兵征遼東鹵戰腦温江獲其衆千  
 餘明年討廣西幟諸寨賊入明年勦平五開龍里  
 蠻寇十三洞禽獲男婦二千五百七十八建文元年  
 以歲久居涼州威信素著使以總兵官鎮河西 成  
 祖即位陞後府左都督明年授平羌將軍充提兵官

石匱書

卷七十七

靖難勳臣列傳

十六 鳳嬉堂

鎮甘肅如故居項之御史有言歲專者 成祖勅賜  
 曰朕聞外任卿事有便宜先行後聞朕素知卿勿用  
 介意三年鹵日益聚近邊歲諭以朝廷德意降其首  
 長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部衆五千餘人馬駝萬六  
 千餘匹斷自奴右臂通回紇於西陲事聞 成祖大  
 喜賜把都等姓名授都督等官有差居之涼州給與  
 牛羊季牧命歲加意撫綏即軍中封歲西寧侯 成  
 祖歎曰歲雖老矣不懈於政綏遠恤士得為將體令

守邊將皆歲朕復何憂因賜第一區田池塘四十頃  
為世業亡何卒歲長子瑄拒請難兵以靈壁 成祖  
惡之奪其世侯召其次子琥瑛二人皆佳使琥尚安  
成公主瑛尚成寧公主時號宋氏大小駙馬歲醉琥  
瑛侍歲撫之曰吾家受恩厚矣父腰金子腰玉二主  
入公間以聞 上笑曰彼亦款玉也歲沒 成祖使  
琥珮征鹵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甘肅而諭之曰昔  
爾父作鎮撫輯有方爾踵父行則予嘉爾又勅曰昔

石匱書

卷七

精難勳臣列傳

十七 鳳嬉堂

中山王北京十餘年未嘗輕遣一人出塞爾當法之  
仁宗居守時琥通漢庶人而成寧公主友為數以財  
濟 仁宗之 仁宗即位奪瑄侯與瑛盡收所置舟  
車田庄昇成寧公主令其兄弟不得往來正統中瑛  
禦鹵沒  
何福洪武初以武功為指揮使從征雲南再遷都督  
僉事二十一年出塞至捕魚兒海俘獲萬計二十四  
年充平羌將軍代西平侯討平阿資二十六年討降

緬酋羅雄法二十九年擒殺定遠首刀拜爛三十一  
年擒永寧首卜八如加誅木麓川亂魁刀干孟大破  
其衆四萬斬首三千餘級討平畢節都勻諸獮進征  
五開蠻建文初進同知靖難兵起福歷戰淮南北輒  
敗 成祖即位以征鹵前將軍總兵鎮陝西寧夏與  
甘肅總兵宋晟大同總兵吳高並為舊人重將當是  
時 成祖欲招懷邊塞胡首韃官有內附者皆授之  
官或居京師或即居塞上地或置左右侍衛寵異之

石匱書

卷十六

精難勳臣列傳

十八 鳳嬉堂

福所節制處歸附為多其屯田積穀亦多於諸邊帥  
賜勅獎諭福更請令大臣協守 上曰汝慮久掌番  
漢兵勢重生謀邪老将也朕推誠相倚七年韃韃脫  
不花把克等率所部來歸凡八酋長止亦集乃還  
回不至 上遣楊榮與福處置榮至福已撫諭遣之  
入朝 上喜即軍中封寧遠侯賜賚甚厚福素有勇  
略從車駕北征少數違法度群臣有言福罪者福快  
有怨言都御史陳瑛劾奏之福懼自經死遂奪侯

石匱書曰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於泰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天子親為大將攻堅履危斷自神授且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穎而下抑何徑庭也 文皇大封功臣四公十八侯三十一伯劔履盈陛而高祖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者落如晨星爰及苗裔不其重誣當世也哉

石匱書

卷七十六

靖難勳臣列傳

十七 鳳鳴堂

附吳允誠金忠

吳允誠鞞韃人舊名把都帖木兒 成祖三年與其黨倫都兒灰率所部五千八自塔溝歸附於宋晟上大嘉賜姓名授右軍都督僉事倫都兒灰賜名榮秉誠授後軍都督僉事其餘皆為指揮千百戶鎮撫有差賜之剌帶襲衣文綺表裡白金鈔錠伴居涼州給與牛羊孳收隨來者戶與牛六羊二十令歲加意撫綏自是鞞韃部落聞風款至 上所以待之並如

允誠六年從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虜功陞右軍都督其年北酋相戕潰散允誠于答蘭秉誠于別力哥額率精騎巡邏漠北其年允誠從北征韃寇虎保等迫脅允誠所部同叛允誠妻與其子管者及所部指揮禽獲之 成祖歸賜勅曰允誠之妻婦人而丈夫賜綵幣十表裡米百石鈔四千貫羊百羴加陞管者為指揮僉事所部指揮皆厚賜之九年陞左都督與中官王安逆叛酋火脫赤至把力河獲酋人口馬駝

石匱書

卷七十六

靖難勳臣列傳

二十一 鳳鳴堂

牛羊十年封恭順伯十二年從征沙漠還仍居涼州其卒也遣官致祭有司治塋命答蘭襲其職更名曰克忠洪熙元年克忠以從征擒胡功進侯進管者為廣義伯正統九年克忠以擒酋喜峰口加太子太保十四年車駕親征酋、襲我後 英宗使克忠拒後克忠與其弟克勤于瑾極力禦酋、據山巔天石交下官軍死傷殆盡克忠下馬跪射天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克勤死之進封邵國公謚忠勇克勤亦贈遵化

伯謚僖敏理嗣天順五年與曹欽戰死追封涼國公謚忠壯

金忠故名也先上于鹵王子也在鹵中以黥禁自豪

鹵人悉畏下之成祖末年親征阿魯台阿魯台聞

大兵來悉烏獸散獨也先上于率妻子部屬來附

上屬以春秋耀甲士虜中無所得鹵得也先上于則

大喜慰勞之賜之酒饌人厭稅也先上于叩頭呼

萬歲退語所親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遠哉

石匱書

卷下

附吳允誠金忠

廿 鳳鳩堂

上思所以旌異也先上于以風示胡人封也先上于

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宴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

羞悉輟予之宴罷復輟予御用金杯等物而遂班師

上乘馬途中忠一騎隨後顧問之而與之言已初勞

而譯之曰昔呼韓邪歸漢突厥頽利歸唐垂之青史

永遠光耀爾明達天道卓然過之金忠聽譯訖復與

其妻子部屬叩頭呼萬歲師入居庸關上服冠龍

金繡袍乘玉花龍馬按轡徐行其日軍容甚盛金鼓

旂旄連亘數十里皆以得鹵王子故金忠與其部屬

從車駕望見中外文武群臣盛服導從下至緇黃之

流耆耄之叟四夷朝貢之使百十萬人駢蹠道左懼

呼迎駕聲震天地竦目賊心謂中國大歎未曾有已

上悉授其部屬為都指揮千百戶等官凡六十餘人

賜忠勇王誥券金印朝服至於牢原居第器用所費

予甚厚其明年上復征鹵忠勇王願領前鋒與寧

陽侯深入不見鹵還仁宗即位諭吏部尚書宴義

石匱書

卷下

附吳允誠金忠

廿三 鳳鳩堂

忠勇王未有進職鹵人所請惟三師為重因加太子

太保兼支二俸奉朝請而已宣德三年色駕巡邊至

會州請深入捕鹵于兵數千或言忠此去不返矣數

日俘斬首鹵及畜產還宣宗大喜拊其背飲之酒

曰卿朕金日磾也其明年進太保忠之來附也其甥

把台從之來亦封忠勇伯賜姓名蔣信英宗陷虜

信擁護為多景泰中卒忠勇王謚僖順

石匱書曰善馭夷者以夷攻夷自是千古正法特忠

狄鞮雕題不為我用耳我 文皇帝銳意滅胡復誠  
心款鹵如把都帖木兒也先土干牛馬維婁委已者  
而柔焉夷狄之有君蓋勝諸夏矣末葉衰微而中國  
生材反為蠻貊所用不其顛倒甚哉

石匱書

卷七十六

附吳允誠金忠

十三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七十七

明 叙南張 岱著

賽義安原吉列傳

賽義蜀之巴人也初名瑤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 太祖見瑤名問曰汝賽叔後乎瑤叩首不敢  
對 太祖嘉其為實即御書義字賜瑤名一考當  
調命滿九載曰朕且大用義 太祖崩建文庶義名  
超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諭月陞尚書代張統

石匱書

卷七

賽義安原吉列傳

一 鳳嬉堂

時盡改建文諸例一復洪武舊制義從容為 文皇  
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喜義  
忠朴或遂諧義不忘建文 文皇曰不忘舊君亦其  
義也永樂二年無詹事七年巡幸北京佐太子監國  
義明典故識政體不動聲色事皆逆刃而決九年考  
滿賜宴獎諭十年父喪歸里服闋詣北京謝遣中官  
護送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旻災特勅  
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馬俊巡應天諸

郡問民間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  
吏部二十年 文皇北征坐東宮事義與楊士奇同  
繫詔獄尋釋洪熙登極首晉義少保兼尚書吏二俸  
歷晉少傅少師賜義繩愆糾繆銀圖書一諭曰朕有  
過舉即具疏用此封識及草黃文簡詰 仁宗特增  
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  
白諭曰此是朕心未幾又製塞忠貞印賜之義忠厚  
不敢專斷每承顧問皆持兩端不能決楊士奇謂義

石匱書

卷十七

卷十七

二 鳳鳴堂

過思以諸葛恪譏之義應曰事不熟慮恐貽後悔  
帝咲曰義士奇所言皆是楊榮或詆義語聞 帝  
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說榮者願 皇  
上慎察 帝笑曰卿乃長者宣德初從征高煦軍中  
進止多從義決時議棄交趾義力爭祖宗疆土不可  
棄 宣帝不聽命擇人使交趾義舉伏伯安 帝問  
原吉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辨才必稱所使 帝又  
問士奇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術遣使必辱國 宣

石匱書

帝從二人言不遣伯安義亦不以二人為異已宣德  
三年從巡邊還 宣帝頗塞少師老不欲煩以部務  
勅曰卿事祖宗積勳誠朕副統尤資贊輔今春秋  
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寅亮為職  
可較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卿其益展嘉猷  
用稱朕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尚書事又賜  
義忠厚寬弘銀印一七年命有司治第八年以義一  
品九年賜宴禮部 裕陵即位義齋宿得疾越五日

石匱書

卷十七

卷十七

三 鳳鳴堂

辛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當時稱名臣者必稱義  
與與義同時者又有夏原吉焉  
夏原吉楚之湘陰人也太夫人夢三閭大夫降其室  
而生自幼端愿好學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  
之領鄉薦游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  
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原吉會勅忌  
事諸司 高帝命宥之新請必罪 高帝怒問誰教  
汝新克剋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

六七

原吉 高帝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美生教臣愚  
過聽萬死 帝下書美生獄劉郎中又奏原吉專尚  
書柄言前事寔原吉教尚書 高帝曰聞原吉能佐  
尚書汝願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美生皆棄市建文  
嗣位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  
鎮新州請難後轉左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  
用 文皇曰原吉忠於 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  
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遣原

石匱書

卷七十七

卷義原吉列傳

四 鳳嬉堂

吉視水因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府  
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抗湖宣歙諸  
山水注激山諸湖入三泖頃浦巷湮塞滙流漲溢傷  
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湖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  
於海吳松江表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  
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  
吳江長橋至下浦界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  
淺窄又自下界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

沙壅障茨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  
漚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  
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  
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岬安定等浦港引太  
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  
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  
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  
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

石匱書

卷七十七

卷義原吉列傳

五 鳳嬉堂

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脩圩岸以禦暴  
流 文皇從之役夫凡三十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  
經畫著不張蓋歲飢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  
朝復出治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  
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給於原吉從 文皇  
北征蕪掌行在吏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文皇北  
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  
玄齡視卿：宜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原吉每

旦入朝獨近宸前忝決機務退至政事堂即官御史  
披案環立原吉口應手判事皆就理危駕還京尋令  
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董忝進太孫曰願飲下味此九  
年滿考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祖養成德器欲  
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  
危北巡侍太孫居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  
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  
十九年三致災詔求直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

石匱書 卷七十七 卷義夏原吉列傳 六 鳳鳴堂

事蕭儀言尤峻 文皇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忝議數  
月言還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文皇詭言官大臣  
干門辨難還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曰面書生  
不知大計 文皇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臺諫  
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  
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文皇說盡釋言官大臣  
文皇御便殿關門每召原吉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  
則怖：若無預者交趾平 文皇問陞賞孰便對曰

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 文皇從之西  
番僧大寶法王來朝 文皇欲郊迎之原吉曰夷人  
慕化遠來宜示以君臣大禮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  
走死而不顧者矣 文皇咲曰卿欲效韓愈耶乃不  
出迎他日西僧入見便殿 文皇命原吉拜原吉對  
曰王臣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  
有辱 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 文皇人咲曰卿過  
揚勳之拜獼猴遠矣十九年議征北酋原吉獨言頻

石匱書 卷七十八 卷義夏原吉列傳 七 鳳鳴堂

年師出無功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慎  
勿輕出 文皇怒出原吉塞外治粟藉原吉家入籍  
者唯賜鈔千貫餘皆布衣元器即日召原吉還 文  
皇問征國得失原吉歷陳往鑿謂當內治不宜動遠  
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文皇竟北征阿魯台及兀  
良哈明年入征阿魯台又明年又北征還至榆木川  
不寐顧左右曰原吉愛我原吉愛我計至太子走繫  
所呼原吉哭曰楊崇至 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



不能起太子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  
昭帝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  
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進少保尚書如故  
洪熙元年冬無雪 帝作憂民吟屬原吉和時李時  
勉廷諍激 帝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原吉曰時勉  
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尋  
帝崩昭后詔急迎太子留原吉佐哀王居守太子既  
即位時 咨咨原吉原吉六屢有建白宣德改元漢

石匱書

卷十七

卷十七 原吉列傳

八 鳳鳴堂

無人反指原吉徵赦祖為奸臣首 宣帝夜召諸大  
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帝曰彼借卿為  
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 帝難之  
顧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  
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聲奪人之  
氣也榮言是 帝意遂決三年賜範金銀印曰舍私  
貞請曰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帝念吉老  
勅鞍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咨代原吉是

冬從閱武郊外原吉生日 帝繪壽星圖為詩賜之  
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原吉天性寬平酌大體畧  
煩苛以故教興大從供餉贍給而民不繹騷人無識  
不識皆謂忠靖公長者每朝回若有不豫色者夫人  
問之曰吾欲進諫思所以悟 上未獲故悒：耳又  
嘗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忠靖曰吾  
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死生判於此矣吾忍輕下筆  
耶一日忠靖飲歸夜半過闕門雪大寒甚隸人請勿

石匱書

卷十七

卷十七 原吉列傳

九 鳳鳴堂

下馬忠靖獨下馬走雪中曰君子不以冥：墮行呂  
震常於 帝前短原吉柔奸震為子求官 帝問原  
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力薦瑄  
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吉言郡守不足  
展其才忱得陞侍即巡撫或問原吉量可學乎原吉  
曰吉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  
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  
事有吏汚吉金織賜衣懼而逃原吉曰污可浣也何

懼為又有壞吉所寶石研者驚違無措吉召吏曰成  
縱有數吾未嘗惜此慰遣之世服忠靖雅量比之王  
子明韓稚圭為吉治水東南時湖州慈感寺橋下大  
蚌一珠常有蛟龍來攫忠靖宿寺中夜有老人訴曰  
家此久被隣家來奪吾女請大人一字為鎮吉書一  
詩與之及至松江夢一甲士訴曰鄰女聘久無大人  
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吉曰是慈感寺女郎甲士  
曰然吉叱之去次日牒於海神雷雨大作一蛟震死

石匱書

卷十七

卷十七 卷十七 卷十七

十 鳳嬉堂

及還朝 帝問狀對曰此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臣何  
能為 帝悅楊文貞請錄付史館 帝以事涉幽悒  
不允

石匱書曰 卷十七 卷十七 卷十七 太祖所造就人材以  
貽厥孫子者也其視身也肅而括其操心也堅而凝  
老成持重雖泰山崩於前而屹乎不之動焉使 建  
文嗣統而以天下大事一以委之二人則寧致有革  
除之變乎哉嗟乎遜國有才遜國不能自用乃卒用

齊黃而不用卷十七 卷十七 卷十七 豈非天哉

石匱書

卷十七

卷十七 卷十七 卷十七

十一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七十八

明 叙南張 岱著

三楊列傳

楊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一歲而孤從其母改適羅性為德安同知伏獵祭祀率其諸子獨遺士奇士奇恠之問母得故因搏土做主書其三世先人容祀室屏中旦入焚香作禮時泣下性覘知大奇之性坐累謫戍士奇竟與母歸家益貧力學

石匱書

卷六十八

三楊列傳

一 鳳鳴堂

自奮遇有古書雖殘編脫帙無不撈取十五授徒里中踰年從游甚衆弱冠游章貢章貢令重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子鏡為人無介而稍豁刻士奇常有規正頃之遭誣亡入武昌變名立可容江夏間建文初以博學徵入史館纂修高祖寔錄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得士奇又大驚以為王佐才奏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與密勿時初建閣學

士解楊諸公以機敏承眷顧士奇獨持重慎事未嘗以賢智先人議大政審衆而折其衷又庶靜寡慾有文學能經籍上益愛信是年廣東布政徐奇至京師將有所遺於廷臣或得其疏記擬聞上點首召士奇至前出示之曰曷遺爾對曰徐奇往為都給事中雅游諸臣即臣亦交奇之官衆作詩文送之臣適病未能今有所遺蓋酬昔貺臣之見遺臣以病也上曰爾時不病亦作送否對曰不敢異衆上曰然

石匱書

卷六十九

三楊列傳

二 鳳鳴堂

則曷遺諸大臣對曰諸大臣受外臣餽臣素不聞殆奇意為之今受否尚未可知抑其所列不過嶺外土物而已無貨賄上取疏記焚之二年無中允上巡幸北京輔太子監國每為太子言尊君順親之道而太子日見親信後上頗不理於太子召士奇問之士奇枚舉皇太子孝敬誠慎教事以對上曰亦子道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盡其所當然者耳且太子天資高有過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

不負 皇上付託 上說十二年正旦日食 文皇  
問百官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  
與朝賀不同時常賀侍即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  
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  
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為中國羞  
後有自契丹還者言函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文  
皇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安  
十四年 帝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

石匱書

卷六

三楊列傳

三 鳳嫺堂

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不知豈諱之  
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等  
言者但漢王始國雲南不肯行政青州又不肯行今  
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陛  
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天子之恩為永世利 帝  
默然起還宮後東宮為二王所構官僚咸得罪下獄  
上終春士奇釋勿罪及仁宗即位陞禮部侍郎華蓋  
殿學士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嘆謂蹇義曰新華蓋

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寬卹詔  
方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八十萬勛為香炭與詔  
意戾 上大喜立減十之五有頌海內治平者 上  
示諸大臣士奇曰流徙未歸瘡痍未起何得言治平  
乎願 上留意九月呂震言於 帝曰今喪服已踰  
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服 帝未答震退  
徧語群臣易吉服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此例蓋洪  
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仍素衣冠

石匱書

卷六

三楊列傳

四 鳳嫺堂

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  
曰朝廷事徧爾執拗尚書蹇義無取二說群臣皆素  
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帝亦未答明旦 帝素冠麻  
衣徑出視朝大臣唯士奇武臣唯英國如 帝服罷  
朝 帝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遽易士奇  
所執是也士奇持論到果每與兵部尚書李慶禮部  
尚書呂震相忤 上憐士奇孤立曲為調劑和輯之  
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容與朕言李慶革不

識大體不足語也洪熙元年命士奇尚書禮部復改兵部士奇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帝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八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放復加尚書養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 帝曰朕成卿志乃聽辭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呂震等奏其責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陛下

石隱書

卷十八

三楊列傳

五 鳳鳩堂

容之 帝猶不憚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不當者必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 帝惕然遂命士奇書教引過而待謙如故 帝常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於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北卷取中十分之四則得其平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勝移

師彰德 帝問楊榮：六力贊 帝又問蹇義原吉義原吉依違而已榮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定今以何為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定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義復見榮曰 太宗唯三子今 上唯二弟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無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以士奇言白 帝：不憚而止乃言者攻趙益急 上召士奇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王

石隱書

卷十九

三楊列傳

六 鳳鳩堂

於陛下最親 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群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得一聖書諭之尤好于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帝乃賜士奇文綺曰賴汝不失親 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嵩表乞立為陳氏後士奇與榮贊上決策割棄交南兵戈永息一日 帝立便殿召士奇有怒色屏左右語張瑛言榮高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遺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既塞險易遠近及雨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 帝笑曰朕初即位榮教短卿：願為榮地耶士奇曰榮有敏才知大慮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上乃釋然六年七月夜且半 帝微行至士奇宅士奇伏地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 帝笑曰朕思卿一言故未爾遂屏左右語良久乃去士奇頓首曰白龍魚服誰識至尊萬一變起革教倉石匱書 卷六 三楊列傳 七 鳳鳴堂

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定后領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也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乙地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六年麓川蠻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泰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師雖有功寔為南方大病八年士奇于襖坐事逮繫科道官初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事上士奇乞致仕 帝優旨留之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石匱書 卷六 三楊列傳 八 鳳鳴堂 謚文貞

辛何倫 帝領之還宮明日遣使密問車駕臨幸何不謝對曰至尊夜出臣至今心悸何敢謝後由餘錦衣衛獲二盜：殺八官捕急遂私約候車駕之玉泉寺伏道傍作亂得寔以聞 帝嘆曰士奇言不虛正統元年加少師皇太后大漸召三楊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事未辦者士奇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魯臨御四年當命史官備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於一時萬世信

楊榮建安人領福建鄉試第一建文二年成進士授編修 文皇入金川門榮迎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 文皇啞然曰固當先謁陵已與解縉等七八同簡入閣而榮年最少亦最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文皇急召七臣皆已出獨榮在示之奏而曰爾後進也寧解此當發何處兵救榮對曰不須救臣常奉使至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

鹵必退矣但初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設備足矣  
 夜半報至鹵圍解詰旦 文皇以報示榮曰何料之  
 審也永樂二年立太子陞左諭德仍兼侍講其秋召  
 對左順門嘉榮敬慎賜象笏幘頭公服二品金織紵  
 絲衣疾命中官御醫通夕守視時報病狀瘳入謝  
 上喜命更休息旬餘乃出五年命視邊甘肅還奏稱  
 旨 上手剖瓜賜之自是以榮習邊凡三奉使榮有  
 父母喪並奪情 上三巡北京三征鹵獨榮與學士  
**石璽書** 卷三十八 三楊列傳 凡 鳳鳴堂  
 胡廣諭德金幼孜扈從八年二月度野狐嶺至山頭  
 文皇召榮及廣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  
 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鹵自相殘之句未幾  
 諜知鹵首本推夫里與其下阿魯台讐殺亟召榮諭  
 曰賊果自相殘余詩其識也三月駕發凌霄峰榮與  
 廣幼孜及刑部侍郎金純夜失道幼孜墮馬廣純不  
 顧去榮下馬為整鞍轡掖之騎復墮鞍裂榮以所束  
 馬乘之而自乘孱馬竟反歷懸險中至千方見 上

上遣八四索三學士及見大喜問故笑語幼孜曰此  
 中多狼介非榮能免乎榮謝曰僚友當然 上曰  
 廣與純不僚友耶使掌護衛勇士三百不隸於諸將  
 賜駕前先鋒銀牌榮還京請終制賜金幣馳驛勅中  
 官護行趣歸既至復榮家自是兼命輔導皇太孫是  
 時中外祥瑞數見侍臣數進詩歌賦頌 上親第其  
 高下黃封寶楮榮賜尤多命榮輯周程張朱諸書統  
 會成編賜名性理大全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北  
**石璽書** 卷三十八 三楊列傳 凡 鳳鳴堂  
 京營建規制多出榮磚石灰礫之厄榮悉識理示後  
 亡何三釵災榮直入慶衛士遷御書圖籍 上喜賜  
 銀酒鍾古銅器始 上簡七臣為親臣其後多坐輔  
 監國得罪雖士奇至慎不免下獄獨榮與廣幼孜  
 上內嚮之榮尤以警敏見親稱學士而不名二十二  
 年三月復征北鹵 上前榆木川榮密議秘不發表  
 召匠入液錫為桿 成摧殄而鋼之殺匠以滅口令  
 上食如常儀時議或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

曰帝在稱初今稱初詐也罪孰當之次戮羊峯崇  
先馳討皇太子八月至京仁宗蒞祚進太子少傅  
兼護身殿大學士復賜初曰先帝崩殂六軍在外  
卿盡忠謀鎮定米斷蕞際荒悼報卿甚微其加賜金  
幣寶鈔白米特晉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卿  
當領服其冬初護堊山陵元平初修大宗實錄命  
崇總裁辛巳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洵  
崇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宣宗即

石匱書

卷七

三楊列傳

十一 鳳鳴堂

位益推心委任閏七月初修仁宗實錄復為總裁  
宣德元年初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漢  
王叛上召崇定計崇請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  
不自行故敢尔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  
臣請先行帝從其計崇即晝夜疾馳至即合圍晉  
軍士築土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  
王遂開門出降改樂安為武定州二年二月賜範銀  
圖書五十一月皇長子生宣帝親酌酒賜崇十二

月召至東苑詢訪時政三年上遣中使賙各輔臣  
士奇退朝閉門謝客崇獨賓朋滿座上召崇問之  
曰卿何不恤外議崇頓首曰臣日待形廷外人欲見  
而無隙若不啓門延納天下士兵民休戚臣焉得而  
知之 上悅八月扈從巡邊給內廐良馬師次寬河  
遇肉將入寇上親帥師勦平之班師還京崇進平  
胡詩十篇四年正月陪祀南郊端午節上食鱒魚  
賜崇初曰南京進鱒魚朕獻宗廟薦母后尚食

石匱書

卷八

三楊列傳

十二 鳳鳴堂

方進朕肱賢臣念同饗之特旨賜卿備以醇酒思古  
者君臣安樂有嘉魚之詠復制一詩見意食枸杞酒  
初賜曰朕此可以延年益壽食石榴復賜之而副之  
詩曰文詞淺近卿無吝改正五年進少傅仍兼二職  
十年正月上前英宗踐祚命護堊山陵復總裁  
實錄進少師時王振用事欲諷退三楊曰朝事多賴  
三先生顧三先生年高無如後何士奇曰某當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崇曰如其衰殘念退久矣政欲舉人



自代耳振退士奇曰公何得遽言此崇曰振厭我輩  
矣片紙從中下曰某：入閣則我輩束手而已薦而  
得用固我輩人也遂疏舉陳循高穀苗衷三人士奇  
服其敏正統五年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即上章請告  
展墓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  
未命中官阮江護行趣還京北上卒武林驛享年七  
十計開 帝為之慟輟朝一日贈太師謚文敏

揚溥楚之石首人建文元年領湖廣鄉試第一明年

石匱書

卷七六

三楊列傳

十三 鳳鳴堂

成進士校編修靖難後侍東宮陞太子洗馬東宮觀  
漢書稱張釋之溥對曰釋之誠賢非漢文帝寬仁亦  
未得行其志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時二  
王巧中東宮，寮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  
上遊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  
奇金剛繼至 上曰且有士奇問何人乃得侍太子  
下法司訊詞連溥及為善王愷遂下詔獄溥在獄十  
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不能繼又 帝怒巨測日與

死隣溥但日夜讀書不輟同繫者止之曰事至此讀  
書何為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五經子史讀之數周  
後晚年遭遇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力  
也 文皇崩 仁宗釋原吉即釋溥：出獄哭 文  
皇伏地不能起 上亦哭陞溥翰林學士 上欲近  
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 上手閣  
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  
事如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德改元復還內閣 上召

石匱書

卷七六

三楊列傳

十四 鳳鳴堂

溥語及治兵溥對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 上  
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力若素不訓練  
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危 上  
出喜峰口征鹵四年 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  
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常為憂惕近來群臣好進  
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曰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直歲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匪難受之為難  
上曰然是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入弘文

閩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六年 上坐文華殿三  
 楊並侍 上曰朕念 太祖創業垂統 太宗拯亂  
 濟危朕承鴻業夙夜不忘記曰先王有美而不知是  
 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用是撰述成詩揭之座  
 右朝夕省覽今以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悉心輔朕  
 朕與卿等共凜先訓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  
 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士奇禁同知經筵  
 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晉武英殿大  
**石匱書** 卷六 三楊列傳 十五 鳳鳴堂  
 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瘡痍南人苦嚴寒  
 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  
 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  
 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  
 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  
 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  
 定時四朝賢相必稱三楊三楊者士奇以江西稱西  
 楊榮以居第稍東稱東楊溥以郡望稱南楊正統五

年東楊光卒七年西楊平十一年南楊又卒而十四  
 年遂有土木之禍  
 石匱書曰士奇似李文靖范文正而識稍泥榮似裴  
 晉公而才小遜之溥似司馬君實陸宣公而文采不  
 及又有言文貞之雅差近名文定之敦差近定文敏  
 之練差近術其然豈其然哉  
 又曰漢庶人之叛也非楊文敏之贊 帝親征國事  
 幾失矣其選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恩幾  
**石匱書** 卷六 三楊列傳 十六 鳳鳴堂  
 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焉

石匱書卷第七十九

明 叙南張 岱著

周新列傳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初名日新 文皇嘗呼新遂為  
名以舉人授大理評事有疑獄輒一語決白之永樂  
初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人目為冷面寒鐵長安中  
至以其名恐小兒轉雲南按察司改浙江至界見群  
蚰飛馬首尾之榛中得一暴屍身餘一輪一小鏃識

石匱書

卷七十九

周新列傳

一 鳳鳴堂

新曰布賈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入市：中布一：驗  
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鞠得盜召屍家人與布而置  
盜法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之左右言  
以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曰其寺僧  
殺人乎而寃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  
自遠夜歸持柩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且取無有也  
商白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曰不也僅  
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則

容恭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為政多類此  
新行部微服視屬縣：官觸之收繫獄遂盡知縣中  
疾苦明日縣人聞按察使來共送不得新出獄曰我  
是縣官大驚錢唐令葉宗行者有魚榛新微行其解  
惟見笠澤魚腊初從其家寄來者新袖少許出明日  
召宗行飲出視之宗行卒新手書祭文入而哭之哀  
人有遺新：懸置堂後他人受人遺者必問冷面寒  
鐵公知不也當此時也周廉使廉聞天下錦衣指揮

石匱書

卷七十九

周新列傳

二 鳳鳴堂

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緝訪浙中千戶在浙中作威  
受賂會新入京過諸派即捕繫千戶派獄千戶逸出  
訴綱：更誣奏新 上怒逮之既至抗聲陛前曰按  
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  
詔書死：不憾矣 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  
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 上不悅問  
左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 上曰嶺外乃有此人  
一日 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為誰對曰臣新也上

帝謂臣剛直使主城隍浙江為 陛下治奸貪吏言  
已不見新安幹高偉好學能文所至貧民冤繫皆喜  
奸徒滑吏則戰魄落膽又稱生閻羅云初新未遇時  
其妻縫紉自給及居官同官私屬內讎新妻荆布如  
野婦盡慚其內容新沒妻獨卷遺衣書以歸新無子  
楊信民巡撫廣東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吾黨莫  
及也時周新妻以自俸新妻死浙江仕廣者皆賻塋  
石匱書曰我明之以寬死者景中丞清于少保謙周

石匱書

卷九

周新列傳

三 鳳鳴堂

廉訪新三人者皆能見形于天子以自訟其冤其為  
鬼也亦厲矣使後世之冤死者直鬼書見盡能如三  
人者比則後世之人主亦少知警乃竟冥冥無聞何  
鬼之古靈而今不靈也嗟伯有為厲大井不安丘  
明其欺我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

明 叙南張 岱著

宋禮列傳 附簡芳金純周長

宋禮永寧人也以明經充貢補國子生洪武中諸生  
以才能選者皆待以不次禮受山西按察僉事持法  
嚴峻鋤奸剔蠹無少貸 文皇即位推工部尚書九  
年二月命開會通河會通河故道四百五十餘里其  
淤塞者三之一時用濟寧州同知潘升正言命禮發

石匱書

卷八十

宋禮列傳

一 鳳鳴堂

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禮築壩於汶上之戴村  
橫立五里遏汶水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分為二水  
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  
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啟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  
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  
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自是河成禮上言會  
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  
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一入徐州一入臨清

河流清淺舟楫通塞係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別引水以益之必有淺溢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開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至趨時開濬沉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常濬者不過三里河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是年入濬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黑歲為患築修隄防民用

石匱書

卷八十

宋禮列傳

二 鳳嬉堂

因樊至河決大壞民田事聞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尚書宋禮董之禮曰奏曰近日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惟是衛輝至直沽視河岬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拆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洩于河則無漫衍之患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

石匱書

卷八十

宋禮列傳

三 鳳嬉堂

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三連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枯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帝從之河成禮還京賜金帛慰勞有加十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蜀又六年卒於官時有蘭芳者以吉安知府坐事謫為辦事吏從禮治河果有建明禮為其才遷工部主事曰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絲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岬掃座止用蒲繩泥料不能堅久不若用竹編成大罔若欄圍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脚實以橫木則水可殺堤可固而河患可息從之尋擢芳為工部侍郎芳山西人以孝廉起家有聲譽凡日所施行夜必告母有未善者必杖責之芳謹受教不敢違又有金純周長皆以治河顯金純泗州人洪武中國子生為文選郎中陞江西叅政召為刑

部侍郎危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所至有政績  
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  
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教會客宴飲言  
官論純淹回訟繫錦衣獄 帝念純老臣與致仕去  
純在刑部獻陵嘗論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  
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  
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  
正周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藁

石匱書 卷十 宋禮列傳 四 鳳嫗堂

城戰有功歷官都督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  
石匱書曰西北之水悉注於東南而以東南之粟帛  
財貨輓輸於西北以補天地之缺為會通河者其以  
洩西北之水而輸東南之粟帛財貨者也譬之於人  
如腸胃然稍有闕塞則水火為之不通病且在國矣  
宋司空輩治河如治病觀其抵掌談之如扁鵲垣見  
一方其肺腑盡見而手到病除無不見效古人舉事  
其有倫有脊也如此哉

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八十一

明 叙南張 岱著

解縉黃淮金幼孜王英列傳

解縉吉水人其先雁門人唐同州刺史琬之後宋有  
名元者封太原王他多顯仕元有名觀者著宋書千  
卷元人召之修史請崇宋黜金祖于元為安福州判  
官元亂起義兵死之父開與其弟闔有名於時吉人  
稱為二解縉幼有神童之稱年十九舉鄉試第一與

石匱書 卷十一 解黃金王列傳 一 鳳嫗堂

兄綸若妹婿黃金華同時登第 太祖以為盛門每  
對群臣榮而誦之使諸王貴人往視綬中書舍人縉  
得讀書中秘所學益富 上時考問甚見愛重或時  
草書為之持研縉姿穎淳秀望之玉立少年知遇名  
動天下一日上諭縉朕於尔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  
知無不言 上在大庖西縉上封事萬言已復陳太  
平十策 上手持入顧其言頗迂 上數稱縉奇才  
諸大臣皆忌兵部尚書沈縉奏縉索皂隸部堂言語

嬉娛 上不問改緡監察御史尋為郎中王國用草  
 諫書李善長寬為都御史唐徽所嫉都御史袁泰  
 怙勢橫恣諸道御史無敢為章緡立就奏之 上慮  
 緡年少為眾所傾時詔近臣有父兄者得入覲會開  
 來年八十餘矣令之携婦涵養十年方來入見家居  
 八年 上崩奔喪京師有初緡母喪未葬父年九十  
 棄之入臨上違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元年董倫薦  
 緡召入為翰林侍詔 太宗入推侍讀頃之命與黃

石匱書

卷上

解黃金王列傳

二 鳳鳴堂

淮等六人並直文淵閣緡居首應會撰作敏捷無滯  
 上甚親之陞為侍讀學士 成祖欲立太子未有所  
 決密召丘福等議皆請立漢庶人問緡：稱世子仁  
 孝天下歸心以尊奪宗自古致亂又曰好聖孫 上  
 意遂定 仁宗既立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兩宮多難  
 間之者一日緡應制題虎顧眾彪圖曰虎為百獸尊  
 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  
 大有所感即遣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高煦繇是恨

緡入骨未幾用兵交趾緡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  
 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 上不悅頃之以  
 廷試讀卷不公出為廣西參議李至剛奏緡怨望改  
 交趾八年緡入奏會 上北狩乃見東宮而還高煦  
 密疏言緡瞰 上出塞輒私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遂徵緡下獄既至獄吏拷治不勝楚令偏引湯宗高  
 得賜等皆下獄後三年高煦使人從獄中苦緡以雪  
 瘞緡竟死雪中年四十有七籍緡家妻子從遼東緡

石匱書

卷上

解黃金王列傳

三 鳳鳴堂

為文半酣落筆未嘗屬草不自收拾其字書傲讓相  
 級神氣自倍有農家陸穎者善縛筆緡欲作佳書必  
 得穎筆為人濶畧洞朗任意氣篤念名賢世家之後  
 引拔賢士恒盡其力雖野夫稚子亦樂親之每曰寧  
 作瑕玉勿為瑜石 文皇嘗與論群臣御史蹇義等  
 十八命各疏其下緡其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  
 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  
 知傾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

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  
好惡頗乖宋禮慙而近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  
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儉之心奏上 文皇以  
示東宮曰至則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  
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所用人材事已往  
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  
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 仁宗即位出縉  
奏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而縉寔不狂款妻子還正  
石匱書 卷之二 解黃金王列傳 四 鳳鳴堂

統元年盡還所沒產官其子禎為中書舍人  
黃淮永嘉人在宋名衮者仕御史簡法歷世皆有文  
學之官父性恐汚方谷珍隱跡不見淮自幼負經世  
志中洪武丁丑進士授中書舍人靖難後文皇簡入  
內閣授翰林院編修與解縉並脩顧問或至夜分  
上時就寢則賜坐榻前尋進侍講 上立太子意不  
決問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帝意遂立冊  
立世子為皇太子命淮為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

坊大學士輔導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揚  
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  
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北鹵遣長沙妖  
人李法良可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高煦言  
彬不可用淮曰豐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  
以掩不備既而良法就擒高煦愈忌淮九年鹵酋阿  
魯台來請併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廷臣多請許  
之淮曰北鹵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為一則難  
石匱書 卷之三 解黃金王列傳 五 鳳鳴堂

圖 文皇謂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  
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十  
二年高煦隨侍北征離間太子併譖毀留守諸臣  
上坐不悅諸太子官屬淮以表迎出闕不遠得罪坐  
繫淮在繫十年所著書皆引咎責躬之意 仁宗嗣  
位陞通政司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  
元年加少保夏五月 仁宗宴駕皇太子以謁孝陵  
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



月高煦反 宣帝親征命淮后師旋回請歸田時淮  
父靜庵年八十有九淮父死哀事畢拜恩闕下 帝  
留累月賜游西苑東有與登萬壽山賜宴山麓翌日  
仍餞太液池諭曰明歲復來明年以聖節入覲回固  
留為會試考官人明年 上崩英宗即位淮入朝進  
香亦留月餘官其子為中書舍人淮居家二十餘年  
年八十二卒謚文簡

石匱書

卷八十一

解黃金王列傳

六 鳳鳴堂

寧壽名建文元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 太  
宗即位簡求文臣改翰林簡討永樂二年皇太子立  
充講官日侍講專講春秋尋遷左諭德八年二月親  
征北鹵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 上  
曰雪後看山此景最奇過雞鳴山躡野狐嶺 上曰  
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  
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壑日壑為池守茲  
巖險縱有鐵騎千群安能飛渡即次鳴鑿戍曰此大

伯顏出其西北則為小伯顏更北則為開平汝等觀  
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峰 上召幼孜等  
至帳疑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圖指示塞北山川謂  
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  
河水蘆沙出唐之磧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  
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雉兔之屬皆白色所謂長  
白山是也至長清塞泉甚清曰至此則北斗南矣經  
濶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儿七河注其

石匱書

卷八十二

解黃金王列傳

七 鳳鳴堂

中 文皇遂更名玄溟池次通川向又遙指海邊石  
山曰此即三石山也亦即誌之冬還南京十一年危  
巡北京十三年又危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  
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學士冬還南京十五  
年危巡北京預修 高祖實錄十八年權文淵閣大  
學士二十二年又危北征次開平 文皇召至帳中  
諭曰朕夢神人語我上帝好生者三是一主何兆幼孜  
請班師 文皇即命草詔回塞次清平鎮宴群臣命

內侍歌 高皇帝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叙創業  
守成之難成荒淫酣醜之失朕嗣洪業惟恐失墜於  
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  
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  
征過此 仁宗踐祚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元年告歸省居憂宣德改元修兩朝實錄起為總裁  
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鷓鳴山 上曰唐太宗征  
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悔之憫忠閣所錄建  
石匱書 卷十一 解黃金玉列傳 八 鳳嬉堂  
也 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徵對曰  
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年  
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王英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未幾  
召英父王直入內閣書機臣奏疏五年授修撰扈  
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瀾灤海  
上顧英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  
宜宜力勿憚勞英因言爾適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

曰朕為天下國家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  
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  
有事見朕勿阻之 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  
怒英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  
力 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太子副  
位陞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明年乞省歸朝  
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  
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召汝英慎自勉五年  
石匱書 卷十一 解黃金玉列傳 九 鳳嬉堂  
陞少詹七年內艱起復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  
官陞禮部右侍郎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  
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  
忠英與修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  
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石匱書曰留侯鄴侯有羽翼太子之功而不受羽翼  
太子之禍其用力鬆其應機捷其中款巧解太紳黃  
文簡以此居功輒以此受禍惜乎其未解留侯鄴侯

之術也金文靖王文忠危從 英宗以備顧問所至之處隨地進規深得古人諷諫之體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得留侯鄴侯萬分之一亦足以批鱗決鯁况用此以處天下事哉

石隱書

卷八十一

解黃金玉列傳

十 鳳嬉堂

石隱書卷第八十二

明 叙南張 岱著

郭資金忠列傳

郭資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試戶部主事性貪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叅議陸叅政不數日進布政使請難兵起資獻策防禦已而留侍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險輯睦兵民轉給餽餉請難後陞戶部尚書 文皇曰資朕蕭何也未幾出掌北平

石隱書

卷八十二

郭資金忠列傳

一 鳳嬉堂

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部與雜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尚書復為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費具興皆資調度洪熙即位立東宮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致仕宣德四年召資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叅資益恭順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

金忠鄭人慷慨濶達負氣節有謀畧善卜洪武初其家坐罪合戶北戍給符縣中忠妻乳所抱女立哭縣

門前表珙見其乳聞其哭聲曰貴夫人也因相忠必  
大貴忠歎曰家方補成苦無資用敢有他覲既北行  
附商舟商人失金忠為占課言所在果驗厚資之遂  
以卜名燕中 成祖之將靖難也托言疾召忠卜得  
鑄印乘軒之卦曰殿下貴不可言何疾之有王居嘗  
命卜大見寵異忠言於 成祖臣里中有相士表珙  
者善望氣 成祖密召之蓋 成祖起事姚廣孝以  
僧表珙以相忠以下相與善策邸中忠初署紀善後

石匱書

卷十二

郭寶金忠列傳

二 鳳鳴堂

署長史靖難之後陞工部右侍郎命贊守北京無何  
召陞兵部尚書忠雖用通卜起家外和內明不見畔  
吟發揮史傳源委曲折如身歷之 上與武臣立福  
等議之高興為太子忠不可既召問解縉黃淮尹昌  
隆皆如忠言 上賜忠金除太子詹事久之命兼輔  
皇太孫忠於 上前如無不言退未嘗泄 上時密  
令察事多為解釋有得官來見者必勉之為國家好  
稱人善嫉惡酷吏語及輒艱然變處僚醜不兩端退

石匱書

恒推讓之有失必自引少侮里中兒里中兒後入京  
為小吏反為用之賜賚之餘散於宗族貧士永樂十  
二年 上再征酋選師皇太子使忠奉表迎出關不  
遠 上怒其緩太子官屬皆徵下獄獨不問忠居一  
年卒給驛歸喪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忠卒時 達  
方六月皇太子嗣贈少師謚忠襄官達翰林簡討已  
統十一年召改禮科給事中景泰初遷都給事中劉  
直敢言仕終長蘆都轉運鹽使忠有兄曰華靖難時

石匱書

卷十三

郭寶金忠列傳

三 鳳鳴堂

為 成祖守通忠既得幸 上欲推恩華辭不就從  
居其縣之東湖忠卒 成祖召見之賜白金文綺華  
伏闕謝臣布衣野人不用是 上曰迂叟一日讀宋  
史至王倫附秦檜放聲發嘆脫頤而逝人稱曰白雲  
先生  
石匱書曰郭湯陰金忠襄在建文朝未嘗少露圭角  
一入靖難便稱寒 名臣湯陰致與鄭侯比烈而忠  
襄之調護太子亦何讓鄭侯是知世未嘗乏才特以

時不見用生才亦何益哉

石匱書

卷八十二

郭資金忠列傳

四 鳳鳩堂

石匱書卷第八十三

明 鈕南張 岱著

胡濙胡儼胡廣列傳

胡濙武進人初生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濙生數日有胡僧至家索濙一見僧即咲濙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師示寂時云我生胡氏家命我來以一咲為識舉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請難後歸附時傳建文

石匱書

卷八十三

三胡列傳

一 鳳鳩堂

崩或云避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 文皇益疑遣濙巡天下名訪張儼備又名搜遺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久二十一年還朝會文皇駐宣府濙馳夜上謁 文皇已就寢聞濙至披衣急起召入勞濙賜坐與語濙言不足慮也先濙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 文皇分遣內臣鄭和教革浮海下西洋至是 文皇疑始釋太子監國二王謀奪嫡造飛語 文皇命濙往察濙具述監國

七事言太子誠敬孝友無他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  
無南京祭酒 仁宗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  
謂漢忠慎朕不及知也方大用漢而 上崩 宣宗  
蒞昨召為禮部右侍郎尋進尚書三年賜銀印二是  
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漢有才猷深厚不  
洩行在機宜經畫井 帝嘗宴漢及西楊憲夏曰  
海內無虞四御力也 英宗嗣位益禮敬漢元年失  
行在禮部印自幼詔不問九年疏引平不允十四年  
石匱書 卷十三 三胡列傳 二 鳳鳴堂  
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 上皇諸臣說人 殊漢獨  
不顧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西漢言 上  
皇蒙塵已久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  
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  
年十一月己巳 上皇萬壽節漢乞令百官拜賀於  
延安門不許給事中林聰劾王文 銜之因事欲殺  
聰漢奮衣出不預議歸卧病不朝者數月 上使太  
監興安問疾漢對曰老臣無疾王文以小罪殺諫官

使老臣至今病悖也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入見請  
老去遣子長寧奉謝 上皇念漢屢疏請朝授長寧  
世錦衣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漢平易寬和立朝  
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天順初年八十二以疾乞  
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  
一堂遂而具堂曰壽性里人稱為人瑞  
胡儼南昌人洪武中錄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改餘  
干建文元年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  
石匱書 卷十三 三胡列傳 三 鳳鳴堂  
安薦儼才智足資惟怪下吏部召儼北至京 文皇  
請難事定擇翰林官吏部薦儼 文皇曰儼曉天文  
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人為儼遂授簡討  
與縉等同入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  
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藎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  
陞儼祭酒因于監 帝幸太學御藝倫堂賜坐講經  
悅聽甚悅六年為修撰吳溥為司業八年車駕北征  
以祭酒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北京明興海內

混一肇復先王之舊興禮立學風勵於紳至於永樂五十年間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夷賓服瑞應沍至景星卿雲甘露醴泉麒麟騶虞白鵠玄兔神獅瑞象嘉禾芝草之祥歲獻月進天子方舉唐虞巡狩之典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於萬國公卿大夫文學之士莫不奮所長揄揚盛德舖張洪床當是時儼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所為文章事核辭醇冲融雅瞻卓然無媿於古洪熙元年以疾乞休賜璽書加

石叢書

卷八十三

三胡列傳

四 鳳嬉堂

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成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著作凡備 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八十三卒

胡廣廬陵人幼孤受其從祖子貞之教長從黃伯器進於學問建文初以進士廷對策問堯舜之世親則象傲臣則共鯀之凶意在燕府而廣對有親藩陸梁語 建文帝善之擢廷對第一 建文帝曰胡可廣

邪賜名請授官備撰 成祖即位以舊名見陞侍講正何與解縉等七人選入文淵閣累官大學士仍兼左春坊 上北征與楊榮金幼孜從師中文字多廣紀述廣敦厚周慎在 上前未嘗及人過失入所應對出不語人公退閉戶讀書而已不妄交與自不干人 亦無有干者以故竟身恩寵無有辱驚時人為之語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屬公年四十九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初廣與解縉侍燕 文皇

石叢書

卷十三

三胡列傳

五 鳳嬉堂

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廣立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文皇曰定生女勿疑越數月廣果生一女遂釘盟縉于槓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成邊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曰薄命之婦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年解氏蒙宥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以孝謹聞

石匱書曰管仲之生也有賢於生者也魏徵之恃也  
有重於恃者也如其全軀保妻子已矣則亦何為者  
耶此余之傳三胡於三楊之後意也

石匱書

卷八十三

三胡列傳

六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八十四

明 叙南張 岱著

顧佐陳鎰魯穆列傳

顧佐河南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知莊浪縣事平日  
射柳守將僚佐皆佐文士漫授佐方天佐發九天皆  
中鵠觀賊服尋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  
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元棘改  
順天佑歷南北京北劉稜不撓貴戚斂戢永樂十九

石匱書

卷八十四

顧陳魯列傳

一 鳳嬉堂

平貴州有夷警改貴州按察使 獻陵知佐廉召為  
左通政始 太祖初起嚴嚴妓禁其後天下大定乃  
置朱賓重譯之樓建館聚寶門外以來遠人而士大  
夫亦得召官妓宴飲 宣宗朝海內入安許臣下為  
樂諸司朝退相率拉飲未流縱恣至於喧啾監礪才  
牌絛帶解懸樓檻詔而歸署曹務多廢為都御史者  
維縣劉觀蓋蓋不飭百官莫畏 上一日朝罷召問  
士奇祭京師本源重地祖宗時朝臣無敢貪者年來



汚濁為盛其故何居士奇對曰臣見永樂之末貪風已作於為甚 上顧問永樂末年事士奇對曰太宗十五六年以後聖體不豫視朝稀寡危從諸臣無所顧藉請托賄賂放肆公行已徹九重但未舉發仁宗嘗為臣言初到北京時 太宗問西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 仁宗上對莫敢不守 太宗曰危從來此者賄賂盛行能自潔修唯見吏部侍郎師達一人而已汝當知之 崇曰是時賊貪方實最甚 上曰

**石匱書** 卷十四 顧陳普列傳 二 鳳鳴堂

今誰甚者崇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御史劾之御史如此出行四方有司劾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使掌憲誰可者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士奇曰通政使傾佐廉公有威先為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裁崇曰佐後尹京政清弊革 上喜數日有詔出視閱視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賜之璽書佐奏點御史嚴暄等二十餘人謫為小吏降罷十許人於是御史

張循理等連章奏劾觀罪併觀于輻 上大怒逮出御史章示之既伏發輻戍邊令觀隨居佐乃疏禁官妓表正有位紀綱大振佐嚴重高簡未嘗口毀譽人而人憚懼之每待漏朝房獨處小夫室未嘗偶諸卿諸卿夾室聯比為之寂然時坐朝房前呵雙膝立房外官僚皆折避之佐為都御史之明年有所答吏不服告佐受皂隸賂放之歸 上密示士奇曰卿不舉是人廉乎乃余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俸月給米一

**石匱書** 卷十四 顧陳普列傳 三 鳳鳴堂

石而已薪炭馬芻成資皂隸遺之半歸隸樂歸耕官得資用永樂以來大小臣僚莫不皆爾雖臣亦尔 仁宗皇帝故嘗增俸以恤朝廷之私 上歎曰臣親若足下法司治吏曰朝廷方用一好官群小輒排之士奇曰事小不足煩聖怒請付佐自治 上召佐授之吏狀曰小人也不足累卿 自治之佐歸召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爾我何敢治尔我而治尔是倚上立威自揜過也吏叩頭謝 上聞益喜居數日

有囚告佐淹理 上召榮士奇曰小人復來排佐必有重囚甚之下三法司鞠實乃千戶滅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因誣告 上立磔之西市又故御史暄從遼東潛入京師造辭脅人被佐舉發 上立立磔之西市於是貴戚元勳肅然畏憚 上數郊巡勅佐及勳臣居守以風疾免其朝參陝西布政使璟奸賊無度佐切蓋除之用事者借 上旨累釋不治意弗能伸他六數見阻正統初疾乞歸考察御史邵宗

石匱書

卷八十四

顧陳普列傳

四 鳳嬉堂

被奏數見詰責遂行賜勅褒諭命戶部復佐家佐家居十年卒後居其位者莫及也

陳鑑吳縣人永樂九年進士擢監察御史性按察副使尋權都御史鎮陝西鑑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益法事有經畫轉左都御史入掌院事時陝旱甚陝人思鑑連章上請乃以太子太保出鎮陝西至則禱於西嶽得雨人情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衆數年間兩賜時若年穀屢

登民信愛之嘗以議事入朝民遮道借留者數千人擁不得行鑑諭以當復來始稍解去比還父老歡迎或奔走出數百里者在陝十餘年領勅八十餘道悉聽以便置鑑六竭誠殫力知無不為凡亢旱鑑至即雨：久鑑至即霽陝人視若神明家繪其像供之凡民之父母兄稚及身有疾者發願為鑑昇輜則不事醫藥輒愈鑑一出行人爭界之雖驅逐禁止不得也景泰四年致仕卒於家謚僖敏

石匱書

卷八十四

顧陳普列傳

五 鳳嬉堂

魯穆天台人少力學清苦寒暑不輟嘗大書尋常咬得菜根甜則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永樂丙戌成進士登第後還鄉仍閉門讀書絕跡請謁嗣戒行還京有司餽以贖弗受家貧至不能束裝或曰餽贖禮也奈何拒之穆曰蓋仕之始未有分毫益鄉里而先厲之可乎嘗覈江北諸衛倉糧與兩淮益法及龍江抽分竹木局綜理精密吏莫能奸尋拜監察御史 文皇巡北京太子監國穆具疏列漢王高煦不法罪狀

疏留中以敢言著名常州大買坐法當死餽黃金三百兩乞減死穆叱而麾之其人復暮夜以請遂執以聞竟置之法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理寬滯絕貪墨推豪右無顧避楊文敏時方執政家人有少犯亦不輕縱泉州進士李思義妻吳氏少而美與中表林四者私思義調官廣西林四令二黠僕從行道殺思義并其姪吳氏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於郡及臬司皆受賂反坐訴者穆庶得之林四竟伏法富民周允文無

石匱書

卷八十四

顧陳魯列傳

六 鳳嬉堂

後繼兄子已而妾生一子析其貲以半予姪以半俟子長予之富民死姪聲言弟非林胤遂出探為已產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於群兒中歷試諸父老咸提足兒貌類允文遂歸其產其發奸摘伏類多如此民目號之曰魯鐵面正統元年以大臣薦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命捕埋於大名諸郡二年還京以疾卒穆為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三十餘年被服如寒士卒之日無以為殮子宗志為給事中仕至

太僕寺少卿

石匱書曰唐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睿宗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顧佐疾惡如仇噬之者且百其喙焉 章皇帝一磔嚴壇再磔臧清非悉心保衛顧佐其不免矣屈軼之草不產他壻而惟堯是依恐為當門者所鋤也故才如陳謚魯穆皆不究其用

石匱書

卷八十四

顧陳魯列傳

七 鳳嬉堂

後繼兄子已而妾生一子析其貲以半予姪以半俟子長予之富民死姪聲言弟非林胤遂出探為已產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於群兒中歷試諸父老咸提足兒貌類允文遂歸其產其發奸摘伏類多如此民目號之曰魯鐵面正統元年以大臣薦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命捕埋於大名諸郡二年還京以疾卒穆為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三十餘年被服如寒士卒之日無以為殮子宗志為給事中仕至

石匱書卷第八十五

明 叙南張 岱著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金陵人徙居江西安福少有大志每自勵曰願曾希聖四勿三省舉永樂二年進士是年進士四百七十三人為庶吉士時勉與選遂讀書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為庶吉士時勉與選遂讀書文淵閣預修太祖實錄書成進侍讀十九年三敘災

石匱書

卷十五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一 鳳鳴堂

求直言條上十五事皆切中時弊是冬復言事忤旨繫詔獄二十一年楊文敏薦復職洪熙元年言事觸忌諱 仁宗大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瑛十八肋折者三時侍讀羅汝敬亦言事俱改為御史令日問因一起言事一章：三上復有規切語 上謂夏原吉時勉廷辱我言已天顏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頗反見聖德之大復下錦衣獄是夕 上崩 宣宗即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即斬西市母見

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 上時 上方幸萬壽山召時勉入遙見即據

臂怒曰汝何激怒 先帝時勉伏地對曰臣言制中

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

上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 上稍

霽曰足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修西

朝實錄書成陞侍讀學士 上至火館撤金錢諸學

士皆俛取時勉獨立 上召使前出袖中餘錢賜

石匱書 卷十五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二 鳳鳴堂

石匱書

卷十五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二 鳳鳴堂

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 上曰李時勉卿非朕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為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款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衛之及其進書又罷若不設羹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陰翳堂前時勉焚其旁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脰國子監前錦衣校尉至時勉方閱課即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品第其高下顧僚屬更

校乃去既至特重時勉初隘加嚴鑑請以已初易之時勉不可是時天方暑初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具疏請代通政司抑休之大用曰朋友急難詩譚脊令師猶父也忍便已哉通政司乃為大用轉奏入時為會昌侯生日諸公御皆過侯家為壽助教李繼往來諸公御間於是因諸公御求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皇太后遂得解時勉為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

石隱書

卷十五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三 鳳鳴堂

諸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贍給之嘗潛察一生不在學舍跡問所在對曰奴亡尾之時勉撫然曰游學之力曷資薪水邪生見時勉意誠不覺愧悔因前謝曰奴實不亡離學甘罪時勉慰遣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旂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為之發市又百餘人送至通州莫不臨歧涕泣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學以為盛事歸之明年開平駕北狩痛憤累日遣其孫驥詣闕上書溫旨褒諭時勉

已辛景泰中巡撫江西都御史韓雍言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禮部侍郎謝枋得精忠大節宜賜贈謚錄用其子孫并及時勉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行翰林院大學士陳循等議謚天祥枋得而已濬等復言謚有美惡所從來已我明特與善謚蓋待臣子以善長之意此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謚如時勉者官雖不過四品而行誼節槩學問文章出三位上宜如雍請制曰可謚文毅成化五年其孫願請視

石隱書

卷十五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四 鳳鳴堂

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 上曰時勉先朝遺直無忝於忠易以忠文贈禮部左侍郎初時勉廷撲時見殿脊角有朱衣下覆之既折他日提擬其膝忍自接時勉善書鈎畫之內聚精藏鋒一筆不苟陳敬宗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被選為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脩 高祖實錄既成改翰林侍講應制獻北京賦平胡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

冬日露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駟虞賦宣德元年驛起脩成祖仁宗兩朝實錄陞南京國子司業進祭酒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替宗之政肅於朝廷敬宗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敬宗法司請廷理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即為屬州辭多遷就敬宗見之大驚曰被誣罪小欺君罪大乃具實

石匱書

卷十五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五 鳳嬉堂

以聞事竟得白時關中楊尚舉鄉試第一試禮部下第即求入南監從敬宗學閉戶讀書饗食貯作敬宗歎曰閉戶手費廿人所苦顏氏筆紙不足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尚竅小兒照讀為傲者所發而敬宗貸之時尚未有室有郡守以女妻之尚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郡守求兵部徐琦言於敬宗尚為貧守富父母聞之亦何不可敬宗以語尚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富於道則貧尚何羨哉敬

宗益服尚第其德行為國學最後舉禮部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正統中敬宗以九年考績至京王振慕而求見敬宗辭不往乃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敬宗對使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楊士奇請問過於敬宗敬宗直語為士奇謝曰公真吾師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感久不調澹如也時李時勉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人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同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號澹菴

石匱書

卷十四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六 鳳嬉堂

居士天順三年八十三卒嘉靖中贈禮部侍郎謚文定石匱書曰李忠文校可倚脇可折頭可斷其侃不撓之氣雖當萬衆之前未嘗少挫其銳則區區肯月直欲與天子爭勝不其難哉陳文定少通世法未免繞指詎堪與之比勁雖然南陳北李傳有是名其為良司成則一也

石匱書卷第八十六

明 叙南張 岱著

陳諤陳祚列傳

陳諤番禺人永樂中以舉人拜刑科給事中奏事聲響甚大 上令減之數日奏對如前 上每呼為大聲秀才諤為人剛介不能改諤嘗以直諫觸禁 上命於瘞之露其首諤謂瘞者曰吾今夕乃為大斃所苦瘞者問故諤曰叱嗟若不知邪朝廷瘞人當以瘞

石匱書

卷十六

陳諤陳祚列傳

一 鳳嬉堂

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反得屈伸七日釋還職陞火科都給事中亡何與同官奏事忤旨落職罰俸歲坊同事者倩人為之皆畢功降職去諤無錢可倩手治之數日不了遠駕至問誰也知為諤念其慙直命復官數年間凡郡守缺官皆令署久之授順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常出行誤衝皇太子駕太子訴於 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頃之有白烏乳庭樹諤以獻 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尋忤執

政出為湖廣按察使三載無冤獄奏最改山西以事忤親王貶知海鹽縣洪熙元年封親王選輔導廷臣推諤 上曰大聲秀才何在此人為輔導當易得聞過乃授荆府長史多所匡益 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三年與王不協遷鎮江府同知以老乞歸正統九年卒

陳祚吳縣人永樂時自庶吉士為河南參議時朝廷方營建武當山祚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畊力作者

石匱書

卷十六

陳諤陳祚列傳

二 鳳嬉堂

十年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疏請薄嗜欲除游幸審忠邪因勸 上讀大學衍義 上大怒曰唾變于朕不讀大學尚堪作皇帝邪行誅之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 皇上無書不讀也 上意解乃逮其父母妻姪闔門十六口分禁之男子繫鎮撫婦女下浣衣局父母庾死藁葬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入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又下獄正統元年上察祚忠直詔復舊官并釋家屬祚以父母藁葬且

未成服哀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  
有曰古人立德必以孝為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  
伴不免居喪之子而求為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  
臣而求為順婦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  
自當按諸四裔而可列諸朝士加之官爵耶 上嘉  
其誠詔許之御火河東薛瑄重其頭親以忠感君以  
孝作文送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閩人素畏昨相戒  
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痛懲之泉漳諸郡多淫祀

石匱書

卷十五

陳諤陳祚列傳

三 鳳鳴堂

謂其噴禮不經悉毀之以其材治學宮修官舍閩人  
謂之都料匠祚偶得寒疾不理事民有曰山藻柳題  
神為係之公屬乎神亦自厲之既沙有盜起巡按藩  
臬皆被罪祚獨以疾免民復謠曰拒程貉虜公我糧  
服公毆我青自求多福居閩七年：幾七十懇疏乞  
骸骨歸自號退翁閉門卻掃不接祿賓不談時事卒  
以是終

石匱書曰文廟時文臣忠直不以刀鋸桎梏二其心

者三人焉李忠文時勉陳京兆諤陳僉事祚東坡謂  
劉元城為鐵漢三人蓋近之矣

石匱書

卷十六

陳諤陳祚列傳

四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八十六

明 鈕南張 岱著

交趾死事列傳

劉偽江陵人父從政夢天降赤幟上大書一偽字是夕生于遂名曰偽幼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成文辭藻蔚起洪武乙丑舉進士授翰林權兵部主事建文中遷右侍郎 成祖登極遷尚書恭英國公軍征交趾獲元亮班師賞賚有差六年餘孽復起

石匱書

卷之七

交趾死事列傳

一 鳳鳴堂

上以偽聲威忝大將軍黜國公軍往勅偽好出奇謀親冒矢石輒有奇捷一日以前軍得捷輕騎往過颶風大作揚沙走石莫辨南北勢孤援絕遂陷賊圍脅之降偽罵賊曰劉尚書死天朝豈無劉尚書王師復至爾輩死無唯類矣口誦杜甫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滿淚襟遂遇害事聞 上震悼不已後仁宗繼統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偽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畫節於夫尚有

旌典况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贈：偽太子少傅謚愍節官其長子為給事中

陳洽直隸武進人讀書力學淹貫群籍洪武中以薦起拜給事中奉命點事過日輒議其面且記姓名不忘再至輒苦之洽父以直成五開死洽去官走五開觸蠻瘴冒險五千里竟負骨歸至烏兵部尚書如瑞薦洽才可大用起授文選郎中 文皇即位權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永樂乙酉遷大理卿丙戌交趾黎季

石匱書

卷之七

交趾死事列傳

二 鳳鳴堂

犖構逆命洽馳往調士兵三萬人以佐大軍交趾平召還已丑交趾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討之以洽奉軍務遂擒梁壯簡之而還時北鹵犯邊 上親征命洽同張輔練兵塞外辛丑往鎮交趾能輯和其民夷人安之乙未還京進兵部尚書丁酉復同豐城侯李彬鎮交趾無寧布按三司事宣德間黎利叛城山侯王通帥師討賊洽仍奉贊馬是冬十一月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強弱且陳

方畧通忽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通師敗績洽不肯退奮馬突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了無怖色既而墮馬左右爭扶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報國正今日我忍偷生忍恥者耶左右皆奔潰洽持戈直前手格殺數十人大罵自刎而死賊相視賊歎事聞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為刑科給事中劉子輔者江西廬陵人也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

石匱書

卷十七

文正死事列傳

三

鳳鳴堂

御史巡按浙江尋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文正諒江知府怡民如子文八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日賊增兵攻城城中食盡遂陷兵民千餘人盡以聞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女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叅政賜祭復其家

何忠江陵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永樂十九年三

災求直言忠慷慨言事出知政平州居官以廉慎著名寧橋之敗賊乘勝進偏城下人心洶王通謀謀與賊和且言朝廷宥其罪黎利遣頭目陳渭老奉表謝恩通遂遣忠及千戶桂勝同渭老入朝請款密表請益兵征勦事洩忠勝被拘留賊素聞忠剛介有才識誘令從已忠不聽以刀鋸脅忠曰從則生不從且鋸汝忠瞋目裂眦視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寸磔汝以報朝廷肯從汝求活耶罵不絕口又以刀偏

石匱書

卷十七

文正死事列傳

四

鳳鳴堂

勝亦不屈俱遇害詔贈官復其家李任不知何許人宣德三年以都指揮征交趾黎利成山侯王通戰敗利不能乘勝席卷致利再收合未戰以八萬餘人攻昌江城任與指揮顧福等令城中老婦及婦女登城揚旗鼓譟日夜拒守自持精銳不時出城拏擊焚其攻具城四面築土山飛鎗射城中任率敢死夜潛開門殺其守土山者襲破賊營賊開地洞入城任開橫渠與洞相應從溝中發將軍石子

擊之賊多死者賊益兵象來石矢如雨任百計備禦  
相拒九閱月大小三十餘戰初城中將士二千餘人  
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而賊并力攻圍以雲梯登城  
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象益兵入任  
等竭力與聞不支與福皆自刎死守城中官馮智大  
哭向北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  
皆自縊死城中軍民男女同時死者甚衆

石匱書

卷十七

文正元事列傳

五 鳳嬉堂

之婦人哭其舅其夫其子之死於虎畢竟近虎者之  
死虎易也五臣之死交趾可鑒矣則虎之為患也  
宣皇帝一旦毅然棄之虎自虎也美患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八

明 劔南張 岱著

陳山張瑛列傳

陳山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于鄉永樂初  
年授奉化教諭六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吏科給事中  
十年掌六科事十一年偕張瑛侍 宣皇講讀二十  
二年 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熙元年陟行  
在戶部左侍郎宣德元年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石匱書

卷十八

陳山張瑛列傳

一 鳳嬉堂

學士入閣日侍文華殿充兩朝實錄總裁嘗墜馬傷  
足 上親調藥酒賜之四年十月朔 上御左順門  
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  
雖侍從日久然寡學術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  
趙邸能為所誤近聞干謁諸司內閣政本之地豈可  
令斯人涸命山輟機務專授內監習書九年疏陳休  
致卒于隆年七十

張瑛順德府邢臺縣人洪武丙子鄉貢授陝西寧州

訓導永樂戊子秩滿九載推吏科給事中十一年冊  
立皇太孫瑛與選為伴讀 仁宗嗣位陞行在禮部  
右侍郎宣德元年轉左無學士入閣二年陞禮部尚  
書五年以瑛行事與山相類干外議調南京禮部尚  
書正統元年卒于官

石匱書曰太祖罷中書省而立政府儼然坐而論道  
之三公詎可以不學無術之人圖謀其間哉 宣廟  
一語燭奸滌除政本所見甚遠而全甚大可為歷朝

石匱書 卷八十八 陳山張瑛列傳 二鳳鳴堂

立相之法而猥至 思宗連拜三十餘相而訖不得  
一相之力嗚呼咻萃版築相豈在多人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九

明 釵南張 岱著

劉球列傳

劉球江西安福人也嘗避難隱居姚江數年從學者  
甚眾舉進士仕禮部主事胡濙薦之 英宗召入直  
秘閣日見親信尋為翰林侍讀正統八年身雷震奉  
天殿鳴吻詔求直言球上封事曰臣謹按春秋而知  
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如嚮答聲如影答形國家

石匱書 卷八十九 劉球列傳 一鳳鳴堂

成敗興亡靡不繫之彙穀而太戊政雄雌而武丁德  
早黜而周宣懼三君遇災修行以動天地之遷比者  
雷震奉天殿鳴吻陛下素服輟朝下罪已之詔出省  
躬之言甚盛甚盛臣惟今日之急乃有十先一勤聖  
學自古哲后動與天合而陽寒暑罔不時若惟能專  
志問學屏御無益心正而天從之臣願陛下多御經  
筵少居禁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為精一之功極修  
齊治平之道二攬權之下移甯人政也 太祖太宗

畏民初天日視三朝順門便殿時召大臣裁決庶務  
疑則確之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臣願陛下守二  
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母俾權移乃出宵人三親  
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  
內外之臣賢不肖殊器皆駢臂錯踵受事陛下察已  
詢人親遠微精以追興隆之治四選祀臣太常古秩  
宗也非其人不可以交神故堯命伯夷猶讓夔龍今  
太常卿貳久缺或不潔蠲宜擇選儒臣使領其職寅

石匱書

卷八十七

劉球列傳

三鳳鳩堂

清端重明習典故毋後夷龍五嚴覈吏近考察吏治  
責成布政按察二司及巡按御史徒具文爾吏無善  
政民多失業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  
幹廷臣行天下無分文武官吏皆得考察黜退姦墨  
旌表廉異六慎刑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理官  
書曰予辟勿辟予宥勿宥惟厥中近法司上獄有奉  
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法司畏卻不敢執奏慮因  
之際多所觀望希合上旨枉寔錄之竊謂一切刑獄

宜從所上設有不當便命恭聽；不如初罪初聽者  
又碑米納贖雖云古法然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令  
文武臣非犯公罪毋得入贖宥辟惟中七嚴營作土  
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不訢京師興作五六年矣  
雖不煩民顧皆役軍；非民乎須之禦暴用之力役  
人勞不蘇是宜急罷八寬逋賦比四方灾荒乞減租  
稅有司多行扞格或有聽准亦無寔惠流役失業寔  
可傷痛宜下戶部遇有報荒甚寔量減安養流民毋

石匱書

卷八十九

劉球列傳

三鳳鳩堂

俾失業九息兵威兵凶器也動必傷人如麓川連歲  
用兵死十七八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楚  
蜀貴陽兵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為  
言果生得首寇以歸不過宣諸廷礫諸市梟諸衢而  
彼且挾為功賞必求與地與則二夷各立其勢坐大  
是增一夷也不與則怨是生一夷也臣每見陛下憫  
錄死囚猶示曲原免為遠卒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  
人而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兵爭無已傷人必多臣

謂宜召還將貴并止楚蜀貴陽兵勅靖遠伯王驥遣  
諭緬甸斬獻寇首即與厚賞不煩主致仍令思義發  
盡削四面之地分與新附三夷許以小職使仍麓川  
則兵不用而十餘萬生靈之命無傷十修武備比年  
北酋入貢遣八歲增誠恐包藏禍心防備宜豫莫若  
於京師邊塞數遣給事中御史閱督操備使借工各  
厥及服後私家軍士悉就訓練公武舉以求良將定  
召募以求武勇廣屯田收中益以厚儲蓄於先者  
石匱書 卷十九 劉球列傳 石匱書

地并逮球乃於陛前碎球去下錦衣獄一日遲明錦  
衣指揮馬順攜一小校持刀推獄門入球方與璘共  
卧小較前扼球急球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  
何得擅殺我小較刺球頸出血順前趨仆之相與支  
解掘而瘞之獄中璘從旁匿其血裙球子鉞鈇求球  
屍僅得一臂乃裝臂裙以入觀小較者都御史耿九  
疇識之豈而哲比見九疇痘而瘡九疇驚曰何類改  
也小較自恨曰小人近不祥爪牙狸往鏃鏃焉皇今  
石匱書 卷十九 劉球列傳 五鳳樓堂

當不復能見公矣公何死而馬順子從廷中發狂持  
刀逐順曰我劉侍讀行殺若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  
器登龍泉山望空而祭為文二千餘言哭之以其祭  
肉遍道諸公且臺馬曰祭忠之臺其後贈球學士謚  
忠愍鉞鈇終振世不仕振死乃仕鉞廣東叅政鉞雲  
南按察使

石匱書曰終振之世以直臣見殺者止一劉球而球  
頭如一刀血淋被體便有天而血鬼夜哭之慘而行

亮小校聞球為忠臣即愧悔知死則是忠愍之一刀  
猶是上古之祥刑而殺人之人猶是三代之遺直也  
及至魏璫之橫血痛肉粥活剝生吞而殺人者與殺  
人媚人者毫不動念欲如王振之殺人又不可禁及  
已悲夫

三

劉球列傳

二

石匱書卷第九十也

明 劔南張岱著

于謙列傳

于謙者其先河南人也先世仕元為杭州路總管老  
於杭遂為錢唐人謙七歲僧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  
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時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  
諸生謙英邁過人每有難事於人中巡繞數行輒得  
奇計為諸生時習容止龍麟有聲巡按御史目之入

石匱書

卷九十九

于謙列傳

一鳳姑堂

視學召使講書謙乃為御史講 高皇帝大誥御史  
撤坐避席跪而聽謙久復推解甚悉聞者悚服二十  
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  
苞每奏對 宣帝前 帝為傾聽是時碩端肅公佐  
長臺事其御僚屬嚴獨才謙謂已勿若也按江西丰  
裁犀利擊必巨堅嘗辨一誣獄出冤死者數百人藩  
國扶和買為市屢害謙案懲之不少抑歸復按捕私  
嗾權倖歛踪戒不敢犯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

面縛降造次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  
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 帝大悅賞鈔幣與大  
臣等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 帝手  
書謙名授吏部遂起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  
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帝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巡訪  
父老以便益病苦其在山西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  
史不能至往 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  
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

石匱書

卷八十九

于謙列傳

二 鳳鳴堂

當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下以是  
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  
嘗輕騎自河南歷太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大驚  
散走曰不知為我公也當入朝議事人謂即不索金  
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  
惟有清風而已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  
三楊前後卒中貴人王振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謙  
之勅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

石匱書

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獄上振怒適解乃謂  
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志甚欲治之今  
乃非此于謙耶赦之會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  
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大理寺  
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  
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  
瑄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稍 飭然尚托  
於中貴人振未能大展正統己巳鹵首也先入寇王

石匱書

卷九十一

于謙列傳

三 鳳鳴堂

振挾 帝下詔親征謙與鄭瑄乘輿力諫不聽瑄  
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  
師大震太后命邾王監國王御左順門群臣彈振罪  
甚急王命出侯命皆曰王振罪惡貫盈殿下不即族  
之臣等隕首於廷不能俟也因伏地大哭錦衣指揮  
馬順叱眾 擊而殪之廷臣大譁班列不次王環視  
屢起欲入謙直上陛掖止之群臣擁隨後皆曰毛闡  
王闡皆振黨請并受而甘心焉謙白王命武士鉞者

一〇九



前武士執鉄前命曳二閣撲殺之肆之華門之外譚  
稍止未班謙復白王請赦衆罪王乃命群臣曰王振  
有罪當族之當白 太后順罪亦當死順者勿  
論群臣乃班成禮而退是日也日過中謙袍袖皆裂  
吏部尚書王直迎拜曰今日非公百直不濟也 太  
后聞而嘉謙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謙謝弗允乃  
上言危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死  
亦不宜濫卹報許謙乃與群臣請卹王即真逆尊

石匱書

卷八十九

于謙列傳

四鳳鳴堂

上為太上皇帝是時北征將士十七八九器械畧盡  
京師人心洶侍講徐瑄倡議南遷謙慟哭於廷曰  
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私蘊聚  
皆在京師一動大事盡去宋之靖康朕鑒不遠有俱  
死於此敢言南者衆共誅之則上奏曰國賊不道驕  
滿克鰲勢止長驅不先謀無以應卒適者三營精銳  
盡亡於從邊留者皆罷駑不能執戈戟至急募義勇  
集民夫更河卒寔京師練而待工部局廠攻戰具畫

夜作郭外之民徙寔內郭使鹵母擄壩上之倉散之  
以代官祿使鹵無饒乃設內外繕濠隍誓士馬警樓  
槽治嶮塞出石亨於繫赦楊洪罪召柳溥而使之共  
治軍也先送 上皇駕至都城下曰見我謙亨與我  
金帛迎余君下廷臣議謙曰君忘臣之不才使臣司  
司馬司馬知戰臣知死壘也乃提兵二十二萬壁於  
德勝門外鹵見兵盛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  
設伏於空屋示之弱鹵騎未薄發伏敗之孫鏗毛福

石匱書

卷八十九

于謙列傳

五鳳鳴堂

壽六敗之於西直門謙使謀 上皇駕遠夜令人  
架炮擊之死者千計鹵遂退進少保總督軍務先是  
也先擁 上皇至大同城下大同之士登陴而語鹵  
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之士登陴而  
語鹵如是及至都城都城之士登陴而語鹵亦復如  
是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則上疏曰也  
先違天負義久留 上皇深犯京畿其為仇恨庸可  
勝言若許以和萬有不可去歲秋冬聞鹵勢方張我

遣指揮李鐸岳謙齋金賂鹵以迎車駕其時賄方入於穹廬騎已迫於關口繼遣少卿趙榮通政王復往鹵營不見乘輿返夫中國與鹵不共戴天若必從和背君忘義莫此為甚且鹵貪以詐和成其欲無止長之則難饜遠之則速變昔者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挫敗欽心就盟尚輸歲幣過三十萬徽欽北轅奸臣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已貶尊滅而後已前事之不忘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未則震武去不

石匱書

卷九

于謙列傳

六 鳳鳴堂

窮逆鹵若稔惡鬼啓其衷大舉入寇以我肄士加之奮帥臣等蒙死前行可以鉅權而服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鹵知不利及而納貢酌賜津遣不絕而已若使臣通好漢禮必先示弱啓侮臣所謂萬不可也謙之與群臣請立 景帝也鄭公孫甲之謀以為 帝與 上皇義兄弟得絕鹵乃 景帝因之不渴 上皇乃鹵六因 帝不渴 上皇以為抱空質而不義中國乃歸 上皇上皇入塞 景帝猶曰鹵詐謙曰

陛下天位已定誰復異論君臣大義兄弟懿親惟陛下念之耳 上皇還居南內六年 景帝廢 上皇于而立其子加謙太子太傅諸公卿皆一辭謙獨再辭已已城下之後石亨功不如謙而世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銜之 帝復賜謙關西甲第謙回辭不許乃置 帝前後所賜璽書袍鍪冠帶弓劍

石匱書

卷九

于謙列傳

七 鳳鳴堂

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僅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壅 帝為親幸萬歲山伐竹為漉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及 景帝疾石亨徐有貞夜開長安門內甲士迎 上皇復位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謀帝棄王子都御史蕭維禎責薄對曰而何外求君文曰藩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內府安從得之爭之力謙曰無庸

石亨有先意奏論死 帝猶豫曰于謙寔有功奈何  
徐瑾者改名有貞與亨比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舉  
為無名謙遂棄市籍其家戍謙子冕龍川都督同知  
陳逵獨收謙屍塋之謙歷事三朝知無不言識達大  
體毅然任天下年未五十喪妻不娶門第蕭然不容  
私謁政務旁干日上章十數累千萬言揮筆立就當  
世歎其才然矜傲自用遇勲庸國戚若嬰推視士類  
亡當也其始薦石亨與同事既亨見謙議論斷制宿

石叢書

卷八十九

于謙列傳

八 鳳鳴堂

將斂伏而已不能贊一詞因銜之及其迎 上皇復  
位因誅之以為功籍家時僅得所賜盃甲袍帶而已  
京師人為之語曰鴛鴦水上走何處尋魚鱗於是王  
驥代謙美驥去石亨薦陳汝言代亡何汝言以賄敗  
上命陳所籍物廡下與諸大臣觀而曰人之廉溥不  
亦越哉于謙無一日之積而汝言累：若是時石亨  
侍下首而慙頃之有邊警 帝憂之恭順侯吳瑾進  
曰于謙在不令國至此 帝默然謙死後于冕在戍

所夢謙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目無光明借汝眼光  
見形於 皇帝翌日冕果喪明會奉天門災 帝臨  
視謙形見火光中 帝憫然念其冤乃赦冕歸人夢  
謙還其眼光目復明 憲宗立詔復官遣行人諭祭  
謙墓復冕為府軍前衛副千戶其文曰唧噥備僦傑  
才宏經濟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定憐  
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冕終應天府尹修而有文不予

石叢書

卷八十九

于謙列傳

九 鳳鳴堂

以其族人允忠之子為後襲杭州衛副千戶弘治贈  
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萬曆中更謚曰  
忠肅  
石叢書曰已已之後不急奉迎 太上為 景帝歎  
乎不知 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繇不急迎也特不可  
為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為重君為輕千載而下能幾  
周公哉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君心也相  
職也于忠肅一本兵耳夫不錄其再造之功而以易

儲罪忠肅何其忍也

又曰于謙者二祖列宗之社稷臣也人臣以功名為富貴資常事而作為非常社稷之臣以不變處變夫英宗之出狩而復辟也以社稷 景帝之立也亦以社稷 祖宗在上臣無二心可曰功在景泰者為天順謀則未忠功在天順者為景泰謀則未忠哉變攝謀自然之情形為奪取反側之狀而捷居功徐有貞石亨所為自求口實者也謙何知哉 英宗曰于謙

石匱書

卷八十九

于謙列傳

十鳳鳴堂

實有功斷案已定而有貞進曰不殺于謙今日之舉為無名情謂不名以奪則無功不殺謙不得寔其名曰奪一語本色不覺已狀謙寃矣於戲忍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一

明 劔南張 岱著

李賢列傳

李賢者鄧州人也李於鄧為義門宋時有兄弟四十人同居者賢舉宣德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統廳事布政李昌祺酌酒曰榜中必有名世之士癸丑成進士命察蝗河津得見薛文清公留心性學 英宗元年疏言帝王赤子黎民禽獸夷狄

石匱書

卷九十一

李賢列傳

一鳳鳴堂

未有奪赤子食黍養禽獸者切見韃靼降人朝廷授其官職足其祿俸處者不去來者不絕令其八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寔支一石韃官則寔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當漢官十七員半矣冗食橫賜其何以堪乞勅兵部漸次調除韃官於天下都司衛所減殺其俸祿寔所以分彼勢而銷未萌議者難之已已之變達官洵：潛謀應鹵賢言始驗是年授吏部驗封主事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已已

秋國寇大同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危從以疾告賢代之 英宗北狩危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景帝監國詔議禦園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其法甚備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命考察四川有司不職還京改戶部賢上言也先弒君併吞諸夷包藏禍心今聽其謀和貢馬浚劑膏血輦送金帛醜類日強生民日困持此悠悠寔非長策乞勅邊臣練兵觀隙于少保壯其言請以賢疏勅勵邊臣明年轉吏部右侍郎

石匱書

卷九十一

李賢列傳

二 鳳鳴堂

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迹遂以八望召賢無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與徐有貞並見委用有貞數於上前阻抑石亨曹吉祥賢從旁佐之御史楊瑄張鵬糾劾亨罪遂為亨所陷同下詔獄與有貞並謫叅政瀕行左右言 上曰李賢雖與徐有貞同列未嘗多口柄事寔有貞吏部尚書王翱亦來問言 上領之即留為吏部左侍郎 上既調許彬於南京出岳正仍為修撰陞賢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

淵閣事如故蓋時先後在內閣者徐有貞許彬岳正及賢有貞輕佻無儀彬鄙劣放曠瑄學行老成而奏對間誤正盡言無隱然多指手畫足至唾沫濺御衣惟賢儀表端凝舉止有度 上最禮信之始賢之得留也亨吉祥固大恨 上意業屬不得已反加親然終恐 上前見詆毀賢竟秘慎自重二人以為誠賢取與辭受不為庶異明練政體無所黨私事歸 主上吏部尚書王翱兵部尚書馬昂雖見親信

石匱書

卷九十一

李賢列傳

三 鳳鳴堂

不如也數於 上前推舉各卿老臣有所薦文武臣必外與吏兵二部先論定及入對 上問文臣曰陛下問翱問武臣曰 陛下問昂時自舉則曰臣所知如是 陛下召翱昂覆問之出亦不言始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尚都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薦天下要職毋輒除而百官皆出三楊之門天順以前陞除方面則吏部自舉奏而已至賢始議倍推取 上裁而天下以為不專 上英武親政省覽奏牘少差

立察見賢承諸斷一處以至公 上益薦委焉石亨  
 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 上心厭之一日從容問  
 賢迎復事賢對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故不與 上  
 問故賢對曰令其時景泰不諱天位自屬 陛下文  
 武群臣雍容奉迎 陛下宴然有之何用如此勞攘  
 且夫以天之靈 陛下之祐卒以成事不者景泰左  
 右發露有徵此時不審亨吉祥輩置 陛下何地邪  
 陛下業者正統十餘年間與民休息天下人心所用  
 石匱書 卷九十一 李賢列傳 四鳳嬉堂

歸向今為此輩大損矣大抵此輩心富貴耳寧復圖  
 社稷 上深然之因賜近第一區以便宣召頃之亨  
 姪彪謀出鎮大同 上逮彪下獄命亨問住儿絲亨  
 進者悉褫削復召賢論之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  
 字非所以示後世內府之門可言奪邪奪門者自大  
 功耳且夫景泰不諱天下非 陛下而誰 陛下復  
 正天下百辟奉迎者舊在列無功可賞無罪可戮豈  
 復以群小為朋招權納賄殃及忠良上干天象者哉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 上竦然大悟  
 詔革奪門冒功陞者凡四千人五年曹欽火長安門  
 發兵為變擊傷賢首及耳須臾欽敗賢上疏請急釋  
 賢從以安及側然後詔示天下布寬卹之詔罷不急  
 之務 上知賢在甚喜明日召見畏傷入慰勞之賢  
 念天順初自徐有負耿九疇下獄後言路閉塞坐令  
 權奸相繼日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至懸賞  
 勸之設刑社之夫臣下進言皆為國家無益已也不  
 石匱書 卷九十一 李賢列傳 五鳳嬉堂

但無益人恐得罪是以明主奉 惟慮不聞獨奸邪  
 之臣則務塞之 上曰此皆亨吉祥輩所為遂命於  
 誅欽詔內列款求直言加賢太子太保七年二月晦  
 空中有聲賢密疏妖鼓也請停止一切不便民者  
 上命賢條上十事悉允行賢又請罷江南既匹磁器  
 之役清錦衣之獄止邊臣之貢停內外採買之費  
 上悉從之時錦衣門達與賢並寵 上朝左顧則命  
 賢右顧則命達 恃才生事分遣校尉緝事四方蒐

求幽隱索取貨賄上用校尉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駭然不安賢問言上曰今中外可謂無事獨一害未除因脩道錦衣官校之橫先是達嘗令校尉察鴻臚寺序班索朝覲官財物二十餘人以聞上盡執下獄人使出訪詐校尉者賢語達曰序班即索朝覲官數金耳校尉乃千萬計公使校尉有重利故人爭為詐不然何趨也達錄是銜賢次骨百

石叢書

卷九十一

李賢列傳

六鳳嬉堂

計招拾上心疑焉不召可半歲石亨誅乃如初達故驕慢熏赫同列盡下之惟指揮使袁彬倚舊息自若達計得言已上前者惟賢與彬表彬事言上窮治之且欲陷賢得倭漆匠楊垣以免語在袁彬傳中八年正月禁中有諛言謂太子不宜復在東宮者上疑之一日上不豫卧便殿召賢問曰今細務共舉而大事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諫竟不得行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門達坐太監王綸獄調貴州邊衛科道官重劾達繫獄論死其黨與揭匿名帖內府及都城內外以謗賢上疏請避位曰臣以庸誤蒙先帝拔用惟思圖報而一害於石亨繼害於曹欽三害於門達賴先帝之明得以保全臣自思生平無取怨惡直以職居輔導眾見忌嫉皇上即位以來

石叢書

卷九十一

李賢列傳

七鳳嬉堂

賞罰明紀綱舉貪利之徒不得遂私又復歸怨於臣決宜退不許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護持之有內直將軍被褫言天順初因入直迎駕陞非冒功者上憐而復之而黃緣者復紆起賢入言曰自曹石邀功人以得富貴之易覲覲者惟幸朝廷有事宜早治之莫若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則人言自息上從之二年二月遭父喪詔奪情起復三辭不許遣太監林興與偕抵家

襄事即從上道五月還朝再辭又不許修撰羅倫疏  
論其奪情非禮謫為福建市泊司提舉王翱尹直引  
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語賢曰潞公如此我則不能  
亡何疾卒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居常論楊  
文貞之為相媿宋公卿者二人王文正以張師惠造  
門柳之終身而文貞不能文潞公以唐介攻已再三  
中救而文貞不能當其為相禍隘更甚不能容一羅  
倫至死後倫始復官適學士陳文公卒時人為詩吊

石匱書

卷九十一

李賢列傳

八 鳳鳴堂

文曰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

石匱書曰以巨斧擊水則不入以針輕叩之則隨意  
之大小而自解李文達之進言是也以火熨鐵僅  
銷而不融以泥淬之則隨意之厚薄而自屬李文達  
之得君是也文達之初諫達官用急着諫邊防用先  
着頗不相入及大拜之後但用應着用鬆着用不着  
意之間着劉果之主自倒入其懷中而不疑焉蓋其  
得君之巧大似唐之李鄴侯而妙用間情水乳忽合

即文達自亦不得而知之也

石匱書

卷九十一

李賢列傳

九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九十二

明 叙南張 成著

魏軒耿年石列傳

魏驥蕭山人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身携茶粥往慰厲之滿九載考諸生楊洪等詣闕乞留復任三歲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達薦為太常博士 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 先帝方授此官命從北征宜

石匱書

卷九十二

魏驥列傳

一鳳樓堂

德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定授驥為人好分別是非或面折人而當官無動祇慎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於途不避車轡振方帕而已居官舍第携一蒼頭他日 上御便殿召問孰為侍郎魏驥前對上問驥爾知罪否驥對曰臣竊祿久負罪甚多願陛下明正臣罪 上曰此書生談勿言第思近日曾得罪人否驥對曰日臣遇王振揖而過然臣思之不

為罪也 上曰然則曷不避之驥對曰臣忝六卿而

避奄人臣不足惜奈朝廷何 上曰不畏振耶驥對

曰臣畏朝廷耳 上悅使往南京考察所贏俸金臨

行莫寄頃有里中同年子為刑曹即便送付之不復

識鑰即請驥佛然曰何待先輩之薄也即有壻從即

官如其數贖易之比歸召工鑿金則贖驥歎息而

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為贖金母是

耶蒼頭入告驥曰毋洩寧亡金可夫驥已即出知郡

石匱書

卷九十二

魏驥列傳

二鳳樓堂

謁驥求救驥曰君為人練事治司空城旦盡精審何邪是為第須簡勅舍中雖戚屬不可易也即居念驥言已即舍中人稍露易金事即大驚及入覲如數償驥駭不受曰金其在無易者八年以老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京吏部尚書已已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畿內瑞麥白兔之祥悉却勿奏天旱命卹刑有男子綱呼冤法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慙也天旱正為此何

得婦人仁者獄決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  
學士陳循驥門人也詣驥曰請需之且以北冢宰虞  
先生驥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何私我耶竟  
致仕去，乘小舫時阻於關津其子稍立伏舫頭曰  
藉重此耶命去之名家二十年時首莖課田與備峻  
襟履嘗至郡城舫衝官舫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  
不審驥曰弟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弟應之曰蕭  
山魏驥不一字及官階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殞

石匱書

卷九十一

魏驥列傳

三鳳樓堂

其隣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  
上行遺書于完勿請營墳按勞鄉里先是御史梁昉  
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特賜存問初未  
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之使來有老  
妾趣完曰忘父言耶完詣闕辭免上曰老臣清儉  
身後尚爾特准辭蕭山知縣李鞏為請益曰父靖  
軒輓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輓不好文章無賢  
愚拒避不與處而子嚴苦約天下聞其名初督漕淮

上冬寒墮水有司製新衣易之不易也裘襪被而待  
矣其濡衣尋轉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  
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輓清修苦節嚴冷不苟人  
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受新俸而已妻執井爨所著  
青衫盡補被食菜葢三日一市肉，母過舫以約同  
官有時割雞則人，賊異軒無使今日割雞重客耶  
出不避御史道一日道遇御史肅揖告曰某以某事  
適某所公何之御史曰往訪一鄉達輓曰公憲臣也

石匱書

卷九十一

軒輓列傳

四鳳樓堂

當為國除奸貪不互數從貴人游每行郡與其邊也  
悉會郡縣吏簡視其衣索所至郡邑火有投牒去者  
其奔喪皆以隔宿行：李兩麓而已為南御史拜表  
禮部于夜坐至撤燭禮成而出日屬於吳諸公亦尊  
却不樂與行蓋其以刑部尚書請老上召至文華  
殿面諭留視輓疾不可強與告及陞辭上復問曰  
昔聞浙江有庶使行李兩麓卿耶若有起色可重留  
輓伏謝上賜金為道路費輓去上復思輓召為

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亡幾即乞致仕不待報行至家方食時趣其浴畢問早暮六伸絕親任職治官無大踰人而燕介聞天下同時惟耿九疇與方然親奪情後頗用自矜持倚酒罽人嘗飲同官所婦捫腹曰今日此中盡贓物也其為都御史庶益甚乃奸人訐者其譽望不及按察時而李文達稱之曰軒公鳥中孤鳳萬曆二十二年贈輓官予謚

耿九疇其先世從東鹿徙平定州歷金元有仕者明

石匱書 卷九十二 耿九疇列傳 五鳳樓堂

初父綱為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甲辰進士官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正統元年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慎重名行者往理被推為鹽運司同知革弊興利公私便之條奏數事其均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為令止何丁內艱詣闕乞留者三千人奪情陞運使廉儉嚴正門絕私謁楊士奇過淮上饌之一雞時軒輒為浙江廉使劉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常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清不及使君

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益商於南戶部給鈔姓名占二積命法司逮治道主事陳汝言往究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買支給下法司論罪既察誣得釋時鹽運司同知葉思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心守法不畏強禦至是並逮上既察釋九疇楊士奇亦力薦之遂留為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餞而拊之曰無蹶而隳思銘竟為良吏九疇在刑部屢出疑獄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獨領部事景

石匱書 卷九十三 耿九疇列傳 六鳳樓堂

恭即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眾命之鳳陽巡視招撫以七萬戶婚姻樹畜許與土著相通境內宴如復命無理兩淮鹽政九疇奏罷歲漕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楊廬淮安滁和諸府州縣審錄大辟多所原宥代還三年命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徒冗食耳復言今邊民皆春夏出田秋冬入塞夫民春夏田而秋冬

塞何以邊將為請有民移者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悉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寔非反也悉減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用事文武大臣多出其門都御史缺亨吉祥有所薦上知不可舉九疇以問李賢對曰陛下得之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賜見便殿嘉獎甚至蒞任未幾遂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為其所知被訴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為江西右布政上

石疇傳

卷九十二

耿九疇列傳

七鳳樓堂

終知九疇尋陞四川布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為人召還之且以為禮部尚書既至憐其衰老使刑部南京初軒輓在刑部數月乞致仕上亦怗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輓兩人操行海內共知上六年召輓為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上嗟歎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亡耶九疇天性孝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生慕司馬溫公之為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推奸

石疇書

以直給主以廉則大用直乃屢遷贈謚清惠

年富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為平永樂中鄉貢為山東德平訓導召為吏科給事中兼掌刑科為宣宗所知英宗即位言國家可愛戎狄為甚永樂以來招納醜類糜以官爵謀處京師坐費國用養亂召危必在於此乞勅大臣考驗遣還故土慰彼遠思釋我內蒙府軍前衛幼軍不過選取民間子弟隨侍東宮今死亡殘疾仍於民間金補富者受財脫免貧者臨時

石疇傳

卷九十三

年富列傳

八鳳樓堂

獲解深為民患乞勅兵部遇有死亡就於二十五所內將一所調補又近年軍民之家逋逃規免稅徭冒為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子於僧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為甚乞勅禮部合所在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還俗復言江南小民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飢饉官無見賑賑

一一一

濟間有大戶贏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  
欸卹之方自今或遇災歎乞命為貧民立券貸富人  
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為息俟年豐償本皆下所部  
議行陞陝西右叅政薦都指揮馬麟李榮可屬兵事  
為陝人上疏乞罷織駝駝之役皆得施行富峻厲敢  
為嫉惡墨吏墨吏聞風逃去人號閻王時三邊士馬  
衆盛供費浩繁民苦轉輸豪猾目緣為奸利廷推富  
總理邊儲富至酌遠近定徵科鈎考出入豪猾無所

石叚壽

卷九十二

年富列傳

九鳳樓堂

為奸正統九年陞河南右布政使南陽陳州諸處流  
聚飢民數十萬兼以作賊富賑卹撫之十四年轉  
左土木之變邊境道阻朝廷委富督運吏民間號令  
冒險輸進亡後期者景泰元年用邊將論奏進右副  
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前都御史沈固雖有長才綜  
覈疎寬富痛革裁罷冒功盜儲一無所容群小多怨  
代府諸王子六銜之襄垣王誣奏富十餘事竟不得  
行富凌諸鎮守太監出其上州縣長吏貪賊者悉廷

杖之叅將都督皆坐受其跪拜嘗奏劾石亨請收鞫  
下獄天順元年亨諷言官劾富致仕亨姪彪憾不已  
誣奏逮京師 英宗使文武臣二人往按既不寔放  
歸亡何廷臣皆言富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山東饑  
旱連歲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其地旋改左副都御史  
理前事如故四年戶部尚書缺李賢薦富諸內侍謂  
賢曰上不悅此人公毋再舉一日 上自問賢戶  
部缺人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人多不喜富

石叚壽

卷九十二

年富列傳

十鳳樓堂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遂召用之既當守制使奔喪  
復入視事富簡言寡慾直已任政自以受知 主上  
會計益勤當事益勇僚佐有不便者輒曰公等毋署  
名吾受其利害間有欲行私者度不能得之富計且  
行故言不可計且不行故言其可富輒曰而反之而  
僚佐喜富墮其計富與工部尚書石璞左都御史寇  
深同時皆不絲科甲其不喜進士特甚嘗有三主事  
當考滿富越故事試論一道叱其劣者曰爾進士為

此文耶時吏部尚書王翱老 上屬意富八年陝西  
用兵督餉非人軍興屢之富薦楊瑋余子俊吏部疏  
論富侵官富上言薦人為國寔非有私及觸怒翱乞  
放臣歸 上素重富目留之亡何疽發背卒 上聞  
震悼賜謚恭定

石璞臨漳人永樂中以鄉貢入太學為御史宣德中  
遷江西按察使正統初坐失囚被逮降副使璞剛褊  
有治才所在著稱為按察時民聚婦反馬壻先婦婦

石匱書

卷九十二

石璞列傳

十一鳳鳴堂

後失之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自誣棄屍前塘中  
官使求屍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方昏燕爾何得  
深怨出問囚曰信乎囚曰信速死公賜也數問皆然  
璞齋沐焚香祝曰死獄重事也上下明神尚啓我夢  
夜夢神書一麥字與之覺而占曰兩人夾一人也遲  
明械日待刑有童子外闖捉而詰之道士之童子也  
璞曰師遣余來偵囚耶童子大驚鞠得寔果二道士  
與婦通見匿之麥叢中江西人號璞曰斷鬼石陸山

石匱書

西右布政轉左其妻與諸僚妻讎歸愠曰諸夫子亦  
為官爾而夫子長之彼其內舍多鈿金珠被綺米妻  
裙釵乃不稱使人慙於夫子璞曰請問夫人安坐曰  
坐席端曰吾素用不溫飽妻子故 夫人得坐席端  
彼以金珠綺米被服其內舍者吾知其內舍坐夫人  
坐亡日矣已進工部尚書塞決河平慶州盜皆以命  
璞景泰初也先寇獨石命無大理寺卿往總督宣大  
軍務忠勤善謀邊人懼伏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

石匱書

卷九十二

石璞列傳

十一鳳鳴堂

湖廣苗叛又命璞往璞以計得鄉導奸民檻送京師  
苗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四年 英宗謂李賢  
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飯顧甚貧為我召之既至  
青袍素帶以入 上曰賜爾緋玉而散乎璞叩頭謝  
臣孤忠無援 陛下無故召臣 懼無狀故不敢服  
而見 陛下 上恍是時璞微賸乃命以左都御史  
掌院於南京成化元年致仕歸 無第宅假居官署  
其後卜築於城西綠平村作屋三楹早閣殆不可處

一一三

買田百畝而已安陽人有為典史歸者璞過其家典  
 史張其甚盛璞問典史宦幾年夫曰未一考胡歸乎  
 曰惡民見訟璞曰令我聽爾訟爾得歸邪即拂衣去  
 石匱書曰魏文靖五君子者以清介自持而致身通  
 要自銓衡法紀錢穀刑名別歷頗久而苞苴蓋蓋辛  
 莫有以染之者譬猶薑椒內桂入鹹酸甘苦百計調  
 劑揉揉之而辣味必出者蓋絲其性自孤行詎能變  
 易哉

石匱書

卷九十三

石璞列傳

十三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九十三

明 劔南張岱著

廖莊章綸鍾同列傳

廖莊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考選庶吉士改刑科給  
 事中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飢得便亓行事當是時西  
 楊在內閣其家人多不法莊抗疏論之或曰獨不為  
 楊公地乎曰此政所以報公也尋陞南大理寺少卿  
 景泰五年灾異下詔求直言莊上疏曰向者 上皇

石匱書

卷九十三

廖莊列傳

一鳳樓堂

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  
 鑾輿未復爾仇未報為言 皇上之心即堯睦九族  
 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美迎婦  
 上皇於南內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  
 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為庶吉  
 士時伏觀 上皇踐阼之始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  
 部尚書郭璉為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  
 正旦冬至令群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

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近在南內伏望  
皇上萬親之誼一如疇昔萬幾之暇時朝見  
上皇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得時常  
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  
通於神明灾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人不特  
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上皇諸子皇  
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史以待皇嗣  
之主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下有公天下之心蓋  
石匱書 卷九十三 廖莊列傳 二鳳樓堂  
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  
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心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  
繫屬天下之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  
溢灾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灾召祥之  
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以內艱米京  
闕給勘合既朝見帝大怒即陞前杖之八十謫定  
羌驛丞時章綸鍾同六以請立沂王繫錦衣獄至是

石匱書

封六挺選六卒就獄并杖之同竟死英宗復辟召  
莊還為大理寺左少卿再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成化  
元年言官劾莊請老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  
刑部尚書謚恭敏莊卒後鬻房償殮費時過不能售  
鄉儒仕朝者哀而佐之乃得歸喪  
章綸樂清人也其先閩人吳姓綸自少嗜學截竹繼  
晷晝夜誦讀正統四年舉進士方有室授南京禮部  
主事景泰初為儀制郎中綸質直坦易以已任天下  
石匱書 卷九十三 章綸列傳 三鳳樓堂  
自號蕪夫嘗陳太平十六策及復萬餘言不避忌諱  
懷獻太子卒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禮部尚  
胡濙縮首咋舌曰作死作以綸聞發憤即具疏陳修  
德弥灾十四事其一言昔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始邦家終四海孟軻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天子所以德  
教加百姓刑四海者也大舜底豫周文日三漢高五  
日一朝文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天子之孝也唐



玄宗長枕大被兄弟共寢或五幄更處或花萼同樓  
 是天子之友也臣惟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是天下之父也與陛下合本共根是同氣之兄也  
 陛下身受冊封是上皇臣子也上皇函度遠書  
 傳位是以天下受陛下也陛下遙尊為太上  
 皇帝是天下至尊也幸而奉引還宮是陛下與天  
 下至願至望也汪皇后正位中宮孝敬勤儉聞中  
 外矣陛下冊世子母杭氏為皇后同謂母以子貴  
 石匱書 卷九十三 章綸列傳 四鳳樓堂

不意世子則薨逝矣臣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是  
 復中宮之象天意欲陛下厚關雎之終正夫婦之  
 倫也臣望陛下退朝之暇尊奉上聖皇太后太  
 后兩宮修問安視膳禮朔望節旦親詣南宮率羣臣  
 朝見以展天顯之愛以極恭厥之道而又念母儀不  
 可久虛復正汪后之位推念上皇傳位之意仍  
 立沂王為太子則親愛全備克舜可師六宮儀範不  
 期而正出震繼離不期而毓矣上見疏大怒時已

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  
 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加拷掠流血被體逼  
 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  
 慘酷濱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而黃霧四塞羈之一  
 年適廖莊自南京來帝怒其常請復儲陛杖之八  
 十并封梃立獄杖同綸如莊數同死杖下莊得遠謫  
 給錮禁獄中越二年英宗復辟首釋綸求綸疏不  
 得內臣有能舉其辭者輒歎曰好臣子為朕家事受  
 石匱書 卷九十三 章綸列傳 五鳳樓堂

苦毒即日拜禮部右侍郎綸繫獄久因有足疾忠國  
 公石亨招公卿飲綸不往短綸上前改南京吏部  
 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尚新  
 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寔未安釋服除在前代雖有  
 常制願諒陰婚娶於今日不忍隨宜乞勅禮部未春  
 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勅綸會南  
 臺高明考察綸欲盡去諸不職者明不可綸獨疏上  
 南諸司構綸激言官怒並誣劾綸上特遣侍郎葉

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綸誣得白五年秋呈變自  
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 孝宗即位特贈  
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為鴻臚主簿成化初謝鐸修  
英宗寔錄檢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綸疏動  
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教白總裁劉定  
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孰  
此為大不書此美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

鍾同吉安永豐人少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

石匱書

卷九十三

鍾同列傳

六鳳孺堂

不登第死不入此祠大夫乎哉既舉進士授御史當  
景帝易儲發太子為沂王同母獨坐深思泣下已而  
懷獻太子卒同入朝待漏見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  
事慷慨流涕曰 上不復立沂王吾以死諍之遂上  
疏，列十餘條其一專論沂王語多切直 帝方求  
直言未有以罪也會章綸疏繼上 帝大怒日暝門  
隙出旨即時捕獄明日加訊無所謂又明日大榜掠  
解連同即逮同苛拷迫令服通南內同不服用炮烙

石匱書

刑又不服是日大風雨黃砂日燭地皆黃踰年 帝  
陞杖廖莊後即獄中杖同逾六日死，年三十有二  
骸掩園土莫敢收塋 英宗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  
可賞金石贈大理寺左寺丞謚恭愍祀忠節祠官其  
子啓成寧知縣 憲宗即位又憐同忠愛慘禍給同  
妻羅氏月米復官其仲子越通政司知事啓上疏請  
同遺骸得出園土歸塋時同歿久矣血漬臂間洗出  
倍鮮好歸塋浪田之陽方同上疏時馬過溝伏不起

石匱書

卷九十三

鍾同列傳

七鳳孺堂

同輓轡曰吾不畏死亦則美懼後三日馬死厩中既  
歸塋烏鵲巢宰木產白雛者四人以為精誠所感名  
其地曰忠義鄉同在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上書于謙  
曰奸人黃竑進說易儲本為脫死計公國家柱石乃  
戀官察之賞而畧不思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  
公坐享高崇奈清議何謙持示王文，曰書生昧朝  
體乃有膽氣當進以一級出之知安州集字浩然常  
熟人

石匱書曰 景帝有子而易沂王情也勢也 景帝  
無子寧取他藩子而必易沂王則不可解矣鍾同死  
杖下莊與綸亦幾度死焉楊集之上書于謙其為謙  
也大矣惜王文之有以持之也一念日循而殺身之  
禍踵至可不慎哉

石匱書

卷九十三

鍾同列傳

八鳳嬪堂

石匱書卷第九十四

明 叙南張 岱著

王季侯羅程列傳

王翺益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  
十三年進士 成祖定都北京欲得北士為重而開  
榜北士每後翺西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之食改  
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  
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鎮守江西

石匱書

卷九十四

王翺列傳

一鳳嬪堂

移鎮松潘靖商巴之亂 正統七年酋寇遼東軍師不  
力戰勅翺提督明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  
以捕鹵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  
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部尚書于謙  
曰非王翺不可遂以命之明年蠻平召還其年長吏  
部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遂以太子太保加吏部尚  
書翺為人剛明果斷外強中寬論事實確而亦善行  
其智其征四川番賊番酋有來降者翺出所賜金幣

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陞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邀他部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翱跪數責其賊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捨地自伏請令願死於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邊高墻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入贖足振邊矣

石匱書

卷九十四

王相列傳

二鳳燭堂

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壹也以死抹生未為不可也翱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邊計大充士皆騰飽樂戰遂出塞破酋屢有功酋嘗猝至下令堅壁伺急擊之皆遁去近邊建州毛憐若海西諸夷來款去防老少男婦靡不感畏召還時建酋李滿住等上番書詣闕乞留及其總督西廣威望已著蠻夷聞翱來皆恐謝曰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今當安之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順甚多為吏

石匱書

部尚書黜陟精嚴關節不到有一女嫁賈傑官畿內翱妻愛女教使迎之傑固志不違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加膝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耶女言翱妻翱妻為翱置酒長跪翱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傑生平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輓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昂崔恭列位六御翱直名呼之英宗復辟李賢坐事黜補外任翱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

石匱書

卷九十四

王相列傳

三鳳燭堂

上進退大臣時召翱便殿面質可否呼翱老王而不名天順間曹欽反夜執李賢傷其首血流被面賢奔翱所求救賊并執翱厲聲曰朝廷何負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賢乃得免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有八上老翱難其代也憲宗即位命雨雪免朝泰仲孫以廕補國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毋妨寒士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直可千金翱固辭不得則綴珠衣領間居數

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詔營第於益山有司承媚  
多列屋若于翔曰非詔旨也悉折去成化三年疾甚  
予告方與疾出闕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  
肅翔為吏部繼者李秉皆好用北人而南人不喜之  
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於吏部秉僅一年去北人  
紛然訖南黨內閣用崔恭而南人又不喜恭亦數月  
去繼者姚夔五年為吏部北人為之語曰斬却姚  
夔頭去祭姚夔墓

石匱書

卷九十四

王相列傳

四鳳塘堂

李秉曹州人少孤好學宣德中領鄉薦第一正統元  
年進士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兇豪為豪誣構下獄事  
白秉名遂著取都察院理刑且授御史都御史王文  
薦為經歷以備賢首領丁艱服除改戶部主事景泰  
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鹵累寇邊耕  
地荒蕪秉請白金三萬兩市牛山東河南給俵播種  
秋成大檢取償於民以樂業邊餉充足總兵楊能  
紀廣不任秉疏糾之能亦誣奏秉有旨取回別用言

官連章言秉劾楊能未辨曲直遽以抵接之口改罷  
彈糾之臣違令風憲溺職邊圉廢官命官即勘秉視  
事如故秉盡心邊政更得大體鹵牧近邊下廷議勅  
殺之秉言邊墻外故鹵牧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障  
功開釁不祥莫大焉鹵質我男婦求我與米朝議行  
秉每大口予一石小口與五斗鹵欲盡求一石秉皆  
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天順改元罷天下巡  
撫總督官致仕者二十餘人留用者四人秉復得巡

石匱書

卷九十四

李秉列傳

五鳳塘堂

撫應天初秉在宣府巡按宣府者御史張鵬秉有所  
責武臣以屬鵬訊鵬曰我豈屬吏邪執不與訊秉奏  
劾下鵬治鵬則治之曰非為李公奉詔書也至是鵬  
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南丹時錦衣門達封識  
梏奉遣千戶押戍甚嚴行至南都瑄謂鵬曰若於向  
日少收李公能不少視我乎語未訖傳呼至見瑄鵬  
哭不能起為之脫梏鵬瑄曰門錦衣遣千戶封押甚  
嚴脫且罪秉曰在我解帶貽鵬瑄長跪為千戶請自

是兩人所過士大夫皆以秉故守禮之人以此多秉  
未幾召還以李賢薦復巡撫大同大同總兵自石彪  
誣奏都御史平富以來聲勢恣橫秉行事勁正諸將  
皆不便之會守備天城奉御例久病秉請代以長隨  
副 上怒秉專擅下錦衣獄門達復據秉傷事附會  
成獄秉當贖徒罪為民天順六年復起南都御史成  
化元年邊關多事復巡撫宣大總督遼東時建州首  
董山累犯遼東秉至會其入海州秉分調諸將居險  
要獨領指揮傅海李英入海東山約會鳳凰山皆失  
期秉孤軍遇鹵山西南鹵據山阜我軍失勢指揮徐  
英敗奔秉殿後欲斬之英曰願死陣奔呼前眾軍一  
鼓而登遂破鹵明年還京鹵復至復命秉總督與武  
靖侯趙輔往征都指揮鄧佐為先鋒救敗鹵眾副將  
逗留不前賊圍佐 領親兵五千辰至酉皆戰死佐  
手馘數賊自刎而斃秉具太牢祭佐墓奏陞佐子治  
副將軍邊人快馬遂體量建州地勢五路進擣七日

石匱書

卷九十四

李東列傳

六 鳳鳴堂

燒其房屋發其積聚班師還賜麒麟服勞斗酒加太  
子少保而先是吏部尚書王朝辛廷推上 上命侍  
秉還更以聞至是轉吏部尚書是為成化三年秉念  
受簡知意於進賢推用奏擬如恐後時願其為人寬  
裕有容中懷無隱而一意守法至於過當侍讀彭華  
者大學士彭時從弟有所囑其群從彥貢秉三黜之  
有中貴人欲用其鄉人為美官秉既不聽更使外補  
東念天下庶官所以厲民取財皆緣為監生時久次  
石匱書 卷九十四 李東列傳 七 鳳鳴堂  
樛冗至於貧乏及仕而貧妻則債為之階乃做古身  
言書判之科四無一有者給冠帶還家錄是內外構  
怨秉初為尚書時左侍郎崔恭以次當得心頗不平  
而右侍郎尹旻常學於秉 皆屈意下之有所商論  
多所聽從外人遂言吏部權盡歸兩侍郎矣秉自是  
不聽兩人兩人亦遂不誠於秉且時 外露秉短給  
事中蕭彥莊險而附勢與大理寺卿王傑同郡有連  
槩六幾秉去代其位謂彥莊李公有二子治郡縣無

狀不自黜免乃糾他人彥莊遂私列其同官二人合  
 疏劾秉下法司議 上以秉負任使革職致仕當秉  
 被劾天下舉子方會試禮部校卷奮罵曰李公天下  
 正人奸邪誣之李公若罪我輩願不試以贖之及見  
 上薄責秉少罷秉行官屬餞送有垂泣者秉慷慨登  
 車去時論高之秉去彭時內不自安稱病不出侍讀  
 尹直請於高輒急以崔恭補秉缺以慰北人之心而  
 恭遂為尚書居鄉與河州王竑並入望所屬竑高自  
 石匱書 卷九十四 手東列傳 八 鳳樓堂

標峻而秉謙和接物出入閭巷奕坐無忤竑聞之曰  
 不恭哉李執中堂大臣與市井小人游戲秉曰所  
 謂大臣者豈長為之立朝居鄉事固自異何至以官  
 驕褻秉心直道險易一節屢遭謗退角巾野服如長  
 放然國家有事朝召夕至侍講陳音薦秉侃公忠  
 忘身殉國竟留中年八十二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侯璉澤州人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為行人使雲  
 貴諸省定土帥之爭地者還副禮部侍郎章敬使交

趾抵關門甚低隘先驅者為偃度之蓋夷欲逆折  
 我故璉不可曰此中國謂狗竇夷出入當豈敢以奪  
 使人請逆交趾人為折關乃入使畢還兵部主事進  
 郎中尋從靖遠伯討麓川多所裨畫賊攻大垵州璉  
 往援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遂乘勝下石甸等十餘  
 寨繇高黎貢山晝夜行與大軍合麓川平進禮部右  
 侍郎出鎮雲南會再討麓川餘黨璉引兵繇干崖南  
 襲思機發所居獲其妻子及輜重萬計遷左侍郎母  
 石匱書 卷九十四 侯璉列傳 九 鳳樓堂

喪歸至促還鎮改兵部左侍郎思機發竄於孟養詔  
 索之璉與都督張軌分兵抵金沙江造舟渡奪賊寨  
 營焉賊驚鳥獸散窮追至孟糯海子計入境重而思  
 機發終不可得乃還亡何貴州凱苗叛攻圍新添諸  
 衛道梗食且盡璉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至普  
 定射賊大破之迨貴州都督田禮來會克龍里甕城  
 羊腸楊老金溪諸苗於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圖志  
 解岑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捷上遷兵部尚書又進

克安莊西堡諸苗而中瘴癘卒於師

羅亨信廣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往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糧五十餘

萬石調吏科右給事中適註誤連坐謫交趾胥吏九

載洪熙元年用張瑄薦起監察御史往通州察倉庫

弊巡按真定等府清軍治鈔所至有聲譽有言亨信

堪任方面者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備

邊正統元年與都督趙安率洮岷等衛兵巡邊遇酋

石匱書

卷九十四

羅亨信列傳

十一鳳樓堂

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阻撓不行亨信至

其營斥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

兵為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即上章劾

貴等老師玩寇怯懦不忠上為責貴斬敵以徇

自是將士股栗用命兵出輒獲迤西以寧先是父喪

請守制上以邊務奪情至是得請歸塋往返皆賜

楮幣奉勅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給贍軍餉興利

除害為久要計每歲初秋回京議事條奏汰冗官省

虛費積邊儲禁私役請修各衛土城以絕鹵覘伺又

言鹵也先專係囊端圖為入寇至豫於北直要害增

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遂有土木

之變十二年恭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

丁取一為兵又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

奏言北鹵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鹵薄若如所議

足絕其衣食而偏其跳竄也且當今事勢正亟布思

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是速之亂耳從之十四年

石匱書

卷九十四

羅亨信列傳

十二鳳樓堂

秋轉左副都御史會也先入寇所至州縣文武官皆

遁人心洶亨信時在宣府孤城危甚當國者建議

趨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

紛然爭道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

有出城者手斬之衆遂定城中老穉懽呼曰吾屬生

矣日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鹵知有倫不敢攻

景泰元年以年踰七十上章致仕會報官者喜寧偕

鹵詣城下議和寧遣驍將楊俊設計擒之鹵患乃息



上賜璽書有為國除患之褒乞骸骨不俞所請是秋  
回京陛見辭益力因免冠頓首 上見其着兜鍪處  
顛髮皆盡乃許焉致仕八年卒年八十有一

程信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初釋褐楊文定見而奇  
之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  
之器也授吏科給事中已巳 英宗北征疏諫不聽

景帝即位劾兵將扈從失律者之罪薦起大理卿薛  
瑄等數人也先犯京城信上五事有裨戰守詔即日

石隱書 卷九十四 程信列傳 十三鳳樓堂

行之時都督孫鏜禦酋失利欲領餘軍入城信曰不  
可朝廷舉國兵而授之鏜今小失利趣之使戰則鏜  
必効死納之則酋勢益張人心益危非計詔遂勿納  
鏜以死拒之酋引去 英宗居南宮天象示變信上  
中興固本十事及覆數十言懇請隆孝友之寔以答  
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遷山東右叅政總餉遼東時  
巡撫都御史寇深請監守盜倉糧石以上者罪死又  
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信鈎考之信曰使彼真盜雖

斗殺之不恤今故為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立  
取新斛碎之 英宗復辟進太僕寺卿時馬政久廢  
三營大將石亨等疏言太僕急徵諸衛馬不便請以

馬隸兵部信言太僕職專馬政而 高皇帝有旨馬  
政不許人知今改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  
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為著令兵部  
懼以為言詔歸太僕進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守將  
海寧伯董興聯姻曹氏信一切裁之以法已卯春朝

石隱書 卷九十四 程信列傳 十三鳳樓堂

廷聞建州夷董山潛結朝鮮命信察之信使自在州  
知州佟成偽以他事廡其境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  
大夫中樞密院使制書還報信具以聞請乘其未發  
急遣使詰問可伐其謀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  
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  
各上表貢馬謝罪後為寇深所論調南京太僕寺少  
卿尋召為刑部侍郎取大明律折其條目為律學指  
掌一編隨以自益成化初起復兵部右侍郎丁亥貴

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菁之險破合江諸縣 上用  
 廷議拜信兵部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  
 貴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分軍為四躬督一軍入金  
 鵝池而分四川軍繇戎縣貴州軍繇芒部雲南軍繇  
 普市入授以方畧期會大壩兵至李于閔渡船舖賊  
 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稍  
 却攀崖而上順風縱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  
 大壩貴州軍已躋其後雲南四川軍已攻其左右賊  
 石匱書 卷九十四 程信列傳 十四鳳樓堂  
 敗連破二十餘寨賊走天井水磨二洞；幽暗不可  
 入寨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更撲滅九姓土獠之  
 附賊者都掌悉平復請移瀘州衛于渡船舖以控諸  
 蠻分裂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壩為太平州立  
 長官司以轄屬夷師還進無大理卿北鹵竊據河套  
 歲為西患大臣請興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為總  
 制搜勦之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  
 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

道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信曰以三萬人搜套  
 則少巡邊則多闕陝連歲受兵今此舉勝形未見而  
 先自困非謀之善者也乃以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  
 之議信掌兩京兵及征伐俱有成績征川貴時詔便  
 宜行事信自受朕至凱還不殺一人不爵一人同事  
 者以為言信曰刑賞人主之大柄假以便宜懼聞外  
 事不集也今幸事集而入竊弄之非人臣詎所敢出  
 信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  
 石匱書 卷九十四 程信列傳 十五鳳樓堂  
 先別小人君子嘗慕宋張詠之為人誦詠之言曰願  
 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為真丈夫語  
 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子敏政官至禮部侍郎以文  
 學稱  
 石匱書王忠肅以下五人俱以經濟大才別歷中外  
 輒著聲績其其疇所謂有為有守者乎然非款、朴  
 忠光明磊落者余無取焉彭惠安之贊忠肅也曰惟  
 公淡然無欲不識姬姜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

感於公見之嗟乎無欲可以為王佐忠肅其勿可及也已

又曰書生不諳武事自是丈人通病余觀先朝碩輔一當倉卒無不知兵經畫犁然應手而集與後世之談虎色變望鶴先奔者不其逕庭甚哉嗟乎樽俎干戈試之輒效古之人與古之人也

石簾書 卷九十四 程信列傳 其鳳塘堂

石簾書卷第九十五

明 叙南張 試著

林聰楊瑄楊源列傳

林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聰性愷直知無不言已劾光祿寺卿李亨及王振家奴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官楊洪孫鏗石亨諸大將不協之罪景泰元年進都給事中內侍善增金英駙馬石璟怙寵不法特疏糾之 英宗北還廷議迎鑾 景

石簾書 卷九十五 林聰列傳 其鳳塘堂

帝欲薄其禮聰曰 上皇北征為宗社計迎復禮宜厚會有枚匿名帖者禮部尚書胡濙出諸袖中以示聰議封進太宰王直曰此禮夫而求之野也聰舉手加額曰賴有此耳幸勿遲已而王文沮之事幾寢聰疏言直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下廷議聰力爭至從卒從其請景泰三年議易儲衆相視莫敢發一言聰昌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奏牘不肯署名未幾懷獻太子薨聰上疏曰今三尺兒童恣念

太上皇德獨恥皇太子見深何故見廢時日曷喪之  
謠繼出臣不知為誰 陛下幸而聽臣乃將太子見  
深立為東駕則應天順人社稷之福夫不報也先遣  
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可汗朝廷欲賜勅書難於稱  
號聰獨叱其僭稱可汗冒上無等執不與廷臣恐激  
其怒竟稱可汗答之遂改聰為右春坊司直商文毅  
言聰不宜置閒散復為吏科都給事中吏部選法未  
當或私有所徇者輒指斥駁正當事者忌之嗾御史

石匱書 卷九十五 林聰列傳 二 鳳燭堂

劾聰為其甥乞善地以專擅選法論坐死大臣當連  
名署奏以次及胡濙不肯署名稱病卧數日 上遣  
中使問之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  
上始知聰被構左遷國子學正 英宗復辟拜左僉  
都御史山東饑命聰往賑貸之全活數十萬人還陞  
右副都御史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  
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時署院事力請  
禁戢平雲雙媼成化二年江淮大旱人相食益徒橫

石匱書

行詔聰撫之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十萬石以給民  
與之種計擒盜徒梟其渠魁數人脅從勿治盜以寧  
息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八年致仕尋召赴南京都  
察院視事兼領操江遂召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

楊瑄豐城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  
金紫光祿大夫江西方言王楊同音遂訛為瑄以景  
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御史印馬圻內民群訴曹石

石匱書 卷九十五 楊瑄列傳 三 鳳燭堂

二亮強奪民田瑄疏劾之 上閱疏歎曰真御史也  
下吏部且大用而使識之既還京禁宇連見曹石二  
亮日益張瑄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亮有洩語二  
亮者二亮先譖諸御史 上前登彈章入 上怒召  
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 與御史周斌且  
誦且對歷陳二亮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瑄誣  
引大臣都御史耿九疇副御史羅綺刑甚慘酷瑄瀕  
死不及一人理刑者又致瑄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

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電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從未減戎遼東鐵嶺衛道過救還或謂瑄至詣二出謝免後禍瑄不可復請成廣西南丹二出相繼誅釋歸 憲宗即位言官論奏復瑄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霏衢所東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瑄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捍患尤大成化丁酉謀報倭奴數百犯邊瑄時在抗僚屬驚問瑄徐曰彼米來犯當盡

**石匱書** 卷九十五 楊瑄列傳 四鳳孀堂

城之乃出巡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藉民兵為守禦計瑄曰海上兵自足用內地安用此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陞按察使復奏西湖水故可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湮過半請浚深之防於湧金門北關水門放湖水入城河出清河開抵海寧黃灣溉諸邑田如故建三橋畏吾寺後為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淤功未就卒有子源知天文以歲貢生被薦為五官監候武宗朝劉瑾用事源上

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色安居深居絕遠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律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陽臣欺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

**石匱書** 卷九十五 楊源列傳 五鳳孀堂

預防瑾又大怒喚源面叱曰尖嘴蠻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屍葬之瑄海鹽塘有縱橫樣嘉靖中副使黃光昇復有荆公陂塘樣今修塘者丈尺次第並用為式萬曆初潮溢塘壞副使陳詔倣瑄故跡修治瑄見形白晝授詔方畧塘成詔上事於朝立祠曰報功而源亦以萬曆中賜祠孟縣曰顯忠

石匱書曰林聰之諫易儲諫迎鑾楊瑄之攻曹石皆

是開人所不敢開之口楊瑄坐罪應死大風拔木無  
異雷而金滕而林聰之得不與章綸輩同杖于門一  
面之網則誰開之耶楊源以五官監敢以占候諫再  
杖并疏劉瑾之逆源直發其覆焉父觸邪而兒指佞  
在軼臚臚其尚有種哉

石匱書

卷九十五

楊源列傳

六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九十五

明 級南張 岱著

高穀 正呂原列傳

高穀揚州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  
舍人常奉命入寺寫經而歸而跣人曰病矣穀曰病  
且穀耳若閣老言上不寫佛經不病乃大考滿改翰  
林編修正統元年楊文貞薦穀學術醇正充講官修  
寔錄五年陞侍讀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侍郎兼  
前職十四年 上北征曹文忠從行穀居守景泰初  
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是年鹵教請使迎 上皇  
侵我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  
穀然獨請往穀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將至京穀言奉迎禮至會千戶龔遂榮拔  
匿名書穀所穀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群公卿不敢出  
一言官疏聞 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穀曰  
得自臣所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詔獄 上亦不

石匱書

卷九十五

高穀列傳

一鳳樓堂

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為沂王而立懷獻為太子毅悲憤不敢爭加毅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毅薦大理寺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得入內閣遂與毅相擠五年勅毅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掄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官劉儼上令毅覆試毅曰貴冑與寒士爭進已不可乃齧齧考官乎止奏斥

石隱書

卷九十五

高毅列傳

二鳳塘堂

林廷一人事遂已 英宗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迹唯語人曰毅在內閣安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毅無他腸可致仕毅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卒於家贈太保謚文義

岳正者灤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辛酉于監業李時勉時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高輅彭時王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

試權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陞右贊善天順丁丑改修撰 英宗庶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正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灤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

石隱書

卷九十五

岳正列傳

三鳳塘堂

輒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 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輒請為誰 上曰岳正亨輒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對曰 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為晚 上默然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坐以謀反律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寔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授履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

勸工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原見曰為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詰姦冗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其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諂悔不如勿究 上曰正言是也亨從于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鹵首無美皆梟於林木之上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問為 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 上曰汝可

石匱書

卷九十五

岳正列傳

四 鳳樓堂

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飲戢以與二人怨正日深會承天門穴下詔罪已正草詔歷陳弊政詞極切直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瀨以母老留闕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常言其不可用至是嶠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正拮手行夜宿涿掌墳氣奔涿人楊四義士也請寬於解卒不可醉卒酒釐正拮嘆酒拮封上灸之紙戾脫剝之比曉卒恠異故封

四厚于辛金辛亦已正乃得至戍所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 上亦時憶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 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常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為民甲申 茂陵即位臺諫請復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為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薄被譏得罪去李文達勸正代為祭酒正

石匱書

卷九十五

岳正列傳

五 鳳樓堂

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會廷薦正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蕪濟河築南北堤塞白瑤巷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狹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瑾功最鉅復購穀與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為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官者一旦弗得騰為謗書獨彭惠安公韶陳



太常音知而辨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  
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卒於家年五十五正於書無  
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  
文高簡峻拔尤善大書方外度數莫不規考繪刻悉  
臻其妙興化人至今呼為岳仙始之黜也有士人造  
之曰孔門有言未信而諫以為謗已公犯茲戒夫正  
曰正黜淺亡能受 主上特達之知固見謂能砥礪  
上廟豈使荷違居曠貴耶且正備員禁近寧比諫官

石齋書

卷九十五 岳正列傳

六 鳳樓堂

哉而希望顏色為居戍所時有從京師來者舉上  
所念正語為正賀曰上念公行召公夫正槩括上  
意寫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  
必當有感如或赦亦再敢不敢臣常誦古人之言蓋  
將之死而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壻嘉靖中贈  
太常寺卿賜諡文肅

呂原秀水人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權厝景州原  
時至墓慟哭州人及行道者皆酸惜已而奉母南

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  
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  
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有文士如呂生乃遺草萊中  
耶急召原入見衣襤褸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  
史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華費舍與諸  
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受之何  
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  
諸學生懋即遣原入學是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

石齋書

卷九十五 呂原列傳

七 鳳樓堂

進士第二入翰林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  
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八書於文華殿東廡 上一  
日至廡中命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 上說問二  
人何官二人對右中允無侍講 上曰品同安得相  
無命進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  
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問故二人頓首對君父常  
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敬慎天順初改通  
政右叅議無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曹石用事

知敬原未幾同岳正列上曹石罪狀 上留中不報  
曹石微覺 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突詔中語  
謂內閣臣訕 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  
大胆回敢忝原素謙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原得留  
原與李賢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原充總裁母憂去  
道景州啓父定歸合塋尋卒贈吏部左侍郎謚文懿  
原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執綺篋  
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置者于憲廕中書

石匱書

卷九十五

八 鳳鳴堂

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寺卿有學行

石匱書曰高文義非救時相也戀：故主特其忠愛  
有足多焉岳文肅輒直開與呂文懿敬慎端潔堪任  
中丞御史非宰相才也惜乎用違其地訖無成功詎  
可以諛說譸張盡罪曹石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七

明 叙南張 岱著

王驥揚善徐有貞列傳

王驥者其先太原人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東鹿為  
東鹿八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  
為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劉毅有胆既入仕通法  
律尤曉暢戎畧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奉命鎮山  
西無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還本省按察

石匱書

卷九十七

王驥列傳

一 鳳鳴堂

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  
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  
旁于兵部最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  
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鹵阿台朵兒  
只伯數侵益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  
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  
務行邊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  
貴追鹵至魚海于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

進引選都御史曹翼言狀 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  
修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太會諸將方就坐忽揖  
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責曰公亦  
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  
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  
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  
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臘脂堡西抵  
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

石廬書

卷九十七

王驥列傳

二 鳳樓堂

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  
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為平羌  
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總督討阿台朵兒只  
伯諸進止悉取驥謀鹵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  
蔣貴使為前鋒而自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  
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鹵敗  
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及於石城鹵食盡竄兀魯  
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

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  
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  
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竭死而任禮兵亦集  
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道窮追五百餘里至黑  
泉而還招其千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石軍趙  
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石丞達魯花赤三十八人駝  
馬兵甲稱是捷聞責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  
卿兼食其俸尋詔還部理事久之麓川宣慰司思任

石廬書

卷九十八

王驥列傳

三 鳳樓堂

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  
死而刑部侍郎何文淵請使撫諭之驥與太師英  
國公張輔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夷非策  
會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誥文淵說而命定  
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副將軍李安  
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十五萬討之瀕行賜  
驥貴金兜手細鎧綉緋衣朱弓天驥馳傳至雲南  
貴等兵集賊首乃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堆

州欲峇景東諸處恭軍兵部郎中侯璉等微破之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叅將丹保等繇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繇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蓋其別首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丹保等率輕兵五十受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恭將官聚兵六至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故曼刁招

石匱書

卷九十一

王驥列傳

四 鳳嶺堂

漢父子鹵刀門頂斬敵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繇夫象石渡卜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向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為哨抵木龍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為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屯賴隴把至馬鞍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衆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衆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

石匱書

別將丹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曼邦等寨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盛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蓋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常即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常即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

石匱書

卷九十六

王驥列傳

五 鳳嶺堂

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雷州土守交惠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構請命旋師上遣戶部侍郎王質賚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靖遠伯賜詔卷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為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將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推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

一四五

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眾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丹保都督會事毛福壽往圖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眾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蔣貴以兵五萬會計之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仇為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人頗以驥老師亡見績而

石廬書

卷九十六

王驥列傳

六 鳳翔堂

中貴人掖內主弗恤也再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中飭邊隘練士卒固不敢犯久之召還仍借千蠻將軍官聚討思機發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岬驥作浮梁以渡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首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矣而稍損於前一衛訓導詹英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輦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屬使責重報鹵蠻監厥閹之以為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

起行因而相踈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縮脚不敢攻而失都指揮等侯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為賊俘此何異李定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上命會勘然業已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勅勅聚還而改驥領千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剌平王蟲雷者檻送京師修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掖不道誅及驥景帝初召為總

石廬書

卷九十六

王驥列傳

七 鳳翔堂

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我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為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罪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官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一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內而驥與烏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大臣階為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

一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璵嗣至今  
不絕一孫添尚嘉善長公主驥奉 上皇之歲而太  
臣楊善徐有貞亦封伯

楊善其先自太原徙北平之大興少補諸生不甚通  
經術而性沈敏能為人策事時年甫十七 文皇帝  
起義兵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

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進司賓署丞  
選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

石匱書 卷九十一 楊善列傳 八 鳳鳴堂

為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鍾每朝謁引奏時  
上日屬之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貨治居第郭外有  
園亭花木之勝諸公卿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  
歸又時餽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  
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十二年考滿遷禮部左侍郎明  
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  
足抵不為倦鹵犯京城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鹵退進右都御史

善故長奏對其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  
如故而是時 太上皇帝在漢北元旦故事自朝正  
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也眾愧為之止時 上

皇在鹵且一歲而中朝所遣使漢北若王復王榮皆  
以小官往鹵固不與曰必得中朝大臣最後李實往  
亦不得要領至是乃遣善與趙榮復往然 景帝固  
無意迎 上皇善往不與一錢善乃悉去其家貲不

石匱書 卷九十二 楊善列傳 九 鳳鳴堂

足復貸之中貴人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  
類以往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  
土木之後為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此時六師之  
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為  
戰備故輕以卒于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  
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  
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  
沿邊要害皆隱金錐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容林立夜

度營幕若狽孫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懼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必三十八歲必再即稚子亡弗責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 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

石匱書

卷九十六

楊善列傳

十 鳳鳴堂

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西矣所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教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廡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

益喜曰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矣，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亦以漸繼也 先大悅曰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日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噤

石匱書

卷九十七

楊善列傳

二 鳳鳴堂

指顧其下曰吐：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大司馬謙心許之 太上皇在 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提謁善復泣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人旅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善伺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銅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晉封興濟伯改領

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皆官錦  
衣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  
軼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  
微於上坐疏善使鹵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  
是亨吉祥忌之補問於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  
卒美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善負才辨以巧取  
功名而儉悻多岍谷其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  
朴六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  
石匱書 卷九十一 楊善列傳 十二鳳鳴堂  
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  
于謙王文之修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為善死或云見  
謙文為崇而事實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中旨奪  
職為民  
徐有貞初名瑄蘇之吳縣人主而短小精悍穎敏絕  
世十二三能為古文辭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  
士居二年授翰林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理於  
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

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理此豈公職耶理  
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東  
者新方從事南夷而不虞北理憂之上封事千餘言  
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久之也先犯  
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振挾 上北伐且啟行理指  
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 上不歸矣已而敗問  
至 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理知兵邨王監國召  
理入使大璫與安等問計理為言紫微俱已動急乘  
石匱書 卷九十二 徐有貞列傳 十三鳳鳴堂  
由之未深入而還故都為便與安等不以為然尚書  
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稱知兵次  
入對以固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理詘矣然猶以  
才舉行監察御史伴鎮河南以備緩急援理請於執  
事者必便宜行事易置書而後發時彰德郡民驟聞  
變爭亡匿山谷間理擇倅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撫之  
皆歸業理乃建牙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群盜  
理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相團結而



不藉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為官用會  
鹵敗退程罷鎮徵還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右春坊右  
諭德仍兼侍講程既負材氣急欲大顯用邑不自  
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  
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程數為言之 上不  
答國子祭酒缺循以為言 上曰是徐程耶南遷之  
謬也而可長成均也程久不遷不能無望循見之  
曰君無仍舊名 上幾不憶君於是改名有貞會河

石壘書

卷九十六

徐有貞列傳

十四鳳鳴堂

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蔡隨決餉道阻後卒疲甚  
乃議進有貞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  
洞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  
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  
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  
亦不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  
金堤張秋之首幾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潭踰范暨  
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汴用平水勢水勢平

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  
捷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  
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  
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  
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  
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常欲築一  
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恠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  
有貞往叩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

石壘書

卷九十六

徐有貞列傳

十五鳳鳴堂

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  
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觔沸而下  
之龍一夕從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  
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 景帝召對褒勉之進左副  
都御史駁用夫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  
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  
天續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玉  
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指天象曰豈其復與耶遂

與謀決南宮錮 太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  
貞之治河閹臣商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勿救  
從之下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  
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  
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  
上曰為我語有貞但修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  
復言 上乃下詔封有貞武功伯子孫世為錦衣衛  
指揮使遂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  
**石匱書** 卷九十六 徐有貞列傳 六 鳳鳴堂

結御史為永報仇 上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  
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 上怒曰亨即竇汝曹何  
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右都御史耿九疇  
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 上謂有貞賢寔  
使之於是併下獄 具有貞謫廣東右叅政既行有  
以飛章謗國是者語多侵亨吉祥亨等復訴之 上  
謂有貞寔又使之逮歸置獄拷訊窮極鍛鍊無所得  
而摘其詰詞贊禹神功語謂貞所自撰坐大逆不道  
**石匱書** 卷九十六 徐有貞列傳 七 鳳鳴堂

冠玉帶袍笏 上既以虛已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  
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私憫 上於亨  
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裁抑之且為 上微言其  
貪橫狀 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  
占民田不法 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  
瑄合乃獎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  
具草悉糾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  
密以告亨 馳訴於 上謂鵬乃已修克暨永猶子

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黔首發雲南金蓋安置有  
貞謫金蓋之四年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夫是  
慘於我 且歸未幾石亨益死獄家藉有貞以赦還  
里又二年吉祥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才謂 上思  
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  
惜于謙才甚於有貞其寬有貞又不如寬于謙以故  
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  
詞翰著聲竟鬱不得志而卒

石匱書曰是三伯者蓋皆材人也靖遠材而欲武畧則優興濟材而巧武功材而躁其隱怯忍割借有陰慝然而靖遠差寬之矣不然以麓川之三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也武功之占候奇矣其事再驗一不驗幾遂悞國世之所謂不祥人也耶

石匱書

卷九十七

徐有貞列傳

一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九十八

明 叙南張 岱著

蔣貴山雲王信列傳

蔣貴江都籍從居紹興之諸暨遂世為諸暨人代父為燕中衛卒 成祖靖難累戰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又從征北鹵以九龍口大松嶺功陞都指揮僉事充叅將擊番賊深入奪橋斬關進指揮同知命鎮守松潘番人再叛討平之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盡平

石匱書

卷九十八

蔣貴列傳

一 鳳鳴堂

諸番陞總兵桂平蠻將軍印仍命鎮守正統元年召還陞右都督充總兵官討戎王阿台擒乃顏剌忽李羅等三年封定西伯七年征木麓川大捷晉平西侯加祿米與世券貴奮起行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衣糧器仗身自擔荷不後一人臨陣冒險衝敵皆披靡雖日不識字短於謀畧然天性朴寔忘已下人以故所向成功登上將爵通侯為一時名將卒贈涇國公謚武勇子義病不能嗣十四年孫琬嗣

侯成化初挂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出守甘肅勅巡按御史罪狀曰臺官豈盡桓典耶八年任南京操江上言六事極言江防控扼要害保護南京根本重地須加意綢繆十年召還管團營二十年挂平胡將軍印出雲中塞禦鹵并統制宣府山西諸軍覘鹵入偏頭關斬捕有功時議徙鷓鴣堡於滴水崖琬曰獨石八堡聲勢相首尾滴水崖寫遠益難援救不可從上從之卒贈涼國公謚敏毅成化二十三年庶于驥

石匱書

卷九十七

并貴列傳

二 鳳鳴堂

嗣正德四年廢嗣嘉靖十一年傳嗣三十五年佑嗣萬曆三年建元嗣諸暨有地名天子墓列塚如北邙貴父過地師曰此山有佳穴恨塚淺耳令貴父穴之數丈貴父貧携妻孥造一蘆舍寢處其地日夜掘之深數丈始下窆數月後聞鬼語曰某不應有此地一鬼曰侯已入胎矣經年生貴封拜後到山不知其穴但遙祭之洪武初言東南有王氣命湯信公至越相地聞天子墓名斷其脉成汪貴至正統間始大發

山雲徐州人父青從高帝起百戶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姿貌魁梧善騎射用門子官金吾左衛指揮使與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屬山海從文皇出塞力戰累遷都督僉事宣德元年柳慶諸蠻常朝烈等糾合溪洞徭獍劫掠臨桂諸縣是時鎮遠侯顧興祖為鎮守頗有平賊功而坐貪淫逮繫朝命公侯大臣舉代者皆言雲遂使往雲至出兵前討賊漢峒徭獍悉力迎戰雲一鼓擊却之賊退保山巔山勢險峻草木蒙密賊挂木於藤壘石其上官軍至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縱之山下賊謂官軍至亟斷藤下石以明度其木石盡乃率眾鼓噪而登遂盡破之雲前後馘永淳忻城馬平阜嶺三部未賓葫蘆柳城上油遷江諸寨峒賊六千九百四十奪還所獲男婦千三百八十有七馘思思安定五山馬平柳慶潯格強寇三十二百六十有九奪所禽男女九百八十禽殺興安諸邑寇二百九十有四七

石匱書

卷九十八

山雲列傳

三 鳳鳴堂

源等州土官歸附家屬三百七十有七蒸僅九城四  
舖舍五百餘區陶碑鑿石增厚崇高猛獍皆望風竄  
匿居民安堵者可十歲雲謀勇鷲發而端潔如寒士  
公賞罰嚴辨令與士卒同甘苦每戰臨機應變為士  
卒先廣西故時鎮帥至諸土官輒饋獻帥受之久  
之坐敗雲始至時聞府中有老隸鄭宰者敢言召而  
問之曰古稱將不忌貧廣西去京師遠土官有饋獻  
亦故事我寧受否宰曰白衣污墨終不可湔將至鎮

石匱書

卷九十七

山雲列傳

四 鳳鳴堂

也新與滌衣也詎堪汚耶雲曰人言土夷饋獻不納  
且我疑將陰中我奈何宰曰為官黷貨法當死將軍  
不畏死天子畏死夷邪雲舉手禮宰曰教我教我於  
是盡却土官饋獻威嚴馭之土官皆服凡有征調亡  
敢後顧有至死不敢言歸者雲所駐節處皆詠里老  
撫安善良原註誤察誣枉廣西人益感雲愛先雲守  
廣西者韓觀亦英武有文顧頗喜誅殺至雲人稱其  
仁亡如也雲常墜馬傷股 宣宗賜璽書馳醫往事

累遷左都督在鎮八賜璽書正統初卒贈懷遠伯謚  
襄毅命其子俊襲府軍前衛指揮廣西人悲號立祠  
塑像祀之雲所問老隸常逮事韓觀，好醉後殺人  
宰輒留之待觀醒更白以是宰名至今在士大夫口  
王信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十戶父忠征迤北戰  
歿母岳氏生信半歲持節旌為忠臣節婦已巳鹵犯  
京師拒戰西直門論功陞指揮僉事景泰六年從征  
五開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破曹欽東市遷指揮

石匱書

卷九十七

王信列傳

五 鳳鳴堂

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  
尚劉千斤反荆襄信進據房陵民兵不滿千人賊四  
千餘衆突至圍信主帥逗留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  
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  
以為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  
兼管食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寔倉  
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 憲宗十七年疏言湖廣蠻  
夷雖腹中之蠹寔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

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  
自息荆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于老孫已成家業  
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收穫未竟  
餼糧已空機杼絳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  
大加存卹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  
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  
揚當公以格物庶以律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  
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

石匱書

卷九十七

王信列傳

六鳳嬉堂

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  
匿陸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  
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  
信沈毅藺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驛從歷鎮大邦不營  
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出鎮三十年苟無華衣廐  
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尚書劉大夏嘗曰予在  
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寔若人那討得來提  
學沈鍾嘗稱信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謙厚如祭遵

嗜學如杜預料事整如趙充國不愧古之名將子  
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石匱書曰蔣定西出身行伍雖至大將猶推鋒陷堅  
不避鋒鏑使不遇靖遠已自致身通侯矣驥特能用  
貴非貴附驥也山懷遠身先士卒果勇善戰與定西  
頡頏而無靖遠之王君寔誅常跗注居然儒者後世  
邊陲有事使得此一人焉亦何至敗壞若此哉

石匱書

卷九十七

王信列傳

七鳳嬉堂

石廩書卷第九十九

明 劔南張 岱著

郭登楊洪羅通列傳

郭登者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歲能屬文伯都督常撫其頂曰麟鳳兒也吾弟其不  
死矣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  
伯王驥薦登為副分兵鎮臨安檄召諸夷長宣布朝  
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具却不受十四年虜入

石廩書

卷九十九

郭登列傳

一 鳳麟堂

塞急進都督金事副劉安守大同一日鹵騎猝至登  
出戰被執鹵欲加害登叱曰我總兵也鹵噤指不敢  
動即以皮帳卧登帳重四角以木槌昇登往見酋長  
又與夫騎而行登體肥重鹵以其不便趨走防獲稍  
懈登忽縱身騰躍拉酋于隨攘其肘奪馬突圍疾馳  
還營鹵遣十騎追之不獲七月 上親征至萬全成  
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  
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鼎張益曰駕入臣從紫荊關歸

等入吉已得請乃忽東折向居庸總四十里鹵主

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盡閉人心危疑

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吊死問喪表創傳

藥衆皆感戴或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自苦無

益登曰吾誓與賊存亡當不使君輩獨死也八月虜

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不

納且登拜謝鹵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 上皇

怒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

石廩書

卷九十九

郭登列傳

二 鳳麟堂

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劉安等同知  
府霍暄出見納賂而也先寔無歸駕意登曰此給我  
耳莫若東問出死士劫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曰  
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  
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鹵遂驚疑  
擁 上皇去登大慟哭曰奴才米敗吾事時賊勢張  
甚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登獨堅守大同十月鹵以請  
和為名犯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

先以蠟書馳奏其畧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在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再上疏言鹵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鹵欲復犯京師登以京兵親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

石匱書

卷九十一

郭登列傳

三鳳樓堂

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開勇其涑水易州真定保之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榆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歷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謀報二十里外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皆曰賊眾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百里其疲困一退避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劔起曰放言退者斬漏下二鼓徑薄賊營漸明賊以

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振山谷登射墮二人手刃一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拷拷山斬首鹵二百餘級奪還人馬器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鹵數千自鹵入寇以來此為戰功第一閏正月獲鹵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鞠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眾寡大明皇帝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田小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

石匱書

卷九十二

郭登列傳

四鳳樓堂

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索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瘞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鹵甚怕我大砲神銃短鎗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庶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佚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唯肆貪淫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鹵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



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  
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為  
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  
數百馬百餘疋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  
登智勇無倫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互一年百  
戰未嘗挫衄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  
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寔地賊人入圍中令人暗發其  
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賊傳以為神天順元

石匱書

卷九十八

郭登列傳

五鳳樓堂

年奪爵為都督僉事掌南京中軍府事是秋謫戍甘  
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謚忠武登性至孝  
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  
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揮筆立就尤工詩所著  
有聯珠集謫甘州詩有詩送岳正曰青海四年羈旅  
容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  
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王闕  
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

詩為國朝武臣之冠

揚洪六合人以祖廕世漢中百戶洪生長在邊有機  
變敏捷善騎射夫無空發百步之內取人百無一失  
能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所出必勝累功陞都指揮  
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鷺疏短洪上詰二內官曰  
此必小人指使汝上又每舉洪忠勇以勵諸將洪  
益自奮洪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  
敗酋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酋阿台打刺花斬首功

石匱書

卷九十八

楊洪列傳

六鳳樓堂

二百級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充總兵官鎮宣府酋  
畏洪不敢南牧見旗幟呼為楊王十四年酋入敗我  
土木上皇道宣府北狩去洪以閉城門不救乘輿  
逮繫詔獄是年十月酋犯京師出洪獄中與孫鐘范  
廣等率兵一萬擊酋涿州紫荆關處洪奮勇追逐直  
至固安大捷十一月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  
等率師入見言酋衆已盡絕其寔不過百餘散掠各  
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

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城為既  
奏捷以洪為昌平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  
贈穎國公謚武襄洪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持  
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洪  
威畧每左右洪初指揮杜衡誣洪尚書魏原即訊雪  
之部卒李友全誣奏洪上付洪自治洪以故感激  
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洪功為最  
洪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  
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後許之未幾卒庶兄俊嗣俊先  
以擒叛監喜寧功陞都督

石匱書

卷九十八

楊洪列傳

七 鳳禧堂

羅通吉水人曾祖仲淵負才具濶畧喜議論國初以  
富民徙定京師永樂中上書言便至十事 文皇嘉  
之 仁宗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不  
如法繫御史獄仲淵倡兩縣父老白枉後父老悔懼  
各散去仲淵獨詣東宮陳二令賢御史折之曰若以  
一人白兩縣長吏而兩縣父老皆不至公耶私耶仲

淵曰公私不在人多少誠公一人可耳 仁宗召詰  
仲淵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人  
安能每事盡善 仁宗曰長者之言即釋兩縣令亡  
何應天府丞坐盜官錢使人諷仲淵言如言兩縣官  
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故得公言之府丞被私  
罪敢面謾丞銜之目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連逮責  
償通二十餘登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闔奩有  
才畧北京新造發軍夫運磚通州潞河數百里相屬

石匱書

卷九十八

羅通列傳

八 鳳禧堂

轉徙十餘年不辦通建言罪因自徒流以下得運磚  
自贖不數月悉盡法司以為例巡按四川蜀王出入  
用乘輿鹵簿一日遇通突收之王氣阻藩臬謂鹵  
簿不當屬有司詣問通何所置之即上聞王罪且不  
測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見報既無所報通曰  
易耳移文與王云鹵簿故玄元皇帝廟中物復還之  
耳玄元皇帝唐玄宗幸蜀所建老子廟也通始至蜀  
士大夫稍易其年少至是皆驚通壹用璽書以威嚴

治而仲淵貽書戒之曰昔人治蜀文翁以寬武侯以  
猛爾尚遠師相濟通受戒後報命永樂十九年詔求  
直言通應詔請罷巡邊與給事中柯運御史白忠並  
謫邊州通知交趾清化至南海有老人授之兵法曰  
已巳之年需公大用是時交趾新屬性俗不通，簡  
條教寬法令州故有妖社能殺人計除之黎利叛宣  
德元年陳智方政敗於茶龍諸郡震動成山侯王通  
奉命往討大敗喪師割七城求解檄所割城守將下

石隱書

卷九十八

羅通列傳

九 鳳嬉堂

賊，無少長皆殲之通說守將指揮打忠曰吾與若  
受天子命守城豈以王通一妾人遂委棄耶降者賊  
盡屠之就死孰若死守清化人受吾拊摩六年矣皆  
信我萬一異城全忠為感動簡練千人晝夜防守七  
月黎利知城不下卒來攻城堅一夕囊土山於東南  
西門外高與城埒通謀曰賊眾我寡難以力勝今結  
之約日出降必少怠乘其怠襲攻之是夜率敢死士  
燃松火鼓譟出城南門直搗土山斬其梟勇數十百

人盡焚其飛樓雲梯士民氣大振其冬王通復貽忠  
書令下賊通堅拒不納明年正月朔 安降將蔡福  
未說通曰吾以若來助我乃游說耶斬汝夫福惶恐  
退賊又遣人密說打忠通引張巡許遠事激厲之忠  
曰死生唯君自是賊不敢嚮清化矣然王通竟為黎  
利所敗 宣宗棄交趾于之通乃與打忠懷印還推  
道行在戶部員外郎總督口北開平一路邊儲九年  
秋 上巡邊通督餉不絕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

石隱書

卷九十八

羅通列傳

十 鳳嬉堂

中從尚書王驥都督蔣貴征鹵兀魯乃我師戰却通  
立斬都指揮安遠以狗眾勢復振大敗鹵人還見驥  
盡攘貴功驥惡之言通私中益索益商將領金帛裘  
馬誘姦軍妻逮下獄謫北流縣容山閘官九年調東  
莞縣河泊又三年為正統十四年已巳通聞王振擅  
權玩兵鹵數寇邊憶所受老人言以河泊功次入京  
果有土木之變廷薦通可屬大事復兵部員外郎守  
居庸關尋進郎中通上言臣切見鄧艾取蜀：人却

守成都備艾劉裕取秦人却守潼關備裕及艾從  
劔閣緣崖躋攀而入王鎮惡乘舟溯渭至咸陽秦蜀  
已破而成都潼關守者猶未之知臣所障地京師後  
門一或失守而入且久耳臣遍閱阨塞有口可通人  
馬者七十所通人不通馬者百三十所須多方設備  
京師乃固又當使大臣一人總督軍務其權始重於  
是 景帝即命通為之陞右副都御史內擁 上皇  
入塞至廣昌破紫荆關守關給事中孫祥吉死內奄

石匱書

卷九一八

羅通列傳

十一鳳禧堂

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勅通與守  
居庸關都指揮楊俊提兵入援方鹵破紫荆關俊使  
旗牌官良密言欲本軍六千遁通縛良斬以徇說俊  
曰紫荆既破京師孤懸旦暮望援軍遁居庸失京師  
殆矣此社稷安危之機也君毋動我領君兵為君破  
賊至是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鹵還通亦還守關也  
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中國精兵獨特居庸今居庸  
入援與大城合而大同諸將遁吾歸路城外空無所

石匱書

掠我等名送駕敗則且為取歸於我無功彼不見德  
今計惟紫荆關兵皆遁爾奉 皇帝仍出紫荆我以  
鐵騎攻居庸居庸不守我復合還嚮大城居庸不  
可勝且奉 皇帝出塞然後議和 皇帝歸縱無大  
功尚可市恩於中國也 先去伯顏帖木兒奉 上  
皇出紫荆也先領五萬餘人出居庸攻關通用水灌  
城冰厚且堅鹵不能近通與守將謀曰我等所將大  
半召募客兵不足恃鹵夜環鐵騎晝用衝敵計敗其

石匱書

卷九一八

羅通列傳

十二鳳禧堂

鐵騎乃可破也皆曰善鹵人卧比兩馬橫置羊囊馬  
上二人共宿鐵騎外繞之騎隨一犬通藥羊肉熟之  
醜藥夜投之犬飽不嗥尋用膏繩連鞍馬足開門鼓  
譟火砲四擊鹵騎跳躍鞍急不解砲擊之擒一酋斬  
六級奪馬騾盈甲弓箭十計追回所掠人口五百餘  
捷聞降勅褒獎於是鹵轉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勅通  
仍領口外軍入倫通直走紫荆與鹵遇戰敗之再戰  
於完縣五狼河抄羊嶺敗之召入叅贊軍務理院事

一六一

景泰元年通疏比近日徵調邊軍入衛而遼東報鹵  
來犯以千數此必彼中守將畏於內調輒將墩境外  
一二達賊往來詐稱數千以止入衛之後夫過賊十  
餘人輒稱數千及云殺敗斬首十餘此邊將相蒙常  
態甘肅寧身大同宣府想亦如是即向者德勝等門  
外不知殺賊幾何陞官至六萬六千餘人輩殺尚介  
何況邊陲今宣府大同互屯重兵操練選武將驍勇  
者充總兵官文臣副殺者總督軍務時遣曉胡語者

石壚書

卷九下

羅通列傳

圭鳳樓堂

為胡人服出偵伺之白晝行營恐其望塵而遁抑埋  
伏待我當令深夜急擣巢穴使卒無所施又古名將  
如穰苴韓信皆起賤微今腰玉珥貂之輩皆全軀保  
位憎賢忌能無報國奉公之忠乞勅兵部五軍都督  
府詢察武衛中有信直其人與議行之臣入仕年久  
頗識邊情區：憂國敢用陳奏下兵部尚書于謙不  
悅覆奏近日諸邊守將累報聲息若如通言一槩不  
寔恐其果警且怠不奏德勝之戰當先者萬九十八

百八十八陞一級陣亡者三十一百一十八陞二  
級其餘齊力之人給賞而已并無六萬之多通云殺  
賊幾何且將臣謙同武清侯亨等已陞職爵革去官  
軍俱且不陞通請屯兵宣大臣已先奏遣武清侯亨  
昌平侯洪同往通請推選武職已奉詔書舉到者送  
亨試驗如苴如信未見其人武清侯亨昌平侯洪安  
遠侯溥則首珥貂都督廣都督鍾都督穎等則身腰  
玉出戰居守殊亦有功不見全軀保位之情久任悉

石壚書

卷九十八

羅通列傳

圭鳳樓堂

邊通所自薦必有所知乞就令保舉通又欲得剛毅  
之臣總督軍務念臣謙素劣乞罷臣官別選其代或  
就令通詔廷臣將謙通所言會議皆言石亨楊洪于  
謙三人戰守總督寔堪任使羅通訊貶過當然其志  
寔在禦敵惟 陛下委仕如初 帝亦詔解之頃之  
宣府總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入犯謙上言口外  
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一旦擁眾以送駕為  
名突至太原搖動山西宜選有謀畧文職大臣往鎮

楊洪亦乞遣文職大臣率兵出雁門用鹿角搆營護  
山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遂請通往通謂謙惡而出  
之言謙洪共建此策當令與臣同行謙請行上仍  
以命通提兵至懷來逐鹵出長安嶺外會鹵六退  
班師還協贊京營軍務三年轉左六年加太子太保  
兼右都御史進階資政大夫景帝不豫石亨張軌  
以迎復上皇密謀通曰吾觀天象事必濟從之  
上皇復位賞不及通自言通于三人俱得叙亡何丁

石匱書 卷九十八 羅通列傳 十五鳳禧堂

艱居家天順三年起右都御史既至請老進榮祿大  
夫致仕賜傳歸通弱冠登第間關南北者五十年家  
居不治生產親友過從詩酒相娛年八十餘一日不  
懌沐浴更衣家人進藥搖首曰羅通生死豈在艸木  
遂卒成化六年遣官致祭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  
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功宜表忠良以勵臣節勅祠  
居庸關水旱疾疫邊人至今禱焉通有曾孫大絃為  
給事中以直諫有聲

石匱書曰已巳之變內有于謙善謀石亨善戰外有  
郭登楊洪善守是以京師危急而九服宴然良緣大  
同宜府為之扞蔽也先恐宣大議其後長驅深入  
而不敢曠日持久解圍遽去向使登洪棄宣大不守  
則鹵騎蹂躪出入自如孰敢撻其鋒邪故羅通之守  
居庸使宣大兵一騎不得度居庸而京師之聲援益  
壯其功豈在登洪下哉

石匱書 卷九十八 羅通列傳 二十二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九十九

明 叙南張岱著

袁彬李實劉安沈固朱鑑列傳

袁彬者江西人 英宗北狩彬以較尉見 上察其

能書留之 上在鹵中惟彬與哈銘沙狐狸三人朝

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故與其父只為通事

被留沙漠知 上在脫衣易羊一牽以見 上以銘

曉鹵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鹵擁車駕

石匱書

卷九十九

袁彬列傳

一 鳳禧堂

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遂入鹵營

皆彬與銘從上下關坂晝夜度澗河涉險冒凍周旋

夾持 上有宣旨通書則使彬 上在鹵帳冬夜與

彬銘同寢彬脇煖 上足銘常睡熟手壓 上胸

上俟其翻身徐下之而沙狐狸往取取水負薪皆叩

頭白也先異之召問其名姓彬為人溫美多計數善

言笑時為隱語而哈銘沙狐狸亦能諧謔悅 上以

解 上之岑寂內官喜寧者故夷種也先之擁車駕

扣宣府大同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不得則

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送 上入南京彬與哈銘

言京師絕鹵何處得入南天寒甚 陛下必無行

上止喜寧計不得行言鹵欲殺彬及銘者屢矣鹵抽

羊捆載彬之蘆中而將刺彬膚開彬膛 上使銘往

救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 上彬請 上辭之

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 上手治糜壓其背汗決乃

已熟羊解召而與共啖之 上稱引嚴光事銘常睡

石匱書

卷九十九

袁彬列傳

一 鳳禧堂

熟手壓我胸也無似之邪銘叩頭萬死萬死也先問

過 上皇帳間語曰 皇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

沒領四十萬衆未邊外顧不得一人用得用獨哈銘

哈銘 皇帝身若口也無哈銘 皇帝言也先不知

也先言 皇帝不知 皇帝歸還為 皇帝宜善視

哈銘 上曰我不視哈銘誰當視哈銘 上還 景

帝以彬為試百戶既復位趨遷錦衣都指揮會事而

推銘為指揮同知賜姓名楊銘沙狐狸為百戶賜姓

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使中官改面勢引太液池  
通穿中御溝役千人彬娶使太舅孫顯宗主之先後  
賜予甚多間召宴對畧用家人禮彬累遷都指揮使  
而百戶門達較尉逮果者積官與彬並治鎮撫  
上欲裁抑石亨曹吉祥授彬意彬避謝不敢以屬果  
果任之石彪坐誅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恐不免殺果  
叛果死門達治鎮撫如故達始為都指揮僉事時  
上有研付獄多平反中外喻然稱之及其繼果乃學  
石匱書 卷之百九 表彬列傳 三 鳳禧堂

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當行還我  
一活表彬受矣他任治之達退執彬下獄剝藝更下  
彬不勝苦且誣伏長安中有男子楊墳者善漆工其  
泥金畫漆得倭國法其精巧乃出倭上巧工也墳素  
不識達奮然擊登聞鼓上書言罵留鹵庭扈從臣庶  
奔走逃主保護 聖躬唯彬一人今者無人奏劾卒  
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乞以彬  
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  
石匱書 卷之百九 表彬列傳 四 鳳禧堂



且言即有餽彬者恒倍餽達歷指數之法司畏而不  
敢盡聞論彬贖絞項斬 上調彬南錦衣帶俸間住  
毀所賜第禁錮項而李賢亦得免 憲宗即位達得  
罪論死廷臣言彬枉召遂如故而達論死繫獄久之  
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錢達郊贈之金良厚  
諸公以此多為嘉靖中特錄彬孫天章為錦衣都指  
揮食事以報彬翼衛功成在英宗時既得為百戶異  
轉官徑入求內府 上怒下錦衣鞠之楊銘與達官  
**石匱書** 卷之九 袁彬列傳 **五 鳳鳴堂**  
也先帖木兒謀脫成罪會 上幸曹吉祥第也先帖  
木兒為成請 上知出成獄謫貴州衛副千戶後遇  
赦俱復官銘以荆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弘治中猶  
為大通事而成不知其所終  
李實合州人正統乙丑進士為人恣肆無拘羈頗傾  
狡有口辯景泰初為禮科給事中 太上皇居鹵時  
鹵遣叅政完者脫歡來講和朝廷遣使必得如富弼  
丈天祥者眾難其人實自請行遂陞禮部右侍郎以

右少卿羅綺為副勅出不及迎復事實驚白內閣太  
監興安詔曰亦第奉黃紙以行他何知既至見也先  
也先問侍郎何為來實曰自太師祖父至今朝貢中  
朝三十餘年矣使臣進馬中朝好待減少馬價皆奸  
臣王振為之乃致太師動兵 聖駕被留今瓦剌知  
院以可汗太師之命特遣叅政求和 皇帝所以使  
我來也 先曰減少馬價奸臣為之興動軍馬事必  
成大我中心送 皇帝還朝中朝不迎我使張關係  
**石匱書** 卷之九 李實列傳 **六 鳳鳴堂**  
岳謙入奏又復殺之則是何故實曰太師漫山而來  
不繇關道從人作寇復分寇諸關 保謙名為使臣  
引鹵張弓矢輒闖殺中朝 皇帝不能無疑於太師  
也曰此不過送駕為詞耳也先曰我遣者盈不花二  
人又何故殺之我是以有寧夏之舉實曰沿邊關口  
多者十餘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人太師向日南侵  
其父兄死焉今其報者皆子弟也此亦人情且太師  
所遣若無南使同行或為兀良哈所害或為守邊軍

1 萬 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卷 乙 丑

士所殺又烏得知之軍中割一首不有陞官即得賞  
功即中朝有割首賞亦何知是殺太師所遣之人也  
也先曰我遣李貴又不見還何也實曰無有李貴既  
曰我知之矣近者夜不收言大同城東可八里許見  
有殺屍四五十餘一屍探其囊中文書云太師所遣  
人邊軍畏而不敢聞朝廷此必貴也太師遣貴齎文  
書而已朝廷又不知若叅政等未朝廷知之重賞學  
待持遣我報命肯殺之耶也先曰我遣喜寧何以殺

石匱書

卷九十九

李實列傳

七 鳳嬉堂

之實曰喜寧中朝罪人也自幼及長層累蒙恩令齎  
金帛以迎 上皇腹心託之乃引領太師入寇京師  
復寇寧夏朝廷殺之戒不忠也 先曰大明 皇帝  
我仇人也以天氣候落我手中我衆再三教我殺害  
我固不肯使得知院朝夕恭敬若我落大明 皇帝  
手中大明 皇帝肯留我否實曰此太師德然 皇  
帝於太師亦有何仇也先曰侍即來甚善不我又大  
舉矣日治酒餉實贈之馬與行三十里所引見 上

石匱書

皇上皇對實言當日任用匪人之故引咎自責謙退  
避位懇切酬對實叩頭流涕言 上皇還京有日珍  
重萬千既歸也先營也先殺馬為酒令十餘人彈琵琶  
吹芍兒按拍勸歌也先曰侍即來時心無恐與實  
曰何恐之有通使講和以禮為上太師營中即我一  
家也先曰侍即見 上皇心無念與實曰有不念邪  
我等之念 上皇猶太師之念可汗也 先曰念則  
曷不迎實曰朝廷四遣金帛矣太師不發也即與我

石匱書

卷九十九

李實列傳

八 鳳嬉堂

迎歸相勞故不薄也先曰 上皇留此我固不得  
皇帝之我欲留千載後名一好男子今送 上皇還  
矣願侍即所奉勅書初不及迎事 皇帝歸故不可  
輕侍即往可請 今皇帝遣一太監或老臣三五人  
如禮而至 上皇歸也因遣其首與羅綺往大同山  
西一帶調回擾邊人馬以示信語實迎駕期實曰臣  
子不敢自為期需朝命因辭 上皇退也先遣其右  
丞把禿與俱來實還為 景帝道固定請和無他意

一六七

上皇自此遷住迎者楊善

劉安宿遷入父榮以禦倭功封廣寧伯安襲父爵鎮

守大同 英宗陷鹵，奉車駕至大同城下副安守

大同者都督僉事郭登閉門不納安獨與侍郎沈固

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從竄出見伏地慟哭進膳羞

袍祥出箴金犒鹵因其述於朝 景帝怒按罪降職

上復辟德之進封為侯勅曰惟爾父江事我 太宗

克奮忠勇為時虎臣寔啓名封爾安事朕繼志崇勲

石廬書 卷九十九 劉安列傳 九 鳳華堂

天步艱難捐軀赴難入不測之鹵効救主之誠疾風

草勁板蕩臣忠古有所云爾今其庶茲眷爾忠持封

為廣寧侯世祿十石賜誥券爾尚益勵前忠保爾祿

位欽哉五年以定曹欽叛加太子太傅命掌右軍都

督府事卒追贈嶧國公諡忠僖

沈固并陽人 太祖時固八歲以能誦大誥召赴闕

賜寶楮還年十一補邑庠生弱冠領鄉薦入國子監

選理刑內臺擢沂州同知徵入為戶部員外郎以才

勅理益英廣右督運西茶於四川六番進即中出為

山東右叅政督餉給軍運北還 仁宗即位以叅政

同武安侯鄭亨鎮大同宣德中命與武安及叅軍都

指揮張儉統兵行邊召赴闕議事稱旨 英宗踐阼

以固久在邊賜璽書勞之三年與征西將軍方政游

擊將軍楊洪統兵護送貢使出境因絕漠度赤山追

勦叛鹵還居二年陳邊事甚悉六年命兼總理兵食

二事賜總督邊儲印記七年陞戶部右侍郎居二年

石廬書 卷九十九 沈固列傳 十 鳳華堂

邊事益急固遭母喪奪情視事再乞終制不允赴鎮

上邊情十策朝議不決而罷十四年夏鹵米渝盟得

諜先報至秋大入朝命西寧侯宋瑛督戰不利諸將

或死或逃固居守獨完車駕北狩復至大同與廣寧

伯劉安出城朝見 上命括金帛犒鹵或難之固曰

府庫皆 上物也今有急不命猶出之矧復有命盡

獻所有具聞於朝 景帝下吏部較勘有無欺隱竟

白其冬以城守勞進右都御史固上言自鹵變以來

臣承命守城晝夜營，圍殺賊雪恥奈才識短淺無所建明今且拙笨不敢望行乞採可否文多不載二年以却鹵功轉左都御史尋赴闕議事乞致仕從之上皇復辟石亨言固於上召見便殿褒諭再三即日陞戶部尚書賜金幣加岐南香帶金織雲鶴襲衣贈誥命加贈其祖父家游嘉宴輒召以從賜珍果異物三年以老乞歸成化元年進一品階年八十一卒回市五朝游歷華要遂掌臺省幾五十年在大同二

石匱書 卷之九 沈回列傳 十二 鳳鳴堂

男女過三十尚無室家鑑申明洪武禮法旬月之間結親者動萬計考滿當代右都御史顧佐等奏留久之正統初復命巡按廣東多所建明欽州叛民黃金廣等嘯聚為毒鑑指示諄切亦遂向化代還朝命成國公朱勇簡都指揮等官三百餘員習孫吳兵畧歷代臣鑒等書擇御火有文武才者董其事右都御史陳智推鑑乞開設武學以典武科奏可遂為定制七年陞山西左叅政請卹軍民凡數十疏多見嘉納

石匱書 卷之九 朱鑑列傳 十三 鳳鳴堂

十七年賜璽書前後三百餘函所上章奏不下數百后常興學育才不用武衛廢文教臨危屢變救始拯敗邊圍以壯為人魁梧個儻多籌畧善談論尚德義喜功名

土木之變 景帝監國陞右布政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鑑言臣聞 聖駕被留鹵庭傾血刺心額天，高叩地，厚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 皇上生長深宮遠行不過天壽山近行不過北海子何至舍唐虞三代之聖謨蹈懷愍徽欽之覆轍輕為孤注親屈萬乘是何奸邪竊弄坐使蹈此危機夫既往難追方來當謹臣恐鹵寇奸說百端去而復來取而復索節據剽掠殺擄動數十萬却以請和結親為名夫

結親不已必索歲幣索幣不已必欲分疆以圖家有  
限之物充醜鹵無已之求若不整兵報復殆見主靈  
不安兵法有云千里趣利者蹶上將百里軍半至今  
被寇數十里趣利兵將不蹶我軍以佚待勞及蹶上  
將軍豈無故哉彼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  
父子相救兄弟相援所掠之物皆歸私室我以賞罰  
必聞朝廷號令皆制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有所  
得物必解公家今以結親為繇遣使來京一則覘我

石鑑書

卷九十九

未鑑列傳

十三鳳鳴堂

虛寔以報彼首一則通我達軍以圖內應既假送駕  
為名敢不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抗拒彼則指駕為辭  
其謀既深我慮至遠至急擇將練兵暫停中貴監軍  
假以生殺賞罰重整散漫之兵復募壯勇之士整奸  
邪之積發太倉之陳重懸賞格厚酬爵祿惟圖功成  
勿惜國費給賞我軍勝餽外寇再徵勤王之兵名為  
復仇之舉指日刻期夫攻並進也先如果送駕結好  
寔未可喜虛愈當防至使收歸胡黨招回游騎令我

軍民出作入息令我牛羊朝放暮還省去人馬飲走  
兵甲單入單騎以來送駕仍令驍將擁兵居庸以慎  
防守暫且苟安於今日再行整計於來年臣又切見  
太監王振毒亂天下震驚神器自江南草寇生發皆  
以誅振為名自侍講劉球之死中外以殺諫官為諱  
古云事歸朝廷則治宦官則亡史冊所載理必不誣  
為厲之階莫甚於此經曰開國家承小人勿用傳曰  
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誠哉是言可不慎與

石鑑書

卷九十九

未鑑列傳

十四鳳鳴堂

高皇帝與群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洩事機有妨國  
政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伏望聖母陛下邇王殿下念祖宗開  
創之勞將相被卧之苦置此多方欲傳萬世張主維  
持急立儲君選智勇託忠義開直言杜權勢軍國重  
事委任大臣早革內侍之權再造中興之業庶雪前  
恥以圖後功 太后讀其疏至於泣下景泰元年奉  
勅專一鎮守雁門關入雁門與鹵戰鑑麾下壯士

陳福者雖入陣逐北數十里明年戰代州鹵園我數重夫下如兩福殊死戰奮擊潰圍多所殺傷鹵為震却 太上皇還京 景帝出邊將各出精兵左右掩擊鑑謂未可上疏曰臣聞帝王不計小忿以安民不尚輕敵以全軍漢高不報平城非力不能休息天下也李牧收保不敢戰者非兵不足欲養銳也先慕義請和送還 太上皇帝彼以誠來我以誠報且其大營近邊尚未遠去我師一動彼類當知不曰搜別

石匱書

卷九十九

朱鑑列傳

一五 鳳嬉堂

夫前者至尊蒙塵宗社安危非得長君人心未定姬周輔成不得已也今鑿與既歸層教有在妻來而治亦無不可太子仁孝天下共知在廷文武群臣共立不能夾輔烏可易置僕復有言皇上於 太上皇論骨肉則當避位以全手足論尊卑則當固讓以盡君臣奈何藉口防微反為幽閉珍羞節其日膳雜堞增於宮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循省書怒甚亡何鑑乞致仕鑑按廣東激揚風裁平反寬獄粵人春秋祠

石匱書

卷九十九

朱鑑列傳

一六 鳳嬉堂

之所為出巡錄條教禁約排偶撮切里師長老挈訓童蒙此法家言

石匱書土木之陷死事者十三而跳身遁者十七天子坐地上而左右顧無一人焉此 英宗之所以終思王振也表彬哈銘沙狐狸以蛇從龍脇足之榮無異加腹後皆瀕死詔獄羸之遠方李實問候 上皇其應對不減楊善歸無殊賞劉安以大同出見甘獲重譴沈固以括帶搗鹵遂致淪夷朱鑑戀 南宮心

非易儲忠愛出人乃當復辟之後毫無寵禮盡棄泥  
沙漠故少恩乃至是哉

石叢書

卷九十九

宋鑑列傳

七 鳳嬉堂

石叢書卷第一百一

明 叙南張 岱著

孫鏜吳瑾趙榮馬昂冠深列傳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  
塞征胡功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叅將捕  
處州賊功陞都督僉事戰也先都城有功天順元年  
以奪門功封懷寧伯五年充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  
馬昂出禦鹵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更定指揮馬

石叢書

卷一百

孫鏜列傳

一 鳳嬉堂

亮走告鏜曹欽及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  
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關人曰與余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石門亦如之內廷  
始得集兵縛曹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  
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 上出密帖隙中  
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攻長安右門不  
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

門發火力攻 上又勅鐘賊犯闕急鐘等努力殺賊  
俄入勅鐘與馬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鐘于輔于軌追  
賊至東市大戰軌奮刀入陣砍傷欽兩臂賊并力圍  
軌攢鎗刺死鐘急調神砲兵與諸營夾攻欽負創逃  
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懷寧侯食祿三千

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涿國公謚武敏

吳瑾父恭順侯克忠沒於土木瑾嗣父爵天順初石

亨恃功驕橫 上頗疑之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亨

石匱書

卷二

吳瑾列傳

二鳳樓堂

新第極偉麗顧問瑾及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

謝不知瑾對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

非王府誰敢僭若此 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

若言乎自是益疑亨曹欽之變瑾知其謀詣長安門

告變內廷始知遂縛吉祥且得為備已大將孫鐘等

督兵先登瑾及諸將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門外瑾

為欽所殺事平贈涼國公謚忠壯與世侯

趙榮閩縣籍其先通渭人正統間以楷書生員授中

書舍人直文淵閣也先奉 英宗駕都門外欲中朝

大臣出迎適情巨測人皆相視錯愕榮與通政恭議

王復獨毅然請行遂陞大理寺少卿尋陞鴻臚寺卿

復陞禮部侍郎以出大學士高穀壯榮解帶為贈榮

持牛酒出見也先及其弟伯顏帖木兒環弓矢露刃

夾之以朝 上皇上皇帶刀與也先帖木兒聯騎也

先曰君是小官于謙王直胡濙石亨何不來良久

上皇曰彼無善意可速歸榮與復辭還面騎四掠去

石匱書

卷二

趙榮列傳

三鳳樓堂

歸辭前職不允改太常寺少卿景泰元年楊善入鹵

迎 上皇榮陞工部右侍郎與偕者千戶湯胤勳胤

勳湯和孫也榮見伯顏帖木兒伯顏帖木兒問榮中

國事榮未及對胤勳先發時：於坐上箕踞岸幘朗

誦其所著平胡論伯顏帖木兒色變胤勳出脫：不

花謂譯人曰彼髯者何為哉恨不殺之耳 上皇還

轉左上皇復辟陞工部尚書曹欽反榮騎而挺戈呼

市中從者數百人前行鼓勇欽即日就擒論功兼支



大理卿俸他日 上與李賢論廷臣才能因舉榮破  
欽事曰曹賊反時人皆畏縮况兵非榮責輒躍馬當  
先鼓舞市人卒禽此賊論其忠勇真非儕輩所及  
上歎曰榮真忠臣也尋患風病辭職成化十一年辛  
年六十賜祭葬如例

馬昂祥符人永樂癸卯舉鄉試會試下第八國子監  
宣德丙午以貌偉聲宏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丁  
巳陞監察御史奉命整飭宣府大同偏頭關兵備及

石渠書

卷一百

馬昂列傳

四 鳳樓堂

巡按陝西淮揚徽州等處癸亥行在刑部獄禁失嚴  
因因劫獄逃竄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乃陞昂右侍  
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叅贊甘肅軍務時都督王喜  
玩寇失機昂至劾其罪謫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  
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至強劫進貢馬駝  
昂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示及擒其偽祁王  
鎖南奔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已巳北鹵寇甘州昂令  
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

以伺鹵聞遁去昂以疾乞致仕甲戌兩廣夷寇擾攘  
起昂總督兩廣軍務昂乃大布朝廷威德帥總兵方  
岳并土官兵民等勦之生致其偽將軍周鐵盛盤等  
獻闕下上遣行人勞之陞右都御史丙子征斗峒  
賊平轉左都御史天順丁丑有諧昂者 上命致仕  
及入見復留用命之山西巡察邊境比還遂理院事  
戊寅陞兵部尚書辛巳鹵寇陝西勢甚急命懷寧伯  
孫鏜為總兵官昂仍總督刻日出師是夕曹欽反昂

石渠書

卷一百

馬昂列傳

五 鳳樓堂

與鏜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太保仍掌兵事自是 上  
寵禮特厚賞賚無虛日衣有號撤哈喇者雖勲戚不  
可得昇以賜昂一時進退廷臣亦必召昂咨訪甲申  
憲宗嗣位信任益篤調戶部尚書尋奉勅點羽林軍  
士乃分精銳者為十二營以備調用又以籍軍帥之  
賢否而黜陟之軍心帖服戊子昂年七十時有災異  
適見力求退避既歸八年卒贈少保謚恭襄

寇深唐縣人永樂中為郡庠生上言時務朝廷奇其

人召入曹監時山東要路軍需錢穀有弊政遣中貴  
陳保生往蕪之來園子生精敏者同事得深甚喜宣  
德初擢刑部主事尋陞員外郎凡疑獄人不能辨者  
必屬之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司副史時天久不雨  
朝廷念刑獄有冤抑者特委錄山西諸郡大辟因察  
其情可矜疑者五十餘人悉奏釋之又上邊務十餘  
事多見采納丙寅四川松潘夷亂守臣請出師勦之  
朝廷念撫治非其人乃命廷臣之會謂深可即日

石匱書

卷一百

冠深列傳

六 鳳禧堂

陞右僉都御史以往遂破賊寨擒其渠魁送京師諸  
番驚伏獻盃甲刀劍三千童男三十七人駿馬四百  
餘匹繼後入貢不絕深撫恤士卒相地要害築關堡  
城池六十處道路險峻者咸削平之以便儲運朝廷  
嘉其能進左副都御史景泰辛未召還番人攀轅甚  
衆踰月奉命提督遼東軍務即日就道海賊李福以  
妖術煽惑山東聚至萬人深親率數百騎直抵海州  
俘獲千餘人訊之得首惡二十餘人械至京師餘皆

釋放甲戌北鹵入境深出奇斬酋首七十餘級在邊  
歲久聞母疾歸省即丁母艱乞終制不許起復任  
順改元 英宗復位方許終制二年臺長缺人復起  
左都御史時見曹欽父子兄弟恣意妄為率御史廷  
劾之欽等反首索深害之賊滅特贈少保謚莊愍  
石匱書曰曹吉祥曹欽以奪門二字橫據胸中故初  
以奪門攘功後即欲以奪門釀變肘腋之禍為其所  
俸中者幾矣孫鐘諸臣急起捍患其間生死不一乃

石匱書

卷一百

冠深列傳

七 鳳禧堂

二鼓聞變五鼓就禽撲滅之速福德總歸自朝廷而  
諸臣揖變之才亦詎可泯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

明 劄南張 岱著

土木死事諸臣列傳總論

天子行邊是成祖以來故事不足為王振深罪也  
弟乘輿之出為臣子者出警入蹕須保護萬全斯為  
盡職倘一無所恃但以天子為孤注澶淵之盟寇萊  
公已微倖成功夫後人揆其時勢猶取以誅討萊公  
而况婦寺弄權車駕輕出遂致喪師辱國天子蒙塵

石匱書

卷一百二

土木死事列傳總論

一 鳳禧堂

自古以來曾有如我英宗己巳年之事乎王振之  
罪誠萬死莫贖而余謂一時扈從之臣亦不得為無  
罪焉也先曰 皇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沒領四  
十萬衆未邊外顧不得一人之用而得用者獨一哈  
銘哈銘 皇帝口若耳也無哈銘 皇帝言也先不  
知也先言 皇帝不知 皇帝歸還為 皇帝宜善  
視哈銘此言雖寓譏刺其寔皆寔錄也土木之敗  
英宗坐地上左右顧並無一人為之追隨四十萬

八一開而散殉難者雖有張輔鄭瑄曹鼐輩數百人

徒然一死以塞臣責 英宗在難不能留一人焉以

為主上扶顛持危此時想衛將軍樊忠在駕前以

所持金瑣推殺王振王振推殺固當然其推殺尚在

駕前比之於抱頭鼠竄者不同也即比之於漫然徒

死者亦不同也故 英宗復辟之後追復振官立祠

祀之蓋以王振生死不離左右此 英宗之所以於

心終不忘也謂王振不死其必從亡不為哈銘必為

石匱書

卷一百二

土木死事列傳總論

二 鳳禧堂

袁彬不為袁彬必為沙狐狸諒其必不為鳥獸奔也  
故諸臣雖死亦不能塞責况於其不死乎諸臣不死  
道王振之不若矣諸臣可不適死乎哉余故於死事  
諸臣之中有死而無媿於死者有死而有媿於死者  
更為論列使後人得以觀焉  
曹鼐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人選署訓導疏言  
學問未充不堪為人師願從太學讀書或授別職自  
效改泰和典史鼐益肆力學問令笑曰典史欲狀元

耶魯曰不如是不已八年督匠入京自陳願就禮部  
試遂登進士第一正統改元詔開經筵魯與馬愉並  
以修撰充日講官賜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宗實錄  
成轉侍講九年陞翰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左侍郎  
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楊愛魯學優詞贍典制多出  
其手魯明敏類東楊東楊歿閣大議咸復推決於魯  
十四年閣振扶上親征魯與以內閣重臣危從過  
魯駐師土木魯氣熾偽求和上且召魯草勅與和  
**石匱書** 卷一百一 土木元事諸日列傳 三 鳳鳴堂

反獄亡命妄言冀脫死聞上止弗問誅証者而已宣  
德四年陝西大饑撤行諸郡縣曰此莫非吾赤子令  
移粟相賑為堃久留陝不遷刑簡政清陝人德之五  
年始以外艱去服除陞應天府尹堃言京郡秩正三  
品持給銀印凡有政務面奉特旨及承行六部都察  
院劄付適者監察官巡視遇事輒便追呼恣肆凌壓  
非所以崇國體也宜如古京兆尹之職上從之正  
統改元進兵部左侍郎四年京師淫雨壞民廬舍堃  
**石匱書** 卷一百一 土木元事諸日列傳 四 鳳鳴堂

振移營南奔魯乘之 上北狩魯歿於難 景帝即  
位贈少傅謚文襄官子思為大理寺評事 英宗復  
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廕孫榮錦衣衛百戶  
鄭堃宜章人也永樂九年進士并御史十一年駕在  
北京有奏南京鈔法為民沮壞 上遣堃往視之  
堃至止擒一二市豪還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怖今鈔  
法行矣餘民一不株累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摧陝西  
按察副使勅堃以便軍會官軍勦滅堃至察告者乃

言此陰氣為沴兵象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  
不許西揚議請清解戎伍欲使南北人各適其土堃  
抗言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各當  
誰歸遂止堃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為國家惜其  
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以是軍家利病有應與革力  
持之時尚書王驥奉命出行邊皆堃署部事驥大拜  
闕振私人徐晞以南京戶部左侍郎入為尚書代驥  
十年晞去堃始進尚書十四年振扶 上親征堃上

言也先醜墜于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請毋煩六師不聽堃乃從治兵振惡堃言事既出關初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堃中道墜馬幾殆力疾赴時雨衆踵至堃奏請亟趣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赴行殿固請振怒罵曰腐儒安知兵再妄言必死堃厲聲曰我為萬衆計安危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堃與佐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師大潰堃與佐俱遇

石廬書

卷二直

土木元事諸臣列傳

五 鳳鳴堂

害皆贈少保錄一子官皆部主事成化年間追謚忠肅

鄧祭江西南城縣人永樂辛丑進士擢御史巡按蘇松正統三年以才譽陞按察使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上親征祭同吏部尚書王直等力諫不從遂危駕北伐至大同宣府疏請回鑾言甚激切不報至土木之變從人曰駕不可回公可脫去祭叱之曰鑾與不反何面目復見人耶且追且戰遂遇害贈石

都御史謚襄敏官其子大理寺評事

姚銑侯官人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擢刑科給事中改工科正統間引疾家居凡七載藩府大臣以其才可大用疏薦於朝遷兵科都給事中銑儀貌端偉器局夷曠自入仕歷二十餘年始遷一級義命自安不求躁進已巳秋危從北征將行策其必敗遣僕歸貽其家人詩曰許國丹心今日盡輸忠白骨幾時還竟死於難

石廬書

卷二直

土木元事諸臣列傳

六 鳳鳴堂

黃綬順天平谷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召見命送國子監讀書中宣德癸丑進士拜山東道御史 英宗北征綬疏言兵玩備弛鹵鋒正銳 陛下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危駕至土木奮節死之後廕子鑑為國子生

馮學明南昌人宣德中以貢入太學校工部主事歷禮部郎中嘗使寧藩造墳竣事謁遺一切謝却王重之危駕北征陣亂六軍從臣多南奔時鄉人鄧力士

者在陣中謀與俱歸學明日君辱臣死將安之乎遂陷於陣後錄其子瑤為國子生

程思溫婺源人正統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歷官九

載陞儀制員外郎以清慎著名扈從北征不避險阻

陷陣以死景泰四年追贈光祿寺少卿錄其子俊於

太學

羅如壻吉水人正統壬戌進士授行人車駕北征行

人司正尹昌當行謂同官曰孰與吾偕行眾頷首未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土木元事諸臣列傳

八鳳鳴堂

有應如壻熟視同官曰主憂臣辱今日又何擇乎遂

自請行將行過劉儼曰適與妻子訣茲行安危未可

豫也萬一有他吾必死墓銘當以屬君策馬徑去至

土木遇害

馬豫臨清人宣德癸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尋遷寺

副已已從上北征土木失利豫語其僕曰我奉駕

而來失駕而返何顏面見百官哉汝急歸告母携家

還臨清我有死而已遂追呼大叫曰陛下陛下奮

不顧身傷聲叱賊遂遇害上復辟特憫其忠詔贈

寺正錄其子入太學

彭德清正統時官欽天監正扈從北征時王振擅權

大臣咸俯首聽命初出師金星犯亢明日黑氣四塞

入越二日火星犯土德清厲聲斥振曰象緯示警不

可復前若有疎虞誰執其咎振怒詈之曰死變倘有

此亦天命也遂遇害

李昱潞州人宣德乙卯鄉薦卒業太學謁選授光祿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土木元事諸臣列傳

八鳳鳴堂

署丞正統己巳扈從北征陷於鹵庭鹵欲用之不屈

臨之以刃乃曰主辱臣死今日願吾死所也遂遇害

景泰初進階徵仕郎廕一子入太學

俞鑑桐廬人正統六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奉命

清理大同等處軍政己巳車駕親征即中胡寧當行

以疾求代鑑慷慨許諾有以子幼家遠沮之者鑑厲

聲曰國事至此可言及身家耶出庭中撫其二子曰

若等自當成人我不能顧若夫尚書鄭楚知其賢命

鑑恭贊機務鑑力勸整請 上班師不聽至土木  
聖駕蒙塵顧其家人曰若急走報吾不得歸矣遂飛  
馬入鹵陣死之景泰改元廢其子偉為國子生

石匱書曰諸臣死土木分也諸臣不能使 主上不  
至土木而死土木死不足贖也若夫預知其必死而  
每欲出 主上於一死或可以無死而仍不惜一死  
以徇 主上者則死非其罪也必非其罪而又有  
死以為死事諸臣之勸則有死土木之忠而無死土  
木之罪也作土木死事諸臣傳

石匱書

卷一百一

土木死事諸臣列傳

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

明 叙南張 岱著

陳循王文列傳

陳循太和縣人永樂甲午舉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  
二及廷試又推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宣德初年命與  
楊溥專直南宮備顧問正統甲子命入內閣景泰元  
年 聖駕未迎國是未定循模稜持兩端二年陞少  
保兼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三年 上欲易儲先

石匱書

卷一百三

陳循列傳

鳳禧堂

啖左右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循輩遂以太  
子為可立而 茂陵竟廢七年修寰宇志凡例一準  
方輿勝覽有以戶口為言者循執議不從曰此非造  
黃冊何用戶口惟詳列進士之名一書狀元及第  
識者鄙之是年順天鄉試主考為侍讀劉儼循與王  
文俱有子入試並私儼儼不為地則大恨既放榜  
循上奏科舉取士國家大典當 太祖之世考官劉  
三吾等會試貢士試題有譏諷朝廷及克惡字并考

試不公者御史劾奏治以重罪別命覆考當 太宗  
之世考官鄒緝等會試貢士試題有孟子節文及尚  
書洪範九疇偏經論題御史劾奏亦罪緝等別命覆  
考今歲順天鄉試小錄果有亮惡犯諱字面易題故  
犯 章皇帝御諱策論二題皆屬偏經士習他經者  
多不能理會今續修通鑑綱目會修寰宇通志皆未  
成書殊未頒降以此出策所答又多亮惡犯諱字  
面非所以刊示四方臣無聞劉儼兩目昏花臨文多

石匱書

卷一百三

陳循列傳

二 鳳樓堂

眊先送者苟取足數後至者盡棄不省以致士子負  
屈甚多臣于瑛亦在其列乞勅多官公正有文學者  
取中式點落文字再加批較以定去取王文亦以其  
于倫屈抑為言 上令禮部會同翰林科道覆較瑛  
倫並賜舉人大學士高穀嘆曰大臣子與寒畯並進  
尚且不可又况不安於命乃欲殺考官乎面奏劉儼  
等考試皆公循文不互私于 上為宥釋考官先是  
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坐詭藉斥還本學時人為

之語曰解有名選學生榜無氏為貢士八年正月徐  
有貞以功入閣勅石亨除循輩請循成遼東鐵嶺衛  
未幾詔還以壽終所著有芳洲集

王文初名強欽改名文直隸東鹿縣人永樂中繇鄉  
薦計偕 文皇帝命選下第舉人給冠帶入曹監文  
與烏辛丑登進士擢監察御史有能聲宣德中擢陝  
西按察使正統四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  
夏五年入為大理寺卿七年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理

石匱書

卷一百三

王文列傳

二 鳳樓堂

院事時大理寺少卿薛瑄忤太監王振大希振意誣  
瑄出入人罪繫獄處死文每見振長跪門外俛首向  
北以是為公論所斥 景帝蒞阼也先遣使送駕還  
京朝議未定有匿名揭言今日奉迎禮當從尊 主  
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禮部尚書胡濙得之  
大學士高穀與冢宰王直議封進文曰匿名文書不  
得言及給事中葉盛林聰等草疏同上得旨繳進文  
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吃半飯也 英宗駕將到



禮部議迎復文厲聲曰未孰以為未耶黠鹵豈真不  
索金帛不索土地耶眾畏文多忿恨而不敢言卒生  
迎復三年見濟主廣西奸人黃竑建易儲議欲禘免  
死 上命廷臣會議文首云當立給事中林聰曰太  
于無過當置何地文怒頓之見濟竟立廢太子為沂  
王未幾御史王溥希文旨構林聰為其甥營官美地  
詔多官會訊文抑林受賄不承乃入專擅選法律斬  
胡濙為語 上始獲免本年大學士高穀以陳循獨

石叢書

卷一百三

王文列傳

四 鳳樓堂

見寵薦文忝預機務以自助五年蘇志大水鄉民貧  
粟富室不與共焚其廬命文廉之又以謀叛欲族其  
家賴大理寺卿薛瑄抗章力辨乃免七年順天鄉試  
于倫落第文恚怒與陳循共訐奏試官二于俱賜為  
舉人六科給事中張寧等劾之疏曰陳循王文職居  
輔導任重經綸所宜遠嫌薦士為國家持正宜引大  
體乃以父子私情煩瀆 聖聽臣聞宋范質為相從  
于昇求選作詩戒之韓億為相于維舉進士以父任

執政不就廷試方之循文父子高下可知沈文通登  
進士第一馮京第二厥後用貴冑寒畯進馮退沈方  
今得失又可知順天應試士于歲十八百有奇中式  
者纔百三十五人既云考試未精稱屈當眾濫進者  
風如何可啓循文申悖久彰人心共怒伏望速問如  
律用懲玩欺不則賜歸田里別選正臣以居清華密  
勿之地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上是科道言以大臣  
宥豈不問八年 景帝不豫群臣復請立 茂陵文

石叢書

卷一百三

王文列傳

五 鳳樓堂

曰今只請立東宮要知朝廷之意在誰於是人益疑  
之 英宗復辟言者首論于謙王文迎立外藩擅易  
儲貳廷鞫文力辯謙不言遂同戮於市後其子倫改  
名宗彝倚附汪直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訴雪父冤詔  
復其官得加太保謚毅愍  
石叢書曰易儲宰相事也陳循王文不能出一語見  
諍猶謂其患得患失鄙夫之常耳至如策：舊主陷  
北塞而不得入錮南宮而不得出微 英廟天命有

在燭影斧聲幾於不免矣。備文死不敵辜而余猶恨與于謙同刑少保其不瞑哉。

石匱書

卷二十二

王文列傳

六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

明 劔南張岱著

石亨石彪列傳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髯亦過臍。其偉如亨。嘗相從。酒肆相見。之驚曰。方今平世。安得兩侯。亨家世寬河衛。指揮其伯父。熾亡于亨。得嗣。雖不學。而英果有胆氣。善騎射。提大刀。飛舞彪。揮斧。挽強。亦不在亨後。每出戰。亨先登。彪從之。亨累功。都

石匱書

卷一百四

石亨石彪列傳

一 鳳樓堂

指揮使彪。以舍人授大同衛鎮撫。正統中。亨遷都督。兼事為大同左叅將。守萬全。彪亦遷至都。指揮已已之變。亨坐不援。鹵與總兵楊洪。竝繫獄。鹵至京城。下。景帝以于謙言。召赦之。使將兵。亨與彪出安定門。馳突擊。殺鹵却。而西亨等追戰於城西。鹵復却。而南。亨令彪誘至彰義門。更與戰。鹵潰。追及清風店。鹵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紹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假將軍名耳。鹵人以為然。皆反。戰亨及彪。復擊殺其數百。

人始知石將軍在也盡棄其羊馬輜重還而亨名震  
 函中論功封武清伯尋進侯兼太子太師統京營兵  
 彪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諸子姪並陞千戶當  
 此之時于謙為本兵亨與楊洪為將皆一時朝廷所  
 倚齒人稱亨曰命稱彪曰王也 景帝不豫會當郊  
 使亨攝召命於榻前亨見 帝委頓出與張軌張輓  
 陰約徐有貞等迎 上皇復位結太監曹吉祥蔣冕  
 內白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  
 石亨列傳 卷一百四 鳳鳴堂

子為東宮遂率其群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  
 宮迎 上皇出因與有貞毀謙文於 上殺之 上  
 即日論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仍理後軍都督府  
 事召彪大同以為都督同知充游擊將軍其家人石  
 寧等十餘人皆陞指揮千戶有差凡以奪門迎駕論  
 功者出自亨口皆得官前後四千八而文武百官奔  
 競石氏之門亨大納其賄賂入白 上學士大夫有  
 惡於亨者言 上輒得罪 上嘗坐文華殿亨從千

戶盧旺彥敬進 上問誰也亨道姓名曰二人者臣  
 心腹臣所謀迎 陛下皆與議 上立擢為錦衣指  
 揮于謙誅亨薦左侍郎陳汝言代許之工部侍郎孫  
 弘者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為請以為尚書 上曰  
 且使侍郎吏部再遷則尚書矣亨出曰一遷尚書何  
 不可者乃再遷耶其恣如此亨與吉祥皆外為橫暴  
 也而內故不相能會 上使亨搗齒延綏御史楊瑄  
 奏亨吉祥奪河間民田而 上領之亨從延綏還謂  
 石亨列傳 卷一百四 鳳鳴堂

吉祥曰今在外惟我在內惟公何可不結驩也而受  
 制於人乃相與諧徐有貞李賢於 上陽辭解兵柄  
 以動 上哀憐 上為調有貞於外謫瑄及御史張  
 鵬充軍令給事中御史年二十五以下者悉外調會  
 以天變已亨日於 上前言事 上悉可其奏人懇  
 百戶銘冒迎駕功下獄治亨白釋銘即言臣當時舉  
 事至密雖妻子不知外人安得曉請自今言冒功者  
 付臣審覈有奸臣當奏亨言臣所轄五軍物故老疾

諸營當送補率不至臣請徑促之使掌印官月至臣所聽比較亨言軍門有違限若教少者請毋送法司聽臣決治然上心漸厭亨其始有請盡見從亡何可八九矣又亡何可四五又亡何可二三耳於是令聞者曰總兵不可輒至禁處後非有詔毋內也上使工部為亨造宅工部造亨宅至三百餘間他日上登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顧而問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非

石匱書

卷一百四

石亨石彪列傳

四 鳳鳴堂

王府孰敢然上顧太監裴當曰而聞之人乃不敢言石亨生子孺月 上召見摩其頂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彪業以亨功一再遷為後軍右都督天順元年以游擊將軍出鎮大同遇鹵磨兒山千餘騎直入斬鹵首犯秃王奪其旗幟衣甲大敗之三山墩斬首百餘級上封為定遠伯其明年召還又明年鹵也賀蘭山後使彪往彪與鹵連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

敗之野馬澗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交鋒數十合斬鹵首鬼力赤平章生禽四百七十斬首五百一十二級奪駝馬五百有奇驅騾牛羊以二萬餘搜聞召彪還進侯加祿米賫金幣然亨雖驕恣尚處豪華與軒豁無機彪陰請矜詡夫彪在大同既誣陷都御史平富復教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屢召還而彪乃令大同千戶斌等五十餘人詣闕乞留為鎮守

石匱書

卷一百四

石亨石彪列傳

五 鳳鳴堂

上覺其詐會北鹵入貢羅拜彪於朝稱石王爺上益疑之下彪獄使鞠斌等果然彪所使上下諭文武官從此無得交通往來遣左僉都御史王儉與錦衣指揮遂果往大同執附彪者都指揮諒等百餘人械治京師于亨病告調其家屬寧等十餘人於鎮南諸衛凡附亨進者皆貶黜之果與指揮門達始用亨進至是乃自異競言鞠彪獄得其繡蟒龍衣遠式寢牀亨私遣義男後衛同知瑄出居庸市木兵部召

瑄不得向亨索亨佯不知臣今直使人自大同械至  
彪弟慶數自居庸抵大同擅乘官馬索官司飲饌不  
當意罵恭將鵬等如奴隸彪在大同代王贈歲祿彪  
言王臣與父亨為王請王長跽謝彪因索王使奉酒  
博野王生于彪賀王延款至暮送香囊等物彪還京  
師濕川王遣其長子攜酒禮造錢玉林衛軍一女美  
彪強污之取至其家十日軍人且告彪繫之獄竟庚  
死於是三法司錦衣衛共劾亨 上命亨閒住天順

石匱書

卷一百四

石亨石彪列傳

六 鳳翔堂

三年也四年春遂晨上章言忠國公怨望益甚其姪  
孫進士後詐稱病得輕旨斥為民後日與亨造怨謗  
為妖言曰土木掌兵權亨有所愛都督同知杜清其  
云土木杜也邇者光祿寺火亨曰此天火亨畜無賴  
二十餘輩專伺朝廷觀其心軌且不軌 上曰朕  
念亨微勞犯罪累曲貸不自創懲乃怨謗生他望錦  
衣衛其執而廷鞠之遂命籍亨彪家及其莊田之在  
渭南大同者下諭廷臣致書諸王使知亨負朝廷非

朝廷負亨也亨死獄中法司請斬首梟示疏其罪榜  
告天下 上命完尸瘞之彪與後皆棄市始亨得志  
時有南京後軍都督張通者嘗與同僚其孫鏞與亨  
皆娶武安侯妹亨迎駕時通方屏居使人告之張公  
賄我祖孫竝當論功通曰吾實不往敢欺君邪且吾  
亦甚貧卒辭亨

石匱書

卷一百四

石亨石彪列傳

七 鳳翔堂

不足稱武烈名臣哉迨後奪門丹出恃寵矜功蒯通  
之計未行而未與之頭先斷連城之壁一擲毀之不  
亦重可惜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

明 劍南張 岱著

姚夔在恭葉盛黃紱高明列傳

姚夔浙之桐廬人正統壬戌以禮部第一人擢吏科給事中土木之變諸大臣欲勸進邸王廷議未決詢諸六科夔曰朝廷任用大臣正為社稷計何必更詢小官事遂定鹵大舉逼京師議戰議和言人：殊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宜嬰城固守請使：繇間

石匱書

卷一百四

姚夔列傳

一 鳳鳴堂

道敕宣府遼東總兵官各選精銳入援內外夾擊之鹵聞遁去尋陞禮部侍郎 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之出集東閣夔草疏首署其名請復立沂王為太子以安人心以真宗社稷奪門變作不果上英宗復辟石亨憾夔不附已調夔南戶禮部 英宗素知夔且聞復儲之議呼召至京轉左侍郎未幾調吏部有真定守以賄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夔擲筆大言曰亨安得干我銓政夔寧不侍郎敢枉法耶事竟

止陞禮部尚書 憲宗踐阼命侍經筵九耕籍幸學

諸大典皆夔綜理其事嘗率群臣上言曰 皇上當

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

恣於宴安肆於佚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

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出入有防游幸有

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幾無忘政務 上嘉其言

朝鮮進海東青夔言非故事宜詔自今非常之貢物

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天變上疏請罷西

石匱書

卷一百五

姚夔列傳

二 鳳鳴堂

山建塔斥回阿叱哩留心經道躬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一遵祖宗舊規以回天意 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卜筮有異議下禮部夔曰合筮祔廟是正禮亦是大典敢少有紊錯以貽譏萬世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晉吏部尚書銓部舊例僅選守令以下官職藩臬臺省不之與夔至乃悉委之連舉臺省藩臬十數人皆稱職輿論服其公明辛卯冬彗出軒轅夔上疏及覆諷

諫南方大風雨水溢變疏言自古禍亂嘗起於災傷  
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勿加修省 上  
是其言獲有疾屢乞歸不許卒獲立朝三十年半骨  
佛岸政達大體尤留意人才以進賢退不肖為已任  
過大事輒正色昌言人皆悅服識者謂獲可屬大事  
如周勃善應變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贈少保謚  
文敏

崔恭直隸人以進士除戶部主事督運綏遠儲陞郎

石樞書

卷一百四

姚夔列傳

三 鳳樓堂

中六載考最知萊州府庫例歲入漕海布數萬輒  
浥爛守者率破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為兵餉  
不踰半布盡歸守庫者八百餘家登萊大旱蝗恭遣  
使捕之一如古法且焚且瘞蝗盡乃止發郡縣倉勸  
富民粟賑奏免膠州即墨諸逃戶易糧民得全活北  
園入寇逼京城恭括所屬機兵雜民壯為什伍入援  
京師是歲巡撫議城臨清撤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且  
乏食未即應命及秋期命復下恭始以郡民赴役適

中其會入服恭之先識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誥  
曰古之揚今之崔楊謂楊震也景泰壬申陞湖廣布  
政使盡革諸陋規及和市蠻侵武岡恭督餽餉訓民  
兵勸勦賊苗卒效順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  
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  
衆遂定未幾遷江西左布政所携篋惟大明律書數  
冊衣數襲而已比至閱理問獄日無病死釋陷盜良  
民活者甚眾寧王與弋陽王交怨恭始見陳天倫同

石樞書

卷一百四

崔恭列傳

四 鳳樓堂

氣之義王為改容二府繇是始平又作均徭法量地  
之要散計役之輕重而為之任一歲之勞者有九年  
之佚至今行之天順戊寅改左都御史巡撫南畿所  
至郡縣進耆老詢利病崑山民王愷素無賴利別籍  
所遺田產自冒為軍御史信之連坐隱蔽者二十四  
人衆白恭為覈其寔事遂白濬吳松江沿江之民  
歲免濬濬費省功成民以永賴庚辰召為左侍郎  
上與李賢論六部官曰姚夔崔恭何如曰二人才器

異日皆尚書之選恭在吏部精選舉嚴考覈置懲勸薄以錄天下人材賢者必言於冢宰王忠肅用之否必指其寔黜之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兼勅恭贊機務恭與成國公同心共事軍民畏服無何致政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教子孫讀書而已為人開爽光霽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與人言開心見誠遇事剛而能斷至其汲引後進愛惜人材意尤倦尋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石匱書

卷一百四

在恭列傳

五 鳳鳴堂

葉盛崑山人正統中以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己之變盛請治驕將楊俊扈從失律然後練兵選將以復鹵讎一日三疏十月也先薄京城請罷內府軍將悉事征操復請搗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形勢四日疏凡八上深中事乞鹵退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時北鹵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臨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鹵騎何以薄都城邊

石匱書

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朝議趨之時景恭嗣位士徂舊習言路第塞盛與都給事中林聰發憤感時無所忌諱一時士大夫奮發矯厲皆是盛聰倡之居一年聞帝多在宮中划船射魚為戲請復午朝以絕佚豫其冬中書舍人何觀彈劾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阿附權奸老猾不至在位復言北鹵朝貢使宜安置之南方沿海地絕其來往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者議都給事中毛玉

石匱書

卷一百四

葉盛列傳

六 鳳鳴堂

屬奏草言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明正觀罪林聰見而請更之不可走語盛亟詣科索觀玉曰上趣急觀恐緩固請乃出盛讀訖謂玉曰何舍人安置北鹵之說誠然疎也顧寔絲指斥冢宰至此且其辭連權奸坐益激怒中貴人耳草當更玉曰上怒甚不可更也盛再請玉曰附盛耳曰何舍人滿考不遷憾吏部為此冢宰意諸御史以此意屬草矣玉固不具耳盛曰君雖不具與具等也何舍人雖忤旨



主上尤令我曹有議此甚盛德且夫王振馬順之死  
 小人也劉球之死天下尚為口寔况吾儕乎且吾儕  
 方開路寧不自為謀王意稍解盛因取筆抹去其首  
 尾恭勅語衆稱善退而草腹所具王竟不更奏入下  
 觀錦衣獄杖訊謫九溪衛經歷而觀幸無害 英宗  
 逆駕有上匿名書請 景帝為河南之避者盛輒封  
 進再一年遷山西右叅政督糧宣府都御史李秉言  
 盛知兵便有意謀 上令協贊獨石諸城軍所築城  
 石壘書 卷一百四 葉盛列傳 七 鳳嬉堂  
 八置堡七百鳩繕監置邊關賴之丁艱去天順二年  
 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時兩廣流  
 賊種蠻在，猖獗盛與總兵歐信陳涇一擊斬廣西  
 賊之流劫廣界者而賊尚未戢復命都督顏彪討之  
 盛仍贊彪軍凡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百人疏請廣  
 東益商計益入粟為邊餉公私大利廣西進士張某  
 歸省盛稍疎薄其人張還朝言彪圖大藤峽久無功  
 聞僉都御史吳禎在武宣縣殺降遂六殺降附諸蠻

及民之供給者盛為彪草奏報捷立濬遂言盛於朝  
 且語李賢葉與中朝公所作詩文不佳賢心識之他  
 日錦衣指揮呂貴湯胤勳見賢稱盛學問文章之美  
 曰倘置內閣必不忝公賢憮然曰與中朝我詩文乃  
 為入閣地邪及朝命召還使韓雍代盛賢草雍勅曰  
 毋若葉盛之殺降也盛既還改巡撫宣府修復官牛  
 官田之法墾土積糧歲有奇羨易戰馬千餘匹修築  
 廢缺七堡以七百餘邊鎮隱然成化初年也三  
 石壘書 卷一百四 葉盛列傳 八 鳳嬉堂  
 年陞禮部右侍郎復改吏部蓋是時李賢歿矣六年  
 畿內大飢命巡視真保，定既還復命賑京師饑民  
 鹵寇延慶命往議戰守方畧既歸轉左侍郎盛雅志  
 勲業操履清儉慕鄉先哲范文正之為人前堂內寢  
 皆設范像朝退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去兩佐部事  
 多所資贊政體大者即非所部亦藉其商決久之卒  
 官下賜謚曰文莊盛始為賢所抑世人皆以譏賢而  
 盛在兩廣時巡按御史小有才愜而薦之禎驟得為

僉都御史既以殺降誘而所錄召還寔禎傾之盛錄此雖在吏部不薦一人世亦議盛晚節之進賢之譽

黃紱封丘人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南京刑部郎中為人廉直遇事隨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紱正色抗言不為移阻亦竟以是得名譚十戶者大猾任俠結懽顯貴人嘗奪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十戶酒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紱竟盡法直蘆場歸民歷四川叅政曾過崇慶忽旋風

石匱書

卷一百四

黃紱列傳

九 鳳鳴堂

起與前紱曰即有寬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西寺西寺紱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紱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獐惡詰之無祠牒即塗醋聖額上曬洗之隱有中痕紱曰是盜也即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索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紱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

石匱書

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紱竟按如法紱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貪墨吏聞風解印紱去又嘗奏開建昌礦遷湖廣左布政使妖僧繼曉至紱曰繼曉以妖術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寔逸賊撒武昌守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表奸張綱紱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

石匱書

卷一百四

黃紱列傳

十 鳳鳴堂

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為巡撫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忠朴聞紱歎人感泣願出死力為黃都堂一戰已為戶部尚書威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米紱躄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高明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為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

一九一

教斛議者欲復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桑田忽變為滄海取常額以責民債民無死所矣天順元年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庾死擊益振一日蓋囚五十餘人劫獄走眾相顧駭愕明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使歸諸塗得卒百餘襲捕之賊因俱得庚辰劾天下迷職官御史趙明為疏首寔出明筆辭頗激 上詰主筆者明請獨仕不以累趙都御史寇深素重明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

石叢書

卷一百四

高明列傳

十一 鳳麟堂

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為罪 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明為山東按察使 上謂李賢曰高明互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任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憲宗蒞作權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肅清時淫雨為災明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衰之象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即中何宜等可大用朝論譴之揚州盜寇作亂守兵失利勅明督捕明遣巨艦名壽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滅九百餘人又

竝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賊踪蹟不得逞江淮間稍靖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儀真衛指揮卒闕不可解明撫卒令不詳籍鹽入官乃舉劾如法數南京諸曹不職者十餘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又劾戶部及諸巡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眾始忌明三疏請終養許之成化二年上杭盜起即家賜明勅便回討賊明力疾上道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不服乃遣兵搗其巢誅首惡餘悉宥之海濱民

石叢書

卷一百四

高明列傳

十二 鳳麟堂

矯令募亡命為不軌明慮興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折上杭谿南里置永定縣眾多其功會疾作上疏乞骸不俟報納符勅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四宜退徵倖功成五宜退自稱五宜居士歸貴溪山築桑間亭逍遙其中尋卒石叢書曰姚夔在 英廟時便露圭角歷事三朝始究其用非所謂姜桂之性老而愈辣邪崔恭葉盛磊

磊落：有丈夫之槩而黃紱以鯁直崖異疏附一時  
高明慷慨任事直不見容乞身蚤退五君子者光明  
偉岸其在出處隱顯間亦可槩見矣松栢不棲蟬虎  
豹之皮不上蟻物理使然亦何足多恠也哉

石匱書

卷一百四

高明列傳

十三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

明 叙南張 岱著

王竑項忠韓雍陶魯朱英列傳

王竑其先江旻人祖俊卿以軍功為福州衛百戶坐  
事戍河西遂為河州人少豪雋自以生長西陲志存  
立功正統中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慨然以汲黯朱  
雲自許車駕陷土木竑與同官灑泣首彈王振罪狀  
時邨王攝朝羣臣讀彈文畢王但曰出待命則皆前

石匱書

卷一百五

王竑列傳

一 鳳鳴堂

跽不起大慟哭請速斬錦衣指揮馬順厲聲叱衆去  
竑責起立跽中走梓順髮嚙順面罵曰權奸誤國家  
若此若等其黨久當誅尚敢再邪遂與衆共擊之順  
立死王起入竑與群臣隨王以登更索毛王二閣既  
出復撞死之肆三屍華門之外項之群臣返舍內使  
喧傳召首事者入則作危語曰王召首事者入將按  
擊殺順者撞死之矣竑亦驚訣其妻若子曰平生不  
能絲毫詭隨今日之事發我本心我死爾死乃為王

竑妻所遺幼穉寧患無人收養邪遂與同官俱入既  
 入王無他持為中官寬之耳是時竑名震天下北  
 聞之亦為嘆息邸王即皇帝位而擁 英宗駕京師  
 竑以于謙薦守北門即戎服鞭馬馳赴軍號令區畫  
 雖老将弗如也鹵至出奇兵擊之鹵敗走逐之盡境  
 而還以功超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出鎮居庸關景泰  
 元年以疾乞歸頃之用為總督漕運兼理巡撫江北  
 諸處時徐淮大浸民饑死者相枕藉竑大發官倉歛  
 石廩書 卷百五 王竑列傳 二 鳳樓堂  
 富人粟舟過河坼下者令如意出米粥既而山東河  
 南流民猝至諸倉皆空獨廣運倉尚有積滯竑欲發  
 主者難之竑曰民惟邦本固邦寧民窮至此且夕  
 為盜留脩京師尚是緩着余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殺  
 余治余召盜罪然後自請死竑詞既懇主者素彈其  
 威許之所存活百五十八萬八千餘人他境流寓安  
 輯者萬六百有餘家先時 帝得荒奏驚問奈何無  
 飢死我民及聞大喜曰好都御史竑賑饑民近者飼

以粥遠者散之米流徙者給道食被擄者贖之病者  
 處之空庾為饑瘞死者棺塋之早夜殫精有所寄任  
 委曲成諭出於至誠人為盡有述竑行事作採實  
 錄以傳者既入覲特陞左副都御史治淮揚如故  
 上皇復辟召亨張軌用事以汰冗員左遷浙江叅政  
 軌復言上擊殺馬順事 上逮竑罷為民編管江夏  
 子孫永不叙居半歲 上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奏  
 章見竑疏有正倫理為恩義等語顧左右曰竑為朕  
 石廩書 卷百五 王竑列傳 三 鳳樓堂  
 也下詔曰王竑故首犯關法當死朕生之遣為民令  
 知其漕功戶部可遣官送陝西安置該管官司禮待  
 之五年鹵宇來寇莊浪甚急命都督馮宗等往擊起  
 竑為左副都御史與兵部侍郎白圭俱叅軍務竑與  
 宗擊敗鹵紅崖子以班師入見 英宗慰勞至再言  
 者謂西陲既靖漕政久弛當命竑復往從之既至老  
 弱丁壯連屬見竑三日不絕成化元年科道官交薦  
 王竑李秉國家勞臣可委重任遂以竑為兵部尚書

時兩廣峒猛大肆劫掠竑為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  
竑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  
瑕錄瑜雍罪不當用乃竑獨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北  
鹵在河套時出侵寧夏延綏境及四川陽德人趙驛  
作亂邊報日至竑居中調度皆中機竑而兩廣功尤  
偉一日上書言邊居兩日不報遂疏乞歸三年十三  
道御史交薦起吏部以聞內批王竑推病避難不體  
朝廷陞用意既去胡再拜其就令致仕竑在官厘二  
石匱書 卷一百五 王竑列傳 四 鳳嶺堂

嗽肉飲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晝  
匿夜走凡七月夜始達宣府御史張昊開闕納之既  
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忠不知  
也時都御史羅亨信來視忠令人掖之竟日乃盡卧  
兩月餘始能步歸復為即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  
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是時洮岷生熟番作亂  
忠撫降其衆成化元年鹵犯延綏忠同寧遠伯擊鹵  
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鹵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  
石匱書 卷一百五 項忠列傳 五 鳳嶺堂  
據石城勅忠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  
退忠即斬指揮以徇陣始定賊相持百日忠隨二卒  
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酋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  
愛將楊虎狸者被我擒忠命斬之虎狸伏地乞宥死  
自効忠許之解金鈎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為虎  
狸所誘禽凡斬首七十六百俘獲無算忠因陳四事  
為經久計是時兵事急忠躬冒矢石弗為縮嘗嘆曰  
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召還協理院事馬文

升每語人曰土達驚猛關中根本滿四未平朝野洵  
洵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中丞畢竭心力露  
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親冒天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  
醜獻馘珍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  
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  
流民咸遁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為亂  
復勅忠往討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  
兵擒勑不赦凡遣還者四十餘萬編成者萬餘俘斬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項忠列傳

六 鳳禧堂

二十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八年  
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忠處置得宜  
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致中天和交  
章論奏故忠辨疏畧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  
意媚疾流言仰瀆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  
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  
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  
逐還鄉至謂社殺恠酷甚於夷狄禁出早傷皆臣所

致又謂奏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辨何  
絲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李鬍  
子王洪燃燼再起遠近荼毒臣奉命勦捕僅俘百餘  
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讞  
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  
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家屬  
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  
于籍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眾爭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六 項忠列傳

七 鳳禧堂

聞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  
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  
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  
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日繫死者寔不過十較  
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恠  
於夷狄而致禁出早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  
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  
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

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  
加忝駁美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  
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  
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  
權厚賞者蓋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  
餘萬謫成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十  
餘人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  
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為口寔昔

石匱書

卷一百五

項臣列傳

鳳禧堂

馬援征南蒙蓋以之謗鄧艾伐蜀未檻車之徵非惟  
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  
乞採聞賜臣致仕奏入 帝嘉其功溫旨慰留十年  
代王綰為刑部尚書十一年為兵部尚書代白圭忠  
以職方最屬要樞即調劉大夏陸容為即時有錦衣  
百戶常瑛者助直為虐忠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  
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 上赫然震怒罷直瑛成  
邊而直見 上獨泣訴為內臣黃賜陳祖生所中傷

石匱書

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  
復令直昭舊領厥直遂首誣忠下廷訊忠落職去久  
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居家二十六  
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韓雍長州人世農夫也父貴永樂初以富民徙京師  
占籍宛平雍年二十連登進士授御史果敢擊斷氣  
直陵諸御史上故事御史之六部點齋入樞部尚書  
具茶退雍點茶吏部唱名堂上曰吏部尚書王直

石匱書

卷一百五

韓雍列傳

鳳禧堂

趨前唯以此重之 英宗正統中巡按江西擒治墨  
吏五十七人溺職者聞之多解綬去福建盜鄧茂七  
反福建御史以朝旨檄江浙兩省會征尋福建御史  
謂賊且撫可解退雍謂賊且撫先言耳非有所要質  
安知不改背昌若提兵往撫乃退胡後也既至賊果  
變竟定之浙江御史初得福建御史牒止不來及聞  
雍平賊反奏福建御史福建御史坐死人以是知雍  
畧也尋廬陵諸縣盜起與巡撫侍郎楊寧討平之民

一九七



吏奏留一歲遷廣東按察副使為陳循所知薦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恩威大著景泰末論劾寧王為  
寧王所反劫逮繫竟白雍巡按江西年未三十也而  
諸所更定施行後都御史皆按為格居一年起大理  
寺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明年丁母憂歸奪情居一  
年赴京還職尋使巡撫大同部署將校訓練士伍時  
出已意防守經畫戎政大修七年召還議事上壯  
其貌陞兵部侍郎 憲宗即位典壘局丞官王綸下

右履書

卷百五

韓雍列傳

十 鳳嬉堂

獄雍坐與綸交通降浙江左叅政廣西蠻賊據大藤  
峽為歲已久顧時：出劫諸縣而已天順末夜入梧  
州城執副使璫殺訓導瓊致仕布政欽更流劫廣東  
界越至江西亦復轉入湖廣：東巡按御史王朝遠  
請選擇謀勇將帥及威望大臣討之廷議以中軍都  
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將軍  
總漢達軍以行而以雍總督兩廣軍務從之即改雍  
左僉都御史使會輔勇於南京議出兵所向得便互

行事是為成化元年雍至南京與輔勇會悉全軍趨  
廣西入全州五道發偏師平湖廣陽峒諸賊抵桂林  
與勇輔計曰修仁荔浦藤峽羽翼也當先剪之調永  
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  
山生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東勝入峽  
分十五萬二千八為左右二軍以隸十三將軍分道  
擊之砍關奪壁空其石門道袍等十餘寨縱火裂山  
賊遁入桂林橫石寺塘九層樓獸挺搜險雍麾死士

右履書

卷百五

韓雍列傳

十一 鳳嬉堂

斧山開徑大火其營柵生擒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  
斬首三千三百餘級斷其大藤改名斷藤峽是為二  
年七月其冬偽降蠻人侯鄭昂王牛兒復叛夜攻潯  
江不利進入潯南叔北流容縣雍復使都指揮僉事  
鑑署都指揮僉事聰等分捕之俘鄭昂牛兒斬之并  
斬其黨四千九百有奇復遣將四出廣以東雷廉高  
肇諸寇次第削平捷聞 上大喜賞賚有差雍因請  
改割上隆州隸潯州復故土知州岑鐸官以長其首

請移置勒馬獻俘碧灘三巡簡司游微峽上下請置  
藤縣五七千戶所使蠻人慶故協力應軍者為之假  
候請陞新會知縣陶魯為憲職使專守梧潯并肇慶  
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諸縣皆從之輔勇召還尋陞  
雍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初雍窮追時有賊數  
十人詐為民逆雍車曰不幸區脫有年夫大軍壓境  
吾父母也民喜得生輒迎車下雍曰賊也民哉按之  
人箴短刀盡殺焉肆其途積他日與同僚論兵軍候

石匱書

卷一百五

韓雍列傳

十三 鳳樓堂

提俘入雍手斬數人摧其肝胆立嘖其心腦軍中時  
時飲酒鑽散于四面皆紅大呼滿米以鼓軍士之氣  
久之上言二廣地大山深一臣難控請加設兩巡撫  
上命副都御史陳濂撫廣東僉都御史張鵬撫廣西  
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兩巡撫亦罷設獨起雍服中  
為右都御史督兩廣軍務如故雍洞達凱爽應機決  
策智勇並奮文牘山委剖斷如飛提梓鼓立軍門士  
大夫莫不用命出入天刃意氣自若武功伯有貞者

石匱書

雍同邑人其從金盞赦歸夜觀乾象將星在吳意已  
當之時：運鐵鞭自壯及聞雍功烈投鞭太息曰監  
于能將吾已矣既承制開府梧州副總兵而下悉聽  
鈐轄其繩狎無所貸假有裨將犯法賂中人居間雍  
因于節肘斬其頭革之鎮守中官沁忌雍悍壓嗾  
人上書誣雍即訊無所坐遂自免歸亡何卒謚襄毅  
劉鳳績吳錄韓雍節制廣外其功固多然殺戮太過  
矧時吐病辱寇恍惚不獲全終或云其妻惱之赴池

石匱書

卷一百五

韓雍列傳

十三 鳳樓堂

水卒嘉靖八年言官追論雍功請錄其後許量授在  
京文職兵部言韓雍故與趙輔同功一體運謀設策  
寔為過之知縣陶魯所獲軍功皆雍指授其勞勩寔  
與先尚書王翱埒今輔子孫世承伯爵魯翱之後皆  
襲錦衣雍子孫曾無延賞請比翱例不報  
陶魯鬱林人父成起家鄉薦授交趾屬縣典史為黃  
福所知被薦累官浙江按察使僉事九載考績民詣  
闕乞留陞本司副使為人嚴恕明直遇難事輒先入

一九九

自任正統七年倭寇東海守邊三司皆思罪自縊朝命推成整練邊務成量海寇來風時月預布丁令板海淖中賊賊舟躍岸盡被刺仆伏兵四合燬而焚之事聞賞綺段寶鈔十三年慶州賊葉宗留陳鑑胡等為變將逼金華之蘭谿蘭谿者浙門戶同官推成任成至晝夜警備彌月間執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遠邇乃分遣招撫得降者二千餘人宗留等還遁入慶及溫台山谷間時總兵官都督徐泰尚書石璞久

石廬書

卷百五

陶魯列傳

十五 鳳禧堂

屯無功復共推成；抵諭之留壘中七日皆感悟出降獨餘黨陶得二者竄不受降成計誘其數百人殺之生擒百餘人未降者三千餘人得二與四十餘賊更遁入山谷久之復出猖獗未攻武義武義故無城柵木而已得二以縑束薪使人先匿入柵中而自率眾外攻柵成與都指揮崔源驅兵出戰不支遂遇害事聞遣官諭祭贈叅政官其子魯為新會縣丞魯年二十一而智計敏健新會令王重見而奇之問曰學

乎曰學夫不幸先子死魯當門又為吏學殖落已因泣下重曰為子師可乎曰幸甚遂拜重為弟子重曰與君約每晨後堂授經出治丞何如魯拜曰幸甚魯從重講習日進重喜曰僕始奇君貌已奇君才今敏學如是異日當為國名臣僕雖叨科甲萬不及也會大藤峽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跽白事惛悚若不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

石廬書

卷百五

陶魯列傳

十五 鳳禧堂

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邪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隘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最介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苦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

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仕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武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數日足魯乃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馮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美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眾益奮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為令會

石匱書

卷二百五

陶晉列傳

十六 鳳嬉堂

重死代其缺魯上官則進新會三父老語之曰四境皆賊氣吞吾城夫非戰不可保城非致死不可戰非介父兄率子弟不可致死非教不可妄致子弟死乃擇子弟之才勇者日訓練之號為敢勇軍環郭為輔城溝之施蒺藜渠荅燎析晨夜桴鼓如雷城西北當賊衝寨而立之長當險為長堵有邏有堠首尾應救縣署後為池作亭其中不設徒杠用舟渡人每靜夜召敢勇軍中有謀畧者三數人立池頭渡一人與謀

出之復渡一人凡渡三數人盡三數人謀用其所長亦或用已謀出三數人外敢勇軍既技擊習熟見賊若尋常又其計謀出賊所不料魯每出戰皆慟哭誓士感激爭奮無所敗如隣近縣亦恃無恐朝命陞廣州同知仍掌其縣事魯前後陞廣東按察司僉事若副使若湖廣按察使若湖廣左右布政使然皆奉璽書兼廣東按察司副使兼治廣西兵廣人稱魯為三廣公魯自其為丞至布政使平隴水後山賊置從

石匱書

卷二百六

陶晉列傳

十七 鳳嬉堂

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又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二萬千四百有奇極回被擄撫散向化十三萬七千有奇為兩廣保障者四十五年弘治中猛賊繼魯掘掠魯廬墓殺其族黨詔徙廣州避之賜誥命旌勸魯為人

發至期發檄乃知兵所向當羽書狎至戎裝夜戒聲  
色不動審賊饑懈之時或輕舟游覽或公讌夜飲俄  
起如廁潛身出城兵士如旅賁分道赴期中宵合圍  
黎明奏凱人見師之入而不見其出也馭軍四十五  
年視麾下如家人父子享之卹而嚴其令風聲所激  
雖非素部亦樂為死至其擣巢玉石必分亦非徒求  
多功級而已每平賊置縣輒修治學宮以興教化為  
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立大忠祠於崖門時

石隱書

卷一百五

陶魯列傳

十八 鳳禧堂

時造陳獻章請益絲其為丞時嗜學尊師故其所見  
者大所務者先獻章論魯治兵如文士為文奇無所  
蹈其治民也如其治兵應無定體魯在粵久粵人不  
覺魯功魯沒賊復熾有司議征議兵啞然無可否司  
府上撫按撫按議奏得報其謀已久洩兵出賊遁  
矣則戮良民為功兵退未離賊巢賊已虜民妻女奪  
其居魯功乃益見成蘭及鬱林皆有祠祀嘉靖初新  
會舉人何相等頌魯於朝六賜祠祀魯於新會縣

朱英、柳陽人五歲而孤能自感奮通易書詩三經正  
統十年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兵部尚  
書鄭塾深器之曰吾鄉老成凋謝殆盡致遠任重吾  
望于矣十四年浙閩寇起慶州賊葉宗留反其黨周  
明松等四出標掠朝廷遣英與中官守要地毋令得  
合閩寇時勦寇大將軍尚駐金華英至徑趨慶榜諭  
賜從降者甚眾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謀  
者報賊首領眾三萬欲來劫取中官大懼英立斬明

石隱書

卷一百五

朱英列傳

十九 鳳禧堂

松等於市皆驚遁賊平還京與給事中林聰劾景  
帝外戚家都督全及中官增廣二人 景帝易儲下  
廷議英獨與聰言其不可尚書胡濙曰事定矣毋動  
帝召江淵三赴便殿英前語淵曰 上皇南宮賴有  
皇太子人心屬望已久無故易之滋惑益甚公當國  
大臣不可不慮淵等延至西事已定英聰相向泣退  
俄執政有私怨於御火喉人訐奏御史有詔風憲官  
被告訐者皆外補英極論其非執政不悅尋遷廣東

恭議過家省母，閱英歸索，惟賜金十兩，母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既至廣，當寇亂之後，撫凋瘵，招流亡，立均徭法，其法以十年為限，一役九休，民甚稱便。峒蠻為亂，撫之不定，進兵勦之，其黨棄賊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加誅，英持不可，罪首惡而已。英宗復辟，林聰已為都御史，英以事入京，聰語之曰：君沮易儲，雖當時無疏，盍亦言。上吾能證君英恥於自陳，既歸兩廣，都御史葉盛傷英督察勦賊，恭將范信、石匱書、卷百五、朱英列傳、三、鳳禧堂、會勦大藤峽，至廬橫間，誣民為賊黨，欲殲之。英馳赴信壘，凡所俘獲，審寔縱去，信忿功不成，月餘未退。會盛使至，英亟請令信班師，其他誣首，協從之人，爭求全活，不下萬餘。遷本司右叅政，丁內艱，居廬蔬食，服闋，改陝西叅政。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居二年，遷陝西左布政。英在陝，與閩悉用其均徭法，兩省便之。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尋命總督兩廣。兩廣自韓大征之後，民徃窮窘，英至以守易攻，揭榜撫諭。

許為編戶，約飾將士，無得恫張。於是荔波馬平、蒼梧、陽朔諸縣，深阻犛獍，引類詣降。事聞，賜勅褒諭。左都御史初韓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頗為人恢濶，贈遺賓客，軍前取資，無算其自尊嚴。擬王公竟坐驕侈，生謗代者。吳琛欲然謙抑，有所饋遺，統至金帛輒辭，不受。至英益為清節，妻子不從官舍，一老蒼頭隨侍而已。有時璽書旌幣，英受藏璽貯幣於庫，自言吾出蒞官，苟得為民省惜一錢，還入吾室，神爽頓清，便如石匱書、卷百五、朱英列傳、廿、鳳禧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蘓子瞻題名也。然其馳譽屏發，使盜賊不敢跡，輒至勦絕，不能如雍強勁，其持重而入於姑息，將領敢殺降，謾英矣。英在甘肅，積軍羨三十萬，在兩廣四十萬餘，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或謂英公先後督府，積羨撫民功多矣，何不奏聞？英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英在兩廣，與鎮守大監總兵官三人列坐故事。太監居中，總督居左，總兵居右。而總兵陳政自以為伯爵，當居左，英曰：我總督也，與

巡撫不同爭論不決鎮守太監恒以聞朝命削英總督第令以巡撫行事兵部尚書余于俊奏兩廣夷民謀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撫等官頡頏不一以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英自兩廣兵革之後招撫猛獍逋逃復業之人為戶四萬三千六百丁口十五萬科復田糧萬五千有奇建立永安州治邊徼靖安臣方欲以英等及部下勤勞官屬請旨賞賚今與陳政爭坐忽令解去恐諸夷輕視反側復

石匱書

卷百五

朱英列傳

三 鳳嬉堂

生兵備一墮難以再舉 上乃命英陞為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如故召入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奏罷一御史之不法者是御史萬安姻家也英子諫大人無太認真英曰昔伊尹畎畝自任天下况我在官今世不任又教人不任吾政惡之六載考績加太子少保會星變求言首事八事時曹分條集英所陳事或見沮削英聞身往詣公所力求必行亡何病疽侍即何喬新賧飢晉陽遠遣使奏事英寄喬新手書民飢盜

起公當為念時已潰甚筆半不就君子謂英憂國之心斃而後已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端方儉約以事上清淨簡易以臨下不為矯亢尤異之跡而忠功在士大夫間

石匱書曰國家以武事責文臣任極重而其報功極輕于忠肅再造功不得一伯爵而王父成侂于侂奪利其印至嘉靖而始定焉余觀成化間以武功顯者王竑之京城陶魯朱英之兩廣猶可以鎖鑰言至項

石匱書

卷百五

朱英列傳

三 鳳嬉堂

忠韓雍其平蠻功皆出趙輔劉聚上而論功者止進一階蔭一子鎮撫而已何以服人心何以示後世哉故使王驥王越輩而不託身要路則斬將塞旗之功遠足以供科道官一紙彈文已耳昔人謂秦始皇之於功臣封之不足多假罪名以殺之者拙哉其不蚤誤科道官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

明 叙南張 岱著

商輅彭時列傳

商輅浙淳安人舉宣德乙卯鄉試第一後十年正統乙丑會試次年殿試皆第一 上命選詞臣劉儼等十八進學東閣輅與馬士木之變都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陞侍讀時北酋大入京師戒嚴輅力請却王踐祚以安人心爾至城下輅檄各邊帥選兵入援

石匱書

卷一百七

商輅列傳

一 鳳樓堂

揭榜賊營購首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書爾得榜與書自相疑道景泰元年陞翰林院學士秋 英廟回鑿輅迎至居庸關見 上涕泣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諫得寢且罪盧忠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輕議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鍾同章論請復儲 景帝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抃綸竟得免七年寰宇通志成擬兵

部尚書為王文所抑仍侍郎兼太常寺卿而已 景

帝不豫輅入朝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

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寔正月十七

日也 英宗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于謙王文等極

刑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

偏向正要爾爾空用心且議改元草詔頒勅石亨容

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抃先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

石匱書

卷一百七

商輅列傳

二 鳳樓堂

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誣輅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興安為輅和斛而 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為民輅去後 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帝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忌者中之竟不復召 憲宗即位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原官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慧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力求退 上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



優容言官召用羅倫今復自蹈其轍如公論何上  
 乃召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兵部尚書仍兼學士特  
 皇莊甚為民屬輅言天子以天下為家莊則何取十  
 年改戶部尚書一日召見議及邨王監國輅覲樓言  
 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泣 上亦泣  
 遂復帝號十一年皇子薨 憲宗以嗣續為憂左右  
 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東  
 宮乃立復上疏畧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  
 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就  
 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伴朝夕之間便於接見  
 庶得以遂母子之情惟外人之論逾月而東宮母紀  
 貴妃薨輅舉不孝宸妃故事殞殮悉如禮十三年內  
 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輅疏直十罪并指群小  
 帝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怒曰用一內臣何關係天下命太監懷恩至閣詰

石渠書

卷一百一

商輅列傳

三

鳳樓堂

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首收問直敢擅  
 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  
 可缺直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  
 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直敢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  
 家事政未可知也懷恩聞之咋舌而退 上乃即日  
 撤去西廠繇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暉以  
 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輅遂請老加少保  
 馳驛歸輅去萬安為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  
 論事直夫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  
 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文毅第一楊文貞李文達皆  
 不及也子良臣為翰林院侍講  
 彭時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潛心好學領鄉薦入國  
 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二  
 廷對賜進士第一傳臚次日詣闕謝時朝衣俟旦隱  
 几夫期糾儀御史奏着錦衣衛拿以胡濙奏得免明  
 年 帝北狩邨王監國被命與商輅同入內閣雖屬

石渠書

卷一百一

商輅列傳

四

鳳樓堂

晚進朝宁推重繼母喪乞守制不許尋陞侍讀復上  
 疏力求終制許之服除遷春坊學士 英宗復辟召  
 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出身若其年蓋是時年四十  
 有二矣 上曰政是方剛命賜酒飯尋召入內閣以  
 前職兼翰林學士 上命選庶吉士若用南人必如  
 時者乃可也李賢論事 上前出以所言 上者言  
 時：為賢謀賢服時直諒焉上 上皇太后尊號時  
 謂賢宜及此推恩賢謂詔赦也 上復辟方赦一年

石匱書 卷一百一 彭時列傳 五 鳳禧堂

部右侍郎兼職如舊 憲宗議上西宮徽號 憲宗  
 主母周太后不欲錢太后並稱太后中官宣后旨辭  
 色甚厲同議皆喑獨李賢開端時力繼之竟加上錢  
 太后尊號別於太后居數日太監輩包至閣曰同尊  
 二母是 上本心詘太后難顯言非二先生幾誤大  
 禮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其明年乞歸遣中使護送  
 手勅促還朝至京 上慰勞之以總裁 英宗寔錄  
 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李賢卒時獨任閣

石匱書 卷一百一 彭時列傳 六 鳳禧堂

再赦不其濫乎時曰優老為恩非謂赦也如朝官父  
 母年七十者予誥勅百姓年八十者予冠帶是則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與詔旨政相稱賢稱善聞上 上  
 悅門達陰軋賢於 上：行罷賢中責出語時：愕  
 然為力辯 上用賢如故 上嘗使太監牛玉視時  
 病入言其居汗陋 上欲為新會 上疾不果及  
 上大漸牛玉將遺命至閣中諸閣老駭怖而已時獨  
 兩泣不止玉復命 上亦為隕涕 憲宗即位進吏

事錢太后崩議營陵首言當合塋裕陵主祔廟 上  
 猶豫不決群臣伏請時從中主之卒從時言其秋  
 星見上言專寵者年既已邁宜男者恩或未逮當正  
 宮闈之分以衍麟螽之祥其言指切萬貴妃平涼土  
 達滿四反恭將劉清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  
 合殺已聲勢益急復請調官軍往朝命方以都督劉  
 玉總兵副都御項忠提督軍務而敗報復至輿情震  
 駭賊聞玉忠出退保石城山玉忠至下令圍石城山

毋戰副將毛忠遠之攻復敗士大夫益相危懼兵部尚書程信奏再遣撫寧侯永總京軍及調兵四萬往命已下時見本兵張皇難遏止第請令永整軍待其冬忠報至圖賊矣再乞勅永星馳赴援下兵部會議信曰京軍馳援當如忠請時曰仍不須行夫令賊出劫如曩時兵宜往今入自保此坐斃也信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或為時危曰止軍不發公誠何見時曰觀項疏曲折

石履書

卷百六

彭時列傳

七 鳳禧堂

知賊決可平其急請援知朝命遣將不敢專也其冬滿四果平改吏部尚書五年冬無雪上言臘盡不雪非惟宿麥難潤誠恐春氣相乘變為癘疫臣考傳記凡言災旱者必曰下民怨咨感動上天今或有之臣見京師居民不下數十百萬初無恒產營年小利但取度日比者官府買辦過多門稅抽分太重生業不遂困苦日深伏望聖明崇節儉之規嚴格剋之禁上是之復言 景帝女年已及笄當求庶士遂得下

嫁七年冬慧再見言七事請減去內府修齋慎重傳旨毋令近習假借日御殿召見文武大臣議政節賞慎刑通納諫諍飭勵官守撫卹軍民而歸之上德上然之八年歲內旱災條陳時政言皇莊之名自古無之景泰存藩邸之舊 皇上日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其號已非事有其絲寔為不與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亦欲立為皇庄居者懼於騷擾不已耕者懼於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石履書

卷百七

彭時列傳

八 鳳禧堂

何獨以此庄名之為皇乞令戶部籍與民居仍舊耕種又言畿內湖溲數多皆為勢家所有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乞令弛以予貧民及言民間養馬邊城糧草等事 上悉施行第皇庄不動時屢以封事上聞或報或不報要不盡行乞歸不許時為人端謹嚴密燕閒無惰行步端拱飲食不聞七著聲終歲不一二宴客即宴客亦未嘗具音樂片楮寸墨不輕擲棄立朝三十年非疾未嘗不在公，退不語

子弟以朝事接人和悅至其論辨確然有執雖不立  
赫：名而人望歸之成化十一年卒於位贈太師賜  
謚文憲

石匱書曰宰相之欲免於伴食亦易：也凡軍國大  
典能幹旋一二事為則後世之賢士大夫稱之不少  
衰如商文教之諫易儲撤西廠復景泰位號彭文憲  
之並尊兩宮附葬錢后顯仕項忠寧觴逆鱗期：勿  
奉彼但知所重有在不惜犯顏以與天子爭勝而孰

石匱書

卷二

彭時列傳

九 鳳禧堂

知其身後之名亦即借此以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

明 劔南張 著

劉定之劉珣列傳

劉定之永新人父髦博學為行薦魁鄉閭多疾不仕  
耕稼石潭之上學者稱為石潭先生定之自幼警敏  
善誦髦日授之書不令為文一日見其所為祝竈文  
及詠桃漿諸作大驚異之於是盡呈髦所為文髦謂  
其妻曰此子有八面之才一第不足多也正統元年

石匱書

卷一百

劉定之列傳

一 鳳禧堂

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四年夏京城大雨  
水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切中時弊以是知名已已  
之變定之為侍講上言臣觀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甚  
今日者如晉懷愍之陷匈奴宋徽欽之陷女直皆因  
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  
日全盛天下數十萬眾奉 上皇漠外委以與虜者  
也至於晉宋既遭蒙塵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  
棄故都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禦方張之敵使

劉曜石勒歛虐談而不入梓宮帝后因講和而未歸  
未有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眾也先乘勝直抵京師  
聽自去來者也蓋國勢之弱雖非陛下所遽能使之  
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臣無知曉敢陳所見臣以  
為臣講戰陣審守禦慎行人散降胡練兵撫民擇將  
材明賞罰而厚修主德為臣觀昨日之戰但知閉營  
堅壁托為持重而不能出奇盡力用收捷勝甚至前  
隊敗而後隊不抹左哨出而右哨不隨臣做宋吳玠

石廬書

卷一百七

劉定之列傳

二 鳳鳴堂

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最  
低前二行矛戟大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  
弓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抹又虜騎奔竄  
唐突制之必資刀斧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  
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齒拐子馬用  
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繇此言之刀斧  
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趑趄也臣觀紫荆居  
庸等關名為關塞是則坦途虜騎北來若風驅霧蓋

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隊踈漏非一日已增兵士繕  
亭障塞蹊隊畫地守之目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曰  
地網目其水泉則遇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  
以刺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今日事也古  
人之已事也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古可師  
也若夫奉使之臣往時充以譯人馭夫招蒙起戎職  
此之故今後正使宜用文武賢臣介紹之選以令通  
敏之士昔漢文帝屈趙陀遣陸賈宋仁宗結契丹使

石廬書

卷一百八

劉定之列傳

三 鳳鳴堂

雷弼伸威修德鮮有敗事此亦古人事也何以謂降  
胡宜散也志有之匪我族類其心必異往歲降胡盡  
留京師授官職給全俸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  
或乘伺隙蒙寇掠京畿今臣遷徙厥眾遠居南土禁  
其種落毋自婚媾變其衣服從我襟裾為兵則錯在  
我兵為民則錯在我民被我政教從我風俗如此則  
可以減俸給如此則可以省漕輓蓋 上皇之朝臣  
嘗言及智謀短淺不足動天今有效矣何以謂兵宜

練也天下之民農輸粟女輸布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練武衛國也向者兵受布粟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丁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轉貨為商執技為工商所得僅足補月錢之數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日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不敗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習怠新政者小

石匱書

卷百五

劉定之列傳

四 鳳樓堂

則降級大則誅夷何所不可若夫守令削民猶將帥削兵也今也常年之所黜落三歲朝勤之所糾彈者宜加之罰大臣舉官有犯賊者宜連之罪夫然貪墨者寡薦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固雖有夷狄外侵不足為患此之謂撫民若夫天生將材不專將門也貶繒屠狗被褐捫虱可以王霸趙括奢子王離翦孫項首繫頸無濟事也今國家用將有出將門之中者如石亨楊洪是有出將門之外者如于謙楊

石匱書

善是宜令公卿侍從各舉所知量能而使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而邊材日充將帥得人此之謂選將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宋圖恢復所恃者張浚此兩人者忠義素著功業久立然街亭一敗亮降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待取後功乃復前官此亦古人事也臣觀昨者于謙石亨等將兵禦虜迭為勝負互相殺傷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亨自伯爵陞侯謙自二品陞一品推陷腥膻迎回鑾輅不見其功但見其

石匱書

卷百六

劉定之列傳

五 鳳樓堂

賞忠臣義士豈不急哉今宜使但居舊職勿受新銜以作敵愾以勵庶幾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其君姑息也既進而肯退者其臣患失也君無姑息之政臣無患失之心治平計日矣此之謂明賞罰若夫攬專權親萬幾人主事也百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請退御便殿使近臣侍側大臣前奏言官察其邪正面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永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此亦前代故事祖宗成法陛下遵而行

一一一

之則決政也蓋以熟而察臣也蓋以明若仍前以本章奏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獨任成亂生奸故夫知仁勇人主之德也知察枉直仁覆群生勇收威柄宋司馬光以行明武告君即此義也若夫五經諸史至博也流覽多識儒生猶或難之臣謂經莫要尚書春秋史莫正通鑑綱目而當善惡兼觀焉今也儒臣進講誦善若頌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不嗅其不至誤食而嘔

石廬書

卷百八

劉定之列傳

六 鳳禧堂

實行而躓也者幾希矣夫唯善惡兼觀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趣避審夫其於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用舍當矣其於內臣也既知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此在陛下設誠行耳今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未缺臣見國勢可張警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也書奏 景帝嘉納之定之博學多聞凡有論事莫不

切中 英宗復辟以右庶子兼侍講政通政司右叅議兼官如故成化二年入內閣叅預機務會久早上言四事一言 皇上天也中宮正后地也今久旱風霾二氣不和易天地之心未暢意者謂 皇上過中宮正后稍疏欲上自正后及妃嬪進見先後悉循其序故重戒如此 皇上空體天地之心俾嗣續蕃昌宗社永固二言祖宗仁愛子孫至無窮也是以 英宗皇帝出建庶人等配儒生聚善繼善述之大者今

石廬書

卷百八

劉定之列傳

七 鳳禧堂

邨王妃女已及笄矣互命禮部為之婚配此為體祖宗之心亦和陰陽致雨澤之理也三言伊傳告商嗣王必法成湯且奭告周嗣王必法文武我 太祖皇帝德業隆盛臣願 皇上取其御製諸書及史臣所纂述寶訓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間進講以此商周子孫取法成湯文武之意四言帝王制治保邦異端佛老不與焉今天下太平日久民生日衆物產不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邊境日增日盛又復靡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4

費於此其何以堪今先朝所賜寺觀塔院即未飲盡  
關去之姑存其舊勿再增廓疏六留中居三年卒仕  
終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劉翊青州壽光人八歲能文書過目成誦有老人相  
曰是兒面有丞字文後必為相初赴鄉試道經臨淄  
值河溢僕馬俱溺翊水行半里餘神氣自若人咸異  
之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景泰七年  
陞修撰天順元年陞春坊右中允進講東宮憲宗

石匱書

卷一百一

劉翊列傳

八 鳳臺堂

踐阼以宮僚舊臣陞太常少卿兼侍讀成化三年以  
修英宗實錄成陞太常卿仍兼侍讀八年丁母艱  
歸廬墓三年鄉人號其里曰仁孝服闋復任十年陞  
吏部左侍郎仍值經筵日講諫言正論聞者悚敬大  
學士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十三年陞戶部尚書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  
閣大學士十八年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翊年  
姿秀偉望如神僊為人剛直英邁秉心不疑其在吏

部不徇私情亦不為苛細橋激之行及為內閣直前

果斷無所顧忌林俊之論僧繼曉太監梁芳也得翊

於上前抹解李孜省左道惑眾翊密疏言之顧與

萬安同事時對客輒罵安負國無恥為安所銜一

日太監譚昌傳旨召安與劉吉赴西角門出示上

手封啓視則人訐翊陰事謂翊嗜酒資財好色與太

監某認親縱之奸宿樂女納王越金為謀復爵等語

并及其二子罪狀安佯驚曰此匿名人書也上胡不

石匱書

卷一百一

劉翊列傳

九 鳳臺堂

火而以付臣翊與安等同出入朝扉事屬曖昧何從  
而明即于或過失亦未之知也唯太監保持昌曰某  
保持劉公久矣向科道官劾汪直疏上已訝無劉  
名今聖意已定二先生若不為計明且無及安曰翊  
親老俟其親守制去何如曰不能待也曰則請令自  
陳昌曰上意如此可即語劉詰且翊奏書求退顧  
不及養親上怒命昌再出問安曰翊欲去久矣  
此疏蓋豫撰者昨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奏上



意解特允之琳又奏臣于銳為中書舍人方十歲鈔禮部司務故多疾乞并令隨臣還鄉亦許之於是給驛米歲夫賜白金楮幣甚厚蓋安故銜琳而群小亦見嫉忌或構為飛語或假托遷卒俳優中之上前而琳去位矣弘治三年卒賜諡文和嘉靖二年言官疏琳素行孝友化乎鄉邦有旨立祠祀之賜額曰昭賢

石匱書

卷一百七

劉琳列傳

十 鳳嬉堂

文和剛直勁正不作迂迴謂非光明磊落之君子乎余至泰山疊障層巒但有崕岬而絕無巖穴虎豹不能藏其身况狐狸貓貉乎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

明 叙南張 試著

張寧鄒智列傳

張寧浙江海鹽人幼穎敏絕人七歲題畫龍有真點金睛恐飛去之句人已識其不凡景泰甲戌試禮部考官奇其文擬真第一不遂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得非張寧邪少保于謙奇其才授禮科給事中寧諤自持遇事敢言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云何

石匱書

卷一百八

張寧列傳

一 鳳嬉堂

丙子順天鄉試閣臣陳循王文以子不第歸咎考官寧奏元宰私其子夫大臣體乞令罷黜聞者竦然英宗復位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寧乞將各衙門批政悉行改革勸 上尤當嚴恭寅畏轉移冥漢曹石恃奪門功竊弄威福寧奏劾無避聲焰減戢上嘆不可及稱為真給事朝鮮仇殺毛憐衛即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差寧往既行得遼東奏兩夷仇殺勅諭追留取便進止時次遼東寧拜

勅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調官軍肅陣直前既至  
導揚威德陳譬禍福君臣相視震愕謂朝廷有人  
憲宗嗣位寧首勸進經筵講大學衍義薦王竑李東  
可當重任太監輩包重寧遣人果邀相見尚書姚夔  
等咸勸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語一不及重甚啣之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辰建設齋醮尚書姚夔飲會  
大臣收買楮香詣寺觀祈福寧奏 皇上孝誠懋悅  
慈聖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以伸下情不當崇奉釋老  
石匱書 卷百八 張寧列傳 二 鳳樓堂

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為幸寧老無子取  
二妻前妻去八疾革囑嗣子必嫁之二妻悲慟剪髮  
誓死同居一棲不下者三十九年有司以聞詔旌曰  
雙節  
鄒智四川合州人舉鄉試第一登甲榜選庶吉士少  
貧燃樹葉讀書成化末與計偕徑三原時王恕以兵  
部尚書落職居里而萬安劉吉尹直貴用事智詣謁  
恕歎曰方今名德如公屏棄居里而彼人彼人貴用  
石匱書 卷百八 鄒智列傳 三 鳳樓堂

辦香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  
等彈劾內閣李賢獲罪速誦寧會六科申揀大忤會  
兵部薦寧與岳正俱堪任侍郎都御史乃得旨知汀  
州府侍郎尹旻贈之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寧至  
汀其治先教化而後刑罰興學校表節義恤孤獨禁  
游惰民方安之以疾致仕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  
並奏起寧皆以疾辭王端教公道郡城特造寧宅敦  
勸之卒不起間居三十年絕跡不事干請海內士大

事智書生切憤之今之京非望中策而已將扣關以  
明君子小人進退之道既授官上疏曰臣聞體元君  
職也調元相功也切見 陛下之於輔臣有缺必脩  
有事必咨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往  
降自內批若示小人陰執其柄者是既任之又疑之  
也是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 陛下之厭  
薄矣及居任任職唯 容 見若不能若不敢 陛  
下既仕復疑意其在是然臣未聞一任一疑可成天

下事者也宋之英主無過仁宗夏竦懷奸扶詐孤負  
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  
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器有重望則不次擢  
用之以故慶曆嘉祐號為太平臣願 陛下熟察忠  
邪辨明枉直凡茲輔臣執諫執夷簡執衍執琦執仲  
淹執弼黜擢優容無使淆亂則天工亮矣臣聞天下  
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輔臣等也  
今也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喋給為賢以簿書刑

石匱書

卷一百八

鄒智列傳

四 鳳樓堂

獄為本事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愉經群聚跡若  
鶩斯言則匿忠谷以歸主臣願罷斥浮冗之輩廣求  
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  
輪對或非時召對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否則優容六  
勿加罪則天聽開矣臣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  
在朝淮南寢謀以 陛下聰明豈不知治天下者必  
得正人君子乃可任哉特其所言所行利公病私小  
人懷私巧譖中之 陛下亦用內尼如兵部尚書王

恕之碩德監察御史強珍之精直章懋之顯亮林俊  
之剛方張吉之馴雅或削藉被柄或置散杖荒上天  
生賢本心必不其然臣願飭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  
驄馬抽揚俊等以充其名則天心協矣臣聞自古國  
家之敗未有不繇輕變祖宗之舊也 高皇帝監古  
跡謹亂源凡茲內閣惟供被藝頻年以來邪徑日開  
至上大權旁落其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  
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以樛作奇淫法王佛子倚

石匱書

卷一百八

鄒智列傳

五 鳳樓堂

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等寺倚以結怨軍民其他耳  
目所不及加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  
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 陛下朕肱宰  
相耳目諫官腹心正人君子則天綱正矣而 陛下  
又撫難窮之義理惜易邁之春秋考之經史會之身  
心一歲之間無日不然則天下之事盡舉矣智慷慨  
負奇一時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皆  
與智善並以進賢退不肖持論見浮沉世事者輒叱

罵之其秋 敬帝登極舊政一新安懼鸞等彈劾不  
得久位於登極詔書挿入一條令給事中御史毋風  
聞挾私言事違者加罪一時物論囂然安亦尋悔之  
其冬上兩宮尊號頒詔天下乃復挿入曰凡天下大  
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興有弊當革許所在官員人等  
指寔條具以聞其時則有流星之變智復上疏曰伏  
覩今月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且東南光芒  
燭地蜿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

石匱書 卷一百八 鄒智列傳 六 鳳嬉堂

切惟 陛下即位以來斥官官黜左道究游費抑冗  
負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恠獸興利革弊幾無遺  
矣變異若此其故何哉以臣竊以之思母乃陰未消  
陽未長 陛下事天猶未至與臣伏讀明詔曰天下  
大小衙門政務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  
人等指寔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  
詔書為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  
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大小衙

門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  
所在官員人等指寔條具以聞 陛下所以求言已  
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  
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太  
衙門始夫內閣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  
弊莫弊於小人長臣見少師安恬無厭少保吉罔無  
擇少保直奸無恥小人也此而不退上弊社稷下弊  
蒼生即欲他弊之革不可得也臣願諷之故之臣見

石匱書 卷一百八 鄒智列傳 七 鳳嬉堂

致仕尚書王恕忠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可獲大奸  
都御史彭韶正可決大疑君子也此而不進上無以  
利社稷下無以利蒼生即欲他利之興不可得也臣  
願召之崇之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益長臣謂  
官官之權重也臣又聞漢元帝任蕭望之周堪而制  
於恭顯宋孝宗任陳俊卿劉珙而間於源昇林甫仙  
容與高力士犄角而唐不綱似道大全與董宋臣表  
裏而宋不統古今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

曹之盛衰惟陛下鑒既往謹未來張英斷總天綱  
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為法凡所以仕大臣  
者一以太宗為法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矣疏  
入不報居有間安見鵠輒語之曰近西宮尊號詔書  
語及開言路者非裏面意我輩羽翼諸公增之耳鵠  
即以其語反劾安等訕君且稱朝廷曰裏而無人臣  
禮疏入不報俟命數日忽有旨召入諸中官皆在  
令跪鵠曰令鵠跪者旨邪抑太監曰旨乃跪曰疏留

石隱書

卷一百八

鄒智列傳

八 鳳樓堂

中還舍夫鵠九聲曰臣所口皆國家大事曷留中是  
皆若等障壅若等盡在盡何姓名吾欲卒吾口諸闕  
稍引匿鵠橋然出亡何安與直免矣鵠文祥等相  
與誇詡謂君子已進小人已退日夜縱飲酣快吉使  
客啖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鵠可得美官璋遂日夜伺  
鵠本州知州劉綦者抵鵠書賄以金言夢公過一  
老人騎牛陷淖中公左手把一石子文五色右手提  
牛角引之大道老人謝而出占之曰人騎牛象形朱

國姓也石子一文五色彈也公彈章具文米稱第一  
也引大道公引君當道也鵠自喜甚出綦書通示客  
其明年四川飢遣官往賑吉人上疏言所遣人不任  
請精選四使系四道擇才御史使理荒四使之選如  
給事中宋琮陳瓊韓昂御史曹璘即中王沂洪鍾員  
外東思誠評事古寅考滿知州劉綦理刑知縣劉福  
皆可用才御史則湯鵠宜為之璋遂草疏署御史景  
隆名言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得旨下錦衣獄令自

石隱書

卷一百八

鄒智列傳

九 鳳樓堂

引黨人以鵠璘思誠綦福對璋啖御史璧等言璘  
福思誠非人黨惟鵠綦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  
知州董傑數人是因擬拾鵠綦所言夢誣以誹謗劉  
吉擬旨逮捕下錦衣獄逮考智自供曰智與湯鵠相  
遇契密或論經進不宜輟講大寒暑或論午朝不宜  
塞責一二事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  
民憔悴賑濟無策或論邊儲空虛儲蓄無預不知其  
它送刑部坐綦妖言斬鵠法賊充軍人欺罔削籍知

與文祥浮踪淺露謫官王恕訟桀曰切見鶻等不及  
死臣不敢過瀆天聽切惟律重妖言謂如亡秦者胡  
之識若諸綿書之類是也劉桀書詞雖妄意在成人  
美昔秦之時忠諫以為排諍深計以為妖言天下至  
今非之臣恐陛下以一劉桀上累平明之治令天  
下後世不獨過秦於是上令姑繫獄頃之當執審  
刑部尚書何喬新復為桀訟得減死戍海州而謫智  
廣石城千戶所吏日智毅然就道衣結履穿親識饋

石匱書

卷一百八

鄒智列傳

十 鳳臺堂

送一無所受既兩月廢政具舉居四年暴病卒智寫  
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  
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  
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  
萬死更何悲慷慨忠愛溢於言表

石匱書曰先輩有言我明翰林無文章臺省無奏疏  
故歷朝之以奏疏名者多出之部屬詞林及觀政進  
士成化之翰林四諫得鄒智而五而張寧獨以青瑣

侍從肯輒於其間人故不可以地限乎獨恨燕廟以  
後言官多如蚊蚋嘆膚之喙利亦如之乃闕不教年  
而竟覆邦國則古之仗馬秋蟬又未必非社稷之福  
矣悲夫

石匱書

卷一百八

鄒智列傳

十一 鳳臺堂

石叢書卷第一百中

明 劄南張 岱著

何喬新彭韶陳選張元衡列傳附項麟王琦未

何喬新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子也少讀書病

陳子恆績長編曹彬已極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

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為非是識者避之景泰甲

戌成進士奉使淮西梁令圖殺為文淵門人尚全昂

為壽新却之微曰吾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壽吾父

石叢書 卷一百中 何喬新列傳 鳳鳩堂

因他人致之可曰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使遂校刑

部廣東司主事 景帝立太子文淵草詔有天下降下

民作之君又有天下傳之于勾文淵自喜為人誦之

英宗復辟文淵虞樞自經死有愛妾蕭州人諸子令

之嫁不肯即人獨稽者亦文淵門人為侍即謫官家

后奏文淵死定諸子過之以脫禍又過嫁父所愛妾

詔逮繫獄拷原蕭州妾到十指為喬新訟寃喬新亦

奏稽巡撫廣東特嘗薦黃法及代草易儲疏既以事

往不竟獄並釋歸蕭州妾謂諸子曰諸郎謂我不能

節邪今日非我諸郎斃矣堵子乃羅拜蕭州妾階下

尊稱之曰蕭州夫人喬新既解獄還本司郎中職司

錦衣官校有化者不少貸喬新律比精審郎刑部七

年尚書侍郎盡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樞

史按察司副使浙寇千餘人盜掠壽寧等縣限曠所

過剽掠喬新募鄉兵擊斬之福寧有粟棊橫殺人出

入隨兵甲拒捕歲拾年喬新設方畧生致共父子福

石叢書 卷一百中 何喬新列傳 鳳鳩堂

清薛氏所居瀕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聚聚欲為亂

喬新盡掩獲其渠黨福安率德限曠久絕有司責民

歲課多破產奏減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間氏

恃險僻不共征賦喬新白都御史即里置縣行部所

至問利害與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賑食故

事貸貧民至秋罷喬新謂有司曰故事謂有秋也今

已無秋分貸至麥熟流民入境發粟為粥出庫給布

所全活甚多都御史原傑招額至南陽引以自助先

是都御史項志堅送流民過常氏開傑至皆逃匿山  
谷喬新四入其處極所慰拊招還復業十四萬人附  
籍者六萬餘戶而親京師僦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  
湖廣右布政再陞巡撫山西都御史山西連歲旱饑  
喬新賑拯一如河南治虜至督將士伏兵灰溝營斬  
獲甚衆奉勅理獄未減為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  
憲宗覽而善之召為刑部右侍郎虜酋小王子寇大  
同殺邊將畿內震駭劾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勅

石匱書

卷一百九 何喬新列傳

三

鳳鳴堂

往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銳守衝要虜遁去山西復  
大饑上復命往賑時平陽澤州二處潞沁汾連與并  
嵐保德二州及嵐臨河曲四縣父子夫妻相殺食下  
戶部勘定守巡官以督促邊儲為重但勘平澤二處  
全災餘俱云半喬新言西民如久病羸人漸之猶疥  
更奪其食寧有治理志奏熟之復請特移勅發得銀  
數萬兩粟數十萬石選擇有司分賑溝渠墾者僦飢  
民流之償以粟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

石匱書

播州宣慰使楊安不睦其庶兄友：奏安有異謀上  
命喬新即訊因安以待命喬新言楊氏有播五百餘  
年郡夷所戴一旦因累之惡眼見其酋長寤辱皆驚  
動為變乞釋使總理因遂奏安寔不反友恃父宿愛  
固奪其官請速處之他郡以離其怨播夷遂安

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召人為尚書與王恕  
彭韶馬文升張悅並繫持望先送喬新在兩都請給  
選中官所占據沿江蘆洲於軍民以省進奉至是復

石匱書

卷一百九 何喬新列傳

四

鳳鳴堂

請除去耶衣逮捕齋駕皆符復先朝精微批之書以  
道矯誣其明年京城雨水為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  
脩官司寇請無他及但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  
高皇帝所紀定事例諸條 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  
可謂至脩然厥文深奧官吏講解未明往往言辭害  
意臣按大明律為祖父母及妻妾罵大之祖父  
母父母者並杖註云親告乃坐又曰祖父母父母誣  
告子孫若子孫婦者各勿論夫既云親告夫又復何



得云誣告良以愛憎之情常人不免有聽信後妻情  
前妻子若有愛少而憎長者有欲肥兒而瘠孫有憎  
自子孫及子孫婦者今親告遂坐則雖有薛包王祥  
之行所失一言且不免誅而今問刑者過有前事  
坐絞罪云是親告豈不漏哉臣按大明律官員決人  
不如法者答四十因而致死有杖一百若監臨官因  
公事非法毆打人虛怯去處反自以大杖或金刃手  
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開傷罪二等至死者杖  
石唐書 卷一百九 何春新列傳 五 鳳樓堂  
一百徒三年以上並追葬埋銀拾兩若依法決打遊  
遊致死及自盡者勿論又接近例有司問刑官有用  
腦樞夾棍烙鐵關馬棍等項酷刑者官員問罪起送  
吏部奏請定奪或降雜職或廢為民蓋懲戒惡惡之  
意近見因公考訊依法決打遊遊死者槩坐酷罷不  
無涉苛臣按大明律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  
葬埋銀拾兩威逼之云有則擄取人田園有則強索  
人財貨有則見惡弱而恐之有則因平賤而脅之有

則其人憐快至旬殺然惡夫惡婦卒然變色或緣口  
寡或偶醉罵本無威用小民輕生報便自盡官司往  
往問擬前罪雖其伴止杖然貧窮之人監遊坐張至  
港禁連月甚者當游女典房屋乃竟其事深可憫也  
臣按大明律編於遊遠充軍北人戍而南人戍北固  
以懲罪亦以遠奸而近者徒取寔塞云可使也田樂  
虜不問南北多發而北遊衛夫是皆奸人也皆先坐  
斬絞罪既死乃出往往至其逃竄為惡如舊逃者雖  
石唐書 卷一百九 何春新列傳 六 鳳樓堂  
仍論死犯者終莫有成况其中又有戎虜族類耽逸  
惰習夷語者有如漢之衛律乘之張元亡入其中為  
彼謀主此亦不可不嚴臣按大明律計贓科罪必須  
估鈔然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則隨時國  
初每銀壹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是國初常人  
盜銀兩拾兩乃故今坐一兩也監守盜銀四十兩乃  
斬今坐伍錢也漢書曰襄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  
凡臣所言請下部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

厥中奏上時常事者劉吉素不為喬新所重恣格不行即魏紳者喬新嘗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缺御史邵普親得喬新力薦紳嘗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共食錢為行賄言取中旨下諸根連人邱永伏戎勸喬新懇喬新曰懇已則自文懇人則涉許吾有解印去平項之錦衣窮治亡驗予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并未中宣志寢不行其後普為仇家懼西目化罪論戍士論快馬喬新博學嗜古聞其

**石匱書** 卷一百九 何喬新列傳 七 鳳樓堂

書輒從人假錄卷軸至三萬餘多自較讎箋註與丘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人自納為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數歷中外始終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譚為文史部覆奏有旨令其喬新致仕緣故以上史料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卷思士類皆差林俊為之請謚下吏部令上當日致仕之故不知

石匱書

陛下欲興洗雪誣枉却付聖意別有所存臣致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堅被御史邵普私恣誣以小事一辭不辨欽然退歸杜門若書人事寡接聞四川士官楊安夙感公道不遠千里賈以棺木藥食之費禮厚意勤一切辭推於此不受其他可知林下不受當路可知喬新平生之名充滿士大夫之耳邵普橫死人捐映慶之公陛下盡除前染重賜後禁海內人心也若必考退身之跡疑旌賢之典

**石匱書** 卷一百九 何喬新列傳 八 鳳樓堂

則如宋符之奇嘗誣奏歐陽修天胡以華嘗誣奏朱熹天無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改萬世公足並贈太師並謚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傑復以為言乃贈太子太傅歷一于八監十二年賜謚文肅喬新有孫源萬曆初為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詩舉御試第一銓安慶府推官上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詩舉賦曰非吾所能即棄官去

一一三

彭韶謂曰人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郎時張岐以寺  
事促兄從外臺職愈却御史韶疏岐不可用乞召故  
尚書王法李秉侍郎葉威下詔獄給事中毛弘論故  
得釋尋進郎中分蒞廣東司司隸華殺問事多涉貴  
近豪戚骨族沮格屹然不挽外戚家冒賜額奪氏曰  
勅韶即按項詒韶至真定統曰同視徑歸上疏自劾  
曰昔曰文令馮驩收責於薛驩預折券券賜薛人今  
真定曰祖宗以來許民間種即為恒產不復增科以

石園

卷一百九

彭韶列傳

九

鳳塘

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民賴 先皇聖  
明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因或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  
國臣誠不恣腹訟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再下詔  
徵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 上怒  
曰周太后弟尚不得請收再請即六年陞四川按察  
副使十一年進按察使雲南缺守太監錢能遣千戶  
昇等進象沿逆索賄不應者鎖之象足非刑拷掠鞭  
擊驛馬多死大索民間借羊祭河詔言錢能屢貢寶

石象馬禽鳥之類近又進燈名曰敬奉朝廷以致萬  
里勞人承造之徒狐假為權臣願 陛下恭已勤儉  
綏遠賤用將前物罷去飛勅內外臣工敦素守法撫  
安夷民使遠人歌舞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勅鎮守  
太監顧恒勅市舶太監章春又勅珠池監承黃福又  
勅太監梁芳等錦衣衛鎮撫梁海等見流大怒在上  
旁言詔事事違名方命徒以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乃  
益無忌憚 上愷視之夢伏地叩首然竟坐調去廣

石園

卷一百九

彭韶列傳

十

鳳塘

父老泣送河下有道至數百里外者吏部尚書尹旻  
屢荐韶可大用尋以明年權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  
嘉湖等處二十一年以星變求言韶疏言更新曰若  
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事功勤成雖堯舜亦如此盛  
矣適者歲暮正旦星變而見歲暮功終正旦新始善  
始如終天心仁示陛下也昔魏徵陳十漸之疏唐宗  
開嘉納之門臣愚妄謂今日治無他求惟守成化之  
功足矣伏惟成化之初 陛下廢立中宮家禮嚴矣

年來開與守內臣貢獻萬貴妃位下或加中宮 上  
又懷陸共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埒此正家之禮未  
終也成化之初內侍希簡防微深矣近大小名教漸  
增且以高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  
罪求得請從此防微之意未終也成化之初禁止天  
下貢獻儉德著天教年鎮守公差爭求珍異充貢茲  
又令獻方物悉如天順三年以前例夫其名充貢奉  
寔利民財水陸勞擾人畜疲頓私室被思公家歸怨

石匱書 卷一百九 彭韶列傳 十一 鳳樓堂

此持儉之德未終也成化之初保侍六卿未嘗控授  
用人慎矣近千公卿補臣無故輒加保侍寺監衙門  
多以高官兼掌及共致仕濫予恩澤此用人之道未  
終也臣聞同事為功古人所貴鑒往慎來所謂謹始  
謹而勿失所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  
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 陛下大聖人事也時已召  
為大理卿及是疏上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  
處兼整飭薊北軍務 孝宗即位臣僚交薦韶與王

石匱書

恕等人望所屬召為刑部右侍郎元年嘉興百戶陳  
輔以私鹽坐罪因而作亂兵部議浙江有銀礦鹽場  
易以生盜宜勅京堂官一員至彼緝捕并巡視各府  
時以韶風力遂以命之韶遂捕輔敗輔自刎死  
同勅罷守臣一人遂定既戶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  
命韶兼都御史留治其平轉左韶奏獨甯通鹽課賦  
處州及泰順縣曠銀歲萬八百有奇裁革松陽宣平  
雲和三縣管場丞各一員遂制回進窳戶窮苦狀凡

石匱書 卷一百九 彭韶列傳 十二 鳳樓堂

八後條陳六事戶部覆議者為令明年將吏部左侍  
郎共冬琴見韶問群臣時改得夫半民利病韶疏言  
四事其一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人禍福  
今兵馬倉儲盡付其手凡有章奏無不先先後下所  
部承行是名大政及至犯罪多從寬免有毆死人者  
竟不詰問或請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名大刑政刑既  
失又復妄費不惟不禁且助成馬死者或給空資在  
若或許益祠廣地爭完服食百凡諭制聲勢之盛於

茲為杜伏望 陛下上法祖宗朝綱獨斷使事務歸  
於所司威福無赫旁出上嘉納之四年陞刑部尚書  
安遠侯柳景瑛守兩廣都御史奏絃發其賦以萬計  
有肯違問都抵景於法景為慶雲伯姻家欲扶援傾  
絃詔刀林之景進賦十之一其母奏乞下法司有除  
詔奏昔唐宣宗元舅鄭元官租不入京兆戶年與械  
其莊吏宣宗欲寬之與謂法行貧戶政令不平徵足  
乃罷柳景無元舅之親賦賄非負租之比十未及一

石隱書 卷一百九 彭彭列傳 十三 鳳樓堂

及見宥除臣守法媿與恐無以幸污懲貧然景竟以  
慶雲故免五年元半復詔問得夫利病詔條陳本却  
職掌四事謂前廣人會議之奏已論半月未奉初首  
他所奏請開有旬日乃得者今天下無事正一日萬  
幾之日若優游少斷不惟滯務亦恐惰志此時政失  
一也內官王明苗通高永犯絞死罪俱得貸軍自右  
帝王貴近必刑其封曰天若殺人不死復何畏憚此  
特政失二也本部問得百戶原管領隊軍三等營造

呂國公密堵塋三逃不運直被原湯死臣聞之道路  
呂國公整制比往時熟戚懸甚官軍萬數輪流上工  
計年不足密在地下亦豈能安後軍懼罪出錢催後  
貧乏者隨上隨逃而領軍之官又復請益前後展轉  
不得休息此平民利病一也本部問得神宮監官奏  
東安知縣華等違例差役陵戶臣聞近畿州縣民常  
苦徭貨繁征丁多產定者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  
士旗校等役以規避之致將見戶重征疊任需者累

石隱書 卷一百九 彭彭列傳 十四 鳳樓堂

窮貧者逃竄宜將前役定與優免丁數餘者仍發州  
縣一比編戶此平民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如臣所  
言稍寬心馬居頃之連疏乞休 上勉留再三乃允  
命未傳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與夫八南京御史宗  
葵等言通者南京再有地震之異急務莫先於辦賢  
否舉造才切見致仕尚書彭韶之恬退剛方何喬新  
之勤能肅括右通政強珍之剛毅率直祭酒謝鐸之  
清白嚴整養病簡討陳獻章之行高博學僉事章德

之廉介清貞前御史彭程之剛直敢言俱宜舉用吏部覆請免罷若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賜諡曰忠安達官諭祭營壘

陳選臨海人未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翰以進士宰新城為御史巡按福建遠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忠在民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丘濬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古君子也及見貌寢陋瘠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

石匱書

卷一百九 陳選列傳

十五

鳳樓堂

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誥者選與語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薛倫論官選獨流中抹學士倪謙自戕所得復陞為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昂擅役官軍治租項總理柴炭工部侍郎復得請致仕令所督柴夫上章保呂鴻臚寺卿致當上召翰林官御屏後有所顧問輒呼退班俱宜充治既改提學南京先願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締視周旋答折絃管互登洋洋

巽巽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而廣燈燭如晝吾伊不絕選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進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聖極經世太極圖其自

為禮即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與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已不自信奈何信士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書之答不加於與皂而人畏如神明選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趨拜選徐入長揖直曰君何官祁選曰提

石匱書

卷一百九 陳選列傳

十六

鳳樓堂

學副使直曰能大都御史祁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添人師不敢先自誦辱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儼集者外直亦遂好語曰先生公務既無相涉後毋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卷因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共為政一從簡易顧獨於賦史無所貸寬然賂百金以上者要辭坐六七環而已或問之曰污人惜財亦惜命若盡舉所賂以貨權人即法抗矣問母喪選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

東右布政諭平特左選在官坐堂上令與隸列之間  
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氏告收者予一乘令持示所  
告家使自來詣立替道通振鐸以徇社村子爭擇知  
祭酒長者教之嶺而苦鎮守中官瓊傳賒照選嚴條  
約筆和買城泛從掌市舶太監韋春者括魁供辭奏  
乞均徭除戶添採方物選同詔書城省貢獻請悉停  
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悉而知縣高廷發春造私船  
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冕等皆不敢詰選移文

石匱書 卷一百九 陳選列傳 十七 鳳翔堂

獎之番人馬夕麻說稱蘇門答剌國來取海春利珍  
奇將許之選發其偽三遂去撤馬兒罕使臣泊六灣  
者自甘州以御子八貢取道廣而洋海歸之六將從  
滿判如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春非一會共  
平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蕭某殊不涉心選從便互發  
倉賑民春因累舉前事奏選北既縣令同貪墨發  
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  
御史徐同愛鞠選同愛畏春不敢反異選有所燕吏

張榮意共惡選逼令誣証裝必不從同愛執裝拷掠  
數百乃枉判選如春所奏坐罪徒詔奪選官選錦衣  
千戶遂繫之士民受選數萬錦衣校尉大用辟除乃  
得出州行至南昌病發李行阻其鑿業竟卒旅舍獲  
使共養于家走報春曰陳選死矣時而昌人張元楨  
以翰林家居治選遺妻之疏略曰陳公清儉絕榮險  
以時服於是為宜而張榮同選至京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於君魯參三至之言以推

石匱書 卷一百九 陳選列傳 十八 鳳翔堂

其母並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操金毀足銷骨  
也爾見此罪人陳選風榮正學一盡孤忱予處即和  
之中倘立榮憎之衣太監韋春迫番收露知縣高廷  
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懦懲貪之苦舉  
也宋冕徐同愛怯勢首鼠致春橫行胸臆穢清高  
勒官李行順指毀跡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詿誤觸法  
被選燕能選無他心臣甘沒齒春意臣憾選厚賂而  
臣臣雖昏從事敢欺表春知臣不可搖誘發行等迷

臣致理拷掠彌日臣恐死無異行等乃依傍恭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為微舒詒伯夷為莊騭也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而薨李行李死阻共鑿藥斃命之日家走報春小人傳毒一至於此安敢為天子即官司寇曾係臣擯斥罪餘未未曰詠百無所圖誠痛忠良新屈而慮聖明長奸習死披陳尚冀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春鎮守選平生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潛修默會不求人知

石匱書

卷一百廿

陳選列傳

十九

鳳鳴堂

身雖貴顯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盃悲數根或離手半枚而已河南介休牛平一輜之官廣求駢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解雜家居亦自減其駟從云選直義田百餘畝既沒族八貧選欲歸田於子載載曰先人義舉也胡收松之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上疏逆理選究頌其平生忠復官禮葬之正德中選贈光祿卿謚恭忠

張元慎南昌人上而靈共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

石匱書

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隨口輒成王大驚曰吳哉斯童心為國器天順四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疏言治道大本與時爭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踏心理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弘治初乃修憲廟寔疎進春坊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又獲幾萬言寔疎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既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陞翰林院學士侍

石匱書

卷一百廿

張元慎列傳

二十

鳳鳴堂

經選日講時孝宗知頌名傾心向之特為低几就聽從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侍東宮講讀上疏勸經選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 孝宗嘉納五索太極圖以觀曰天上斯人以開朕也特大用不米禎少侍父疾頤天請代喪禮尚古惟以起君不及躬殮為憾無事燕居日必墮淚嘗建一庄歲置租二百石濟族却四百石貸鄉民其於書務博涉尤



好探經傳多獨得少年嫉惡如仇至不可近及丹入  
宦惟務寬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不立崖岸楊廉  
文集序曰先生體貌不揚頗樂度日如懸珠類東方  
朔指爪細瘦顧李長走神氣安定如謝東山正音朗  
徹如松中散清修高部華貴之人無不重之

石匱書曰古之先正動與特忤難顛沛流離一舉於  
道義皆所謂有木頭人也而徇忠之來或免或不免  
雖逆有不同而安其純綱鎖鐵折與不折終固無不

**右賈書** 卷一百九 張元補列傳 二下 **鳳樓堂**

利也恭慈道蕩而平有燕史為白其克李平廖立之  
後得裝而三之矣

附項麟王琦未瑤

項麟仁和人景泰七年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務歷南  
京刑部郎中成化初應詔陳五事曰務正學曰細鍊  
諍曰崇節義曰遠近習曰屏天愛其崇節義謂李賢  
王翔常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固苟  
免其遠近習則指王振曹吉祥為戒宜收攬威福勿

使任事復共掃除之役言甚切直以病乞致仕居家  
二十七年并貧屨空閉戶長吟寄居於人巡按御史  
授宜一椽始遂栖托有平湖令以賄敗却憲使請者  
之曰汝何不學項正即乎令不悟以為都憲有意於  
麒麟百金為壽麒麟聲化之既卒遂接御史唐鳳儀  
以麒麟王琦褚達良同里表其里曰忠清奉王項二  
主於褚祠學使孔天胤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項王  
琦錢唐人永樂舉人四川僉事歷宦三十年清苦潔

**右賈書** 卷一百九 項正未瑤 二下 **鳳樓堂**

白并日而食緝紙為衣有司歲時候饋堅卧不受即  
人守胡濬列狀於朝詔賜百金琦固以無功辭竟中  
寒賊死其寒餓時妻出二金環請易米琦駭曰安得  
此妻曰君昔有德於人其人多物為報妾獨取此耳  
琦伴喜攜入市若易米者既空手歸曰願環也人為  
我識別投之滿天琦有妹嫁為傅潤妻潤永樂中舉  
人仕保安知州州人王顛順者中貴人王振姪怙勢  
令民產潤庶寔置法及入計復無所能振振衡之以

庶無可指摘遂疾遽絕其者委潤憐糧勞庠以卒貧  
 不能歸州人歛金以助喪葬却之會解垣而北出銀  
 器數拾兩人謂此天所以報庶吏失妻復棄不取未  
 瑄鄧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官次食貧至常  
 廉自供既監稅蕪湖查輸所入課額倍常尋奉勅濟  
 汴洛諸渠治黃河決口有功不受賞改兵部進員外  
 郎即中伏饑卒物往賑宥出性盜給與穀種牛共勸  
 課流民所活六十餘萬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石匱書 卷一百九 項王朱列傳 二一 鳳樓堂

而況假手瑄卒無以為殮而子孫乳乳田收大不能  
 家  
 石匱書曰一身之外無長物馬兒取諸人者皆不義  
 也則祿之共可受乎用之共可受乎賜之共可受乎  
 勢不至於寒餓死不得美克三君子之操必別而後  
 可者也余取以附之者亦謂陳仲燕妻世同不之共  
 人哉  
 石匱書 卷一百九 項王朱列傳 二二 鳳樓堂

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一

明 鈞南張 爲著

王越列傳 附陳斌

王越大名之潞人長七尺餘多力善騎射好談說大  
學文藻敏於素奉二年舉進士方廷對風攝其策莫  
知所之而墜於朝鮮之庭朝選國王方朔得以獻景  
帝識其名除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見  
越進止奏對日屬之越精建基事為御御史寇深所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一

王越列傳

鳳樓堂

受命並館諸道章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同有虜  
當道巡撫吏部有所薦 上嘆曰安得如韓雍其人  
者乃請召越越衣短袂衣見便殿 上熟視良久曰  
是故快御史也可并而將擢右副都御史以行後與  
都指揮陳越擊虜豐山堡進右副都御史居頃之為  
成化元年請告去家三年召協理院事六年虜入河  
套教授延綏命越以總督視師大同與游擊將軍范  
瑾擊虜崖窟川俘四十餘人酋首加百二十進左副

都御史越復令諸將分軍十三各守營堡自與太監  
恭太監恒統軍萬二千有奇軍於榆林別分東西二  
路夾之建興西路左都督劉玉東路右都督劉聚擊  
敗虜於墩素尖蓋先是文臣視師者從大軍後出號  
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號勇跳盪武騎將而與  
虜戰探虜所聚或共零騎伺意邀殺之用是故成功  
再從伏邀破虜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於已  
進左都御史賜蟒衣一襲詔武請侯趙輔為平虜將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一

王越列傳

鳳樓堂

軍統大軍與越相建連虜虜據河套救出為寇越謀  
知滿都魯字雅兒加思蘭三酋者渡河分寇西路而  
其妻子悉於紅藍池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出  
榆林晝夜馳三百餘里分兵千餘為十伏相救身與  
寧等分薄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女穉駝  
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道逆滿都魯等歸  
邀敗之斬首百四十九人俘酋男婦二千馬騾牛羊  
十二萬中伏千六百餘虜既敗歸見其廬帳妻子畜

產淨盡皆勦矣遂成化九年也虜自撤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遣將擁兵莫誰何徵所遣老弱及殺平氏上功朝廷三遣大將改智而已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出師搜套頻歲而不收行是舉也名越為奇功捷開丹賜璽書褒諭論功加太子太保食從一品俸總督三邊使從居回原自以紅藍池功大賞陞不無秩秩尋移疾乞還京命與李賓掌都察院事與提督十二營同太監汪直選軍越詣移所加官祿以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一

上越列傳

三

鳳樓堂

大同虜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與公受命討虜無得獲何以班師謀虜將在威寧海則選勁騎二萬餘與直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四百三十七級南男婦百七十萬駝馬牛羊以數萬旗纛甲仗萬餘捷開詔班師當是時保固公承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選戰馬萬七千匹死者五千七功自如而越得封威寧伯仍與都御史成祿千二百石予世券御史許進等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都察院事越亦不肯就而班未幾復命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出石崖擒十八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是役也首級少當下賞上用直故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錄一子官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年十二營兵馬而越就西班望候矣汪直在事久為其僭類所忌惡上亦漸疎之大學士萬安劉吉等稍劾則目越遂復令越為平朔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孽虜虜已退請班師不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一

上越列傳

四

鳳樓堂

許遵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將擊將軍劉率敗之於塔兒山恭將走王敗之於大寨梁廷將總兵許率敗之於三里塔檢十二人斬首虜三百七十八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提關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薄笑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不復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萬安等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令延綏帥許率填大同言首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一 王越列傳 五 鳳翔堂

令給事論直八罪因并紀越 上使鄧衣指揮齋劫往諭越驚欲死既使副官齋追誘券徙安陸州奪其諸子之以功蔭報使得官者弘治初越遂御尊上書自訟下廷臣議議者不能定並錄其功過聞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妾衣哥造議論英生久歷西北陞其於虜情邊形將品士勢歷歷在心逆敵意安開計定發其自奉若諸侯王而御軍部下財往來如流水龍革蒙傑不知所從使將武校皆願為死長於吏部

判案韋夾口占投記了無遺恨至肘藝象端塔與之說固不貫通既自書負破听刺崖機變出沒以故不復備修素乾常平野過秦王王安之奏妓酒闌離席言曰下官不佞久執干戈困於西鎮大王吹火也庸中之妓美率有以酬臣否王許之盡乞以歸一日大聖方坐地爐使四妓彈琵琶捧金屈危侍門白調度千戶至越入之千戶前白虜吹珠哲越喜煖危酒賜之又談則又哲命妓令琵琶而酒千戶即歸千戶危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一 王越列傳 六 鳳翔堂

又談則又哲大喜指妓曰是中有甚味者否危即取之越在安陸若赦遂霖皆池四射儼然欲聲渠如故居久之太監李廣貴用事越家近京因復得通廣九年屠潘從左都御史為吏部尚書會推四大臣自代上不簡中旨召越越都給事中御史源等言越故檢相小人也侍奉得官不足風示百條 上亦罷而是時虜救寇西北邊其明年寇肅州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祇不能軍兵部議置總制重臣控制之潘前後七

擬上置不簡飛後擬越遂州之進太子太保總制  
 甘涼諸路邊務無延撫地方勅曰賀蘭山後虜巢也  
 虜久居知形便每入從其處卿為朕追勦之時越已  
 七十餘至則召諸將曰賀蘭山高如登天深如探淵  
 當分兵三路與平夏延綏兵恭半進入至其曠遠分  
 為奇正得其有善水草可居此處疾驅長驅可得也  
 於是使延綏副總兵朱瑾領二千出南路總兵官李  
 俊領二千出中路副總兵張安監監右監丞和善領  
 二千出北路晝伏夜行穿山出野黎明越下令皆東  
 北行虜徒見兵從馬不得慌惚戰潰火燬其柵亦車  
 輜深入窮追虜悉聚來士齊下馬用鎗斃打拒州虜  
 派天會大風復上馬乘其風順塵暗持刀衝入追至  
 白髮寺諸將皆大果益斬首虜號天放火西去凡得  
 虜首四十二駝十九馬百二十半羊恭仗千數搜  
 聞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安善功為多  
 各陞官一級是日部曲以夜風眩亂皆不欲行一卒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一

王越列傳

七

鳳樓堂

曰天贊我也我去虜不覺也歸逆遂虜歷而衝之皆  
 是風也越下拜卒既成功奏授為千戶李廣敗自殺  
 諸言官勅廷臣饒廣者皆首言越然上竟不問亡  
 何卒甘州贈太傅益表數陳賊者為都御史撫遼東  
 亡狀故事直得限速尚書後奪職歸職才下越遠甚  
 石匱書曰王越亦倖男子哉思肘後懸斗大黃金印  
 是以汲汲於功名之速未免委蛇不惜屈身出入券  
 下豈非為熱中所累乎然觀其雪夜琵琶以美姬賜  
 壯士又豈疑越于之所能為故其出師異域屢建虜  
 功要非倖致者矣用人之智去其邪彼將帥之臣柰  
 何深求之邪  
 又曰始威寧與保國公永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  
 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為陣列自同虜疑未敢前薄暮  
 令騎皆下馬叩救無賞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  
 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  
 編擊無非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一

王越列傳

八

鳳樓堂

下馬無平榮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矜情鎮耳  
嗟夫越誠良將哉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二

王越列傳

九

鳳樓堂

石匱書卷百第十二

明 劔南張 岱著

毛吉葉禎湯胤勅列傳

毛吉餘姚人剛直嫉惡以景泰中進士授刑部廣東  
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史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而廣  
東司常錦衣衛錦衣衛者天子親軍故同察百官陰  
事以聞或証或定無所得置辯以足公卿大臣厚過  
諸錦衣有所請托不收輒裁抑之卒有化者無所敢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三

毛吉列傳

一

鳳樓堂

問而吉報按法處治錦衣卒日吉佯語曰毛葛刺時  
掌錦衣衛者門直進橫長安中百官逆途避恐後吉  
逆進於途一手持鞭一手抗鞭而拱連顧曰此毛葛  
刺邪其卒曰是也他日吉失朝下錦衣鞠問卒群走  
報連曰毛葛刺失朝矣下錦衣連曰選巨杖吉至連  
探卒之健而恐者持巨杖杖擊之杖十五而膺骨見  
群卒曰快乎哉葛刺自此畏已吉亦私念若曹不以  
事至吾司則已至吾司無所望貸矣既出其持法絕

錦衣卒更過於住時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  
惠潮痛懲豪宗大戶毋得武斷吞併如時彙程卿縣  
民曾玉楊四謝登楊輝群行作賊玉四拔石坑峒營  
板龍歸洞輝拔上寶龍下寶龍糾合福建上杭江西  
安遠等處賊流以江廣者累歲率入縣治殺八民吉  
調土著募拳勇禦之破石坑斬玉擒四破龍歸斬營  
破上寶龍下寶龍斬輝以七百餘人先後斬獲其千  
四百餘人而七百餘人首不損一人攜賞梟梟皆出

石匱書

卷百十二

七吉列傳

二

鳳樓堂

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煩於民成化初雷廉高三府  
被廣西賊劫殺數百里間州火蕭條史氏告守令賊  
守令若固知更臺楚之有自賊中選者報誣之通賊  
吉分巡海北慨然以平削為意移文都指揮出擊賊  
都指揮畏縮不敢出海廉知縣王麒者在官用忠義  
勵士過賊輒奮擊守令將領反不悅之吉印與領衆  
抵賊所戰敗之廣東總兵歐信疏吉提狀以開特旨  
陞吉副使賜勅獎諭并陞麒為本府通判歲乙酉春

賊出惠之河源特掠翁源吉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  
斬獲百餘級賊逆而命頃之新會縣告急吉率指揮  
陶華掌縣事同知陶魯令官率民壯至大隆與賊逆  
戰破之斬首二十餘級乘勝夜追至雲岫山去賊營  
十餘里分諸將為三道約奪食進擊虜夜梅夫期賊  
覺走伏營後山軍士突入望見空營皆入賊共備重  
銃推出賊從後追之陶華馬蹶見殺陶魯不敢前吉  
勒馬持刀大呼獨身旋往從火原振等曰軍勢不支

石匱書

卷百十二

七吉列傳

三

鳳樓堂

明府姑避之以圍再舉吉曰衆多被殺我可獨存五  
去勿復顧我言未既數賊過吉鎗之吉且罵且敵于  
斬一人斬共一人臂遂被害是日大雷雨山谷震動  
陰晦連朝逾八日始得吉屍顏色不變事聞贈廣東  
按察使錄其子科國子生遣官諭祭而麒未被通川  
命已死於賊亦加贈雷州府同知錄一子初吉之出  
軍也其攜金千使史余文主之十已用其三吉死文  
念吉貧家歸其十之三於吉僕吉魂附僕婦請按察



使至而語之曰吉死矣而尚有知吉使吏主稿吏奉  
餘金於諸吉僕請公勿受之無令吉有貪穢之跡以  
為地下羞科舉進士仕提學副使有名成化末言父  
於朝為之請謚賜諡曰忠襄

葉榘高要人今為高明人宣德乙卯鄉舉歷潯州鳳  
陽慶遠同知以禦賊死贈廣西茶議領生長高安接  
廣石地習見峒徑時特竊發為鄉人苦素扼腕迨官  
潯州又當群蠻出入衝然知其地勢險易民情向背

石匱書 卷百二十三 葉榘列傳 四 鳳樓堂

之詳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氣及來慶遠  
見賊勢甚感民生日蹙守吏往往怯懦不發而收民  
之吏輒委責軍將嘆曰慶遠之民蓋笑每與僚吏言  
嚴烈泣下既條郡中便宜事建白於督撫都御史葉  
盛與郡中三老有善謀者謀之增括丁壯什伍其人  
三長日分領之民爭赴集無匿以役頑躬鞍馬服弓  
矢日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浮鴈峒  
酋帝父強者積牛剽賊也教敗官軍持戈跳梁城下

英誰何禎以計生擒之取送所虜子女產畜自是賊  
稍戢其徒黨但常勝益憤恥互排結必甘心禎未幾  
來大固旗山民告急守將若固聞禎率民壯趨赴之  
賊望見禎軍整不戰自潰奪還子女千餘人既敗兵  
賊偵知無繼捷潛謀其後禎逆却與開殺傷相當十  
公榮死之禎曰必再未敢為備會所屬米蘭那地二  
州上官遣土兵持土物牛酒來犒師禎謝却之諭之  
曰若等能為我出力勦寇即以此犒若居二日賊合

石匱書 卷百二十三 葉榘列傳 五 鳳樓堂

衆攻難判等寨報至禎請哨守指揮黃越出擊之越  
方與知府黃振飲酒曰峒徑圍村寨常事耳君胡用  
操心激變之罪君獨當之禁則不與知禎獨諭再四  
繼之以泣越振並不省禎怒拂衣上馬去號召民壯  
東蘭那地二州土兵會兩府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  
大激發以志義遂分兵東西行至中途却青舖前賊  
遁突出人頭山下橫衝我兵橫度榮與戰連數合無  
救援賊益至賊物色禎所在橫矢向之禎身被數鎗

猶手刃一賊共從十官度民壯賊用和等三百人  
皆死之是為天順三年春二月是役也忌禎功者潛  
遣人泄機於賊故禎至於敗嶺南故無宜禎死之日  
雷雨大作平地宜深尺許賊大驚其棄所虜人畜去  
民人聞禎死老婦號呼求禎遺骸山谷中又一日夕  
得禎首他皮相與裴滌教日始檢高樓城下平有燈  
為文祭哭之忘者雖快禎死中設懷懼米以敬愛近  
禎即府人其言民不勝忿相率斗號走千里想於都

石匱書

卷百二十一

梁棟列傳

六

鳳樓堂

御史葉盛盛以聞於朝為天順六年去禎死者三年  
制曰蘇絨擊智馬於離管借孫子以捐軀馬暨挫海  
于於靜江傾將士而絕命禎之節義表諸古人可贈  
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議  
湯胤勳深染人共曾祖為東既武勳王胤勳少負才  
好使氣貌類河朔人西將睜然鬚愈起如戰年十五  
六入學為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  
勳騎馬過一日成誦應天戶下學傳等召請生胤勳

石匱書

獨後至當堂大呼折戶聲撼庭木戶愧憤卒嘗之胤  
勳攘袂走出擊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  
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游江湖上凡  
吳越間豪室富家爭延致之同文東將運江南開共  
召召之至曰王侯能作故事否胤勳請紙筆即席具  
狀幾萬言類宿構者皆切當世務文義亦之上書薦  
其才有文武具驍心赴京時於少保方督諸軍請試  
之三胤勳將臺下萬卒環視少保摘古令將卷及諸

石匱書

卷百二十二

湯胤勳列傳

七

鳳樓堂

事以問胤勳胤勳對如洪鍾不能屈左右噴噴嘆賞少  
保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校錦衣衛百戶止統  
末 英宗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  
祥可副者眾舉胤勳詔以千戶如虜虜大酋脫脫不  
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勳前語之又時於坐  
上英語呼憤問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出謂  
中國譯者曰彼輩何為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  
將才胡忠安言胤勳才可用進者指揮金事時典兵

者多忌亂勅不令治事亂勅亦時時嘆息其功名不  
偶故浪詩酒間京師人半以為狂所與游最善者侍  
講徐有負教授馮益太監劉溥 英宗復位有負用  
事然亦嫉其才不推薦之亂勅亦不登其門天順間  
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多裁之而文達嘗召亂勅與語  
亂勅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  
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摺拾亂勅往平在江南交味  
事下之獄怒而辱之亂勅詬罵不絕口至抵詆為奴

石匱書

卷百三

馮亂勅列傳

八

鳳樓堂

然亂勅更出息於人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請為民  
荷校出郡城故人有言之者亂勅仰天嘆曰吾子以  
指揮為足榮一湯亂勅和捍百行弗顧成化初逆黨  
思復其官再用言者言詔以捍帥出守孤山壁孤山  
在延安西虜歲入守者多以罪敗然亂勅得詔曰噫  
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  
則為偵軍守則為怯敵如此難措當武侯復生亦難  
手免矣抵瑱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

山聚糧糧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殺血  
數升不能起丁亥虜人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  
掠子女而東亂勅怒髮上指曰死固分也力疾而起  
我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於境上力戰數十衆  
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亂勅為人忼慨倜儻  
直欲起古素除與之友視世之稍稍者以為疑不  
足與語好以氣椎人不問名位平類有不可意奮然  
不顧或嗤罵之至其面亦不少貸甚有恠之者江陰

石匱書

卷百三

馮亂勅列傳

九

鳳樓堂

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亂勅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  
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  
歲會赦乃得釋是印中時正嘗於坐上與之裁勅不  
勝而怒語侵亂勅亂勅捍之下拳之就之衆客為之  
股栗與人言縱橫閭閻隨意所知有問古名將者亂  
勅以岳飛張遼為第一人言巡似少遜亂勂瞑目曰  
子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自唐以下誰有為此語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恠如

風雨晦冥中電光射使人不致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刑觀者神魄每就人席上探紙底成數十章即名能詩者多為其所懾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無子程敏政曰予少與胤勅游知其人使不死為大將將教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胤勅類太史公所謂游俠乃大不然胤勅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胤勅哉

石匱書

卷百一

湯胤勅列傳

十

鳳鳴堂

石匱書曰古名將之死於陣其死一也然有死于悞者有死於故者死於悞者料其未必死而死為者也死於故者料其必死而死為者也毛吉葉傾湯胤勅自分一死又必死特從折以自成其一死是猶鳥獲在前解衣盤礴探鳥而徐下之與彼劍鏃矢鏃倏忽殞命者其難易又人嘆笑嗚呼烈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三

明 劾而張 岱著

王恕列傳

王恕陝之三原人正統壬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出為大理評事遷左寺副所獻火必麗情法當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奏幸之權知揚州府史氏愛服威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庾且別市藥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後時而殍立書院居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三

王恕列傳

一

鳳鳴堂

諸生襲衣講說文事大振如張禹高銓馬岱丘俊俞俊張鏡輩後皆顯達揚人比之文翁以考最拜江西右布政使江西嶺寇犯贛州恕奉檄率師討平之轉河南左布政襄鄧流民剽通為變聚眾數十萬推石龍為謀主劉長于苗龍而虎為羽翼勢甚猖獗推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捕治之南陽襄荆諸郡以都御史開府自恕始恕雖軍府革創經畫有餘會以山東當去詔奪喪復任乃與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

督兵攻破之擒通并苗龍等下令毋得擅殺一人榜示流民各使復業遂乞終制不許尋奉勅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對而又告堙大風盡悔乃上疏乞罷同極言上嘗建崇儉約以回天意不聽明年入朝議事從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治漕河請禁柳馬快船及緝災數事 上為下獨詔改南京戶部後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怒於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而

石印書

卷之五

王恕列傳

十一

鳳樓堂

接文人隸守中肯橫甚欲借怒彈壓之怒心知所謂平車携二童子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崇等以玉帶龍衣美裘玩好馳驛蜀安南王黎嶺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崇等復與其國互市稠載運怒慮得之遺騎迫執崇崇迫投井死因悉銀歸其從者下之獄而送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瀕列為私却以通滇省欲求間掩取我至足謀始杜錢能復使使來驛進黃鸚鵡怒復

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貨贖暴肆諸狀 上不得已召罷歸去五南京而然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備禮奉三人笑三品滿九載進右副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身無長物往進惟書一篋而已掌院未幾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旨毋得自為互市考選軍政即同

石印書

卷之五

王恕列傳

三

鳳樓堂

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怒而適有與力取中肯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怒乃上言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若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準光祿寺歲供白紫栗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絲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災未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盈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火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同行賑

貸共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為自故也  
來幾一甲子獨怨與同忱忱以十八年怨不二年共  
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怨則賢於宋璟矣  
太監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古書名載江網者及刻  
絲觀音罪漢古跡怨言典誤訓詰無逸旅焚皆帝王  
治平典要何取載江網外迫妄誕何取觀音罪漢則  
劫福百戶江清齋無印信駕忱至即中鍾蕃所怨言  
若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三 王恕列傳 四 鳳樓堂

乎則劫清太監王敬挾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  
御節金收市園藉藥物珍玩因張皇散勢搜括富人  
財寶官府供億不資則劫敬太監陵英下蘇松等府  
造藥梅水梅酥合油牛黃沉香乳香花毯綵綾諸物  
所至誅求無藝怨並不應則劫英王敬來江南朝廷  
予監引七千為物直敬動發軍兩等府衛監至萬五  
千餘引所得至二萬二千餘金復括取蘇常等府金  
銀三千餘兩珍玩可數百事恣恣隨行千戶王臣指

擇利刑平民以觀寵幸則又劫敬既朝命召還敬後  
留滯徐州者久之怨言王敬已取還復滯徐州惟千  
戶王臣舍人張麒是德幣益貴抄索金銀寶石搜  
括玩器書畫組織綵緞五毒紅紗麝官慎氏難以計  
數則又復劫敬 上前後得怨流雖有行自不行願  
見怨劫敬獨多心知敬罪惡敬入京誣奏怨株及常  
州知府孫仁 上達睿遣人偵敬盡得狀乃北捕敬  
下錦衣獄請成之并成共黨十八人而長王臣首於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三 王恕列傳 五 鳳樓堂

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怨尋復為南東兵部尚  
書恭質機務錢能復黃絲符同守條南京與怨共事  
然益心服怨語人曰王公大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  
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泰晉飢言便宜十事刑部員  
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崇方與妖僧誑悅比而劾大  
璵固來昌寺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府經歷張輔  
救之亦下獄誦外怨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  
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皆外也一寺立而移

民者止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俊言當立興輔皆  
復官亡何遂俊輔南京止蓋寺後恕因是益自信凡  
應詔者二十一達白者二十九多能可天下益服恕  
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  
疏且至天而怒疏米至至為謹曰西京十二部備有  
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  
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歸會而京兵部右侍郎馬  
頌以病告恕附批落怒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怒既

石印書

卷一百五

王恕列傳

六

鳳樓堂

歸名益高董棟推薦無虛月 上萌 孝宗即位即  
宋持名之命馳驛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陛見改吏  
部尚書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勞以  
繁劇宜用之內閣恪願問 上報曰朕用迷義王直  
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時 上  
於青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賜服色莊曰恕等之上  
獎辭以報而京守俗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紹等訐而  
各失實紹等誦而琮備留恕謂備留琮何以示天下

公不聽御史湯壽故嘗以經進譏恕者他亦巧巧有  
所論建壽州守劉榮以書稱之引所夢為證事發而  
大學士劉吉忠之下詔欲出榮妖言律論斬傷亦  
與同罪恕力辨救得減從成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  
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  
上言臣力竭天惟 陛下慎之將來耳滿三載考最  
授光祿大夫柱國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  
干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同御醫存問時正濬掌卷

石印書

卷一百五

王恕列傳

七

鳳樓堂

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  
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止先責備諸  
其上濬意非悻會考察天下應觀官奏熙中旨留者  
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熙者下  
吏部恕乃詳擬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木  
必實恕知有且之者求去益力 上弗許亡何太醫  
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  
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接行之曰大司馬三

原王公侍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  
拒諫之大自此伊周無人臣禮怒意文泰受之丘濬  
且疏辨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  
一年此非有怨於 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  
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逞此巧  
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于干門而  
究又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記遂下文泰錦衣伏獄  
具謂文泰嘗請丘濬語及怒傳濬謂此沽直誇居

石匱書

卷一百五

王恕列傳

八

鳳樓堂

上聞之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  
故為氏却御史吳楨楨亦為之奮苦且潤色文泰草  
而授之以上因請速恕及濬楨而實 上為左文泰  
秩而責怒責直沽名伴焚其傳草濬楨免究怒意不  
能平復上疏辨復不能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  
乃許之後濬卒文泰往乎其夫人此之出口為若而  
使代相公爵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乎為怒在位  
志無日不在天下國家無日不與賢士大夫往來書

石匱書

老更究心學問在留都時嘗出有狂夫向怒駢呼萬  
載怒入却延諸僚屬罵却委性曰昔張忠定行兵時  
有故事怒曰止勿言待我自思此曉得教策選語性  
性皆不答因問當持志定所以處者喟然嘆息謂古  
人之不可及家居年八十八笑猶作石渠意見取先  
儒傳註稍悖聖經者與諸生商訂可否務刻必學以  
求分不傳之旨正德改元九十 武宗遣行人存問  
加恩怒復疏教事又四年卒怒冠偉高岸居常啜食

石匱書

卷一百五

王恕列傳

九

鳳樓堂

兼教人至其日小戒已閉戶獨坐忽有散若雷白氣  
瀰漫咽之慨天訃聞 上敕制子公壘特起六官贈  
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怒有子十三孫多賢類  
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隳其家  
教  
石匱書曰富家子請西賓詎可面教况在君臣之際  
乎王端毅任朝事無大小輒肆口直言所謂事君數  
者非乎疏辱亦所不免乃 孝宗無不霽顏受之始

二四五



終敬禮不少哀矜千古一主笑使瑞殺共探魄之手  
而秋運送麟其亦何能運應若此哉

又曰王瑞殺之在陰也共猶麟鳳乎于志滿之在權  
也庶幾坎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坎龍天下望  
而思其澤

又曰王公立朝身繫安危治亂者五十年退以耆宿  
高天下者又幾二十年王公沒名在士大夫間下衆  
以擬韓范而司馬然在當時猶有漁色之譏用足知

石匱書 卷一百十四 馬文升列傳 一 鳳樓堂  
士行之難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四

明 劄而張 岱著

馬文升列傳

馬文升河南鉅州人今改禹州景泰辛未進士家宰  
王直吳共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翔  
皆嚴重鮮可而獨寄腹之升以為國器出按山西再  
按湖廣所至於奸摘伏有神君稱選領金堂奏章以  
母憂歸服除起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

石匱書 卷一百十四 馬文升列傳 一 鳳樓堂  
獨文升能制之聞賴以安尋進南大理寺卿成化初  
回原土夷滿四據石城以叛升文升為都察院右副

御史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  
文升言於項忠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文  
升設計降其臣滿璋并降其謀主楊虎程若誘執滿  
四石城遂平提開進文升左副都御史漢中流氏李  
胡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潼關軍餘火燭兗蒲城民  
王彪皆肆為劫掠文升悉捕滅之虜收河套將窺伺

我文亦多築城壁塚土民數千授之兵使相聚保虜  
徙去臨兆澤島飢延緩平文亦前後設法轉局乘給  
之全活以萬計時茶法已久弛文亦修之以易舊馬  
八千餘及軍中時皆給遺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  
三策 上皆嘉納進擬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  
臨肇文亦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  
虜從寇常州深入至好水州文亦復縱兵破之於湯  
羊嶺名共嶺曰得勝坡文亦有所奏擬不為參張中

石匱書 卷一百十四 馬文升列傳 二 鳳鳴堂

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簿久之始入為兵部侍郎出  
修前門以來至遼左遺俗文亦汰其老弱製五花營  
八陣圖教之皆為精兵後陳成代文亦多詞何將吏  
小罪輒逮劾罰馬將吏既恐且狎法而馬價亦踴  
貴文亦遂上遼事十五條因及之賦以足邨文亦時  
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評驗或管指揮受其真  
珠豹皮官為按兀管悞賂其都督產察使繫答散赤  
哈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問

錢而守將以非貢遣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  
建州三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跳不平因留散赤  
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  
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  
所白狀誠思得自解與副帥禱謀置之獄夜掩屠  
其族殆盡更奏搗葉樓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  
說功名欲自往為言于 上遣大監懷恩等詣閣部  
議萬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于俊言虜使入貢而

石匱書 卷一百十四 馬文升列傳 三 鳳鳴堂

屠其家無以示中國恩不如撫之文亦曰善懷恩入  
白 上即命文亦偕大通事廖升往而直不得行恨  
文亦文亦至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撫以好語而海西  
與三衛亦來聽文亦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  
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  
數十人南駝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悞悉請  
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及至遼左而事已定矣文亦  
與議戒勿用兵直伴聽却其敵禮且無所饋而陳誠

則鈔厨傳盛為供帳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僮從皆有  
賄相與謀傾文非文非毀事歸理部事而直則已  
疏言文非定學之變教刑部尚書林松往勸如直言  
而文非乃成四川之重慶衛天下關而竟之汪直既  
傾文非則借陳賊大發兵破諸屬夷封非賞賜傾府  
庫已而皆敗十幾年後起文非為左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士卒聞文非後至皆鼓舞而於陳賊厚者不能  
無自疑文非也懷待之日收：理平政且禁戢中貴

石印

卷一百一十四

馬文非列傳

四

鳳樓堂

人洪義總兵張繼之為股人益稱之亡何進右都御  
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尋召拜兵部尚書文  
非念天下方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司苗  
叛守臣請合三鎮兵討之文非不可惟遣官勸反卒  
無他特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代文非而問  
之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 孝宗立召改  
都察院左都御史從耕藉田既宴教坊以雜伎陳出  
藝語文非正色曰汝曹輩陳農家作若使 祈天子

知稼穡艱難而已 藝語何為公卿愧之先是太監陳  
喜以方士鄭常思言誘 先帝於嶽與海濱俱立碑  
為隱語下真寶物厭填文非請志什研發出入寶物  
於官從之乃復條上時弊十五事皆鑿鑿中窺 上  
皆為嘉納子繼以御貢士待選文非使請外曰此大  
臣子而京秩非當外者尋復為兵部尚書京師大水  
上疏稱時事十餘條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費六軍諸  
校非其貧寒與儒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方

石印

卷一百一十四

馬文非列傳

五

鳳樓堂

天警文非門人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為  
文非衛文非因乞休優詔不許屬之非有小疾虜小  
王子以教萬騎駐大同邀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  
扶醫視疾因問計文非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結  
無能為也請密為之條而揚最偏之虜采徙去安南  
侵奪占城之五州地詔勒還之教支吾不服文非言  
萬里偷度固難且不足慮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

貢使至乃請而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論以恩威利害  
且厚賜之歸而米運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臣等  
相學殺巡撫欲因以為功請討之文非不許第令賜  
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里太子出閣講學進少  
保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而文非上章請擇正人輔業  
以端聖功得諭德王暨等十餘人有旨傳陞憲工張  
比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非力諍謂此先朝獎  
孔穎 上初室之令復啟之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

石匱書

卷一百十四

馬文非列傳

六

鳳樓堂

將解體 上為停非行貴州苗叛文非奏遣鎮遠侯  
顧浦討之而虜寇甘涼文非請使將擊將平魯麟擊  
之所至奏捷哈答忠順王者收元遺孽也 文皇帝  
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答居之以通西域貢  
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為吐魯番  
酋鎖檀阿力所擒併奪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死子  
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非請以王母之甥阿巴為  
忠順王與之阿黑麻恐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

王哈答後輕兵入哈答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脫  
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非請執阿黑麻之貢使  
寫亦滿達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  
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次  
城登破之牙木蘭以十里馬走謂阿黑麻而阿黑麻  
方與赤斤蒙古衛相擊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控  
騎五百圍從哈答復為赤斤衛所殺殺殆盡乃遣使  
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非亦奏還其首

石匱書

卷一百十四

馬文非列傳

七

鳳樓堂

使酬以少金帛而哈答後失清寧宮火 太皇太后  
皇太后同后仁壽宮 上命文非與工部議修建  
文非上言園營軍統於役不可復相若楚蜀美不勝  
採伐三殿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  
資工匠木石費固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  
及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惟甚于文  
亦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帶亦優等北虜大節大入邊  
殺掠吏民 上愛之甚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

戰守之策文非乃薦保國公朱祥等十餘人使選練  
營卒待之虜不敢深入十四年拜為吏部尚書明年  
當大計 上召文非至暖閣而諭之曰天下觀吏卑  
集御用共心林訪母嚴母枉以彰燕陟之典文非頓  
首曰陛下固若此宗社之福也文非步履艱乃令  
中貴人掖之下階至考察京條給事中吳舜王蓋以  
深妄當斥因先事誣文非及却御史戴琳欲兩持以  
解文非曰吾安可市名而廢 天子法憲若去之雲

石印書 卷之十四 馬文非列傳 鳳樓堂

南夷猛寇叛木邦不肯下有毛恭政者深喜事同孟  
養兵以攻猛寇大敗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  
寇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送猛寇寨不聽則請  
討孟養文非曰孟養所云報仇者名為我也且蠻夷  
自相殺而我乃為不令之臣從何也請毋發兵而以  
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  
歸猛寇十七寨猛寇亦上書陳謝 上悅滿九載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而京鳳陽諸陵廟文非

悉改天下災異上之條修省十餘事優詔嘉納益文  
非之為都察院與吏部尚書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  
而對文非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  
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去已久公卿無不  
見崇者彈疏瑄上獨不能及文非以是名益著 上  
前梓宮出德勝門文非徒步號哭二十餘里 武宗  
立吉函諸大禮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  
兩戶部計無所出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勳戚莊田

石印書 卷之十四 馬文非列傳 九 鳳樓堂

租課文非言 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  
非禮也時已預藉諸藩司及大郎節積款請使進之  
可得數十百萬費乃足弘治中 上最換名器然傳  
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非悉革之又請籍寧晉河  
間靜海望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為 太后西宮  
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文非居官久侍即其芳日  
夜親之候御史何天衢劾文非兼勞不堪任文非乞  
歸急疏凡二十一上乃許歸三年而其芳修却構于

中貴人墮削其官秩未幾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  
 作贈文非太傅端端肅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  
 師文非卒無幾而大盜趙燧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  
 文非家在馬捨弗攻破沁陽前大學士焦芳已逃匿  
 毀其家發芳篋取共衣冠縛帶若人者而盾裂之曰  
 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人謂公足公非少於益見之  
 石匱書曰馬端肅善將兵更善將將其料已料敵皆  
 預儲於胸中出以應卒如高屋建瓴勢無不下也故  
 石匱書 卷一百十四 馬文升列傳 十一 鳳嬌堂  
 自岷州捷報純用虛聲塞外蠢動悉騰書以懼伏之  
 而後任本兵一用顧濤再用魯麟再用許進朱輝市  
 有成算屢奏膚功其終縱指示能不歸功端肅哉則  
 世之嫉功官能慎忌自用者見端肅而不愧汗浹背  
 者幾希矣  
 又曰馬文非益有西征石城撫安東戎共復哈密三  
 記云孔子作春秋書齊人歸曰不自功也予攷周史  
 石賦之征以歸項忠無一語及文非何哉與後哈密

石匱書

許進慎平番始末自叙勞苦而文非乃言守臣實功  
 坐令其首長得遁去聞內閣外予不知孰是君子不  
 自功居予亦自功予其知無不言能無不為至今稱  
 名臣無間辭也  
 石匱書 卷一百十四 馬文升列傳 十一 鳳嬌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

明 叙而張 岱著

劉大夏列傳

劉大夏字容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解館當留  
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尋為郎大夏  
明練兵務所奏覆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重焉是時  
汪直欲求間計安而索下安而舊贖大夏匿弗予尚  
書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蒙一聞西南立糜爛天尚

錄

卷一百十

劉大夏列傳

一 鳳鳴堂

書悟乃已朝錄貢道錄楊鶴關路迂迴奏請錄楊鶴  
江大夏謂錄楊鶴江使誰不知顧廷之而待今日殆  
有微意乃弗許尋大同師火伴倉卒告警大夏規調  
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留佐振而大夏堅求補外得  
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過崖山平大忠祠及  
宋慈元后陵法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分大忠  
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轉浙江左布政  
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常稱

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今人即古人中亦  
未易多得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決使右副都

御史往治河化河神而所焚帛反結若人形物議洵  
洵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  
疏四府營之壅可十里雖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  
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成功重費控  
逾千餘有員達甚入為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運  
餉或曰運糧半屬京費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大夏

石匱書

卷一百十

劉大夏列傳

一 鳳鳴堂

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侯  
至彼國之至邊者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衛云某  
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願輸者米自十  
石上單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糧  
買糧必百千石單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市  
牟利此法立有報單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羅  
無所得過人言自劉侍郎北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  
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車乞致仕歸燕華堂后

之僅數楹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即家起居  
撫兩廣精心無倦盜賊衰止十五年召為兵部尚書  
力辭不許既廷謝 上召問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  
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  
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 上然然若  
數日復召問曰微欲與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  
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嘗耳他無異論即臣在  
廣時廣西取驛木廣東市香藥費同以萬計 上曰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四

別大夏列傳 三

鳳麟堂

陛下神武固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  
其時洪國公小違節制棄師十萬柰何為言之戴珊  
亦從傍贊決 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所誤刑部尚  
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  
司持法任怨以思歸 上未足深怒 上竟先廷請  
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言民  
窮而卒窮殆甚 上曰在衛有月報征戍有行報何  
乃窮甚對曰江南因轉漕江北因京操它困又不止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四

別大夏列傳 四

鳳麟堂

此且月報行報半與其帥共之 上歎息曰朕在位  
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  
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  
欲與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問  
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為也然未有罪令  
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為疏獎其先世之忠  
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  
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



定操卒萬人運之鎮以為兩衛而束兵紬之密雲對  
州以為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悉失兵造飛語  
搦之宮中 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通  
此曹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帶之大夏  
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安總兵三  
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之 上曰然第  
祖宗未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庶如鄭原步勇  
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修清寧宮有旨下部設

**極隱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大夏列傳 五 鳳鳴堂

軍萬餘人大夏請減十之五督工者訴 上上令內  
閣擬旨詰責劉健曰愛惜軍力司馬職也劉尚書報  
請老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回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  
用 上欣然如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  
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狀狀大  
夏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政省可戒 上曰  
卿與朕論國事豈敢省此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  
揭帖行何異前代科封墨物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

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當閣臣如用揭帖上  
下俱有弊 上稱善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  
人 上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  
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幸  
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尚肆恃夙貴  
耻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奏  
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  
謂旨既而璋米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奏上 上切責

**極隱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大夏列傳 六 鳳鳴堂

璋示若違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請司言弊  
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于此  
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歇斷而力行之外亡  
何特勅兵部同臺省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  
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即  
才足任難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  
所言者才不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  
稱一侍即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7 頁

定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彼復稱其卿人某甚不  
合朕意後知之乃却御史劾字也字竟以媚逆墮敗  
而向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益信大夏與戴冊一日  
召對良久曰迷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  
卿門何必杜也同各手白金授之曰小佐爾庶且屬  
母廷謝恐他人或欲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諭大夏朕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  
糾汝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 上每召大夏入御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五 列大夏列傳 七

鳳鳴堂

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大  
夏對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崇振大夏出崇且  
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  
曰 聖上天性聰明禁於政事外未嘗輕毀譽人某  
今日求退 上曰李崇亦贊卿禁於太監踪跡殊  
遠何以得此崇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崇何敢蔽賢  
未幾 上崩 武宗立 上少而從左右為使游幾  
已露時戴冊已卒大夏與馬文非相結乞骸骨大夏

歸而逆瑾亂政修大夏却劾字又做開造膝事衡之  
與焦芳比而諧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遣費十二於  
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從騎連之官較  
至華容大夏方鋤菜園中較曰孰為劉尚書宅者大  
夏指其竹屋曰汝欲捕之耶即偕入即入就捕乃故  
鋤菜者也大夏以蠶疏食官較持數百錢騎小頭口  
與往較驚曰老尚書何簡易若足大夏曰此甚易事  
即杖死十餘錢買菜可菜矣至則下廷鞠欲坐以激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五 列大夏列傳 八

鳳鳴堂

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 先帝朝遺老濟不及  
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  
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滂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  
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來陽時居內閣首婉  
解之又瑾使人詢大夏家寔貧始末戍甘肅衛命下  
覓載驢半都城視者如堵所在焚香罷市父老涕泣  
携筐饑餒之既至上伍如平人平帥驚問曰軍當  
逐操耳平帥跪曰相公請返舍母勞因復作壽藏為

終計初大夏就逮時四方知舊欲鳴賂以解大夏固  
辭即死累一身耳賂以解累平生笑既居肅有故所  
舉武帥二人齋金助皆力卻之曰及其老也戒之在  
得居二年宗室反者其歸平得救歸又二年瑾誅以  
原官致仕言官交薦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  
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為教睦耕稍贏即以貸子姻  
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為重輕居數年卒壽八十一贈  
太保謚忠宣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別大夏列傳

九

鳳樓堂

石匱書曰大臣者吾必以王滿殺為巨擘馬次則劉  
忠宣孜孜為國知無不言者王滿殺也孜孜為國知  
無不為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容二  
公者也

又曰鬼神之事誠亦有之余見華容人言天順會場  
火有三神人推忠宣出林牆外忠宣方裸踰牆出又  
有神人授之衣其後先報以吉凶事忠宣卒用至大  
官抑夫神之所助者德也三神人者華容東山之神

忠宣子孫蕃衍盛於詩書其歲時伏腊祀三華容神  
者至今不絕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別大夏列傳

十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六

明 叙而張 岱著

秦紘余子俊倪岳列傳

秦紘山東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官雲南道御史有風  
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其賢起知雄縣  
禁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縣民數千擊登聞鼓訟冤  
釋之調知谷縣日與將官講兵料虜巡撫都御史徐  
廷璋薦陞葭州知州調秦州以銀歸民疫災留成化

石匱書

卷一百十六

秦紘倪岳列傳

一

鳳樓堂

初擢鞏昌知府紘所至公廉有威吏民畏愛累遷都  
御史巡撫宣所成化十九年秋虜人入大同總兵許  
寧不能禦 上命宣府總兵周玉將二千馳赴之初  
紘與太監簡頌共防守恭將白金帥兵二千出駐柴  
溝堡紘乃亦出二千人躬環甲冑與玉合擊虜盡奔  
迨復使都指揮成等接伏順聖門虜悉棄糧仗走居  
數日虜復入與寧紘復使都指揮澄等分兵三部身  
與頌等率兵一千居中與虜戰數十合虜委所掠去

迨至常梁虜騎四百餘突至復力戰卻之虜駐山北

紘軍駐山南又明日虜復數突關至暮悉奔去當是  
時虜入大同長驅順聖門大掠而北許寧既不能禦  
復以提關紘所斬獲雖不多京師聞捷真欣然歸功  
紘與玉以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秦府檄尉橫若氏捕  
論不貸秦王起入奏紘連下詔徵命內臣尚有籍紘  
家黃絹一疋故衣數事而已亨太息以聞 上嗟嘆  
良久曰紘官不小貧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

石匱書

卷一百十六

秦紘倪岳列傳

二

鳳樓堂

撫河南會汪直以事至紘與抗禮直亦不敢有他而  
紘更密奏直多帶旗尉驛驛即縣直遂 上問何省  
撫臣賢者直知紘有奏首稱紘 上出疏示直：頓  
首伏地口口不置 上遂遷紘戶部侍郎而直以此  
益見信於 上吏部尚書尹旻坐罪敗凡山東人仕  
於朝者無賢否皆為譽堂側目紘亦以是卿人被劾  
降為廣西叅議弘治初以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漚  
中後山賊為患有年紘調漢達軍命按察使陶魯討

平之復克田州海南黎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縱貪不法故列奏其狀景遂獄獲爵進賊巨萬景挾賊既從內降肯冀賊前賊因據証他事命錦衣連訊旗尉至絃視事自若既處治兵食軍務從容就道戎容弱從略不貶損既出嶺因首就繫謂旗尉曰絃非敢違朝旨自尊大也西廣總制平民費彘糖承仰奉運就拘繫恐損國體或輕遊心今則出嶺真因人失既至臺諫交章論救吏部尚書王恕亦力言之改戶部

**右遷書** 卷一百十五 秦 化 列 傳 三 歲 庚 子

尚書十一年致仕十四年以邊警起用尚書兼都御史總制固原等處軍務推演古法造兵車火器已修豫狂石硤口豐峯臺三城堯金佛硤海子口七堡以絕虜道其明年勅總制三邊修邊關腹裏城堡關隘萬四千一百九處所創崖三千七百餘里拓固原外城奏移批驗所益食其處商賈雲集物貨流通荒稀邊城遂為壯鎮乃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材彬彬焉正德初劉瑾革總制召遷致仕家居十八年

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絃歷官四十年位至孤卿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飯身後子孫貧不能存楊一清連絃官後行獲邊城歎曰秦公之吏其所治邊陲古名將何以過之初絃致仕時妻弟楊瑾依絃居絃卒瑾遂紀綱其家家奴丁玉者怨瑾出絃總制時所遺鐵鏡告瑾私用軍器并証他不法事時劉瑾用事歸罪於絃復命籍絃家刑科給事中張九叙御史徐敬等望風劾絃瑾復詰責九叙敬言絃晚而前御史

**續遷書** 卷一百十五 秦 化 列 傳 三 歲 庚 子

朱欽以常給絃官夫亦連問之有司承行者人罰米百石

余子俊青神人父祥為戶部郎中歷官廉介為於故舊嘗歸里過扇扇人飲之酒祥避行篋傍者三主人訝問曰亡友之冑也客死而歸之子俊沉毅端重聞敏有畧以崇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選員外郎有兩貴家訟田于俊往聽之其一乃以地名同其姓于俊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卒為直之歷知西安府西

安故副府兼遼事旁午子俊酬酢治辦六斗為關中  
冠賜勅旌吳成化三年命三品以上堂上官各奉勅  
知子俊以薦擢右叅政督三邊軍餉遂遷右布政使  
轉浙江左布政使會而夏有警廷議子俊若陝久  
用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  
套之七不出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軍馬子俊現  
言陝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惟延慶於內地  
為近國初遼虜黃河之外正統初歲始渡河來犯邊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全書卷列傳五

鳳翔書

境建議者請於沿邊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  
開創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墩延慶千二  
百里屯軍積糧扼虜入寇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  
墩臺瞭望虜或內關即舉烟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  
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險難窺伺惟延慶一帶  
無險阻可馳突屢來犯邊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處  
自是虜顧居內我及屯外遂至遣將聚兵以為虜備  
比時局根界珍費且高萬計今屯宿重兵備木草息

臣愚謂莫若於沿邊墩臺空缺處築為邊牆高山陡  
崖準其形勢或別式或舊式極為整潔度如城高每二  
三里許連比為敵臺崖皆不絕築短牆其中空橫一  
科科若偃月狀以避射偵敵詔如其言於是自清衣  
營之紫城皆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餘里  
凡為墩堡塔塢崖皆八百有奇其始築時悉誇紛如  
子俊執之不移竟以成功又移定邊安邊二營於近  
地以就險利新收省將榆林故無衛正統中列成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六 全書卷列傳六

鳳翔書

調平至成化初未具子俊請取通兵當句及蒲成兩  
土者之子孫以益之立武學開屯田教邊人樹藝種  
植法月時巡省軍中百卷成具自是歲熟入教萬石  
瓜菜蔬菜等於內地沿邊數十戶此成巨鎮保障陝  
西與寧夏甘肅並虜相顧蓋指去蓋足特馬文升以  
左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而羅山徐廷璋以副都御史  
巡撫寧夏文升有名於足廷璋亦浚濠築營繕治亭  
障邊人謂關中三節節之火云子俊又請大同游兵備

朔州山西游兵恪履溝營宣府游兵有警調用要令  
虜不得入河套其法至今行之以功轉右都御史移  
鎮陝西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輒報子俊鑿山  
開渠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脩餽餉  
奏免岷洮河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更  
戍六十有奇以其所為直者分戍胡盧峽隍城設  
平虜鎮戎二千戶所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首  
四百餘級捷聞賜勅獎勵召拜兵部尚書陞從一品

右遷書

卷一百十五

秦余此列傳七

鳳鳴堂

祿加太子少保賜金馬璫帶文綺麒麟服也撫遼東  
都御史陳斌市汪直意謂征建州女直夷下兵部議  
子俊言禦戎之道宜先守脩建州遊衛祖宗羈縻而  
已不深治也今其首伏當伽罪狀未著征之失祖宗  
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即制相機戡守可爾而汪直  
已先言 上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斌提督軍務五  
為監督得便宜生殺陞賞矣建州之謀起自陳斌而  
王越亦幾與其後至是疑于俊阻之乃言本朝未有

軍職即制文職者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益  
自薦而子俊惡越開違言命出聖斷不可復移獲捷  
論賊敗象失利之故宜真重法 上詰問兵部臣子  
俊奏曰臣獨為之與他臣無與 上亦罷貴州守臣  
言播州苗作賊請調兵會勦子俊謂變在四川請出  
貴州治要功也因極論此特天將地利皆不可與兵  
狀乃已以母喪歸十九年服除召改戶部尚書明平  
虜寇大同宣府等處命兼到都御史總督軍務報備

右遷書

卷一百十五

秦余此列傳八

鳳鳴堂

子俊參古製造車八百餘輛銀糧得自貴谷械得燕  
設有曰虎尾砲者置之車箱角柱之上隨向可移擊  
有曰將軍砲者置車箱中侯虜衝突酌量擊之用鹿  
角小椽桶塞車空處以逸待勞制度精巧因疏言自  
古命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  
可臣觀大同宣府山川平曠門庭之池車戰為且大  
率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兵五千人駕拽  
行則縱以為車止則橫以為營虜賊對壘彼用弓矢

百步擊我用鎗砲且有威勢三倍如相持過久彼將  
分掠我則出兵或過其驕橫或尾其情歸運有足之  
城策不餉之馬此萬年守邊簡易之策也因上兵車  
營圍說上可之虜引去上遣鄒衣百戶以特羊  
上尊往勞師還加太子太保以星受上言請止土木  
祈禱以節財用重益法母以羨餘賜樞貴禁貴作奪  
民田罷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復命兼總大同宣府軍  
總兵而下一總制于俊以修築邊牆為急乞以所

石匱書

卷五十五

余俊列傳

九

鳳鳴堂

舉於廷緩者推而行之詔可然以工力責邊臣閱實  
付科道于俊受成而已不能如葉特之精辦矣遂有  
言于俊修邊糜費者上改于俊左都御史專鎮大  
同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科道官往勘謙受鎮守太監  
帝款諧言遂奏于俊在邊未及二年費官米百五十  
萬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云公用糜賦病民亦自難  
免下戶工二部會議覆上貴于俊偏卡耗廢幸太  
子太保令致仕未逾年仍召為兵部尚書復太子太

保憲宗竭力求去不許弘治初復三上疏上遣醫  
賜羊酒復視事上言馭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以  
公義不以私恩以杜近戚布恩濫爵之漸因乞骸骨  
不許臨書猶劄奏福陳湖廣四川研文禦盜之策再  
遣醫視疾弗瘳上聞訃輟朝賜殮命有司給官欵  
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謚肅敏于俊內重外勤  
於職事凡有文移皆手起稿或時對客猶沉吟不休  
與客談特務反覆曲折必欲實見諸行一生外宦皆

石匱書

卷五十五

余俊列傳

一

鳳鳴堂

在西北邊而於閩中歲久功多在廷緩尤著雅以修  
邊牆修虜為急忌者阻之竟不底績嘗語人曰人臣  
事君隨事盡力即近小亦當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  
謀國過大利官宜身任慎勿養交市恩遠怨自全乎  
于家舉進士授官于俊教之曰惟誠動物積久自能  
消偽又曰立身貴剛然亦不可使人畏不敢近世以  
為名言于真以蔭系孫衣衛同知忤劉瑾改而孫承  
勛承業皆舉進士承勛官翰林修撰承業雲南會事



倪岳上元八父誦正統四年進士累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奉命祀北狄夫人姚氏夢非祀神入室生于同名岳岳懷佛吳凡兒天順元年舉進士入翰林為編修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氏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諧暢每大廷集議岳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岳裁定岳又長於奏議一寫十言春容色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步候運筆如飛弘治元年茂陵升祔 孝懷太后將祔享祀廷臣議禮言

石禮書

卷之五十一 禮書

鳳樓堂

人人殊岳言國朝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之後稷 太宗視周之文武百世不祀 懿宗而下以次迭遷今 憲宗祔祔則 懿宗神主當祀宜於 太廟寢殿之後畧仿夾室之制別建一殿殿九室以藏祀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祀主乃居舊位以應古禘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教中呂舞大護以享先妣謂姜源也帝嘗之妣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章懿俱建

奉憲殿祔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為一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從之時耿裕為尚書岳為侍郎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岳每見岳疏輒稱善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熒燧賴諸儒把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後存唐之註疏成祖共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

石禮書

卷之五十一 禮書

鳳樓堂

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守嶺南內臣常春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岳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裕為尚書內臣常春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領占竹借疏法王淫昏矯偽 上初登大位首列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群聽上從之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恭質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二十

八事十二年召八吏部為尚書岳才學識量優於經  
濟於諸卿中惟推進馬文升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  
先是弘治六年文升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代朝北  
嶽乃在京南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  
餘年不可輒改 上下禮官議曰金世宗時議者以  
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  
山之西度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木室據都改嶽岳  
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岳奏謚多不採錄

石匱書

卷一百十五

秦余列傳

三

鳳翔堂

其論西北修造事狀畧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  
守雁忽兒加思蘭大為遠患蓋綠河套之中水草其  
肥易以芟割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以守禦是以轄  
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  
若花馬池興武高橋前城諸路皆共入寇之所進東  
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  
皆共駭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十里近者不下數  
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仇者

石匱書

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  
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  
於戎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  
無去志虜勢不輯遠患不寧上屋廟慮遠將徂征衆  
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戎高外而歸戎安行以迄乃  
折圭僭爵優游朝行率節與全充抄私室且其軍旅  
一動輒報捷音賜予賚施官爵輕殺傷戎士卒悉  
戎弗聞撥拾彼畚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

石匱書

卷一百十五

秦余列傳

三

鳳翔堂

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為言未嘗  
有所折獲輒以鈎搭為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  
若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  
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  
深非細故也况大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  
陳逆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  
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塞以棄天威且延綏遠也  
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遠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

二六三

諭此無陞插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以宣府出兵  
五十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  
既遠往返不遠人心厭於轉移馬力能於奔殺况敵  
東擊而虜人奸態恃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  
而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木可離首尾受  
敵遠近坐困謂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  
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易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  
山西河南之民任飛為稅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

極廣書 卷一百一十五 本 鳳鳴堂

里夫運而妻供父稅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  
而至也求為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逆賊身已虜矣他  
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  
呼水旱不可先知豈歎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  
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易粟以備官然猶推貴私  
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投之而倉庾無非合之八又令  
民輸粟而給監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占虛名而需  
之而商賈則費倍獲之利官給日濫監法日沮而遣

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師裁以給遣者歲為粟數  
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遠者歲亦不下數十  
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  
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為共養徂之習或以茶鹽或  
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  
原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  
平居之時一日之數八米一石馬草一水運進所過  
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供給哉而典守

極廣書 卷一百一十五 本 鳳鳴堂

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之謀凡有經歷之方悉  
開支給之數皆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比為甚由是觀  
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散而無養之之策徒  
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米分憂盡心致力乎株之  
建白茶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  
之見者率謂優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  
之救援可通彼此之特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  
之廢棄已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為

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為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  
之地糧重為累饋餉為艱使戎倂為進逃沿肆邀伏  
或抄掠於前緝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  
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敵威大  
損共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  
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一空邊  
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  
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未危履險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鳳樓堂

徵倖萬一運糧連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  
可援况共同地方千里部巨無際既無城廓之君亦  
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  
枕我困憊虜因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  
勝之機踏覆沒之撤必矢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  
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  
套大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  
吾圉今若是時使戎狄生心藩籬頽壞遺孽難盡

衆益多是米何知誠為無策甚者至謂昔以來勝不  
可守既已棄棄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  
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可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  
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夫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  
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種於關陝  
而京師震驚賊逾進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抹此定奪  
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偏百和牢不可移中是已非卒  
莫能合成功既鮮高故矣取馬臣所尤不滿者徒以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二十

鳳樓堂

書生典兵謂詢謀為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  
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中旨指揮失義若向之圖  
復而戎既為苟止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而  
夷復倡從降之說以起衆而示怯逆若中制外之權  
昧以大字小之體推足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馳兵  
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特噬臍之  
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  
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共為力也少其致功也

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收以保穀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家兵以弭志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現賊情曰定屯曰復清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運漕者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與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蓋船木茂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鳳翔堂

潼關衝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衝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陸注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莫害萬萬也況今河道常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而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運延渭河而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安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且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

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於塞悉加築濬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用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石匱書曰古之遊鄙諸臣其經畫邊務如理家事其稽覈葛筮如數家物其條陳利害如寫家書其詔諭屬吏如囑付家之子弟婢僕惻惻款款動中機且以之料敵如指掌焉秦紘余于從倪岳之等遊諸疏具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鳳翔堂

在三百牛驢場之弊有不洞若觀火乎後之任事者憤憤如門外漢妄欲料人家事無繇已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七

明 欽南張 盛著

戴開秋張周童列傳

戴珊淳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拜御史督學  
南畿遷陝西按察使陞陞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治鄭  
陽諸府蒙右多憲流徙為利珊刻日聽自首民所聞  
曰多憲稅計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為營  
律法罰盜行王剛越境入掠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七

戴開秋張周童列傳

鳳華堂

罪莫敢發冊合湖陝兵誅其首惡散其脅從千餘人  
事遂定弘治四年召入為刑部侍郎與尚書何喬新  
彭詔為僚友協力同心款慎誅獄一特稱人望馬九  
半陞刑部尚書十三年進都御史益振風紀時  
孝宗親御大獄諸司悚震冊從容剖析 天威頓霽  
十八年正月召尚書劉大夏并冊白議政事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賜大夏及冊曰朕知卿等庶  
故有是賜嗣是母召對宣室接膝而咨至夜分始退

屢以疾引心優詔勉留若家人父子冊感泣 上亦

為動容一日冊私懇尚書劉大夏曰冊老病子幼萬

一家死其卿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 主上獨不

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劉大夏議事畢因問冊病

大夏言冊久病乞休本出寔情乞憐允 上曰渠情

卿乎大夏對曰冊在告臣往視冊恐微誠不能動天

聽令臣見 陛下日為彼違情憫 上曰主人留客

堅客且為強留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七

戴開秋張周童列傳

鳳華堂

冊亦何惡令朕已法然者久之大夏出以 上語告  
冊冊泣曰冊死此官矣十八年卒於位贈太子太保  
諡恭簡  
閔珪浙之烏程人少讀書於廟房之東極震雷折棘  
偶出席而碎其几登天順甲申進士授山東道御史  
屢劾大臣之不法者罷之成化九年擢廣東按察使  
南雄南安二郡治民爭曰不決方會勘特衆怒激呼  
為變或勸珪少避珪不動徐為處決令下而境胥悅

散去新會氏肅聚山谷為亂輸以義貸共進負逆安堵如故二十一年南頓盜起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舉庶然貪動賑簿賦且疏盜賊之作皆巨室為之數事露首必連坐仍革豪右橫取之弊巨室多不悅會故人李汝省得幸因言廷不勝任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御史巡撫畿甸元年進刑部右侍郎三年改左四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番禺龍水間任獲相繼為亂討平之安南使臣奏入

秘履

卷之七

鳳鳴堂

鳳鳴堂

貢道憑祥龍州報為所梗詔下處分廷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行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毋得阻貢物二夷乎逆息在兩廣通行益之地而軍儲以濟立定順長官司而蠻人不為憂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太保廷因進平問刑比例繁滋奉旨與刑部爰燕摘安共若干條上之遂著為例十三年遷北大司寇廷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麗情去盜來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有功大理少卿

兵一貫坐以重罪會天祥成死 孝宗大怒親鞠於廷欲直一貫大辟廷與戴珊爭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 上怒不解又諍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宣府達故人李道明曼延百餘人巡撫欲張大以為功廷讞罪止道明餘悉縱之正德初逆瑾用事遂請老加少保求暉以歸卒年壽八十有二贈太保諡莊懿

秘履

卷之七

鳳鳴堂

鳳鳴堂

景泰甲戌榜進士改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裕以例改翰林院商討請惠以建言斥為江西布政使裕亦判官泗州清惠裕居喪服闋補判定州裕列清要一思被斥於外人皆為不平裕至州孜孜訪求民瘼而州惠政被於人者甚多成化乙酉朝廷知裕無罪召還復商討預修 英宗寶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己丑陞周于監司業十二年陞祭酒裕在雍條數展

明恩威並濟熙成年切入國讀書者務忠其難教取  
所當習讀者輯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持至御前  
上嘉嘆之尋擢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而于進吏部  
尚書忤首相萬安妖人李孜省改而京禮部尚書丁  
未 孝宗即位轉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弘治戊  
申召入為禮部尚書卒且仍為冢宰祿蒞任同侍郎  
倪岳上寅畏天戒七事切中特報 上嘉納之崇王  
乞詣京師朝賀初諸臣策議裕言王雖至親於制不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七 張敬甫列傳 五 鳳樓堂

宜况茲飢歲所遊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西  
夷貢獅子裕言貢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  
非由故貢道宜卻之使亦從之後再掌銓曹感 上  
知過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使廷無遺賢裕為  
人坦夷公平常以閑輔飢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  
賑卹還朝上陳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閑宗社會  
議於朝必持公道不肯徇人及舉人才一米公論退  
居獨處無敢以私物饋送者至老不營產業不治居

石匱書

第儉約素樸頗有父風中寅加太子太保累階至崇  
祿大夫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謚文恪御史  
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燕介端貞莫如王翔公直  
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物莫如耿裕特謂知人  
張敬甫安福人父洪正統中與土木之難敬甫自為  
兇特社廟為崇率群兒斬伐之業已止人異焉京泰  
中錄死事後除入太學天順七年應會試舉場火士  
子奔亂敬甫與戴冊倪岳獨見一朱衣人啟門出之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七 張敬甫列傳 六 鳳樓堂

明年試舉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當散館與劉大夏  
獨願就却曹以同當世之務授兵部平駕司主事陞  
員外郎即中常奉使道過盜劫其囊得七金而已使  
隸市內屠告隸易金坐客詰屠曰何知非相公金屠  
曰相公雅用俸金無惡金也陞浙江右叅議盛溫處  
二州錄課時景寧礦盜起鎮巡議勒教華榜示招撫  
從教拾人曉諭之皆聽命因斬其魁首十餘人陞叅  
政遷右布政皆在浙中凡居浙十餘年不求赫赫聲

二六九



而境內大治弘治元年擢湖廣布政使歲飢給粟散粥藥病捨勞高值米商平詞告罷出官錢修學宮編役軍民籍為甲伍使資備直以業餓者任滿籍羨金二萬餘悉貯官庫四年南京給事中印誠等言教養與布政劉大夏秦氏悅妻謙徐恪按察使魏富恭政李憲副使羅璟林俊等皆存心清謹制行公勅乞加擢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尋以母喪還朝闕起巡撫山西如故時山西連歲凶旱教革上疏曰今山西水旱為災倉糧匱乏臣履任以來日夜憂畏千慮萬思莫得其術竊見解州鹽池止生不窮惟資人力不假煎熬此天產也若通以井械可濟天下今河東運司歲課四十二萬引其餘官既不取又不濟民天生大利以興三晉之人委之無用良為可惜莫如於四十二萬引之外歲委勦能官員別榜三十萬引出場依時變價為預備之用蓄積無過此者復言天下之物微所有則易供微所無則難辦山西險阻一隅

石叢書

卷一百七

張敬甫列傳七

鳳翔堂

舟楫不通雜物少聚地利所出粟步豆而已大同逆餉故取給太原平陽每米一石折銀一兩半一米折銀五分運解至彼召商上納米可四之半可二之微民甚苛利商不背非所以為便也請州縣道路平衍在腹衷者從其挽運木邑其餘崎嶇艱於轉徙別與斛酌價值皆從之八年改巡撫陝西時選民慈困逃亡田荒不治居民代賦甚苦教革請酌五年為期有人佃種則輕其賦無者量給見在人戶皆為代納又

石叢書

卷一百七

張敬甫列傳八

鳳翔堂

請開並引茶斤并納草納米之途以廣儲積遣人賴馬終南山有妖僧張金峯者聚徒立號製布為旗祭以嬰孩刻言某日諸天大會誘男婦坑啗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雷路山中負薪炭者多被迫脅不從即支解懸樹教革密令父老宗等以非佛為名直入土縛之既平賜勅獎諭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再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地方請設儀直攔湖開築高却湖堤凡便益漕綱者疏三四

上惟貴親臣干請拒絕頃之督運入京諸大瑞推開  
教華名目諸公送名者為寺教華各報之幣既進  
之曰幾誤平生吾素無內庭之交可自敗乎十四年  
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八年陞刑部尚書教華  
剛介受索不輕言受索法奉公物望甚著與南中高  
書林翰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一時稱四君子其冬  
召入為左都御史既至禁會酌戒奔競縉紳察照畏  
之教華雖剛峻自處而愛惜人才持大體無路刺氣

石匱書 卷百十七 張教華列傳 鳳翔集

正德改元 上抑別理者八人政出閣寺科道官艾  
洪等以為言 上下詔切責教華上疏請貸之頃之  
英國公懋與諸大臣及給事劉蕡御史朱廷敬徐鉉  
趙佑等交章劾瑾必真之法 上曰朕自處之教華  
上疏曰臣聞古曰勅天之命惟特惟幾詩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誠以居天下皆當嚴恭寅畏不可怠也  
致治之盛莫過虞周虞氏親業萬幾周家天保以上  
治內未徵以下治外克服厥后無敢戲豫足以神化

石匱書

宜民馨香昭受天啟聖明聖神相繼 太祖高皇帝  
有言來亂之源緣於驕逸 太祖文皇帝有言天下  
雖安不可忘危膺春運休有餘然天戒 孝宗皇帝  
至德深仁上畏下憫方大有為而龍馭上非繼序不  
忘實在 陛下夫何憂仗以來宴樂逸游日俾檢士  
政令與詔旨相違行事與成憲相乖以致上千天變  
下洵人心臣等所職職而負慙言官所切忠而懇疏  
者也今給事中蕡御史廷敬等連章劾列 陛下但

石匱書 卷百十七 張教華列傳 鳳翔集

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 陛下曰朕自  
處置臣竊嘆之臣請言特政之弊四十萬庫藏已竭  
而取必足數五七歲童子何能而招之勇士織造脩  
笑又織造侍奉華天文傳奉盪法方遣大臣整理而  
太監果復奉帶引監地土方遣科道清覈而太監未  
仍奏討四地管操太監何以教更鎮守而臣何為奏  
換王致鄧廣未嘗到部而甘寧監鎔則政令紛拏書  
經索取官庫而惟顧覓水手則弊端滋蔓國家大事

二七一

百臣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賈誼有言天下大器  
置安則安置危則危臣願 陛下審所置焉宋綬有  
言自古帝王未嘗不學臣願 陛下學其德秀有言  
無逸則壽臣願 陛下壽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  
先漢所以興隆臣願 陛下究興隆之術陳子昂曰  
人不可使窮窮則奸宄生臣願 陛下毋使民窮疏  
上不報共冬十二月晦日瑾奉命與楊守隨同罷敦  
華即日買車就道至徐州洪艇小觸石幾溺死亡何

石履書 卷百十七 張叔平列傳 鳳樓堂

瑾入司禮監其明年論旨列教華奸黨榜示天下尚  
欲借撫湖廣特權餽絕刑為罪修撰康海過瑾曰張  
公撫快人父母之不可贖子乃止又其明年卒瑾誅  
又二年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教華明辨利義介若黑  
白有所不可不以貴勢大禍為遷就威儀動止一循  
禮經天下以為名臣子鰲山為御史亦鯁直著聲  
周經陽曲人父璠以鄉舉為南京刑部尚書剛直勤  
敏任大布公無所避忘卒謚莊懿經少而在敏以廩

補大學從其父習聞天下事慨然有用世志天順三  
年以進士選庶吉士與劉健張元禎並為李賢彭時  
所重五年授尚書成化三年陞編修以左春坊左中  
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起立拱聽內閣大  
臣朔當請太子坐經竟不請在翰苑春坊幾三十年  
考較編摩並舉其職太子登極為 孝宗同事者俱  
進崇階經以端諫持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講而已  
已推禮部右侍郎已改吏部侍左 上欲以通政司

石履書 卷百十七 周經列傳 鳳樓堂

經歷高得祿為恭政示旨吏部經執不可與王恕疏  
論靈壽人獻大明川民曰於太監李廣戶部駁議不  
得經謂諸司宜會奏尚書耿裕屬經草上得寢六年  
諸司以災異言事裕後推經草疏經請早視朝勤聽  
政節侈費省進卒上貢獻尔樂戲共言尔樂戲一事  
尤激切有踪跡草者經曰經自坐裕曰我當事當曰  
我特論西賢馬九年權戶部尚書人謂經出自翰林  
能文章而已乃決帶刺繫莫不曲中至其執法持論

亡階也 孝宗朝寬仁弘恕戶部握天下利權奸黨  
所萃挾勢行私不可殫紀少不如意殺辱錄之經一  
按行祖宗成憲事所不可雖成命已下抗疏力言聞  
官戚琬有請乞一切減罷 上雖不盡用因而裁之  
屢失經為戶部寬進緩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  
奏蠲免每委官監稅恒以即變為言保人多者與下  
考吳時奇切得名而寬平貽訕者其風為衆人謂未  
李沆不用新進士王旦念竭民力經魚之也太監李

石匱書

卷一百七

周程列傳

十一

鳳樓

廣以左道得幸既死 上得廣舍中籍皆記中外饋  
送而不得其主名 上怒科道官通劾在位諸臣尋  
置不問皆廷謝經獨上疏曰非若科道官劾奏故太  
監李廣并奔統李廣之人臣名亦與雜蒙恩不問皆  
含傷悲痛無以自明臣累承列聖起懼今秋交思如  
天惟有淬礪無負終始果若科道所言是夷狄也是  
禽獸也當自死滅矣待謹責且人奔統李廣者其其  
進言左右圍春寵辱 陛下誠憶廣在時曾言臣否

更乞勅法司將廣家人嚴加鞫問必究簿籍所在臣  
有遺廣即不須多但寸金尺帛便斬臣首宣示百官  
果無干涉亦乞昭雪洗雪使天下曉然知臣非貪者  
無恥之人庶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治令含污忍垢  
苟就班行必將悲傷抑鬱死填溝壑目且不撰益經  
之自愛如此經於肯戚近俾有所陳情既一裁以法  
會有中官及部屬以言事獲罪經與同官疏抹數稱  
藉甚而怨謗亦生十三年以星變乞休許之特加太

石匱書

卷一百七

周程列傳

十一

鳳樓

子太保賜勅給驛予月廩與隸命下廷臣吏士相顧  
失色下至民廡後駭傳惟問自公卿以至即着乞留  
者若干人數年之間中外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  
餘疏前此未有也 武宗嗣位起南京戶部尚書辭  
不赴頃之丁母憂正德三年服闋改禮部復辭  
上降勅即家起之至京疾作寓都城外 上遣人慰  
問賜玉帶及通鑑纂要比莊事數月疾復作累疏乞  
休乃許之復賜勅優諭惟封三代月廩與隸視昔有

加經塔曹元特為兵部尚書留經暫駐京師以便醫藥明年乃行或訊其滯滯又明年卒贈太保賜諡文瑞命所部治堇論祭經專禱慈而知學子曾舉進士官尚寶少卿李東陽銘經之碑曰國有世臣實稱濟美其最貴者尚書父子施何耿王維白及倪周氏其一化莫與齊

童軒即陽人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軒思舉職深苦簡出不妄與物接南京雜貴民飢為民

相繼書 卷一百一十七 童軒列傳 五十一 鳳陽堂

請命詔遣官賑之南京守條採辦羣毛魚鮑諸物以萬計軒極言中止 英宗復辟上疏言弭盜安民救事尤切特弊天順己卯以嫡母親歸懇闕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岳十數人特稱得士惡廟踐祚軒首上疏言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 上優詔褒美未幾四川盜作命軒往撫軒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軒名羅拜乞生慈憐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

賊首趙鐸松撫叛軒偕鎮巡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於軒且議出師軒曰賊已平矣用出師不數日奏捷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為寬改軒參事督雲貴學政軒精於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為變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牧諭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上命軒與之考論不合軒言其以小智亂成式宜下

相繼書 卷一百一十七 童軒列傳 六十一 鳳陽堂

之吏以正其妄從之癸卯春予告歸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弘治改元會欽天監官以不職罷衆復以軒薦命軒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軒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吳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時蜀久旱軒至雨亦隨足乃為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咸減軍糧修橋賞非

計奏以四川官都銀布代之戎卒乃安軒後以其地  
 險遠變夷難居疏言松茂威登戍守甚艱而登漢一  
 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樞守之四處要路各設  
 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  
 州縣皆在萬山中圍堡於蠻夷共有害無利宜捐松  
 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圍堡倉庫可減兵無遠戍之  
 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言三利盡一  
 以開事下所司議行辛亥晉南史部右侍郎甲寅夏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一 童軒列傳 七 鳳樓

晉南禮部尚書系疏乞骸骨 上再四勉留軒力陳  
 數千言乞放歸里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

石匱書曰何成弘問之多君子也語云用人用其隙  
 用人用其望成弘問國家閒暇謂非天之際乎乃群  
 賢輩起用當其才非所謂人望也耶司馬光傳曰中  
 國一相司馬四夷皆服况華夏乎乃諸君子不好大  
 吾功康直而不平唯勁正而不執拘清慎而不狹削  
 和衷謀國卒致志平重熙景洽是豈一手一足之烈

也哉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一 童軒列傳 七 鳳樓

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七

明 欽而張 岱著

吳寬黃謝陳列傳

吳寬長洲人未冠入郡庠輩流方習舉業寬欲博覽群籍為古文詞既系試不利而徐有貞識之有從有貞乞墓誌者有貞曰子之求予誌而視也將榮之歟抑求之歟曰苟能乘之榮也夫天曰子其問之天為才年四十餘以歲貢貢入太學張汝弼從見而異之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七

吳寬列傳

一

鳳翔堂

特寬已絕意仕進陳運以從學御史識有貞教遣入試遂得名成化壬辰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寬即寓舍治園亭蔣花木湖退讀書其中辰辰佳節召客分題聯句愉然榮利之外彼選侍 孝宗東宮中侍豈不欲太子近儒臣教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進

石匱書

卷一百十七

吳寬列傳

二

鳳翔堂

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就傳於外庶人且然况有天下者乎 上嘉納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附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廢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 廟廟禮皆如禮至是稱廢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未能決寬以掌詹事與議殺從寬言寬出揖眾議臣曰魯頌姜源陶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附者其禮已壞然皆諸帝結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宋李宸妃後仁宗傷痛始追尊附祭非禮不足為法衆議臣皆是寬言定議上 上喜曰大義深思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先殿尋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入內閣掌誥制寬在位久中外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避而不進願寬意甚安之曰吾始念固不及此及吏部尚書缺衆從屬寬寬亦因辭年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慰留寬卒於官諡開

一書 21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頁 54

孝宗震悼命有司治差諭於獲喪以遂贈太子太保  
謚文定克為人恭清淵穆不見同異立朝議論多依  
忠厚與人言未嘗不批教當世之賢士為文章辭而  
不佞則而能揚文師解愈書法無狀世人望之稱飽  
唐先生至共夜鄉里尤以厚德聞

張悅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居官奉職以下欺  
為本在刑部時朝士有為其所規者曰不敢悅公法  
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

石匱書 卷之七 張悅列傳 鳳鳴堂

無大罪既撤法弛之天敢偽言以市恩聞者嘆服提  
督浙江學政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  
誰信我諸所請北吃不為動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  
使朝覲時中官尚貌在求厥刺事某群趨其門悅獨  
不往銘印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悅之名益彰  
尋為工部侍郎 孝宗即位大臣相率上疏求去悅  
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即弘治元  
年遷禮部再遷吏部尚書王恕意氣相投深所倚信

當內攝選教諭翁然稱平後任留都學正簡靜上下  
安之班中官亦加敬禮守恪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  
延悅其上坐子弟問更加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  
其為特所重如此平居謹畏無疾言厲色至臨事舉  
有定見未嘗以思慮利害動心尚書王恕去位衆望  
咸屬悅或言曰未有為之地者悅直視不答其人愧  
而退性素清約終始一節為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既歸杜門不出公私事一無所預說時俗奢靡益崇  
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  
情雖新親不慳飯雖大客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  
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石匱書 卷之七 張悅列傳 鳳鳴堂

黃孔昭故名惟以字行黃巖人今為太平人父瑜兵  
部職方主事有才操死之日顏垣蕭然而已孔昭少  
孤苦學與謝暉為好友讀書不事章句往往窮前人  
所未至釋日見其進不可追也又善為詩自孔昭詩  
出論者以為台州一時詩道中興有司以懷才抱德



辟不就乃有志用世自取科第奉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員外致文選推郎中同邑有李茂弘者正統中即考功靜退有守孔昭慕而推之以追其風在職據法守例人莫敢干尚書有不行者或借孔昭為辭舊時官吏却者率避形跡絕省候孔昭獨開門延賓諮訪人物疏註備俗才具地望奉伍薦進雖小官平職亦未有滯而不用用而未竟者即文選凡十五年八謂開門文選謝鐸特過孔昭望之見其喜則

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進也擢通政

司右通政歷工部右侍郎弘治中卒嘉靖中諡文毅自孔昭即文選之後而泉州人黃河清正德中能繼之特人為之語曰興選何軒軒前有黃天台後有黃清源孔昭子備舉進士其孫給嘉靖中以議大禮進仕至禮部尚書別見

謝鐸浙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廣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宗寔錄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上疏言

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上親賢講學以火書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 帝嘉納之北虜入寇鐸復上言邊事言今月十四日閣臣特寄造中書令人詢迎到論西北俗遊事宜狀令臣等撰列獻納臣實驚下不識世務竊惟論天下之事有從其本有就其末言本若迂而定切言事若急而定泛臣竊古今極理勢益有其本而不見其末者矣未有為其末而無其本者也臣惟

先王馭戎之道未則禦戎士則守備而已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設險而險必因天地之自然臣謹按茂

狄之來未有甚今日我險阻之得亦未有過今日者也內則東而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為城幹外則東而女直毛憐北而朵顏迤北而哈答忒番莫不奉貢來朝願此侯服獨河西一方近失嚴援伏為窟穴是四肢無恙一指不信照數年以來民疲兵困卒未能操此克服以

底成功抑有說焉天生大河以限關輔而受降東勝  
又大河浩難也夫此則河固不可守况又大河而通  
守延綏榆林數千百里之內其為能及益卒夏去受  
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卒夏以東之救接不通而  
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則  
大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况自延  
綏徑榆林以至卒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  
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而老羸半之足  
以東則自孤山栢林諸堡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堡  
入西則自靖遠清平諸堡入又西則西塞諸處直抵  
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諸處直抵回原以  
至土門塞門山城前城諸處我險無可據而虜人無  
所不可入至於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漠水小高  
不可城深不可壘於此控扼又為難矣朝廷為撥金  
之策互以饒運之難重勞民力疑而未決至往者以  
營之罕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虛張冒賞

石匱書

卷一百一

州縣列傳

七

鳳翔堂

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所以守禦長久之計是徒激  
怒虜人以發其復寇之心而已幸而宋社有靈虜近  
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政宜蓄兵養稅於大同寧  
夏以為東西之援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東  
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內以河曲為室家使  
道路則視昔為減而險阻則視昔為多道路減則戎  
易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進退而奔突  
之氣沮策之上也不然則麻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  
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重兵屯宿於延綏環慶回原  
諸處以備策應最接以伐賊謀所為盡地而守而敵  
不與我戰亦其次也至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其  
本則在廟堂之上臣聞擇將不可以不精任將不可  
以不專馭將不可以無法今也輸錢諧價交結保舉  
若晚唐之憤帥可謂擇乎左監右督甲可乙否可謂  
任乎戎虜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板緣以躋極  
品假塞退託誅罰不聞可謂馭乎此弊不能用將也

石匱書

卷一百一

州縣列傳

八

鳳翔堂

戰後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朝廷者士卒而功  
 賞悉歸於權勢糧有尅減之暴月有解納之需怨心  
 忿氣充塞胸腹而不可得使逆民不長寇虜而畏官  
 軍官軍但聞增賦之實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殺無  
 辜淫虐良善嗚心憤氣凝滿眉目而不可得用習山  
 川之利懷首月之惡耐寒好勇陝西土兵可用也始  
 而調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無久戍之苦有安土之  
 便輕險狎我山西民壯可用也始許為民終永為軍

石渠書

卷一百一十八

九

鳳樓堂

夫其信矣此弊不能養兵也脩造莫要於屯田而饒  
 沃或無併於豪強荒瘠或因之於牛種耕歛或奪於  
 私差輸納或賜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回以侵  
 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動為姑息如是而兵食困矣  
 脩造莫要於漕稅禁金駝帛日滂月增上以輸閩中  
 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  
 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  
 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軍而兵食又困夫有

權盜之法養兵之永利也率責高以侵利於商賈而  
 公家不享其利有需爵之令用兵之權也名爵虛受  
 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脂膏以養兵  
 而兵未嘗飽塗兵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凡此皆  
 非虜之能敵我而我自敵焉者也猶未也間有以交  
 易茶馬賊殺其人者笑問有因貢使入境掠換其馬  
 者笑武夫俗流出疆撫諭頑較白丁重譯接伴此皆  
 易以開邊疆之弊啟夷狄之侮臣以為今日邊事壞

石渠書

卷一百一十八

十

鳳樓堂

極矣譬如羸弱之人百能九竅無不交病雖有虛扁  
 華佗卒難措手獨調攝元氣以壯腹心然後煎湯滌  
 胃劑於大收賦賦之效此其得移益在聖心 陛下  
 誠敬守此心無怠無荒慎用此心悖德允元而涵養  
 此心使福德大人得以輔業放沃喬如雷霆明如日  
 月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歛以藝費出以經罷廟塔  
 之奉絕思幸之濫杜私門之竅省坐食之冗以大寬  
 邊稅以大足邊儲此以設施注盾於閑徵夷狄之間

者皆周詳精密如在堂上之上夫如是則臣所謂本也臣雖至愚周思極慮禦戎之道寔莫過此進侍講入預經筵下內閣去 孝宗嗣位用廷臣言起原官修 憲宗定錄詳據事直書於汪直王越開道事而之不諱進而京國子監祭酒上言六事共一言孔廟從祀請進揚時而熙興澄等以師道難盡復請致仕家居十年論薦益多給事中吳濬請訪求儒臣有仿佛程頤朱熹者以釋名上吏部擬北祭酒 上特陞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七

附詳列傳

上

鳳樓掌

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印家起之釋再疏辭使者再至李東陽遣釋書曰日者刻章一入遂契宸衷平后未嘗固旋疏宸勅勸願注而聖心明睿記臆姓名特加優擢出於常格朝野悚然謂數十年僅見上方有寤寐英賢之意先生不憚然就道何忍負之釋乃行既至謂求進得途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十六年詳通鑑纂要以釋為潤色官乃論然晉陽胡元之純識者趨之如兔顧從美徐悲藉之公

石匱書

修治比廢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資其賻此所建白皆師古義乞不可移以疾乞致仕 志館諸生詣闕留者千人正德三年會推卷用事場令致仕卒贈尚書謚文肅知人方孝孺項身或族沉鬱百年詳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於世所著有續西山讀書紀伊洛淵源續錄四子釋言赤城志方石文集數種 陳壽江西新淦人成籍遼東年十三選克衛學生益務樹立雖家故貧甚落落自彙三舉不遇見大人道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八

附詳列傳

上

鳳樓掌

予弊幕依然有懷故疆場之事多所討論遍歷宣大閩西諸鎮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伏劾歸連左理舊業成化乙酉領山東鄉薦壬辰成進士推戶科給事中奉勅閱視邊防巡牧馬草場有貴瑄扶老奸侵剋無算力請置之法時昭德貴妃寵冠後宮其兄弟為選華繼妻出入掖廷勢撼京師中官梁芳輩結妖僧繼恍干悅固是中外洵一毒獨抗疏論之被逮繫詔獄類 憲宗感悟釋復其官 孝宗登岸上封事指

斥貴近一無所避及三原王端毅柄政鈔府薦捕大理寺丞劉文楷在內閣索忌之諷御史論寺不請列名端從其說乃辨竟格內旨調南京光祿寺少卿久之陞南京鴻臚寺卿庚申北虜大節化榆林守地敗績太宰倪文毅薦寺餘都巡撫其地至則先任印陣亡官軍隨馬諸路將領分布兵馬為十路各定却署使策援軍勢大振虜分兵侵扶躬探甲冑為將卒先已而諸酋率精兵四十萬壓境衆請撤軍避寺不可

石匱書

卷一百七

陳壽列傳

七

職錄

令各路進兵迎敵虜帳里許堅壁待之寺從容麾指飲食如無事虜疑引去遂擊虜首一百七十級奪獲逆馬牛羊及械無算捷聞 孝宗初褒賜登優渥駐延綏積戰馬三萬足月省費二十七萬地方幾危獲安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常有賞壽曰吾子弟素業耕讀豈持弓馬不許於亥滿九載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德初逆瑾竊柄矯勅令鈔未登官不得妄言朝廷政事聞讀畢壽正色諭十三道

曰言路共可闕乎值南京臺諫以言事忤瑾捕送寺上疏論林不報寺罷歸瑾復搜剔前任事械繫下獄諷所司文致罰米三百石輸居庸監禁進納貧不能完瑾誅獲釋陝西鎮守太監廖堂怙勢鳴張人人重足立吏部尚書楊一清起寺巡撫寺至陝堂畏欬戰辱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陝人德之比去泣留擁輿移日不得行乙亥進南京刑部尚書懇疏九上得致仕貧不能歸流寓南京卒無以殮行路嗟嘆壽性孤特

石匱書

卷一百七

陳壽列傳

七

職錄

不踰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直言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代勿作刑官任人而言官任人尤甚願可輕耶大學士楊文舉謂壽有趙清猷之清張忠定之定且稱為儒將又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檢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石匱書曰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譬如夏月之蛇

見水榮則殫死水木皆攝之使殫也而地不能自治  
則深別之氣有以大服之也吳文定諸君子其氣霜  
靈司亦夏月之冰也乃婦寺植奸嫉之苦之雲翔之  
而齊不能言之者其亦長蛇自殫之理也小人故多  
術乎哉

卷一百十九

三

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九

明 鈕南張 岱著

徐溥丘濬列傳

徐溥常州宜興人兒時哀取經典法言藏夾袋中里  
師疑為戲具逼觀之乃大驚辭其父去曰吾不能為  
令子師矣景泰甲戌舉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弘治  
元年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陞尚書

上嘗命撰三清樂章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  
三牲

饋牲席不過葉棘以天至尊無對物真能稱其德故  
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為非經况三清說尤邪妄  
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  
於天神非禮也臣等習誦禮經邪說佞曲誠所不習  
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謨議政事論經  
史正闕失非欲其阿諛從旨取容悅也 上嘉納欽  
天監正李華以傳旨復職閣疏言 皇上即位來大  
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故干請斷絕事歸至公

天下翕然想望太平華選壽寧侯瑩地即有勞且量  
 與實資不宜傳旨以啟倖門事得寢弘治十二年以  
 奇乞休上眷留之文乃許踰年卒年七十有二贈  
 特晉左柱國太師謚文靖溥德性凝重度量弘遠在  
 內閣承劉吉恣肆之後處以安靜十餘年間以仁厚  
 寬裕培養國體其所納約特順天下陰受賜有所謀  
 議歸於慎守成法而已或勸其建白溥曰國家法度  
 我祖宗所以加惠元、至矣蓋矣為人臣子患不

正統

徐溥列傳

二

卷之三

能守耳 孝宗即位溥在經筵多所規正退食私第  
 推誠延訪如恐不及言不必出諸己惟其是用人不  
 必所知惟其才且賢人薰然望其容欲其和而莫測  
 其量之所至天下服其休、溥珍古董說者因而投  
 之以得薦按時有金翰林畫編修之稱溥居父母喪  
 廬墓三年有白鳩白雁之異自奉甚薄非賓祭未嘗  
 殺牲周卹施予不少靳惜初入官即分俸贍族在內  
 閣置義莊千畝一應糧徭俱免開國勲臣例悉為蠲

免文靖柄政三為會試正考成化乙未會元王鏊狀  
 元謝遷辛丑會元趙寬狀元王華弘治庚戌會狀錢  
 福王弇州曰文靖三典禮閣得人之盛本朝無兩  
 丘濬廣東瓊山籍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璽者因家  
 焉祖普性為良醫有陰德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  
 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善之家必豫計內文  
 有即遠涉數百里轉晚至數十人積久之至三五十年而  
 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顯焉如此

正統

丘濬列傳

三

卷之三

正統甲子舉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授教職  
 肄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中式選庶  
 吉士讀書中秘書究心本朝文獻名著四方既撤館  
 授編修天順以來兩廣用兵不利濬上書李文達論  
 平寇方略曰兩廣蠻賊自總兵顏彪行師無律而戎  
 威始不振自其繼兵擄掠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  
 民為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用兵之策大  
 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逐在廣東困在廣西何言廣

東賊當逐也廣東故無賊皆來自廣西徭獠而居民縱之使其盡反粟穴民無所從莫墮以變野以心逐也何言廣西賊當困也徭獠在峭嶺險峽中雖有官軍百萬亦無所能一鼓直抵而盡殲之也所以必困也今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之相去遠者或至千里若逐之從一路則敵之與我彼此相避必難成功必分為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歷四會封川等縣沂沅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之新興過

石匱書

卷一百九

徐澤列傳

四

鳳樓堂

出不得擄掠退不得耕耨之不過一二年耳春夏之交蠻地大瘡今欲進兵宜于七月春夏退也於潯州既秋復進軍士乃完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徒所以倍獲於昔日者皆良民耳彼平居輸賦供力養兵奉吏我保障賴之危旦夕未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入城則閉不納入山又與賊遇不幸見虜姑且順從冀須臾無克賊因而劫持虐用之行使負擔息使推賢攻城則驅以當天石反弁則棄以委官軍民所使

石匱書

卷一百九

徐澤列傳

五

鳳樓堂



官使聰調遣厚加犒賞所得賦財盡以與之以結其  
 心嚴私益之禁以為賞勞之資以足其欲被虜軍民  
 自賊來者或知其情勢俾為嚮導以借其力有欲報  
 仇者編為義兵使隨軍調遣以壯其氣如是而賊不  
 破者未之有也賢善濬策以轉聞 上嘉納之命錄  
 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秋滿陞侍講預修 英  
 宗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  
 己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石亨輩汚口誣讞

石璽書 卷一百九 丘濬列傳 六 鳳鳴堂

豈可信之以証萬世十三平績修宋元綱目成陞翰  
 林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畧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為  
 主然秦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  
 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  
 祭酒十六年加禮部侍郎復謂真西山大學衍義舊  
 至修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傳有裨於治國  
 平天下者附以己見為百六十卷曰大學衍義補表  
 上 孝宗嘉悅陞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本

刊行時年七十餘矣又四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 敬皇帝知濬老儒方欲擢用而濬自少苦學老  
 而右日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 上令朔望免朝  
 奉大風雨雪日悉免朝以優之未幾卒贈太傅謚文  
 莊濬生平不可及者三事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  
 一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貴人作介慎二歷官四十  
 載積俸所入僅易一園京師私第終始不為康靜三  
 然性頗下急持意不回必廣引傳益之弘治癸丑春

石璽書 卷一百九 丘濬列傳 七 鳳鳴堂

朝觀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與同官徐  
 溥議稍異已輒怒梓冠于紫執愈堅沮陳獻章莊視  
 等全終廢不用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扼之尤  
 力後喉醫官劉文泰訐奏恕 意濬教奉遂求去於  
 是言者譁然攻濬謫濬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為  
 不經之作不問也王守溪曰丘璽山於子史無所不  
 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但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  
 為非人所共否必以為是其論泰掄曰宋家至是亦

不特不與河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  
生事可惡論岳少保則以為萬不能恢復其禍見  
大畧如此在閣時常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溼乾計  
粉二分向匙一分攪和為餅其中隨意加餡煖熟為  
供歟賦遠口滑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上上食之  
喜命尚膳監為之不中式被責因請之溥不不肯  
語中官嘆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  
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為閣  
老餅焉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九

丘濬列傳

八

鳳鳴堂

石匱書曰徐文靖在孝廟朝用意忠厚一為引  
稍涉情狗而說議遂生立文在立朝有險諂之名讀  
音宿儒亦宜爾若迂與亢則有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一十

明 叙南張岱著

劉健謝遷列傳

劉健河南洛陽人其先太康人曾祖紹祖為元順德  
路總管父亮三原教諭娶妻白有娠方就館身張楚  
一偉人致帝命紫衣玉帶其家寤猶見也而白報生  
男名之曰健少聰慧嗜學與閣高錕白良甫輩游皆  
洛中名士登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 劉健列傳 一 鳳鳴堂

甲午進修撰陞春坊右諭德晉左庶子陞少詹事凡  
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  
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  
務賜胡騎夷奴弘治元年知經筵辛亥進禮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開戶讀書人謂木強人  
而已既入閣練習國體名經濟才萬安劉吉相繼去  
位與徐溥立濬同相正色簡語無所依違七年進太  
子太保明年薦李東陽謝遷入輔政十一年以大明

會典成進柱國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時 上勵精求治健亦身任天下之重凡大臣進退政事咸百知無不言多見信用 上教御文章殿及平臺煖閣而召健東陽遷議政東陽才敏遷方質而健確直見事稍遲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儀、十六年加少師進華蓋殿大學士其年一品滿九載 上曰勞卿久矣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時 上憂勞思治益明習國家事欲盡革諸煩苛弊蠹以蘇民隱每召對

石匱書

卷一百九

劉建列傳

二

鳳鳴堂

屏左右離立數丈許左右竊、目屏隙中聞 上數稱善而已 上仁慈敬慎望治雖切而謹守舊章不輕變易尤惡慘覈之政健念 上體清癯太子未壯恐一日有意外處務却謀遠顧省機察發使天下隱受其死至 上語及宮中之政毅然創抑欲盡洗刷近侍推復 太祖舊章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健與東陽遷三人在內閣而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在兵部韓文在戶部戴珊在都察院同心戮力天下

仰風未健在內閣凡事以公平為主正色率下慶同鄉無所黨比條案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論事闕大體者累千百而不盡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間有之衆皆慕悅必得美除 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興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克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

劉建列傳

三

鳳鳴堂

何景明年少有文無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 孝宗寢疾召御榻前執手歎歎今太子侍具言軍國重事命與東陽等悉心匡輔皆飲泣受命健出宮慟哭而歸 武宗即位不親萬幾中官用事健與東陽遷自劾復疏言政令十失推讓東陽屬草未幾中官劉瑾與其黨八人者益見幸健與東陽遷連章請誅之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繼疏健從中反覆諄八人良寤中官王岳范亨徐智入閣

議且安置之南京健推案慟哭曰先帝臨崩執老  
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孽幸若此他日何面目見  
地下和健以岳事可與謀因密語明日諸公伏闕固  
爭公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素以健不比已欲圖  
健位泄謀於瑾、等泣懇上前上震怒收岳事  
而瑾遂為司禮監健三人知事不可為即疏辭官  
上亦立聽之惟東陽被留瑾當事盡捕言官之論抹  
健還者被韓文官而焦芳為大學士健還歸東陽祖

石匱書

卷一百十八 劉健列傳

四 鳳鳴堂

戲歎泣下健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  
語則與我輩同去矣東陽慚息復榜示天下以健還  
等五十三人為奸黨又二年坐推舉懷才抱德士草  
詔出健黜為民迫奪其誥命仍謫罰米瑾誅復原官  
所罰贖還之健每聞上狩遙巡幸江南輒長嘆輟  
七音曰陛下晨衣露蓋臣女坐家食死無以見  
先帝矣輒舉弘治時事淚潛下也 肅皇嗣位詢  
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

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東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  
三贈太師謚文靖

謝遷浙江餘姚人父恩以禮經名場屋父弗售回遷  
居而生遷遂以命之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會  
試考試官趙璠閱其文欲置遷首而璠為兵部主政  
各位輕置第三顧璠批遷卷曰狀元宰輔必此子也  
廷試擢第一授翰林有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  
請文賀遷辭曰此人素不為公議所與恩可以諛言

石匱書

卷一百十八 謝遷列傳

五 鳳鳴堂

悅之竟不作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諭  
德甲辰再同考禮部乙巳充經筵講官 孝宗登極  
推恩宮僚陞左庶子弘治戊申上在諒陰內侍郭  
璠請選妃嬪以備六宮遷上疏言先帝三年之喪  
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始侯祥禱禮畢行之未晚上  
即已之辛亥 憲宗寢錄成陞少詹乙卯詔以本官  
入閣辦事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國用頗乏  
奏請於南方折糧銀內更加銀若干遷執不可曰南

方稅額甚重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若更加則反重於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其事竟寢孝肅太后崩上召內閣大臣議陵廟事遷請集衆議以正典禮先是成化間孝莊廢皇后崩禮官預擬二后並祔太廟至是上從遷議乃別立奉慈殿以奉孝肅神主如周姜源之禮中外頌之內府倉庫諸司蒞輸納者多索賄賂民不勝害遷嘗乘間言之上令

右監書

卷一百六

謝遷列傳

六

鳳樓堂

撰旨禁約還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頃今曹司明白開奏而後嚴立禁條有犯必誅庶可以避民困上悅即如言行之剝糞等處流民七聚漫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生大變遷與司徒韓文言於上命刑部侍郎何鑑往經理其事隨宜安集附籍者衆所得編戶三十餘萬孝宗大漸召遷等受顧命武宗登極進習盡政戶部尚書韓文率百官伏闕論之遷助於內將真之法會事世不克遷與劉健俱致仕既

去吏部尚書焦芳入閣與瑾深相結納欲甘心於遷人皆危之遷笑曰不見劉元城事乎天祐皇明我當無它日與家園棋賦詩以自娛二年後餘姚人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以懷才抱德被舉瑾謂四人者遷里人所以舉懷才抱德之士草詔出健遂矯旨與健並黜為民詣成禮等四人禁餘姚人毋得為京朝官又勅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修王除名與干瑾誅詔復職致仕辛巳世宗登極臺

右監書

卷一百六

謝遷列傳

七

鳳樓堂

諫連疏薦遷乃遣行人齋勅存問迪起參議王復任翰林癸未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齋勅起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辛卯二月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遷長身玉立儀觀都偉為人慎默簡重其與劉健李東陽同相健敢於任事而資遷之判斷東陽長於為文而資遷之典則孝宗臨御十有八年繼體宇文號稱至治三人稱賢相焉

石匱書曰徐文靖海劉文靖健李文正東陽謝文正  
還相業不可誣也史官稱其端靖寬綽文推亮直殆  
有見者夢受顧命之後或以蚤歸蒙黨錮之名或以  
久任來伴食之誦士論不無優劣於其間矣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

謝文正傳

八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一

明 鈕南張 岱著

萬安彭華劉吉丑直列傳

萬安眉州眉山人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  
者而內深刻刺骨正統戊辰進士景泰三年以考儲  
陞左春坊司直仍兼編修安同年李泰內臣養子也  
安與泰結為心腹成化己丑內閣閣人泰推安曰子  
先為之遂薦安入閣未幾泰暴卒安唯日以囑託會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一

萬安列傳

一

鳳鳴堂

賄為事交結宦官但有所屬無問賢愚有內援者則  
用之十一年彭文憲時年加禮部尚書十三年尚書  
致略去位安遂進首相初昭德貴妃萬氏侍 慈廟  
於儲宮其父為諸城邑史至是以貴妃授都督兄通  
亦為錦衣都指揮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廷安  
喜同姓陰使人往來於家為進款僧繼曉以固寵特  
江右李致者亦以小吏能幻術與其徒鄧常恩俱驟  
躡顯貴安托致者同鄉學士彭華復深與相結一時

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諫祭酒陳鑑及方正之士王旭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斥逐雲南土酋暴罕弄與木邦革構據寶林以叛安喃其利即授安撫同時內閣三人劉珣劉吉珣急驟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方昭德好奇說中外有進寶玩者即傳旨與官以是府庫日竭辭賞日濫三人並不聞出一語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劉珣為一黨安與彭華為一黨久之安以計

石印書 卷百二十一 萬安列傳 二 鳳鳴堂

排珣斥去之越與吳亦相繼罷有進士倪進賢少而無行出入安門安取為庶吉士安病陰痿倪自譽善醫共藥為洗之曰推御史故特呼為洗馬御史馬倪徽州人善房中之術二十三年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疏斥安貪位固寵老無慮耻御史姜洪等各糾劾供不報及御火湯魯差印馬詣內閣會勅安謂魯等曰近者詔書裏而不欲開言路我等扶持科道再三陳說方添此一跋魯即上疏人臣之義過則歸已

安等乃歸過裏面而又佞臣等以扶持之說不知安所謂裏面者將何所指謂內臣耶謂朝廷耶乞追究所指治安等誤國欺君之罪為方俟命閣下司禮監宣入令跪聽命為曰令為跪者果聖旨耶曰奉旨為乃跪久之太監曰可歸矣為以手拍地大言曰臣所跪皆經國大事何為不見施行 孝宗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於宮中檢獲所進疏一小篋皆房中術造太監懷恩携至內閣示之每展一卷曰是大臣所為

石印書 卷百二十一 萬安列傳 三 鳳鳴堂

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官將疏刻出懷恩持至內閣令人捧讀安跪而起而復跪哀泣乞憐全無去意思即令人摘其牙解曰請去乃違遽而出索馬歸第初安久戀內閣不肯去人或諷之安答曰安惟一死報國耳及被出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安賄鉅萬安死妾媵子弟懷以奔人遂無餘者其子冀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修俱淫恣不檢大有其父祖相繼以死安遂絕嗣

彭華時從弟也年十九領鄉薦景泰甲戌會試第一  
 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天順戊寅預修大明一統志以  
 多支廉餼坐除名賴大學士李賢救免八年 憲宗  
 嗣位入侍經道成化十五年用內閣萬安薦超擢庶事  
 仍兼學士二十二年陞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閣預  
 攬務本年驟得風疾懇辭得命允歸就醫藥平謚文  
 思然阿附萬安與歎人李孜省相比以故肆詭投間  
 巫若狂如尚書李東王恕馬文升秦紘侍郎邢讓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一 萬安傳 四 鳳樓堂

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相繼斥逐華之力居  
 多  
 劉吉博野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  
 編修成化五年進禮部右侍郎八年轉左十一年以  
 本官兼學士入文淵閣預攬務二十三年 孝宗即  
 位再進少傅太子太師吉阿附安欺上罔下故庶吉  
 士鄒智等劾安必及吉既安去位吉為首相盡逐排  
 已者又善取名陽為正論以蓋陰私五年壬子左庶

石匱書

子張昇回天變上言為政以人才為先尤重輔導之  
 臣屬者言官交攻大學士萬安尹直劉吉安直以次  
 罷吉偃然獨存罷信殊過乃阿結諸官昏暮款門許  
 以起擢柔佞傾側冀免劾糾以致人無復言奸計獲  
 遂臣姑舉吉一二貴戚萬喜依憑宮室克煇肆行吉  
 與締姻泰山是倚及喜下獄猶為營救吉與父異居  
 殊豐父死甫殮亟賄貴戚近侍圖獲起復對客嘆談  
 無復戚但或取乾姬朝夕淫樂問巷相傳以為笑柄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二 劉吉列傳 五 鳳樓堂

吉請託適公府賄賂委私門李林甫之口察腹劔賈  
 似道之半籠言路合而為一直謹斥以應天變而御  
 史魏璋者為吉鷹犬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昇以浮  
 躁謫官吉屢干清議言官論之輒得溫旨人謂之棉  
 花以其愈彈而愈好也尋以老求退 上乞之家居  
 大盜入其舍驚怖死

尹直江西泰和縣人景泰癸酉領鄉薦甲申成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 憲宗御極充經筵講官預



修 英廟寔錄初 景帝名號未定或欲從昌邑更始例直辯不可成化己丑春祀四陵以秀王主祭陪祀官循舊分行直言往者兩大臣主祭故陪祀可分王今徧詣四陵陪祀者尚可分耶禮官從之番夷入貢懇往年遺賞以數萬計直言當初給賞時盡擬各籍豈得有遺若妄許之即恐小人之計未幾來者果踵相躡裹服其明決丙申以父憂歸丙午召為兵部侍郎會貴州守臣奏叛苗勢甚猖獗宜合兵亟勦直言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一

直言列傳

六

鳳樓集

言此必貪功生事者莫有所指取苗勢未必然也力贊大司馬請遣官往勦卒以撫定是年九月改戶部入內閣恭預稅務直以首相萬安為知己一時制誥典冊多出其手丁未占城王子古來為安南所偏棄國至廣求援議者欲令守臣送之還國直言遠夷為強國所侵其來懇者恃我能為之主也若徒遣歸而不與處是棄之矣宜令大臣至廣審度事且勅責安南敦睦隣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同薦都御史

屠滿往由是安南欲戢古來得領封還國 憲廟上賓遺詔中有欲加一二語者其所關甚重直取天順甲申舊章示之乃止 孝宗嗣位有旨欲召用內監舊臣懷恩直謂此非初政急務 上不允懷恩至而直與萬安不可復留矣直歸老澄江者二十七年享年八十五卒謚文和閣學記云予觀直所撰瑣錄力詆吳興弼之為人及諸勝己者悉加媒孽心竊疑之既而讀國史狀直之心如其撰者不爽也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一

直言列傳

七

鳳樓集

石匱書曰萬安職炭於位三十年非賄入者不留非附己者不用故同朝如彭華劉吉尹直輩附種遂臭較應氣求政府揆靡亦穢若藩溷矣及東宮嗣位出其奏疏一篋皆房中私術令內監字櫛而可比之安跪而起、而復跪哀泣乞憐 孝宗可謂善處此賊矣摘去牙牌猶思復用安之奸惡十之三而安之無恥十之七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二

明 鈕南張 岱著

王鏊列傳

王鏊吳縣人年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善為舉子藝太學諸生爭相傳誦先達名輩屈與為友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一見以天下士奇之成化十年應天鄉試第一主司吳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明年會試復第一廷對時望方厲執政忌之置一甲第三授翰林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二

王鏊列傳

一

鳳樓堂

院編修九年進侍講弘治初充經筵講官時中官李廣怙寵干政鏊進講意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蓋謂廣也 上出遊後苑鏊講無盤于遊田詞嚴義暢 上悚聽自是不復出遊 修 憲宗寔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陞侍講學士 武宗出閣進少詹事侍讀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李廣收大臣多被污鏊獨不與壽寧侯與鏊有嫌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為過鏊曰昔萬循吉攀附

昭德吾嘗耻之乃今自附壽寧邪 孝皇末年將大用鏊以憂去 武宗登極起為吏部侍郎內官馬永成等八人盡惑 上心日事逸遊給事中陶諧劉淮等論諫鏊言于戶部尚書韓文曰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條之表獨無一言邪六部會疏以請時吏部尚書焦芳黨附八人不肯與名韓司徒令郎中李夢陽代草疏入 上大怒召諸大臣左順門宣旨切責衆相視莫敢言鏊獨進曰八人者寔盡聖心不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三

王鏊列傳

二

鳳樓堂

除將亂天下韓司徒復抗言之 上將遠竄永成等而八人者環泣抱 上足乞命 上憐之遂中變劉瑾既用事首擢焦芳入內閣以鏊時望命並典稅務拜戶部尚書尋加柱國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橫威鉗士類按察微瑕尤訶韓司徒不已必欲殺之鏊于衆中大言韓公清忠粹德天下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如萬世公議何由是得釋劉大夏在廣西嘗步置上官岑氏瑾矯旨逮下錦衣

獄欲坐以激變整言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  
名為激變竟減死論成瑾惡揚一清逮至京下獄整  
曰揚一清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得  
釋歸里瑾以廢后吳氏喪不便成服議焚之以戒其  
跡整曰服可以不成整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  
禮整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整以妃祭以后皆  
從之時內閣舊臣惟李東陽數稱病不出而焦芳者  
惟瑾是聽整獨正色危言數以事忤瑾三疏乞歸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一

王整列傳

三

鳳樓堂

上許之賜重書來傳以歸時方危整之求去咸以為  
異數整既歸吳儵然山水之間究心理學嘗作明理  
克己二箴以自砥礪其論性善後儒多未之及閒居十  
餘年言官教論薦不起 世宗即位始遣官優禮歲  
時存問將復起整而整已考終年七十五贈太傅謚  
文恪整為古文詞明暢整庶得韓愈之法而正嘉間  
繼整名為善制舉文者毘陵則有唐順之薛應旂海  
虞則有瞿景淳海內稱之曰王唐瞿薛

石匱書曰王文恪在位與三權臣相始終李廣一欺  
壽寧侯再欺劉瑾三欺大臣多被污而終不能污吾  
文恪者以文恪正色危言絕不委曲有狄梁公之勁  
正而無狄梁公之委蛇蓋狄梁公用陰救而文恪止  
用昌言故奸如劉瑾但知敬畏而更無危疑所謂見  
惡人以避咎也王文恪之力拯善類獨立綱常明目  
張胆亦使瑾見之而已矣何術哉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一

王整列傳

四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三

明 鈞南張 岱著

楊一清王瓊列傳

楊一清安寧石滌人父景化州同知生一清於州舍  
徙家巴陵一清聰敏絕世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  
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日一過輒無遺脫八歲以奇  
童薦入翰林為秀才道黃河、這一綫清景遂以命  
之年十四中順天鄉試登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

石匱書

卷百二十三

楊一清列傳

一

鳳城堂

人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顧其之譽藉甚海內名  
士皆來從游以父喪歸葬於京口即家於丹徒二十  
三年擢補陝西提學副使在陝八年大作士類召入  
為太常寺少卿至弘治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  
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  
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八萬八千餘頃十八年又  
題准招商買茶自運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  
萬兩舊買馬不過千疋今得馬幾三千疋其利在官

與閔中商茶不同甲子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

為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劾罷總兵武安侯及

兵備不職者數人裁抑鎮守中官支應創城平虜紅

古二處以授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遂不

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

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

可奉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離賊營

不遠一清連發大砲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

石匱書

卷百二十三

楊一清列傳

二

鳳城堂

至遂掣衆北走一清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閔中震恐  
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赴虜無異正德改元命總制全  
陝三邊軍馬一清因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蹂  
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經畧河套河套者周之朔方  
漢之定襄赫連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  
河套之北正德之後沒失其險既舍受降西衛東勝  
又撤東勝而就延綏河套為虜甌脫巢穴其中水堅  
入套東寇宣大西寇寧固厥患無窮乃上六事其一

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塞邊遠西屯  
 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防禦靈州  
 土達其五整飭常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  
 臺悉中機宜 上可其奏刻期奏績丁卯以忤劉瑾  
 遂乞休工亦罷瑾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謹柄  
 國一清被逮詔獄賴李文正救得致仕庚午慶藩竊  
 鑄叛命太監張永討之永奏須之臣有智謀者一人  
 同行召一清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  
 協同討賊一清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  
 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之當有  
 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也永佯若不知繞入陝界  
 果聞仇賊已擒賊永見一清料事如神促脰問內變  
 事一清于晝謹字永曰渠日夜 上傍不離 上一  
 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皆  
 伎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一清曰此時已有間可入  
 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言已即袖出二

楊一清列傳 卷二十三 三 那堪

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  
 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  
 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  
 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  
 不信公、可頓首請 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餒狗人頓首哭泣 上  
 必大怒瑾、誅公大用益橋所為呂強張承業暨公千  
 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  
 右臣謹 卷二十三 楊一清列傳 四  
 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侄劉二漢方而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  
 即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聞所抄兵器絕  
 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  
 永乃隘言一清本謀與李長沙同薦一清才望一清  
 始柄用踰月召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卒未  
 順天鹿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 上嘉

楊一清列傳 卷二十三 四

納改吏部起廢按幽凡為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江  
西盜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  
戰守撫馭賞罰攬宜劉六劉七等聚眾數千充斥近  
圻都御史馬中錫惠安伯張偉同征流賊馬張不知  
兵專主招撫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  
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薦侍郎陸完為  
提督及賊至鎮江貽書於完願以拯急救焚為念星  
馳前去量帶西北勅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為救援  
石匱書 卷百二十三 楊一清列傳 五 鳳塘堂

設險出粟賑軍調金山鎮海官兵為外援設中軍營  
為內應改城內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幸其第  
宴飲廢款兩晝夜有導 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  
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罷去且  
切四事上疏及大學士楊廷和符冕毛紀去位再召  
入閣 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  
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  
虞况 獻皇帝大聖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為天子  
石匱書 卷百二十三 楊一清列傳 六 鳳塘堂

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一清在靈州人有咏其演習陣者一清曰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為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嘗如有事時提防有事嘗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管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哉一清卒之期為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颭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與出騎從控熾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

**傳** 卷一百三十三 楊一清列傳 七 鳳樓集

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問出大市又過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一清多才好問有謀善斷尤曉暢邊事虜人皆聞其名一清狀貌豐偉乃其眉間隱有

登痕如豎目虜人相戒毋犯三日揚公也有御史劾奏一清徒取議論無行伍之能 上使御史視軍中

一清方與虜戰御史從行問持戈欲落溲溺盡下一清使卒夫掖御史馬上指顧方畧如平生一清出遇二盜發蒿犬鳴簡來相去百許步使人謂曰揚使君

謂君甚苦初亦士耳而何自暴為二盜大駭去一清曰此吾昔所視學時某生某生吾熟之今其人不得志乃從茲輩間作亡賴于其洞捷如此嘉靖二十七年贈太傅謚文襄

王瓊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為戶部郎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 武宗朝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為人多計美穎敏然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禡禡才否一覽悉記無遺 武宗末政在宦官 上多遊幸飢民乘間起為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燧蜀藍鄔江西桃源華林瑪璣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克食劉趙輩尋為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王瓊手錄指悉計合機且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秦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

**傳** 卷一百三十三 王瓊列傳 八 鳳樓集

傳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與法便宜  
行事瓊才之成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  
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怵懼、亡人色而瓊益  
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邪度反已執  
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季結  
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之瓊惡吏部尚書  
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遂代之然貪財好賈賦中  
人為吏部大不稱 肅皇帝即大位言官論其奸狀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三 王瓊列傳

九

鳳樓堂

有指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救出之成  
邊瓊既以就成益大恨廷和廷和曰議禮不合罷歸  
瓊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為民虜大入陝殺掠吏  
民揚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  
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劄焉掎角逐虜去瓊上言盪池  
北邊虜、覬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  
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步滿改築墻虜既阻墻不得  
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

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儒將其論哈密事  
相予者論者謂瓊議得云

石匱書曰一清任邊重寄三皆有敵不為相當無訛  
矣瓊有才而貪奸治世能臣也或問二子孰優曰其  
計也而墻塹等之便則可知矣

又曰楊一清王瓊一時才望相等局外旁觀每得先  
着一用張永以誅逆瑾一用王守仁以平宸濠從容  
數語不動殺色大逆之去如振落然其功之在天下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三 王瓊列傳

十

鳳樓堂

萬世不可泯也乃議者指其纖玷以棄其全瑜大黃  
礎確皆有大有亦顧其成功何如耳其可輕棄也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四

明 劔南張 岱著

楊廷和蔣冕毛紀列傳

楊廷和新都人父春仕提學副使廷和年十三舉鄉  
貢成化中先春成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方歸娶已授  
簡計弘治初皇太子出閣以侍讀遷左中允久之以  
左春坊學士充日講官為 孝宗所知太子即位為  
武宗陞少詹事二年陞詹事與學士劉忠同列講筵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四

楊廷和列傳

十一

鳳樓堂

終講進規 上退問劉瑾曰講書耳何意盡而語不  
了瑾對二人不堪當改南廷和遂改南京吏部左侍  
郎尋遷南戶部尚書而 上忘之一日朝退問何久  
不見楊學士即驛取如故改善文淵閣大學士三年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廷和美風姿沈靜詳審好考究嘗欲民廢邊事  
及一切法家言雖時露禍迫而強敢可屬大事李東  
陽知而重之時 語人曰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

大才必須介而東陽病多委計廷和東陽既去累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獨任內閣事司禮  
監張永既定安化王亂扶奇戮劉瑾內務謂身欲得  
侯嘗捕得涿州男子身其臂有龍文當謀反謬謂  
上欲封已先捕反者諸司禮皆來言廷和曰 高皇  
帝祖訓內監止四品未有侯太監范瑄曰侯者劉馬  
侯廷和曰劉永成耶永成歷事累朝出入勞勩且非  
其身侯也侯者姪于裴有戰功環曰古亦有耳下議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四

楊廷和列傳

二

鳳樓堂

吏兵二部則何如廷和曰下廷議誰敢順 上意變  
成法者張公靖安化王亂奏誅逆瑾天下莫不聞政  
不必假此為功夫漢世一日五侯宋童貫至封王爵  
今何如也擬旨量與永褒勅加祿而已 上不親政  
好佚游廷和時 進言 上見必矜莊畏其直諫十  
年以父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遂與弟戶部侍  
郎廷儀並賜駢驛命坐單還其秋捧璽書宣諭並勅  
四川有司定促上道廷和再辭乃許終喪聞臣得終

喪父母自廷和始也次相梁儲曰揚公之匪吾所難  
代請令撫按臣與坐守長隨刻服滿期促之其時行  
人在門府縣住休同知催守遂以期滿還闕是為正  
德十二年 上業出居庸關行邊且踰歲廷和與蔣  
冕詣闕請回鑿不報其明年 上歸自謂威武大將  
軍捕虜有功諭群臣旗幟以迎錢寧來偏者數廷和  
曰大臣賜詔國家則有旗常里俗施禮親舊則有旗  
幟君尊如天孰敢漬之 上復使來曰朝廷道揚閣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四 揚廷和列傳 四 **鳳樓堂**  
下而忘一遣內臣西遣行人守促之予親在存問死  
即厚卹今乃執拘問他懼否廷和曰臣懼臣懼以非  
禮事居獨率翰林不悅不賀 上亦不怍也退謝病  
乞休不許是歲 上復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使居守  
其明年 上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中使持奏下內  
閣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曰 上立待於教場廷和  
曰 皇上凱還而賀將士從征而賞亦無不宜云繼  
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未是以臣率居也便還

石匱書

納之大閣張銳馳至復授前奏於廷和廷和曰威武  
大將軍故是何人豈兵部所當奏捷我輩所當獎勵  
耶予還銳奏銳轉授梁儲曰 上待此而後入廷和  
復自儲手取還銳、忿然去已復來廷和曰必擬旨  
須兵部別具奏去大將軍號但獎勵該鎮守臣乃可  
銳去復與錢寧來皆泣曰 上疑銳言公不悉今令  
寧來公萬勿讓廷和曰事至大今不言何時耶二公  
第還奏曰揚廷和不可既還奏 上令內閣擬旨廷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四 揚廷和列傳 四 **鳳樓堂**  
和與蔣冕執奏如初已獎勵馮清及鎮守官而已復  
卧病乞休再疏不允 上欲南巡中外藉宸濠且  
為變皆不欲 駕出諫者皆被杖廷和急謂司禮近  
侍曰 上所繫重矣國本未建人心危疑海內盜起  
而民困大江以南其人輕心且面目衣服大抵相類  
非若腹裏人民易別識萬一奸宄穢匿其間或洞淵  
擊舟或遇風揚火或有藩王窺伺偽為迎奉誘至深  
宮日陳子女玩好於前用其私人隨侍禁格我扈從

三〇三

一切不得近當此之時何勝可嗟諸臣懷此寸心有杖死者何為宋社計殊幸為廷和轉言 上也明日與梁儲蔣冕跪閱三日不得命張鏡出左順門廷和求轉奏鏡曰此無與鏡事公往豹房自奏之廷和曰我輩知 上在乾清宮而已不知豹房公朝夕豹房所奏何事我輩殊不與聞我輩日稟擬送上輒從中改下和手筆何人名為大臣當部祿而已跪五日不得命上亦竟罷宸濠反 上欲親征廷和屢諫不納集

**石印書** 卷一百二十四 楊廷和列傳 五 **鳳樓集**

議左順門廷和曰舉朝臣子受國厚恩亡補報今日正宜出力致死敢遺賊君父抑賊大逆不道江西之人必明廷順若大出黃榜曉告利害不旬日間當亦擒之不煩 上征也遂言昔 太宗北征有太子太孫居守 宣宗征漢則有襄鄭二王 大駕遠出將付何人因向諸司禮曰公等敢任之乎明日旨從中下又明日命書差遣威武大將軍勅廷和曰車駕親征誰敢云遣逆濠偽檄止以朝廷夫政為名稱威武

大將軍是何政令也假謂車駕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者為誰、販朝廷為此名號誰書此勅興兵問罪先斬其人以獎王家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在此勅矣廷和有二頭耶司禮覆奏 上命蒲敬等十餘人及張鏡錢寧連促之曰卿何阻撓軍機為廷和曰朝廷下命行事用勅車駕親征且勅誰乎敬曰言之將一月矣如何尚理前說 上曰今日無勅汝可投死金水河毋來見我廷和曰公不必死、廷和一人耳

**石印書** 卷一百二十四 楊廷和列傳 六 **鳳樓集**

公可入奏毋論一月仍待來年敬曰公書公書我待公左順門廷和曰斷無相待張鏡錢寧怒 上決意欲如此廷和曰天子有爭臣我輩亦決意欲如此敬等皆去至午復來相率拜庭下連呼相公相公廷和曰諸公貴人也何至爾廷和所知祖宗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誰敢改稱廷和有死而已則又去至暮復來時暑甚敬等坐左順門竟日使人送取廷和曰若勅不書無心可渴會 上欲使知行制

誥者廷和薦尚書劉春、為廷和鄉人。上責廷和私庇。令回話。廷和出閣。有書勅進者。而乘輿遂行。上行而宸濠已就擒矣。上居南都。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為中外所推服。凡請上回鑾者數十。疏皆不復。首明年冬。上歸而駐蹕通州。召擬旨。誅宸濠。乃入廷和言。祖宗未議大罪。必內閣處置。因必帝曹古人受命於祖。與象葉之、意也。皇上向者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下詔天下。諭書親王。然後南征。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四 楊廷和列傳 七 鳳樓堂

皇太后出宣諭時。九卿莫預聞也。廷和復極一時。所急及中外。素不便者。請太后以大行未命。行之豹房。官軍悉解散。使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提督之揀選團營。官軍分守皇城四門及京城九門。威武團營。官軍罷選。營諸邊及保定官軍。罷選。鎮在所。皇店管官較諸邊衛軍門辦事。官旗較尉諸邊鎮守。大監留京者。悉革遣。哈客土魯番。佛郎提諸貢。夷給賞。使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市和尚諸隨帶。匪役水手及教坊人。南京馬快。松非常例者。俱放遣之。是時平虜將軍江彬。晁橫豹房。官軍故彬所掌。既解散。提督團營彬。故與孫太監俱。又皆不得與京師洵。江彬反矣。安遠伯奉回。邀王憲見廷和。憲告廷和曰。許安遠。故與江平虜共事。平虜又與張孫二公提督團營。今提督官軍。獨用張許。江孫必恨張公。殊不自安。廷和曰。團營根本也。防守調發。責當有專。諸公主防守。留孫與平虜。主調發耳。

豈有他哉都督張洪為彬游說以探廷和曰外人之  
言江可防也廷和曰君疑江反耶 先帝喜江驍勇  
留置左右若扈從廷和曰文武一時不獨江何  
懼欲反耶廷和反者內有真藩復濠外有劉七蓋鄔  
皆隨起隨滅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假前非望顧盼  
整粉尺若能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闔門辭辭皆  
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敢不須疑之耳諸公掌兵  
策有出我書生握寸管無為也是時彬已自疑稍分

待臣書

卷百二十四

楊廷和列傳

九

鳳樓堂

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裏甲裝糧餉動息聞廷和  
言稍安然尚不出成服齋宿廷和投彬勅曰甚謝江  
公大事多賴彬喜乃出及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司  
禮監魏彬張銳與大關陳衆皆在魏彬者與江有連  
廷和知其稍文弱可動也屏語彬曰今大功已定大  
患未除未為全美魏彬問故廷和因曰外議紛慮  
江為亂若不早請太后除之貽夏嗣君亦分等累也  
公雖與江有連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古人夫義滅

親亦何不可親從旁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彬擅  
引邊軍入禁擅立威武團營教場為西官廳擅立鎮  
國府即一二足死矣彬曰實然而孰救彬殊力廷和  
曰公毋護之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  
孫不念祖宗墳墓兄弟耶萬一副君中途聞變而驚  
公請保任廷和辭色俱厲陳廉贊之曰且收得在廷  
和曰是也收在副君未或見寬將冕曰了此然後哭  
臨廷和又曰與江同惡惟李琮神周兩人他無與也

待臣書

卷百二十四

楊廷和列傳

十

鳳樓堂

皆曰然即擬旨奏太后會其日坤寧宮安春吻江彬  
被旨行祭儀旨出彬與李琮神周皆收而京師宴然  
其時 世宗將發安陸心亦介彬聞彬擒無疑就道  
既至即皇帝位方 世宗之未至也廷和日夜計度  
正德中奸人弊政皆擬於登極詔書除之密書緘函  
及至廷和侍行殿令將冕至其家取出函中緘家人  
不知何文書也黎明進禱請批紅方鳴鼓日向辰文  
書房官來見欲去閣切中人數條廷和曰數年來事

有不行輒歸朝廷今副君至便有此方知曩負大行  
多矣是和今拜賀 新天子明即既闕乞休且問  
皇上初至是何左右欲更詔書也將見毛紀皆力言  
文書房官持回久之鼓鳴批紅猶未下是和與冕紀  
亟趨筆蓋殿後往來玉除間寂不見人趨奉大殿下  
見直殿者使要文書房官亟語之曰去、毋誤不者  
我輩且有言文書房乃入奏批紅下詔出宿弊盡除  
中外歡慶 上召見之華殿與冕紀等並賜酒饌蓋  
自成化以來傳陞之陞在末軍旗較勇士軍匠人等  
久病狼冗正德中至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人歲糜  
太倉尤甚是和於登極詔書裁革十四萬八千七百  
有奇省太倉歲百五十五萬二千四百餘石被裁革  
者衆口騰沸曰終日想終日想、出一張紙人榜或  
相與咀咒卜其祿命曰揚公何日死我輩復矣是和  
朝有司而前者 上聞護以百衛士名隨朝軍頃之  
論定策迎立功與冕紀並封伯爵疏辭 上批答不

石匱書

卷百二十四

楊廷和列傳

十一

鳳樓堂

允辭至四五 上批答數百言益切最後命寫勅褒  
諭賜宴吏部陞一子錦衣衛指揮世襲備不拜受  
上曰是和聽辭伯爵朕心缺然其再陞一子四品文  
職冕紀五品各一人世、承襲是和進二階冕紀進  
一階是和不得辭引疾乞休溫旨回問仍諭勿再大  
禮議起是和執宋濂議以證召對而言不可者三封  
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司禮太監奉命講論三十  
餘皆力持之而於 上心稍不合矣兵科給事中史  
道者外補僉事不自得知 上意移疏奏是和漏網  
元惡乞賜罷斥是和疏辯下吏部參看尚書喬宇乞  
正道罪 上下道詔獄訊治御史曹嘉復疏詆是和  
是和注籍不出 上再四慰諭方出辦事 上漸修  
齋宮中令內臣習經典科儀廷和言人居一身天下  
根本前後左右宜用正人 陛下未即位時臣嘗具  
啟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衣尚冠等四執事及  
膳房茶房殿內各廳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

石匱書

卷百二十四

楊廷和列傳

十二

鳳樓堂

豫選若隨侍先朝曾經壞事者即退罷之業蒙懿旨  
施行 陛下即位臣又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亟  
宜痛絕條上慎始修德十二事請懸殿壁齋醮豫絕  
寔其一端不意近時不時修設見齋異常推求厥端  
皆同太監崔之引正德間罪人張鏡名下掌家管家  
及番漢僧道巧言詭惑夫此輩先朝壞事非一不意  
猶敢試探 上心且夫梁武宋徽遠未具論即如近  
日劉瑾建玄明宮錢章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寺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四 楊廷和列傳 十三 鳳樓堂

張鏡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寺所費  
不貲然皆身死家亡夫使福田可種利益可求比年  
遠近亢旱風霾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消弭之流賊  
騷動中原彼何不驅神兵使鬼將掃平之 陛下曷  
不移行香拜錄之勞以蒞經筵節修齋設醮之費以  
周窮匱正道異端心無兩繫 陛下繫心此端臣恐  
踈於聖經賢訓入告出順臣分宜然第微誠未至謹  
之意未蒙嘉納是以敢昌言露章聳動天聰伏惟

陛下垂察 上報首嘉其忠愛然自此益踈居頃之  
內織染局太監永乙如成化弘治間例差本局官付  
勅與往蘇抗織造是和上言極諫 上曰累朝事則  
也毋責提執拗是和再疏請收回成命 上曰御言  
朕知業道行毋擾可矣是和竟稱疾不草以命蔣冕  
而冕亦遲之 上切責焉其明年再疏致仕許之賜  
馳驛命有司給月米歲夫明倫大典書成以是和定  
策自居門生天子謬主濮議特革職為民其明年卒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四 楊廷和列傳 十四 鳳樓堂

以庶人禮葬縣之城西居十餘年 上問大學士李  
時太倉之積幾何時以足對曰皆餘 陛下初年詔  
書多革冗員所致 上曰此楊廷和功故不可沒廷  
和殊才非相器耳 穆宗即位言官交請卹典下禮  
部議禮部言廷和性抱忠貞才優經濟相 武廟於  
危疑訂謨默定謂 先皇於初統朝政一新正始寧  
終庸勲卓著高風直節譽望尚流 上贈廷和太保  
謚文忠命中書舍人往改並賜祭九壇是儀官兵部

左侍郎于慎自有傳

蔣冕廣西全州人十四應鄉薦入十年而成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改右中允進左春坊

左諭德兼侍讀以母憂歸還為侍讀學士詹事府少

詹事禮部侍郎再遷禮部尚書入東閣理誥勅進武

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冕在翰林久最各有學行

清修自好而無所見其入內閣值上多出巡幸留

連塞外不肯還京師冕與楊廷和梁儲毛紀疏請前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四

蔣冕列傳

十五

鳳樓堂

後以十數皆不聽冕乃自為疏上之其言尤危切

上不之省亦弗罪也既南征冕與梁儲扈從以時請

迴鑾上所縱倡樂遊讌雖不能諫止亦不肯依阿

而是時中貴人永忠與都督彬奏挾上寵勢張甚

然不能親疎冕以是望宵頰重歸而上屬疾崩冕

與廷和合謀捕江彬誅之世宗自興邸來論封伯

爵力辭至再乃改蔭錦衣指揮同知及五品京職皆

世襲復辭冕故推重廷和既相得惟甚而冕尤耿介

抗顏執諍侃侃有大臣體兵部右侍郎吳廷舉者其

鄉里同年至厚也有所違白而冕迂之遷上章謂冕

在先朝不能格居心不稱輔導冕志甚同盡暴白其

所上疏而謂廷舉挾雅賦詆謀人而病其隘也其所

持追崇興獻王禮既雅與廷和合廷和罷而前遣中

官織造尚未具草冕卒不肯具草上責之引咎而

已因移病不出上優詔強起之再三乃出時上

欲崇獻王及母妃得張璉桂夢等疏意益決雖勉稱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四

蔣冕列傳

十六

鳳樓堂

本生父母欲立廟於奉先殿側禮部議不合則罷其

尚書汪俊以怖冕既與同官力諍復獨疏言其不

可因乞休優詔不允乃降詔本生皇考曰恭穆獻皇

帝本生母曰章聖皇太后冕益不自得復上疏之不

與立廟議而以骸骨歸上責之然猶備大臣禮畧

如廷和而錄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給事御史請留

冕皆不報而毛紀代冕之去距其代廷和兩閱月耳

隆慶初特贈冕少師謚文定



毛紀萊州掖人也少博敏好學二十四舉山東鄉試  
 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滿九載進修撰  
 侍東宮講讀尋丁父憂歸服除遷侍讀 孝宗定錄  
 成進學士累遷至吏部尚書遣中貴人使西域齎香  
 僧供紀力年之不報亡何入東閣理詰勅賜玉帶蟒  
 衣尋直文淵閣預機務 上以宸濠反欲親征紀與  
 楊廷和等乞留不得遂同廷和居守滿三載進少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階光祿大夫勳柱國 上  
 石隱帶 卷一百二十四 毛紀列傳 十七 鳳樓堂  
 晏駕紀與廷和等合策迎興世子捕誅江彬等 世  
 廟即位克 武廟實錄總裁論功與廷和是俱賜伯  
 爵力辭改文武陰襲如冕復辭會冕歸而紀代 上  
 入張璉桂萼等言驟遷其官而下禮部議稱 孝宗  
 為皇伯考獻帝為皇考與聖母俱去本生字禮部執  
 奏不聽令具儀闈於是翰林給事御史部屬百餘人  
 各上疏爭之 上怒甚遂為首者下詔獄紀乃與大  
 學士石瑄復伸其說報聞於是紀移疾乞休 優詔

留之特當上聖母冊大臣多不至者 上益怒會紀  
 扶病入朝而有旨捕繫言事諸臣他侍罪聞門者尚  
 衆人情洶 紀乃上疏請乞少霽天威急收人心  
 上使司禮監諭教紀朋奸背君紀自辯且乞休益力  
 上乃責而許之紀之代冕亦僅三月又三年璉萼益  
 貴用事所撰述明倫大典成下詔削廷和籍將冕毛  
 紀俱冠帶閒住亡何廷和冕相繼卒獨紀老無恙惟  
 思詔得復官 上亦且忘之年八十命撫按官即家  
 石隱帶 卷一百二十四 毛紀列傳 十八 鳳樓堂  
 以彩幣牢醴慰勞又三年而卒贈太保謚文簡  
 石隱書曰李文正伸於 孝廟而註於 武廟揚文  
 忠誥於 武廟而伸於 世廟未免為劉瑾江彬讓  
 一頭地也然二君子宛轉委蛇卒觀其敗其間保護  
 正人調停國是為力甚多統指之執與發劄之亦其  
 殺人則一二君子始終在位而卒誅瑾誅彬則二君  
 子蓋可輕去乎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五

明 鈔南張 岱著

梁儲貴宏列傳

梁儲廣州順德人成化戊戌會試第一人廷試首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弘治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復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還翰林學士正德改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五

梁儲列傳

一

鳳樓堂

元修 孝廟實錄為副總裁遂轉吏部侍郎明年遷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者輒以計去之乃貶諸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瑾憾儲不置据撫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東閣大學士典機務自成化丁未至正德甲戌凡六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兼蓋殿大學士先是楊廷和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儲言於 上勅遣行人慰諭命有

司至其家督促上道廷和至儲退居其下士論多之

武宗時奉宣大揚廷和蔣冕皆在告中外洎其款

先發儲與毛紀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毛紀亦在告

儲獨赴帝累日不少休泰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

暨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為之請 武宗詔

與之兵部及科道皆執奏不可 武宗曰朕念親

其與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革制曰若遂革制界地

秦王恐貽後虞執不革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五

梁儲列傳

二

鳳樓堂

事大學士蔣冕亦繼引疾 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界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富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為朕念親其界地于王得地且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母忍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正德已邇 武

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奏曰臣死不敢草勅 帝震怒于劍立曰不草勅造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居臣罪不可赦 武皇帝乃察其誠款擲劍起不復促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未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

續藏書

卷一百五

梁儲列傳

三

鳳樓堂

寧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殺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王璫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已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光祿大夫勲左柱國會寧王反大駕南征儲與蔣冕扈從至南都凡七請迴鑾下報時且郊儲與蔣冕跪言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乃不果郊又將南幸諸冕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郊至百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命不敢起 武皇

帝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至德州自劾請罷不久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 武宗固留遂與群公同受遺命策立 世宗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訐者縶、儲乃復回申前請 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儲歸日與弟恭議君德倘得山水間嘉靖乙酉秋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錄詔蔭于世錦衣衛指揮儲疏辭乃還均輔為尚寶司丞丁亥三月二十五日

續藏書

卷一百五

梁儲列傳

四

鳳樓堂

儲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儲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謬論每持忠厚故群邪用事儲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藏于家正德間王御史濬請置儲典刑回給事賦歸門人也請沒儲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儲家儲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及抄竟無所得 世宗御極言官聯疏劾儲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反者請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儲致仕去終不肯辯久之乃知與宸

漆衛兵者非儲寔揚廷和當制記歲在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儲唯引罪連三疏之致仕無片言自明人皆服其盛德

費宏鉛山人少溫茂有才識能文章二十舉進士第一授修撰預修憲宗寔錄垂成而以疾請告其長謂宏不少需俟息命耶宏謝曰疾安能需也遂歸而史成僅有金帛齋病已守故官選侍皇太子改左

石匱書

卷五十五

集備列傳

五

鳳鳴堂

春坊左贊善夏歸服除以裁纂通鑑召滿九載陸諭德太子嗣位推恩進太常少卿預修孝宗寔錄仍充經筵日講遷禮部左侍郎久之進尚書賜玉帶蟒衣時逆瑾專於諸部事多所更創既誅而矯之宏於禮部功為多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挽務中原群盜平錄一子錦衣千戶辭乃進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死而錦衣帥錢寧暴貴用事幾如瑾會得贈三代夜使其私人以百金重綵餽宏却之再修

亡珍餽人却之以是慚恚而寧王宸濠欲復其所制護衛行萬金錢寧而謂宏其隣壞人也時宏從事案為編修乃托案行千金宏來却之而以語宏、入內閣應言曰徧京師皆寧王金矣且彼王者虎也而授之翼可乎予護衛不便已而王疏下兵部時尚書陸完故善王又以錢寧屬之故朝與宏遇宏曰護衛再削矣不可復也尚書曰如祖制何宏正色曰公自為之吾不與知也尋詔予寧王護衛於是錢寧與王合

石匱書

卷五十五

集備列傳

六

鳳鳴堂

而怨宏居兩月餘忽中旨詰宏以浮漫事宏乃引咎乞休遂并編修案皆罷寧使騎尾宏至臨清焚其副舟頃刻燼宏歸而里居不敢入城府其族子與鄉之豪爭地相仇豪至南昌訴之臺使者不行寧王乃要而授以指俾入京上章誣宏它罪下臺、長彭澤詰豪而斥之寧王益愧憤使其私人佐豪相率掘宏墳墓毀其家宏走之群自繫獄僅得免臺為補置理而亡何寧王竟反宏與案謀起勤王兵會王守仁徵兵

諸群宏為廣信守令晝夜而家為廣信所千戶奉選  
卿作馮牙大其辭甚悽從問道見守仁言計此特  
宏合家備、謂必族矣卒宸濠引兵東下未及也宸  
濠平錢寧亦坐交通棄市於是中外爭慰薦宏亡慮  
十餘上 世宗之初即位使、馳傳徵宏、入輔陞  
見慰諭再三進少保時論翊戴功足和冕紀皆擬封  
伯而宏世錦衣指揮固辭改蔭正千戶大禮議起宏  
頗測知 上意向凡廷和等三人所持議雖預名  
極濠濠 卷一百五十五 資治通鑑 一八

錄經筵日講主卿試教習庶吉士皆抑勿得與員  
而已濠濠以是復恨宏甚於恨廷和而是時 上頗  
好賦詩性、假宏潤色賞賜隆渥至為御平臺召對  
手一章賜之復命輯倡和詩集署其官曰內閣掌機  
政輒導首臣一時以為榮而濠濠聞之不善也濠至  
上言詩文小技非聖學所急宏不當以此希恩寵報  
聞於是濠濠前後數十疏攻宏太有所詆訞宏亦自  
辯曰乞歸 上溫言慰留而已不以咎濠等於是濠  
等益橫其所以攻宏甚言宏亦不能抗而是時濠濠  
臣獨石瑤諤、數以持議忤旨錦衣廢百戶王和奇  
窺其端乃追論故輔臣揚廷和等誤甘肅邊事而宏  
與瑤為之黨既事白乞休 上乃許之俾馳驛歸而  
大臣致仕見澤皆勿予石瑤疏小懲 上不悅遂不  
得馳驛歸而年宏性寬和與物無競又以引進僚屬  
而抑濠濠等諸後進皆悅之時、念宏不忘家居者  
凡八年而張璁已更名孚敬居首揆者久而移病乞骸

骨上許之乃使行人奉夏書即求起也遂星馳  
 入止朝房上即遣使勞以上事御機詢及禮  
 政既入對賜金幣且諭之曰別卿久失喜再見卿  
 猶康健宜盡心輔導以稱朕意自是顧問益周切  
 上在位久明天下事嘗與宏論群臣才行皆當宏輔  
 政二三月所而以勞瘁疾驟發一夕而卒年六十有  
 八上為恸嗟久之予祭及塋賜賜加等贈太保謚文  
 憲家後亦至少保禮部尚書為上所寵信當宏之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六 九 康 康 康  
 再相也來為春坊贊善從子懋中進士及第授編修  
 而子懋賢改庶吉士一時罕與之比  
 石匱書曰梁文康之却秦王請遠地貴文憲之却秦  
 王復獲衛皆為國深謀持議甚正乃文康不事口舌  
 數行詔語遂獲轉圜深得古人諷諫之術東方曼倩  
 寧過是乎及後宸濠事敗追咎衛兵文康復為僚友  
 任過而不一字自明晚近之世安得此長者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六

明 鈕南張 岱著

李東陽列傳

李東陽茶陵人父淳金吾衛軍餘遂隸京師有隻來  
 言汝有善念當為擇瘞親地指一山曰有白狐卧處  
 是淳夕往見卧白狐因折樹枝有鼓狐驚聳身三立  
 去即其穴瘞明日更來曰俟狐自起爾今驚去當中  
 表數歲生東陽四齡能作大字景帝召見文華殿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六

李東陽列傳

十一

鳳 鳳 鳳

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上賜  
 珍果及寶鑑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復為命  
 肄業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中甲申進  
 士授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東陽詩詞清麗字畫  
 道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以貌好詼諧不為特舉所  
 器為侍講學士者久之弘治七年擢禮部右侍郎兼  
 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安南  
 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

事秋安南雖奉正朔修職亦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既引唐柳泌宋郭京為鑒詞嚴義正天下誦之武同知州劉遵遠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既救得釋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圍營總兵官九月有為李廣乞

知禮書

卷二百二十六

李東陽列傳

一

鳳樓堂

祠額又召能仁寺僧入太內慶讚者東陽執言不可上俱從之十五年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加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于闕里還上特收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正德元年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會府部科道既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上於御苑日御船獵數為樂東陽既言今歲自端陽後內苑金鼓炮火禁徹都邑嚴戒所從克節禁絕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懼不敢言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康祿養士將安用本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為逸群之獸與不及還輦人不及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德廣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從輪去聖主不采危伏望鑒古防維以杜肘腋之變不報時逆瑾鵠張以先朝顧命大臣頗敬重以繫人望而東陽顧

知禮書

卷二百二十六

李東陽列傳

三

鳳樓堂

諸元老盡去己才然立益沉遜而時調劑其間每調旨先探瑾意即瑾有奏輒擬優答最後云且有殊等封中外駭然曰其加九錫予瑾建玄明宮東陽撰碑頌德瑾乃大悅是時瑾魚肉朝臣株連民庶他人唯而已東陽既結托吳固緩頰寬譬謀以諧調其隨事應變多所周旋抹解如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戍邊給事安奎御史張武忤瑾荷校長安陽又上

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京東陽歎息曰吾當為  
知己屈躬詣瑾外革瑾禮之甚恭瑾家人噴以為  
自柄國以來未嘗見此容與此待客之禮也以是得  
悉力拯救一清得以免死三年六月早朝罷有匿名  
委於丹墀暴瑾罪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  
班尋傳旨令跪衆冒暑忍飢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  
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拯乃得釋瑾又巧  
取橫欵因而寃迫大臣凡有公錯註誤各罰米定邊

石匱書 卷二百六 李東陽列傳 四 鳳樓堂

東陽委曲開導乃從邊倉移為預備倉遂免輸邊之  
勞四川鎮守大監羅嵩以既草巡撫請便且行事瑾  
主之力東陽言兵馬錢糧祖制無歸一人者執不可  
瑾惡平江伯陳熊以濕米事覺瑾欲置之死東陽力  
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  
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  
道以通漕運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  
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

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所殺有  
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俸以蕭  
何為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日供給餽餉不絕遂以  
為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絕雖  
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多戰  
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城國  
家萬世之利瑾不答止革熊爵八月十三日辛亥赦  
係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大監張永乘間出懷

石匱書 卷二百六 李東陽列傳 五 鳳樓堂

中疏奏瑾十七事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  
令大監溫祥等持示疏進內閣請畢東陽徐問曰今  
當如何祥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  
久矣遂擬旨行瑾誅東陽上言臣僚員禁近於劉瑾  
事體相阻先後訓旨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  
或持回私家假手他人或遞出膳黃逼令落紙臣雖  
委曲匡持期于少濟而日循隱忍所損亦多自知不  
職甘從佛奪且請磨玄明宮碑文上慰止之頃以



真鑄誅特進左柱國蔭子尚寶水既言今天意昭回  
聖心洞悟奸閹屏除罪藩斯得明詔再頒契端盡沈  
奉身之退寔維臣時不許南京御史張芹劾東陽當  
逆瑾專恣之日體卑貌詘無所不至令其事成傳位  
之詔當出袖中侍郎羅圻者東陽門人亦上書曰公  
竭忠盡赤天下皆知大事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  
日此言非歟謂公當依者皆自為謀者也百歲後  
公身集垢誰能解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當此不言

石匱書

卷百二十六

李東陽列傳

六

鳳樓堂

誰復言者請先削地門生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  
誅伐以彰叛恩之罪因是致仕去七年巨寇劉六劉  
七平蔭一子錦衣千戶因辭改文職時有言京軍不  
習戰陳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如數戍  
邊春秋分番上甚喜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  
東陽極言不便者十事上不聽東陽疏懇乞致仕  
許之賜勅獎諭命有司特加存問給月米歲夫居四  
年卒諭祭九壇贈太師享年七十所著有懷麓堂集

西崖古樂府時人誦之當東陽寢疾揚一清當國一  
日偕同列省視曰無可為公身後者國朝百五十年  
人臣未有謚文正者請用以尊公東陽就枕上稽首  
謝東陽在正德初一日朝退沉思休致被帶未及解  
有道士服紫玉環來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車如  
我環其能棄却入山公曰久服無味入山須之歲月  
耳道士笑出庭中微吟踏劍飛去

石匱書曰王荆公新法行吏或投劾去邵雍曰此賢

石匱書

卷百二十六

李東陽列傳

七

鳳樓堂

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最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賜矣投劾何益耶逆瑾用事諸正人皆相繼引去  
獨李文正不與為異時論多訛之然文正當出奸肆  
志之時維持國是保護善類為多與康節之言故相  
合也况其生平清苦身歿之日至下能葬所居第僅  
蔽風雨然則文正其可多訾乎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七

明 鈕南張 岱著

韓文林俊列傳

韓文山西洪洞人母姪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同  
名曰文成化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  
越邀功欲擊且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涉宮禁  
純皇帝怒逮至文華殿面杖三十出為湖廣參議提  
督太和山無撫流民均州亢旱踰三年文至淨樂宮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七

韓文列傳

開勅甫畢大雨如注人皆異之太和山鎮守太監貴  
敵勢凌物文但誠心處之貴亦心革亡何轉左分守  
襄陽九溪衛桑植長官頭目仇殺隣近侵地奪印文  
身往撫諭皆聽服尋陞山東左叅政濟南之俗天旱  
則惡少年相聚發塚暴屍名曰打魁文下令嚴禁居  
二年以薦起陞雲南左布政尋以都御史巡撫湖廣  
河南轉戶部右侍郎明年改吏部再轉南兵部尚書  
恭贊機務歲凶道死者相枕藉移咨戶部請預支官

軍三月俸糧度支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救荒如救焚

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邪即得罪吾請當之遂

發米六千石價漸平人不病糧 恭陵知文改戶部

尚書時召見一日召文擲前令考祖宗鹽法之舊

以通商寬邊文上言國家之務莫重邊餉飛輓之利

莫良鹽法 高皇帝立法至嚴且備是以凡遇邊弊

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塞

下得濟急之用効速而大莫有過此法之弊土冒濫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七

韓文列傳

二

鳳鳴堂

阻壞開中雖多寔用全無 皇上重慮邊陲勿請蓄

積少克持召臣文恭承聖諭朝野聞之莫不惟喜臣

等敢不悉心以對因條七事以聞奏上 孝宗宴駕

武宗即位許行其六事而其一事則買補殘鹽文謂

祖宗舊制各處鹽運使等牙門歲辦鹽課如額類徵

採積以待商人開支商人稱便近者慶雲侯壽家人

洪奏買西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鶴齡家人成達

等奏買長蘆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其寔傷

奪正課之令所領引目赴官銷繳價銀如數給還其未完者停止勿上旨下文持舊議如初 上命已納價者如弘治舊旨未納者停止如文議之在計部一年如請追沒妖道者僧賞賜請裁冗濫內官請復還長寧伯或侵占民田請止太監綏買辦寶石珍珠請酌太監果賣益以補織造先後不一疏而所執益法尤侃、不撓亡何劉瑾恣橫閣臣劉健等劾之文乃約諸九卿合詞上言人主辨奸為明人臣犯顏為忠

石壘書

卷百十七

韓文列傳

三

鳳樓堂

况群小作朋偏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閣臣等侍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思後憂心如割至于長泣涕下不能自已輒敢昧死上聞臣等伏睹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交易于外抑匿媒孽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

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盡惑 君上圖便已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 陛下 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夫節雖持此輩養粉菹醢何補于事苦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陛下 先帝臨終顧命之語 陛下所宜顧設也閣宦誤國前古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効

石壘書

卷百十七

韓文列傳

四

鳳樓堂

今馬永成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西宮下諭百僚特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祚疏入 上方欲治八人罪八人者統泣 上前得留如故始文未上疏時退朝入部即對部屬官言 上居起泣數行下郎中李夢陽勸文為疏與諸公卿伏闕上之文遂屬草如此謂夢陽曰即事不濟吾年足死矣八人既留於是日夜求文過不得

會有解戶以贖金輸庫事覺罪文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言文歷官歲久端謹素著銀課夫責責在屬官之聽以舊官致仕內批昂褒美大臣顯有屬托文遂落職并除昂名文子高唐知州聰刑部主事士奇並除為民文出都門乘筍與行李一車而已瑾偵伺無以加之入會戶部有故冊逸代文者顧佐瑾嗾佐上其事佐持不可瑾奪佐俸逐之去復以中旨逮文鞠錦衣獄有投匿名文書丹墀下者言瑾欲陷文

石匱書

卷二十七 韓文列傳

五

鳳鳴堂

子太保公有司存問賜置書曰此權奸之竊柄痛朝政之分更卿守正不阿抱忠自誓倡言叩闕山岳雖搖甘禍忘家冰霜不交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九襄之餘人心攸屬維韓魏公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宣讀畢文輒俯伏感泣年八十餘卒贈太傅禮部請謚有曰愚同毒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死于學得謚忠定梅庵劉公嘗謂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年當其時只養得箇韓文道者又曰

石匱書

卷二十七 韓文列傳

六

鳳鳴堂

大鎮國永昌寺後上疏曰臣聞修養之說惟誕無徵  
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先帝禹湯之世其  
誣每載漢魏唐宋之書謹按僧徒曉本一念壬寅人  
多方賣緣誤蒙異眷五尺兒童亦切道罵唾敢肆無  
忌或亂聖聰大發內庫蓋造佛寺填財無益之地使  
陛下踏唐憲梁武之轍居者遷毀勞者不休於聖壽  
未必能益國祚未必能綿生令民生不安邊境不寧  
太監梁方傾覆陰狼排忠進佞欺罔如趙高奢侈如

石崇

卷百二十七

林俊列傳

七

鳳鳴堂

石崇數年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府庫殆  
盡家貲山積尚銘不啻所在風擾過昔汪直薦進繼  
晚陰求蓋寺外謂 陛下欲之夫天下猶身賢才元  
氣財骨月小人疾病也梁方耗元氣削骨月引以疾  
病重為身危臣謂不斬結曉天下之禍未可言也耶  
粉方身不足償罪萬一今自大臣以及百官莫不欲  
食三奸之內卒不敢言者惜官畏死耳臣非異人竊  
念牛耕犬守走獸之微且以勞食臣食 陛下七年

矣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祖宗之心彰  
陛下為仁聖主是即臣勞無素君食既入下錦衣獄  
杖三十謫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張敷言今三邊未靖  
四方灾旱萬民愁苦有祿之臣唯恐殿陛不盡聞時  
事不盡言耳言而獲罪臣諱言矣乞恕俊愚直以旌  
忠諫亦下獄謫為師宗州知州初俊鎖吏郎舍書疏  
吏大駭叩頭泣曰疏入均死公義激或所甘心何吏  
累也俊曰死吾自承不爾相及俊妻覺之不敢以諫

石崇

卷百二十七

林俊列傳

八

鳳鳴堂

侍講吳希賢與俊厚令僕告希賢來止之俊曰吾志  
已決死後煩君一傳耳投赴通政司通政張 屏讀  
歎曰君言甚正雷震之下尚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  
至是二人直鼓震都下傳草有繪圖而鬻者人為語  
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王端鼓在閩都疏乞留  
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 憲宗感悟叙復南部  
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  
鬼鶴慶玄化寺禪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

以金泥其面復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  
 損稼後與勳擄薪以伺果電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  
 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邊方諸淫寺三  
 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散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  
 盜贖銀四千餘兩為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逐  
 戢土官奉印相仇殺俊開誠諭之多感悞送印出不  
 煩兵弘治辛亥用薦推按察使調湖廣會境內雨雪  
 災異上疏陳言時政大畧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  
 石匱書 卷百二十七 林俊列傳 九 鳳樓堂

餉軍苦戰鬪民疲輓輸入德安陸及吉州增修工  
 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  
 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著為例不報俊引疾  
 乞休不待報竟歸已而言艾薦真中拜南京右僉都  
 御史提督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謂變不虛生  
 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  
 戒齋醮清從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  
 欲遠佞幸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近時章疏當為第

石匱書

一俊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  
 唐揚縮之風壬戌江西盜起勳俊視江西寧廣人  
 貪請快害倍取祿米官校侵牟民利俊悉裁抑具奏  
 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謂乞斷大義特書善處毋涉異  
 王几杖之賜叔既京師之求特濠雖橫未有逆萌或  
 以為過俊卒如俊言人服其先見 武皇初政起俊  
 巡撫江西上疏力辭未幾改撫四川時四川渠盜藍  
 廷瑞鄔本起漢中陷州縣俊至發官兵及僱回石  
 石匱書 卷百二十七 林俊列傳 一 鳳樓堂

砮等處上兵討賊斬賊首廖惠熾其餘黨惟藍廷瑞  
 奔紅口與鄔本起會合入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  
 巴山時賊黨曹甫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  
 殺俊聞報馳赴東元旦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等  
 食啣杖而往圍而燒之賊奔竄又于山坪佛子崖等  
 連戰連敗之抵賊營殺死曹甫等擒獲無算後藍廷  
 瑞鄔本起等入殘害遂欽二州俊會洪鍾楊宏兵討  
 之生擒藍鄔并擒其巨首二十八人前後招降十數

萬露布以聞陞俊右都御史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  
兄愛車（卷）秦華其宣撫既又賂瑾求復俊言亂階  
不可故忤瑾意會瑾誅得無事俊又奏瑾雖誅權猶  
在近俸未知後無復瑾者乃請 上擇取宗室育之  
官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  
復舊政意指斥新用事者故大臣交忌旨下詰責時  
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藉冒功俊一  
切拒絕權幸愈益患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

石履書

卷百二十七

林俊列傳

十一

鳳鳴堂

謂盜哀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野大駭蜀人  
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言  
官交薦終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邸知俊各入繼  
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復改刑部尚書時  
上欲推尊獻皇帝舉朝諛詞俊途次考輯歷代成禮  
論以進入疏請親君子遠小人及陞見 上注視久之  
朝士皆竦觀曰林先生來矣俊推寓朝房並不就  
室遇事屢有論奏隨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後疏言學

責緝熙禹惜分陰不亘輒罷屢疏親大臣勸聖學闢  
異端太監崔文龜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以科歿區  
作財物及御史秦泰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實  
錄內降差校尉李陽鳳等赴鎮撫司問理俊擬法執  
奏不遺有旨還送鎮撫司俊又奏言奉詔則違法守  
法則違詔臣奉違詔不敢廢法 上怒雖不罪俊而  
陽鳳迄改錦衣獄俊以不得其職乃上疏乞致仕俊  
在刑部僅十四月以暮年遭際警竭忠懷仰禪新政

石履書

卷百二十七

林俊列傳

十二

鳳鳴堂

然尤以保終克名為念遂乞休八疏乃允賜勅以行  
士夫祖餞都門外道路爭喋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  
大臣以禮進退無瑕隙可議者俊一人耳俊違疾具  
疏預辭身後郵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欽順王  
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用輔德嘉靖六年卒于  
家享年七十有六七年明倫大典成 上追罪俊進  
歷代成禮論革其生前官職于達以士禮葬之隆慶  
元年追卹復舊加少保賜祭諡貞肅俊平生不戀

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  
節尚難進焉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  
上策蜀人畏之如神明比之宋之張詠

石匱書曰吾於正德間得二大臣焉韓司徒之堅凝  
也其末之韓琦乎林中丞之勁正也其末之張詠乎  
二君子者難進易退轉展仕途侏予侏奪惜時之未  
究其用也倘聖明在上無桑雍居中無痼狗當戶諫  
行言聽殫智盡能本展其驥足以馳騁中原則二君

石匱書 卷之七 林俊列傳 十三 鳳禧堂

子之功業豈在王父成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八

明 鈕南張 啟著

孫燧許遠列傳

孫燧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為人沉毅有大畧初授  
刑曹歷郎中法司陞劉瑾之後多承望風旨移情就  
獄吏部尚書楊一清言朝審閱獄辭多不直許原問  
官莫能對燧從傍代對甚悉一清大賢之歷任藩臬  
有敢一清為相薦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蓋其時

石匱書 卷百十八 孫燧列傳 一 鳳禧堂

寧庶人反刑已露一清知燧必能逆折之也始燧見  
庶人時、感動以大義庶人久飭詐名殊加敬禮既  
而惡黨日興不可掩翳燧庶得其府中渠魁數十人  
置之法庶人始內銜通中朝太監蕭敬與吏部尚書  
陸完急去燧曰幸代以湯沐梁宸者兩人副使胡世  
寧言庶人于朝庶人反奏世寧離間下撫按會勘燧  
奏上委曲明世寧無罪錢年矯旨下內閣切責燧械  
繫之一清持燧奏不下燧度庶人終當不靖撥群邑



繕城濠蓄糧餉練丁壯請于朝重備兵使者推布置  
諸道山邑民有獲悍者奏置官守其處徙會城兵器  
于外而陰具說言事王夜濠列藩王親宗室留賢矣  
臣惑乃不知其所為齊重寶入京師者踵屬路鄆陽  
賊吏捕之急轉竄王西山墳殿中不能得大監畢真  
徒鎮守浙江王厚為賊別時呼語真首肯良久去  
化顯著狀未論、其踪跡可疑處者時 武宗北行  
屬車日遠疏七上為庶人所遮諸權倖又持燧跪示

石履書

卷一百一

一

鳳鳴堂

庶人以索庶人金寶燧知庶人反有日與副使許達  
議先捕群盜調官兵舟師城下俟變庶人大恚宴燧  
酖之不得及生日為公燕次日入謝宴濠陰令諸兵  
扶裏办匿幕中出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令我監國  
燧請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  
曰元無二日民無二王又誰駕耶濠怒却入殿中易  
戎服以出幕中兵皆走出露办環立濠大呼罵燧曰  
我何負于汝奏我七本燧曰朝廷何負于汝、反耶

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達  
據而前厲聲曰賊妄言求死孫公孫公何不罵逆  
馬濠戰手怒曰是不知大義使縛燧達曰孫都御史  
朝廷大臣爾得縛耶顧燧曰罵、濠大怒喝武卒縛  
燧及達先錘折燧左臂令曳出惠民門外斬之皆挺  
立不屈罵不絕口遇害時盛夏晴明天日忽翳宸渙  
驚異江西人為燧達具棺素服哭奠于棺次己庶人  
既為王守仁所擒燧于堪徒跣赴難故燧棺更檢治

石履書

卷一百一

三

鳳鳴堂

燧顏色如生異香蒸、自擗起 世宗即位贈燧禮  
部尚書諡忠烈賜塋祭立祠曰旌忠祀江西蔭子錦  
衣千戶燧子三人堪武舉第一講兵畧習弩事為大  
子教弩卒數千人以脩虜其死也以其母歷官都督  
壻尚寶卿陞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陞子  
鏞銜錄鑲皆仕至大官鏞子如法言事坐誦稽初燧  
於廳事前掘得一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  
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字畫奇怪觀者不識燧死其

文始著燧與胡世寧王守仁并浙人並舉弘治五年鄉試燧半文場中見一偉人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不見庶人之變世寧發火燧折之守仁平之

許達固始人長身巨口猿臂燕頤年二十餘以正德三年進士為樂陵知縣時山東劇賊劉七齊彥名等大起州縣吏閉門自守或遺賊為粟飲食弓馬武素城走遠為樂陵無城即城後墮部隊鄉兵令人緝故

燧傳 卷二十八 許達列傳 四 鳳城

難底為甲冑腰繫牛耳刀抹鐵聯環雙頭棍令民築塼屋外塼高其層開竇如圭家令一壯丁執刀伺竇內餘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首功上賞違者有軍法目諷伏巷內洞開城門如虛縣然賊至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刃提交發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犯樂陵城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修兵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自陝西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地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奔去達力定之先

事築營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正德七年劉七楊寨燧以千騎犯利津達追至高苑斬首四十有八未幾賊就寫以百騎劫德平達追戰于揚二莊勒平之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達每繫其黨引法批絕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燧先發後聞孫燧以為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達凡規防撓且悉與達議嘗語燧曰寧府果於為暴恃權亂也

燧傳 卷二十八 許達列傳 五 鳳城

難去寧府難制策有剪盜、剪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無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巡撫難之未能即發達知變一日甲而在擊都御史門鼓入則燧方與客飲達推破其食案曰此飯客時耶明旦入寧府挾四匕首靴中方宸濠詰問燧時達從下大罵連呼賊出匕首遙擲之連擲皆不中宸濠怒使執達出曰我不能殺汝耶達曰汝殺我天子殺死先後問耳及顧燧曰時昔之夜言為今日遂並

遇害天方暑屍不腐蠅蚋不近數日 世宗即

贈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遣官御祭命有司遷祠其鄉

蔭于瑒錦衣千戶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鄭

芸言瑒所得錄以遠死難功遠保障山東故策巷戰

尚未叙及下兵部進瑒官一級始宸濠反時河南人

傳言宰反殺一都御史一副使遠父曰嗟予吾兒也

為位而哭友人都給事中張漢卿曰宰即必反汝登

其為文山乎司業郭价夫曰許公死忠其素定非臨

難倉卒委之無可奈何者

石匱書曰孫燧許遠其今之顏常山乎星斗有收天

夜亦明其節烈無以異也乃江右人往、言燧就縛

時年頗高蚤者折其臂肱、耳遠方三十有六罵不

絕口挺而立刀斫不動也朝命建祠燧則左乃始則

左遠夫燧措注峻密無須史志防豈不鼓色哉故王

維禎傳燧為其語甚壯誠太過乃或以燧保濠賢者

為賤并訛王文成功遜伍文定蓋小人好議論不樂

成人之美韓退之固言之矣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八 許遠列傳 七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十九

明 鈕南張 岱著

胡世寧范輅伍文定列傳

胡世寧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德安府推官推官職  
理刑獄世寧則時與縣官事役賦捕盜諸所難者  
經世寧則舉擢南京刑部主事轉郎中與嘉魚李承  
勛崑山魏校友善以氣節行誼相策勵益稠熟當世  
務擢知廣西太平府漳鄉人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

石匱書

卷百二十九 胡世寧列傳

一 鳳鳴堂

黠奸夷其上前守多難之世寧毅然往至則釐刻宿  
弊馭土苗一以威信畧去文法李潯太平前豪也叛  
殺掠吏士積下服世寧誘潯中表兄趙元璫使擒之  
散其兵數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知府  
占三州二十七村地知府黃賜更服事之文昌畏慕  
世寧欲來歸而逃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懇求  
奪與承將率兵復遁世寧守孤城危甚文昌象且至  
莫可支吾而屬邑土兵嘗被世寧德者先奔命來助

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黃賜乞為世  
寧養子尋以母喪歸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  
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莘林瑪瑤桃源盜大起詔右都  
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世寧從賊氣勢相絡號數  
十萬江西兵素卑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  
使世寧日夜拊循之漸為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  
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益強乃前奮擊賊十  
餘戰大破之恭議王泰者忌世寧功諧之俞諫狀不

石匱書

卷百二十九 胡世寧列傳

二 鳳鳴堂

悉上時寧王宸濠縱毒遠近陰結群盜取其資庇之  
勢且成矣人莫敢言世寧發憤抗疏首陳江西賊情  
撫勦機宜因言江西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  
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三司官員多受鈔束  
問刑奉吏舉奉成案買辦漸行于外府騷擾遍及于  
窮鄉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臣下恐有隱禍地  
方益有可慮者又言乞推選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  
以便且悉聽區畫更乞戒諭寧王崇謙遠嫌遵依祖

訓政務不瀆干與嚴戢下人恪守禁例庶幾宗室有  
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得旨令濠鈐來其下濠  
怒以世寧離間親、妖言誹謗中外逮捕之而世寧  
已陞福建按察使離任夫過家濠囑其黨巡浙御史  
潘鵬發卒數十人誘執將甘心焉世寧間道走京師  
投繫詔獄刑迅逾年濠賄用事人必欲殺世寧漸危  
者數次又從獄中上書皆不報得咸死謫戍遼東躬  
履行間授徒自業凡四載濠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

箱櫃書

卷百九

明世寧列傳

三

鳳樓堂

院右舍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郎以父  
喪歸 天子新即位世寧自悲所上言崇聖孝隆治  
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世寧前後累上疏多  
軍國大計不為浮沉而近侍多不悅者乞改南京數  
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唐事霍韜薦其賢召為左都御  
史未就改刑部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  
寧時已得末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  
陳九疇鄒吳胡濙施儒揚必進有將畧為時宰所厄

不用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績與康歸無幾召理  
南京兵務優辭乃止卒贈少保益端教世寧老成嘆  
嗚饒有將畧觀察江西時傲兵勤盜軍官未謁達世  
寧他出乃見其幼子繼、曰兵素不習豈可見吾父  
乃教以進退離合之法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兵大異  
之顧軍官汝不辨此誰教者以夏對世寧歎曰吾  
有子而不自知嗣後擊賊多用繼方畧世寧十不失  
三繼十不失一也世寧上疏劾寧藩繼泣曰疏入必

箱櫃書

卷百九

明世寧列傳

四

鳳樓堂

有重禍不聽果下詔獄繼念父病死世寧妻獨不哭  
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范輅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以行人授南御史首言  
先帝之時榮王留侍宦瑾亂法陰逐去京今震儲未  
兆當鈔選宗室以脩君戴侯青宮定位然後分茅至  
引朱韓琦懷孔光傳以上 仁宗復言 上馳騁騎  
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聞者以為謹是時  
軍官簡大怙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搥殺其隸人太監

女構隙卒淮捷死淮長史典南京守備太監琅貪婪  
暴虐輅歷指劾南都稱快其言 武宗納馬姬事此  
擬過直人尤難之十一年奉勅清軍江西宸濠方熾  
有勸引避者輅曰張公埋輪正我今日至未數旬論  
濠優恭備修居假皇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夜  
棄典禮太監真附醜翫正漬貨無厭指揮宇傳泄諸  
司動止於濠罪狀重多且請 上出郊原嚴警蹕盛  
扈從以防不虞跪上濠直遮格之先誣奏輅雖問肯  
石璽書 卷之九 武宗紀 五 鳳樓堂

兵饒州威惠流行盜戢民安有群守中禮因輅面詰  
遂生荆棘且見忌鄉宦構輿謗言官論列漫及于  
輅、悲疏即歸饒人刊遺愛錄以傳尋以胡世寧薦  
起累遷福遠布政使卒于官妻張氏自經而從之子  
永衷永宇永官皆薦鄉舉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為常州府推官剛直能斷而  
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蠶之幾斃猶曳衣行自  
若也後知吉安府王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道  
石璽書 卷之九 伍文定列傳 六 鳳樓堂  
避入城文定即閉門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而一  
時猝起無抗者公威望素重且即吉安起義集諸  
路兵擣其穴必潰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  
兵治餉儲餼遂同擣南昌以精兵自廣潤門入殺守  
者市肆安堵二日追及於樸舍寧王兵舟萬艘蔽江  
而文定薄堅冒矢石火燎鬚鬢不動士卒殊死圍大  
破之獲寧王進江西按察使大閣張忠率師討賊  
平無與內忌其功因見脇跪不屈執而捷之竟移病

歸 上即位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南土帥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朝文死難漸息目之歸卒

石匱書曰宸濠初起撲滅猶易稍遲則槎孽不伐將尋斧柯矣然世以其成功易也而報亦易之胡世寧范輅曲突徙薪功固不淺乃王文成利印不之予伍文定輒罷其官楊統僅加一府銜而黃冕張文錦旋即遇害功懋、賞之謂何我明之武功終於不振有名將無以過之

石匱書

卷一百二十九

王文成列傳

七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

明 劔南張 岱著

王守仁列傳 附陽明弟子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晉王覽之裔六世祖綱有文武才劉基薦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彥達年十六累屍苗中蔬布終身以志父痛高祖與準精易究理徵聘不就父華舉進士第一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居母娠十有四月而生王母岑夫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

王守仁列傳

一

鳳鳴堂

人夢神人衣冕乘五色雲抱丈夫子授之既生祖天叙命之曰雲五歲而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是兒也名泄之天叙為改守仁遂能言十一歲從華北上過金山賦詩甚奇稍長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科第耳守仁曰讀書僅取科第為聖賢者何人斯華聞而嘆曰壯哉語乃欲令我愧見之十五從宦京師出游居廂山海關與諸屬國夷角射同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十七就

婚江西游鐵柱宮得蜀中道士與語悅之見妻諒談  
朱氏格物之旨故跳善狎雖任俠之氣未除乃已知  
砥學自厲既舉於鄉三舉而中會試第二人遂登甲  
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墓守仁少則慕威寧伯貽之  
寶劍既墓其子出越所佩劍為謝克若夢中還授  
刑部主事慮因江北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  
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  
信汪俊泰州儲璫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  
切劇為古文辭名籍已而厭之歸築室陽明山中  
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者守仁曰是播弄精魂  
外道也又去而叩之禪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禪  
衲偕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  
史陸爾聘之主試因北上改兵部武選司主事正德  
元年南京科道官戴銑簿彥徽以論劉瑾忤旨逮繫  
守仁疏救亦下獄已廷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  
使人尾之守仁行至錢塘恐不免置衣履江岸留詩

石匱書

卷百三十

王守仁列傳

二

龍場堂

其處若投江者目附滴舟于舟山為颶風漂至閩界  
閩戍詰之夜莽造山寺不納前宿野廟前後  
虎穴也數殺人守仁至明無害廟道士異之扣其出處  
而告之曰察君意欲遠遁避禍顧尊公方在朝怒者  
逮誣及尊公尊公不免矣為遂得明夷之卦守仁乃  
返赴龍場廟道士者鐵柱宮所見道士也龍場在南  
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舊讀隨手錄  
之意有所會輒為訓釋而不必其盡合於先賢者期  
有七月五經之旨畧條龍場人則悅守仁相與伐木  
軒閣而居之學士稍集皆彬向化貴州宣慰安氏  
與龍場接壤時使致幣帛柔內守仁稍受一二會  
土酋阿賈阿札叛安氏陰與通守仁作書抵安氏道  
利害甚悉安氏始悔悟遂受撫又明年劉瑾伏誅擢  
知廬陵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調吏部郎陞南京  
太僕寺少卿而從游益衆進陞南京鴻臚寺少卿十  
一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江西之

石匱書

卷百三十

王守仁列傳

三

龍場堂



南贛福建之汀漳及廣東之南韶潮惠湖廣之郴桂  
 壤境相接峻谷深山嶺岫級連峯賊窟穴其中都御  
 史文森受命往治稱疾不行兵部尚書王瓊深知守  
 仁才劾罷森薦守仁代之守仁至首平閩廣劇盜善  
 師富温火燒等因言盜賊日滋絲招撫之濫招撫之  
 濫絲兵力之乏兵力之乏絲賞罰之弛而賊聯絡數  
 郡緡擾數省議者謂非大調狼兵難以掃盪臣謂調  
 兵非獨糜費所過殘掠心不下盜兵聚聚難日久散

王守仁列傳 卷一百三十 四 威遠堂

彰比得舉事魁首已逃橫罹妄殺其所不免班師未  
 幾嘯聚復集此往事已驗者臣近揀練二千有餘部  
 勒可觀誠得行以大軍誅討之賞罰可省半費而收  
 倍功許之改巡撫為總督軍務聽便宜從軍法是時  
 瓊雅知守仁可屬大事咨示方畧謂峯盤據江湖閩  
 廣間其在南安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湖郴其在贛  
 州瀏頭諸寨則連界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援黨與宜先  
 恃險山谿連界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援黨與宜先

攻橫水次桶岡末乃與廣東會兵以圍瀏頭守仁悉  
 如其計身率都指揮許清守備知文知府刑均唐津  
 李敷伍文定以其冬攻橫水桶岡諸巢俘斬六千有  
 奇因請置立崇義縣于橫水以屬贛而瀏頭賊有上  
 瀏中瀏下瀏守仁攻橫水時恐瀏賊乘虛出寇使人  
 入巢告諭之賜以銀布其首長黃金巢等皆願投詣  
 惟大賊首池仲容不肯池仲容者捉殺官吏荼毒三  
 省二十餘歲矣金巢至守仁厚撫之藉其長五百同

王守仁列傳 卷一百三十一 五 威遠堂

攻橫水橫水破仲容懼公使其弟仲安領衆來其時  
 方攻桶岡守仁亦藉仲安之衆使截桶岡賊而故遠  
 其截賊處召隣賊民備問仲容狀皆言仲容克狡異  
 諸賊必不可撫今已借說官候官兵至舉事有期  
 及桶岡破守仁使人齎賜仲容牛酒則仲容悔益嚴  
 度不可隱謬語齎賜人隣巢盧珂鄭志高陳英者吾  
 仇也且見襲不得不爾時珂等已歸附為新民矢仲  
 容故脇珂與俱作賊珂不應以故有仇隙守仁改移

文責河而珂等急來上變陽怒鞭繫之陰令其妻圍  
犄角因使人購仲容時方歲盡守仁以賊平提兵還  
贖矣下令贛城中賊已平賜幾盡何不為蜡染曰大  
饗兵衆散遣之使仲安以其妻歸仲容大喜而購  
者問語仲容王公待汝厚當往謝仲容來謝守仁令  
入入珂業令珂等陰洩其所部聚待命傾其道必經  
仲容業則教之謬語曰軍門以珂妄言生事捕繫其  
家衆去則不復為意仲容至贛見城中晏如市肆歡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一 王守仁列傳 六 嚴瑞堂

樂覩盧珂錮繫獄益喜守仁即以其夜釋珂令馳還  
以其部衆攻仲容業豐攜仲容縻之過數日為正月  
癸卯度珂等已至巢樞牛置酒大為春宴賜仲容衆  
綵綾銀花以次入領緩其時辱使其出皆不相及而  
次第行斬之益趣諸縣兵與會分入諸巢自提兵攜  
其大巢于下洞大破之仲容餘衆奔九連山九連地  
廣益隄峻兵不得入守仁以所得賊衣兵混道因  
得據高擊賊走伏而殲之搜捕月餘賊竟皆空老

石匱書

筋脇從號呼乞命乃皆籍釋之凡擄三十八巢擒斬  
賊首二十九中首三十八小首二千有奇同請立和  
平縣以屬惠而擄挂諸處賊與江西諸峒聯絡復會  
兵三省夾勦之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錦衣世襲千  
戶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守仁方承命處置福建叛軍  
至豐城聞變以便宜與吉安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  
攻之時寧王已出攻安慶守仁與文定等以其眷屬  
於南昌寧王反兵而聞遇之湖擒之語在宸濠傳方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一 王守仁列傳 七 嚴瑞堂

寧王反時應實格能捕者封侯至是詔旨褒勞令兼  
巡撫江西地方世宗即位召還赴京且行宴賞會  
以甫有武宗大喪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奉贊機務  
疏乞便道歸葬其冬封新建伯予世襲并存問父華  
賜羊酒明年既葬不允守仁故以才畧為王瓊器任  
用能早膺闡寄屢立大功乃守仁亦歸德於瓊每有  
捷奏必上推朝廷制馭之威靈下及王瓊居中調度  
之勞美瓊以此益善守仁故昧平生得其像貌焚香

三三五

懸對契若面語有時左手抱孫兒右手執讀守仁奏  
至閱榮輒擊節賞數顏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  
入請于朝盡行所奏其使得便宜行事皆璉從中主  
之守仁益得自發舒寧王反王璉曰亡憂王伯安在  
可定也及是果然守仁所定寧用間用謀非一端其  
始慮寧王遁出南昌北犯南京則偽為兩廣應撥兵  
符以示傳遽及為迎接北來大軍文牒故以達之寧  
王所又偽為通李士憲劉養正書離間之使其遲疑

石廬書

卷百三

王守仁列傳

八

鳳樓堂

不發我軍益集寧王既發則遍懸榜文誘示歸義之  
人削木為小方予歸義者免死書之數千而投之湖  
復為大方告寧王已擒無庸戰者及戰寧王之人逃  
潰相繼業以身講聖人之道謀間之術非所示人又  
不敢瑣誌塵御報捷之書不復叙及又宸濠當其結  
譽士大夫時士大夫有名高者無所不傾下守仁亦  
與無崖異且使其門生與元亨往說之莊語宸濠自  
為善守仁家謀陸完求得為江西巡撫用是其形跡

不能無疑于士大夫起家書生功名獨盛忘者益盛  
響醜詆至謂守仁陰附宸濠笑不勝而後背之者至  
請黜守仁爵一時論功獨伍文定受上賞其餘悉省  
核平生用考功法抑絀之守仁益疏辭伯爵言國家  
急難之時苟有從我雖門庭之冠反面內尚可以論  
功况其翕然生忠義之心伸臂指之力追核平生抑  
絀不叙獨論功臣抑不敢承此時守仁門生方獻  
夫黃維與所善席書方以議禮得幸力言于上而

石廬書

卷百三

王守仁列傳

九

鳳樓堂

張璉霍輻亦極推較上不執守仁疏守仁伯自如  
守仁之封上及祖父命至之日父華世孟成禮而卒  
守仁戒家人勿哭加冕服抱紳含隧畢具一慟頓絕  
居喪三年從游益畏訛謗其學術者日亦益甚守仁  
獨守前說不少變六年廣西田州土目盧蘇王受構  
衆煽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元征不克張璉桂萼薦守  
仁持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疏辭不  
允守仁至梧咨詢士大夫軍民皆言蠻夷反則歸異

時大吏處置失宜安之則已。因上書請可無征而定之。則悉撤防守兵。蘇受等喜。詣見守仁軍門。守仁杖之百而已。旬日間。夷人未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捷聞。賜獎勅銀幣。而斬藤峽牛腸古寺仙臺花相諸。猛者自韓雍大征之後。無所懲艾。縱肆有八。恭徭賊尤為兇猛。與相通結。守仁既撤防守兵。從便宜。湖廣前衆解甲而休之。南寧默以報効之。挽責蘇受新附之人。蘇受踴躍用命。遂以前卒歸途之便。從便。

石匱書

卷之十

王守仁列傳

十

鳳鳴堂

宜掩而征之。報捷三千。先是守仁捷奏。歸功王瓊。至是。命改使林富等。亦襲其體。頌守仁功甚。至凡上奏。故事。先叙下司。呈文後。結已撰。守仁如富所呈。列叙奏首。結以己疏。上業惟守仁奉命征田。而頗撫之。藤峽無命。乃復征之。及覽疏。疑誇詐。倒置。見威姑。賜勅獎諭而已。餘賞悉格罷。方獻夫。霍韜。言臣等廣東人。備知諸徭。患廣歲久。兵則費人。餉則費財。安靜無幾。跳梁踵至。王守仁乘百年破敵之後。感聖明特起。

石匱書

之知。片言馳諭。厥角如萌。舜格有苗。何以加此。至八寨。藤峽。徭賊深阻。狀伏禽棲。開國以來。不及征勦。守仁因歸師。特降人掃清窟穴。如拂几塵。仁足以懷綏。向化之民。義足以討服。梗治之寇。而廣黎庶得安生。業勞苦功高矣。而兵部功賞未見。下須戶部覆題。又待再按。夫揆之詔書。則有便宜從事之旨。稽之傳志。則有大夫出疆。專成安刊之文。忠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并屈于兩廣。臣竊惜之。誠恐經畧善後。策不得施。

石匱書

卷之十一

王守仁列傳

二

鳳鳴堂

機會一失。通賊復熾。其為兩廣患不淺。上許守仁條畫善後。以聞。是時守仁已病矣。日冒暑與疾。出入諸寨。相度地宜。議移衛所。設縣治。而病益進。遂上疏乞骸。卧舟待命。江廣界上行至南安卒。上聞怒。守仁專擅。不候命自歸。疑其有詐。下吏部以狀聞。而守仁果卒。吏部言守仁擅歸。道死。劇困。可知儻在。原宥上意。未解。曰守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其會官詳定是非。及封爵宜否。以聞。毋得護死。唐事黃維給事中。

三三七

周廷皆上疏言守仁立德立功之大。上不報。竊疏責廷朋黨。謫判太倉州。己吏部會議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為名。則非未盡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不與。則著朱子晚年定論之旨。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諄諄日甚。若其誅叛擒逆。事功亦難掩。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中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

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抵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仗義討賊。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念繫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後後卹典。俱不許給。都察院榜諭天下。敢有踵襲其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久之許其子正。憶襲錦衣衛副千戶。穆宗即位。詔大臣有應得卹典。贈謚者。科道奏議定奪。於是言者皆言守仁下吏禮二部會議。守仁

生前之論已定。身後之典宜優制。詔贈新建侯。謚大成。賜祭。予祭及贈。詔推明為元勳。聖學萬曆初。從祀孔子之庭。制書美之曰。聖賢之學。管葛之才。正億得嗣伯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塾師秦先生為姚江隱士。守仁年十四。即從之學。每當風雨晦冥。雷電交作。令守仁夜分獨行城上。緣城走四十里。以練其胆力。嘗授守仁武侯八陣法。一日守仁閉戶。用赤白豆壘陣圖。未竟。呼侍于膳。先生大驚曰。伯安爾面上殺石壘書。卷百五十五 王守仁列傳 十一 鳳鳴堂

氣如許。守仁告以寔。先生曰。爾便解此耶。更進以逆甲諸書。海日公嘗夜至書舍。見守仁走水上。不敢呼而去。及守仁巡撫江西。別秦先生。先生曰。勿錯認帝星。蓋初分野界江右。世宗在楚。故語也。先生聞宸濠將有事。急往南昌。貽守仁以來梨及江薑西瓜子四物。不見守仁。而返。守仁發菜。倉驚曰。此秦先生寓言。使我早離江西也。遂有查亂兵之行。得不與濠難。後守仁封新建伯。着冕服。叩祥先生。先生方與老妻

石壘書 卷百五十五 王守仁列傳 十一 鳳鳴堂

磨麥呼守仁磨前立曰完此斗麥與汝語守仁植立  
不救動先生磨麥完守仁拜第舉手小俯之徐自汲  
水呼老妻做麥餅款守仁而別

石匱書曰問新建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  
建業下矣又稍遲六師接而江許可購下矣茲其所  
以偉也

又曰文成自請提督軍務而王晉溪能亟與之此功  
之所以成也文成初極兵符遂以山賊訓子一敗賊

石匱書

卷一百三

王守仁列傳

十四

鳳鳴堂

于長富村再敗賊于象湖山再敗賊于橫水于劉頭  
城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軍士之手熟矣此功之所以  
速成也今之握重兵者一日未經操練而倉卒間遽  
欲其衝鋒陷陣是猶危人未嘗割鷄而刺其屠牛此  
必不得之數矣

又曰致良知之說行而人猶訛之天下無學術矣平  
宸濠平思田之功成而人猶誅之天下無事功矣說  
口講張易白為黑陽明先生且猶不免而况其他乎

至事久論定徵隆慶初用諫官言贈謚襲爵則新建  
之爵幾絕矣徵萬曆用諸士大夫言立祠講學則新  
建之學亦幾絕矣袁口錄金積賈銷骨君側之人可  
不慎哉

陽明弟子列傳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文成妹婿也嘉靖間以進士出  
知祁州陞南京工部員外文成還南太僕鄉遂同舟  
而南舟中問大學宗旨躍然起以為先生之教定孔

石匱書

卷一百三

陽明弟子列傳

十五

鳳鳴堂

門嫡傳舍是皆傍蹊曲徑斷港絕河也後文成與及  
門語入微輒曰此意惟與曰仁舟中及之後同官臨  
都而同志益親及文成撫南賴愛亦請告歸與陸澄  
謀耕雪上之田俟歸為力學計未幾卒先是愛游南  
嶽夢瞿曇撫其背曰女與顏子同德既而曰亦與顏  
子同壽已而果然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時王文  
成倡明理學畿為諸生負高才不喜學倡論與文成

相角。文成曰：此學種也。多方勸植之。方委贄為弟子。冠雄雞。佩豚豨。時人比之。孔門之得子路。弱冠領鄉薦。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卷。焚而歸。卒業于師門。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之沉毅。能闡明者無踰于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幾領師命。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請同志。爭迎。

**石渠** 卷百三十一 陽明弟子列傳 六 鳳樓堂

幾與相辨証。大為推服。入場屋。所為文。直寫己見。不教。于時格識者謂非可以大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寬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幾語寬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幾與寬分教之。大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寬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幾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

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應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在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首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寬曰：若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幾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寬謂幾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之。晚坐天泉橋上。同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

**石渠** 卷百三十一 陽明弟子列傳 七 鳳樓堂

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為躡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洩特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

石匱書

卷二十三

陽明弟子列傳八

鳳塘堂

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朝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脈始歸于一文成發舟畿與寬迥送嚴灘復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寔相幻相之說詔之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寔非幻終著有無寔幻便落斷常辟之弄凡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洎水洲南野率同門

石匱書

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畏根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于南安畿方偕寬赴是試聞喪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寬議服制寬以為父母在麻衣布經勿敢加焉畿請服斬衰以從于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柩歸越經紀喪事廬于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于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者以期集祭

石匱書

卷二十三

陽明弟子列傳九

鳳塘堂

畢分席講堂里所見于畿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試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畿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官條其壻吳儀制春畿門生也首以畿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畿謝曰補官條而挾刺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為何如人遂大恨畿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

三四一



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漢  
票旨詆為偽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畿再  
既乞休銓司報予告矣特當考察貴溪使人謂考功  
薛應祈曰王畿偽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  
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識者交以書責考  
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為不復知人間庶耻事考功怒  
遂決去以快意而回厚自結於貴溪故畿名雖高仕  
竟不達然終不以其動心日學以講學為務所至

石齋書

卷之三

陽明弟子列傳

廿

鳳樓堂

接引無倦色自而都吳楚閩粵皆創有講舍江浙尤  
盛會常數百人至老不倦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所  
著有龍谿語錄若干卷

冀元亨字惟乾湖廣武陵人舉鄉試學以務寔不欺  
為主王文成在贛時屬以教子己令主濂溪書院諸  
同門嚴事之時宸濠謀逆而浮慕王文成以問學為  
名高文成乃遣元亨往見之冀有感動濂調以他語  
元亨若不喻獨詳與論學濂退拊掌大咲曰人癡一

至是耶然以文成故禮待之一日講西銘至父母未  
于元亨反覆言君臣之義本一體語多感諷濂乃  
恚猛大詭濂素暴異時每大詭人立死左右為驚  
失措元亨從容理前語如常濂曰此生亦有胆氣贈  
金遣還元亨歸金有司文成聞出遣人從問道迎之  
歸及見文成曰寧王必反幸預備之及平宸濠張許  
訊濂曰聞王守仁故與殿下通行乃實殿下為功有  
諸濂曰無之張許屢詰不置濂曰獨常遣冀舉人

石齋書

卷之三

陽明弟子列傳

廿

鳳樓堂

與我論學來張許乃大喜急掩捕元亨備榜掠炮烙  
迫使誣文成通濂終不伏會科道交疏論救事得白  
元亨以病卒獄中同門陸澄應典輩為棺歛歸其喪  
元亨在獄視諸囚無異一體諸囚皆感泣向善泉司  
逮其妻李氏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  
豈有他哉獄中治麻糲不輟暇誦書歌詩事且白守  
者欲出之李氏曰未見吾夫吾出安歸臬司諸僚婦  
召見之辭不赴已潔一室就見則以囚服見于不釋

麻某問爾夫何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祗席間聞者休矣

錢寬字德洪山陰人錢鏐之後父希明三歲失明而博古能文章文成倡道寬與王畿首師之推尊發明為獨至文成在越七年寬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文成丁父艱使門弟子紀喪事司器使仙居人金克厚者為人謹厚文成使司厨克厚語寬曰吾學得司厨而大道嘉靖五年寬與畿厚同舉進士而寬畿

石匱書 卷之三十一 陽明弟子列傳 三 鳳樓堂

石匱書

階朝列大夫無何卒學者稱為緒山先生

鄭朝朔廣東潮人也以進士拜御史委贖為弟子文成告之克念作聖忝叩指猛為廢寢食者經月朝朔向有風疾日就瀕瘦人勸之曰盍少休朝朔曰夕死可矣後竟卒  
應良字元忠台仙居人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正德中以父老歸侍蕭然一室講學授徒歸養十餘年世宗入繼統召授翰林院編修以直諫杖闕下罷其官  
薛侃字尚謨揭陽人舉進士為刑部郎中與兄尚哲並從學于文成自咎罪習嘗以輕傲為戒秀水人沈謚素慕文成執贄未遂後為行人聞侃講學京師嘆曰師雖歿吾其私淑諸人也遂相從講學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侃問律呂侃不荅且問元鼓對曰元鼓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侃曰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鼓所

石匱書 卷之三十二 陽明弟子列傳 三 鳳樓堂

三四三

繇出也書云詩言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  
制律之本未言和鼓俱本于歌、本于心故心也者  
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為弟子

揚驥字士德弟士鳴潮陽人初驥從湛編修若水游  
有立已受文成學篤信而力行之士德卒若水誌其  
墓有謂心、相持如髮如鉗頗訛其夫自然之宗文  
成以為篤信好學之死靡他朋輩未嘗有也其後士  
鳴亦早卒文成尤痛惜之

石匱書

卷百三

陽明弟子列傳

苗

鳳樓堂

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年濠之亂立志卓  
然不惑於利害閭閻之亟稱之嘗留意於文辭文  
成曰草木之華千葉者無寔其華繁者其寔鮮戒其  
溺也

以監察御史言事落職士論惜之  
季本字明德山陰人本敏慧絕群尤刻厲好學弱冠  
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而喪不一日入閨閣自是家  
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上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  
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務該博未窺要領及師

事王文成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  
六經正德丁丑成進士時年三十三猶自以學未就  
不欲仕文成勸之仕乃仕自建寧理召拜侍御史以  
論救馬明衡未測謫揭陽主簿稍遷弋陽令同知蕪  
州陞南京禮部主事以鄂東郭守益事連本請判辰  
州入貳守吉安以長沙太守終焉本在仕途二十餘  
年數歷郡縣所至輒有鼓其平訟獄寬繇賦賑饑擇  
惠績甚著然皆他有所司所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衡他

石匱書

卷百三

陽明弟子列傳

五

鳳樓堂

人所縮首畏避噤舌不敢吐一言者本挺身危辭無  
少避以是仕輒不利家居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  
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  
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  
四同凡十一種藏于家學者稱為彭山先生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仕按察僉事守益年十  
七舉鄉試尋母卒治墓廬墓正德辛未會試王文成  
為同考賞識之拔為第一是試及第第三人授編修

賢遂辭官歸踰年守益亦引疾歸養四方人士皆來  
受學一日讀大學中庸而疑之曰子思受學曾子者  
大學先格致中庸何首慎獨也時王守仁在南贛就  
問之守仁反覆開導守益喜曰道在是矣辭歸安福  
宸濠反守益聞變率群從趨吉安從義起兵守仁喜  
曰君臣師友在此舉矣 世宗即位出就官復入越  
見守仁恭證月餘既別守仁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  
子何念謾之深也守仁曰有若無寔若虛犯而不校

石叢書 卷百三十一 陽明學子列傳 六 鳳鳴堂

讓之近之矣至京復職會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  
報明年再疏下詔徵謫廣德州判官復見守仁于越  
而後復任守益蒞官臨民一以誠心相感講學興禮  
風動隣郡丁亥陞南京禮部郎中辛卯王文成卒入  
越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真院居數年薦起為  
南京考功郎中己亥簡宮僚召入為司經局洗馬克  
經筵講官請從祀薛瑄孔子廟廷時與徐階羅洪先  
趙時春唐順之相資切頌之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

石叢書

學士掌南院尋改南祭酒會九廟文循例自陳疏中  
寓交傲意諫者因中傷之竟辭官歸壬戌年七十有  
二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  
初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莊子善太僕寺卿孫德涵  
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王良故名銀泰州人泰俗負益良父故為監商第名  
其子曰銀耳銀成人父為娶婦矣父將走公門銀寢  
而聞其號驚起問故父曰吾欲走公門噴而不及湯

石叢書 卷百三十一 陽明學子列傳 七 鳳鳴堂

水冷吾面也父出銀痛哭曰吾已成人今父昧爽  
寒而尚予予及暮父歸請代父役父曰徒于公當識  
數汝不知也何能吾代銀則走學教既習數告父曰  
可矣自此掃舍拈帚哺啜定省如禮父之父曰汝尚  
不識字銀走之塾師習字乃粗識論語孝經章句遂  
邈然有希古聖賢之心信口談說如或啟之以經微  
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地如有年人未識  
也有吉州人來為塾師聞銀論說曰此類吾撫臺王

三四五

公之談王公王守仁也因為道其良知之學銀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知良銀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銀與王公也即走詣守仁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贄入門行中道守仁異之迎以賓禮據賓位而坐定守仁問何冠也曰有虞氏之冠問何服曰老萊子之服守仁曰將學其服耶抑并學其上堂詐跌掩而啼哭耶銀色動生漸側及聞其論格物致知之旨恍然有悟乃

福壽書

卷之三

陽明弟子列傳

六

鳳鳴堂

祥為弟子居有間未諧心即復就賓位守仁拜而還其祥已卒稱服乃卒祥為弟子於是為之易名曰良字汝止居七何歸省道金陵至大學前欲以所學諭六館士六館士覩良冠服異常環問所治經曰治總經守仁以外報歸良從居越四方未學咸屬開導久之駕小蒲輪隨二僕入京所至為人講說以廣衍其道後再見守仁倫陳格物之旨守仁曰待君自明也守仁卒開門授徒遠近皆至銀骨剛氣和音咳聘顧

使人意消所引接無間隸僕皆令有省雖貴顯至悍戾者亦悔謝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捷機疾渴應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遠道獨不喜著述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大學士趙貞吉稱良與聖歸真生知之亞也銘其墓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而負一轂于壁字宗順能嗣其學者稱為東崖先生

福壽書

卷之三

陽明弟子列傳

七

鳳鳴堂

越謁王文成稱弟子文成曰公不遠千里而來何為者文成曰來為性命文成為諸生及負矢棄之去不復應舉其學以躬行為主虛談為戒嘗謂學者當務其本心之明克治已過徵諸倫理之是無一不慊心而後為聖門之正學彼高談虛悟者德之賊也特士人聚講者衰惟文成無奇假語或終日危坐貌肅神凝諸生悚然憚之共推為訥言敏行君子焉聶豹雅重其人曰海內真布衣御史劉陽學行長者亦爾

文敏於陳真晟劉閔之間文敏有弟曰邦采亦素嗜  
 生從文成學皆學聞其名促之試邦采曰晚中露體  
 求功名非士節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材令通省士  
 子並以常服入試而邦采得中式已仕嘉興同知  
 歐陽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甫冠舉於鄉見王文成  
 贛州受其學不與計偕者再專心致志忘寢食者終  
 歲文成以小秀才呼之嘉靖初成進士與同門舉者  
 更僕共馬終日講釋無間出知六安州以政事位德  
 未暇學問為歎文成曰吾學乃在政務陰德中遷刑  
 部員外郎改翰林修撰屢遷鴻臚卿告終養以為起  
 禮部侍郎母喪扶柩歸哀毀廬墓服未闋持旨召拜  
 禮部尚書直內閣與分宜不合屢疏乞歸尋卒諡  
 文莊

石匱書 卷三十一 陽明弟子列傳 卅 鳳樓堂

多陷豹守禦有方虜不敢犯事聞 世宗于勅問相  
 臣平陽守獨能禦賊其為誰以按察副使備兵潼關  
 為夏貴溪所嫉忌罷歸思有旨覈平陽守禦虜時賞  
 多科欽逮于理貴溪欺徐階力保得釋庚戌虜大入  
 以故官起備虜道中三遷兵部尚書尋掌本兵時分  
 宜當國邊鎮大帥咸以賄賂進退訖不得行其志倭  
 寇浙閩分宜薦趙文華視師豹持不可勒致仕卒贈  
 少保謚恭襄豹初謁王文成寔未納拜稱弟子及文  
 成死閩中為位哭稱門生服心喪被逮日方與學者  
 講中庸官校突至械繫之見者胆落豹就械無幾微  
 動顏色着械已徐理前語如初及就道父老咸流涕  
 送之豹怡然作別若無事者途中與從行朋輩朝夕  
 論學無須臾間官校詫異之目為異人

石匱書 卷三十一 陽明弟子列傳 卅 鳳樓堂

聶豹字文蔚吉水永豐人也舉進士官御史指斥巨  
 錯及大臣不職有風裁嘗謁文成於越語之學教然  
 以擔當絕學為己任後陞平陽太守北虜闖入旁郡

黃溼海寧人年六十有八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  
 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咏至廢寢食遺生  
 業時俗共非嗟之不顧已游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

中以扶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踏上主文成  
 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  
 之語連日在溪大喜謂得生平聞所未聞遂請執贄  
 為弟子文成曰蘿石遠長於我師友一也苟信吾言  
 何必北而渡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也辭歸  
 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請曰此吾老妻之所織  
 也吾之誠積若茲縑矣文成復不許溪曰何夫子之  
 拒我峻也入而強納祥焉文成待以師友之間與之  
 石潭書 卷之三 陽明弟子列傳 廿二 鳳樓堂

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于雲門  
 若耶鑑湖剡曲溪日有聞欣然自喜其鄉黨之子弟  
 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咲而非之或為詩而招  
 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溪咲曰吾方幸逃於  
 苦海方知憫若之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去矣吾將從  
 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有四存稿行世

劉東鑑萬安人正德中舉進士授寧津令盜起圍城  
 東鑑斬賊首五百級賊平 武宗南征 世宗繼統

皆道其境東鑑指辨供億下不擾民後以糾巨鑄違  
 詔獄尋釋之蒲潮賊守以所學勵潮人潮人從學甚  
 衆所至祀名宦祠

穀邁南京留守衛人辛卯舉于鄉及入太學與何善  
 山游聞王文成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乞南改驗叔晉文選出為江西參議擢貴州督  
 學副使疏請致仕 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  
 學兩浙歷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復  
 石潭書 卷之三 陽明弟子列傳 廿三 鳳樓堂

起南京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丞缺  
 僉議非邁不可強起邁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再上  
 允致仕邁自致仕至鄉歲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  
 僅十三難進易退論薦者以致邁一出為重邁性尚  
 玄泊恬默寡交陸公樹鼐稱邁坐鎮雅俗似房次律  
 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揚次公晁大傳至  
 其信道之篤不言而然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  
 所著有懲忿室慾編道遠訣測言閒雲館野語

南大吉字元善渭南人舉進士為紹興太守始以禮  
闈舉主於文成稱門生然豪曠不拘小節於學勿之  
信也見文成門人日進心疑之遣弟送吉就學意以  
覘文成也逢吉歸備以告如是者累日乃悟曰所奉  
是也始數來就見且曰大吉臨政過多矣先生何無  
一言教之文成曰何過大吉歷數之文成曰吾言之  
矣大吉愕曰未有也文成曰吾不言君何自知之大  
吉曰良知也文成咲曰良知非我嘗言者乎大吉咲

石匱書

卷百三十

陽明弟子列傳

世

鳳樓堂

謝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事過而悔  
也孰若使之不犯乎文成曰人言不如自訟之為真  
大吉復咲謝去居數日復來自數過益加密且曰即  
身過可免心過且蠅集也文成曰昔鏡未開可藏垢  
也今開矣雖纖塵落亦見能自藏乎此作聖之機也  
大吉乃大省開稽山書院聚八邑之士使就學而政  
治大修士夫之不逞者胥怨誹之以入覲夫官去猶  
致書千百言勤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李為

石匱書

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至得喪是非一語之不及  
也

林春字子仁泰州人舉進士第一官拜吏部掌文選  
郎中事吏部以文選要重故峻門第雖親故不答拜  
以為常春獨無門禁同志中雖布衣亦親往春拜出  
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寺觀中講學  
竟夕一無私言而人亦不敢干之以私文成及門之  
士謂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惟山陰王汝中謂志

石匱書

卷百三十

陽明弟子列傳

世

鳳樓堂

行福寔表裡如一者則推林子仁  
陽明有三弟子徐珊癸未會試策問說文成學不對  
而出論者謂考明後一人及同知辰州侵軍餉事發  
自縊死時人為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  
則縊死禮部侍郎黃紱為言官所訖自言刺背有盡  
忠報國四字下法司勘驗刑部郎中陸澄抗疏大禮  
攻璉等為邪說後大禮議定澄復上疏稱璉等正論  
而悔前言之失請改過自新三人者天下傳以為咲

三四九



余特為文成斥之以例鳴鼓之攻

石匱書曰陽明先生秘良知之說為暗室一炬乃辟起攻之不遺餘力海內視之方以為毒藥猛獸乃諸君子者心喪虛墓立祠講學奔走且半天下焉入何信之焉耶孔子曰自吾得仲繇而惡言不入於耳其龍駘王子乎不然彼螟蠃之子墮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伊誰之力耶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

陽明弟子列傳

共

鳳臺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一

明 鈕南張 代著

吳廷舉李承勛梁村列傳

吳廷舉蒼梧人成化中年十九舉於鄉二十三以進士知順德縣盡罷縣諸浮費壞斥淫祠觀寺二百餘所以其材修學宮闢書院作土堤有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之而生其少子存其後標其門曰盜後少子改行泣懇廷舉廷舉乃撤之廷舉倨直好氣節上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一

吳廷舉列傳

一

鳳臺堂

官莫敢干劉大夏為廣東左布政使每廷館廷舉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頓首其見重如此順德縣有推瑞者家廟在縣以屬都御史屠瀆、撤召廷舉廷舉人見瀆曰中貴人某者而邑子屬院修其家廟院難撤故面語公、留意廷舉曰下官越境奔命謂大人有重要所見命乃然下官守土吏非奉朝恩若例不敢私役一人輕費一金也大人自為之趨出巡按御史汪者曰吳全額拒上市能所壞淫祠斥寺觀以其

材作土堤關書院修學宮亡侵于盜、門竟撤之殆  
 盜賂耳即捕盜令自首賂令、乃撤門標不即理前  
 事廷舉因服桎梏分析貴直竹木碎屑具列斤兩盜  
 亦前曰盜小人死分也敢誣庶令汪大漸止廷舉以  
 劉侗不得起還滯郡縣者二十餘年正德初廣東盜  
 起用劉大夏薦自松江同知陞兵備僉事至則平十  
 三村池水諸洞賊劉瑾索括省帑令解京師喪謂當  
 留盜入之廷舉奏言有旨括省帑解京皆非正貴曰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一 吳廷舉列傳 二 鳳鳴堂

日不見恐行生吟詩陰伺得賊要領日用其巨力而  
 謹微輕者啗以利令僕妻其女時胡世寧方以按察  
 使討賊騰檄開諭賊奉廷舉歸廷舉日與掾澄執前  
 率三人平之同上掾功而自劾輕身被羈狀入二年  
 追姚源賊于弋陽又一年與胡世寧等擊浩八于裴  
 源皆有功廷舉故喜吟詩尊副使李壽陽而請之顧  
 其音響不諧大為壽陽嘲哂遂忌而相排擊廷舉乞  
 休不俟命解去既去陞廣東右布政兼經畧廣西轉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一 吳廷舉列傳 三 鳳鳴堂

左布政湖南飢陞副都御史出賑還京復出湖南定  
 地諸夷界卒廢人止及陰屬吏部尚書陸完曰都御  
 史孫燧不利我急去之切勿吳代也 世宗即位召  
 為兵部右侍郎上書自劾曰竊見古之人臣盡言以  
 匡君竭忠而輔友用能殫心報國協力救時都御史  
 之職當辯理冤濫糾劾百官而臣向者當多事之秋  
 負不職之咎正德末年錢寧江彬相結竊柄招權納  
 賄誤國開邊臣于此曾無一言排擊吏部尚書陸完

傾心張銳兵部尚書王瓊諂事錢寧臣于此時不以  
風聞糾過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嘗交也 先帝南  
狩有請寶之從無回鑿之諍今少傅蔣冕臣同榜好  
友也 先帝朝事日非既不能引裾而陳又不能納  
綬而去而臣於二臣袖手括囊曾無忠言善說輸臂  
歛箴昔者張綱埋輪于梁冀王尊上奏於匡衡唐介  
而陳于彥博韓愈著論於陽城歐陽移責于仲淹陳  
瓘致規于魯布朱熹劄簡于史浩臣處君臣朋友之

石齋書

卷百三十一

吳廷舉列傳

四

鳳鳴堂

間有愧七賢不敢就職瑾乞骸骨歸躡入改南工部  
又改南戶部遷南巡撫右都御史蓋立朝五日而已  
大禮議起廷舉請廷問海內有德有學之臣如楊一  
清胡世寧王守仁汪偉李承勛李夢陽諸人定其是  
非不報廷舉雖與嘉陽相忌至是顧亦薦之于朝而  
廷舉先為江西時德興縣有致仕布政使舒清者嘗  
治禹州掘地得錢十八萬緡盡發屬公後在廣西却  
土官餽歸之府庫居鄉不跡城府賊入境相戒勿擾

清家廷舉上言薦清請量授京職或賜養贍未康下  
吏部覆不行至為南都御史長洲知縣郭波者以法  
挫織造太監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徒百十人執  
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映者方操兵教場  
聞波事召兵前衝圍太監道攘臂大呼扼太監頤落  
其帽諸兵皆助聞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者  
擁太監遁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為辱入奏之 世宗  
命械繫波景映且重治之廷舉入奏志聰貪黷所以

石齋書

卷百三十一

吳廷舉列傳

五

鳳鳴堂

魚肉吳人狀 上降波五級調景映遠方黜志聰罷  
之廷舉還引見景映壯為立伏羲吳風碑、於長  
洲之縣門其嗜善如此亡何遷工部尚書具疏乞休  
上慰留之廷舉且留戶部主事陳琛以詩規廷舉廷  
舉手牘請琛曰公謂可歸即歸矣遂再疏請疏引白  
居易張諫詩月俸百千官三品朝廷催我作閑人天  
下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之語疏中有嗚呼  
二字 上怒廷舉侮慢無人臣禮令致仕亡何卒廷

舉身長而瘠面如削爪好讀書自擬古人志節皎然  
 於天下其少遊太學時與羅地為同舍生地以資貢  
 年四十餘無知者廷舉獨奇而兄事之地主僕皆病  
 瘠僕死廷舉身為煮粥負之解後晝夜十數反其在  
 順德鄒智請死石城死之日上官還廣治令當迎廷  
 舉獨紀經智喪越日乃入謁人皆服其誼有弟廷弼  
 亦為舉人廷舉遊宦不偶所親勸廷弼規之廷弼曰  
 君子仕則為君兄強直守職誠向君也烏規哉廷舉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一 吳廷舉列傳 六 鳳禧堂  
 被逮時廷弼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通飲食者  
 廷弼著舉人中服操食、凡此其械下刑部主事宿  
 進見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為奏記吏部尚書張  
 綵、抹之於瑾故得全世皆贊其孝友隆慶初贈廷  
 舉太子少保謚清惠  
 李承勛嘉魚人唐鬱林王恪之高父田成化中為戶  
 部郎中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舉田督餉計黔瀘夔  
 慶等郡所合徵調勸輸以省遠輒蠻平擢廣東右叅

議海西夷前那喃叛田渡海抵巢諭服之仕至右副  
 都御史以不謁汪直重縉紳間承勛二十舉弘治六  
 年進士授太湖令剔蠹除彊力行古政歷南京刑部  
 郎中與胡世寧魏綬余祐相善稱四君子正德三年  
 自工部郎中出知南昌府是時江西盜起瑞饒撫賴  
 諸郡皆被賊承勛至頓賊方犯新淦承勛趙士賢被  
 執都御史陳金檄承勛守豐城承勛多方防禦寇退  
 六年靖安寇胡雪二與其黨羅光權攻掠州縣殺人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一 李承勛列傳 七 鳳禧堂  
 萬計參政吳廷舉入寇壘為所留代者副使吳一貫六  
 沒於軍承勛與賊兩戰斬首五百有奇七年華林寇  
 丁大全等復熾副使周憲被害承勛單騎入憲軍召  
 賊黨王奇說降之奇來見搃得其衷亦縱使還奇復  
 與其党來則謀舉火為應承勛束之寇以大潰擒斬  
 二千四百降附五百撫散萬餘二縣悉平八年姚源  
 賊王浩八聽撫復判都御史俞諫調大同兵征之邊  
 兵貪暴甚賊承勛獨約束一軍設伏裝源復斬首百

有奇論功第一鎮守太監黎安欲奪之誣承勛竄賊  
坐繫江西獄吏部言承勛治績顯著得出超遷浙江  
按察使累陞都御史巡撫遼東初開原與虜市虜時  
殺掠市人巡按御史葛倫請遣大臣有才望者經  
畧戰守兵部以承勛言上遂使往承勛以開原一  
鎮孤懸賊境密通奴兒土諸夷邊城頗壞賊往來莫  
禁民固不走奏請修築邊堡起定遠慶雲次古城鎮  
夷以及松山柴河諸要衝為垣九萬一千四百餘丈

石塘書

卷百三十一

李本勛列傳

八

鳳樓堂

壕塹如之墩臺百八十有一招來通逃三千三百有  
奇墾田五千四百餘頃入城中因鐵嶺蒲河撫順諸  
要害垣塹墩臺視開原三之一兩月報峻陞俸一級  
是為 世宗初年亡何告歸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轉南刑部右侍郎尋陞尚書嘉靖六年左都御史  
缺吏部以承勛胡世寧上上用承勛輒傳赴職是  
時 天子勵精圖治召材賢士大夫以節與名表  
著於時者莫不在位尋陞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顏

頤壽罷上加承勛太子太保使為之刑部班亞吏  
部復使為慎選也承勛自南京至條足食足兵八事  
上嘉納焉頃之上欲作新戎政復圍營舊大學士  
楊一清言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掌宜專設都  
御史一人提督令才望大臣充之上又特命承勛  
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提督團  
營賜璽書及御製詩一章凡國有大議承勛與胡世  
寧等類見諮訪承勛亦效之為國知無不言甚

石塘書

卷百三十一

李本勛列傳

九

鳳樓堂

稱上意七年以疾乞休回疏時事所急者上下  
議所司慰留不允八年胡世寧以兵部尚書卒特命  
承勛專領尚書兼團營如故時岑猛弄兵于田州沙  
保拒命于芒部番賊深入于洮岷甘肅土魯番嫁  
禍于哈密小王子入寇于陽和警報日至承勛繼世  
寧任經理安戢先後同心九年一品考滿 上親製  
手勅嘉褒賜羊酒寶錘十年春以風霾示異奉詔脩  
陳備邊策曰言今天下夷虜之患凡五所以脩之不

過豐材用材兩途而已豐材之道在預備用材之道  
在器使疏入即下諸司條議舉行七何暴卒於官舍  
上曰吾方欲用承勛吏部今已矣自為文遣祭卹典  
有加賜贈少保謚康惠

梁材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己未進士授德清令尅  
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材還時於城  
墮未幾就擒材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為我擒賊曰有  
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為異正德二年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一

梁材列傳

十

鳳樓堂

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  
無適情大司寇洪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為法五  
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材手筆大學  
士李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為史記李東陽與陽廷和  
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鑑中丞楊綸令其屬  
徧為之李東陽見材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示  
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抗以  
繁富名材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贊京

貴索中無長物而材為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奉政  
舉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通倚鎮守中貴人

畢真為內應人心洶、御史張縉謀於才曰事急矣  
將若何材既就案草檄調兵方畧布置一日悉具又  
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奸謀內沮而浙恃以安嘉  
靖二年以服闋再為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仇  
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梁君為之材即召至諭以  
王法當誅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

石匱書

卷百三十二

梁材列傳

十一

鳳樓堂

額輸服御史難其太輕材曰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  
是激之變也後訶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  
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  
推之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  
諸所餽遺即菓蔬弗受也兩典名郡及為藩臬長一  
以便民為務頌載途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  
西未兩月召為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都御  
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備總制伍文定往平雲南至

澧州聞復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  
召復任駕謁山陵受勅偕宣城伯衛綽居守十七年  
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  
領財賦得人寔難竊見材操心慮直終始不渝且綜  
理既間出納有執寔聖朝人材之望及今未衰尚堪  
任使之蚤召用以盡其材 上俞之起材原官加太  
子少保時永嘉張聰新貴用事嘗以意氣挫折公卿  
一日于朝堂厲數語云梁大用某處糧州當辦則應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梁材列傳 三 鳳鳴堂

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張聰意其黷弗了  
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嘆曰渠固若是辦耶  
上念吏治龐雜特命材以司徒行考察所次問者數  
百人之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兼司  
寇讞勤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  
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  
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為國篤賢絕不欲人知  
是時士大夫頗尚模稜公卿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

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  
恃寵專權損兵冒餉材疏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警  
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為僚友泄  
其語反為所中遂落職歸 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  
大興邊費無節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灾材竭心籌  
畫必不加賦於民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至 世廟  
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材執曰終不可以無益虧  
國計 世廟心勿善也頃之材去且死卒致邊儲大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梁材列傳 三 鳳鳴堂

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數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  
恒約勒僚友一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  
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崔銑  
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  
召用梁材矣此與司馬溫公入朝何異隆慶初奉遺  
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石匱書曰吳司空李康惠梁端肅皆能設奇取捷勘  
定禍亂而司空敏而康惠敏而端肅敏而藏是

則其才有不同而用以濟事則一也 世宗嘆曰得  
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三君子才不相上  
下而惜 世廟未及進用耳雖然若材者以一人兼  
三尚書而事皆立辦一變而足又何在多人哉

石匱書

卷三十三 陳林列傳

一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明 鈺南張 岱著

陳張姚林列傳

陳全湖廣麻城人成化壬辰進士知婺源縣召為南  
監察御史歷官雲南右布政督兵平竹子箐叛夷并  
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孟養為邊患數十年全遣人  
省諭即輸服歸侵地十三處又合貴州兵勦平度賊  
朱魯等修復滇池水利灌田數千頃以至屯田馬政

石匱書

卷三十三

陳全列傳

一

鳳嬉堂

軍器多積弊盡搜剔之正德二年丁卯代熊綽總制  
兩廣先是都御史韓雍開大藤峽威信至著全募其  
為人馬平獲賊徂徠親統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  
省諭古田賊首歸侵疆輸賦如他州縣又斷藤峽賊  
積久為梗全諭服之俾通江路無過往來上其事賜  
名永通峽己巳陞南戶部尚書庚午改都察院左都  
御史以母憂去位無何江西盜起召全總制江浙閩  
廣軍務墨裏就道時江西諸郡贛賊犯新淦靖安賊



據越王嶺馮瑄賽華林賊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  
州桃源洞等處群盜蠢起金至下令曰諸賊巢惟華  
林最險峻為賊巨巢華林破餘賊不足平也乃勒所  
部合廣西田州東蘭等狼兵撤副使周憲等分兵討  
華林會憲兵先進後兵次期不至憲戰沒賊益熾金  
察南昌守李承勛可太任命勛之助招有降賊黃奇  
者用之多縱反間夜啣枚入賊巢大破賊斬首三千  
餘級賊奔潰華林平金以次擊平諸賊奏立東鄉萬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二

陳金華列傳

二

鳳樓堂

年二縣地方以事班師加太子少保既請終制許之  
乙亥秋加太子太保仍督撫兩廣金念兩廣之用兵  
民困瘠不忍更以兵事累地方既復監利開鐵冶佛  
山堡收稅以充軍興南雄民遺虛糧七十餘石征通  
方急金別覈橋稅以代供潮州所轄多逃移通賊亦  
五千石則撤餘監補之減省供費一意捐卹丁且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同沂州王璟掌院事時璟以  
左都宣城張綸以右都俱掌院金再以少保進院人病

之有中御御史之誣 武宗之南征也南贛巡撫王守  
仁先以擒宸濠獻捷群小別有異議不許庚辰冬十  
月 車駕將還京師令守仁重獻捷 六飛次通州  
忽召文武大臣會議濠罪群臣相視未發金首言宸  
濠不軌天地鬼神共憤而王守仁佐之定起兵勤王  
莫元亨以一書生助之其志可哀奈何猶豫竟抵宸  
濠于法而守仁等之功旋白正德十六年致仕嘉靖  
八年卒賜祭墓如例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三

陳金華列傳

三

鳳樓堂

張嶺浙江蕭山人成化丁未進士除江西上饒縣奏  
課吏部考第一陞南京兵部主事先是屬部見守備  
瑄執禮甚恭嶺肅揖而已遂亦為式縉紳重之歷刑  
部郎中正德初劉瑾擅權傾天下隆平侯張祐無嗣  
弟姪爭襲奏行劾議瑾受賄以屬嶺不可私乃論制  
取入他曹理為成辰陞知興化府禁奸戢暴吏不敢肆  
瑾索奇香諸郡嶺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及第瑾欲  
以姪女奪其舊聘諷嶺主之復不應瑾怒甚遂撫隆

平侯事落職微服東歸杜門謝客瑾誅起守南雄未  
 幾陞江西參政時宸濠賂結中外諸臣亦欲要致嶺  
 陰使黨人王泰諭意嶺正色拒通藩省穴乘釁劾嶺  
 賴朝論不能害擢右布政使尋轉左時濠欲拓府址  
 以擬大內嶺不聽濠動為掣肘因斥曰病風子乃戒  
 其下慎勿干擾濠遂賂陞南光祿寺卿尋拜右副都  
 御史撫保定直武廟巡幸諸權監江彬錢寧輩往來  
 誅索郡邑嶺無所應百姓安堵群小謀擄嶺遂移疾乞  
 休歸 世廟八純大統詔徵天下耆舊起拜右都御  
 史總督兩廣計擒思州土官黃鏐勦平劇賊嚴院恭  
 猛三等斬獲萬餘人捷聞慰勞有加江福流賊黃萬  
 山李文積等劫臨郡縣勢甚猖獗悉討平之尋入掌  
 南院總持風紀內臣黃玉守備舍人曹顯皆治以法  
 無所顧改南工部尚書以老致仕入四年卒年七十  
 四祭葬如例

姚鎮浙江慈谿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禮部主事陞

石匱書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一

鳳鳴堂

廣西提學僉事尋改福建副使仍督學先是興泉汀  
 建諸生偏習一經乃延明經分教諸邑五經始備歷  
 轉福建山東左右布政所至以政事聞擢副都御史  
 撫延綏鎮至榆林 武宗以十萬衆駐蹕其地鎮調  
 度兵食人不知擾嘉靖初酋寇涇陽全陝大震鎮以  
 遊擊彭拱勇略使率所部人出指揮卜室於獄為拱  
 最授之方畧斬酋八千餘級由是引退 上降勅褒  
 獎陞工部右侍郎四年命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先是田州土酋岑猛擁勝兵數萬督府調遣不從聽  
 命撫按張嶺張鈺等相繼列其罪狀謀勦鎮至諭猛  
 使束身歸罪當請於朝待以不死猛不聽鎮疏猛罪  
 決不可宥調永保兵自督師分兵五哨蹙之破定羅  
 下丹梁猛子邦彥與其驍將章好陸受列十二營分  
 道挑戰官軍奮前斬受好邦彥中天道喪大潰敗猛  
 奔歸順土官岑璋鳩猛傳首南寧捷奏 上嘉其功  
 賜金綺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會潮惠二郡流賊

石匱書

卷百三十二

鳳鳴堂

并賀縣蠻作亂遣使事施君儒討平之再賜金綺猛  
既誅班師其麾下土司盧蘓等復叛據思恩州挾以  
求赦察佐多勸之鎮不可曰交南之役平而復叛者  
四麓川之役平而復叛者三二酋假息遊魂不誅無  
以懲後奈何由庇其罪偷旦夕安乎乃自引咎復奏  
於朝請勅而巡按石金劾鎮夫策致再亂且言岑猛  
不死執政張德桂等遂薦新建伯王守仁往勸鎮  
遂致政閉任初張桂每言大同當征而撫四川當撫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三

陳振林列傳

六

鳳禧堂

而征實費宏謀國不減以成南北之惠意主排宏故  
不得不抑鎮以伸其說及王守仁至力主撫蘓受二  
首詣軍門降後益肆橫毒殺土官不靖者久之衆始  
服鎮之先見乙未陝西三邊缺總制費宏薦鎮起兵  
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往蒞其地嚴督諸鎮推珍鹵寇  
寧夏甘肅相繼奏功未久乞休歸卒年七十四鎮端  
嚴博大所至以公廉見稱于冰狀元及第官侍讀學  
士

林富福建莆田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大理評事忤權  
璫劉瑾繫詔獄降潮陽縣丞復以大理事致罷官  
仍罰米一百石瑾誅起袁州府同知陞寧波知府富  
道喜事增募鄉兵令編戶輸直富以歲餘民貧持不  
可市舶關奴橫奪民漁捕之且藉關不法狀欲上  
聞閣欽哉廣德湖自宋為官田輸租特重既而租調  
并征民不堪命富遂議改為全折丁外艱服除改處  
州孝豐寇湯毛九倡亂委勦率處兵為前鋒親抵賊

石匱書

卷百三十二

陳振林列傳

六

鳳禧堂

巢擒其魁他哨乘之寇悉平 世宗登極陞廣西參  
政入覲舉卓異陞廣東右布政籍淫寺之田以膳學  
宮毀閣之假設聖像以漁民利者尋為忌者所中調  
廣西兩廣都御史姚鎮委以思田兵事先是盧蘓王  
受及執思恩知府以下官屬進逼武緣富覘知受空  
城而出密遣將徑趨思恩先發銳卒百人潛入為內  
應受至武緣萬弩俱發退遁則我師先克其穴賊勢  
挫富乃議招撫會鎮解任去代之者為餘姚王守仁

與富議合遂撤兵蘇受率衆七萬來降田從罷朝議  
 欲改土為流富謂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必不可廢  
 但稍貶降分其權為便遂行其議富歷事久知八寨  
 徭賊與思田勢相倚請于守仁且以時定師剋日出  
 而富已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報至請終其事冒  
 暑兩提兵入險擒斬無算奏凱乃啓行會鄖陽歲飢  
 妖民周極冀煽亂富且賑且捕未幾歲寧守仁卒陞  
 富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代其任東賊王基偕號海  
 寇黃秀山倡叛皆以次討平未幾廣州會寧寇復熾  
 富集漢遠兵分擊之擒斬四千有奇未旬克寨七  
 十四降寨如之賜資甚渥復上六事為會寧善後計  
 從之時議大征富與御史議左乞休會方獻夫家衆  
 奪民產富付僉事龔大綏裁以法獻夫不憚至是疏  
 至獻夫調旨回籍聽勸入富將歸海寇為梗御史檄  
 勦不克反嫁其罪于富遂落職大綏隨後逮以死富  
 歸七年適情林泉不聞戶外事屢薦用不起卒年六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林列傳

八

鳳樓堂

十六子萬潮孫兆金俱進士  
 石匱書曰陳張姚林四君子者皆大臣兼武事與王  
 文成同事江右思田驅馳戎馬間以共成其勲業者  
 也故平濠之役張嶺挫其鋒於前陳金白其功於後  
 思田之役姚鏌奪其魄於前林富善其策於後嗟  
 我文成天下之為烈也論其成功則豈一手一足也  
 哉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林列傳

九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明 鈕南張 岱著

揚許林倫王列傳

揚守陳鄞人也先世以貨聞而祖範為儒者父自德縣吏也有陰德生守陳舉景泰元年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時 景皇帝宮中嘗以金銀為豆剪銀壺如花葉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為關嘆守陳賦銀豆謠京師傳之尋丁父憂及承重喪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二

揚守陳列傳

風華堂

七年學益遠遠讀三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大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 憲宗朝累官司經局洗馬克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曰遊言曰昔魯論稱舜無為周書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殿中禁委政內侍者乃徧召望夷高居無為律情靡斃者乃變起祿山則憂勞之心先殊而安危利害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惟判 陛下慎之聽者以為懃久

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服除還仕守陳素羸疾靜

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

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為黃綠者

守陳曰豈娶半生老乃嫁人邪一時薦紳傳為名語

孝宗為太子時出閣講學守陳被選為日講預修大

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先時翰林修大

訓有事涉中貴者率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

數薦守陳可大用久 孝宗即位論進官僚官奏擬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二

揚守陳列傳

風華堂

南京吏部右侍郎 上手塗去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為尚書劉紹和與守陳為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言之恕率施用未幾詔議桃禮一官請桃 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

取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人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人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祀 德懿熙三祖自 仁宗以為七廟異時祖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其禮而祧主藏於後寢裕禮行於前廟時亨則尊 太祖裕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不能從弘治元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一

陽守陳列傳

三

風

年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略曰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氣聽納忠諫躬覽章奏持此不懈克彛可幾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係終寔難若內養勿深外資勿博親志少懈慈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 上嘉納之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于朝得如守陳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守陳啟之守陳在吏部偏持正論會除 憲宗寔錄克副德哉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人辭

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况臣迂踈宜止退 上不許守陳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之守陳寄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請雜史臣不記是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未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一

陽守陳列傳

四

風

例群臣章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吐亡何卒為弘治二年金星犯進賢守陳應之訃聞 上嗟悼賜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尚書弟守陞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謹康簡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許進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

甘肅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以冒功強珍劾之下詔獄進具疏劾直救珍坐奪俸直既銜進有道士以黃白術干鎮守湖廣總兵李震不遂誣震招夷軍為不軌直逮震家百口諷錦衣鍛鍊成獄進為具寃狀上命即誅道士直恐求進士所得一日上章

訛奏進被杖幾死滿九年考出為山東副使監臨鄉試司事者欲私一貴介進堅持不可乃止東昌武弁于懷金歸與所享生過飲於酒家暮散武弁于被杖

酒樓書 卷一百三十五 許進列傳 五 鳳麟堂

且無首執生於官不勝刑遂自証伏進知其寃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急召通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聞私曆見酒家以殺人之次三日易布數疋一鞠即服始獲死首於空桑中奉安一富豪捷人批股死舉屍棄壑嗚呼隣無所救言死者兄訴官獄數年不就進隔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戶姓名又取一人使言行殺者姓名以前所告詳詰之其人謂進文私行知其事即吐實富家驚愕稽首服

罪進寄行圖指哇蔬曰為此如理此蔬矣須脩知某可灌其可藝買為之得毋亂乎二十三年以地方事與巡按俱逮至京下錦衣獄孝宗踐祚赦出之既改元命為廣東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大舉犯邊進炮台烽火不絕相應係帶馬尾飛塵漲天虜驚為兵衆議款如舊款貢人歲率三千皆戢下馬開門外脫方天入館代府諸郡王與巡撫通酒食乾沒易餉進一切持法行武邑王聰沐不律

酒樓書 卷一百三十六 許進列傳 六 鳳麟堂

發其罪廢為庶人太監嚴侵餉提軍按劾之嚴撫拾中傷驗問無實竟坐擅用藍緇請免州知府至用寬平治衍聖公孔弘泰問曰公此秉政體何異昔日進曰往法官也而今郡守如昔治之不謂威虐即見忿滿進以親吏民亦用絕物議也居寬四年遷陝西按察使先是北虜大寇甘肅都御史馮績罷為民廷議復擬進左僉都御史往巡撫土魯番牙蘭提哈密虜其王陝巴進與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率兵冒雪

食乾糲飲水水漿犯矢石四十餘日襲克之還哈森  
王故城九年論功進右副都御史其年詔巡撫陝西  
廉察守令戒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先是張敷華撫  
陝有名至是聞中人謠曰明鏡張許重光十年召為  
戶部侍郎與尚書周經並留心國計明年轉左廷推  
大臣有不協者進揭之衆中人謂侵官道曰古者大  
臣知無不言况會議乎庚申北虜寇大同 上命兼  
左副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事法令嚴峻忤權貴竟

石匱書 卷三十三 許近州傳 七 鳳鳴堂

坐奏劾將官不公勒令致仕還家居對客談哈密事  
矍然自喜顧客曰進老矣懃且多忤無益於時幸除  
太平安度餘生即不虞有煙場變尚思報國恩荷戈  
先士卒死焉能訣免女子臚下耶卿之耆艾問曰公  
昔為士朴真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進曰吾亦以朴  
真仕居之之西夏不寧廷臣會薦可陝西總制者四  
十餘人止德改元乃起進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兵  
尋晉尚書賜蟒衣上疏勸 上勤學問戒逸遊 上

石匱書

嘉納之安於團營操練必指授方畧而南北各邊事  
機虞置周悉凡權責請託多執不從改吏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逆瑾秉政與進不協証以他事令致仕猶  
銜進不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催役錢曰火丁御  
史王汝言巡按大同瑾遣給事中往勘劾而密致汝  
言書給事申曰劾則殺許公不劾則殺吾二人奈何  
汝言曰寧殺吾二人乃自草奏白其事瑾大怒令改  
勅給事申曰吾死矣汝言仍前以上瑾曰二人不思

石匱書 卷三十三 許進列傳 八 鳳鳴堂

還京耶時中肯偏切內外竄匿進曰吾且死耳遂仰  
藥死而瑾已伏誅矣進子孫諱言之第以為進卒復  
官致仕如故贈太子少保進立朝無朋拔擢皆出公  
論去世二十年謚典見格嘉靖初乃得謚為襄毅進  
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論議洵出若無不可為者法尚  
嚴峻請託拒絕少時被父捷指出血後舉指示人感  
泣不已其為吏部尚書有貢士就銓輒急銓之曰先  
祖嘗為此官其孝如此生八子有官爵者七人詔鄉

三六五



貢士誥南京戶部尚書讀吏部尚書入內閣詩工部  
主事詞林運司使誌青城尹論兵部尚書金緋銀艾  
並照通籍一時海內莫京馬誥博學能文讚小心守  
法不敢任進退 世宗稱其端慎值夏言嚴嵩當事  
不得盡所志論有才畧好談兵

林瀚閩縣人父鏐以進士仕撫州知府吳興稱其  
節操既自克歸友人戴弘齡方乘慎許可對坐客推  
鏐子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揚震故事為擬

石廬書 卷三十三 林瀚列傳 九 鳳鳴堂

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  
知足人鮮能也坐客以為名言瀚成化初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左春坊右諭德 孝宗三  
年為國子祭酒尋加禮部侍郎掌祭酒事瀚典國學  
十年教士嚴而有恩立規檢歷雖勢要子弟不得越  
次請託歲合得繕金志為諸僚屬次第帶置公署省  
其儻貸瀚居官潔修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士大夫  
有問終日酬應無矜忌之氣久之為南京吏部尚書

言事忤旨乞致仕 上慰留之尋引年乞休不許  
武宗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數與守鎮內臣不協而  
各處內官進有過者必索快船以便已私瀚皆裁弗  
予畜怒而去劉瑾用事中傷者多嫉瀚尤甚南京諸  
臺諫以言事被逐瀚欲往送贖祖道且欲為直其事  
瑾益怒乃謫降浙江左叅政致仕復指同劉健謝遷  
為朋黨榜示天下及瑾誅復尚書銜瀚聞居手不釋  
卷為詩文渾厚典雅不事雕琢按察副使陳伯獻嘗

石廬書 卷三十三 林瀚列傳 十 鳳鳴堂

稱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  
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卒年八十六贈太  
子太保謚文安子庭樞嘉靖中為工部尚書謚康懿  
庭樞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樞子熾亦為南京禮部尚  
書熾與熾三世皆為祭酒而熾尤孜、不倦教誘後  
進惟恐有添祖德第煙亦舉進士為兩司庭樞謚文  
康熾謚文懿  
倫文叙字伯疇廣東南海人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

許五歲時與群兒戲有術者獨指之曰是兒當大魁  
 天下弘治己酉以儒士告考御史周南得其奏嗟異  
 之入棘果中高等己未禮部試第一是試亦第一授  
 翰林院修撰學行才器為世所推重乙丑武宗登  
 極使須朔安南會丁艱不果庚午起復為經筵講官  
 進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多規諷語發百進修玉  
 牒是秋主應天試事竣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七大叙  
 天性純厚篤於孝友仗義恤孤室無私財且器量宏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一 倫文叙列傳 **鳳翔堂**

遠人皆期為台輔及卒天下惜之所為文宗韓楊悠  
 長宛轉賴其為人居嘗以書史自娛予不釋卷尤善  
 教子三子以諒以訓以誥皆成進士而以諒鄉試第  
 一仕至南通政司叅議以訓會試第一是試第二仕  
 至南京國子監祭酒父子掄四元海內科名推為第  
 一

王重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三

明 叙南張 岱著

蔡儲邵熊張列傳

蔡清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晉江之  
 山鳴如玉替者三日二十年舉進士清自幼好學急  
 求道畧仕進病告父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  
 從之游他日為其母寫容母愀然不樂曰吾聞母以  
 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中惆清聞言大哭

**石匱書** 卷百三十四 蔡清列傳 **鳳翔堂**

促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  
 為吏部稽勲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日上管見二劄  
 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  
 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措境內之憂靜疆場  
 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  
 吉士邵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  
 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  
 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

員外郎之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已  
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清每遇親  
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家族內外有貧乏者恒  
賙卹之死而殯塋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嘗衣食之  
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之一介不取士當  
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  
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司官皆先朝  
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

石廬書

卷百三十五

蔡清列傳

二

鳳樓堂

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着朝服賀請曰臣  
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故而入宸濠大怒一日  
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乃詩清對臣平生  
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近故潤之其後奏復護衛得  
請清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誹謗詔旨之罪  
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之且欲以  
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撿  
人心不數月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

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  
今一以禮斷折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  
念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  
虛而入亦以虛為應曰以虛名齋嘗為密箴不以示  
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疑自鍼之詞兢、然惟恐負  
慚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  
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十四字其要訣也所著有四書  
蒙引易蒙引諸書萬曆中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

石廬書

卷百三十六

蔡清列傳

三

鳳樓堂

朝賜謚曰文莊  
儲巖泰州人曾祖仲文有陰德巖幼穎異善屬文年  
二十餘尚未有家母病刺股求活既卒父欲為娶巖  
頓足呼天足指俱碎家病無資極力營塋每旦伏哭  
塚上夜歸苦讀成化十九年舉應天選首連舉首會  
試廷試復中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尚書戶是欲選為  
屬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弘治  
初疏言臣守陪京簡務竊祿無所仰贊通聞 陛下

軫念先朝之臣若林俊強珍賀欽等皆起改官資布  
列清要遠邇傳說莫不欣忭臣聞輿論尚有教人意  
者大臣薦引偶爾未盡敢列名以請臣竊見前中書  
舍人今普安州判丁璣潛心理學刻意躬行効法  
古人恥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學  
博行端請曉政務當李孜首用事之日吉亦鄉人歎  
不與通且陳數其惡前進士今臨西縣丞教毓元  
賦性介直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  
石匱書 儲備列傳 卷百三十四 四 鳳鳴堂

身於後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伏  
乞取真風紀論思之地言論平采必有可觀耿裕在  
南京時知嶧而重之及轉吏部尚書奏改為其考功  
屬一時士人竦然成曰儲君陽秋可畏也嶧一官  
下考得實裕欲改之嶧堅不從且曰如公所執何異  
王介甫時裕與二亞卿在坐大慙良久曰我故知渠  
非我莫容後為尚書者李裕亦欲有所改考嶧注貫  
曰嫌涉堂卿鄉人亦遂不改久之擢大僕少卿丁繼  
石匱書 儲備列傳 卷百三十五 五 鳳鳴堂

純議論惇篤負氣鯁直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多  
得上天生才難矣君人者長養成就尤恐不足乃棄  
之嶺海蠻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為隣臣竊痛之臣  
又見前進士今咸寧縣丞李文祥當 陛下御極  
之初正文祥釋褐之始乃能倡裏敢言補益新政而  
當時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陰行挫抑天下之人  
盡知非 陛下不意通者 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  
博聞讜論臣謂五人者既直言殉國於前肯變節奪

大臣多唯懼之言造膝之語近侍不得聽聞史官何  
有記職此錄也臣備員班行每觀 陛下宣召二三  
之存不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古者左右立史言動  
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  
治行將焜耀無極非臣之愚所能殫息臣聞堯舜之  
眩今歲舉行九教通又親御午門諭審大獄盛德至  
臣嶧上疏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宣召朕

從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網羅故失摭摭遺佚尚欲追往述昔以成不刊至如儒學里塾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日錄年譜備厥遺忘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諦之所灼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 陛下勵精圖治益大有為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無所纂記以貽來茲則歲月綿述耆舊凋喪遺失莫存傳聞或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非闕典歟臣愚以古人有

石匱書

卷五

附傳

六

鳳樓堂

全匱石室之藏洪武初年亦有起居注之設乞勅在廷臣僚會蒙召問者具錄一時論對之詞宣付史館有知事干機密不宜宣露進御既畢仍行封識委謹密之臣尤之深嚴之地此貽謀垂憲之基也正德二年擢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踰年擢戶部右侍郎尋轉左權清癯骨立操履不渝劉瑾亦重之居一年以疾乞休其冬仍起左侍郎不就居一年復起舊職尋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卒於官權好賢惜才所交

皆正人君子不善人不得一至其門與學士大夫大語必及政事文章與家人語居常引賢孝貞烈故事百則端坐竟日而已為文簡古冲澹有晉唐之致平生鬚髮心甲不敢棄遺遂以殉殮其謹身慎行可類推也初顧璘舉進士邵寶語之曰子持身當以儲公為法自是璘尊事璘無子臨卒時父八十在堂召璘與王常屬以後事舉筆作回思未報親養未終八字泣數行下嘉靖初賜諡文懿

石匱書

卷五

附傳

七

鳳樓堂

邵寶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為治作新廟學正類考叔祠封是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懿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裝度於廊祀范純仁于襄城正挾龍骨倡妖扶玉取龍骨跂之躬農種行社舍民用克足文風蔚然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采諸陞江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臨之李東陽  
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  
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去請  
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亡服闋請  
致仕不七年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  
務叢委條貫整飭為人樂易讓虛不見喜怒人悅而  
歸如川赴海嘗謂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當世  
以為名語所著有容春室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  
**石匱書** 即寶列傳 **卷百五** **八** **鳳樓堂**  
 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為贈之以為文章  
好尚相信最難信其人斯信其文矣國賢所作蓋欲  
近於古人以幾於口、無擇言、必有中者實同邑  
舉人浦瑾亦為學問實取舊作印可之先誦一過誦  
而學心則錄示瑾曰可則再誦曰不可不誦也有誦  
而未樂亦弗以錄而瑾為之序曰謹重精純蓋得諸  
宋雄渾森嚴蓋得諸唐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  
蓋得諸先秦實視學江西山與水舫紉繹經史欣然

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美其經書  
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也撫吳是舉以上之朝  
卒也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熊綱其先豐城人占籍道州登成化二年進士除行  
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不受一切餽遺除監  
察御史侍大體不苛細出按陝西有布政使瑞賊跡  
顯著素官夜適綱追瑞急瑞誣奏請他事逮京亡驗  
瑞坐落職瑞所親當路力主請綱知清豐陝民詣闕  
**石匱書** 熊綱列傳 **卷百五** **九** **鳳樓堂**  
 許寬者教百人綱為清豐盡心民瘼時、單騎巡行  
鄉社均徭平賦予死存貧縣人皆肖形家祀居數年  
陝大侵鳳翔缺知府起綱為之清豐民遮留痛哭如  
失父母綱抵鳳翔會天旱行橋岐山之下應期而至  
弘治初轉山東左叅政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丁內艱起復陞兵部右侍郎已轉左副都御史與  
人寡合劉大夏甚器重之時 孝宗勵精圖治綱與  
大夏戴珊數被召見綱奉命清騰驥四衛勇士得其

虛冒者數萬人推貴皆銜之未幾 孝宗上賓尚書  
馬文升舉繡為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繡快、有後言  
然其清節不改也日用廉給數計而已他諸供應一  
無所取劉瑾使人跡繡其人曰瑾曰然兩廣廉給外  
毫無可指奈何正德二年召還南京掌院尋令致仕  
而瑾怒不已乃以延綏布豆温爛坐巡撫特事罰米  
五百石責其親輸自是屏居山中斷絕書問主事蕭  
條俯仰益困尋卒于繼元巡撫秦全為請於朝贈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五

熊繡列傳

十 鳳嬉堂

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  
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父能友居貴能貧居華  
能儉別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  
時譽不徇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  
都御史戴珊張敷革卒其門生屬火威請易名主事  
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初清賢不吝  
恩澤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推宸衷軫之  
詔給繡繼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

張吉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除工部主事時左道李  
汝省僧繼曉以邪術見寵乙巳元旦星隕有敕詔求  
直言吉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勅  
二人之罪既入貶景東通判時追逮甚急故宿無敢  
送者所攜殘書數卷贏僕一人而已景東西南極邊  
土官陶氏世節郡蒙其民極鄙戾吉至下令率先以  
孝弟忠信禮義庶民以訟至庭諄、曉諭使歸相  
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懲創約無再犯陶氏始見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五

張吉列傳

十一 鳳嬉堂

吉空囊且無室家謀為置妾不聽以銀器為饋一無  
所受已而遣于榮米學榮開教即能善事其父遇母  
忌日或強以酒食即走避夷民繇是信服漸知中州  
之化地僻之書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慎獨  
窮理改過求仁作為四箴真座右 孝廟御極轉學  
慶同知肇慶當蒼梧下流瀕年苦澇吉相其地曰是  
可以隄同列不以為然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  
令而集隄亘三縣當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衆莫測

其至嘗夜雨不止憂形於色坐以待旦經營勞瘁歷  
 三載而後成復為實以杖術決之勢民至今以姓  
 實以疏、隄辛亥都御史秦紘為總兵柳公所誣逮  
 赴詔獄吉為疏曲直秦卒得白癸丑轉梧州知府梧  
 州乃西廣開府鎮巡建節之地諸司受約束至者輪  
 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民多四徙不  
 樂土著吉至凡百節損先是推盤之利盡歸於守吉  
 出以佐費復以其餘修壇壝學宮凡不均之徭皆蠲  
 石匱書 卷百三十五 張吉列傳 十一 鳳麟堂

相為犄角而東賊慄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斬獲  
 甚衆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正德改元斬本  
 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己巳轉廣東左布政  
 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召馳  
 驛還京將大用為逆瑾所阻年六十八卒  
 石匱書曰世間肉汁易凍而堅不如冰無其潔也瑩  
 不如冰無其明也剝不如冰無其剝也而冰之為體  
 不交纖垢雖塵埃滿溢而冰之所結止一水晶映而  
 塵垢皆無所着則其勁氣之肅也介夫諸君子庶潔  
 如水而又復光明磊落人莫能干謂非先輩典型也  
 哉詩云昔吾有先正其人明且清若五君子者其可  
 以不愧斯語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五

明 鈕南張 公著

楊銳仇斌列傳 附劉璽

揚銳其先徐之蕭縣人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鑽官羽林總神機營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務稱凋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於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金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

石匱書

卷第一百三十五

楊銳列傳

一 鳳樓堂

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於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銳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十一

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討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銳坐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銳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勇其吮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遠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

石匱書

卷第一百三十五

楊銳列傳

二 鳳樓堂

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銳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覩顏為悖言乎吾亦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為散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關楯外持鉤距大呼銳發天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舉木為蔽甚急銳列方布覆紙累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於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

扶兵而進城中大驚銳曰事急矣乃詔以大將軍火  
銃寶石衣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  
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海力  
憊直軒睡去稅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軒殺即斬  
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入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寨  
大礮城上應之衆勝捕殺數里是夜寂濠浩嘆  
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 武帝下璽書褒之曰十  
八晝夜勞苦可嘉人賜有志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  
石匱書 卷三十三 楊統列傳 三 鳳鳴堂

銳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征虜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  
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  
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  
以疾卒銳自立官足不及推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  
諸子鬻衣為葬  
仇賊江都人世指揮同知立功陞指揮使克寧復將  
擊將軍駭勇敢戰止德五年真璠反賊陷賊中京師  
訛言銳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為之  
石匱書 卷三十五 仇賊列傳 四 鳳鳴堂

寔授都指揮僉事克恭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稅  
疏舉鄧岳胡世寧當大同益岳嘗為布政世寧嘗為  
副使以拒濠諶者濠既平六十年司馬論功進銳為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歷于評羽林千戶人疏辭舉  
御史楊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嘉靖  
元年僉書府事掌神威軍營未幾以三閩弗靖移守  
保定諸郡授驍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掌立威營五  
年以少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

外應李東陽曰銳必不從賊勛以賊姻遂疑勛不用  
則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止矣白於 上用勛為  
恭將以銳為副總兵討賊命下銳數日勛疏上言臣  
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  
賊肉謝朝走賊亦稱病卧陰約游兵壯士候保勛揚  
英諸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俄蒼頭書童浚河  
潛入見銳言諸兵已至河上列營銳啖人語賊何錦  
耳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邊東岸兵勿使渡河錦

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賊入稱病亟昂來問病賊備  
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卒起猛殺昂斬首賊起  
披甲伏劍跨馬出門一呼諸游兵壯士皆至遂奪城  
門擒真鑄克總兵寧夏封威寧伯食祿千石與世券  
仍總兵方真鑄之變朝廷遣張永同楊一清將兵出  
討一清謂永曰寧夏事不足平仇賊在彼非文當有  
捷報蓋賊自列校張一清識拔以起者其蚤受知於  
大賢如此七年克平賊將軍征流賊功進侯與世券

石隱書 卷三十四 仇賊列傳 五 鳳禧堂

加祿百石十六年于恩病思于焉嗣侯以罪誅  
劉璽南京龍驤衛人博雅閑將畧為提學御史陳琳  
所器重襲世職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  
遷撥船廠把總璽以清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  
宇薦陞南京旗手衛運糧把總遼河凍舟阻糧愆於  
期璽以兩葛衣夫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經理卒免於  
罰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過脇漕總領俵  
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璽乃預置一棺

舟中右手持刃左手招權奸狼幹言若能死犯吾舟  
吾殺汝即自殺卧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  
能內若貨以用吾軍其人思而退然終亦不能害璽  
諛者迄今作氣臺諫薦奉勅守備浙江溫慶到任即  
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閱月總督漕運中丞陶  
琰奏漕運重務必得璽乃可拯江西之弊陞江西都  
司把總運報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元者越歲不  
克完璽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

石隱書 卷三十五 仇賊列傳 六 鳳禧堂

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應期知  
璽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璽乃請依期給報以  
卹軍士清衛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  
除衛所冊文之枉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  
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璽而峻削  
無淫顏聳肩故服類寒士、林有青菜劉及劉窮之  
號當道者亦以聞之朝廷王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  
見即重之奏取副奉命未下而守仁卒遂奉勅克恭

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即有議奏船糧以免凍阻等  
 疏皆議行言官入累論薦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  
 兵官提督漕運置奏增餘丁月糧以免稽遲凡三十  
 餘疏 上識其名喜曰是前寤鬼耶亟可其奏復惠  
 淮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具疏乞休  
 不允再疏遂改食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食後軍  
 都督府事赴任歲餘再被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置  
 夙諳利弊與眾殆盡侯郭勛有寵請置為市南物付  
 石匱書 卷三皇五 劉置列傳 七 鳳嬉堂

運舟分載入都以固利置不應以疾請告回鄉行李  
 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置而已寢疾矢置平  
 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進級賜玉帶大司馬  
 張瓚毛伯溫先後欲為置請置皆力辭少事父疾極  
 盡勞瘁遭喪哀毀主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踰己  
 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贖親黨置問學該洽外務  
 毅而內沉静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嗜好不置侍  
 妾雜燕居衣冠端坐卒無惰容

石匱書

石匱書曰將帥之臣僅以勇氣聞而使胸中毫無本  
 領雖斬將奪旗亦倖成者耳楊銳之孤城禦濠觀其  
 斥濬鵬數語可做張巡城上之對仇銳身陷真犛揚  
 一清逆知銳在不足憂是皆所謂本領也其克敵擒  
 王直意中事耳何足異哉劉置著績漕運與楊銳齊  
 名其真摺挾亦不懼權貴其一往之氣不與二將軍  
 比烈哉

石匱書 卷百三十五 劉置列傳 八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六

明 劍南張 岱著

南巡死諫諸臣列傳

舜禹不巡方乎則南巡何以諫也 武宗不嘗北狩乎則南巡又何以諫也故諫南巡者不敢明言南巡之所以決不可出即 武宗之受南巡之諫者亦不解何以南巡之決不當出天下見諫南巡而死者比亦不識諫南巡者之何以必置於死何以必置於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六

南巡死諫諸臣列傳

一

鳳樓堂

死而起而諫南巡者又比一皆是及至數年之後有宸濠之變始知內應宸濠者則錢寧江彬也主南巡之行者亦錢寧江彬也主南巡之不得而置諫南巡於死地者亦錢寧江彬也此時車駕一出而宸濠之謀變起倉卒則是胡越起救下而羌夷接軫矣當此時也亦豈一予殆哉舒芬黃鞏輩見皆及此又不敢明言滿腹鬼胎而又結舌箱口不敢即出但以逆耳之言赤手櫻鱗則諸君子啞婦耕牛之苦更向誰言

之邪語曰智者銷禍於未萌勇者決幾於未發諸君子雖身死扶下乎其老謀遠識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周主父之婢為其主母進毒酒於主父心計進則殺主言則殺母曰陽僮覆酒主父怒皆之抵死不言其妻為之傾毒然則其抵死不言者寧直為主母計哉政善為其主也

舒芬梓溪人正德是對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

武宗微行邊徼芬憂之戊寅孝貞皇后崩詔往視山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六

南巡死諫諸臣列傳舒芬

鳳樓堂

陵革一應擺路軍馬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範一在疚如成王克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而不嚴侍衛者既而人上車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於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人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祖宗之制主必於午門昨孝貞太后之主以從 陛

下之駕入於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  
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  
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  
則孝貞下得正終之疑不解矣 陛下宜明詔中外  
以示改過二疏反覆數千言諷諭切至會江西洪水  
決圻漂舍遂之此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  
老疾恐填溝壑疏上不允已卯春車駕議以三月十  
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六

南史九條諸臣列傳

三

鳳華堂

復浙江漢登太嶽且過中土繁慶是時夜濛已蔽禍  
心結死黨錢寧陸完輩為內應人情洶々芬乃慷慨  
首義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  
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  
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  
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  
革除年間事為故事也復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  
不若言以救而聽 主上之自壞時先以智術侍高

位利於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久其位或濠之謀倖  
遂則已入有非望之福故造為惡語以沮抑諫者謂  
主上聞直諫便舉刃為劓狀且曰今撤賴矣初以此  
沮芬不聽復以此沮諸司欲諫者芬乃邀考功夏  
良勝儀制萬潮太常陳九川至高舍刑柱以誓曰今  
日之事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黃  
鞏陸震等刑部陸偉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  
整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向使芬為陸完阻則夏萬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六

南史九條諸臣列傳

鳳華堂

之疏且緩忠諫之氣亦哀矣安得以凡 主上之行  
哉二十日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  
辰而入終而退芬麻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命舒  
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芬以疏首杖特甚惟口  
呼 高皇帝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兩  
五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  
斃卧院中掌院者惧禍至使人標出之芬屹不為動  
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又命為首者調外任遂請補

達市舶副提舉芬聞誦即暴創就道或勸休痊曰死  
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為野祭  
既至闕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俸生徒日  
衆庚辰閏八月丁父艱歸哀毀骨立時鄉多寇有請  
避居者曰寒士何憂堅立不動辛巳夏 世宗即位  
諸降請者皆詔起終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進階儒  
林郎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  
節芬乞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 陛下主宗社大  
右廡書 卷百三十六 南史九錄諸臣列傳 五 鳳鳴堂

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  
我 太祖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於皇太后雖欲疏  
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歡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乙終養疏再上不允又乞改  
選以便養人不允時 世宗欲尊興獻王為皇帝皇  
考命下群臣議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  
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廟 皇  
帝震怒狀如前幾死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

而太安人卒於京師官舍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  
三月而莖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月周禮定本入  
書修三禮書未成而卒臨終沐浴告廟出廳事自整  
衣冠端坐不動長子法問疾不答問家事不答跪請  
所欲言乃燈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  
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年重加校定幸成全經  
知我罪我不敢知第未及進御為歎爾其毋忘  
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皇帝有精醇瑞介陳仁義  
右廡書 卷百三十六 南史九錄諸臣列傳 六 鳳鳴堂

格君心之褒揚一清稱為忠孝狀元至儕之但洛之  
賢凡海內士聞芬之風者皆曰今之羅一峰而理學  
過之其見重於公評如此

黃鞏蒲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初授德安府推官陞  
刑部主事掌十三司讞贖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  
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沮  
鞏行鞏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  
許何愚畏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宸濠之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  
 錦衣東廠與濠交通江彬入握勁兵在上左右公  
 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筆曰上地  
 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吾不可舍  
 彬為去語恐上不悟默疏六事其畧曰陛下臨  
 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  
 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  
 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石匱書** 南巡宸濠諸臣列傳 **卷百三十六** 七 **鳳禧堂**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  
 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為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  
 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  
 慎乎故惟聖人為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  
 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論思勸  
 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  
 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  
 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

往匿不以聞其或事聞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  
 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由以達雖  
 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伏望陛下  
 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  
 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  
 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  
 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大將軍鎮國公遠近傳  
 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恠事夫陛下自稱為公誰  
 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  
 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為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圍游於佚罔淫於  
 樂周公告成王毋淫於觀於佚於遊於田陛下始

**石匱書** 南巡宸濠諸臣列傳 **卷百三十六** 八 **鳳禧堂**



時游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為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訕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繫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分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夫况又重以愛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連而

**石履書** 南巡紀略臣列傳 九 **鳳樓堂**

為流亡也奸雄窺伺侍時而發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驪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竹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卒

以歸軍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實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最其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未已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允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

**石履書** 南巡紀略臣列傳 十 **鳳樓堂**

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內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恭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于手無所終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之

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始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竹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視如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伴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絕體有人，國本以固。寔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鞏既碎已疏，草曰：願

**石匱書** 南史元陳諸臣列傳 **卷三十一** **土** **鳳禧堂**

同署名進疏，入二人自分必死。彬見疏，大恨，必欲殺二人。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鞏，體最羸，衆咸痛鞏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鞏疏鞏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貧未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鞏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十四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

陸震，蘭谿人，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遷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權，伺覷車駕多舛，幸震抗疏獲譴，以大臣申救得免。己卯春，彬復誘上南巡，命下中外，洵震曰：事急矣，既不能去，又不

能言，吾何以祿為？遂與同官黃鞏疏陳六事，請斬江彬以謝天下。彬恨之，矯詔下錦衣獄，逮鞏。月餘，鞏拮踞於庭。五日三訊，三杖既死，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

**石匱書** 南史元陳諸臣列傳 **卷三十一** **土** **鳳禧堂**

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初震在獄時，瘡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等句。又與黃鞏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世宗即位，詔贈太常寺少卿。遣使諭祭，瘞其子體仁為通政司知事，有司為立專祠，祀之名曰復忠。門人私謚為忠定先生。

張欽，通州人。正德中為御史，巡按畿內。江彬初誘上為宣府之行，十年秋，上欲出居庸關，欽兩疏諫止。居數日，上復微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

關甚亟欽令分守官指揮重閉關門納鎖鑰分守太  
監嵩欲往昌平謁駕欽攔止之曰車駕出關是我與  
君今日斫頭事不放過違 上命頭當斫放過者天  
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 英廟土木間我與君頭亦  
斫寧坐不放駕者頭斫香頃之 上使召重對御  
史在某不敢擅離轉召嵩謂欽曰我 主上家奴  
也敢不去欽亦止嵩不行日負御史劾印持入生聞  
門下曰孰開門手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有

石隱書

卷百三十六

南史元稹請臣列傳

十一

鳳禧堂

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書是臣會議於其行也百官  
危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盡寂  
不聞此必有假 陛下名出邊句虜欲壞國家事者  
陛下宜將其人明正典刑若寔是 大駕即當有兩  
宮用寶物臣乃敢放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上使  
者復來欽認叱曰此必詐也使者見門閉還言關御  
史欲殺臣 上大怒曰我自來尚爾顧朱寧捉御史  
即殺之其明日梁儲將冕等追 上於沙河諫止欽

疏亦聞車駕竟歸東御馬房從南海子返又二十餘  
日欽巡關白羊口 上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  
民舍復入關宿一夕問御史安在者再欽追返不及  
再上疏則 上已去令禁關其一時名震天下都人  
盛傳其奏章曰張御史關關三疏明年 上從宣府  
還止居庸閒飲八達嶺笑曰去年御史攔我今已  
歸來欽後擢漢中知府累遷工部侍郎所至皆有政  
績欽事父母有所不悅長跪至解嘗曰君親一也事

石隱書

卷百三十六

南史元稹請臣列傳

十四

鳳禧堂

之皆不可欺所至承上接下一以誠心為主欽後復  
姓李死而其子孫貧甚  
何遵南京欽天監人正德甲戌進士當試甚諫獨引  
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授工部營繕主事  
時江彬用事遵 上游幸遍祀名山將入江南而寧  
濠方謀以侍子入朝侍彬為內應比南巡詔下彬惧  
中沮乃危言撼衆即中黃鞏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  
曹稍 踵之 武宗震怒彬揚言鞏旦夕且死以脅

衆遵入疏力言濫祀無補貶亂萬一宗藩藉口奉迎  
潛為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濫也彬異事世  
匿不以聞遵慮衆為彬所脇又鞫罪巨測復上疏乞  
罷巡幸勿為奸邪蠱惑鞫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  
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乃下之於獄命符校  
暴干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彬自請視杖者復視  
賄為重輕故杖視他人為甚遵體素羸又憤所言不  
達澹漬不可療越三日竟卒即舍獨僮奴何安一人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六 南元陳諸臣列傳何安 鳳嬉堂

當草疏時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  
邪遵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兒子  
勿令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全編修  
陳沂後事語不少亂是時于世守方數歲遵年三十  
四爾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  
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合聞工部有以言  
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矣已而果然  
劉校郎城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迎其父就

養至定州卒校聞號奔抱屍慟絕已而少蘇視面目  
有塵垢號以舌舐而拭之服闋復任歷刑部郎中南  
巡詔下廷臣諫止特刑曹疏屬校草校于元妻年十  
一從旁竊視校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比廷跪同第  
或憂巨測校高誦曰人生自古誰無死聞取丹心照  
汗青聞者屬目臨杖就死仰天大呼曰余無餘恨惟  
不見老母耳少頃顧元妻曰善繼我志善事爾祖母  
外無他語時元妻居傍哀泣校張目叱曰爾縱不解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六 南元陳諸臣列傳何安 鳳嬉堂

書讀事君能致其身也解否語訖而絕嘉靖改元追  
贈尚寶司卿  
劉概安陸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諫沮南巡卒於  
杖下嘉靖初贈監察御史  
林黼長樂人少雅愛靜修嘗閉處一室端默誦習飲  
食不閱其家人者三年故其學精通經傳子史旁及  
訓詁韻切諸書性孝友居父母喪哀毀蔬粥三年跣  
步未嘗遠几違事其兄甚謹中正德丁丑進士明

年授大理評事又明年南巡詔下先日迂臣諫者已  
詔廷跪矣黼疏入詔廷杖倍於先諫者黼體素羸竟  
以不勝卒時寓公署旁與一奴俱奴且疾既杖昇歸  
以公署不宜殯於同鄉刑部主事鄭與聚令與聚  
時亦被杖為力疾治喪事哀之者曰忠臣義友

余廷讚鄱陽人以進士授行人副 武宗南巡廷讚  
義不顧身條二十事皆人所不敢言者遂死於杖

詹軾玉山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時南巡事起偕

右廬書 卷百三十六 南巡九諫諸臣列傳詹軾 鳳嬉堂

同官余廷讚等抗疏極諫廷杖死

孟陽澤州人以進士授行人 武宗南巡陽率同官

十九人抗疏極諫歷數權奸欺君誤國之罪 武宗

震怒命杖之午門推行監之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

天子吾得死所矣越一日卒於京郊年三十有四卒

之日諸親友候之有問者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

言及家事 世宗嗣位詔贈監察御史陽父春為都

御史以忤中貴張永罷歸聞陽死諫哭以詩云伏前

清奏已無生萬一丹衷感聖明主意不回竟不死應  
知入夢諫南征人爭傳之

李紹賢巢縣人以進士授行人齋孝貞純皇后遺詔  
往江北至徐州聞讀徐水次倉守以群閹勢熾熏炙

率吏視州衛職官偃席班首紹賢召左右從容令去  
其席不得與職官同禮閣亦帖然去聞南巡即抗疏

入諫以通政司壅之數日不下待罪旅次時縉紳既  
逮繫見中貴不無遜下意賢直奴視之略無忌遜又

右廬書 卷百三十六 南巡九諫諸臣列傳李紹賢 鳳嬉堂

數日下獄明日跪午門杖四十條極慘毒昇至慶壽  
僧房遂絕

詹寅泉州人生而穎異讀書務探大義嘗私識於書  
舍曰讀聖賢書須繪出忠肝義胆友舍古士要煉就

鐵骨劉腸識者已知其立身矣久之成進士授行人  
會南巡詔下疏諫者盡褫其衣冠楛械手足下於獄

命杖於獄中越五日又杖之闕下時死者七人而寅  
其一焉血由淋漓棺食不給見聞者靡不哽咽長安

同志共聘助歸墓嘉靖初贈監察御史賜祭

張英官京衛指揮使聞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

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

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其囊土何為曰恐行帝是

澆土掩血耳頃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

揮官其弟雄都指揮

石匱書曰舒梓溪之文章都義我明之文也山也黃

莆田之慷慨激烈其陸宣公之奏疏矣特以武廟

石匱書

卷二百三十六

南史陸諸臣列傳

十九

鳳嬉堂

鹿麋不之省耳如以莆田之忠鯁上遇世宗之聰

察則黃鞏其海瑞矣裂膽抵地自斫不免乃竟得苟

全杖下不其幸乎雖然干將之劍斷與不斷其鋒皆

不可犯何必死亦何必不死也舒黃二老其與何陸

諸君生死雖殊鋒鏑未嘗有異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七

明 劔南張 岱著

陸完彭澤列傳

陸完長洲人補郡諸生闕王敬借上命括奇貨江

南賦張甚過蕪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特少

年任意氣為諸生倡有司慮得之上其名擬褫革拘

繫之以待旨及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還還乃止完

後舉進士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闕人

石匱書

卷二百三十七

陸完列傳

一

鳳嬉堂

者邪權御史當已而為御史果有殺累遷至兵部右

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盜號勇善騎射前後官

捕之不勝稍一行掠奴裹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

馬中錫討之中錫儒懦好立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

陽若為就撫者兵遂撤而六七與其黨揚虎奔彥名

益縱馳突中錫通大悔無及詔逮下獄庾死而完身

自請往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

下完末傳驅至臨清廣招募拘馬騾行守令修濬隄

塹據要害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卻永襲楊虎於  
 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斬首千三百五十噉其錐入  
 俘斬三百尋又鏖戰裝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  
 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焉賊自芬為而由蒙  
 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  
 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  
 兵擣之事平建完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寧王宸濠謀為不軌借完為與援為之請復護  
 石廬書 卷百三十七 陸完列傳 二 鳳嬉堂  
 衛召寧王世子入太廟司香皆完王之濠敗追論完  
 削籍戍邊  
 彭澤蘭州人少慷慨有志節弘治三年舉進士授工  
 部主事改刑部進郎中以執死獄名聞縉紳間達虜  
 犯邊澤上攻援策而當時知澤才矣已出為徽州知  
 府徽名能府者則有前太守孫遇澤初至政化平  
 耳徽治良漆器澤家欲嫁女鬻數十器遣後護歸澤  
 父見役曰吾以吾兒為天子愛民節財既數月矣未

有惠政聞吾耳而漆器數千里來家即貧推髻布衣  
 可使女出嫁柰何貴異此耶舉火對吏燒之即持一  
 蓋畏一袂從關中徒步至徽府門告守者曰吾欲見  
 太守門者目憚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即告太守有彭  
 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澤驚起具衣  
 冠出迎目吏操蓋袂入父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  
 操此數千里不苦府門去堂幾何爾獨不能頃刻跣  
 步舉手澤跪捧入父登堂跪澤其下吁吏卒曰吾謂  
 石廬書 卷百三十七 彭澤列傳 三 鳳嬉堂  
 太守在此邦問民窮苦愛惜帑藏如其私家囊乃今  
 遣役護漆器歸徽何仰太守也諸公為我杖之吏卒  
 相視莫敢動父自取杖澤遂復徒步去澤涕泣蕩  
 濯振政逮惠去民所不便者居二年民大感悅徽早  
 鄉民入府迎澤所至輒雨澤出入兒童跪迎道傍  
 有竹馬意徽人語曰守徽孰賢彭後孫前孫居十八  
 彭方二年既以父喪去正德元年補真定知府治如  
 徽州時府有倉宦方得時或請附之澤具指府堂後

曰吾輩附人者哉准擬附棺矣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縣朝廷召邊將分剿之澤與咸寧伯仇鈺提督河南軍分調諸將獲斬甚盛遂以平賊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州餘賊復起命澤同總兵特源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居一歲復擢平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還京會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兵部尚書王瓊素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七 彭澤列傳 四 **鳳鳴堂**

忌其有勇略而澤好飲酒使氣時出瓊上璧八錢寧扶威行公卿間咸使首折節澤獨居常切齒不能平瓊揣知因寧所遣親近語事而邀澤飲且醉微挑之澤即漫罵錢寧奴才壞天下瓊謬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詈不復可止寧大怒時哈密城及金印為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得且謀知將寇甘肅復遣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遣使土魯番予繒幣二千銀楮一五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之澤

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尚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錢寧又隔賴閣臣力救得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澤為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偉碩矚平居鮮笑容則方不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澄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則輒大呼志忿左右皆廢當武宗南巡每當朝期則率其司屬詣闕叩頭其忠敬如此隆慶初贈少保謚襄毅澤每出師甲

**石匱書** 卷百三十七 彭澤列傳 五 **鳳鳴堂**

曹樸士卒行伍中突入賊巢不顧其後老而無子夜夢殺賊西川勢如破竹因大譴動嚙語作戲其妻感然謂曰公壯歲握兵鏑鋒之下豈無枉死今之血胤殆天譴耶胡尚不忘寢寐間目相對泣下澤所著有疾書錄取鈔契疾書之意

石匱書曰陸完小負才而不免貧怯少年以擊鬪得譽亦是其意氣為之非本領也彭澤勇而能任每以虎籠疎失之哈密一事孟浪特甚其不死也幸矣至如



陸完之左右宸濠主復護衛主召司香皮、手幾處  
宗社即有剪賊微功其何足贖哉

石匱書三

卷百三十七

彭澤列傳

六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八

明 劍南張 岱著

馬吳劉天和陳九疇列傳

馬吳閩中人也本姓鄒冒馬長身駢捷善騎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請真定推官至則教吏民習武多布置約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吳於真定稱保障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耶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八

馬吳列傳

一

鳳樓堂

獨狼合四省兵討未效吏部尚書言馬吳才遠蜀按察僉事佐治兵吳主聞所部笑曰將不知兵安能勝賊擇驍勇之士千人分四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擊砲擊賊營亂自踏籍乃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為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為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精兵百騎直擣伏、驚潰趨左陣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

一第 七 八 冊 卷 百 三 十 七 六 反 文 句

大破之斬馘將方四捕首虜降者萬人遷副使治兵  
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  
思齊招諭賊請降而乞住別臨江市空其民乃可  
吳曰臨江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敵富  
沃衍此胡可誘賊自困耶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  
固不敢東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戰俱  
敗績賊遂圍中江同謀向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  
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之殺賊首廖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八 馬吳列傳 二 鳳樓堂

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周行視寨曰  
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撤南方圍  
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徑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各  
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廢一子錦衣百廢  
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遠下獄罪死嘉靖  
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其撫蜀亦欲平  
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  
其短故勝嗚呼名言哉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八 馬吳列傳 三 鳳樓堂

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竟尚數  
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帥之吳請於彭澤曰山險  
不便騎射深入賊為主或泛舟便頭發步兵三萬據  
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  
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  
踰歲虜亦不剽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吳招土番為  
間取道夜掩虜驚潰獲馬及衣械甚夥事聞加祿  
俸又高拱筠普去惡倡諸夷部立寨借號攻劫吳率

劉天和麻城人自主事改御史逆瑾勢張甚天和  
為屈建下獄謫金壇丞瑾敗起知湖州湖人德之遷  
山西提學副使少傳揚一清行邊才天和薦之以都  
御史撫甘肅天和延故老訪循趙克國全城遺蹟募  
士屯田更西盡青海分喪歸漕河塞起復視河道乃  
躬負畚插先丁卒疏汴自朱仙鎮至沛飛雲橋殺下流  
又疏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湖濬上流告成  
遷兵部侍郎總陝西三邊諸軍至則上言邊境之利

與先臣瓊所未備者請以時增築詔可乃悉委總兵  
梁震自定南至寧朔十七里皆創起乾溝濶六十里  
則回山為塹與武七十里回舊跡稍堅厚而又采兵  
部郎許論議請以五六月候鹵移軍住花池調延寧  
回原奇遊騎兵依塹為守報可尋進尚書亡幾鹵吉  
囊二萬騎至定邊厄於塹不得進詭云北槍黃毛師  
稍懈乃遣三騎坎而登囊驚潰鹵遂大舉入抵回原  
天和斬指揮牛斗郭卿及五總旗殉會霖雨旬日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八

劉天和列傳

四

鳳嬉堂

鹵剽清野無所得罷甚慮歸道泥濘塹險不可出狼  
狽走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走瑞尹嗣忠各鎮  
奉將守備兵悉至陝西魏時兵過其南黃恩兵阻其  
西崔嵩楊琮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楊陳爵兵拊其  
背而莊浪西寧涼水魯瞻土兵復連絡來赴天和身  
率諸將任傑周尚文夾攻大敗之斬首四百五十級  
吉囊第二子小十王妻弟某餘衆避出邊營東勝者  
大同徵之斬首九十營賀蘭山者莊浪徵之斬首百

三十寧夏徵之斬首五十幕府記功上加太子太保  
子一子錦衣百戶餘邊賞有差天和召入命提督團  
營為言者論罷

陳九疇曹州人多權畧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  
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  
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摸  
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厲士卒繕壘堡捕擊  
番謀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

石匱書

卷百三十八

陳九疇列傳

五

鳳嬉堂

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而王瓊奏其激變下  
獄 世宗即位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  
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手  
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瓊黨有柄事者中土魯番  
流言復以報功誤建論誣罔輸成天下克之凡鹵再  
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下鹵噓指疑能  
分身號飛將云  
石匱書曰邊塞之臣至我明屈抑挫矣將士身莊戎

馬兵餉步伐無一事不受人掣肘幸而勝則歸功惟  
惓不幸而敗則斧鑕隨之是雖智勇比諸葛使有街  
亭之耻亦不得不以法受惡矣馬旻平松潘而庾死  
劉天和捷固原而論罷陳九疇大破土魯番而輸成  
此皆 武廟大不平之事也為作三中丞傳

石匱書

卷百零八

陳九疇列傳

六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九

明 劔南張 岱著

焦芳劉宇曾元列傳 附張綵

焦芳沁水人天順甲申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  
林芳事賢若廝養同列羞之同列多自好獨芳猜狠  
無大畏其口或語萬安曰不學如芳亦將為學士  
于安曰烏得知芳聞曰是必彭華問我、不學士者  
且刺華長安道芳素比尹旻父子尹旻生繫詔獄既

石匱書

卷百零九

焦芳列傳

一

鳳嬉堂

出貶桂陽同知弘治初遷霍州歷四川提學副使上  
書乞憐尋調湖廣副使所以誅復翰林者百方特軍  
畏之不得已陞為南通政以憂居家會李傑亦出自  
翰林以南京祭酒服闋待除徐溥欲還傑故署劉健  
不可曰焦芳日夜伺此今日援傑它日能拒芳耶溥  
不聽及傑入芳兼程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士未幾  
陞禮部侍郎日於衆中嫚罵健芳在禮部行文書有  
不可意即引筆抹去不閱白尚書俄侍郎吏部陰結

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力求內閣謝遷  
抑之亦怨遷每言及江西餘姚人輒肆罵罵正德初  
戶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議會謂理財  
無奇術勸上節儉而已芳知上左右有竊聽者  
大言曰庶民家尚需用度况縣官耶諺云無錢簡故  
紙今天下通租區稅何限不是簡察乃獨指上  
聞之喜馬文升去位遂晉芳尚書會八中官導上  
戲樂給事中劉蔭陶詣芳極諫韓文王鏊亦欲繼上

石匱書

卷百三十九

焦芳列傳

二 鳳禧堂

疏：當首吏部走告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  
已既上召諸臣左順門芳故曳履徐行曰今日之事  
為首者當之乃入泄伏闕謀於瑾：深德為徒遷去  
援入內閣凡瑾所為事皆芳導之芳過瑾稱千歲公  
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乃出言若一口芳于黃  
中舉進士廷試芳謀得狀頭李東陽為置二甲首芳  
言瑾徑授簡討又一年驟改編修然尚時以其子  
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詈之瑾聞曰黃中昨在吾家

吾試之插詩甚拙顧恨李耶芳既大恨南人其於江  
浙尤甚德惠瑾裁江西解頤普令餘姚江西人毋選  
除京缺朝官見退一南人進一北人輒喜雖尚論古  
人亦輒譽北而詆南嘗繪南人不可為宰相圖進瑾  
其修 孝宗寔錄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  
韶謝遷皆天下所推長者芳肆情誣詆反自喜負曰  
今朝廷之上無如我直者始張綵為郎特芳薦以悅  
瑾意可使其姦利既綵為尚書芳父子薦書盈牘綵

石匱書

卷百三十九

焦芳列傳

三 鳳禧堂

不能滿其欲遂有隙而芳私人簡討既見芳勢衰  
轉附綵盡發其陰事互構於瑾，大怒先是上官岑  
濬沒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妻美求得為嬖之  
與其妻反目至於操刀芳卧病黃中與其妾亂瑾對  
人嘗發其穢事芳慙乃乞歸予致仕瑾敗革去散官  
月米黃中黜為民瑾侄劉二漢斬西市臨刑曰吾死  
固當吾家所行事後歸張綵前綵焦芳綵與我極刑  
芳晏然何也

劉宇禹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上海知縣擢監察御史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用法多鈞距所至剛愎自用然亦有能嚴嘗鑿品字窖製鐵子砲以禦酋 孝宗以為才正德中以甫擊陞右都御史總制宣府大同軍務奢糜無度奏帶僕從數百人責有司供帳不貲至邊尅減邊儲首以萬金賂瑾使其子倅拜瑾為父瑾自是賂千金者不復留視遂論修邊功賜金帛廕子錦衣百戶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宇

石匱書

卷百三十九

劉宇列傳

四

鳳嬉堂

恃瑾橫恣御史有所拂輒鞭扑之瑾以為能擢兵部尚書時許進為吏部尚書瑾因事去進以宇代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屢受玉帶蟒衣之賜宇在兵部賂賂狼籍迨轉吏部縉紳之餽不遺債帥乃甚悔曰兵部自好何心吏也張綵為選郎事皆絲絲宇尸位而已綵既遷宇益積、瑾乃復轉綵為侍郎佐之瑾才絲甚欲援之尚書不忍罷去宇加宇大學士伴入內閣先日瑾詣閣賀宇為瑾置酒其明日猶入瑾

曰此地容彼入耶宇聞疏乞省墓歸

曹元大年前衛人徒以與瑾葭萼之舊繇山東布政使四年五遷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日對人諧謔市井鄙語而已瑾誅上言願宥不職之罪開更生之門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其言甚哀詔許致仕頃之黜為民元老無子而盛治茅京師每從瑾所飽飲出意氣甚得瑾賂取所藏違禁服用竊夜焚之未几貧悴遂市其第貴家自作墓誌曰即死誰銘我

石匱書

卷百三十九

曹元列傳

五

鳳嬉堂

石匱書曰劉瑾伏誅而焦芳劉宇曹元俱得脫網何廷尉之融於法也後趙燧亂河南至鈞州以馬瑞肅家在捨弗攻至泌陽芳逃匿燧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帶似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使署此盜為司刑而天下稱平矣  
張綵鞏昌人弘治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給事中劉菲論其顛倒選法綵引疾去劉瑾私其鄉人起綵補舊官乃往見瑾、見綵狀貌益喜迎咲曰好鄉里好

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知者謂彼自來不知者謂我要人如是鄉里遲來最得也居無何以邊才陞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昂者亦繇瑾陞戶部侍郎與繇同廷謝昂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不能致詞谷張魏馬輩屏後群咲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繇既謝皆歎曰好男子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繇歸過瑾一飲酒有預待曰今日非都憲我險被老韓羞殺同歡枕竟日繇為選即時奪其鄉人撫州知府介妾平

石隱書

卷百三十九

張繇列傳

六

鳳嬉堂

陽知府恐有妾又欲奪之恕不與遂陷起公罪恕送妾始得論減其性資柔悅善佞瑾故愛之既遷都御史入轉吏部侍郎瑾復出尚書缺以援繇自以郎官不兩歲至尚書因詣瑾辭瑾厲色曰公二十年名進士有何不可昔太祖用布衣為宰相身隸為知府但要舉其官耳我不曾徇私要錢為朝廷用人何管遲驟繇不敢再言復自擔曰不哭孩兒誰不會抱此時但能有可轉移少息衣冠之禍百凡付諸天耳繇

與朝士言稱瑾才畧過人常呼為老者進退人才不率舊章惟瑾意然繇言瑾亦無不聽時秉間為諸公鄉居間亦有之瑾嘗謂繇祖法最嚴今乃久廢我故欲大振之繇從容言曰明公所見甚高但祖法痛懲貪汙今乃未免害人一生百年為期受用祇幾最可重者竹帛垂芳享之不窮不才家居見有司條件科歛意為盡入明公之案到京徐察乃知未然是怨則歸公利過於衷何苦乃公自不用誰敢多取既

石隱書

卷百三十九

張繇列傳

七

鳳嬉堂

不多人當自服祖法不能振也瑾曰微冢事教我幾誤一生即令內外堆積身後好了他人我自落得個罵名耳乃盡暮夜辭金故事於大門之外御史歐陽雲給事中吳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多賂為瑾所黜併罷御史節饒瑾未至繇先發之捕獄論死瑾謂繇曰鴛鴦不啻鴛鴦而今也啣了南京茶酒某求轉亞卿南北直隸提學一求大理少卿一祈免察各賂我千金管秀才掌風化乃如此不知敗壞多少好

子弟皆黜之始士大夫見瑾問畫辭金皆嘆既乃知  
繇繇、人言於瑾曰公左右多騙財壞事瑾如所舉  
名盡逐之一日瑾浮泣語繇曰姑谷張諸人患外臣  
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殉天下所推折衣刑多矣  
今天下之怨皆集於余諸人晏然享之余不知所稅  
駕也繇曰辟左右曰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子若  
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亡憂  
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為吾自立耳繇

石匱書 卷百三十九 張繇列傳 八 鳳樓堂

告不可瑾怒以茗盃擲繇不敢言瑾敗下都察院  
獄捕問午門前生繇與瑾同叛繇對曰皇天后土  
太祖太宗可鑒此心繇繇書生二十年位至冢宰更  
復何望乃忍及此在上皆讀書明忠孝請各求之於  
心瑾即死所親信子侄尚在請加追問有何指證左  
驗何必問繇轉呼打二十棍押回獄五十餘日卒已  
有旨與楊玉石文義等劉屍長安市  
石匱書曰自来奸佞之用人未嘗不好名未嘗不欲

收羅豪傑劉瑾之見張繇稱其狀貌稱其談吐已自  
傾心而繇復假公濟私以禮語漫為恣喝則瑾日墮  
其雲霧中而不覺也傀儡以舞蹈愚弄天下人而不  
不免為提挈傀儡者所愚弄則繇之機巧入出瑾上  
哉

石匱書 卷百三十九 張繇列傳 九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明 鈕南張 岱著

大禮違言諸臣列傳

嘗稽西漢東漢帝王廟號無不加以孝者豈不以孝為帝王之大綱欲其顧名思議使世守之而勿失也我世宗皇帝以興世子入嗣大統踐祚甫三日而遂迎母妃於安陸甫夫旬而命禮臣議興獻王主祀封號此其同極之恩發於天縱非古今帝王所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大禮違言諸臣列傳

一

鳳樓堂

能幾及也惜乎楊廷和輩不能將順匡扶執拗古板遂致決裂而不可收拾是豈特君之過哉臣亦與有罪焉已矣天下之仕版者維一命之榮亦思封卹其父母即承桃出繼功令有碍亦思移封以推及其本生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乃獨以之難我世宗身為天子父母不得稱帝后身未嘗為人後父母不得稱考妣在三尺之童尚所不甘而楊廷和死守濮議鐵石不移及張璉疏出而世宗得有父子得有君

臣揚一清曰張生此議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之誠哉其不能易之矣厥后兩相攻訐未免矯枉過偏迅雷搏擊群物皆糜後至稱宗附廟享帝配天雖張璉挂芻為創議之始者亦不能拯救萬一則執拗古板之為禍也可勝道哉嘗聞之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夫夏父弗綦置魯閭公於僖公之下臣居君上是則越禮之大者今興獻王始議稱帝稱考仍自立廟而不列之昭穆此萬世無弊之道也即使稱宗享帝世廟以尊親之過偶一為之則亦終嘉靖之世而已矣親則有殺廟則有祧則世宗之大孝自在一時而宗廟之大禮自在萬世也昔有薦紳先生欲娶妾而難其禮則語妾曰汝自尊大只在閨門以內可也然則世廟者亦興獻王之閨門也稱宗可也稱考可也祀安陸而配天亦無不可也有群兒譏笑言及玉皇大帝無不欲玉皇大帝其父者蓋不知玉皇大帝之不可為也不知其父之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大禮違言諸臣列傳

二

鳳樓堂

不可為五皇大帝也。是則小兒之癡病也。其癡病則可取也。

毛澄崑山人汪俊弋陽人先後為禮部尚書世宗

嗣統甫一月即命廷臣議興獻王主祀封號毛澄會

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

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

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父以益王次子崇仁王後興

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為叔上曰父子可互易若是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五 大禮是言諸臣列傳 三 **鳳嬌堂**

耶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漢議

最為得體興國紀事暫屬崇仁王侯上次子生復

承王後情禮允愜上曰第大其再議觀政進士張

璵疏曰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

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

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

宗後也稱興獻王以皇叔鬼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

叔母得不為皇上臣乎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

其親則可謂繼統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

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並庶全父

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上喜曰此論出吾父

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余曹

何得誤朕廷和曰吉生不知國體復持上上乃召

廷和等入諭且手勅曰卿等所言亦是但同極之思

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

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仲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

**石匱書** 卷一百三十五 大禮是言諸臣列傳 四 **鳳嬌堂**

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

名之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諭月聖母至通州以徽

號未定駐留不入上聞之涕泗號泣啟慈壽皇太

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無措擇日至京錄大

明門入上迎於闕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

奉慈二殿下劄諭曰周極之思無繇以報其勉承朕

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太皇后廷和言

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興孝廟慈壽並

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  
塞責上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加

皇字母為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

加 上曰慈壽皇太后旨爾群臣其勉承之是和等

乃乞罷上不許給事中熊浹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

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一如張璉議下禮

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與獻帝宜止稱

皇叔請去父字不報張璉再為大禮或問以獻曰閣

石璉書 大禮建言諸臣列傳 五 鳳樓堂

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皆序張璉為邪說乞罷斥不報

乃除璉為南刑部主事元年清寧宮小室災楊廷和

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加稱 祖

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 上心動乃從廷議稱 孝

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本生父曰興獻帝母

曰興國太后去皇字頒詔天下是年壽安皇太后即

代崩禮部請服十三日而除 上曰以二十七日二

年定興廟祀典太帝請用六佾 上曰其用八佾揚

廷和遂移疾之休允之三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

正大禮疏言 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當考

興獻帝母興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

夫二疏以聞 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群臣集

議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張璉桂萼等議

禮非是 上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

欲盡盡其恭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寬

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縉錦衣千

石璉書 大禮建言諸臣列傳 六 鳳樓堂

戶聶能與璉議合 上益心動命取席書桂萼併從

里中起霍韜詣京集議四月立興獻帝廟於大內給

事中安盤上疏言恭穆既不得入 太廟自不應稱

皇考 上曰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皇考遠

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奉先殿西室所司亟修葺以盡

朕歲時追薦之情禮官即日具儀仍執違旨者罪無

赦五月廟成名觀德殿奉安興獻皇帝神主霍韜赴

召力辯二父兩統之非兩席書亦上大禮考議璉等

至復條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寺少卿胡侍言祖訓  
 兄終弟及蓋展嫡庶防觀觀耳魯嬰齊不受命歸父  
 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為後哉 上怒請  
 為潞州判官員外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  
 一篇命鎮撫遠訊之瑰夢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  
 辨晰列十三事以上一言三代前無立後之禮二言  
 祖訓不言立後三言孔子射于矍圃斥為人後者四  
 言遺詔不言繼嗣五言禮經本生父母六言祖訓稱

石匱書

卷一百五

大禮是言諸臣列傳

七

鳳樓堂

天子為伯叔父七言漢宣光武俱立皇考廟八言宋  
 熹嘗謂定陶事為壞禮九言古者遷國載主十言祖  
 訓皇后治內不與外事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言  
 皇上于壽安皇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言  
 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言諸司連名章疏勢有所  
 偏疏春留中何孟春為論條辨 上切責之 上罷  
 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  
 孝宗為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慈懿太后葬事禮部尚

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 憲宗從之此我  
 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伏節死義  
 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定期群臣於金水橋曰萬世  
 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何孟春等二  
 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 高皇帝 孝宗  
 皇帝鼓徹於內 上使司禮諭退不從 上命錄為  
 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紳等八人下詔獄楊慎  
 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群臣皆哭散震闕 上大

石匱書

卷一百六

大禮是言諸臣列傳

八

鳳樓堂

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  
 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為首者代邊四品以上奪  
 俸五品以下撲譴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  
 病創卒者十有七人翰林泰和王思編修鄞縣王相  
 給事渭南裴紹宗給事雲南毛玉御史南平胡瓊御  
 史興化張曰鞫主事無錫楊淮員外順德張潔員外  
 陵川申良郎中長興臧應奎主事蒲圻許瑜主事奉  
 新余禎給事三原張原尚有胡埏安璽殷承叙李可

登失其官職籍貫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總等辨  
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適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  
事君將順其美總等言當於是書等總獻夫會公鶴  
齡侯勛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  
終弟及今 孝宗有 武帝為子不立更立 皇上  
為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宜稱皇伯昭聖伯母也  
宜稱皇伯母之合天理協人情獻皇帝立別廟廟不  
入 太廟尊親一兩不悖矣於是稱 孝宗曰皇

石經書

卷一百一十四

大禮是古諸臣列傳九

鳳禧堂

伯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獻皇后曰  
聖母改安陸松陵山為顯陵改安陸州為承天府詔  
諭天下四年勅修獻皇帝寶錄黃屋顯陵殿改陵署  
曰監衛曰顯陵衛先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祀皇考  
太廟下禮部議不可命再議總等與議亦不可曰  
臣故言當考獻皇帝廟京師耳不敢言祀 太廟也  
席書乃會廷臣議請於輓城之東皇城之內立一廟  
廟前後寢如文華殿制出入不與 太廟同門坐位

不與 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廟欲稍遠庶以成祖廟  
獨尊之體避兩廟二統之嫌 上可其奏命度地興  
工親定其名曰世廟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御製文  
序之定議禮諸臣罪以揚廷和為罪首編氓毛澄以  
下罪各有差十四年改建世廟於 太廟左方十七  
年六月前建言豐熙子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  
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 上嘉納之九  
月諭禮部曰 皇祖肇造區宇 太宗中定艱難宜

石經書

卷一百一十五

大禮是古諸臣列傳十

鳳禧堂

同稱祖號獻皇帝躬脩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於  
是尊 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  
詔示天下擇日奉睿宗神主祔 太廟十八年駕幸  
承天府駐舊邸御雲宮謁皇考於陰慶殿次日幸純  
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於寢陵之北歸享上  
帝於龍飛殿奉皇考配頌詔天下四月還京師五月  
幸大峪山閱工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塋顯  
陵諭禮部曰南巡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

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徂建聖諭於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頒御製大狩龍飛錄於文武群臣及各王府二聖梓宮合葬顯陵三十五年勅修顯陵宮殿四十五年十一月修顯陵宮殿成更碑題曰大明睿宗獻皇帝陵

石匱書曰興獻王而祔廟可諫也興獻王而祔廟而有祧廟之例在可無諫者也考興獻王而祧孝宗武宗可諫也考興獻而不祧孝宗武宗可無諫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五 大禮定言諸臣列傳 土 鳳嬉堂

者也楊廷和輩不由為救正而伏闕叫嚷徒激聖怒已耳迨下獄廷杖之事行而矯枉過偏寢夫其節上而稱宗上而配帝無復敢言後遂不可底止矣楊廷和輩非止自誤蓋自誤以誤世宗者也嗟何及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一

明 劍南張 岱著

張孚敬列傳

附桂萼席書方獻夫霍翰黃綰熊浹黃宗明張孚敬浙之永嘉人物名璉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乃聚徒教授姚谿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璉去諸生幾何而書院為璉咲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何以不當故自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一 張孚敬列傳 一 鳳嬉堂

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竅即游於監司守相問母能難之矣遂為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世宗即位始臨軒策進士璉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璉乃上書大畧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則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

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時上心是之而迫於  
 輔臣禮官議報聞璉亦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  
 尊 孝宗曰呈考獻皇帝曰本生父而璉復上書爭  
 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  
 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  
 萼疏亦上具如璉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璉且  
 詩之笑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獻夫霍韜輩益推緣  
 璉疏而進之天子用以杜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  
 石臚書 卷一百四十一 張學政列傳 二 鳳嬉堂  
 定召璉與桂萼超拜翰林院學士璉雖駁顯重然猶  
 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 天子愈  
 器之明年進詹事府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  
 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而諛者遂歎  
 宗獻帝入太廟璉力詆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西  
 有所逮妖人以為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為居  
 間御史即劾侯勛詔下三法司獄成 上獨疑三  
 法司黨御史而頗侯勛以屬璉與桂萼方獻夫及其

璉遂領都察院尋進禮部尚書與文淵閣大學士  
 輔政仍領都察院賜敕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  
 殊至璉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驟取相位思有所  
 報故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  
 法即怨讎弗卹也尋賜銀記二一曰忠良貞一曰  
 絕憇糾謬得審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璉以 上  
 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享太廟而璉  
 候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  
 石臚書 卷一百四十一 張學政列傳 三 鳳嬉堂  
 邦珍賜玉帶蟒服 上既以尊崇獻皇帝后錄前後  
 諸臣議而取表於璉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璉少  
 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楊一清居首輔以才  
 受上知然不能如璉深而 上所審問璉月以十數  
 時：稱璉別號及字時桂萼亦入輔名寵俱當璉亞  
 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聞 上  
 前一清得因是以間璉詔暫歸候用而桂萼削保傅  
 以免璉歸至天津 上念之詔行人召復相璉入而

一清為霍輜所論遂矣 上怒一清甚欲逮詔獄璉  
力辭得免 上嘗諭璉留都天下首事地皆中貴人  
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使璉言 高帝以親  
王領宗正不久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  
自是乃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為恚裁革鎮守  
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璉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  
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嘉納之是時 上日御經筵  
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發之璉天下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一 張學政列傳 四 鳳禧堂  
欣：望太平而璉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為  
任事皆取璉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壇於東西為  
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 帝后行耕藉禮皆  
其大者璉以名璉 上請更名 上為易名乎敬字  
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獻呈帝書舍春堂及金幣  
羊酒賀之而姚谿山中書院下有司為修葺賜名曰  
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晏言亦以言禮驟貴當 上  
意於乎敬不能盡合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乎敬橫

者乃乞休比行 上賜乎敬服牙笏以識意歸亡何  
召復位進燕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昭聖  
太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  
重昭聖彌以故事裁之不為下 上不憚而昭聖之  
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橫燕中所為多不法既  
微知 上指恐備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脇  
其金帛亡算後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詛魔恣望  
大逆殺人事下倣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一 張學政列傳 五 鳳禧堂  
聖迫乃固 上後宮有它慶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  
欲坐延齡反族其家乎敬以為延齡殺人抵償固當  
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  
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乎敬復與  
其僚方獻夫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  
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呈  
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乎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  
今愛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



考 敬皇帝相也 上故為重語以惕止乎敬乎敬  
 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乎敬與太后世  
 延齡得長繁矣乎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  
 柄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提青羊山殺官吏中外  
 頗務姑息為撫安計乎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  
 殺其將乎敬益自信薦劉源清邵永為大帥以必得  
 賊為主而所薦頗不當賊扶爾以重僅持其黨自相  
 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以撫之說進而乎敬稍屈矣

石廬書 卷二百四十一 張子敬川傳 木 鳳禧堂

乎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  
 止謂乎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言故邑：幸寬之謂  
 夏言也乎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  
 厚乎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  
 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食自愛以輔朕為忠之大乎  
 敬感泣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乎敬不可奪乃許致  
 仕歲給八駟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他相乎  
 敬歸之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帥視疾且促還朝乎

敬強起至履州疾作婦再起至金華疾復作婦益又  
 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 上時幸承天門聞訃為  
 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  
 桂萼鉛山人繇進士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  
 英毅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萼為人廉有才識而  
 險忌多報恩怨士大夫惡之

石廬書 卷二百四十一 張子敬川傳 七 鳳禧堂

然負氣而伎  
 方獻夫南海人繇進士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毅大學士致仕卒贈太保謚文襄其在諸公稍  
 和平然亦不肯為龍艘持芴退之操而居家不能持  
 謹教與即國統毀譽半焉  
 霍翰南海人繇進士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  
 府事翰林院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翰有學識  
 才操難進易退又數犯顏敢爭天下稱之然褊而好

許無通人度

黃煇黃巖人以祖蔭得官至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

致仕卒煇雖起執轡而精儒士業巖長吏事善功名

第儉閔押閩君子所羞稱

熊汝南昌人繇進士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奪職後

贈少保謚端肅汝質直弘毅有大臣度晚節矯：尤

為人所儀

黃宗明鄞縣人繇進士至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宗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一

張子敬川傳

鳳禧堂

明性情雅不汲：事功而間以直著

石匱書曰乎敬相而中消之勢繼垂五十年士大夫

得信其志於朝而然肯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

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令未有悖也考而

不已則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桃公在維乎其

免矣雖然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即不言禮

亦有以自見者哉

又曰傳說以版築之人形諸夢寐有商諸臣悅然而

從之者何耶張乎敬以一言通主至貴幸矣自非奮

其福心借其怒勢尚不能得乎天子而為相臣也雖

然其辨給以肆其才果以厲其守深以作知臣莫若

君使其三楫而進一辭而退聞誠布公集思廣益豈

不赫然名臣哉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一

張子敬川傳

九 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二

明 劍南張 岱著

馮孫陸陳趙魏邵列傳

馮恩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勞師兩廣大帥王守仁進恩而語之恩不覺屈席薦求脩為弟子守仁甚器之每語人曰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恩以行人拜御史留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詢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閱也恩下所司必從曹錄獄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二

馮恩列傳

一 鳳嬉堂

牒以報諸曹郎噪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恩不為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故曰以知事首尾孰為緩孰為急孰為可否體當如是耳尚書屈遂著為甲令尋疏論留守魏國不當越江後諸衛卒語侵大司馬奪俸一月魏國亦遂撤後奉命巡上江舊例進卒以獲盜多寡為殿最恩曰是必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畫地守之以不被盜為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揮張紳挾御史大夫汪

鏞而殺人恩立訊寘之法汪鏞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覲吏禁南諫臺毋得先論請候畢事始論摘其尤者恩謂南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收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鏞悞而險能窺伺 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固恩復上疏極論之時上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禁北郊而摘其議不合者着論以邪徒聞之中外憚莫敢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二

馮恩列傳

二 鳳嬉堂

抗恩獨上疏言 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為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耶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默為老成以順吏為平易以特立為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謹不唯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 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立伏之馬喑口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蚕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

而贊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為美俗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宿乎是禮行後世有特書曰后親贊於郊譏外也視 陛下當為何如主也南北郊 高皇帝來定制也分十年而合：百餘年而 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家守先業者尚知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二

馮恩列傳

三 鳳禧堂

其不可而況 陛下為天地子為宗廟社稷主哉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茲矣以為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耶貨盡矣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道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省官長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性禽獸為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了不之惜而沾：焉以為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敕諭欲以退前

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 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充奔之用元愷而唐宗之徇林甫安石為戒俱報聞當思具草時自必違而 上竟寬之恩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鉉疏曰張乎敬之奸人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 陛下去張乎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乎敬根本之孽也鉉腹心之孽也獻夫門庭之孽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遂做范布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三

馮恩列傳

四 鳳禧堂

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旨削厲 上恚甚馳綬駢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至名榜掠瀕死者數四思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 上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問淵歲俸即以下逮詢有差恩遠真論斬矣時汪鉉驟遷太宰王肅敏廷相代為御史大夫議以恩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又不盡合疏請之不聽會審南關門汪鉉束向坐恩向闕跪鉉故令較卒擊恩轉膝面

之恩即備立不跪銕怒謂汝上書欲死我即下獄獲  
 欲為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恩叱曰若安能  
 死我即重我不過碟若又安能碟我銕益怒謂囚何  
 敢叱大臣恩曰乳臣賊子人：得而誅之何但叱為  
 銕曰若自謂氣節傲中何以受人餽餽恩笑曰如若  
 言不過以義索餽耳不至如若以送人市又受其：  
 金而薦之開府銕怒甚推案下欲拳恩：應之聲益  
 厲王廷相曰馮御史何絮為 祖宗不殺諫臣百七  
 石隱書 卷一百四十二 馮恩列傳 五 鳳禧堂

十矣豈以而快心破 祖宗法又謂太宰有法在以  
 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夏言亦曰此豈太  
 宰私家耶銕乃止然猶看恩情真應決恩挺身出不  
 顧觀者咸噴：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  
 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恩為曰  
 鐵御史且錄其語傳之遠外而 上所使詞事者審  
 以聞頗為動容是冬遂免行刑當洵：時有遺恩藥  
 者曰毋再辱恩推之地曰不聞王新南語我豈兒女

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殿刀都市以申明王法何言  
 辱當思下獄時長子行可南十三歲即伏闕上書白  
 冤狀括髮短後衣焚：長安街中見一要官攀過即  
 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促昇者疾過  
 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叩  
 公車大畧言臣父恩切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  
 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為 陛下作一忤奸  
 之犬而頌忘逆鱗之戒遙隔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  
 石隱書 卷一百四十二 馮恩列傳 六 鳳禧堂

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  
 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亦以明日死臣父  
 死臣祖母復死臣乳：一孤寧得不死惟冀 陛下  
 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  
 命 陛下修臣不傷臣心臣被不傷陛下法謹延頸  
 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有旨法司更  
 審時王廷相猶在事與司寇聶賢仍以恩前律不盡  
 合請報戒死戍雷州恩戍而汪銕亦用好事露罷矣

於是海內翕然謂御史公死忠孝子君死考王世貞  
為作父子忠孝傳

孫應全洛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初授章丘令徵拜給  
事中時張孚敬桂萼用事應全上疏劾之有曰一清  
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謀難獨任也身  
敬雖博學而性褊傷於自恃捕飭厲功名當抑其過  
而用之桂萼則泉鳩之資集鷲之性作威福獲黨與  
政以賄成事多阻抗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不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二

孫應全列傳

七 鳳鳴堂

可留也 上是之後因陸榮疏獲上乃榮萼保傅大  
學士銜以尚書致仕後又以薛侃請擇宗室之賢者  
立儲疏累及下應全詔徵尋釋之又明年以大計論  
臺臣不法請高平縣丞補遷兵部員外郎歷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順天晉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尋陞戶  
部尚書提督倉場被論改南京工部尋改戶部引年  
致仕卒賜祭葬如例

陸榮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亥

以新貴用事榮不肯往謁新貴卿之遂改授工科給  
事中兩三日間連報即上疏請修葺臺壘以通南  
衝又疏言壅滯之患總緣上下睽隔乞時延見群臣  
以資啓沃 上嘉納之戊子奉命考牧勅御馬監太  
監閻洪耗敗欺罔之錄條上十事允行之中貴奪氣  
適有重獄厥衛與法司異斷 上罷都御史熊浹榮  
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輕斥大臣厥衛積  
威已久每株送囚犯於法司雖知冤濫莫敢平反今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二

陸榮列傳

八 鳳鳴堂

據理與爭輒賜斥能恐法吏以浹為成非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時張桂用事懷  
甚榮草疏劾之內言孚敬萼用上行私專權納賄擅  
作威福廣報恩讐因指摘其罪狀而謂孚敬雖狼戾  
自用執拗多私其術備疎為害猶淺桂萼外若寬迂  
中實刻剋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蝱蝮化者必死  
是夜有鬼嘯於庭榮厲聲叱曰死即死耳吾義不可  
已鬼嘯何為翌日疏入自分必死章下乃獲旨現以

原職罷革散官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僚  
 震悚都下惜稱奇男子又以繁等不蚤發覺下之吏  
 既而霍韜甚詆其疏謂其與己同薦王瓊初不受賄  
 且謂揚一清嫉繁為之於是 上意頓回首召瓊還  
 政府一清致仕歸繁請貴州都鎮驛與岳倫王準同  
 出都城抵嶺所讀書如平時士子執經問業者甚眾  
 稍遷江西永新令縣素篤訟又盜繁難治乃損益保  
 伍法隨戶籍口召諸窩盜者與之好語捕送自贖有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二 陸繁列傳 九 鳳禧堂  
 出入可託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  
 彭陳三盜行劫江洋莫可誰何力請於即出其黨周  
 繼於獄釋其罪而播以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土豪左  
 鐸攘欲殺人暨峻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人  
 尤快之久之念其母乞歸惟色養為事：寡姊撫遺  
 甥施及宗黨稍有益禮喪其親哀毀甚疾遂革  
 陳相洛陽人正德辛未進士知崇德縣事為人剛果  
 無留獄吏不敢欺強悍歛跡時中費用事其黨至邑

者賂遺之相獨不為禮一切裁抑唐侍御有不畏強  
 禦勇邑咸羞之英擢為御史  
 趙漢平湖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建昌府推官廉正公  
 明錄重囚有寃必釋不拘成案殺人匿死者務廉得  
 其實不輕縱賢譽著聞召拜給事中章教十上其大  
 者若清治原消災變辨忠和又論劾巨瑞蕭敬谷大  
 用崔文及和佞陳洸等張孚敬秉政勢甚赫論其專  
 職自恣并及桂翟二相出為山西叅政數月致仕所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二 趙漢列傳 十 鳳禧堂  
 著有漸齋集  
 魏良弼江西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知松陽縣召入  
 拜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在諫垣七年論諍奏疏  
 數十上其大者論保定侯梁永福大司馬王時中大  
 學士張孚敬冢宰汪鑑及論掾御史馬敷王應鵬諸  
 君子每疏上輒廷杖：已或釋或下詔獄或小愈  
 或未愈又旨下復杖獄卒及行杖較餘皆為流涕聲  
 至無膚而直聲動天下 世宗注意永嘉故屢用楚

之以快其情然終念之曰小秀才狂却有胆故終不奪其官也已大察張汪共擠之竟罷歸隆慶初錄用忠鯁進太常寺少卿尋卒

邵經邦錄進士為刑部員外郎世宗復召相璉著經邦上言詩十月之交判無良也茲日食陽月象符小雅張璉尋去尋留象議洵謂陛下私議禮之臣夫禮與政不同也議禮貴當政要必公陛下以議禮德璉乃不察忠和不揆才量信使無間是私議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二

邵經邦列傳

十一 鳳嬉堂

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則所議者不為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可毀也陛下何不於此諸臣厚其賞賜全其終始以酬其勞博選海內重碩之賢置諸左右講明勵翼與建正大光明之治無使其履盈蹈滿化天人之怒生福過之殃臣抱此區區竊效茅焦之義昧死以請上下鎮撫司嚴訊曰父子天綱也孰可守變成毀者經邦自比茅焦何如視朕極刑勘問謫戍邊方與楊慎等永遠不赦尋以病死

石匱書曰我明人主以逆鱗不可犯者無如世廟然楊爵以南莽言之不死海瑞以決裂言之不死陸榮廷經邦輩以唐突冒犯言之不死乃為愚則以忤汪鉉而瀕死然鉉不自死之而惜上以死之亦即不死雷震搏擊之下使恩伸為臣而其子伸為子豈非異數哉後恩十八年而繼威練不免矣蓋萬能自殺之而又能巧取曲致使主上終殺之也矯駕君車佞人故智仍謂我明百七十年不殺一諫臣也可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二

邵經邦列傳

十二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三

明 劄南張 岱著

夏言曾銑列傳

夏言貴溪人舉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詔覈  
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望莊侵占農地二  
萬餘畝傾紉中貴人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  
皆報可轉右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聚眾據青羊  
山為亂朝廷大發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又爭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三

夏言列傳

一 鳳樓堂

功不決且有因而為利者言發其事遂命言往覈次  
第功罪皆當 上心器言會吏科缺都給事中特旨  
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 上方貴輔臣張孚  
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  
人主既躬耕行籍田禮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  
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 上大悅報旨稱美言  
又探知 上興輔臣孚敬有南北郊分祀之議復上  
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園丘以夏至祭地於

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 高皇帝初即位詔為據  
以漢唐為不足法 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群臣議召  
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群臣而  
卒莫之應詹事霍翰辨論益切至貽書責言指為奸  
邪言恚繳其書上之因遂劾翰五罪 上怒甚械翰  
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為力請不聽久之乃釋還職  
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言既顯  
與孚敬異孚敬恨乃因行人司薛侃之疏用彭澤計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三

夏言列傳

二 鳳樓堂

而傾之卒不勝言出獄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  
代之與時並召對所以褒勉有加時薦紳大夫方合  
攻乎敬謂言能抗之而言以開敏結 上知又折節  
下士以是得公卿間聲御史馮恩常有疏品第三公  
九卿長佐多所不滿獨稱言教時宰相 上既以制  
作禮樂自任於古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官而言為  
之長所建白多當 上意上亦欲驟貴之其委寄與

閣臣將賜銀記一曰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  
考以替南郊再建宗廟工成時加太子太師前後賜  
賚無虛月有所陳乞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起家吏  
部左侍郎以舊却恩中言莫能間也會順天府尹劉  
淑相與言之狎戚費完不相善坐奸人所中下獄廷  
言之死其客而主之因上書評言罪 上怒不聽言  
亦疑韜主之謂淑相與韜謁陵歸縱飲九龍池為不  
敬而韜時已轉為南京禮部尚書矣西人復相攻不

石匱書

卷一百四三

夏吉魯錄列傳

三 鳳鳴堂

已 上兩置之而錫韜俸一秩以謝言：氣稍：驕  
皇子生言入對 上喜甚手簪花於帽備以白金文  
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李時居首  
輔而 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  
皆以屬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孺視公卿常從  
上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勛及大學士時  
行帳燬而 上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燬言與二臣  
合辭請罪 上不問而獨責言當特疏合疏不敬言

望恐乞休 上而勉厲之六年考滿錄一子中書

舍人俄李時卒言居首尋以樞薦望天上帝奉冊勞  
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  
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擬也人頗以為異時  
武定侯郭勛危從惡言而善張孚敬孚敬左右之得  
幸 上至貴重封上公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  
與言爭寵而妬 上至承天謁陵畢禮部臣嚴嵩請  
率群臣表賀 上問言：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

石匱書

卷一百四三

夏吉魯錄列傳

四 鳳鳴堂

上乃報罷殊不悅嵩得其指乃固請賀 上許之言  
既小失 上指而會 上幸大峪山閱視永陵工言  
進居守勅而遷 上怒責言怠肆不恭因悉勅令上  
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言懼謝罪請留所賜而  
上疑其有毀損削其勅階令以少保大學士致仕言  
乃簡十年中璽書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 上  
怒解言朝辭已發道中貴人止之仍命赴閣諭之曰  
卿宜益勵功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

亦免眾怨言疑所云眾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自  
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為眾所忌上不悅  
隨加詰責久之遂言銀比及璽書手扎會陝西三邊  
大捷推功言獲勳階及少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彩幣賜璽書褒  
獎閣臣之與造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明年九廟灾  
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死而言與郭勳為仇  
益甚言雖教以病請然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擁諸

右履書

卷一百四十三

夏言曾列傳

五

鳳禧堂

姬妾為權慈壽太后崩 上傳示太子服制議言報  
疏有譎筆 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還鄉治  
疾 上怒盡削其勳階散官令致仕言始聞 上之  
怒之乃上諭南事宜莫以解 上曰若既蘊忠謀何  
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 上方治齋醮其為  
青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嚴嵩稱旨內閣僅翟鑾在  
非 上所急也而言且陛辭因詣西苑齋宮叩首  
上聞而憐之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命而郭勳轉恣

橫其於昔工治兵措克盜欵以數十萬計 上微覺  
其事給事御史請救勳與提督大臣會派役卒勳弗  
便也內閣撰勳且數月勳勿領事與言俱引疾在告  
京山侯崔元以景神致薦新得獨對 上從容問言  
勳皆吾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 上復曰  
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聖誕後始敢  
請耳又問勳何疾元曰勳寔不病言歸即出耳 上  
首領久之而給事御史伺 上有苗言而惡勳意因

右履書

卷一百四十三

夏言曾列傳

六

鳳禧堂

勳故不領勅為作奸植黨亂國法給事中高時復  
盡列勳貪縱不法數十條乃下勳詔獄三法司覆讞  
論斬獄成疏留中不下尋復言武英殿大學士俾疾  
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外然閣事多所取決而於  
窮治勳獄指授批根無所不極 上猶心念勳疑其  
中言構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選中使賜金幣寶  
鈔肥疇上尊盡復其勳階官職賜敕褒諭宴禮部前  
是言與少保禮部尚書嚴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

禮驟責不為下萬事言甚謹惟恐不當其意言亦以門客畜之會坐失 上言當罷呼萬與謀而萬已造上所幸乘一真人第謀倚言而代其位言覺之萬既數為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為恭謹以媚 上：心愛萬甚於言：乃日喉所善給事御史益攻萬 上益憐之 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以乘 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冠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做而雕沉水香為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三

長言曾統列傳

鳳嬉堂

之 上采悅用令成國公等三人出而留萬慰諭甚至滿頰首兩泣訴言之見陵陷 上使悉言罪萬乃肆臆陳之 上遂手勅都察院數言三罪又切責言官論劾言罪而衆疑言且優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而 上忽宣言入拜呈考諱忌仍直西苑候聖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嘗 上疏入八日奉御批令章職閒住時日有食之既上諭禮部以臣子欺偏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三

長言曾統列傳

鳳嬉堂

踵接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  
 盡酬答言居恒邑：不樂過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  
 草上臣 上亦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翟鑾得罪去代鑾者高  
 最得 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讚張壁以老病或罷或  
 徙高獨相 上微聞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陛見  
 盡復其勲階職秩時嚴嵩已為少傅兼太子太師矣  
 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  
 石隱書 卷一百四十三 夏言曾孫別傳 九 鳳嬉堂

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高：亦然：不能吐  
 一語而心恨之甚言殊不自悟 上左右小璫未竭  
 言者言奴視之其詣高：必執手延坐款：密持黃  
 金置其袖以是爭好高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  
 寓直何狀言時已酣枕高知之故篝燈坐視言詞  
 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策亦不復簡閱  
 多舊所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為報言  
 言亦不復顧高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

而河套之議起始言錄書生以片言合 上意驟起  
 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  
 臣不得為丞相非謂不得為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  
 同討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策不復託之代言而  
 猶未憚其志曾銑者江都人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  
 平遼陽叛卒顯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  
 父棄之遺與鹵共之鹵乘閒得入巢窟其中畜牧水  
 石隱書 卷一百四十三 夏言曾孫別傳 十 鳳嬉堂

草於北秦隴甚易欲以十萬眾逐之因故地築城增  
 戍填其中其為全陝計甚備聞於言：見以為名美  
 大悅而有蘇夫人者言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  
 其父綱頗交通閹即恣其奸利銑故綱同鄉雅善之  
 亦有所結納綱亟為言稱銑才言益自信以為功必  
 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銑所請大司農金錢以數  
 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  
 難不敢決而言意亦小沮會銑疏復請給誓劍得專

修即帥以下 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套鹵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果可必否一統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慘耳言懼不敢決請 上裁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嚴為既以窺 上肯乃上疏極稱鹵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既無名費復不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 上始報萬以言私薦曾銑不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三

夏言曾銑列傳

十一 鳳禧堂

顧國安危民死生唯狗銑饒欲耳而不允萬辭言懼上疏謝罪且謂萬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今忽先臣具奏不過諉臣以自解耳 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情強君脅眾令吏禮二部都察院恭看萬遂具疏力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聞同言亦力辨而 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 上遂罷河套之役使綏騎捕銑於是尚書淵等論言事為任意跡涉強君 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是

何臣體姑不寃因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成事侯仇為鎮甘肅貪悞桀驁數遠總督進止銑論糾其罪狀數十言擬旨令官校逮捕矣嚴為既得志與侯元都督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常關曾銑復套議故銑恨而中之又鹵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遠營損卒復數千懼而遣其子曾淳以五十金賄蘇綱俾釋以二萬金賄言故為之解而戒使復套以為功時曾淳以曾子在太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三

夏言曾銑列傳

十二 鳳禧堂

學 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獄都督炳極意煨煉而侯元行金於中貴人寔其事獄上諭綱成還且追所受金而使綏騎捕言：始觀鸞疏謂彼方就逮發疏時 上下諭不二日何以知 上語而數演為文又何知萬疏而附麗若此蓋萬與崔元輩為之也其辭甚明晰而 上方怒甚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緩期罪綏騎長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 上不許令更擬於是取萬指以交結近侍官員

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三十里銑性果銳有機畧其  
 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寬之又十二日而言亦至時於  
 車中聞銑所坐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後具疏以辨其  
 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  
 大理卿朱廷立等據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寔當八議  
 所謂議貴議能者 上怒切責茂堅等阿附其語猶  
 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而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  
 主事夏克承從孫尚寶司丞朝慶皆奪職為編氓言  
 石隱書 卷一百四十三 夏克承從孫 十三 鳳樓堂  
 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有七言雖以驕養得 上惡  
 然亦頗能持爭 上常諭之欲退處西南使太子監  
 國言時六十答諭云臣全數已盡萬死不取奉詔  
 上為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挫却勛與不肯戴道士  
 冠而天下方怨勛之橫與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  
 是多惜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盡復其官賜  
 謚文愍予祭曾銑亦贈兵部尚書謚褒愍言始有  
 妾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間生一子後言死而蘇

氏知之迎置家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而卒病死言  
 竟無後  
 石隱書曰言與嵩其間不能以寸其險悖同其諧媚  
 同其善傾陷人同其驕奢淫佚又同特以其見殺異  
 也特以其嵩殺之故異也乃 上聽嵩殺言而又以  
 挫却勛殺之以不戴香冠殺之以復河套殺之故尤  
 異也則其見殺也不亦幸矣乎銑無死道死於附言  
 死於賄蘇綱以附言一趾之錯身名俱喪可不慎哉  
 石隱書 卷一百四十三 夏克承從孫 十四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明 劍南張 岱著

翟鵬毛伯溫汪文盛列傳

翟鵬山東武定州人正德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典  
權河西務內瑞于經等新開皇帝魚肉行旅鵬力遏  
之不得肆陞衛輝知府世宗入繼大統道衛輝鵬祇  
應安詳民不知擾上計治行為天下第一偏於部楹  
遷陝西副使備兵岷州鵬勸修武備平居則開誠撫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翟鵬列傳

一 鳳嬉堂

綏一過侵犯則督兵追勦而亦不刺擁眾來犯與  
恭將設奇斬酋首十四級酋性凶逆去陞陝西按察  
使懼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與總督王瓊不相能被  
誣詆罷歸家居十餘年嘉靖庚子酋破大同深入山  
西時兵部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溫掌都察院事劉  
天和提督團營皆不能出師禦敵起鵬於家總督宣  
大偏保河南山東軍務時酋犯石州甚急鵬飛檄調  
延綏游擊劉繼統等出戰挫其鋒酋稍引去以不賄

柄臣憂言惡之酋退撫細故勒歸并革總督官明年

酋又至復起鵬為兵部侍郎提督如故給事中劉繪  
上言頃者北酋南侵陛下勅翟鵬提督軍務矣乃南  
適而總督魏罷南至而總督旋增事出倉猝機不素  
定非所以專責任而圖成功臣請專任翟鵬凡兵馬  
錢糧悉得便宜從軍張瓚亦以為言上命假鵬便宜  
懸賞格臨陣畏怯者都指揮以下徑斬首總兵等責  
死狀立功獲晉鵬兵部尚書鵬疏請自獨城未遭挫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翟鵬列傳

二 鳳嬉堂

四必乘隙復入臣議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枝及宣大  
主兵兼募土著選驍騎十萬統以諸將列為四營候  
南入即分屯要地每營各當一面發將兵與酋挑戰  
俾北酋必分道躡我兵同起夾攻之假令南騎克  
斥勢不可禦且令各營急趨關南依整固守使酋不  
得越而南久之酋必德歸我兵尾擊之酋固強我兵  
豈盡出其下哉上從之鵬修築邊城三百九十餘里  
築新城二百九十二座護墩堡一十四座添守備操



守十四員建營房一千五百間得地一萬四千九百餘頃得軍一千五百名大同遂成保障又乞增銀以供軍需詔發太倉金四十萬給之又謂宣大米價騰湧往歲發銀易米軍士生困宜於京通二倉撥粟十萬石赴宣府十五萬石赴大同而大同距懷來一千二百餘里計米一石僅足脚費請留米宣府易銀發大同兩便從之二十三年鵬以函報勞午復請調各鎮兵聽用兵部不可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鎮之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翟鵬列傳

三 鳳嶺堂

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聽以延綏遊兵二枝徵發已而南入大同塞鵬禦却之時朱方代許論為巡撫遂請撤薊鎮兵：却復議諸鎮兵俱宜撤去何南寇萬全衛拆塙而入上以本鎮秋防建議掣兵太遽使南守乘間入使鵬不下令何以掣兵并逮繫赴獄俱誦成造鵬至河西務借宿民家皆莫肯留遂告却使者杖其民：奔想厥衛以聞復達至京庾死於獄方亦

焚杖下初鵬之任總督也以大學士夏言偈不反謁辭去既又無間遺言衛之故至鎮一切陳請多抑不行旋復罷言去再起卒以非罪死人多憐焉隆慶初復其官進加郵典鵬慷慨有直節嘗有詩云惟有寸丹懸帝闕更無尺素到權門故竟以此被陷云毛伯溫江西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以紹興府推官徵拜御史出按福建釐正賦額歲省民財三萬餘金再按河南戒諸司不得與民為市：猶倚鎮守中人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毛伯溫列傳

四 鳳嶺堂

為奸伯溫捕市猾聞怒以為鉗辱我也必理之伯溫問故徑詣之索飯曰吾未朝日聞強具食曰必宴梁極醉聞強為歡酒半曰外傳公有違言願待我食若此耶聞慙謝伯溫咲曰吾固知公無是也聞公居山東許御史二萬金乃得直御史今益有名公失利何為者聞謝不敢與大咲痛飲而別三按湖廣戡洞庭湖寇及親藩軍校之暴者摘姦鉤隱莫有遁情世宗嗣統劾奏司禮大瑞蕭敬章肅張銳張忠吳殿其

死請併戮以謝天下銳忠竟抵法已遷大理寺丞并  
右倉都御史巡撫寧夏罷衛前兵三百人歸其營修  
漢壩唐壩諸河水溉民田若干頃會大獄起伯溫以  
嘗佐大理連坐罷歸既薦召巡撫山西明年改撫河  
南以時宰燠又罷丙申議征安南時居父憂奪情起  
為右都御史至則上方畧會兵不果出改協理院事  
是冬作永陵遷工部尚書提督工役後二年復議征  
安南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調上五事曰均管  
右廩書

卷一百四十四

毛伯溫列傳

五 鳳禧堂

轄處錢糧具官屬破常格懸重賞兵復不果出伯溫  
亦復協理院事己亥上巡承天勅伯溫與程鸞為行  
遣使勞軍初大同巡撫張文錦令恭將賈鑑築五堡  
為衆所殺後遂無敢言築堡者伯溫嘆曰昔人之生  
變由所任非人非建議謬也增築鎮邊鎮河二堡募  
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稅使耕以自給設一恭將  
領五指揮守之五堡錯峙聲援易及南遂不敢輕入  
窺大同其夏還院 世宗決策征安南同咸寧侯仇

鸞督諸師得便宜行軍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  
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兵候師期又檄臨邊諸郡  
儲糧餉議分正兵為三哨計六萬八千人奇兵為二  
哨四萬二千人雲南兵於蓮花灘分三哨計二萬一  
千餘人以恭政翁萬達張岳副使陳嘉謨鄭宗古等  
分監各軍經畧既定兵漸集乃檄諭安南示朝廷興  
威繼絕至意懸賞格尅日進師登庸大懼叩稱黎氏  
死無後願歸欽州四洞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黎氏  
右廩書

卷一百四十四

毛伯溫列傳

六 鳳禧堂

伯溫進文武吏士告之曰安南故陳氏地也登庸得  
之于黎氏與黎氏得之于陳氏等耳而殘民之生爭  
祖宗之棄地不可謂仁竭中國之力為外夷報仇不  
可謂智遂許降上其狀詔從之以庸為安南都統使  
遣伯溫太子太保加賜銀幣師還仍掌院事提督團  
營：軍耗不及額時議召補伯溫言京師募兵徒得  
賈豈得民無益于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閱又言兵不  
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寬今日都指揮以下逗留者斬

以狗總帥奉為絮令用人虛已博訪務當其才請共  
疏至即發孤障遠成威恃無恐錦衣官校多勲戚貴  
閣子弟怙勢不可究詰伯溫汰之由是怨讟日起會  
順天巡撫朱方以鹵退請罷成而鹵旋犯大同入內  
地方得罪斃杖下伯溫亦坐削籍罷歸踰年卒年六  
十四伯溫氣宇沉毅臨大事斷決不疑以非罪去位  
時共惜之

汪文盛湖廣崇陽人正德辛未進士為杭州府推官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汪文盛列傳

七 鳳禧堂

宗藩驕恣悉絕以法構誣逮繫日從徑行中讀春秋  
三傳者為辨說根究理要尋賴廷論曰其冤釋之選  
治會姚源魁起球彌德興都御史俞諫檄往視師文  
盛車騎奮厲悉心規畫秩滿召為兵部主事倭襲錢  
寧江彬盡惑上志誘道南征文盛率同官諫阻械杖  
于廷瀕死者數 世宗入統為兵部郎中命偕都給  
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清查冗員三千一百九十九  
員各宿齋盡革榜議蜂起不恤也未幾出守福州府

至值大侵疏乞蠲發廢復都鄙社倉做朱子備荒法  
行之是歲也雖饑而民無流徙又興水利開上玉舊  
港塞新河灌田四千餘頃又減丁錢省傳費議廢琉  
球私舶法重於後文盛操下嚴一錢不得濫公費即  
鎮守監司私有取於民必樹禁之遷浙江提學副使  
丁艱服闋又補督學陝西文盛精于人倫之鑒所甄  
拔士皆登上第與江西督學李夢陽陝西督學何景  
明一時齊名尋陞雲南廉使時安南莫登庸竊據塞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汪文盛列傳

八 鳳禧堂

逆其子方瀛稱兵窺伺陳宗蔡寧播遷赴懇于朝上  
欲正登庸罪遣使入安南體勘登庸弑逆狀久未得  
要領嘉靖十五年乃晉文盛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相  
機勸撫文盛乃招致安南人刁鮮等為詞察遣登庸  
遣阮環等八人潛入雲南偵我兵進止刁鮮執之并  
獲偽印一方大誥一通文盛疏聞上大悅降勅褒嘉  
仍令厲兵以俟文盛計結安南人武文淵等令歸附  
我軍號召黎氏舊城俾各與兵自効又以蒙自縣蓮

花灘者地當交廣要衝遂列寨樹營勒兵賊腹中以  
為諸歸正人聲援于是安南官目及隣境土官咸願  
內附方瀛父子大懼乃遣頭目范正毅等奉表來降  
并請擊蓮花灘兵而黎寧復具牒悔訴本國播越之  
狀及兵馬數目水陸進兵道里請王師亟征文感具  
以疏聞上以登庸篡逆數反覆罪不赦又不束身歸  
罪決計征之遂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帥  
師進勦伯溫至廣西會師分六哨以進移檄雲南馬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毛伯溫列傳

九 鳳嬉堂

犄角以掣其後文感仍駐師于蓮花灘分部諸將為  
三軍：各二萬一千人分為三隊某徇厲共伯溫刻  
期進發當是時方瀛死登庸懼東身奉表詣廣西軍  
以乞降而文感遂班師回鎮朝廷論功賜金綺進文  
感大理寺卿進疾歸卒子宗伊嘉靖戊戌進士仕至  
戶部尚書

石匱書曰我朝勲業之臣非有所主即有所附開國  
靖難得其所主者也靖遠咸寧得其所附者也如使

上無所主下無所附雖功如于少保勇如戚繼光皆  
不得上沾五等之爵而他可知矣故萬曆間如李化  
龍之平播葉夢熊之平哱徐元泰之平羌朱燮元之  
平蘭皆以不附柄臣遂斬爵賞况程鵬毛伯溫汪文  
盛之愛朕不終叛遭讒倖者哉嗟乎世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叩馬書生之言遂以之籠  
絡千古豈不重可歎哉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汪文盛列傳

十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明 劉南張 岱著

張岳翁萬達列傳 附王印直

張岳惠安人正德八年舉福建鄉試第一當謁鎮守  
太監長楫而已十一年成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  
偕居佛寺閉門讀易人竊指曰泉州三任生也授官  
為行人司行人 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  
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近臣輪直起居視醫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五

張岳列傳

一 鳳禧堂

藥庶呼吸相通可備意外不報 車駕南巡與同官  
諫止下獄罰跪廷杖死者十七人 上命不死者與  
一秀才官岳謫南國子學正嘉靖改元盡還 武廟  
諫官岳得復職陞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  
即轉祠祭郎丁母憂服闋補北禮部主客郎時 世  
宗方定大禘禮張璠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寔之岳曰  
德祖而上 大祖所不能詳也 上隆大禘禮可祭  
非其祖哉但當題其主曰皇初祖庶於禮協 上從

之璠岳欲授以宿職辭不受出為廣西提學會事  
十一年入賀改提學江西又不謁謝璠遂落職為廣  
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以病告假御史笈曰是常  
兩為提學易屈膝哉故撤之使署南海縣遣防夫持  
牌促之見岳不遜杖防夫防夫碎御史牌以復御史  
將車疏奏聞同官請岳謝岳曰吾無於御史何謝也  
同官曰子杖御史防夫非罪耶岳曰提舉杖一防夫  
便稱罪御史重矣子天提舉防夫得侵之謂天子輕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五

張岳列傳

二 鳳禧堂

耶御史聞乃追還劾疏陞蕪州知府會安南篡臣莫  
登庸弒主自立朝廷遣使勸狀岳言於督府曰莫氏  
篡恭事不必勸使者往倘受慢詞歸其辱在我師不  
得不出矣兵連無已也請留使者毋進督府蔡經曰  
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無用兵降登庸乎岳  
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令納地攻號伏闕獻圖  
籍乃不襲國體會兵部尚書毛伯溫出視師岳具進  
取方略且告以前語伯溫許之於是登庸偵知來輸

情於岳惟命是從其部落恐見欺曰有張太守在何  
恐時岳已遷為浙江提學副使伯溫奏乞遷廣東專  
守欽廉登庸使其孫福海叩關獻地奏上罷安南為  
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岳世倅一級賜銀幣嘉  
靖二十年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  
江西士大夫言江西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  
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剝體相言治生塚使司議  
費於廣信七縣：借千金岳曰是將鉅金為柳耶縣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五

張岳列傳

三 鳳禧堂

百金足矣 上賜相萬第命官治之岳饋予千金皆  
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萬書曰聞  
下雖奉 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畏將役其輪輿  
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萬反佯為謝岳所善友  
人密告岳稍大其眼界岳曰寒骨瘦：死時止需馬  
革一張他何知也三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西廣  
故旣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權貴檄州縣吏  
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持一物入門內諸土官有

功當賞賞大者釋奏小者稱制自行毋得如往時日  
越勇功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清腦諸巢大破平之  
捷聞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蠻進  
攻馬鞍魚嵩等寨平之又明年征賀連平之召入為  
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川貴苗龍許保  
吳黑苗作亂時為子世蕃故銜岳推岳以原官總督  
湖廣川貴軍務岳聞命即行既至勤兵進勦而諸苗  
跳唐林哥不可即得踰羊貴州苗出破印江魁石什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五

張岳列傳

四 鳳禧堂

黔中大震 上切責岳：上表謝罪召勵諸將身督  
石印憲沈希儀分道而進擒斬功多獨龍許保吳黑  
苗負固如故甯陽宣慰使丹玄者常攻平茶殺官奪  
印懼并誅嗾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  
也乘間共奪一城總督逮矣思州城小而勇易入也  
遂合兵突入執太守李允簡去石印憲發兵邀之苗  
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世蕃言為張岳宜遣治也徐階  
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趙錦張經歐陽必

進侍即張時微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違僑曰公寬之  
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貴  
矣五人相視氣阻嵩顧經曰公故提督兩廣矣吾言  
謂何經起言曰張總督功多矣顧用恩州違死無所  
恨以論臣陷則於法不同嵩不聽經又言曰陷與搶  
異思州名為郡不若內地一逃司苗入即去此搶城  
也搶城西廣時有之而廣督府故不聞坐搶城違也  
嵩曰太守何死經曰賊倉皇入執之而隨縱之死病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五

張岳列傳

五 鳳禧堂

死悖不可知非死賊中明也且府印在故謂與陷城  
吳嵩意少解張經貽岳書曰公生死縣嚴氏手且以  
吳岳曰妾語也妾有立脚如張維喬生不與宰相錢  
死乎後竟得不還止奪一官戴罪任事亡何和憲大  
敗賊擒獻許保目贖惟黑苗尚在而再玄思州之謀  
露岳上玄罪并及其挾金行賄事或曰公不為嚴氏  
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庇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  
恨叙功內召迄不允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

在公不內使明也何不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  
矣吾少年時張相屢招不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  
捕黑苗而已乃督邦憲使自為功而黑苗就擒湖廣  
巡按當勦報令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聽其攜軍  
意歎岳行金相嵩岳盡貯之辰州府庫謂太守吾死  
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殮它母毫髮動報至聶豹時  
為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岳階言嵩力終不得岳平  
生守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即不能向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五

張岳列傳

六 鳳禧堂

事宰相兒無內使意其冬卒於沅州督府守逃兵備  
視殮聞其衣床褥席皆枝梧綻裂駭曰張公簡朴若  
此明年叙功復岳官予如典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徐  
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三十年遷督臣不入一錢而  
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所著有聖學正傳持程朱  
說與陽明新學忤曾渡江與陽明辯難三日不合陽  
明曰子亦一時豪強可畏也無柰墨守耳歸遂著是  
書

翁萬達其先南人徙揭揚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尚書薦萬達才調副司出為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帥梧卒恣睢苦市人萬達執鞭之不少貸世宗欲征安南塞臣莫登庸使咸寧侯整軍擢萬達征南副使萬達說都御史秦經曰詔討莫登庸孤軍深入猝難得志聞登庸又大言中朝不能正土官之罪又安問彼今恙祥州土舍李寰思思府土目盧回龍州土舍趙楷及大藤峽諸徭皆先後負固登庸若約焉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五

翁萬達列傳

七 鳳嬉堂

內應則我且不保安能討賊惟先次第擒定之一以折其心一以孤其助則安南易下耳經從其言曰維公行之萬達定計畫平諸土舍然後出師南入境萬達獲得安南人南傑者厚遇之盡知其國中事傑歸因說登庸納款罷兵而安南卒服是為嘉靖二十年明年陞四川按察司使又明年陞陝西左右布政又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年鹵破宣府塞入紫荆關總督尚書程鵬巡撫都御史朱方皆建繁遂

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為總督萬達下令毋殺降殺降者抵死安即降用授以衣食於是降者皆來告南情德為聞萬達平時分道關為內外二險當秋防併內外關為一令毋分備而力始全又修邊牆千餘里烽候三百餘所倣古火器造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鍊棒雷飛母子大獸布地雷等炮備之於甯內使鹵不得風雨至上嘉其功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二十四年秋鹵大擁眾入鐵寨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五

翁萬達列傳

八 鳳嬉堂

門萬達督兵鏖戰鹵多被射死先是大同宗室克灼等謀引虜陰遣人焚積畧二日五六發萬達疑之行總兵周尚文審捕得其出道句鹵者冬上誅克灼等陞萬達左都御史兼官如故復陰一子二十七年上以憂言復套事下諸臣議萬達上議曰河套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天限也置朔方城受降漢唐尚已太祖神武定天下成祖身在行間三犁南庭鹵既殘破其時我未暇舍黃河衝東勝則我一時之計有



所失也其後撤東勝就延綏套遂淪南然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南亦未取之可也乃竟因備畫地而捐天險失沃野利則我一時之計又有所失也先此撫余公子俊置鎮榆林想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開墾無間轉輸難絀孤懸獨立沙磧為墟豈賢豪畧於遠謀將時或掣肘未易終志和然弘治以前我軍備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南出入今且盤據其中長子育孫孽畜蕃遂警之人家成業又矣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五 前萬建列傳 九 鳳禧堂

小王子吉囊僣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執典昔時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間謀罕至南居套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不可必知大塞以內我中國地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不可知之塞以外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徧野一呼而聚數萬之眾緩行持重則南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踣重在後小有得利歸期尚艱嚮導倘失全軍危

吳抑我刻日有期彘糧有數而南遠徙靡常遠近不測一戰之後南或保聚或伴為逃遁茹備時聞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此時戰即退即兩相持即我有數萬眾出塞南必有數萬應之弓矢馳擊南所長也火器守險我所便也舍我所便敵南所長執得執失塞下之兵固即塞下之人也墳墓廬舍父母所營妻孥眷屬骨肉所居未忝桑麻業產所具牛馬牲畜自養所供迫於刀及沐于死生尚每怯退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五 前萬建列傳 十 鳳禧堂

令軀之無人跡之地限以可立畫之食要以難必成之功苦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無恃從之禍而欲得其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師三歲為期春夏馬瘦此南弱時我利征秋冬馬肥此虜強時我利守春蒐秋狩三年三舉南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夫天時物性無甚懸也馬有肥瘦我之與南當亦不異馬瘦誠南弱然坐以待我馬肥誠南強則虜能寇吳兵家勝負轉盼難期六萬之眾千里之途一舉失利

議論蜂起烏能待之即三舉三勝盡可得志而敗而  
守我去復來版築之興復以何日議者但見近時播  
巢有功昔城大同五堡遙而亦不來侵競不知事勢  
實有不同播巢者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  
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復套則深入  
人境勝固間關敗虞陷沒又 城諸邊我之近土而  
人原不為利故雖有侵取亦未暇恤今據套為家四  
時住牧一旦有之肯晏然已乎語曰殺虎易奪虎子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五 土 鳳樓堂

數千人赴之麾下將皆止萬達萬達益前遣西風大  
起曳柴車後塵霧回塞南拔營來走趙國忠等分道  
追擊大敗之 上已偵知萬達禦南狀捷聞大喜陞  
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冬奔父喪又明年南犯  
大同詔起萬達乞終制不許亡何南薄都城 上大  
怒兵部尚書丁汝璉等棄市吏部尚書夏邦謨特超  
萬達還部萬達家嶺南蕪城以四十日至而 上心  
懸鹵備遲之時：舉問萬：順 上首諧以觀望萬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五 前萬達別傳 土 鳳樓堂

難奪虎子易奪虎穴難居誠恐布置未定爭穴之虎  
至矣我遣去河動蝦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自內  
輸邊又自邊輸河飛輓之艱良又可思言不能用竟  
及於禍其明年春南將寇宣府萬達念大同總兵周  
尚文謀勇可用夜草疏請令暫代宣府總兵趙國忠  
禦南 上立召兵部覆奏如議時諸將備南滴水崖  
俱戰死南南下尚文晝夜行至曹家莊南已入據險  
與恭將田琦大戰三日夜圍屢解萬達身環甲冑即

而皆受抑最甚從予從奪皆不得竟其用亦叩馬書  
生所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也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乃岳則唯強一世決  
不與權相一文錢嚴氏父子齧齒穿跟而卒不能致  
之於死則其冰霜勁節亦凜：乎不可犯矣用以鎖  
鑰北門非其劍氣之肅哉

附王邦直

王邦直磁州人父潯府谷知縣邦直生而駢骨有神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五

王邦直列傳

圭 鳳禧堂

力人稱王千劬弱冠補州學生試高等食餼非其好  
也及學騎射窮韜畧有終軍請纓之志日環甲令左  
右奉弓矢劍盾侍其父其父見而異之久之邦直自  
府谷歸里道遇南騎發一天不中南中石：為之泐  
齒取矢視如枉駭焉遂不敢近嘉靖二十一年遣警  
頗急詔舉才勇兵科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朝命詣  
大同贊畫翁萬達萬達與語甚懽國士遇之邦直亦  
頗以肝膈相歸再踰年謀報南將入寇萬達使邦直

同恭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覘視塞外抵鴉鵠谷聞  
山上南數十騎往來邦直贊而擊之無子遺者復見  
山下南百餘騎焉邦直語鳳曰可悉取賊之從者曰  
千劬將軍功奇矣可勿送竟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  
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騎列兩大翼而陣邦直  
激眾奮勇以矢石急擊而身自引弓射殺南首南憤  
合圍七重戰三日夜邦直斬南千餘級會大雨雪天  
食供盡邦直潰圍而出簡義兵止數十人邦直歎曰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五

王邦直列傳

高 鳳禧堂

吾與汝等初來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眾寡不敵損  
折殆盡鳳既亡吾歸何面目耶策馬復入南營力竭  
被害南環邦直屍相視嚙指噴：翼日引退我軍與  
以歸既而有自南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被邦  
直殺傷亡算自此南數年不敢入犯邦直死翁萬達  
哭而祭邦直文贈歸其喪奏官其子立祠祀之  
石廬書曰王邦直其今之李廣乎李廣身為驍騎尚  
以數奇不得一當單于而邦直以區：子於頗不為

世所物色而悖：然欲自見長以立功異域不亦迂而且誕耶漢文帝有言曰惜乎李廣生不遇時使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石匱書

一百四十五

王和直列傳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六

明 劉南張 等著

楊博諱綸列傳

楊博蒲州人父瞻為四川僉事博年十七舉鄉試二十一登嘉靖八年進士授益州知縣調長安為政有廉幹聲蓋屋有劇盜博督土共犁其穴在長安留心賑饑存活甚眾時瞻亦為扶風知縣父子並著惠政博被薦行取以年不及格授兵部武庫司主事轉郎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楊博列傳

鳳鳴堂

中 世宗幸承天起故大學士翟鑿視師九邊鑿薦博筭書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鑿綜所費少欲拒不見番諱博曰夷情下憤不予必變莫若面詰其緩逐狀曰天子念若等僻苦煩相公勞問若等當傾巢遠迎敢遲渙乃爾應縛屬吏諸番當氣奪如此則賞不待濫鑿從其計諸番震懾因微賚其先至者餘部落懼以後至讓無敢來至遼東登撫順城觀建州海西二部落屋居火食樹官建衛大類中貴而貢

使久不至察其故為海西兀兀住所閉過乃告譽是夷勢雖羈縻功成藩屏柰何惜小費自微厚防請以柔遠深意嚴諭諸驛給應并原諸夷後期罪特許補貢若兀兀住有罪不可赦則嚴敕撫鎮禽斬以絕禍源譽從其計諸夷畏服譽入首薦博可屬大事上嘉賜金幣調掌職方司亡何由從大同左衛入犯朔州疎彌諸州縣八日始出陽和塞山西撫按以由退聞博草備後十事請尚書瓚上之瓚曰由退美庸軍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楊博列傳

二 鳳禧堂

是其夕 上下內閣令戶兵二部條奏後計瓚取博草上之 上大喜有張瓚憂違思職之策而戶部後二日始上尚書李如圭竟夫 上意以免是時 世宗以庸懲責本兵瓚倚博如左右手 上亦知博所為一夕羽書至 上特遣中使扣楊郎中舍馳召之時瓚墨好貨而博布袍蔬食門絕私謁居曹十二年例當提京堂官鄭曉為文選郎中擬遷山東提學副使吏部尚書許鑽為博導之曉曰以楊謀斷莫虞不

遠博謝為知己居一年擢左叅政又一年擢都御史巡撫甘肅 上謂勦虜大臣曰前職方郎也而從時仇鸞為甘肅總兵貪狡濫暴博時：規正之鸞為曹銑所劾逮繫獄中鸞上書許銑并及博 上不問及鸞得出獄尚許博不已 上詔左右曰楊博好官鸞何誣之再者必治居二年興總兵王繼祖督恭將蔡勦擊酋八里河灘已與諸將再擊酋鎮羌永昌山丹鎮番等處斬獲甚多先是哈密夷人牙木蘭得罪於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楊博列傳

三 鳳禧堂

土魯番首擁眾五千餘人內附總督王瓚遷牙木蘭於湖廣安插其眾於白城山命哈密衛都督白羔刺約束之顧白城山城堡未建聽其暫附郊關以居是五千人者皆哈密亦斤罕東諸夷長子孫日盛強勁與軍民相角博檄副使王儀臺治白城山城堡墩成給耕糞具召諭諸番皆歡呼樂從計移帳七百有六男婦二千四百餘人離塞近者二百里遠者五百里約以朔望入城番漢毋非時通既奏聞帝嘉之以斬

鹵徒戎二功進右副都御史明年丁母憂服闋即家  
召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邊尋轉左僕射  
復命兼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博  
謂薊遼切近京師惟擁護畿甸防衛諸陵為大禦南  
之機敵戰不如慎守要以兵馬不入為功三十三年  
八月西夷把都兒東夷打來孫糾其諸部七大酋十  
餘萬騎會於小興州白廟兒自三岔口古城川并虎  
頭山連營百餘里謀犯古北鹵尋由黑霧山而南成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楊博列傳 四 鳳樓堂  
刻抵字河車者二百餘騎距塞不十舍博飛發矢夜  
二人出哨苗恭將唐桂守塞雲自帥中副總兵劉道  
副使秦甲而馳與巡撫都御史吳嘉會總兵周益昌  
大會於古北召諸將畫地守連營待戰持大器者夾  
岸軍益昌帥諸將往來馳援軍皆附壙立乙丑寅刻  
鹵自虎頭山大舉薄朔河川閣下突攻龍王谷恭將  
楊照游擊官疾擊之卯迄午百十戰殺過當我軍傷  
者什九博立出金錢勞軍促故游擊棠帥師五百人

前助則稍退尋執操子副總兵龔業疾擊之又過當  
則稍退尋攻沙嶺兒益昌帥其所帥將殊死戰鹵大  
挫轉攻了吉山廟兒嶺副總兵龔業展轉迎擊之遂退  
博更檄益昌發家丁千人援南所不攻地選尖夜攜  
地砲潛出按伏夜分齊發鹵自相蹂躪判砍連旦時  
南營火光燭天烽火達京師 上震恐問鹵報於相  
為日教下會博奏至 上喜起速南丙寅南分為三  
道攻龍王谷沙嶺兒執操子諸處各萬餘騎恭將照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楊博列傳 五 鳳樓堂  
副總兵龔業游擊官力禦之打來孫簡驍騎四千令却  
首逼攻松嶺兒甚力十總承爵故游擊言恭將淵各  
率所部至南盡銳議附而緣壙一鹵已及雉言却將  
張馬新其脫則皆墜鹵射馬貫額我軍被傷者六十  
餘人延綏游擊璘帥所部馳至殺鹵數百打來孫道  
部南把戶塞擁五千騎濟師相持朝至晡天燭集璘  
若言手刃督眾殊死戰陞把戶塞若里孤二南南號  
哭鈞屍馱去戌刻突百騎攻漢兒嶺紅山兒游擊守

督中軍時中等堵擊游擊碧恭將府以陝邊遊兵應之遂退鹵相與語向庚戌秋如進巨室賈貨人畜各飽望外今者堵高臺審人狠弓強大非昔比丁卯辰刻南復以三百騎攻孤山兒守若瑒若府揮刀親搏擊殺鹵五六十餘乃奔古城以去仍逐虎頭山將向白馬山大水谷博探由動靜微寧夏游擊經固原游擊堂提督卿嚴備以待仍選尖夜持火砲潛入各營竟夕四散五六發鹵人擄馬疲皆狼狽哭歸是役也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楊博列傳

六 鳳禧堂

博禦鹵五晝夜其始聞警即止宿古北垣上每跨鞍操甲胄手弓矢往來諸隘口睥睨間驚鴻血戰鹵百道攻不克是時都城謂鹵旦夕如庚戌警報日數十至 上時發廠衛邏較及親信中使分詣綠塞詞諸軍趾相踵及歸備述博隨鹵轉戰狀會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奏亦至 上大喜諭嵩曰得如博者數人無廢兵政矣己巳即軍中宣諭賜博益昌嘉會業照璘大紅紵絲服各一繫獎萬金勞軍論者謂中興武

功第一博上疏歸 上功稱五畧以贊 上大喜陞博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尋兼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三十四年打來孫憤昨秋失利獲朱魁馬蘭谷博帥諸將共奮擊大敗之復聞召入為兵部尚書身加太子少保博到部杜絕相嵩子世蕃不得撓兵政嵩父子不悅居一年丁父憂又二年鹵寇大同圍右衛城連月不解徵總督楊順下獄罷兵部尚書許論廷議置代未決 上復召博為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楊博列傳

七 鳳禧堂

兵部尚書以往博不能辭墨縲蒞事上疏慰曰 皇上幸寬西顧憂臣警戒此鹵用撫國情 上嘉答之鹵謀博出問即夕悉眾出塞去博陳善後事宜并經畧大同凡疏一二十上 上悲親為裁定不下部議鹵去遠博又以大同川原平衍南騎飄忽艱於防禦乃聚糧具械分布修築躬自勞耒於是築牛心等堡寨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挑濬大濠二道各長三十里攔馬壕六十四道凡六十日功報竣 上嘉博

功大速完降救獎勵加太子太保南有呼素者故  
稱魁柴時以輕騎抄我邊境博計禽之因分銳兵繫  
擊多所斬獲函使帳遠逾乃議築翁萬達所創大同  
長城約費二十萬金請內帑者十一 上覽疏謂輔  
臣曰博修邊費少成多比他動以四五十萬用大不  
同各鎮妄費誰肯一言及者博聞感泣會函入薊鎮  
督臣被收廷議移博鎮薊上然之既入關調度諸將  
畫區分守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徑千餘里不絕炮火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楊博列傳 八 鳳禧堂

之敵遠過嚮應近塞畏衆走報諸酋諸酋皆驚終歲  
不敢近塞 上特旨召博還却加少保萬父子恨之  
屢諧之 上前賴 上知博諛不得行一品考績賜  
羊酒鈔定加柱國勳四十一年函復大舉寇薊報甚  
亟 上曰自博入朕恒憂邊今秋必擾命早策邊之  
博申飭邊塞使命絡繹而副總督某者殊劣函乃東  
逃遼陽博拊几曰函氣甚惡亟徵各路兵協禦猶懼  
不濟顧引重兵去遠徵是假之道也今茲罷矣日夜

十餘撤起之旋函已潰博子嶺入吳南薄近圻火光  
燭大內博夜宿部中前後條上二十餘疏南尋引去  
是時嵩已先得罪歸博再入本兵九八年尋由嵩倖  
心力焦勞南北報功奏捷無慮數十次皆推功文武  
大臣不自為伐四十二年兩考再陞一子疏辭 上  
不許曰茲用酬功且以礪世明年吏部尚書缺特簡  
博未幾 上崩穆宗踐祚博首請錄忠諫舉遺佚奏  
叙平濠功令新建伯王守仁子世其爵又以中外遷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楊博列傳 九 鳳禧堂

陟太駁政多苟且請漸為久任法並得施行明年一  
品三考加少博博在位久左右倖倖皆不便時：語  
博於上博歷辭蔭許之又明年以覆留都御史龐尚  
鵬有旨詰責博請告去廷臣交章奏留不報已而左  
石諧博者皆得罪 上知博無他又明年再召為吏  
部尚書兼理兵部事力辭不許是時函已納款九  
邊防禦備邊為急博奏徵浙兵九千人復奏遣濟軍  
御史徵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脫伍軍悉詣



蘄鎮以資敵輔尋解歸 神宗嗣位召還吏部時一品滿四考加少師詹一子尋以疾乞歸再疏許之抵家一年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傅謚毅博豐稔偉貌音吐洪暢每談九邊扼塞險要兵馬錢糧穀盈縮堅瑕今昔登降之故疊疊如指掌遇下有思所至多見思每日四鼓興危坐待漏祈寒暑雨無二雖位益尊益恪慎子俊民仕戶部尚書俊卿武舉第一人為錦衣都指揮使俊士亦舉進士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六 楊博列傳 十 鳳樓堂

譚綸宜黃人嘉靖中以儒士中鄉試連登進士授南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即轉南職方倭薄南京綸募壯士五百人逐之當事者指目綸為知兵是時台之僂居黃巖新中寇即兵幾萬人皆僕懦遂補綸為台州知府至則簡習精卒千人旬日三捷就遷浙江巡海副使綸悉散諸徵調一意練士著倍餼餉備器械厲威信必誅賞三月部士皆爭命死敵會督府勦汪直黨於舟山兵相拒十月莫敢動綸伺賊登馬回息

擊濟之未幾犯挑者綸急走挑者已又殺海門俾者登城綸急率衛卒搏賊又扼賊海門之南北路逼之於新河追賊之陸恭政當此之時江南平賊功惟綸與胡宗憲為最居亡何廣賊流劫江西時綸方丁艱家食起復擊平之改福建恭政乞終制倭陷興化府又起復綸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綸期成繼光持賊諸林一鼓盡禽之然不自居功悉以歸前督府是時前督府方獲罪得藉以解陞副都御史復擒賊於福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六 譚綸列傳 二 鳳樓堂

清漳浦其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閩中聚不下二三千人皆誅賊逆當八閩底寧得請補制居一年起巡撫陝西未至蜀妖人蔡伯貫倡亂改巡撫四川至則寇已平度川廣介移施州衛設隆昌縣於隆橋驛過蠻所出沒又平龍州薛氏則又改龍州為龍安府皆得請蜀人大德綸又討除逆賊鳳繼祖有功賜銀幣隆慶改元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尋召還明年以左侍郎總督蘄遼綸謂鞏固京師莫若謹備蘄鎮

於是修葺聖創教堂造戰車馬銳師器械諸具甚設  
 初綸在江南時與俞大猷戚繼光共事戎間用浙兵  
 得勝有所之必帥與俱往賊望見浙兵旗幟無不屈  
 膝受刃及是請得南北兵兼訓練奏立三大屯營  
 鑰竟委戚將軍自是稱雄鎮國相戒不敢犯居二  
 年陞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理戎政明年以尚書理  
 戎政是冬予告又明年再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  
 時三鎮貢市竣北鹵三貢禮成粵東羅旁蜀中九絲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謹論列傳

十三 鳳嬉堂

平遼左征王果及平鹵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  
 兩麻子二益俸一加太子少保賜麒麟蟒服各一襲  
 亡何卒綸慷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置綸兵間綸亦始  
 終以兵事自表雖無所授輒矜勞畫運量若玩弄夷  
 鹵股掌上其志慮忠勁即圍徽靖謫常若大敵肘足  
 發極計慎畫猝有警輒欲奮蹀為士伍先不得宴處  
 常言國家欲破鹵者必得人為總鎮將兵十萬東西  
 往來擊無盡地自擊或時出塞持虛庶得志又欲圖

復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鎮偏關特角宣大庶幾銷鹵  
 無大舉綸少好黃老其後入官家居教伎自奉增損  
 海盜曲調儂之和平號四平腔者至今優人皆用之  
 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太保謚襄敏追叙羅旁功世一  
 子錦衣百戶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六

謹論列傳

十三 鳳嬉堂

防護家門楊博譚綸之久任本兵區畫兵事洞悉機  
 宜故其經濟勲猷亦表之可見豈如我 烈皇帝召  
 對平臺問家宰以官職問司馬以兵額皆然：如丙  
 吉之不屑置對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如吾楊譚兩  
 尚書者謂非中興之名佐也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明 劉南張 岱著

嚴嵩列傳附子世蕃趙文華郭懋卿

嚴嵩江西分宜人父為藩司吏其婦方婚而有光起  
解舍生嵩藩司奇之齋醮構錢布以贈嵩長身疎瘦  
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成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鈴山十  
年始出常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故御史司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一 鳳禧堂

其省試而得嵩者當宴鹿鳴日諸生前為壽嵩貌羸  
鵠木遂不復躬接至是投刺見講鈞禮遂出巨測漫  
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  
也以公嚮厥之恐終棄之耳其猶隘急睡眦如此又  
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為國子監祭酒嵩資  
淺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有  
及嵩者疏辨得留進為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粲等  
論此輔臣桂萼復及嵩：奏辨復得留遷左侍郎尋

進南京吏部尚書踰五載不召以嵩壽賀表至京值

修宋史方開局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夏言在

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昂臣教習庶吉士皆

不暇兼職言亦從史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專司董理踰歲言入內閣昂臣當次長禮

部嵩復私於言躡得之始謬為恭謹以迎合 上意

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辨之強給事中

胡汝琳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已勿得強辨嵩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二 鳳禧堂

懼益為恭謹而其子世蕃緣廢叙授都督府幕已恣  
行諸曹居間有所納賄矣時 上人諛臣言欲祀獻  
皇帝於明堂配上帝嵩與廷臣議皆難之 上不悅  
嵩皇恐盡發前說所以條畫禮儀良備遂尊獻皇帝  
曰睿宗祔武廟上嵩奏卿雲見 上悅受即臣賀嵩  
為卿雲賦及大禮告成頌 上嘉之付史館明年加  
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賞賚優渥與輔臣埒嵩婦益  
驕於藩國請卹乞封所挾受賄積貲且巨萬南北給

事御史以大蔡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高 上皆勉  
留之高奏辨中有謂人臣於人主將必使孤立目勞  
而身觀望禍福乃為得計 上摘其語稱之御史謝  
瑜復論高強辨請斥之不聽高恚甚因員外郎衛元  
確復命婦廷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為寬限市恩  
俱坐請復忝其郎中熊過等請遣方欵以自強且快  
意而公論益鄙之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高御史  
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袖謀襲爵永壽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承高川傳 三 鳳嬉堂

賄助煇寔跡下所司高疏辨且乞休 上優詔百餘  
言慰留之賜高銀印曰忠勤敏達賜其家歲豐書之  
棧曰璵璣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敬高以史  
部尚書許璣等評其請記事不勝益橫前是考察御  
史謝瑜不及當調高持擬旨用貪酷例然之御史葉  
經監山東試高乃摘錄語指為狂悖不道俾禮部恭  
論逮至京杖死中外愈側目高矣是時吏部尚書許  
璣禮部尚書張璧俱入閣同預機務然不獲入直鹿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承高川傳 四 鳳嬉堂

王庶子惟燬與嫡長懷培爭國封高俱納重賄乞斥  
高以戒貪墨言擬旨下臺勸高急歸誠於 上：聞  
之弗罪也遣警告迫 上每以咨高既條對平：耳  
上必為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既而高頗憂言斥之  
愈寵幸所供熙祀青詞額對獨高居最乃以聖誕恩  
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吏科都  
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高汚奸不當干大位不聽南  
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經等復論高并其子世蕃攀

煇異今諸閣臣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  
三楊故事高蓋欲示厚同僚且見言妬也報聞太廟  
工成加太子太師後 上微覺高橫而許璣老罷張  
璧死乃詔起夏言：至盡復言官復偕高上 上為  
加高少師以慰安之言既以啣高則頗斥逐其黨與

萬唯：而已不敢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同事橫行燕中萬乃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 上使其馳驛往還萬以萬壽加持進又以考九年滿加華蓋殿大學士言尋以復河套失上指為萬及崔元陸炳構誅死萬遂持相上益安之乃加萬上柱國萬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為比且款以示謙而見夏言悖 上悅進世蕃為太常寺卿仍行尚寶事萬父子橫甚而刑部

石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五 鳳嬉堂

即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凡數十事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為民溫旨器之仇鸞始由嵩入約結為父子既快而得 上重而驕嵩猶欲以兒子嵩之不應反凌壓萬：悉數以密疏言之沮止萬狀皆不聽驚以是益恨其所以詆謀嵩倫至 上為心動宣召亦稀時陸炳掌錦衣緹騎與鸞爭寵始嵩乃厚收炳以為腹心使詞同鸞：亦為憐然其所從卒不能如緹騎僕狡鸞竟墮炳阱中及鸞暴死炳乃謀於嵩怵

鸞之義子逃之南而道執之盡得其交通狀誅其妻子萬以是益親信父子貪亦益甚廣東道御史王宗茂疏其貪贖數十事：皆有實 上為之錮宗茂二秩兵部員外郎楊維盛論萬十大罪五姦 上摘其中有所問二王語以詐傳親王令旨律坐絞嵩以十五載考滿錄其二子又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蕃為工部左侍郎嵩拜 上諭以盡誠贊玄實為忠首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 江南連歲

石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六 鳳嬉堂

倭大亂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為總督討之久未平趙文華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為言人皆笑其誕上獨然之以問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察視賊情求區處長策所使即文華可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巖威福所扶持將吏金寶亡算總督張經自恃位高不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聞於 上：怒文華伺得旨露章劾之 上發緹騎逮經而經則已大破賊俘

斬千計捷聞 上怒亦不釋經迫行五千金賄世蕃  
世蕃與高謀款為 上解不解則姑為溫言款經  
至死方悟因嘗高父子於市文華自浙歸復命上問  
倭事何時息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上為之悅  
而文華行珍寶於高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高  
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為即君易腰帶我相  
公賁也高亟稱文華於上遂進工部尚書職加太子  
太保俸復大張詔遣兵部侍郎沈良才討之高知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蘇高列傳 七 鳳嬉堂

上意以文華昔對殘寇且卒為不憂懼而使文華自  
以替帥請 上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誘寇首徐海等  
因掩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為右都御史高等皆  
賜金幣文華上疏歸功高以為高寔受之成算而高  
亦薦文華有學行宜拱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  
旨逐萬不之救 上亦不以咎高而宗憲傾江南庫  
藏為世蕃餽所需古法書名畫宗憲皆索之富人世  
家榮魁巧儼靡所不極而地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

以為諱其所欲為莫尊量之屬或終塚剽攻他寶玩  
多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無已尋以萬壽節  
加高燕食尚書俸仍免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  
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高跡矣前是鹵入犯邊錦  
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高父子奸惡廷榜之誦編保  
安高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楷竄名妖人  
閻浩欲斬鍊并戍死其子天下聞而痛之給事中吳  
時來極論揚順糜餉縱鹵重賄納指相率為蒙蔽致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蘇高列傳 八 鳳嬉堂

右衛危困 上以問高：曲為順指掩覆 上不聽  
起捕順指下錦衣獄時來謂高可勝也亟上疏極論  
高世蕃罪惡刑部主事張紳董傳策亦言之前輔臣  
徐階觸高忌百方阻其進階每為人語時政輒歎息  
稍聞於高至是以時來紳皆階所取士傳策又其鄉  
人密奏三人同日構臣必有使之者 上乃下詔獄  
令宓主使而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高老矣何不  
小需歲月而思若是階危甚時來等既下獄考掠窮

五毒竟無言第曰 高廟神靈教臣耳都督炳心嚮階以是生神傳策相主使時表避遠傑欺上各發滅烟瘴術所為益恨階并及炳其後順階遣至詔做高復為寬解順僅生成指捕外當是時 上生深宮中款以威福遠播連帥大臣時：有所違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高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高與世蕃能得其窾欲有救解則必順 上意極詈之而做婉解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九 鳳禧堂

以中 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微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 上所恥與語 上更為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險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即號為文武庫吏而尚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即萬家方祥為尤著 上以萬直舍隘別撤小殿材宮室於側多蔣花木其隙以娛之復發庫中金百為製什器朝夕割御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高：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令文伯爵俸高復以京師居

第之中堂請額 上名之曰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曰有德樓曰寶翰高故有高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南昌而四皆宏廠壯麗分策金寶以寶之猶不足而繼世蕃之羅取益甚幼皇太子堯裕景二王並居外却外論洵：故左中允郭希顏夫職家居欲以危釣奇乃具疏請建帝立儲 上思之高乃擬旨命御史即家修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多樹敵恐高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 上意搖或可因而更樹乃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十 鳳禧堂

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吳日代高執政 上曰忽諭却禮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高與禮部尚書吳山言 上意未必兩或款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儀 上景王卒之國世蕃謀益解尋為夫人歐陽氏卒世蕃方繼權不欲歸高無次子可以扶柩者高請於 上謂老老不可無世蕃待詔聽留共養如故世蕃險悍慄猶能揣合 上意 上宮中閱某書中使必報世蕃知之世蕃亦即檢某書繙閱以備清問

上偶以赫號書某事問萬：無不條對精覈勅報美  
萬以是心益仗世蕃而絕愛之諸曹曰事者軌問曾  
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  
蕃以是益驕橫九卿臺諫至決日不得見或停使至  
暮而遣之或有萬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萬在  
直或紫月不出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  
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  
樹異卉乘輿張蓋游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二 鳳嬉堂

事而已萬故與階却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  
人羅拜之譽賜賜白萬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喃乳階  
謝不敢當而是時方士益道行以亂得幸 上：故  
有所問答封使中官至此所焚之不能答則答中官  
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後焚之則  
所答具如旨 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  
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  
階尚書博不肖者萬父子 上復問吾亦知萬父子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三 鳳嬉堂

執也成國公未希忠元勳也虞之酒不潦倒不已性  
尤強記於中外官職統曆險易亡不諳熟其責賄多  
寡毫髮不能匿 上頗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  
萬直所萬所報札漸不如 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  
上所居萬壽宮火大朝殿工方急萬以費煩請緩  
上問階：爲規畫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 上  
大悅宮既成所以褒摧階至厚萬僅加祿百石不能  
致矣自是 上有顧問不及萬即及萬亦不過齋詞

貪念共奉玄父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殛之  
答曰上真殛之則益用之者之咎故弗殛也毆惡之  
權留以屬 上既答報道行露其意於御史鄒應龍  
應龍乃抗疏論萬父子貪奸誤國諸大罪十餘條上  
以名捕世蕃及舞法行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萬  
小心忠慎壽君愛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  
給祿米百石萬猶爲世蕃求解 上謂念若忠勤已  
加優處何又以克兒潰救萬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



及其子錫皆坐戍煙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當世蕃之用事吏部即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吏部即始以三千金後遂至萬千若項治元者竟就逮庚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蕃迫則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背詞蓋通行陰事下刑部獄侍郎葉鏜鄒懋卿誘使誣伏前偽狀引徐階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叅議上猶悔之且追思萬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專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三 鳳嬉堂

析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上乃勸階等必贊玄如萬乃可而謂萬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洵：虞萬且復用久之階益見信乃已於是萬之黨鏜懋卿萬家何遷張雨唐汝楫王材及其婿袁應樞先後以白簡草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吳勅伊無人之為王也以殘暴屢見亂臺使者行十萬金於萬得小緩至是使其較卒十餘輩造萬家骨價金萬置酒款之好謂曰所言金十

萬則無之僅得半耳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固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聞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吳速掩之可獲也即發卒追得金悉捕下獄論死而世蕃自戍所私婦益廣拓第舍又恐金多為盜窺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擊刁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萬故所養舍家子出外為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謀滿百紙報封以與萬：怒而却之他臺使監司小有違言萬報呼具舟我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四 鳳嬉堂

且入京而奏以時恟喝會前有賀萬壽表得報且當見憐同懇疏請移世蕃便地供養上不許巡江御史林潤劾世蕃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叛心龍文故世蕃客為通賄與同戍者也詔即委林潤捕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回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上令即棄之市謂萬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為編氓拘役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

寶玉重器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錢  
故散厝不少、臺臣乃益論成萬家、鄒懋卿追其受寄  
金錢重二十年不盡、當籍萬時守巡官至萬家、然商  
萬從旁視之、歎曰、吾室不知至此、籍時得肥一箱、綠  
四角兩角紫壇、卿金鈎皆在、不知所製、久之知奉為  
夫人經視、常用也、有送黃金溺器者、自署姓名其底  
其穢籍如此、然潤所効、萬材過常有司、竟秀連其親  
黨、乃得足世蕃短項肥體、眈一目、久繫獄、殊不知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五 鳳嬉堂

上意欲殺之一日、隸拘縛之、江西司世蕃曰、吾死矣、  
綬騎之士、操白幟、押赴西市、騎往來長安道、世蕃行  
至某處、輒報入上前、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萬死時  
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柳亦無弔者、時年八十有六、萬  
在朝日、食指數千、隣僧見溝中泔漬、恰其狼戾、積數  
年累、致困焉、後萬死、世蕃誅、子孫不能舉火、隣僧飯  
之、至數年、不盡其子孫、謝之僧曰、是若家厨、滄中物  
也、謝我何有、

石匱書曰、毒而虎而蠍、可謂毒也、毒而蝎、不可謂毒、  
而龍尤不可言、其人主聽其言、方如拘耳、如飲蜜、不  
知其毒已攻心、不復可救、此萬父子之肆其毒於人  
主、而二十年嘉靖之天下、儂烏如不終日也、雖然、嘉  
靖之天下、猶全無缺、而萬父子、嗜嗜、斲斲、其身、餘其  
幾、是猶一蠶、而口其首尾、而口自噬、盡其身、而始死  
則萬父子、非毒而蝎、毒而龍者、蓋毒而斲者、也、自錯  
之耳、又誰怨哉、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六 鳳嬉堂

附趙文華、鄒懋卿、萬家、萬虞龍、劉伯躍、何遷、胡  
如林、白啓、常張、而袁應、推唐汝楫、王材  
趙文華、慈谿人、舉進士、授兵部主事、坐豪宕、不飭、詢  
東平州、同知、尋陞南京、稽勲司主事、改北刑部主事、  
拜相、萬為乾子、躡陞、通政使、久之、吏部尚書、萬鏜、推  
為勳、陽、逃、撫、文華、不喜、外補、會給事中、朱伯辰、論、文  
華、和、媚、奔、競、罷、路、滋、章、亟、罷、斥、以、重、臺、憲、文華、乃  
言、通政、使、朝廷、左右、之、官、例、不外、補、萬、鏜、意、在、出、臣

喉所親言官論劾必去臣乃快鏗前為右都御史復  
 從侍郎起用尚書作欺通俸算考今又以不得一品  
 心怨望 上怒然鑿并伯辰為民文華留如故尋陞  
 工部侍郎倭大毒江南文華上禦倭七事首言倭居  
 海上宜禱海神 上方尊事上玄文華言合上意  
 上為之罷兵部尚書藉豹文華遂得視師江南以祭  
 告海神往文華負挾恣睢賄貨殃民稍立賑贖立權  
 仆之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繼經者周璜浙江巡撫李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傳 七 鳳嬉堂  
 天寵蘇松巡撫曹邦輔俱受其荼毒而經誅璜罷為  
 民天寵坐論死邦輔逮而倭益猖獗文華知賊未易  
 圖遂有歸志上言賊解請還闕許之見 上言南賊  
 大都城獨零賊未盡耳 上疑之數詰問焉：為文  
 華封時琉罷文華薦胡宗憲代而家宰李默不用文  
 華言而任用楊宜文華遂家奏臣還京時零賊可指  
 日滅至今未殄坐督撫不稱此由吏部尚書默恨臣  
 劾遂其同鄉張經為之報復且默部試選人策目引

用漢武唐憲始以英銳與晚節任匪人以至敗寓謗  
 訕無人臣禮 上大怒遣詔獄論死卒用宗憲代宜  
 而陞文華為工部尚書再明并倭氣益熾 上復數  
 諭高語文華以實情對高恐事露令文華再請視師  
 上復命之往而宗憲竟平倭寇文華歸仍為工部尚  
 書方士金梨百花酒曰仙酒文華以進言臣師為常  
 服之是以壽 上問高：不知即對臣之能老不知  
 其故非關仙酒也高詰文華居何誣罔至此 上賜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傳 六 鳳嬉堂  
 文華衣文華飲世蕃所婦醉拜賜 上聞滋不悅是  
 時已覺其江南殃然狀正欲斥之會 上欲亟修殿  
 殿以觀於迷職朝貢之使文華不赴辦遂命回籍心  
 謂未盡事乃科道官無敢論者 上怒無所洩而文  
 華子錦承千戶恩懌請送父歸家上疏之日犯上所  
 禁封達革文華職削恩懌官遂成之中外大快文華  
 嗜酒病益被斥後偶捫腹五臟悉出死後嚴嵩敗御  
 史鄭洛窮治嚴黨奏劾大理寺卿萬棻刑部右侍郎

郵懋卿太常寺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賊不職得旨  
 家懋卿屢被人言納賄有跡令閑住降虞龍為四川  
 僉事尋有詔嚴氏黨人工部右侍郎劉伯躍南刑部  
 右侍郎何遜南右通政胡如林南光祿寺少卿白啓  
 常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廣西副使袁應樞諭德唐  
 汝揖南太常寺卿王材俱革職閑住伯躍女適嚴嵩  
 之甥應樞嵩婿遷撫江西時學欽以遺嵩父子欲致  
 崇熙汝林兩貪肆不簡啓常厯喪遷光祿入世蕃幕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元 鳳禧堂  
 中至以粉墨塗面供其驩笑汝揖吏部尚書龍之子  
 以父事萬因得及第嵩亦兒子高之與材俱出入卧  
 內交通請托至是為給事中趙灼沈溥陳縝所劾俱  
 各治罪懋卿與文華並拜嵩為乾子俱得寵幸懋卿  
 獨放縱每恣睢公卿間以都御史出覈醜所經行兩  
 畿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子叱咤風  
 生守令以下皆膝行蒲伏上食惟謹主以文錦被廁  
 牀黃金為溺器妻妾隨行者其所乘輿幔以五彩法

錦衣民婦十二人昇之天下震動至是被劾請成遣  
 方又追論其受害金錢家產籍沒殆盡  
 石匱書曰相嵩末年分宜令候嵩私第諸奴行過  
 令前不為意有嚴辛者向令叩頭不已令駭曰若何  
 為爾辛曰我主威極去禍不遠到臺前幸少寬捶楚  
 令為歎息未幾嚴氏收諸奴皆論死令憶其言特為  
 寬釋辛固嚴氏奴也而文華懋卿輩亦何莫非嚴氏  
 奴也而辛能預料嵩敗若文華懋卿之深恨固帶視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七 嚴嵩列傳 二 鳳禧堂  
 冰山為鐵山其識見又出此奴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八

明 劉南張 岱著

徐階列傳

徐階華亭人幼墮臂井從其父輔丞宣平道括蒼嶺墮深壑中衣絰於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三人階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輔臣楊廷和見而異之指以語其察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授翰林院編修予婦娶且北上道過言禮得成遂者邑不樂

石匱書

卷二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一 鳳禧堂

又念其父且老亟逆棹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時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為王氏學諸賢豪長者交口稱譽階故階盡得縉紳間聲克經廷展考預修大明會典時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為木主於道豆禮學皆有所損益首揆張孚敬緣上指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懍懍七異同者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階盛氣詰

之階徐理前說且曰高帝畫章薇清疏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曰高帝少時作耳胡可擬階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却何以力據高帝少作孚敬矧畫亦曰即君謂塑像古禮否階曰塑像非古然既以肖而師事之何忌毀也孚敬曰程氏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吾親階曰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乎孚

石匱書

卷二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二 鳳禧堂

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上緣孚敬意為或問以難階而斥之外補廷平府推官階既以尊孔子首抗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為小官即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階獨不然曰官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不淺乃單車馳之即至則連攝印事清風繁曰三百更輸銀法母落備胥手毀淫祠報鄉社學又畫策捕獲

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掃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  
同尋陞浙江按察僉事提督學政三載進江西按察  
副使仍視學政考較公明兩省所造成進士為名臣  
者不可指數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讀  
以母喪歸服除即家擢國子祭酒轉禮部右侍郎尋  
改吏部故事吏部大僚騎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  
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  
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臺：咨訪邊腹要客吏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三 鳳嬉堂  
治民膜錯及寒暄語冀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  
得少率心領為之用譽聲日起明年無翰林學士掌  
院事尋擢禮部尚書佐敬太子薨議喪禮稱 上旨  
上察階勤慎召直無逸殿廬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  
撰辭詞賜飛魚服吏部尚書闕廷推階為首 上不  
悅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也階遂請立皇太子不  
報庚戌南闈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遣將之在  
司敗做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詣行營目效報可已又

請 上還大內備非常 上雖難於還內而心念階  
忠會中消陷南嶺為南致書乞貢內云不許我則進  
兵 上以示階及嚴嵩且召封使殿謂且奈何萬猶  
為緩語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川  
管何謂饑賊 上曰然復問南求貢書安在嵩出諸  
稟曰禮部事也 上復問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  
恐激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  
皮幣何愛為階曰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陛下能許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四 鳳嬉堂  
之否 上悚然曰卿笑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  
緩之遣譯者至南所詰以用中國書而去番文且徵  
其情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遣我得以脩備而  
援兵益集南且走不走而擊其惰歸可十全 上稱  
善者再為乃進曰 上幸一出視朝 上不答階與  
李本從傍從史之 上曰可爾得毋驟乎階曰南鴟  
張甚中外皆謂：侍 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大旱之  
得雷運胡驟也 上始首肯階出會廷臣議皆言求

貢非由本情不宜示中國藉階因燕酌所以而請者  
 疏上而 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教言事者甚厲非  
 所望也由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階因薦故按  
 察司副使聶鈞都御司何棟才即召用之又陳善後  
 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無刺譏用事者而當召對  
 時又頓首為口為故與長言讐而言常薦階以是恨  
 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者而孝烈祠太廟之議起孝  
 烈皇后崩 上欲祔之廟念歷於先孝潔皇后又慮  
 石隱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五 鳳禧堂

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祀主或非  
 仁宗則慮考遂下階定議款以考烈先祔合諸大臣  
 議朝堂大約以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諸  
 大臣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中以為然  
 疏上上大怒謂階與思中專之足矣何諸臣為令再  
 議階不得已乃小婉其辭以為大廟又室皆滿若以  
 今 上諭 仁宗固在所當祀第此乃他日聖子神  
 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

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逸益之於太廟  
 奉先殿各增一室而祔祠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祔  
 而孝烈可連祔 上難於增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  
 之愈怒促更議祔 仁宗祔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  
 階惶恐謝罪不獲終守前說矣於是發思中元旦頌  
 表誦其語廷杖百冀以休止階而嚴嵩遂謂階可孽  
 也所以中傷階者萬方一日獨召對 上與屈指論  
 群臣孰優至階嵩徐曰階所乏不在才乃才勝耳是  
 石隱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六 鳳禧堂

多二心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不知所為唯  
 益精心齋詞以冀 上憐而左右亦多為階地  
 上怒漸解咸軍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階共直  
 舍東西屋酒杯小睡嵩益惡忌階鸞特利屬國由泉  
 顏頗弱欲掩以為功謂其美專尚請大發共征之下  
 禮兵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  
 年之藩籬 鸞所云專俺答者即得之俺答所夫焉  
 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他不能

成將母為由外國何驚自是不悅階然方與高倫弗  
 服也會有獲問功 上優下階及兵部議驚高皆獲  
 峻加且延世而僅錄階一子入監讀書 上手注加  
 少保身進兼文淵閣大學士恭預機務始仇驚曰詭  
 以必破因得 上晏梁春寵亡而後其後言益不讐  
 頓縱律要請無已 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  
 亡敢及者會驚疽發背不能將自警當至尚嘆喘不  
 肯吐大將印階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 上歎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七 鳳樓堂  
 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彼所為耳乃因兵部疏馳  
 使奪其印驚一夕自恨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移  
 於市家盡籍萬之始見仇驚收謂階同直舍將以自  
 媒之而會詞知自階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吐曰  
 吾長於階二紀而智可少也自是謀稍息矣 上既  
 誅驚益親重階教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驚常  
 益之故階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  
 衛卒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

石匱書

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原以資賞賚又請罷提督侍郎  
 孫檢上階格於高不盡善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  
 進勳為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  
 載加少傅階載改兼吏部尚書宴禮部錫春履諭有  
 加 上雖重階而備隱之嘗分即園所進五色芝授  
 為本以方便鍊為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  
 潤也階惶恐言人臣之美孰有過於保天子萬年者  
 且非政本而何 上乃亦授之芝使鍊藥而階益精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八 鳳樓堂  
 驟於 上所嚮往不敢復持矣兵部楊繼盛論萬罪  
 狀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怒屬陸炳加根究階  
 戒炳即不慎一及王子如宗社何又為危語動萬曰  
 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  
 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宮即怨也萬懼然懼乃寢未  
 幾倭事起 上以所疎滿多階卿階又曉暢軍事以  
 故教：詢問頗得要領階又念鹵移庭收宣大典鹵  
 謀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

四五三



給月糧僅七錢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  
 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抵  
 宣府費八錢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  
 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  
 上 上大悅令各按諭行之時給事吳時來主事董  
 傳策張紳劾萬不勝下獄完主使幾株及階 上不  
 問階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速而益謹於撰玄應制以  
 媚 上：益親之有所諮問皆舍萬而之階萬出直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九 鳳樓堂  
 故多不滿假入會妻死假久 上諭階曰卿亦婦第  
 階對曰臣婦不如在直 上悅頃之 上所居永壽  
 宮災欲治之萬言 上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  
 也諷 上還乾清 上不擇更問階：曰永壽宮災  
 上僑居玉熙殿猶露宿爾臣子何忍安枕請笑之今  
 者楚蜀甫息肩不可復困今代材即伐材亦不可以  
 歲月計今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  
 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日就 上悅如

階議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時復  
 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  
 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  
 玄都而營兵列攻城外為備彙以相屏蔽報可新宮  
 成 上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褒階忠謀進少師  
 子璠亦起為太常寺少卿會滿十二年考奏金綺羅  
 絳階為人陰重有權畧其始事萬甚謹與締交聯姻  
 治第分宜曰謝政後且居分宜就公今璠往來萬家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一 鳳樓堂  
 有見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某：見遺者世蕃為酒  
 致階：至為忌唾受賜及後稍知 上聞萬貪及世  
 蕃外恣狀因密受御史劾應龍使劾萬而萬敗 上  
 懲世蕃不賜階直廬曰毋久直久直家兒作奸階言  
 當問何奸也陸博走馬使酒挾邪為奸長安市中也  
 謂之外奸久宜奸也其言比周為奸朝堂以周主上  
 謂之內奸不又直益奸也 上悅以直廬賜階：懸  
 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

用舍刑賞還公論時袁煥數出直階請以時邀致直  
所同擬旨上不可階謂事同眾則公則百美基  
專已則私則百弊生乃從之階既居首揆得主  
眷盡反為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崔蔭天下翕然  
想望風采廣大魁張建平上以運籌笑歸功階  
力辭僅領下賞念以曩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造  
功賞以至嚴蕙重則加公孤輕亦蕙金重幣敗不與  
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而將士效百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十一

鳳嬪堂

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為稽故以要之於奏功疏擬  
上云軍功論賞非寔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  
功次立限速助以問內閣臣自是不復與違功賞矣  
大朝工完階自擬僅賞金一鎰幣二上手筆加半  
當是時將作大臣徐杲有殊寵既以久絳尚書銜故  
引弘治尚書黃冠崔志端例加太子太保階力諫而  
止由後由瑄子嶺闌入直趨通州報至階草勅命大  
將侯顧寰等為九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

溶等巡視九門內綏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較往  
來于陝以故中外人心稍定而上方有祠壑斷章  
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謀之階以便宜撤  
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  
階請於上亟賞之又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  
焉由阻曰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看詳楊博疏階  
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由果起順義  
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恭將郭琥伏而敗頗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十二

鳳嬪堂

得其所由人畜輜重始上以楊博不蚤開與總督  
楊選之不能却由而任之入也怒甚欲有所處分而  
未發階念能為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  
旦失之緩急何恃但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  
以景命祠壑禁不敢疏問二鎮兵皆其所檄者上  
復問選今尾賊能擊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  
也上以是誅選而不罪博至由退大遷賞勅王將  
士忽以階與輔臣袁煥勤勞故加恩有所崇進而次

及尚書博等階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獲  
 州方憂愧之不暇至於臣博方為臣言款席蒙待罪  
 而未敢幸 上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後善何恩賞  
 之可希始袁煇聞而告階謂何故辭至是 上報諭  
 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賞也煇乃服階自是  
 為博畫笑往：先 上所嚮事必中便宜始得保全  
 明年鹵復窺黃土嶺及一片石 上憂以問階：謂  
 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累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圭鳳華堂

將亡慮也亡何鹵果為文智所距却 上悅賞之金  
 階又請城張家灣城成與通州相聯絡為重以萬壽  
 進階為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瑛遷尚寶少卿已而  
 袁煇以久疾失 上懼請急而歸卒於道階獨當國  
 內不自安數請增置輔臣屢乞休致 上不許乃進  
 嚴訥李春芳副之是時 上春秋高忌諱甚吏部左  
 侍郎萬拱主貢舉考試 上問階拱論語試目曰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其下不有死哀耶孟子試目云民

之秉夷：不同夷鹵哉拱大驚階為刻辭 上乃罷  
 嘉靖末年 上久疾思：不愈款幸與即階據上體  
 不耐道途以對而 上意忽決階力言往者歲在己  
 亥聖駕有興即之幸今二十七年矣 皇上旬度精  
 力孰與其時計毋論比二十七年者即今 聖體違  
 和十有四月亦度何如十四月以前輦不安宮途不  
 造殿其已亥歲鹵小警耳其時猶遣輔臣行造六卿  
 出督外三鎮而內九門悉填重兵大臣巡視今邊境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南鳳華堂

時警軍實不充倘都策空虛狡逆之徒乘而竊發  
 聖駕在外能不驚疑若夫乘輿遠行有司欽民供億  
 全隻兵荒頻仍有如此日撫按所奏臣尚未之及也  
 上讀奏至狡逆之徒乘而竊發之報曰此八字不  
 可作常視逆罷行 上病益甚階問安報曰病狀甚  
 苦卿可先慮輔理非輕 上前階草遺詔請奏裕即  
 報可施行詔傳之曰父老涕泣號慟比於輪臺之悔  
 蓋階念 上英斷類萬帝獨脫節齋醮織作不已先

後言事諸臣，又得罪，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  
政父而於上克終之德未光也。飲泣具草以奏，人  
進舉故相楊廷和所草嘉靖登極詔，為世廟正始正  
終之美云。穆宗即位，乞休不許。初，大學士拱與階  
同事，意頗相左，又以吏科給事胡應嘉劾拱間。上  
稍違和，即携書籍器用出，直無人臣禮。拱疏辯會  
上病贖，不問拱，以是疑應嘉。承望階旨，恨之刺骨。及  
高拱後用，考察庶僚，應嘉與給事欽、御史維新並坐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五 鳳鳴堂  
請謂拱修復舊怨，給事中李貞元重劾拱，言益激。御  
史齊康者拱門生也，亦論劾階，有旨切責康妄言階  
乞休，不許。群臣憤激，持疏數十，劾拱者頗極醜詆。有  
請尚方之劍以去，大怒，拱竟去位。階亦求去，不允。乃  
出視事。是時先朝得罪諸臣，階既以遺詔次第登用，  
之沒者厚其卹，與天下士大夫皆悅。階上疏論事者  
日益衆，上時不堪，自謂為欺。上下諭命階詳處  
階請錄 聖諭下示改省而已。上亦竟弗罪。士大

夫亦益悅。南京振武營新軍者常，世宗時殺戶部  
侍郎以要擢。世宗置不問。軍生益驕，時當領九邊  
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唐名榜，有所脅求，辭甚悖。  
厲階曰：往已夫刑，再邀得賞，亡所用國法矣。會南棟  
江都御史唐繼祿當朝辭，階屬之曰：營兵即有變，有  
都督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墟也。憂其擾孝陵於法  
不宜攻耳。公往伺之一，有變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  
道令都督疾擊殺之。階度兵已嚴，乃因兵部疏擬旨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六 鳳鳴堂  
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  
者聽而振武營新軍散除。陰慶元年也。其秋，上欲  
詣陵，其明年，上欲使太監用等分監圍營兵，又欲  
修內教場，勅中貴人習騎射。階皆諫止。又明年，以九  
年再滿考，文伯爵俸一子錦衣衛千戶，賜勅褒諭。宴  
禮部，起璠為太常寺卿。階疏辭，求退不許。辭伯俸  
及部宴戶科給事中張齊者，嘗奉命賞軍，宣大歸而  
大言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鹵曰：板升者階，而

斥之則又上他疏亦為階所格因上言階事 先帝  
 十八年贊成神仙土木之誤及大行草詔反歷數  
 先帝過失階與嚴嵩處十五年結交連姻一言不忤  
 嵩敗背而攻之階為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各違告  
 急 皇上屢勸宣諭階畧不省我惟務養交固寵擅  
 威福而已上以齊詆誣請外任階言臣孤負天恩慚  
 悚無地修撰玄文前後同事不止一人永壽宮燬臣  
 見 先帝宸居無所 聖衷焦勞又以 成祖舊宮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七 鳳禧堂  
 孝子慈孫似宜修復臣誠相度經營顧不辭不諫何  
 由違罪若天輔臣草詔是曰代言禹湯罪已興也勃  
 焉輪臺之悔奉天之劫至今誦之 先帝臨崩臣不  
 量淺薄欲於草詔之間成大人行之盛德贊嗣服之新  
 政開讀之時百姓萬民感動號哭莫不誦彌留之聖  
 增遺弓之慟臣於 先帝毀興忠與臣與嚴嵩同官  
 序先齒長安得盡抗詞停勅諭外未知耳及其事敗  
 諸臣持公論公法奏議於下 先帝獨秉公道主張

於上萬父子履日月雷霆之際何待臣攻古者大義  
 滅親重國家也必泥臣信交則循黨不顧君父乃君  
 子長者矣國朝分設六卿遺微事一端共部閣臣調  
 擬進止而已固非若古者宰相兼綜庶務又非能如  
 今督撫官身擇邊圉而目視戰也若臣不肖則宜奪  
 臣職以謝言官不許再請許之要勞錫予一從優備  
 大學士李春芳等及六卿科道官皆疏留 上業已  
 許階左都御史王廷用發張齊奉命賞軍宣大時有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八 鳳禧堂  
 奸利恐事露得罪故論階自遜 上命逮齊下獄請  
 成之入之高拱復用齊與齊康皆復官於是夙昔附  
 階者盡反而順階為階有田二十萬私家貲甚厚會  
 海瑞以巡撫副都御史行劾至時：用貲營松人遂  
 訟階於瑞日以千百策影闕者且數萬排門逐榻撞  
 擊唾罵有司媚拱過當子姓僕從多奏坐成道者拱  
 曰徐公昔黨人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為我解試目於  
 先帝用詞旨駁其微萬曆初階年八十大學士張居

正言階輔相 世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濁爲  
清一時朝政修明海內治安 先帝居藩 皇祖忽  
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事獨臣知之耳今八十宜有  
優典 上遣使存問賜白金璫幣勅諭奏謝官其子  
中書舍人其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舉甲戌  
進士官光祿少卿階每戒之曰無統之地可以遠忘  
無恩之身可以遠誘咸謂名言

石匱書曰徐文貞沉毅明練可謂有相才但城意之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八 徐階列傳 九 鳳禧堂

學未之聞耳給事張齊新鄭黨也極其醜詆而海忠  
介辨之曰徐階在 先帝朝不可不謂之容悅之臣  
其在今日不可不謂社稷之臣矣時人以爲確論  
又曰自古宰相退居而受有司卿黨之凌侮未有甚  
於華亭者人皆謂新鄭報復之過余謂華亭實自取  
之也列第滿城邑莊田數十萬是不足爲取禍之媒  
乎藉令華亭之退居也廳事僅容旋馬薄田僅給饋  
粥彼媒孽者雖欲加之烏得而加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明 劉南張 傳著

傅珪毛澄吳山列傳

傅珪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劉瑾惡翰林不附  
已矯旨大明會典文訛珪奪預修者官珪降修撰瑾  
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  
陞禮部尚書當是時 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九 傅珪列傳 一 鳳禧堂

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  
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  
執奏執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藝天子壞祖宗  
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罷伶戒賢請改牙牌又  
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散亂祖宗法和皆格不行時  
流賊亂中原太監陸閏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  
立監鎗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共老民疲賊  
日熾以冒功者冗濫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

却折肺腑間民蒿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  
贖責諸公尚首鼠和疏上竟違監館諸內臣俄有旨  
令珪致仕即束裝就道既歸杜門謝客跡不至即開  
園城西蒔花植果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為樂絕口不  
談朝政不通書朝貴有佳山水輒携親友往游決旬  
而返峻絕幽遠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尋以微疾  
遂卒年五十有七遺命無請祭塋嘉靖初贈太子少  
保賜諡文毅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九 傳列傳 二 鳳嬉堂

毛澄太倉州人成化癸丑以進士第一人官修撰陞  
右春坊右諭德侍東宮講澄聲音清亮義理明暢東  
宮為稱於 上曰毛先生說書真正明白 孝宗大  
喜時中秋宴遂撤宴賜之 武宗登極推恩宮僚陞  
左庶子兼侍讀丁母艱歸避居北郊未常一入城市  
時巨室有被誣當奏沒其產澄為直之其人報以千  
金暮夜齋至澄曰吾公道扶人安能以賄為兩役耶  
其清介如此已已忤瑾奪級瑾收陞學士尋陞吏部

侍郎初兵部尚書彭澤以處分哈密事得罪撤置重  
典下部集議澄力言彭澤有功無罪彭得從輕 武  
宗崩 世宗入繼大統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頭禮  
以見者澄曰今如此後將何以加之 上聞而是澄  
言吏部尚書缺廷推首以屬澄辭之再三聲色俱厲  
錄迎立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世襲指揮固  
辭不允遂晉禮部尚書大禮議起澄上疏曰漢成帝  
立定陶王為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

石廬書 卷一百四十九 毛澄列傳 三 鳳嬉堂

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兼備今 皇上入繼  
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  
繼興獻王後繫封興王王祀事又攷之宋濮安王之  
子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  
光謂秦漢以來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父母為帝后  
者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  
常寺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為考  
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濮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

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以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且別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與獻王於皇上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 皇上宜稱 孝宗為皇考改稱與獻王為皇叔父與獻大王與獻王妃為皇叔母與獻大王妃九祭告上變俱署名任皇帝則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為後世法固錄宋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九

毛澤列傳

四 鳳嬉堂

覽獨排眾議爭之甚力 上初亦允行其議後以張璪疏入遂多變更澄素有脾疾至秋乃病常候蚤朝昏眩移時及燕史事病遂劇乞骸骨不允命醫調治再疏乞歸內閣擬俞旨進 上愀然曰此輩老臣方切委任何遽至此曰疏方得請加太子太傅賜馳驛歸又遣中官致寶鈔為道里費至興濟病作卒於舟中賜祭特贈少保謚文簡澄為宗伯時新建伯王守仁奏請父王華卹典移書於澄：答書言華有科

場詒議不可予守仁漸恨復書曰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時以是推澄之執

吳山江西高安人嘉靖乙未進士是對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坊累官禮部尚書分宜柄政山屹立不阿動輒與忤丹徒相公斬貴繼妻年未三十而寡比老其孫為嚴氏客請旌儀制即力為之地山持不可曰旌典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以風世耳士大夫家何人不當卹孝夫人生前已受殊封矣奈何與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九

吳山列傳

五 鳳嬉堂

匹婦爭靈寵乎華亭相公徐階亦為之言山正色曰相公慮閣老夫人再烈耶階語塞嚴世蕃燼燭灼天他尚書性：惟命獨不敢犯山有求焉者姑應曰俟老父自言之趙文華死萬以軍功為請卹典山曰若人不戮屍足矣猶望卹乎卒寢其事嘉靖四十年二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上悅以為天眷山獨以護禮畢報忤旨山引罪 上責其賣直沽名嚴嵩自西直使人詣部急索賀表山曰吾誰欺：天子嵩奏之



故激 上怒於是史料給事中梁夢龍劾山并劾吏部尚書吳鵬 上無意去鵬姑令致仕而山冠帶閑住初山得 上寵世著欲求為婚授酒茅山呂本為介山謝曰山無從得女遂罷酒一日 上諭嵩內閣可四臣否意將用山 子告其父須赴分宜一揖山斥之嵩遂容沮此景王之國論下部山遞上之國儀注 上不憚不得已允行而山罷浸夫至是奪職去山即募一民身行居鄉恬靜朴素角中私第人見之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九 吳山列傳 六 鳳樓堂

不知其為宗伯也卒賜祭塋贈少保謚文端

石匱書曰國朝無謚也謚其官無旌也旌其賄謂尚有謚尚有旌也哉如王文成不得為其父請謚而斬少師不得為其妻請旌甚至天子吊詭自號一法王不可得扶宗之律亦斬 乎不可犯已然則以三君子之執法如此而謂國朝之得謚與旌者其盡合於例與曰非然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趙貞吉列傳

趙貞吉內江人以廉吉士積資至國子司業嘉靖中南簿都城下擬書求貞詔禮部尚書徐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者貞吉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貞則必入城要素不已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階曰足下必有奇畫貞吉曰為今計請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九 趙貞吉 一 鳳樓堂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因尚文之功以勵違帥降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慎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為者 上壯其言手詔嘉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伍萬令詣諸將營宣吉所至見諸軍涕泣奮論以忠義獨宣府營未往還報命曰營遠臣未辭朝未敢遠去 上怒曰貞吉宣諭犒賞未見處分如何即云復命且妾以未辭朝為

解下錦衣鞠問廷杖之痛為波典火初貞吉廷議罷  
 威氣直入苑中謁大學士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  
 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頓頭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  
 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推門大何知天下事為大恨  
 乃伴薦貞吉以行特諸軍與南襟七城下相去各數  
 百里貞吉既民車致金仇鸞所驚不受南且漸引去  
 貞吉計恐後時又恐仇鸞怒而誘南殺之故不敢速  
 去宣府軍比後命遂得罪貞吉雖率易無當熱一特

石匱書

卷百九十九

趙貞吉

二

鳳禧堂

志憤激烈人皆壯焉累遷戶部右侍郎尋以忤嚴嵩  
 罷 穆宗即位起為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經筵  
 官尋遷南京禮部尚書 上悅之召入為禮部尚書  
 庶文淵閣大學士而思之日 上令盡心輔佐質理  
 國事貞吉言近來朝廷政事綱紀邊防廢弛寔多臣  
 不敢負委誓捨身為 陛下任事進語高拱曰數十  
 平人臣堂此成風共固居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  
 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清人才風俗弊陋已甚公振而

作之在此時矣后頃之南數萬騎大入大同總督陳  
 其學握兵觀望宣府總兵趙奇棄鎮遠也退撫李秋  
 副將麻瑞等閉門鎖堡旬日而去其學秋報為奇等  
 上捷大同巡按御史燕儒臣兵科都給事中張爾奇  
 皆駁勸治罪兵部擬奏降職奪俸而已貞吉言國家  
 最重邊防欲加整頓在朝廷紀綱賞罰乃紀綱之大  
 者今日欲正大同之罪當持祖法固是公論清議以  
 斷之夫主持不固守自有正律祖法也 皇上初年

石匱書

卷百九十九

趙貞吉

三

鳳禧堂

處治薊州山西失事律一時邊臣疎然振厲國是也  
 儒臣爾等所劾奏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  
 不廢清議也大同失事耳目昭然當事者不誣人以  
 伸法乃誥法以伸人臣老矣與參謀斷欲爭不能故  
 忠無術乞解輔職不許頃之復上疏論兵營制以飭  
 戎務其畧曰我朝內外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  
 萬世太平計保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崇末年因  
 聚府兵北代設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

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共也正統末年常  
變為十圍營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圍營正德間又添  
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改而五府之意猶存也  
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  
廳括內外兵籍特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  
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  
統於一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味晚則特  
事之危未可測也今無將見操官軍數萬人為左右

石璽書

卷一百九

題貞吉

四 鳳翔堂

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  
臣巡察之每歲春秋較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  
藝生熟皆得全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  
有事則領勅將兵於關外事畢則納印歸卒於營中  
如是則太阿之柄固持於上而華轍之下有數萬精  
兵隨所用而可矣 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  
下廷臣議行明年尚書霍冀議上營制如舊擇將分  
統遣文臣巡察較閱收戎政印則如貞吉言 上以

貞吉故吏共事改協理京營曰閱視照文武二臣世  
爵流官互相爭長貞吉所論卒不能行也頃之以貞  
吉兼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  
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貞吉為分謗地貞吉即與受  
事考察臺省諸臣既考所罷黜皆前後得罪拱者貞  
吉抹解不得至於日中輒語拱曰大有之世匪躬無  
咎孔子曰明辯哲也夫哲人知幾知柔知剛知微知  
彰避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國家可保又何必拙

石璽書

卷一百九

題貞吉

五 鳳翔堂

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拱復銜故相徐階欲中以危  
法乃指摘 先帝遺詔謂皆仇視 先帝並於無君  
貞吉拂不起曰若是將如宋奸黨碎矣拱色變強留  
貞吉改票迄不得逞於徐階與拱遂不而立宣大巡  
巡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古等入降貞吉曰  
此遊獵軍事會有阻之者曰恐開邊釁貞吉曰俺答  
橫行五十餘年每年費餉數百萬何年無釁不  
在納降也惟當請暫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連令俺

答獻出坂人趙全等易共孫去所求封貢一切議行  
 制曰可拱益恨貞吉刺骨喉共門人給事中韓揖者  
 論貞吉指斥朝政暗邀人心貞吉疏懇乞歸且曰願  
 上放臣歸田里令拱運內閣毋再掌吏部擅大樞樹  
 梁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紊職掌  
 上雖眷貞吉而拱交通中搆遂罷貞吉歸貞吉行後  
 鹵米遂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 上以貞吉與議廢  
 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貞吉抵家諸門人請設教聖  
 石廬書 卷一百九 趙貞吉 六 鳳鳴堂  
 水寺萬曆初年卒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輟朝諭  
 祭贈少保謚文肅貞吉精通四典好講黃石素書平  
 生持論謂二氏學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經世常道汴  
 游嵩高把犢伏牛諸山巡撫蔡汝柏逆而問學貞吉  
 為列國明三教所錄起曰儒者見之謂之儒儒者見  
 之謂之僊佛者見之謂之佛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  
 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礙  
 出世之體未就而卒文章明朗雄健其為人英偉傑

慨至老不喪節曰蒙吉舉卿試不仕教與貞吉講中  
 陰事而京國子監祭酒姜寶薦授國子監學正  
 石廬書曰吾讀趙文肅奏議未嘗不歎歎慨矣想見  
 其為人文肅剛忠英偉宋之李綱趙昂不足過焉雖  
 受知於世廟一阻於相嵩且阻於相拱名為見用而  
 寶損棄之秋時宰相乃屈為伴食共肯醜類在列乎  
 矣賦歸未聚徒講學又豈得已也哉卷有忠犬沽酒  
 者不至余益重為朝廷惜之矣  
 石廬書 卷一百九 趙貞吉 七 鳳鳴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一

明 鈕南張 岱著

楊繼盛沈練列傳

楊繼盛保定容城人七歲喪母諸母陳妬日夷繼盛於豎使收繼盛飯牛牛肥踰年從收所以間往里塾觀里中兒誦墳揖遜而心奸之歸謂兄欲得從里塾學兄曰若何學繼盛慨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贈公奇而聽之學繼盛竟學然不廢牧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楊繼盛

一

鳳樓堂

也十餘歲贈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錢更繼盛遂往代錢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請書於邑守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眠坐而思屬文天寒無下榻逸屋行且溫誦日所聽令脛以上微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僧俱亡去繼盛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各死僧笑則為之親費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楊繼盛

二

鳳樓堂

病疫亦作報至繼盛奔歸日夜不解衣扶侍亦愈時人美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子繼盛既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業亦益進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繼昌計以弟入太學當捐貲為負及費不可則以八石教廢者君曰毋爾乃兄為也繼盛游太學再試君首為名高故薦紳大夫逆館毅之稍稍具索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報成繼盛竟事歸為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然而從廢者者懼不勝負及費為兄累今幸有餘錢兄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費可乎兄慨然許已復當計借有司以三十金為贈繼盛悉推兄使輸遣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特祭酒華亭徐階識拔之為指授經義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即皖游皖素負譽裁獨畧重繼盛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文章典故是特

關西韓邦奇為兵部尚書邦奇大儒繼盛從之受樂  
三月而得其教乃謂邦奇曰樂非他學比不可徒事  
口說必善製器自善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諧然後  
為足遂自置斧鋸刀鑽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美已  
製琴已瑟若蕭笙項羌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後  
邦奇邦奇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吾語汝吾欲製十二  
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繼盛退而  
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繼盛以金鐘使之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楊繼盛

三

鳳鳴堂

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醒而汗悅若悟者起膏燈促  
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邦奇撫膺高  
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能舞於庭其應  
乃在于耶邦奇既歸先語繼盛樂不足以盡于吾為  
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  
繼盛乃徧習焉而會諸條有講聖門之學者又從講  
學庚戌秋南大舉瀕京師而南而中議發兵入援雙  
皆當往者繼盛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

石匱書

獨身取草于耳會南退其明年滿三載考道嶽山東  
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登泰山絕嶺望  
雲氣慨然嘆天體之不盡蓋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  
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為兵部車駕司員外即時咸寧  
伏仇鸞以雲中騎劫王驥得共政天子虛已聽之  
而仇鸞驕且內畏南請於三邊互市市馬仇鸞主  
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繼盛乃上疏條論其十不  
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南踐瀕我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楊繼盛

四

鳳鳴堂

陵寢戾刺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  
者一笑往北代之詔下天下恍然知聖意日夜偷其  
兵食以助京師而思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  
可者二笑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  
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笑天下蒙傑日夜磨礪其  
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南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  
隳素傑効用之志其不可四笑庚戌之變天下頗講  
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愉食而自肆懈

四六七

天下修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遊臣私通南吏猶得以法裁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道方通南之門其不可六矣伏羌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厥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惜而奉南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南非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悔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南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南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犖之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一

楊維盛

五

鳳樓堂

遊南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土者清水盟未可知也或互市卑即入寇八寇笑而駕接他却我既無所憚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奇禮未可知也墮胡南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南馬少而我帛亦不能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南

至無虞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北蒙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市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馬用之且南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南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南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一

楊維盛

六

鳳樓堂

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互謬非惟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為陛下主其事者益共人山迫於國家之深恩則圖作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惜南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

臣請得為陛下勅燕然之類懸倦谷之首於葉街以系天下萬世疏奏上達三閣即勅曰繼盛言足下相為等八臣議成惟唯仇鸞批憤曰聖子目不知爾且其易之乃容疏構之上意遂中變下邪衣傲考訊繼盛持論侃侃不抗狀具貶狄道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共民不從法而狄道令嚴重典史不敢煩以事繼盛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共意而許之繼盛務益敢共其職臨

石匱書

卷五十一

楊廷盛

七

鳳鳴堂

兆氏翁照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狀猶豫者報問揚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繼盛少暇則進邑諸止為講說文義人指諸生人人得意恨相見晚而繼盛捐俸祿益之求賢買束山起然臺剪棘立書院以教養之狄道之旁故多回夷其子稍異者三十八人來從學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報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報予之乃做古井田意割

授諸生父兄使訟入粟以給軍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園使茹蕪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滋肥饒給諸生勝讀笑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繼盛挾術指揮平騎姓名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窮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不若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常責福者繼盛持共人曰御史無責福也責福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共人大窘即守尉為芳鮮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

石匱書

卷五十二

楊廷盛

八

鳳鳴堂

邑福者笑為典史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稱為閩西夫子函教收約入寇仇為奸大露罪至族繼盛言大信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月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到任三日又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遂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時論惡仇鸞刺骨而善繼盛策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仇鸞繼盛始選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說曰天子過我厚矣我何



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仇鸞而困公幾死今相為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繼盛聞言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為低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終元且將上之至闕門會上方怒連諸言官與疏意不合趨出更十五日而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囑問官鞫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

石廬書

卷一百一十一

楊維成

九

鳳禧堂

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思天地隆恩不死遂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益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鹵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賊嵩當在勒絕胡鹵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

帝初之天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末常發其情竊之大嵩之姦佞又善為遮飾之巧而足以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與嵩之感思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志俱備四端已絕幸賴陛下誠款格於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

石廬書

卷一百一十一

楊維成

十

鳳禧堂

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笑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革故載

諸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特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高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 陛下之權使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而稟而後敢起葉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高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顛倒立見及至失事又為罪於人是為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高而不知有 陛下此壞 祖宗之法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一

楊廷威

十一

鳳樓堂

一大罪也推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釐偷借嵩一以稟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 陛下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然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有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臣不

意 陛下之明斷乃假推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八臣事君之志也嵩曰爾有嘉謏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謏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于世蕃傳於人口 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指帖刻板刊行為書名曰嘉謏嘉猷欲使天下後世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一

楊廷威

十二

鳳樓堂

人臣善則稱君之忠米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令嵩稟本益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于世蕃代稟又何所取而約諸表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稟擬屢更教手機密豈不漏泄而乃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練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稟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稟傳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

得乘擬餘可知矣是為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誣此縱姦子之借竊四大罪也遺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為輔臣乃為壅斷之計欲令孫胃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於歐陽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桂為總按朋姦比黨誇張為幻先將長孫履教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

石廬書

卷一百一十一

楊廷武

三

鳳鳴堂

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鳴鶴替鳴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令任職官事初也嚴鳴鶴皆世蕃奏奏乳其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印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為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效顯拔其私黨此備既作做效成風將應奎等令

子冒功執死造成皆為有以偽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初之在為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劫為積威足以藉天下之口可知也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幸當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爾竊伺之時使為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偵帥以寄千城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這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應為父子常自誇為有薦鸞之功

石廬書

卷一百一十一

楊廷武

四

鳳鳴堂

矣及鸞勢出萬上反肆凌侮故高常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 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為在終而為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爾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為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下肖受顯戮高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皆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爾犯內地深入經時兵

法學其情歸此一火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  
嵩嵩乃曰京遣不同勢敗於遠可掩也敗於京不可  
掩也且爾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陛下逮  
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怨也吾為密疏保若及  
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結乃大呼曰嚴嵩誤我是  
嵩以不戰結國而以死結汝夔也此誤國之軍機也  
大非也然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  
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楊廷選

五

鳳樓堂

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  
應龍罷職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龍乃 陛下供  
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  
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  
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  
吏部將汝進罷職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  
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  
然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情言又何可勝數耶夫

石匱書

考察鉅典也 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  
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等陟之大柄八大罪  
也今府部之權皆統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  
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選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  
錢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  
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多至  
夫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多至流  
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楊廷選

六

鳳樓堂

皇上雖累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臣  
恐天下之患不在胡酋而在域中此夫天下之人心  
凡大非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  
變至嵩為輔臣詭譎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動者貪  
如盜賊而亦存用介競逐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然  
守法度者以為回帶巧彌逢者以為有才勵節介者  
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  
雖英雅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

四七三

者究其本源高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高先好  
欲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  
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  
也高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  
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高事 陛下之  
毒入於至神以至神之毒而欺至誠之心無惟乎直  
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高之五毒言之知 陛  
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高欲札之以伺察聖

石匱書

卷五十一

楊維禎

志

鳳樓堂

意先用重賄結納於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高報  
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高皆預知故得遂  
其逢迎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高之能盡  
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  
左右皆賊高之間諜其毒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高  
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  
到文華必將副本送高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  
節高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編緝聞御史王宗茂劾

高之玩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高得以轉展遮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高之警犬其毒二也高既內外彌  
縫周容所畏者厥衙衙門之緝訪也高則令世蕃將  
厥衙官龍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  
惡不然高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  
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  
試詰高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爪  
牙乃賊高之爪首其毒三也厥衙既已親矣所畏者

石匱書

卷五十一

楊維禎

志

鳳樓堂

科道言之也高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  
入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  
選之時又擇熟院通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  
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賂或心  
有所愛憎則校之論刺為高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  
白即陞京堂方而夫受高之恩既如此附高之效又  
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悉於負 陛下而不敢忤於  
權臣也足 陛下之耳目皆賊高之以僕其毒四也

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  
高又令于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  
拔之鄉里或托之親戚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  
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高得預為之布置各  
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高得早為之斥逐連  
絡婚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  
半皆為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  
此真可為流涕者也夫高之十罪類此五姦以彌縫

石匱書 卷五十一 楊廷斌 元 鳳樓堂

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懲劉安一賊  
臣傾悉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請官選  
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  
家業零落幸復分官僅持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  
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負險攻難去之成  
親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 陛下以再生之恩  
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况臣狂直  
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高焉

已死獨高尚存高之姦惡又百倍於鸞將未為禍  
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下聽臣  
之言察高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而陳高惡或詢諸  
閣臣諭以勿畏高威重則置之惡典以正國法輕則  
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  
軍威自振胡自畏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  
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  
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意繼盛憇而高方以

石匱書 卷五十一 楊廷斌 辛 鳳樓堂

他事得上意構繼盛後下節衣俸送與撫司打問先  
涉到于木絕供斷繼盛呼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故  
一百敲問上使之人繼盛曰當此時廷臣大半皆為  
心腹誰可與議者且盡忠在已豈必待人主使如有  
人敢主使則彼當自為之矣又何必使人哉夫一夫  
胫骨突出又問所以引用二王繼盛大言曰奸臣誤  
國雖能欺 聖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初且未  
冊封奸賊必不從防避忌譬如人家家人作弊家長

雖不知而家長之子未必不知也滿朝皆為之奸黨  
孰肯言彼之惡 皇上常不與二王相見此奸賊所  
以敢放肆無忌然止能勝 皇上一人二王固知之  
真矣至親英若父子 皇上若問二王必肯言彼之  
惡也問官云若此豈敢回本又敲五十二敲夾一夾  
重打四十棍獄共站杖一百棍有遺婢蛇膽請服之  
可以禦扶繼盛嘆曰椒山自有膽何用婢蛇哉却之  
第飲酒一杯受杖杖半送司寇獄繼盛被創甚昏堂

右履書

卷一百五十一

楊廷盛

七

鳳鳴堂

倒地至夜半始起而腿腫脹衝心無藥可用又無刀  
針可刺司獄制時宇送茶一杯飲之稍定遂將菟盞  
打碎取瓦尖打入破諸腐肉血流滿地左腿皮薄手  
到即破右遂潰腫如小甕毒氣上攻口舌生瘡不能  
飲食又以磁瓦尖連打數十下不見膿血繼盛曰此  
瘡潰已深非瓦尖所能到也遂以小刀先用針線將  
腿皮穿透提起將刀刺入約一寸深周迴割一孔如  
錢大腫血流出方割肉時獄卒持燈手顫至將墜地

曰聞公割骨療毒猶是人為之不似老爺自割者司  
寇何黨以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推於人臣何  
私侮三尺不且至此繼盛在獄讀書不輟且曰大夫  
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焉而後修之耶將祭國事  
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繼盛疏至紙為貴而繼  
盛當出朝書諸中貴人夫道指目繼盛勞以酒向袖  
白金遺之至松道不得發繼盛志謝不受或謂中貴  
人是騎斃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

右履書

卷一百五十一

楊廷盛

七

鳳鳴堂

即騎斃回當而又竊指三木歎曰奈何不以貴嚴高  
而棠揚公也 上意且惜公欲免之居二歲人藉藉  
謂繼盛且不免司業王材錫嵩曰公不憂為世耶嵩  
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材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  
乎夫人則矣卜也而嵩黨胡桓駟懋卿曰不可公不  
觀夫養虎者耶乃自遺忠嵩領之已更有蜚語閉上  
竟以十月朔論死繼盛臨常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  
子應尼曰後十年可開也後為詩二首其一曰浩氣

運太虛丹心昭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  
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前未報恩留作志魂  
補煉既受榮長肅以沒繼盛漢之七年而嵩姦狀大  
露上未御史節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  
年而御史林潤白炭世蕃大逆狀論柔市藉其家贖  
鉅萬萬嵩刑藉寄食於人以死又二年而天子崩  
遺詔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建威名居首贈太常寺  
少卿錄一子太學生謚忠愍立祠保定額曰旌忠志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七

鳳嬉堂

愍在獄時有一吏應生者常為同放奸黨威禁之勿  
為奪又欲自共草中救故忠愍常曰歲予且三年而  
若右即地下必打以板應生又曰予以狂替下獄幾  
死者屢賴東梁子左右保護其不屈摧奸扶持善類  
迎出尋常萬萬其尊堂家畜來又諭東梁子如意於  
予中間辭語有名公大人所不能道凡此皆奇人也  
宋司獄名為山東寧海州人見忠愍冤遂致仕而歸  
張觀海者假城訓導與忠愍不相識至京謁忠愍於

獄遂稱心知忠愍送別序有曰自予下獄素相與者  
或遠避以示其疎或詆排以忌其狂間有下石肆  
以取悅邀功於推奸之門者觀海乃通問不絕奔走  
不違主張於公議之間雖時俗華惕以重禍不恤也  
視素交者為何如哉妻張氏人抗疏願即持臣妾斬  
首都市以代夫命夫雖遠禦施親執戈予必能為  
疆場效命之鬼以報陛下語甚壯奏入為嵩所抑  
不得達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七

鳳嬉堂

沈球會稽人少讀書有異質從王文成將文成一再  
與語即奇之曰生千世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  
進士為溧陽令其治以博擊豪強衛赤子為急用仇  
愾忤御史得調在平以父憂歸補清豐令鄒衣帥陸  
炳開而賢之請吏部得球為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  
敢以分加鍊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鍊間從世  
蕃欲世蕃虐所押家給事中酒非其任強灌之鍊即  
以遊世蕃曰吾代客酬也一座愕然鍊喜從尚寶丞



張進榮飲飲醉醉則擊缶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更擊長瀟泣數行下於時鹵闌入塞都門不改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南獲中貴人為媿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兒而却時徐階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會文武群臣計執使國子司業趙貞吉曰南所謂貢者耶彼鹿城而軍我乃城下盟竊以為耻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釋言者旌功臣南固當自退而

石廬書

卷五十一

沈球

共

鳳樓堂

檢討毛起驛需言吾姑歎爾以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使趙貞吉廷此之爭之堅鍊後為中貞吉言刺刺不休太宰夏言惟而問曰若何小史也鍊目攝之曰大史某弗言故小史言胡惟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徐階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鍊氣甚壯欲力吞鹵幾得以身當一面半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殺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

其情歸必大勝不報特兼為獨肯幸用事數寢抑違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為閉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以懼鍊益入昧於為以求免言者日以益萬日以重而晦日以多於是鍊飲眾丞所泣而笑曰詩不云乎飲：訛：亦孔之哀謀之共滅則具是造謀之不滅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然柰社稷何乃抗疏言嵩父子翼虎社鼠悞國大計請懲之以謝天下要言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沈鍊昔歲喧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一

沈球

共

鳳樓堂

諱亡人臣禮今優誣詆大臣自為名廷榜之數十語曰塞外鍊倉卒寄妻子廣抑車抵保安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視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從家而家鍊鍊始有居笑里長老問知沈鍊狀咸大喜助薪漿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語志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為鍊書相嵩以快鍊：亦日相與書嵩父子以為常至為偁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聞嵩父子却之切

肯而侍即揚順來總督故高客也前大帥某業以系  
快避爾侯其解則雖史士取死介首夜微避兵人修  
之以為功鍊魚得其首主名貽高誦之前大帥志既  
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抗乃公事者丁巳南大入破  
應州四十餘堡順見以為夫事當生益縱史士殺修  
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優魚得其狀貽高誦順  
語如峻且賦詩及梁府者二或謂鍊逸人非有言責  
母為余鍊怒曰吾為者豈亦有言責者耶若祝吾眼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沈鍊

七

鳳樓堂

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局以要賞吾誓不與  
共天順開蓋志以其私人經歷金錫魯指揮羅鐘走  
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劉習射將以聞而取若  
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  
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  
而御史路階未入高客也世蕃為酒持階而使謂順  
曰幸為我除吾為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階合  
策捕諸白蓮教通爾者亂鍊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

大帥時理兵部修前部取中旨修鍊籍其家予順一  
子錦衣千戶階侯遷五品卿守順猶快曰丞相負  
我薄我賞猶有不足乎謀之措取鍊二子扶救之而  
移檄越遠鍊長子諸生衰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  
給事中兵時來上疏論順措誤國大罪上怒相萬  
不及為之地急下綏騎逮治而衰得釋居久之相萬  
敗世蕃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為襄理還其  
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鍊寬始大白增光除少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沈鍊

七

鳳樓堂

御賜祭鍊一子太學兼用諸生久次層貢上春官伏  
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階殺人甚黨狀詔捕順措  
司寇獄論抵罪當爾掠近却時都門閉鍊急謂陸炳  
曰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炳言於上而許之所入  
男女以巨萬計鍊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  
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人咸讀而憐之  
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  
即襄次衰次襲死於難最小子襄以緝免襄既白報

父學推太學思於秦

石匱書曰楊叔山諫馬市請誅賊蒿二疏幾幾乎殆秦漢而上之雖治安策弗能過也故知死志死義之人雖極危極險非天下之大聰明大學問大精細人不解也何也無大聰明則見不到無大學問則識不定無大精細則情不深也叔山之學樂於歸尚書而凝神指思直欲起大舜而與語其識力何似而謂人可幾及乎沈青霞亦以詩文名下筆奇麗而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一

沈 林 光 鳳樓堂

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故青霞之言屈宋也叔山之言賈陸也徵其人文亦可孤行百世况輔之以二人耶奸黨百計死之謂死則已矣而孰知之人之文死乎不死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明 鈕而張 岱著

揚名揚最揚允純列傳

揚名遂寧人以及第為翰林編修嘉靖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名應詔陳言謂 上喜怒失中然陟未當宜奮力自省 上曰名謂朕忠天常朕悟不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修省妄有違白結奉 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悚懼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三

揚名

一 鳳樓堂

臣自惟涵養未至氣乏和平學問未明言多踈謬重煩明旨驚悸頓首無地自容既伏思省所以有言定出犬馬一念苟從畏罪隱然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非臣本心不避誅誣謹以所聞見出於臣民公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賡者小人之尤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逢迎私圖報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慎重其人

小臣工莫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  
在位日久用今日謬矣武定侯助奸回陰詐阿奉  
權貴外觀氣象亦知其為險人也 皇上使久典戎  
務屢代祭祀與議朝政反不自肅飭肆恣猖狂太常  
司掌禮儀所以敬事神祇宗廟事並福祿光永國祚  
者近乃使陳道瀛全贊仁輩庸惡道流充御秩宗平  
居飲酒食肉貪財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助明  
裡臣愚妄以為是數臣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楊名

二

鳳禧堂

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於意者耶臣又見 皇上  
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誠見偏執言辭訛謬  
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但跡雖難恕心實  
可原薄罰之後創懲已久况皆崇朝作養才能文行  
各有可觀共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  
悉於廢棄老死已乎臣愚妄謂是得罪者群心皆曰  
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於  
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神祇宗廟之祀以備一代之

制甚盛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并誦採運木石燒  
造輓瓦裝載反料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  
形諸愁歎以疾太和者當亦不少又如真八卯元節  
者得以共術過蒙採聽於內府修建齋醮此雖 皇  
上祈天永命之心但待祠之說自古無驗乃不惜糜  
費使之頻舉率從倡倡搗鼓夜瀟演法大內且命左  
右大臣共事奔走遂令不肖之臣妄為依託開有昏  
夜乞哀出共門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假威黃絲債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楊名

三

鳳禧堂

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專臣民祝頌之誠感  
格天地百男萬壽可以坐致少使吳端小術攘以為  
功書之史冊後世謂何比此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  
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進誠欲 皇  
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群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  
之中也臣昧遠賤士矇替狂言干冒雷霆莫知死  
所惟 聖明矜憫再賜垂察疏入 上大怒謂名託  
言災異脅制朝廷泛引書詐亂法恣居令錦衣衛執

送鎮撫司刑訊汪鑑疏名四川人為揚廷和同里廷和與乎欲議禮不合去位其黨思為報復故攻擊及臣上益怒命完主使名瀕死數次竟無所指第言疏草持示編修程文德為改定數語遂并建文德下獄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拯上以宗明即建文使執送鎮撫司并鞠以聞竟不易詞上并下名文德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名誦成文德降違方襟職宗明對品外調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五

楊春

四

鳳樓堂

揚最財洪人正德中以進士歷工部郎中出知寧波府揚一蒼頭一敗匿抵官舍旦暮二炊蔬菽而已褐服布衣翰濯屨美寧波美之謂震畏四知求去三惑不足多也最樸實淳厚而方米不能媚人當道深嫉之其為政抑豪右憫憫廢聽斷訊決伏贖無滯時或矯枉過正人知其不虐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調黃州去之日父老遮擁大恸已留其履襪生祠皆穿敝僅撥而已累官太僕寺卿武定侯即勛以方士段朝用

見曰能化物為金銀世宗信之時御體方病悅朝用欲權委東宮監國自解調攝最上疏曰伏積聖諭權委東宮監國大小臣工聞之共駭撥厥所繇陛下得一方士欲假之調攝修養也大古聖帝明王未有出充舜而湯文武者也充舜而湯文武之德之功昭然可知未有委子監國自託修養者也充舜性之禹湯文武身之非不知修養練道可以成仙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五

楊春

五

鳳樓堂

易得所以不輕學夫豈謂充舜之時無仙人充舜之智不能仙人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夫要所居不同所事所異皇宮內院豈有白日罪天者哉孔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侍罪僕寺傳聞諭旨始則驚駭繼以感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用純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聲色無通雖勞萬幾不費

一念將不求仙而仙不希壽而萬有千歲矣 世宗  
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母脫之時百官皆班朝杖  
半最死錦衣杖半數百官跪伏震懼隆慶初贈都御  
史諡曰忠節

楊光純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  
給事中言事慷慨不避忌諱嘉靖季倭薄松江鄉民  
投入城者萬計官弗與入光純方在告詣府謂推官  
吳特來責之時來因請巡撫計出鄉兵引賊於遠入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五 楊光純 六 鳳禧堂

鄉民三日夜乃盡光純因促駕上京疏論事曰切見  
海寇為患 皇上遣將出師三載天督撫將臣數  
易置茲復侵犯南都直薄城下臣觀事勢未有底定  
之期今江南諸將縱橫潰亂率兵浪開陵逼賊險自  
相蹂踐全軍覆沒當事不察咎端動請增兵增餉臣  
聞為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將不得人則法制謀三  
者不備增兵增餉夫復何益臣又根柢本源樂有不  
專在外者誠以近日督撫之命不能行有司大督撫

之命何以不能行有司也緣督撫在外其於京師要  
路具有例金凡到任謝恩杖帶餽送禮名曰謝有所  
題清白送到封將以儀物禮名曰候歷任頗深營園  
更推或地方有事到希脫任或有罪求彌縫或失事  
未掩覆如此饋送數復不實皆於有司手取之既取  
有司入其牢籠則何以責行命也臣痛心疾首不能  
已言清源正本惟在廷大臣是望伏乞勅下閣部當  
事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割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五 楊光純 七 鳳禧堂

習以弘濟特艱共紓民難 肅皇帝遣之先純疏蓋  
指相高光祿寺有承胡嘗者於大學士呂本為兒女  
戚貪污不飭光純與御史張異言巡視光祿言膏粱  
楊混同子老偽增物價至數百金劾膏粱當請從嘉  
靖初年馬謙盜內府贓物例罪在可殺下法司嚴問  
膏言玄與隆重臣不敢不款俗物子楊嫩小故全收  
老為其他諸物光純憎臣揀取太精斥言之齋是之  
用取共可耳何必余、光純自欺謗玄修誣臣增價

上大慈詔錦衣並速膏允純等送鎮撫掠治獄上

上調吳言膏外任特詔輪允純死繫獄君五年置

如雨占者言答在臣下不忠遂出被刑隆慶改元進

贈光祿寺少卿于祭蔭

石匱書曰 肅皇帝領下逆鱗數尺櫻之慨死而言

官反多強諫則陟川之不及防口也明矣海綱峯唐

突特甚而 世宗不肯以禁紂自待再肆優容則人

定之亦能勝天也不其然哉是以終嘉靖之世前有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五

楊允純

八

鳳樓堂

伯修後有椒山而三楊又齧其間骨鯁之臣聚於

一族吁嗟楊氏亦多才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明 叙南張 岱著

楊爵周天佐浦鉉列姓同怡列傳

楊爵富平人家貧二十始發蔭讀書兄為邑掾以他

累連爵爵從獄中上書白元寬令見書說曰奇士也

立出之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藩還朝

上方集議郊祀之禮爵言臣輅車至湖廣見百姓多

菜色茅雀操刀割草四鄰嘆道旁假令周公禮文盡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五

楊爵

一

鳳樓堂

行何補於老羸饑饉之艱臣敢冒死請 上為下疏

發賑改御史念母老乞終養母卒廬墓三年行即使

者為起補原官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共答曰臣后

林下九年誤蒙 聖恩起臣以耳目之官伴得懲懲

糾大臣竊見國事日非國恩未報痛哭流涕舉目前

所見有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請為 皇上直

陳無隱臣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災為利

以可憂為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興諛諂而欺之人

俱使聖明不知鑿戒而日事宴安終成盛壞不復可  
 以枚藥矣世果夏秋恒陽不雨幾輔千里無禾歷冬  
 無雪元旦僅壹即止民失所望詢：無聊此正 陛  
 下撤樂減膳率群下為恐懼修省之日也而大學士  
 夏言數人者方以為靈瑞而稱頌之不幾以安危利  
 災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即在遠佞人  
 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則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為  
 奸惡寔朝廷之蠹也顧聖德優容不悉即罪神謀遠  
 慮或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  
 之於微道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  
 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若使檢忠肆毒潛干政柄共  
 貽害於天下必深矣凡此任用匪人其足以失人心  
 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  
 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  
 南城而月中求饑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郭耳其  
 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其外而至千萬里之遠又未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三 楊爵 二 職權堂

石匱書

知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  
 而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  
 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  
 修甬道浚明膏血而不知卹則民更何以聊生哉此  
 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  
 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克兢：齊業：禹惜寸陰  
 文王日昃不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堯期治隆  
 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頃欲一  
 歲於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躬行之矣  
 數年已來朝儀闕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恭辭謝  
 未嘗得一觀 天顏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  
 官入勤遠自萬里執不欲仰觀龍光以慰快觀之心  
 而咫尺闕廷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  
 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  
 道以惑衆者殺今乃異言異服充斥盈廷金紫赤綬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三 楊爵 三 職權堂

四八五



濫及方外漢武求仙梁武佞佛敦鑒在前臣不意  
陛下處世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甚非

天子崇正遠邪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道也臣恐風

聲所及人趨異教貽笑四方取譏百世上累 聖躬

寔為不淺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

有言主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

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敢以直

言干冒天聽通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五

楊爵

四 鳳樓堂

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左贊善羅洪先等皆

以進言為罪而遠際繼進臣恐自今而後懷忠抱義

之士必深自悔戒為公軀之計孰肯發口論天下之

事以自取死亡哉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

也伏願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

不易戒飾夏言務為忠貞以報國於朝勅則預裁抑

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抑妾之術近

端方之人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廟壽

千億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此矣 上怒

連繫詔獄杖幾死其冬九廟災詔求直言戶部主事

周天佐上言曰 陛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

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

示人以政也臣聞詔書且下意橫蕩之恩必首及楊

爵今復不蒙恩宥臣辰轉思之心定未安况明旨既

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

楊爵所言之事豈逃睿鑒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五

楊爵

五 鳳樓堂

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

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賊黨逢迎之

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為囚犯則為奸邪詐偽之

官僚不難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

思之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

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履歷者爵既遭矣自非

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

士寒心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

損益不細也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  
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志謹以風天下之直則聖  
德如天地之大如日月之明錄此而天意不曰未之  
有也疏入逮下獄不勝苦掠三日死而巡按陝西御  
史浦鑑後自閹中上書曰臣鑑近見工科給事中高  
時疏劾和勛 陛下特加高特俸級建榮和勛於理  
竊思楊爵春初所奏舉勛事 陛下置爵於獄蓋  
因爵之言以觀勛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也臣初不知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楊爵

六

鳳樓堂

爵為何如人今行部至高平察其平生兄亡而挂冠  
養母母逝而廬墓三年足跡不至城市請謁不通公  
庭荷 陛下殊用而積忠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為  
事君之忠也特既蒙嘉爵亦當宥伏乞道還朝宇之  
列使布請茶之才必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上不負  
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  
路閉而太平之感治可期矣奏至微詣詔獄答之百  
與爵同罪和勛曰爵不佞何以累公公固不自愛如

時政何鑑曰此吾地方之職也於公何與鑲繫某日  
死爵枕屍慟哭曰痛哉奈何以爵故死周君又死公  
也爵矣以止爵與天佐故不職而天佐出別室死守  
者不肯與爵相見爵痛甚及之詩曰天上列星墮人  
間草木悲滿胸卻是汝只向階中流二人死爵益省  
愆自咎繫及明年工部員外劉魁以諫修雪墮下獄  
又明年吏科都給事中周怡以論大臣不和下獄爵  
自是得兩人共朝夕且懼甚忘憂苦既五年 上修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楊爵

七

鳳樓堂

言散神降於其請宥三臣爵於是與魁及怡幸徽神  
既荷 上思正祥之木爾月而 上為真仲造臺尚  
書熊浹極言不可 上人志曰我國知祥爵諸妄言  
歸過者立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即中魁仍優就連  
爵時抵家方一日忽歸衣校至爵曰若後求手校索  
款爵慰之曰吾有他往特一首公爵笑曰吾知之與  
校同休：龍橋校不能堪爵囑餘自若也食已曰行  
手校曰宜一入為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速吾

行矣即攬袂行復入獄怡與魁相繼墮至其冬久平  
上祈靈不應恐加怒於三人禁絕不得通飲食爵曰  
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靈乎投肘楊棟者見而憐  
之言於司官曰 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共生不欲  
共死胡可以非道相加使餓死耶於是予之通飲食  
而 上亦終不加怒三人也又三年丙辰火 上於  
火光中聞神語呼三人名於是三人者得免祥矣爵  
歸二年有大鳥止於其舍爵曰楊伯起之鳥至矣兆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三 楊爵 八 鳳禧堂

在我乎越五日無疾而卒隆慶改元復爵官贈光祿  
寺少卿詹孫恒官左監丞而銘及天佐魁皆贈庶如  
爵銘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天佐字宇弼  
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魁字煥吾泰和人舉人怡  
字順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怡起為太常寺少  
卿使蕪濱行疏陳定君志重詔令欽大臣擇左右  
勤朝政立事忤旨調山東海道僉事轉南國子司  
業明年推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未至病卒

石匱書曰楊爵下詔獄九年扶不死幽不死餓不  
死既有天佐銘為之死友而又有怡魁為之生友爵  
亦何修而得此也抑宜其抵家一日聞達即行其真  
以罔罔為福堂矣乃若祈尤異者爵諫雷壇諫左道  
而一則以異仙釋再則以火中神語釋則爵之得生  
也其真有神仙與無神仙也爵復何所措語哉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三 楊爵 九 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明 叙而張 岱著

林卯沈王徐吳董張趙印列傳

林潤福建蒲田人以嘉靖丙辰進士除江西臨川令攝篆永豐盜賊倖起賊幾殆潤為盜賊守使且賊印永豐人尸祝之後推由山東道御史相萬子世蕃置酒為別諸御史見世蕃不敢吐一語潤獨談座上世蕃數以目眴之既罷語共容曰吾見林御史貌似好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四

林潤

鳳嬉堂

持誇誇者吾頃以目攝之彼必以我為忌之也且後道人候之曰嚴侍郎謝女願無刺論當世事潤入南既劫却燃印已與嚴氏結不解之仇又劫祭酒沈坤庚死獄中非共罪人多寬之口語藉藉潤亦深悔之思人有建白自解會袁州司李郭諫臣以事過萬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督司李至其跡不起從人賊以瓦礫擲司李帽亦不禁或尤之曰我服孔大京堂科道官候主公門叱咤誰敢動此么魔何為者

諫臣遂發其惡跡共指於潤：得之大喜遂上奏臣

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入迹軍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中來杆衣塔有負險不臣之志素批嚴世蕃為主事之若奴隸世蕃自罪請之後愈肆克頑日夜與龍文誹謗特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咸謂變且下則乞與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問潤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司李采祈捕龍文自駐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五

林潤

鳳嬉堂

九江勅兵以待二人被逮至京潤仍疏列世蕃若鄉驕奢淫虐諸不法事疏曰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為主謀龍文為羽翼惡男嚴軫一等為牙爪窮克極懲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又併吞宗室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又侵奪平民居房改悅聖之寺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橫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

紹慶中府君紹祥而萬興世著則居相府廊房地統  
萬間店舍珠玉數里北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  
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寶貨盡入其家傾天  
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著已喻天府諸子各冠束而  
雖豪奴嚴平謀容彭孔家貨亦稱億萬間閣膏脂利  
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跡而誇曰朝廷無如我富  
粉黛之女列居群房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珍珠之寶  
張象牙牀圍金絲帳朝歌夜絃右斟左舞荒淫無度

石廬書

卷百五十四

林荆

三

鳳鳴堂

污穢網常而誇曰朝廷無如我樂養丁壯已二千納  
亡反更倍其數精悍皆在其中妖妄盡藏於內且則  
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散故郭寧二劉相誼等數十  
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污婦女府縣  
擒獲招詳明據共家劫二良一等數十人陰養刺客  
昏夜殺人奪人子女誘人投獻半歲之間事發者已  
二十有七其他不知何限切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  
過結納賊首誘致人受獻回土今世著不法典逆濠

無異且也藏禍心已著在朝之日伊藩與拱妾懷異  
圖世著受賂祈為脫免何異我事輩之交通宸濠乎  
居朝則為我寧君卿則為濠以一人之身總群奸之  
惡雖亦其族猶有餘幸至嚴嵩寵冠百僚公然欺主  
世著問發雷州並未赴任任君而推三月而逆濠乃  
朕臆請移近卿既奉明旨復留在家以王言為不足  
恤以國法為不足遵惟知私思不知公議豈非萬之  
欺 陛下乎世著之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與嵩：

石廬書

卷百五十四

林荆

四

鳳鳴堂

檢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護於不知乎既知之又縱  
之不惟縱之又且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伏  
乞 聖明乾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詔下  
法司訊狀世著私黨尚衆傳逆謀盡極工各以策獻  
自裁之每相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例海水私謂賄  
之一字自不可掄然非 上所深惡必殺惟揚椒山  
沈青霞之獄 上最內忌填入必激聖怒至聚眾通  
倭之說直以言官謾語颯使削去便可脫身謀定共

黨班：揚言如此如此一則中揚沈之冤可望昭雪  
上則慰士大夫憤懣不平之情可以得名若幸杜所  
無之事人既不信上亦生疑非計之得蓋就中臺省  
居多伴東公論陰主奸謀其語漸聞於當道刑部尚  
書黃兆祥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  
為然依其說具稿詣徐階等議之徐曰已豫知姑問  
楊安在史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  
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生乎死乎曰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林則

五

鳳禧堂

死不足贖罪又曰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揚沈  
正欲抵死階笑曰別自有說揚沈事誠出其謀誠犯  
天下萬世公惡然揚以計恨上所歸取特旨沈暗入  
招中取泛旨 上英明豈肯自引為已過一入覽疑  
法司借嚴氏歸過於 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  
公子平：打發出國門矣放出回吾抑法司不能辭  
責我亦何以自解我不足惜諸公方負物望推若嬰  
地旦夕家宰此舉又衆所瞻仰如斯而已乎衆愕然

請持歸另議曰離此一步進此一刻淺此一語從中  
機捷者必多事且有變今當以原疏為主而開發  
衆本謀以試 上意依此須大司冠執筆謝不敢當  
曰天下事惟相公能測階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  
矣諸公以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番携印及寫本史  
同至寧志之乎皆曰已至即喚入為戶令疾書用印  
封上仍囑法司當日：於午後到朝務携印史候未  
出閣即相會不可謀一人極發一語乃散去世蔭見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林則

六

鳳禧堂

前稿自喜計行謬謂龍文曰諸人欲將我與余償沈  
揚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平語曰且乞飲不十日  
釋縲絃喜歸 上因此念老父別有恩命未可知徐  
老兒本欲先取其首以快我心姑容至今亦是老父  
欠新欠養成其志今落我度中且暫歸用前計未晚  
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勿言且有徐階改疏  
云世蕃負性悖逆橫肆不通生死朝廷之威福乃敢  
假之以恐留於外爵賞朝廷之名器乃敢帶之以飲

貨於已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選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餽名曰問安凡勤報功罪以及修築城牆必先科冠服而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命每遇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報編索重貨擇地揀官巨細下遺名曰講決及已陞官候任即搜索庫藏剝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有法却解發各遊報而大半歸之世蕃或木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送遂以致士風大壞邊事日非節藏空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四

林列

七

鳳禧堂

虛明閣周痺此國家禍害迄今數載未復義年逆賊汪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且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十萬金於世蕃擬為授官克藩與樞陰與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為獲持向非神聖威斷或徒或誅雷震不測幾至縱賊殘民貽憂宗社江西南昌倉場一省積儲所繫世蕃聽鑿官彭孔却謀謂其地米王氣遂拆毀倉故建道府第其中重壩九區規制擬於王者又以揚州財藪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違式第宅

縱家奴嚴冬在彼管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諸所專擅借越淫佚克悉之事推裝難數 陛下曲赦其死請充雷州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快懷怨望安若分宜足跡不一至成所能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與設言咀呪構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十餘人以治完為名陰延諸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令報警殺人構刺衆口至於高秦奸人細作無慮百數出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四

林列

八

鳳禧堂

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集汪直逆倭餘黨五百餘人謀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徑自山海衛乘伍北走擬誘致北鹵而北嚮應世蕃于紹庭以帶俸錦衣在京高隱前項刺察細作朝夕詞伺共入嚴嵩溺愛法留世蕃原籍仍敢榮飾偽詞奉祈禱成欺罔不忠莫此為甚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挾望排上尤為不道請向龍文俱擬于罵父律處斬世蕃量逆賊報二百萬而龍文

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地仍送入官揚州第宅責令  
 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民間田產給還  
 原主子任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法當削奪逆黨彭  
 孔等侵匿科索等賦及朋誅亡叛等情與其家奴嚴  
 於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霸奪人妻女珍宅田土  
 等事正悉下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 上曰此逆情  
 非常余等皆不研究只以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  
 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鞠訊共以實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四 林淵 鳳禧堂

市者行刑者如堵堵有卷階能剪大慙者感額曰政  
 本須得人同官在合德合則和衷事主則天下可治  
 彼自取罪予之不辜多此周折豈得已哉又曰彼殺  
 桂洲我在事人殺其子入必不亮知我其天一聽日  
 後分解或又曰世蕃如虎縛不得不緊階突曰鼠也  
 事竣擬潤南京通政司參議累陞都御史巡撫應天  
 其在應天也首訪民疾苦為上封事十餘條懇切惻  
 怛而潤於捕廉氏特往來江上已彼疾抵吳猶短視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四 林淵 十 鳳禧堂

聞旨下階袖之印而房官都不使見出長安門法司  
 官俱集至催節衣官同至城隍祠取二惡畧問教語  
 仍速至私第書印如前先後形跡甚秘外都知世  
 蕃雖善探亦不得而窺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定其交  
 通傳虜潛謀叛逆共有頸證前擬未盡其辜請正  
 典刑以洩神人之憤得旨既會同得實世蕃罷文即  
 特處斬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囑謝其父及妻  
 子子我未能成字卻八閨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

事竟卒於官先是倭亂蘇州被隔其次年潤以辰謁  
 過家疏請蠲租三年仍乞帶金復學宮並予諸書生  
 即人德之既旅餽逆抵江橋即人各為位遮道祭哭  
 此三日夜不絕諸書生以潤功德在鄉校中最大會  
 御史行部請祀潤於學宮之西偏御史庶問諸書生  
 是如其請  
 卻應龍陝西富平人嘉靖丙辰進士隸行人并江西  
 道御史特嚴嵩求政于世蕃勢熾灼甚自給事中吳



特來主事董傳策殊請戊俊無敢以身試者慮龍  
等之謀具疏一夕夢出獵見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塔  
壘接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注天拉  
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接之兆蓄之為義居然可見  
士戊五月 上命少士藍道行扶杖直指為父子不  
法事 上心動道行出以告大學士徐階：授意應  
龍逆劾奏說曰工部侍郎嚴世蕃係大學士嚴嵩之  
子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

石隱書

卷一百一十四

部應龍

三

鳳樓堂

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直及逆陞遷則視秩之  
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群饒統  
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一萬  
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  
知州夫以司屬末職即邑小吏而賄以千萬計則大  
而卿尹方岳又何所匪除耶至於交通賂賄為之開  
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嵩中書嚴鴻家  
奴嚴平中書羅能文為甚即數人之中嚴平尤為點

狡世蕃安以心腹諸所常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  
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統為榻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  
名也過萬生日年報萬金為壽彼一介僕隸共尊大  
富侈如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  
乃廣置良田宅下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無慮四十所而  
以惡僕廉冬主之抑勒令佔佔勢肆官所在民怨入  
骨大共牟利無厭在於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何如  
耶爾有異者往歲世蕃遭母喪 陛下以萬年老特

石隱書

卷一百一十五

部應龍

十二

鳳樓堂

召侍奉令其子為代為扶視而還世蕃名雖居憂實  
喜得計押客會宴擁侍姬妾妙舞高歌日以繼夕已  
為鬼神所厭扶其一目至於鴛本豚鼠無知習聞賊  
穢視祖喪有同奇貨賤援道路百計需索往還所  
經諸司悉望風趨承即邑為空則世蕃威福太盛之  
所煽赫也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  
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括克日棘凡四  
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欲償已買官之費

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下災孽安得不  
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為人臣不忠不  
孝者戒其父萬受用厚恩不思報效而溺愛惡子任  
其播弄利權植黨蔽賢贖貨取法亦宜急令休退以  
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即斬臣之首以謝萬父子  
之恨并為言官欺誑者戒疏入令萬致仕去逮世蕃  
拷訊萬上疏為世蕃求解不聽世蕃及子鴻鵠罷罷  
文皆論成應龍陞通政司叅議 上尋悔之諭輔臣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即應龍

三

鳳樓堂

階曰嚴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  
斬中外虞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父世蕃  
敗罪棄市 上見應龍名報恨之格置不用隆慶二  
年分理畿省益屯萬曆三年陞都御史巡撫雲南土  
官普崇明兄弟構爭應龍輕信中軍協守廣移兵進  
勦倭寇襲之而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凝計擒元惡  
撫處僕亂定詔戮守應龍奪職為氓  
沈來會稽人嘉靖癸卯解元甲辰進士出理徽郡三

年而拜給事中時分宜父子怙寵專政未入垣三月  
觸事憤憤持論列其罪狀語稍滿會總兵周尚父降  
請卹典嚴氏恨共素不附已報寢未抗疏曰臣聞上  
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忠勇素著國之  
長城其死也道人心不洒淚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  
行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已  
意為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怒條旨杖闕下辱繫  
詔獄出絕者三四恍惚見神人金甲頗黑立於前呼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沈來

四

鳳樓堂

先生者三徐曰少恐亡志既數月而刻始愈先是來  
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來未有子置妾潘氏與俱既  
至則來已下獄三日笑張孺人語潘氏曰吾恐死以  
視夫朝夕分也若父平且未識夫而寧能共守乎潘  
氏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  
獄中索纒類以僅絀來日惟兀坐玩周易著周易通  
解要眇自得發為詩歌悲壯悽惋庚戌冬自入犯闕  
司案趙貞吉抗言錄周尚文功赦沈來罪尚可不戮

而逆亡何貞吉竟斥去來在獄聞而狀極具疏請得  
精騎五千往來督我以外疑而內翼蔽都城且度  
鹵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銜突於宣大且傳報  
諸路乘其情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報斥去曰  
因安得上書其後除姚趙錦上虞徐學詩會稽沈鍊  
先後上書論嚴氏皆被逮請特號越中四諫會有構  
者謂鍊與來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欲甘心於來  
屬至者加械束手足束分且死誠家人危後事張孺

石匱書

卷五十四

沈東

五

鳳禧堂

人徬徨初衣如具而棺期俱死徐階力為申救得免  
壬戌嚴氏敗來繫獄十有四年之邠州年八十有七  
疾且革思一見來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  
夫得一見父以慰凡三上乃下部却議上不報然  
上意稍動矣當是時 上嘗居齋宮好鈞察外事  
即獄中一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  
錄則姑塞以謾語而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來前噪  
不休來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益謾語而 上信之

逆釋來來歸而邠州公已不待矣來踊而號曰痛乎  
生不救死不食吾尚得為人乎於是枕塊水飲伴狂  
自廢丁卯 莊皇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東原官上  
疏乞補判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自  
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  
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禮諸解及潮候集雜詩稿  
惜多逸者家故貧僅有田十餘畝婦妾并日而食處  
之怡然有司斬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

石匱書

卷五十四

沈東

六

鳳禧堂

有八逆卒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歎歎當食  
或廢著錄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來繫  
獄十八年亦白首歸曰蘇之歸也以雁書來之歸也  
以鵲帖皆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有不偶然者然蘇  
尚非官而來不非蘇有子而來卒無子其節愈苦而  
教愈奇天道其何如哉來在獄無事則兼攻匠藝倘  
得香楠數尺獄中無斧鋸則以廢鐵日夕磨之久而  
結利遂以琢木為文具凡大格七小匣八巧若天造

益累日積歲而成者又得授教片編以為定體圖而  
塵尾良工皆謝不能事又得淨土數塊鍊之數年製  
作遲遲銅鼓於燹下煨之擊之聲聞數里事雖微瑣  
亦足以覘東之困而能亨笑出獄後潘氏尚一處女  
張孺人冀東有後日令潘氏進御而身出汲入炊無  
難容未幾而潘氏亦尋沒凡東之功節介行雖  
所自樹亦其婦妻能成之也山陰令徐貞明表其里  
曰一門風節

石匱書 卷五十四 沈東 鳳禧堂

王宗茂京山人嘉靖中以進士為試御史持相嵩方  
貴幸其子世蕃恟喝中外百司挾其賄巨萬鹵關入  
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宗茂憤憤不平奮上書極  
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確有指據 上見色動而外難  
相嵩特召當制大臣諭薄宗茂罪出為溫之平陽丞  
宗茂之平陽務為清勤稱職不少見遷人態其所辨  
誣良民為烏寇導者三十餘即上官亦為承屈丞又  
屬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全女口三千餘女長皆眉

丞姓尋丁母憂歸是時宗茂之橋為粵右布政有重  
望嵩以宗茂故勅罷之宗茂四傷母死而恭養父進  
而晨暮夙奉食不敢以瘠見也退而呬咽幾絕者  
數四宗茂父老且病深居出皆時時及出處不能無  
嘆宗茂謹俟其解而後能他惟端以薦久之父病亦  
不起宗茂摧毀無復意人間矣 天子尋用御史言  
作相嵩成其子而宗茂以哀憤積成疾卒相嵩罷與  
其子成之日即宗茂死之日而宗茂竟不及知也當

石匱書 卷五十四 王宗茂 鳳禧堂

屬顯語不及私佳曰上活我無以報 上恩 穆宗  
初贈宗茂光祿寺少卿朝議以五品法不得予祭葬  
又以薄謹不得予嗣廢時論薄之宗茂晚號虹塘山  
人春秋五十有二王世貞銘之曰余讀隆慶初考功  
令而惜之御史業已驗若著蔡而胡匪一五品為  
壘闕明主湛恩也且夫在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  
第禍雖然所以為御史足矢何所事此是宜銘曰  
時汝志而後合之時庸汝言而使汝不及知時汝報

而僅此於斯天耶人乃為吁噫嘻

徐學詩浙之上虞人以進士任刑部江西司印中時

嚴嵩弄權父子濟忠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畿輔

詔使群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探本之論陳於陛下

者今大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官皆

括克軍民爭效金寶以充嵩之囊橐是以釀成內患

幸上不誅乃復舉引不詳之說以說清問縱子世

蕃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荊州總兵又受老廢

石隱書 卷一百五十四 吳特來 鳳嬉堂

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憤而

竟莫有一人敢抵牾之者誠以內外監詰上下比周

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鷲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

疑畏者必閉白然後敢聞又嵩之權柄足以假手下

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同乘機構

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

敏揣摩精巧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惠

令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威奪人口故諸凡論嵩

者嵩雖不能頸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託事假

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亦能悉記即如先任

給事中王燁陳惟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時亦寬宥

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

測識率自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

中之也臣伏讀 聖諭有大破逆賊酋寇之語竊謂

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且罷嵩父子 皇上攬權於

清榜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疏入

石隱書 卷一百五十四 吳特來 鳳嬉堂

上謂其求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榜掠無全膚尋釋

歸里以病卒隆慶改元贈卹如例

吳特來仙居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松江府推官特來

戔盤居柘林即守卧疾直指檄推官屬之城守特來

練兵七四却以備降援而寇勢逆甚士女趣入城以

萬計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予賊而抱空城奚為悉

縱之入城隘民衆壅械蒸柴大疫乃四放水閘使輸

薪穀回其歸舟以積穢出之客兵曠悍剽掠不異寇

為好語結其長日率之以徇於却刁斗相屬或勿敢  
呼其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總臣張經移換境  
上有親兵取人一懸竟鞭之數十經怒謀之徐對曰  
明公用兵安民也恐死兵殃民乎經愧而止明年寇  
猝至攻城兩甚城崩數丈急撤屋數楹而陰識其姓  
名於屋材夜送卒逐之城外以為木柵擇修城者平  
明柵半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為民屋則曰昔所  
識也賊攻之不能下棄而北走城卒賴以完微非刑

石匱書

卷一百四

張時來

七

鳳鳴堂

科給事中分宜盜權父子納賄極疏其奸狀以聞遣  
成嶺表隆慶改元詔起行間游晉南臺都御史  
張紳柳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舍高  
岱並傳策以氣節相砥礪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  
子奸狀紳與傳策章繕上供下詔獄訊所主使者紳  
傳策對曰臣自求為社稷死耳時能主使者即有罪  
臣三人自當之會地震上怒解發烟瘴地永遠充  
軍紳成都勾諾止日執經侍講紳語以忠孝大節及

石匱書

性命之旨曰性命非懸空者離倫物談性命非真性  
命也乙丑嵩父子伏辜丁卯 穆宗登極召補吏部  
驗封司印中晉大理寺少卿尋轉右僉都御史巡撫  
南贛汀韶督軍事至則撫流民逼尚寇平三業又遣  
兵解惠州之圍念徃徠為西粵梗疏請先勦古田次  
及八寨則百粵無煩而顧 天子趨之後悉如所策  
四年庚午巡撫湖廣晉大理寺卿尋進兵部侍郎疏  
乞歸養萬曆二年起兵部侍郎累疏乞休歸己卯卒

石匱書

卷一百四

張紳並傳策

七

鳳鳴堂

於家傳策嘉興人嘉靖癸丑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右  
侍郎歸里御其家僮僕暴酷甚死者前後數十迫則  
謀欲殺傳策傳策亦自覺之欲徙避不果竟為奴所  
縛命之凡數劓腸胃皆出事發奴十餘人皆磔於市  
趙紳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除江陰令屬歲大校紳  
令貧富得相貸所活民以萬計巨盜詐貴者時出沒  
剽掠村聚紳以計擒之民始帖席上官有以供需矯  
令煎煉紳者紳從容言曰所需非上有民且殍又股

刑之不恣也請就劾上官叔然三年徵為南臺御史  
巡至江上江有寇：太倉朝議故總兵官於江淮籍  
言小寇偶聚不足以煩大帥置重兵請罷設使從之  
歲省費數十萬尋奉詔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於錦馳  
疏引春秋陰盛陽衰之義極欲分宜相怡寵納賄露  
罔賦民內伺 上意以恭恭順外督諸司以張威福  
化萬餘言皆發其至隱分宜父子銜次骨造逆駢急  
逮錦械行萬里途中墮車者再偶入坎窩華過得不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趙鼎

鳳嬉堂

死至則下錦衣獄竟除籍歸方錦之繫也有巨賈某  
亦在獄視錦泣下曰公即拷訊宜為數股計得六十  
金公脛全笑錦曰嘻吾不能保首領而能保脛且吾  
又安得金明日榜掠備至：夾脛骨蘇：有杖數去  
來錦傍若陰護錦者則賈已代為跽行金得不甚創  
辭既其分宜必欲殺之采檄杖百獄上肅皇帝引紫  
抹廷杖一百數字以故得免錦常言吾得苟全喘思  
至今皆 肅皇帝賜也為之感泣 穆宗踐祚起錦

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卿時因供奉奏罷端午  
龍舟之戲又奏折江陰子鱗及蘇松常鎮白糧減耗  
二事至今德之明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  
州土酋安氏扼重兵聚於苗夷間難控馭錦宣示朝  
廷恩威不敢不用命諸苗有反側者安氏報內劄之  
粵西大治轉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萬曆初  
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三部尚書皆南  
京時江陵棟國欲引錦為助而錦徒然無所依何時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趙鼎

鳳嬉堂

或諷議朝政得失語稍：聞江陵江陵恨之陰令所  
厚劾錦：遂致仕江陵卒是臣薦起而京吏部尚書  
尋召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江陵敗後楚黨坐斥  
殆盡諸御史引繩批根柢擊不止錦上言 肅皇帝  
籍尚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今日之  
事又甚於昔願 陛下回貸一家毋流毒三楚特  
上怒方甚而錦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人服錦長者  
考六年滿加太子少保 駕幸山陵再奉勅居守已

又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如故而成春大計  
外吏錦林訪甚核方欲有所激揚而會繼母訃弗獲  
終事歸喻六年卒卯起陞刑部尚書再辭不允與疾  
行至姑蘇遂不起訃聞贈太子太保遣官祭葬如例  
郭希賢江西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左中允謫  
西浙監運副使大計削籍三十九年裕榮二節並處  
京師爾本未定物議譏然希賢素恨嚴氏乃使人至  
京於鬧市揭匾名帖言萬欲謀害俗王以搖動群情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郭希賢 共 鳳嬉堂

乃卒無一二臣念避死欲終不言每思 主恩感泣  
忽思志生臣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謂安儲誠以  
君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  
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  
道總攬是也臣視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  
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  
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何嫌何疑也自言  
者倡為而問二王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郭希賢 共 鳳嬉堂

遂上疏請建帝立儲疏曰臣退伏賦詠生未報恩死  
何恨日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狄為中國憂臣切  
以 陛下欲安天下有緩有急益孔子曰不在顯史  
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  
賀臣度立儲未也莫若先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天  
以為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  
死罪臣之大懼也乃聞歲星變地震大殿繼災皆天  
出仁愛之象誠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 皇上計者

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護也錄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  
安則誰與承此可大慮也錄最近也 皇上何不  
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  
王毋疑於 上而亦無疑於萬王心無所懼惑而師  
保是依大臣無所避忌而臣贊益力則釋疑而君相  
相信則儲可得而安也謂之至和臣聞神龍離淵人  
易狎之美王出匱人或伺之二王親 皇帝于也貴  
則國本之寄同處京府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



謬陳所錄萌是故切而繼就以爲恩也長而出封以強本也官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臣願大臣畫計 聖明早斷及時勅景王殿下之國同其翼衛罷以殊數則分封而兄弟相保儲可得而安也謂之至福臣惟父子之愛天性也恒情體子未有不遺之安逸而身任其艱大者今時何特曰却多壘一日萬幾誠非 皇上艱大自身太平未易及掌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天序所屬允舜不能以揖讓 聖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郭希賢 七 鳳禧堂

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臣願使裕王殿下親近儒賢涵養冲質討論往古切劇仁孝即 皇上從容而議建立無所不可則總攬而父子相體儲可得而安也謂之至治內外守府彼此無猜宮中問省之機不特而進麾下富貴之想爽自而生人之傳世享國次之全終朕朕此安儲上計今日急着也臣每嘆古者忠臣不進耕而忘君烈士不避戮以直諫先國者不計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惟 聖明仰慰 祖宗在

天之望深思 聖母一脉之托蔡臣愚始終之無他赦革莽言計自臣為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列首爭效闕下者哉疏入相蒿擬下禮部 上不悅曰下禮部何為者誠用其言即告行却廟笑嵩言希 疏意可疑當令禮部會三法司同議 上諭嵩曰汝見彼疏豈不悶怒疑字一端却未見彼懷逆之意夫立子為儲帝誰可建者遂手諭曰好却必無故理今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夫却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郭希賢 八 鳳禧堂

司雖皆大臣又謂諛也可問之耳目官乃摘疏中建帝二字命禮科會同科道官集議以聞給事中藍瑩御史在棟合疏本希賢怨望傾險生妖言惑衆非上今所在撫按即特處斬傳首四方詔下希賢方為子與婦緋衣廷容御史詣其家修謁甫就生胸左右曳之出昇赴市妻子供不及訣隆慶元年錄死諫諸臣進贈某官特詔集印 石匱書曰興嚴氏為難者來也學詩也宗茂也簡之

時來也傳策也神也節也希賢也角之應龍也龍  
之潤也霖瀘之嚴氏熾定於位其早繁也固矣夫  
之去如炬斯脫應龍之功其可泯乎哉若夫斐夷亂  
本得巨惡而甘心焉潤寔終之不可誣也余請卷伯  
之什後界豺虎投界有北投界有美古人惡之心  
何其愈進愈毒也哉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四

知帝賢

九

鳳麟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明 叙而張 岱著

為王李周李列傳

喬宇太原樂平人祖教工部左侍郎父鳳兵部職方  
主事宇少奇穎從父宦京師特揚一清為中書舍人  
宇文業為高第中成化甲辰進士復從李承陽肆力  
為古文詞初授禮部儀制主事吏部尚書王恕持除  
文選主事為其屬調郎中三主選事門庭蕭然與論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四

喬宇列傳

一

鳳麟堂

稱允選太常少卿宇博學工文精篆籀為好山水雅  
棋奕之戲亦冠一時止而長身偉貌舉止疑重尊為  
齋壘 孝宗奇之歷陞戶部左侍郎正德特別瑾用  
事宇恬然自守瑾敗獨默然不為所污居數年陞南  
京兵部尚書恭儉機務卒家澤又旦夕東下從容等  
畫卒創戰守具且營諸御營謀同謀協力而外與容  
談笑奕飲自如則即城中作二軍擊空出飛報火悻  
以誤之曰某月日朝廷命某總兵官統京邊軍若干

萬出某路某月日命某總兵官統士漢兵若干萬出某路攻某濠刻日至矣某濠惜遣死士三百人分伏城中約為內應守備太監劉卿與某濠善必知謀名卿所用事人語之曰外間藉藉言乃公與知江西謀吾不信也乃聞科道官且上聞可語乃公密探利害科道一聞乃公偽天我非安公不出此語卿急走見守自白且哭且謝曰微公卿蓋粉已自此不敢與某濠通某濠所約內應人與其間謀往來守悉次

石履書

卷百五十五

守列傳

二

鳳禧堂

第偵截執而某之江岸知指揮楊琬有勇畧使守安慶而誠之曰安慶南京上非安地江西為近賊有計當先知則速告若攻城則死守之某濠至琬拒守十八晝夜某濠驚恐曰安慶爾爾况南京和又聞守南京有條殺方士數謀退兵其夜西北風惡舟纜絕比琬至鄱陽湖遂為王守仁所乘其冬武宗親征至則賊已平受朝正於行在右旨令百官着戎服守率先以朝服入江彬危駕出入扶遶守身皆冠帶守先

選健兒聞者為與卒皆極渺小一日集演武場彬問守此中亦有健關者不寧可與我軍一角守曰未及求也即以敵與之并卒稍試之遶軍一再聞皆僅彬謂江南人渺小若是備岸者尤不可化也彬射生卷逆呼聚寶門啟入守使門者語之曰喬尚書手鎖鑰孰敢私啟且是門也偏近行宮除道不馳伏馬不呼彬竟止報恩寺不得入明矣守出省候夜來平次公勞苦矣彬有所假旨守事而奏必得旨乃行也

石履書

卷百五十五

守列傳

三

鳳禧堂

世宗即位錄保安南京功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即召拜史部尚書上新政銳治守與林俊孫交彭澤並見藉重中外仰慕焉右頃之史道誣劾揚廷和下史却恭奏道扶私妄言為御史曹嘉所論稱疾求退不允又頃之錦衣百戶張瑾率校尉受守支俸通倉橫取狼籍當報主事龍洪載捕受守按罪語連瑾陽懼求杖以免洪載處杖之瑾奏洪載擅管禁衛官校齊日縛掠人上下洪載鎮撫司獄拷訊林俊孫

交若科道官戶部印中辦事進士劉濟等十餘人各  
上疏論救請改付法司 上付鎮撫司如故詞洪戴  
外任字執奏不允而林俊亦復以崔文李陽鳳獄改  
付鎮撫累辭求退御史秦武言 陛下召喬宇於南  
越林俊於野中外鼓舞同特壞頌張瑾一衛士耳李  
陽鳳一從夫耳俊言却屬律制法吏二臣力言並不  
見聽事因國體不可不慎上下所司而已既內織染  
局太監永乞付勅與本局官織造蘇杭 上命內閣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四 喬宇列傳 四 鳳禧堂

中易從也禮部尚書汪俊去 上召席書代取夢忠  
輻於南京言官馬明衡李本陳原等並被點摘宇言  
陛下以一二人偏私掩天下萬世公議內離背向外  
間君臣名曰效忠實累聖德書代汪俊特出內旨不  
與廷推國家百餘年未未之事請收回成命令俊  
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總等疏入報聞  
上既校總等獻大為學士宇言聖朝養士名節為先  
席書不出廷推臣已力言不可今復有總等獻大之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五 喬宇列傳 五 鳳禧堂

予勅揚廷和不可字復與科道官極論 上稍不悅  
宇天桂等張總席書等獻大霍編以議大禮得上意  
宇疏禮官之議隆正統也總等之論厚私親也隆正  
統者有拂 皇上未安之心厚私親者適中 皇上  
易從之意我 太祖訓有元終弟及之言所定大  
明律則稱所後者名父母本生亦名父母 陛下稱  
與獻帝為本上所以尊 祖訓律例之義正統之傳  
一本之恩兼全無大 上曰姑且不治何言朕心適

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之倭倖小人 皇上御極九光  
朝傳旨陞官雖匪從官校亦盡照平况學士之選甚  
榮而士大人之進可干 上切責宇曰任才用賢古  
帝王政治等執經論禮豈悅朕心干進者已科道  
相建言 上詰使對狀下御史段續陳相鎮撫司切  
責之宇引疾乞休許為御史許中劉偶各疏言吏部  
尚書喬宇忠清冠絕保障多功矜衡表物倚毗正切  
上曰朕豈舍宇：去朕耳大禮既定得命冠帶閑住

宇素風澆泊所居器用陶瓦衣服若寒士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負一藝者悉被款獎平生未嘗有惰慢之容設餐之口端履悻悻如海涵而徵重其為山水好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游海岱及江南諸名勝拙隱搆奇其諸記載北方人士嘉言文苑則首字：沒有二妾殉之其一死平劉氏其一儀真許氏

王以浙江軍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特莘林賊剽掠庫獄以旂集鄉兵屯匪要害遍置鐵蒺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王以旂列傳

六 鳳禧堂

蔡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久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圍境帖然授河南道御史出巡河南省試屆期會宸濠反圍劉璟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以旂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仍就試如故璟又傳 武宗親征道出汴批下牒取帑金四萬備供應諸司束手無措以旂執不可謂天子御蹕至必戒前路有初圖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出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阻嘉瑞士午按福建

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以旂徵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以終春請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學北畿權南太僕寺少卿尋陞大理寺少卿戊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以旂繪四省交會圖說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昌洪潯潯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於是受命行至則先求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王以旂列傳

七 鳳禧堂

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沾頭增開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曾築土壩若干潯運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莊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即藉其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以旂謂水櫃復庶高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慈力復之事竣 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兩院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翁然服其當而于召入

為工部尚書時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不  
重費丁未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九月將兵部尚書兼  
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統倡議復河套有旨速  
就命以祈以尚書兼都御史代之陞辭馳至關亞罷  
即縣軍需停造各具勵諸將同守封疆倉卒建牙而  
能推布腹心半屈群策前此冷密熟考久留甘肅以  
旂志之同御御史楊博慮關外鉢河寺傍可曰可虛  
召諭諸番為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曰示之生計仍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五 王以祈列傳

八 鳳禧堂

約朔望放首得八開為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  
帳房七百有六乃婦三千五百有奇足舉不煩一夫  
而數十年積類為之一清自二十七平入類至三十  
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南西番無大舉無深入  
戊申南犯山丹已南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  
堡再及與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破鹵忻都庚戌鹵  
擾磨石移軍敗走之人敗之寧塞及甘涼鎮西沙窩  
肅州清平堡扇馬城燕步川火燒溝神塘嶺凡十六

提計斬鹵一千三百五十三級番族二百級奪獲  
器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  
千餘人遣人自鹵中關而歸者千二百六十八人修完  
延慶定邊等處城堡塞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  
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  
廢子者二賜金幣者八賜杖獎勵者二十于二品考  
滿加太子太保癸丑以病劇致仕卒於固原訃聞  
上震悼親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諡襄敏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六 王以祈列傳

九 鳳禧堂

李遂豐城人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轉刑部郎中鄧  
衣衛捕逆強盜十三人遂疑為鞠真盜一人而已請  
部尚書駁勘十二人者得解釋上立東宮赦天下  
部院例具赦條先是廷臣坐大禮獄謫戍甚衆皆莫  
敢請遂曰赦執急此以告尚書鼎賢曰君言是也  
上意難測恐滋怒耳遂曰志無事會并有會笑可揣  
逆上意賢怒遂度不可挽拉條友盧憲曰總憲王公  
可激此義也王公者都御史廷相即與憲夜扣門以

請速相體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已改祠祭即中屬  
上登正祀典所器同禮官昏旦至特尚書禮部者爰  
言：以屬遂酌損古今無弗稱 上旨上問廟議張  
孚敬促禮官立奏履遂適在朝掖朝階層草進事敬  
欲服率用所議而太廟災有旨條具告慰修省諸儀  
言曰太廟在南京虛位亦祭告足矣遂曰古者新宮  
灾三日災南京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姑遣祭告  
欲以慰解 上心恐非過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聽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五 李遂列傳

十 鳳禧堂

履議：上下詔令四品以上自陳科道官極言時政  
闕失特論快之始言善遂既數見遂據經執諍之同  
銜之給事中曾朴者適有以駁論忤言：謂遂與朴  
善意遂主之未有以發也會同官王煥中外謫遂與  
諸僚餞之却言勅遂無故不奉公座因指其平日會  
友講學交結朋黨變亂是非下詔獄廷鞠誦湖州府  
同知稍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尋轉尚書禮部郎中陞  
州知府遂在衡一用風化為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為

即時辰州飢流民以採礦為名糾集入境大肆掠  
遂取保中中號徒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授方  
畧擒斬賊賊徒自與推官李文進輕騎直偪礦山駐  
宿賊聞中夜焚寨去特遂隨從不滿百人火起其下  
皆促遂出遂堅卧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  
燒寨走也已米然文進曰盡逐之遂曰此皆飢民不  
為志若足矣遂兵躡遂出境閉礦而遂無何章聖皇  
后梓宮南柩風傳 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司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五 李遂列傳

十一 鳳禧堂

檄衛兵毋與通道括財備上供遂承檄要如具文上  
官策梓宮必不諱測者三諸司抵遂中文於地督從  
如至大遂確守前議不變已梓宮米道長江浙中諸  
郡駭然惟衛按堵乃大服遂即廳有叢塚相傳為郭  
璞墓發之不利於守遂曰即廳也而丘隴在共下耶  
且景純不歿於此發之得石戶二乃唐刺史李即所  
樹者又周王廟多靈吳郡民率走祈福遂訪問知神  
為孝子也易廟額曰周孝子祠而表祀宋趙鼎范冲

魏江翁蒙為四賢祠以屬民望一日衛山谷民聞造  
廷者數輩泣且笑曰謂使君年長矣而尚未也遂問  
父老何訴皆曰自使君下車里閭無擾豪橫改行民  
輩已老見守衛未有如使君民輩特未望顏色是時  
王煥中稍遷至河南泰政過遂治遂迎謂曰子雖貴  
也不如我折腰傾循吏傳無子矢銓嘗考遂治行第  
一陞蘇松兵備副使以內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  
右布政使通江洋盜充斥相論以遂風力素著請不

石匱書

卷五十五 李遂列傳

三 鳳樓堂

次推用陞右金都御史提督操江遂募健勇修戰艦  
講陣法創為稅運等名款百具軍政井然尋召赴闕  
為金都御史專督薊州主客兵餉坐未至京謝恩輒  
用新術請符驗關防且聞旨久而後至然為民家居  
與鄰守益孱朽稅良刑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輩會聚  
講學而縉紳中言濟世才者必推遂倭起東南用兵  
日久將臣數易嘉靖三十四年勅下南京都院科道  
博選女傑才畧合詞薦遂明年春倭特掠鳳泗淮揚

陵獲震驚極運阻杖朝議以淮揚咽喉地宜專設軍  
門設軍門非用遂不可遂起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  
等處於特淮陽間三刻俟失復值水災而大工採辦  
卒稅協濟意外重科率為民困遂至率軍餉大戶幾  
千家減排門御兵威省民財為計以次經畫戡守諸  
備視地要害奏設副總兵恭將守備若干百城天長  
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步水兵賊再  
至不敢犯居一年謀報有賊三艘登板遂方閱武狼

石匱書

卷五十五 李遂列傳

三 鳳樓堂

山即度兵將力戰惟其前路復計賊且大至若從海  
門直趨如皋至鎮地即主客倒置根本摧矣馳騎一  
晝夜趨泰州而賊衆踵至悉焚舟登陸遂下令諸將  
我兵雖號徒皆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守之復謂  
諸將曰賊起如皋則必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  
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最要孫黃橋逼瓜儀以推南都  
而授漕運次之若從富安而來計至廟灣則賊絕地  
也乃以海防副使劉景韶將擊丘陞守黃橋諸路身



當泰州街時賊聚盈萬總兵郭城故稱名將一戰敗  
 甸將士奪氣遂據甲誓死將士感憤激戰於是皆稍  
 稍勝賊遁東而風急我兵不便迎擊遂齋沐頓待頃  
 刻風回縱火斫營斬首一人賊挫阻遂從富安沿  
 海堤東掠遂喜曰此吾得地時也今業詔陞尾其後  
 盡偏之令益前夜則稍遠之則致賊廟灣而其時他  
 賊復急攻丁堰西亭二路以帝我兵遂分遠偏悍授  
 以策盡忠職之身提兵夜從間道疾走淮安是時賊

石履書

卷之五十五 通列傳

鳳樓堂

計遂方西禦謂淮無備奄至淮安之馬運遂已陣於  
 姚家蕩賊大驚據高阜盡銳衝我師遂橫截賊陣令  
 諸營壘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十餘級殘孽米倉廟灣  
 為巢殊堅按行指示具吞陣積土平整奪其險撤其  
 傍進屋縱連砲奮休擊之賊窘遂殲絕之方休士計  
 功罷遣所調兵而崇明三沙賊復犯揚州之七星港  
 一時上下惶懼遂召將士激諭之誘入舊場戰地飭  
 諸路兵與戰敗之賊奔仲莊結奔獨圍劉家莊白家

駒進及連敗之賊沿海西北來又敗之乃奔唐家溝  
 遂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復合擊之無脫者時又有  
 他賊數百出珠海濱遂計賊雖寡然將士厭苦矣授  
 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鼓而泊岸非為寇者  
 置之亦無害將士勦於利不吉潛往獲其島主孟得  
 山者以歸蓋自夏及秋前後八捷斬賊四千七百有  
 奇諸將溺無算遂南京兵部侍郎即是為嘉靖三十九  
 年初南京兵部尚書張整以倭警故議選練營軍益

石履書

卷之五十五 通列傳

鳳樓堂

以四方趨從名曰振武營新軍故事南京軍月糧有  
 妻子者給一石無妻子者十減四春秋二仲月石折  
 銀伍錢及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減為四錢諸軍  
 始怨而督儲侍郎黃恇言者錄嚴過書奏停補役軍  
 丁要糧諸軍益不堪時坤已召入為戶部代者蔡克  
 慮病不視事比歲大校米踊貴諸軍求復五錢舊額  
 恇官曰事當請不輒許會給軍復後期諸軍鼓譟圍  
 恇官第恇官踰垣避之仆不能與諸軍就撲殺之縣

3 文下

屍於市痛加殘辱大呼背葵：輜張無計遂聞變急  
帶馬而行騶呵如平日軍中指曰此平倭李公統前  
紛訴遂曰諸軍誠怨怒貴侍郎不有朝廷即可奈何  
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遂曰馬首是從乃  
請葵大會南京官條一處揚言曰今日之事遂所目  
見督儲公瑜坦自斃不問諸軍革不當殘辱之罪即  
奏聞不得稱諸軍亂也諸軍聞言皆稍退頃之醜  
復入捷月而謀遂直前叱之曰我萬方為余等謀生

石匱書

卷五十五 李遂列傳

七

鳳樓堂

路尚自絕更殺我耶江北數千倭吾一人者滅之堂  
堂大相豈無人皮若輩皆曰非敢犯公也求賞而已  
遂曰若輩行何等事欲布賞即從妻懼月糧故即可  
耳必索賞即殺我因成置散遣之事聞上疑却臣  
不能安珥諸軍恣行譴逐下輕旨捕首惡而已然奏  
報尚未至南中諸軍人：自疑訛言洗營陰相約亡  
命入海遂與葵謀曰昔元魏時禁軍收統軍張彞之  
宅朝走置不問焉散遂散家財結客因以放飛揚跋

石匱書

危之心今雖從臣撫成首惡未誅衆情均：如必俟  
奏報處分明旨朝臨兵情夕變夫固稱疾杜門卷居  
軍仗入夜密諭之且諭且叩首皆感激願効於是春  
伍訪報得首惡山等二十六人遂自馳書內閣奉兵  
請亟以開既發書乃告葵：亦與遂協謀先期給率  
家小怡以款散軍心而豫為榜文捕寇則已景丑而  
捕景寅而收尋張榜懸諭諸軍悵然已兵部以遂所  
言聞上上復用輕叱坐首惡三人而已乃令葵致

石匱書

卷五十五 李遂列傳

七

鳳樓堂

仕去葵去南都人請營兵且罷代葵非遂莫可葵南  
八犯御札聞遂名尋召入為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  
戎政改戶部尚書江東以往諸軍見稱亂之日當事  
之人被上譴責已輩獨輕比益驕恣往：射矢部門  
或毆罵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為恠刑科給事魏元吉  
論東威令不振以致官軍驕縱失伍亟宜罷然且請  
素有威畧者星馳代任意益指遂上既治諸首事  
人遂列調來陞遂南京兵部尚書兵科議留京營屢

變非重逆事推不可奉旨撰勅如議而又為嚴世蕃所格遂乃囊勅不復開第錄兵部疏移文江南北諸司大集官兵誓戒之曰汝輩作死多矣上寬仁不誅不感悔更稔惡今日朝廷特勅我來是汝輩向背生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既往之罪一切不究顧姑息之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軍法治重且奏聞誅斬逆風神峻整詞義凜然諸軍莫不歎氣則選驍健者四百人置左右為標兵但詐佯恣在肘腋而

石隱書 卷百五十五 李逆列傳 九 鳳嬉堂

一二克果自知罪重恐終不免會有妖人繡頭妄說妖法營兵王漢馬元等因而率眾殺并復倡洗營說言相誘逆寇復繡頭分捕克果仍語諸軍繡頭不能近知已身存亡妖妄可知衆心回向逆更掛酌營規中嚴什伍互書其名藉平親削方懸腰一如在淮陽特而特重晚散夜聚嗷呼投匿之禁令其自相鈐束覺舉時謂振武營不靖教倡亂當除罷遂奏獲陵軍士皆以振武營半士克之營軍有死亡者勿復補與

以漸次消除之亡何乞休家居卒訃聞賜祭塋贈太子少保謚襄敏遂為人奇偉博大有氣節嘗學為至善於屬文尤長奏疏磨順之稱其能發難題之情為一時獨步侍郎萬恭論其人曰聖賢之學素傑之才子拭材皆舉進士拭仕至參政材仕至參都御史以講學名

周金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 武宗數游幸金上疏請平朝躬覽章奏總握權綱又言京極威

石隱書 卷百五十五 周金列傳 九 鳳嬉堂

八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常痛為澄汰中官以迎侍盛纖滋討列蠶暴橫道路常罷之却督馬昂納女第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是特奄幸擅權與言路為仇不思暮死則竄金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幸免戕辱以火次擢太僕卿奏百議用兵土魯後哈密金極言西邊虛億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視西寧乃欲遠極哈密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金曰彼能效順國家何

受於賞不熱勤之未晚已而卒從金議於是衆以金可屬違事廷議憲府皆推金往金既獲連不拘撈有帥臣體裁又善與姬接下者欲答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慘惻然曰遣人若乃若是遂不悉答而百方為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又為之葺墩墻疏石渠利盞而人不勞遣人益愛金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愕然知彌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列傳

十

鳳嬉堂

然而馬固圉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金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剗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閉金不要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固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懇諭以利害衆驚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亦心愧之廷宣皆虜衛金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開門晏閉遣民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自金去室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列傳

十一

鳳嬉堂

何議論往還數日諸大臣亦各探沿江路果險如金  
營乃決從江之議以鐵縵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  
江干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  
谷中金之力也為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共官乙巳  
致仕歸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賜葬祭贈太子太保  
謚襄敏

李世達開中涇陽人嘉靖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監  
兌湖相與卷竭心計佐度支急於亥調吏部考功司  
右僉書

卷五十五 李世達列傳 鳳禧堂

主事尋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元年起陞稽勳司員  
外調考功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世達前後入佐  
銓司與庶務品藻人群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  
手聽裁即見作者無不心服轉南太僕寺卿萬曆元  
年陞右參都御史巡撫山東尋陞右副都御史總理  
河道賑河議起世達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為  
條析利害甚其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戊寅  
改撫浙江不數日以疾辭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

賈應湖險惡歲深沒舳舻無算為請開越河以殺水  
勢春年而竣晉南京吏部尚書與海剛峯意氣相類  
擔荷國事所甄叙人品如擢肩收尋改而兵部尚書  
恭贊機務召為刑部尚書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  
務廣德意特上惡逆臣偽增首功怒不可解世達  
調劑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  
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會容造廠校偵部事世達慮  
獎賞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

右僉書 卷五十五 李世達列傳 鳳禧堂

已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御史職惟俊所杆  
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世有所甄別世達謂史治日  
衆民生寡遂職此之錄乃舉曰通考察例行之亦歸  
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悚然壬辰以六年滿  
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己亥卒年六十七賜諭  
祭謚敏肅太史其法論之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  
蘇子瞻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  
敏肅胸懷洞達無所不如納即窮鄉下吏片長寸善

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為相於四方皆罷竭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容去隨疏於藉故朝廷索才如取之索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椽栌小大畢獲誠備之素也余見歎肅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枯種：皆共惜大未正家宰之位而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

石匱書曰世間轉萬鈞舉若石舉大材極費力之事必以極省力之法為之獲卻一得為大匠者止操表

###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五 李世達列傳 第五 鳳嬉堂

撥而附之者雷和雲從事已立辨矣余觀喬家宰之折奸馭恭王司馬之禦南治河李襄敏之禦倭定亂周司宣之安邊戡衆李欽肅之決獄興陰事雖輒族而游刃有餘以是知巨堅之任自須有學識者為之要非南養之人所能轉移其分寸也

###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五

明 旬南張 岱著

曾守禮卿世威吳猷譚大初列傳

曾守禮德平人嘉靖七年山東鄉試第一遂成進士授彰德府推官有大獄坐與盜者連數即守禮鞠無驗悉論出之大火易守禮書生耳何知史已更以他疑伏試守禮守禮以片言折之無不允服惟兵部主事即儀制率府既除弋陽王攝府事請得置旗尉如

###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六 曾守禮列傳 一 鳳嬉堂

故守禮不與曰攝率也繼寧耶出為河南提學副使論上並德與遷山西奉政冀南而即藩宗暴橫至陞亡命行劫監司莫誰何有徙署於他治者守禮至仍故部番彈壓而即悍宗皆斂跡陞山西按察使雁代寧府間居民多自墾田或告晉王曰府中牧地也王奪之居民詳梁構兵守禮法其首難者仍歸曰於民今有司歲收共租抵宗樣陞陝西右布政將左秦王亦以牧地故佔民田立石其壘上民爭訟不決守禮

仆壘石告王以晉事曰亦復歸民入親佐計所署平  
元史老疾夫真者輒與白史部尚書曰若是則計簿  
外即守禮曰此皆去省會速第取共文書定未嘗見  
其人今乃見之件在某也陞到都御史巡撫河南尋  
陞戶部右侍郎督餉宣大山西改吏部右侍郎三攝  
部事大抵綜名實核淹滯抑佞俸銓法多所更定而  
貴勢皆不便之陞南禮部尚書相李本署吏部事布  
嚴高指以地震請考察廷臣分三等為去留守禮以

石壘書

卷一百五十五 守禮列傳

鳳樓堂

哀庸罷留一等則吳鵬趙文華嚴世藩諸人特論詳  
然隆慶改元起戶部尚書特圖計詘甚守禮請益鉅  
錢以便民平估以便商尋徙南工部尚書以母老終  
養母後服闋起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為  
萬曆初年再察中外察務絕朋比黜金壬一歸於平  
直而尤重貪殘之禁守令坐受財及酷烈者劾繫詔  
獄窮治吏爭自後濯矣久之以老求去守禮立朝四  
十餘年侃一節義所不可引是非爭大體絕不同

他人意指有附麗而亦未嘗自便為隱情在隆慶初  
相高拱以藩邸舊臣當事拱恣相徐階積不能平階  
計逐拱自吏部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相及六官之  
長各率屬疏劾至臺省庶官文章論奏 穆宗故春  
拱見拱彈幸滿公車不得已策罷拱守禮特為戶部  
尚書獨不論拱戶部左右侍郎徐一桂者拱同館也  
劉自強拱里人也詣守禮請守禮不應曰人各有見  
某自見不論高公耳何必同侍即不得守禮疏乃自

石壘書

卷一百五十五 守禮列傳

鳳樓堂

作白頭疏上之守禮自未罷居二年拱再相德守禮  
召用之特自強方尚書刑部拱從容語曰向者公疏  
可無白即自強曰疏之不自今日安得尚侍公拱曰  
萬公棄不佞也守禮即以見德於拱得復用願見拱  
快恣如故終不附麗之拱亦少疎矣其後拱坐王大  
臣事守禮又與楊博力同於張居正所人以此稱  
萬公長者守禮自少至老服儉如一日不知有人世  
雕靡事年五十時其妻為之求侍妾而強之守禮召

姬侍姬直前守禮即拂衣出既數年妻召其姬家  
返之處女也嘗上疏禁戲刻東省燕新進士御史用  
故事召戲不收白守禮以告相殺士僉士僉東人也  
守禮面斥御史士僉曰某寔命御史守禮曰某疏禁  
安所得旨：寔擬內閣公自茅指即揮出之卒賜祭  
葬贈太子太保誥誥兩孫儀亦高曆中舉山東鄉試  
第一成進士

鄭世威福建長樂人嘉靖八年進士方總州題其齋  
曰志樂顏歌貧堪范既弱冠舉於鄉既成進士會臺  
臣扶詔從諸進士推擇樂就趨之世威曰絕脫章句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四

鳳鳴堂

職司耳目即授戶部郎丁報改刑部出為廣西按察  
司僉事尋改廣東丁內報後除江西貴溪相言再召  
入相諸司往賀廟前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閣者曰  
相國尊然奈何令相大夫縮：旁趨還吾刺去耳門  
者聞中門乃入相言未于也汪巡撫玄錫惜相有事  
上清宮名為祝登世威從諸司往拜視祝詞乃知為

相祈于神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司恭議言再相遇  
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知送也轉江西按察副使積  
分宜高代言族黨魏恭張於言矣世威報用三人經  
治有抵於重法者獄具地撫傳將改論世威持之否  
能奪熊憲副者嚴烟以輕直佔廢寺田千餘畝世威  
幣以賑飢熊持相于書未抹不得還四川恭政念分  
宜終禁已投劫歸：而薪葉不結耕勸自力且十年

分宜敗中外交為起湖廣恭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  
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華亭相階為  
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化者世威言守仁治世  
之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備德有不足  
者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  
屏不用將有亮釐差千里夫者與守仁同特講學者  
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夫夫西相指擊共謬  
守仁辨不能誑蓋守仁以名勝順岳以實勝實之與  
名相去遠矣階不足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刑部侍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五

鳳鳴堂



即曾有詔株殊及珍石世戚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  
遂乞骸歸。如耕鋤如故里中不知其為侍郎也。世  
威副使江西特議清贖錢備度賑同謂非石而微之  
筐篚而潔之是奸回法也取盈於公齋而尾闕於權  
門是奪民命也纜：千言讀之惘切至有欲以傳者  
通籍數十年朝野奉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氏處  
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漁洛為宗取六籍及先儒語  
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於心曰心廉師為師心直

石隱書

卷一百五十五

即世成列傳 六

鳳嬉堂

諒為友辰也。不儒寔獲我心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  
歷官權貴之卿始自杜辭崇寂寔之野杜門自高  
人謂盡之賜祭並贈刑部尚書諡恭介  
吳嶽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戶部主事即中知  
廬州保定二府為即責大體而已而以聖賢之道望  
其民守廬州諭廬民母有不孝弟女怙侈母鬪狠母  
惡聲聞里中母崇尚浮屠婦女不蔽面母逆行別民  
善惡於旌善中明二亭置社舍設社學藥局知約朔

望視學講經表一如國家成法廬人氏化之守保定  
仁愛明敏未嘗用意摘發而自介謙退卒以至市權  
田疇無敢越軌皆若通責為一心保定雖未為守者  
唯有嚴清與嶽並名而嶽德及民尤深且厚累官左  
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嘉靖末年兄相高唐煇移疾自  
免屏居南莊湖上茅屋薄田蔬給衣食日惟披閱釋  
經熟坐一室客有過者亦時出見或留設食：不過  
數畚腐菜居半味不出詞謝時進行跨蹇驢而已或

石隱書

卷一百五十六

吳嶽列傳 七

鳳嬉堂

諷其跨蹇曰某罷吏居家未嘗一用色中大後自覓  
與夫力又不能騎跨蹇驢取便道非敢誇也既數年  
相高麗徐階當國起嶽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却逆  
持檄宣閣嶽宅僕人言狀嶽方跌坐行氣搖首且止  
僕走立門外可炷香頃乃下林索嶽觀之柳不更視  
親友從史乃出就微一特士諭翁然得人隆慶初大  
計科臣有異議疏入留中嶽詣政府抗辭曰請閣下  
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者而科臣敢留之否公母傷國

體也聞臣悚然疏奪下既遷南京吏部尚書以老致仕  
仕職在南京抑得薄杜使俸給節儉以變化風俗為  
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守廉特以艱歸途次陰雨持  
廬蓋以行至家迫之歸自南都廳事不備假僧寮以  
見容卒賜祭塋諡曰介肅

諱大初始舉人嘉靖十六年應貢復領鄉薦以貢資  
選公節連登進士出跨蹇驢而已以憂歸赴選授工  
部主事痛革積弊不遺餘力久之復以憂去起補戶

石匱書

卷百五十六

詳大初列傳八

鳳樓堂

部考選為戶科給事中歷兵刑左右給事奉使冊封  
饒道一無所受權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直民枉  
抑視權勢範如也清戎多所開路御史以失額為疑  
大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理驛傳嚴革冒濫撫院  
或借資庇其故人亦峻拒之過者多避道去嚴嵩親  
黨屢奪人產大初庶得實悉罷法秋滿年僅五十具  
疏乞休不許擢廣西叅政桂林湯米價湧請督撫開  
倉發糶便亘賑恤存活以十餘萬在事二年值妻子

石匱書

五一九

連喪疏乞解職嘉靖末平召起河南右叅政在任大  
有聲譽連權南京通政應天府尹三奉詔書不敢復  
辭 穆宗即位疏乞以叅政致仕不許晉工部侍郎  
遷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貴戚權璫侵民田土必躬  
覈復悉歸侵於民力薦僉都御史海瑞可大用累乞  
休不許轉而京戶部尚書復引疾乞休致仕家居曰  
不滿百誠讀書鼓琴時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詔  
賜祭葬閔人戶部尚書馬森謂生平所見清節二人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七

詳大初列傳九

鳳樓堂

知州有廉直聲  
石匱書曰古之人臣有稱之為古三不惑者謂其不  
惑於聲色貨利功名也魯端肅諸公內無嗜慾外無  
干求其於居官涉世且不知有身名安問勢利乎是  
以謚之曰端曰恭曰介曰肅古人之易名豈有如後  
人之浮濫者哉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  
之浮於行也然則觀吾四君子之謚於其行也共有

浮耶否耶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十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七

明 鈔而張岱著

王遠趙孔昭列傳

王遠直隸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為兵部郎中與容城楊維盛友善維盛統茶廠為八部交牙畔辭條友及下獄同官俱匿避遠獨肝胆相許不畏強暴維盛遂以子女見託遠以幼女字其次子應英又屬司業王材說嵩救維盛不聽及死曲為經紀其喪嵩知罷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七

王遠列傳

一 鳳嬉堂

其官隆慶改元起復歷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由忠孔孟蒙兵守遠往王莽者非人監史承皆冒補安家累入于旋通費不貲而籍無見兵遠嚴加簡閱得勝兵萬餘延固吃為重鎮辱陞兵部右侍郎清債叩之獎推用材官如劉顯威維光等布列九遠號為得人已江陵與新鄭構隙遠曰時事可知天遂請告歸神宗踐祚起兵部尚書遠慮江陵擅權掣肘堅卧不出江陵移書勸駕卒不從江陵敗臺省交薦起戶部尚

蓄上會計錄云歲入銀三百六十七萬有奇歲出四百二十二萬有奇萬曆十一年稅銀免供於太倉銀抵補共少二百三十萬一千有奇皇上十年存積不足補二年之資別金花額銀今又加進二十萬長此安窮太倉之積非源泉也可保其常繼耶臣無國無九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困非其國今太倉無三年之蓄矣可乎疏上上嘉納之遂又疏取金畧曰頃者皇上大婚燕潞王公主畢姻及九嬪冊封賞金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七 王遊列傳 二 鳳禧堂

三千八百餘兩是時順天宛大多方搜括延以數月足色金止得三百兩八成金四百兩今日取四千兩其何能給臣思雲南每年進金千兩皇上御極十有三年當得二萬兩有奇恐用未必俱盡又每年加買辦銀二十萬兩印金不足動此項錢糧用亦自饒疏上詔陸續買進遂為司農水清自持為國節用即上有非特需索亦必疏止九邊軍需曲為轉移不至墮之尋轉兵部尚書謝絕請托如寧遠軍餉道不敢

及門會上有山陵之行小內監索馬遠執奏旨下切責言官傳光宅望風論劾遂去遊居家斬無大一入官府京師貴人移書問候亦不答天下想望其風節與海忠介立簡肅趙瑞肅稱為四柱云久之卒賜祭葬如例

趙孔昭五隸刑臺人嘉靖甲辰進士除河南鄆陵令以考最入為御史按邊左大帥李琦故與成寧侯驛比而貪暴甚孔昭按之疏其職再按福建三按浙江

石匱書 卷百五十七 王遊列傳 三 鳳禧堂

時趙文華即人也貪鄙惡詢許相萬莫最橫持監軍來浙以應天無臣曹和補有戰功不相推遂欲劾其調度夫策孔昭為救疏以示文華且語之曰此年大帥聞賊至惟縮不敢前有烏獸鼠耳惟一曹中丞差強人意公惟折之何以勵天下文華語塞卒逆殺其疏亡何校士林閣文華子與試乃盛飾供其諂視繼要之曰老梓若欲積崇何孔昭陽為不悟入棘宣言於衆曰司空謂我父母得與寒士爭進罷共卷非錄

文華屬八朝同蓋龍諸大帥功歸之已孔昭當會章  
 蓋則共張大誣國培文華志甚竟不能奪文華敗孔  
 昭以南大理寺丞進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江防服除  
 撫宣府宣府故南衙頻年戰士被瘵且蓋孔昭撫循  
 共瘡痍士感奮前入寇至紅山京師大震詔與總督  
 江東椅而尼之南通諭功賜金幣言者旋論其縱寇  
 冒功解任尋得白起巡撫浙江比至倭警屬緩則為  
 汰冗兵節縮一切濫費疏省尚方織作又條奏地方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七 趙時侍 四 鳳樓堂  
 便宜十事皆著為令以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尋以  
 糧運世為人言非解任穆宗即位薦起兵部右侍郎  
 督山西雁門諸塞兵事時順義雖稱款塞事宜巨測  
 孔昭日修邊事增堡峻險南遊不敢入報賜金帛召  
 協理京營以病告歸家十年卒孔昭自釋褐即守制  
 邑三按巨省四控維鎮而胸腹戎坦不為岬岵老成  
 持重所至皆以功名稱  
 石匱書曰王尚書之力扶忠慤趙侍郎之逆折文華

亦可謂孤標勁節侃侃不撓者矣乃西人之官職皆  
 得以功名令終烈大之不能錄純劉猛虎之不能食  
 判婿其鋒固不可化也是以知爾邪指倭皆自性生  
 幸則為二君子不幸則為楊叔山天止姜桂豈能自  
 易其性哉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七 趙時侍 五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明 幼甫張 岱著

戚繼光列傳 附劉顯

戚繼光其先定遠人 高帝初百戶祥從西峇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陞定州衛指揮教傳而絕景通以弟子為後 武宗中却成卒幾更京師劉瑾有逆謀知景通豪傑遺之箚帽約曰某日發難若此者為刺景通伴應之旦日為黃冠遁去 武宗所召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八 戚繼光列傳 一

鳳嬉堂

見鍾生者百歲人也昔景通校以六士將御之術屢擊殺山東賊陞大軍都司掌印八生仲機營路養母人稱景通孝廉將軍始孝廉將軍木子晉橋故有異人衣褐衣板橋木自云八百歲笑前知事下惟通窺客不見引意其妖情也至孝廉將軍見卷惟與入曰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問母病言無恙也問之幾何予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閉會茅山為公察至晚至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戊子十月朔

其持矢此為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為

弟子名曰長壽後五年當復舉子其功名亦差亞十

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

虎變斑桐內是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

幼而好弄押韻多權奇孝廉將軍從方士受大還朔

為烹黍偶進火出丹室命繼光主局繼光進武火大

烹局戶自若既排戶入大驚恍子冒不測而攫九龍

敗矢覆出承皆成金覆試之百端不死孝廉將軍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八 戚繼光列傳 二

鳳嬉堂

貯硝樓中飛母上也繼光松拳火為戲談薰天孝廉將軍屬詰之勿應跡之則既然而燒因而借入版者三寸孝廉將軍濕然異之孺子得天侈笑年十餘隆準方頗英氣勃、稍長折節為儒以經術著既冠趣繼光襲職京師孝廉將軍盡棄備案數百牘是年疾篤繼光歸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未即出絕命楮帶囊中燈目曰我生平不索人錢其司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朕孝廉將軍死不能家嘉靖庚

代待試武閣會南北京師繼光上便宜言事山東成  
 遠治兵使者都共八成繼光任中軍有勞績陞浙江  
 都司僉書浙江倭甚長為人故勁傑繼光言督府請  
 練為兵許之使募三千試之繼光以江南蕞澤多走  
 險不比江北地夷可兼驅者乃為營營陣十有二  
 人隊長前次火指次夫杖兵次四人火次火短兵  
 兼蘇右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  
 相開試既習得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而僉事唐克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五 戚繼光列傳 五

鳳禧堂

臣却台州兵備與繼光雅相重嘉靖四十年倭大至  
 寧海告急繼光之寧海賊米大來登桃渚折河圻  
 頭諸處尤臣自持留海門軍趨新河破之溫嶺而寧  
 海賊聞繼光至悉遁去謂台州城中虛逼之繼光  
 聞警促運米引兵至台兵行七十里未食守吏  
 謂賊近戒門嚴毋得入兵爭門而驚繼光後至呵怒  
 之曰此汝等爭門時耶賊薄城下滅之乃食鼓行而  
 進遇賊花街一賊左扶矛右扶月壯士朱珏持短兵

擊折其矛再折其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逐之殺數  
 百人乃食又逐之瓜陵江皆自沉死繼光復領舟師  
 遊擊倭賊亡脫而折頭賊復焚舟起趨台繼光簡精  
 銳千五百人往克臣曰千五百人寡天將軍與約毋  
 掠船吏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前驅者擊賊無留行  
 繼光曰諾五月庚申朔夕大日賊退次大日東堅壁  
 不出會雨甚間道適仙居繼光錄大道先之圍之數  
 重四面舉火賊爭提素贖命我兵不省盡焚之金二

石廬書

卷一百五十六 戚繼光列傳 四

鳳禧堂

旬有九日九接戰斬首七百酋獲器仗三千七百四  
 十有奇賊中呼為戚家兵所至破竹其平江西告急  
 督府檄繼光西行露布以開軍聲益振明年春倭賊  
 福建長樂連江福清南下聚黨焚劫斬賊繼至福建  
 都御史游震得莫之誰何言官言倭毒閩且十歲劫  
 聚聚徒且十萬財力竭矣閩中故屬胡宗憲督撫請  
 發督府兵八千出浙帶萬金子之使副使王春澤暨  
 其軍繼光引兵從間道入福建破橫嶼紀岳中再旬

入福清大破之中田賊味死走興化街救趙之夜四  
鼓抵賊營連破其六十餘營斬獲首級級餘多勒死  
者平明領兵運城而興化人始知其郡中士民共旗  
幟行酒如勞振旅運浙中行亡何閩中新倭繼至圍  
興化興化衣冠巨族繁修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殘  
寸帛皆在城中民無得衣食疫癘大行士民晝夜求  
郭望救兵：備副使翁特器居城中與協謀震得  
遣總兵劉頌赴援頌以兵少不進遣一把總領兵三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戚繼光列傳 五

鳳禧堂

百往賊盡扼之居數日頌又遣長下兵八人齎文於  
特器賊殺之不其不詐為頌約書運城而上曰今夕  
且息鈴柝將有所謀或疑其詐請期之特器怒不聽  
罷鈴柝如約夜未半八人者斬聞延賊城中大亂賊  
殺人狼藉士大夫立斃餘亦首數人攝守者通判矣  
世亮亦為亂兵所殺特器與參將半高遁去賊焚公  
署火民居子女玉帛搜掠一空視兵嚮導與之流連  
款飲駐城中者六十餘日乃破平海城居之仍繫人

索贖取船亡得脫者事聞 上震怒罷震得連特器  
高及邦光俱請戍乃用譚綸為巡撫繼光為總兵缺  
守備建繼光攜萬兵兼程入閩至則直趨平海却勒  
士卒難為得食震歷賊營圍之公卒大亂斬真倭二  
千三百餘級一特器承襲洗無遺先是浦人夢月墜  
地中一老人言曰我足天兵放火殺人滅王網破上  
成歷年未至丙申牛女界號令明聖照歲見太平至  
是人測之上成戚也聖繼也照光也戚帥也繼光又

石匱書

卷百五十六 戚繼光列傳 六

鳳禧堂

字重熙自是用兵連破閩中賊聞戚無來無不屈膝  
交亦繼光與俞大猷同為名將學不如也而威力過  
之大猷或不能旦夕拯水火為持重而繼光如奔電  
迅雷立見掃除美繼光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已者  
衣裝並如其自身出入莫別識夜亦不知其宿處有  
同官悉令其卒亂入繼光卒中意欲盜取其首級而  
繼光故令士囊五色煙囊中獲首級煙塗之同官卒  
無有也遂不得首級繼光以總兵鎮閩但其來特方



為恭將閩人見繼光雖立功威但稱曰威恭將云  
 穆宗即位南臨石州東薄昌恭用廷臣議召韓倫  
 光入傳遊繼光入上書言西北兵十倍東南而邊人  
 見南望風靡者錄不議戰練兵夫練兵之法臣常試  
 之東南而驗請簡帥將募士三輔州縣士三千帥將  
 將之合為四營：各五部立一裨將為之連衝簡練  
 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格虜逐北然後屯田足餉  
 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論出就督撫命繼光總督練

石匱書 卷百五 威恭光列傳也 鳳樓堂

四主將兵部制督府英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  
 可易為總理耳公持諸主將視總理猶高公然論言  
 其不便則又以繼光專任薊門即不易衝而練兵之  
 議寢矣繼光乃請召向所練南兵修薊鎮邊牆接檣  
 敵臺翼然壯麗費縣官帑十萬繕而考工計久當百  
 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  
 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制為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  
 遇敵水陣大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棘下

拒南馬排擊之南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南師  
 不宿飽復益船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運鋒入衝  
 兵策應主兵戍守殘更者任將輸首分數次刑名次  
 技擊次步兵次負運次嚮導次批持次遮擊次追襲  
 次仔賊次首功平政軍張無不以律初塞下士遊將  
 束取無律繼光所召南兵至陣而見軍門侍立於却  
 適雨甚自朝至於日中懸千山立軍容愈肅遊人大  
 駭比年東西南謀入犯而首得薊狀至卜不祥遂謝

石匱書 卷百五 威恭光列傳八 鳳樓堂

東人欺關入貢却言南敵苦薊比修內備下戰而伐  
 南謀即軍正無所謀功其功上繼光故以恭將入關  
 進副將再論功最近中軍部督同知克繼兵鎮薊門  
 如故及張江陵當關上遣右司馬出行遊大閱薊鎮  
 十六萬之師軍至營伍必整旗幟大鼓必齊約束必  
 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  
 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關關比還報悉以  
 狀聞進左都督加秩少保繼光所得久鎮薊以江陵

善任之故江陵人言波及繼光乃移鎮南粵南入  
黑峪關前入顧王召遂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拜  
之繼光度嶺南任經事如二鎮逾年疾作得謝遂登  
州繼光歲散千金徇容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治病且  
無資以丁亥塔日卒其所著有紀効新書及練兵實  
地治兵者悉遵用有弟繼美以都督參事為總兵鎮  
守貴州薊鎮遼陽之後繼美為御先諸材官益魯格  
吳人所謂功名蓋亞首繼光妻曰王夫人無子悍妬

石匱書

卷三十一

戚繼光列傳九

鳳樓堂

繼光陰納諸姬得子泰之外舍不使見也御人露諸  
姬多子狀妻曰操白亦以從繼光長甲八殺號兆怨  
祖備大恟乃棄小把頭痛哭攜他姬子：之而繼美  
之妻悍妬如其嫂夫人然繼光資時妻市魚三斬之  
朝進百牛進尾問有餘則曰亡繼光意腦在腹其陰  
自奉心味之暮乃以魚腹進曰妾伏君勞君良妾若  
禮也繼光沮且謝繼光嘗提兵出鎮殺賊：輒至圍  
城繼光妻即勒登陴竟以完城

石匱書曰問明之大將吾必曰戚繼光其人已然不  
知景通未貽謀遠也據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  
行叔益言其子之所習必過於其父也景通位不稱  
才齋志以殺繼光乃先承先志光大其業嘉靖間以  
其身為遊塞之安危者幾二十年今之至薊門者觀  
其開隘臺垣亭障器械其功爛焉不可收也使後之  
人能讀其紀効新書練兵要略遵其法而固守之胡  
人猶能牧馬南下吾不之信矣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劉顯列傳十

鳳樓堂

劉顯南昌人少甚貧困砍之叢祠自經神護之入蜀  
中為上人教授小兒土人入山獵顯為之監時刻知  
其獵有無土人以此異之久之立功蜀中得為將領  
顯為人疎濶無脂膏在蜀中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  
芒佈等洞嘗以三百騎破僚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  
日夜斬僚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未  
嘗一刃嘉靖之季顯已歷官為都督笑其時倭犯江  
南者七年不戰而潰顯方北下將抵役金山南兵部

尚書張時微檄頸守浦口頸白時微曰賊性貪婪輸掠既衆其欲已盈今去者已半其在泗州者需之亦去耳不如擊之頸留此不能自効也會也按御史移書碎頭：永侍往見御史喜為頸具餐會頸曰賊在頭不能相食請為公賊賊遂餐耳五月乙卯與共家甲驅至東安謀之賊遣頭授書頸笑曰賊索易我且歸則志情可斃而待也時賊艘二十有九大率人：倭頸伏甲岡下簡四人率之薄賊艘詔之賊出頸叱石廬書 卷百五十二 別類列傳 十一 鳳嬉堂

三騎使前以身殿且戰且却賊射中頸馬：駭頸下馬扶蹶賊卒馳頭前頸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伏弩發多中弩然且扶傷關甲亦殊死戰賊引去甲欲逐之頸止勿逐曰日旰天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賊以逸待我也乃圍岡十五里而軍選人持火器潛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頸赤幟號於軍令能殺賊者立幟下得三百人命之曰我前拒汝為後効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術每巷以五人守以

五人巡曰賊出汝踏命甲士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隊命三伍搗積草泊上流曰賊艘汝燔虛營右之疑兵左之復令數人升岩而譟曰復賊矣獲賊夫既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三五人賊遂不敢後出遂謂其魁：怒摘冠揮抵左持刀右批肩登岸而麾賊衆蟻聚矢集如雨頸平騎過之格者半數者半矢盡又張其旛圍頸數重弗克射之輒斃賊乳稍奪頸謂甲曰彼衆我寡不先斃其魁衆不搗也一呼石廬書 卷百五十二 別類列傳 十一 鳳嬉堂

突賊至斬前隊二人直持鼓下所指麾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四起夾擊之賊大潰遂奔舟：焚頭追至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者亡筭非倭恚平頸身不滿七尺不肯不介者一白布單衣中褲如之簡易小大夫耳及逆敵提兩刀騰躍起踊亦起見亦不見其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出：曰神人神人石廬書曰別而昌其宋之剽順昌也其用兵如弄丸

承烟不費並力則其精神全在川虛用寡用同用幾  
批印專款素然奏績其中機教是豈淺人所識哉厥  
後其子隄死而遼事終於不振則南昌將種閱於我  
國家者亦茶大矣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九

三

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九

明 劔南張 岱著

俞大猷萬表列傳 附用尚文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為泉百戶髫髻時輒倜儻以  
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父卒繫  
官學騎射蝦命中從李良欵學擊刺盡其術益悟常  
山蛇勢以為兵法數起五擒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  
兵同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中登會舉高第以千戶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九

俞大猷列傳

一 鳳鳴堂

守金門上書即使者言其事即使者呵辱之奪官大  
猷笑曰此豈吾目見地耶遂盡芻其家遊京師以書  
干毛尚書伯溫程侍郎鑿得書驚歎禮之駭一軍  
然終不盡用乃奉勅守汀漳遠廣東都司會安南叛  
人入欽廉為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緣海來當  
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  
賊不勝其擊彼遂我旁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  
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出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

以而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  
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輪死大猷坐落  
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尋獲浙直鎮守而大  
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賊  
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俾船過之蝦推壓焦爛固  
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  
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疏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  
耳于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勒盜汪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四

俞大猷列傳

二 鳳鳴堂

直者微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為通  
逃主天子以連歲倭變皆直故必得之至勤精禮責  
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贈  
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通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  
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  
直請諸宗憲不聽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  
殺直於是宗憲患失信快：曰吾為俞帥笑矣而群  
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聞宗憲懼乃奏言

大猷遣節制不窮追以為鮮而大猷遣詔徵捕成遣  
饒平氏張璉反備名張官流陷江關諸州縣詔諸道  
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遠向賴將時胡宗憲已奉  
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刺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  
投死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  
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  
是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  
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七

俞大猷列傳

三 鳳鳴堂

掘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愛之如拉  
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  
剛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萬嶺瞰璉巢賊  
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復潛使說璉黨  
執璉已為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患其不  
威豈必在己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  
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  
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領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

劉顯駐明山而都督威結光提浙兵未至上怒督府  
失果賊責戰急而關士大夫又洶洶急功念賊且萬  
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教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  
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之事去矣不  
若列營以固之彼欲攻柵以進則彼虛我實彼勞我  
逸彼飢我飽而我師將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連戰  
勝亦可適負亦可適此賊之利也連戰則我兵日多  
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

石匱書

卷五十七

俞大猷列傳

四 鳳鳩堂

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  
不動關士夫共語病之已竟賊賊諸將各加秩而大  
敵止賜金幣蓋關士夫業已為流言聞之朝笑倭三  
萬寇潮州與溫吳平相依附以為廣惠招移鎮潮廣  
僻盜憚大敵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說殺  
倭自效遂與倭人絕於是大敵請於督府都御史吳  
桂芳曰謹賊以出造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  
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其聞耳是死路也當大

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若不勝  
又散之令得進去則還曠日以為勞費無已也於是  
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為大敵  
負坐免官都御史為抗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表千  
里賊據洞如蜂房水窩介三即六縣之間而雲溪尤  
曰大敵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驚者盛輻從充  
裨將為死間賊得驚自安而大敵日發兵擊旁諸巢  
之木下者以起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

石匱書

卷五十八

俞大猷列傳

五 鳳鳩堂

誅他盜過雲溪巢賊出牛源搗兵須臾共悉集擊破  
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  
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即六縣  
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為方叔元老之勲敵無  
以適之蓋大敵為將事必先同慮萬全既事往往為  
善後長久之策為人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  
厚自任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稱己恭將湯克寬罪  
抵死大敵力為當道言克寬忠勇憤戰請保任不効

其同罪諸推較楊弘舉曾清之倫皆為名將平生蒞  
官警衆陳師鞠旅一決於理雖走干孤虛雲物氣禮  
堪與奇造共家以為揚者未常一訊譚侍却編典書  
言綸近對人言即制精明公不知論信賞必罰公不  
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  
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愆  
可以托孤寄命則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常不以老  
衰不為時變哉蓋信重如此而士大夫稱平閩浙功

石隱書

卷百五十七

俞大猷列傳

六 鳳樓堂

散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萬表浙之寧波人表王有異相王邑方頤額有三文  
風神炯炯慨多大節讀書一目教行下年十七襲  
衛指揮僉事董習騎射夜燒燭讀書庚辰武舉中式  
尋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督視浙江閩象南都生營  
錦衣已為漕運將者二漕鎮總兵掛印者二及南  
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宿望為常軸所推較  
表歷漕既久國計岌岌河道通塞祖制及時敝當復

當發慮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  
謂黃河改流表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汶沂泗  
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清沙  
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  
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未稍：與清合至  
正德六年黃始成未衝決方黃河未衝時清河狹淺  
水自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  
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澄：一旦水落石出清河

石隱書

卷百五十七

萬表列傳

七 鳳樓堂

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寔則故河也蓋自洪達  
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坊原脩河衝入為漕害今  
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  
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  
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  
十里議者又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  
表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  
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運開為費不貲以

彼棄十七里之易而費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  
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障之  
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歲以  
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歸河運陽武  
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  
運道中梗又可為脩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茅浙中  
海船於遠者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  
淮安有海鴨船寄錄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雖天津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七

萬表列傳

八鳳塘堂

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典值直量運三四  
萬石使海漸諸為事變之倫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  
糧一石耗七升至概斛若輕齎之羨以遂運卒故卒  
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暖劑四出人不聊生  
表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  
疏小者議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為國長  
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為  
漸成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

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會書而京中府  
道經姑蘇與樓遇安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及少林僧  
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為止遺書於子曰我  
家世以戰功死五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  
今晚年月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為  
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請巡撫周璠曰賊據內地火近  
賊處民不得力田通負日多催科致迫相率去而為  
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調精通懸賞格使就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七

萬表列傳

九鳳塘堂

中作計以攜其黨魚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  
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成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  
利議行歸者復聚賊復衰乃進兵賊懼夜遁賊之海  
上因作海寇議所為壽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欲  
汪直者以賊勇剋其曹表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  
郵人蔣洲張惟遠使為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街  
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言之當路前未及  
行而表卒後總督胡宗憲卒遣洲誘降一時謂為奇



功不知皆表本謀也表策矣情洞如指掌而論北南  
七人所未發嘗曰古吳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為  
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吳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  
豈甘心棄衣冠為大羊役哉不得已也此年虜入太  
原殺掠恠毒上屋九重之憂中外諸疏類多擊截之  
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善道同本之  
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  
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

石隱書

卷一百五十七

為未刊傳

十鳳樓堂

之兵曰幸一擊虜以為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  
如病者屢投逐和藥表之劑而和卒不去元氣不為  
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和必用人參同本  
者深有為也且諸遺自將權移而遺政日廢矣自也  
田強法壞而遺儲不充矣遺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  
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  
衆凡叛亡之卒酋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孽  
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及而後用為嚮導故地里之迂

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同將帥勇懦事勢  
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遺飢餒助瘁之卒聞先叛亡  
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  
志是則深可慮耳夫由之未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  
時諸遺日夕營：以目前為事何暇為邦本計乎此  
所謂決破以取魚圍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南園  
入塞內傳大都表聞之日夜束裝為行計曰吾世受  
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表

石隱書

卷一百五十七

為未刊傳

十鳳樓堂

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  
苦行鍊磨待悟絕學表典語大悅之自是恭寃不輟  
一日披袖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思大悟嘗言學貴  
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一日與羅達夫論道於臨  
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旬間教後舟中終日忻忻  
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寶藏舉手動  
足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為文敏給疎暢直為胸臆  
所著有學庸志畧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贊言十

餘種行於世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珥鉢蕭疎與野  
衲偕游見者不知其為名將也嘉靖丙辰五月二十  
六日無疾端然而逝是夕大星隕于庭光射數十餘  
丈

石匱書曰大猷表文人也學道人也其視功名不幾  
與戰娃等哉故其籌倭等土賊等海寇等漕運等北  
南等峒蠻無不洞筋徹髓者要以試其胸中學問已  
耳何必其功自出哉故職倭回中人知功繼光而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七

萬表列傳

主鳳樓堂

不知功大猷誘禽汪直人和功宗憲而不知功表則  
世之功徇而忘其終縱指示者亦已久矣  
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弘治正統中救出塞逐  
南有功歷陞涼州副總兵築凍牆百里距河套函數  
將渡河尚文命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候其至鉤  
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延綏山西俱有戰功其  
在延綏與都御史賈哈不揚方坐違奪職會因吉蒙  
入寇鋒甚銳總督劉天和微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

自巳至申凡三合軍氣乃振三鎮新復四百餘級陞  
尚書都督同知嘉靖二十一年召入提督團營總証  
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梁由四十餘  
事二十三年與南戰黑山連至涼城斬首五十餘級  
二十七年南寇鎮遠堡尚文與戰解南圍轉戰逐北  
賊伏盧軍溝突出尚文殊死戰斬南一大酋南大挫  
引去二十八年南犯宣府滴水崖北總指揮江瀚董  
賜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沒尚文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七

周尚文列傳

主鳳樓堂

尚文精騎萬餘遇南曹家莊大敗之皆東走尚文追  
及於永寧斬其後殿修補城壁七百墜田五萬而鐘  
之畢以自先士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進左都督  
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加太保俄病卒  
年五十五禮科給事中沈承疏言尚文為將忠義自  
許通者尚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  
時奇功也雖幸蒙 聖恩褒之重書陞之官秩然尚  
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寔先

後功伐從公會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 上覽疏大

怒曰周尚文連疏百戰功勞又肆言絲表未得酬報

怨望多端竟而木治不知何故即死未嘗言官也不行

重劾反肆欺誣毀激朝廷攬權市美錦衣衛其執事

付鎮撫司究問已刑部擬罪坐米奏事詐不以實律

杖徒納賄 上特詔廷杖之錮於鎮撫司獄尚文多

謀善騎射請史通大義清約愛士能得士死力善用

間謀悉知鹵委曲自壬寅以後鹵數入宣大山西無

石隱書 卷一百五十七 同尚文列傳 西鳳樓堂

軍歲遣將望風奔潰所亡夫不可勝計惟尚文教當

鹵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

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謚武彘賜祭葬如例而求錮

鎮撫獄十九年乃得出

石隱書曰周武彘以暇整得功却不為幕府所喜而

終於功多賞薄則知拜將封侯之不在疆場而在惟

惟也亦明矣然其奇功偉伐一言之趙文肅再言之

沈梅岡則是武彘之功績不載之鍾鼎旂常而反載

之賢士大夫之口其所待為孰多哉

石隱書 卷一百五十七 同尚文列傳 西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八

明 劄南張 岱著

梁震馬永沈希儀列傳 附何卿祝雄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指揮使能挽強弓發百矢以把  
總累遷游擊將軍震先登臨陣胡人畏之謂之梁王  
嘉靖初歷陞右都督以總兵鎮守延綏陝西大同初  
大同總兵李瑾廉勇敢戰然用法過峻士懷忿戴一  
日長哨軍醉忿聚百人攻瑾門瑾聞變踰牆走身悔

石匱書

卷五十八

梁震列傳

一 鳳樓堂

之選率家丁出梁瑾素立信砲官舍中寇至舉為號  
則城中諸帥率所部聽調發至是信砲舉諸帥率兵  
至眾素忠瑾反與叛者合攻比曉瑾天盡眾擁入執  
瑾殺之都御史潘傲走免召總兵朱振與謀振者嘗  
有平亂功既調食南京中府事罷歸因為傲擒首惡  
七十餘人皆折其肱繫死傲中獨存王方兒等數人  
解赴總制侍郎劉源清方兒怨振擒已誣其主謀源  
清召振至使百人環守之振懼仰藥死其後總兵卻

石匱書

永平舉赴南關居民見兵勢恐閉關門永新關入救

掠幾盡叛軍益煽惑城中兵民開大內城門碧之初  
去繁傲指揮馬昇楊林以為主帥廷議用兵攻之源  
清永調集諸路圍城不克會兵部主事楚書以事至  
請入城撫諭書歸而備叛者畏焉於是恭與潘傲及  
郎中唐榮謀使間其黨而出是為嘉靖十二年明年  
春書與傲給叛者符約賞格其黨果懸首惡七人首  
於城外時林昇為虜分捕黨與總則禮部侍郎黃綰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八

梁震列傳

二 鳳樓堂

以恩問代王勛核功罪至獲捕百餘人誅之而大同  
始平源清永坐貪功妄殺逮赴京請誣有差大同至  
是再變矣鎮兵益驕不可馴總理者曾綱軍士而賊  
之如醜夫震至召諸鎮兵曰我無爾後爾無我叛王  
法軍令出無反汗震麾下有家丁千餘皆善騎射向  
鎮兵時時語曰爾敢殺主將者特蒙耳兒即軍無不  
一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衆耳目是鎮兵稍  
稍歛縮震在官廉甚又時激諸軍以義氣於是威聽

五三七

指押十六年春出兵玉林川斬首百四十又出黑山  
 門裡兒庄各斬首八十級又嘗出塞擊南賊於紅崖  
 兒敗之陞左都督詹一子百戶十八年賜二結堡甘  
 苦典同五堡竟復虜亦不放近塞南近塞者家丁報  
 出劫之劫得兩馬輒與劫者或謂震開陳震曰九開  
 震者謂兩不輒優選我僕殺之今爾深入不苦之波  
 肯畏耶震用兵先算後戰不專恃勇前後與虜百十  
 遇未嘗少挫無年卒贈太子太保卒後南益入世

石印書 卷一百五十八 宋史列傳 三 鳳鳴堂

宗思震功再贈太保謚武壯後家丁無所歸守臣以  
 剛令入伍與衣糧送將頗得其力  
 馬承遠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及兵  
 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即自稱  
 疾馬不隸彬以恭將守太平南入塞再創去克總兵  
 官治三七蓋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  
 倍給諸健武者健武卒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  
 陽一軍稱獨雄未幾 上至善峯口馳馬欲出塞承

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承耶笑  
 而止泉額而祀都孫結諸酋邀官賞不得起入塞承  
 迎擊再敗之旬是效順堡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  
 御史張文瑞恭將賈鑑朝議且撫承力言不可他日  
 九造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禍故承出居庸討賊以  
 流言而止疏乞省大禮言官奉總兵寄林南京十二  
 年大同軍再亂召至業已撫復遂南十四年遼東軍  
 亂召總兵遼東十七年南入塞率家丁通賊斬四十

石印書 卷一百五十八 馬承烈傳 四 鳳鳴堂

餘級遂定陞右都督十八年遼東連軍僕伏等四十  
 人作亂承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者 上深嘉  
 悅陞左都督先是遼東變定 上下將於李時：捐  
 承有家丁百餘咸銳銳善騎射主是竟得力都御史  
 王廷相言承脫勇有謀慮潔無欲一聞邊報即率領  
 家丁當路赴敵人皆用命重賞邊士尤厚即夜不收  
 是哨探遠烽火明但過關人竊入先已預待擒獲小  
 竊之賊不加殺戮使之便去或求鹽米而承即親出

聞外分給自長承如神明其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  
不敢化遷請其鑿荆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回龍羅  
并以子儀平生之信今承任遼東總兵宜仍調薊鎮  
則都城北顧無虞而畿甸居民有環堵之安矣  
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於遼：人為罷市哭喪  
過漁陽漁陽人亦罷市哭而鎮皆祠祀焉永為將善  
調鹵情先知所從來及聚寡因勢設伏以故鹵往  
失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蕭陞劉

石匱書

卷百五十八

為永列傳

五 鳳塘堂

洲祝雄等皆起列較為方鎮

沈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  
尅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潭中騰而及於陸  
三酋前趨之希儀拔頸以過鏢排右足謀力顧射鏢  
者中決項死又擊刀斫齒於燈間斫其類又射其弩  
希竟却進兵而還遷都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  
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北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  
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

灘間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關而致之狹代岸竹  
揭岸上輪筏以為緣傾刻成數百旗挿之蛟龍灘令  
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  
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鎮  
蔡行誅召與計曰婦順岑璋猛婦翁也常助猛奈何  
希儀能素得士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  
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  
擁兵下如建瓴豈梧危矣奈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

石匱書

卷百五十八

沈希儀列傳

六 鳳塘堂

官大率飽富貴懲粟穴所為叛者懷誅耳豈有遠志  
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關不能歸彼  
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免工  
免隘且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共攻工  
先左哨以分地辭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  
遂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進出工免背而焚餘糧為  
稀糜食士合戰：疲力而所遣軍則已立戰工免山  
頂矣賊大駭散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

劫婦順本璋素信希儀使圍猛則遣二千人陽助猛  
 精卒千人名獲女寔為間官軍得工先猛出走乃撤  
 入婦順左哨將知之壓婦順境索猛婦順斬也囚首  
 以獻而先一日希儀已啟猛賊軍門矣督府致流  
 官希儀曰思思設流官反側至今而賊行合從且復  
 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獲士官田州乃平權右  
 江恭將石江政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  
 巢軍民至無地可回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理  
 石匿書 沈希儀列傳 卷二百五十八 七 鳳樓堂

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官  
 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希儀何  
 日得之之所賜物必其劇業縛管純為記無妄殺於  
 劇賊巢得婦牛女為果隣巢者悉逐之惟陰助賊者  
 遂軍立勅曰若柰何陰助賊我或刀弩而門賊者曰  
 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賊我師於是賊警服無敢陰  
 助賊及門賊者常欲勦一巢乃伴卧病所部入門謝  
 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向者輩能從  
 石匿書 沈希儀列傳 卷二百五十八 八 鳳樓堂

我獵手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  
 獵也最後計擒其尤惡者殺者交解之四懸城門  
 見者收僕常以甚而凄風天冥之夜察諸賊所止宿  
 散遣人齎火若炮衣袍帽與草同色潛賊巢中夜砲  
 擊賊大駭曰老沈至矣學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  
 泣寒凍死或觸石屋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  
 此明調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  
 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調之則老沈回在恭府不出也

初此賊騰落或易而為熟徭而柳城傍即一童子牽  
于行塚山無敢觸者其後熟徭既伏儀威信相征他  
輩雖懼警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懼夫期日溪水以  
慮或有溺死者論者以為用廣而為將韓觀山雲之  
倫能使徭不為賊比希儀則能使徭人攻賊前茲未  
有也思思奏設流官而州教反側不靖已聞潘有子  
曰金在鎮安益洵之甫楊留者在賓州乃辭去曰留  
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思聞留言則大駭以

石匱書

卷五十八

沈希儀列傳

九 鳳鳴堂

金去賓州進而端應之且為賓州憂賓州危則廣右  
之咽喉立梗矣乃姚色好語謂留曰是岑藩第九子  
耶我往征曰時固問之因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後乎  
已呼留入客室語之曰要路即得賂行為金復官留  
乃大信且出獲呼入曰常貴徐五今分將思思必警  
金善防之於是金果將五千人同留以見門者懼走  
報請無納希儀為曰金本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則  
引入厚結子又引以詣兵備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

石匱書

金而思思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  
慶十三年移淑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  
大未幾看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而貴州在江淮  
離販之警幾絕然天而蝦若創痛敢在告已還廣而  
瓊南五指山熟茶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煎貨虐使  
之而茶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於督府曰法家斷獄  
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軍勢不可釋它  
諸夷疑而勒之則傷仁撫而勒之則墜信莫若獨據

石匱書

卷五十八

沈希儀列傳

十 鳳鳴堂

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視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  
也柳御史歐陽必進聽之而恭平進都督同知賜金  
幣改貴州入洞平業甚苛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  
希儀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為耳目者賞不遲頃刻常  
染危疾所却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甚至以箭穿喉  
其得士如此唐大史順之曰余宦遊得當世名將數  
人北馬承梁震西何柳南希儀震與卿子未之識而  
識希儀承：魁環長條見人頰首下視寡言矣希儀



短小精悍日炯：燭人謀編名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故撰次其事希俄謂余言當世用多良將意在牽掣雖不能使噤大若希俄猶為未盡其用在哉  
石唐書曰昔韓蕲王罷將以所積錢千萬贖米九萬石酒庫十五歸朝廷皆之將富也如此將富則能養家丁家丁一可御卒五卒制敵家丁制卒將制家丁驚鳥起而風偏之不極其際不止也實水皆以家丁取勝者也不有明幼大驗哉若希俄則用奇用間出

石唐書

卷一百一十八

沈希俄列傳

士鳳樓堂

鬼入神可與之語痛痒其順焉謀戰乎乃云世無名將豈真無名將也哉

何卿山西人正德中守備筠連後陞總兵征白水三江蠻平之嘉靖十八年以克靖諸番保障有功陞署都督同知分守如故二十二年倭寇江淮遂與沈希儀同總兵開浙佐戚繼光無成功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總兵李爵舉卿代給事中許天倫言卿賄養浩二千金賂爵為己城上怒革卿職逃按御

史再崇禮言卿在松藩十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三軍至今畏之官以家故實安所得三千金行賄上乃解王廷相言性在蜀中見何卿戰無不勝進無不克要以承平亂者非迫脅之民則馬合之衆苟勇往直前則奔突亂伏之不服矣卿蓋達此故能奏績  
石唐書曰沈希俄何卿治采阻之蠻夷則工御江南平地之倭則拙豈才各有所宜耶抑所謂將不樂牽制也庶願曰我思趙人信夫

石唐書

卷一百一十八

何卿列傳

士鳳樓堂

祝雄遠東前七衛人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守山西十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守善侍士卒人樂為用南入塞親率子男為士卒倡子少却立斬以殉南每望雄旗戰即進去在鎮三年南馬不敢南收世宗嘗書其名於御屏性廉靜自奉泊如奉客亦無魚味每行遣則布袍禮帽不異行伍卒於官松囊僅足充殮人立祠祀之  
石唐書曰當天下有爭得一將不易得一將重尤

不易祝遠東守遺陸四十年而蕪靖滄泊士卒爭為  
之死非其量使然乎若夫好大喜功而撼之即動此  
匹夫耳何足以培大將哉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八

祝姓列傳

三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一十九

明 劔南張 岱著

劉焘胡宗憲列傳

劉焘直隸滄州人裕達不羈善談兵騎射燕人鈴輪  
陰符靡不寃嘉靖戊戌登進士除濟南府推官以還  
才推兵部主事丁未河套之變擢兵部僉事榆林廣  
成外報歸南北京城奪情起統兵入衛旋補薊州兵  
備副使陳情補去未終值倭寇江浙東南再奪情起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九

劉焘列傳

一鳳樓堂

補嘉湖兵備初至兵未練習倭困我軍陶定燾匹馬  
殺後射斃絳衣酋始破重圍丙辰巨寇徐海挾倭數  
萬攻城甚亟燾固守不解甲者九晝夜賊知有備遂  
趨桐鄉既而徐海執陳東來獻燾乘賊情繫破之海  
途沈家庄率眾搃其二巢擒斬無孑遺丁巳海寇汪  
直勾倭掠舟山燾渡海擊破于冰港所已倭亂八回  
陞右僉都御史撫福建燾因兵食不逮練兵戰馬民  
兵即以工食餉之練軍衛為軍兵即以軍糧餉之司

月得精兵萬餘料倭通必奔海嶼先伏舟師外港  
倭出夫擊斬首三千餘級捷聞進右副都御史漳州  
顧氏素通倭者擁兵自衛煮誘諭解散倭亦遁去以  
人言左邊山東恭政癸亥南犯大同起僉都御史逃  
撫其地出奇兵斬首九百餘招回被擄男婦二千有  
奇未幾南犯京師大將軍以下皆力戰死 世廟震  
怒督臣被逮陞副都御史代之煮歷逃古北口相地  
形疏運道免轉輸之艱逆南黃勇勾南入犯搜秘計

石齋書

卷一百一十九

劉彙列傳

二 鳳樓堂

于總兵王治道擒之煮在薊遼五年南不敢近塞陞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穆廟改元南東西兩路  
入犯煮駐塞雲防護京陵督諸將追至棒槌崖斬獲  
酋九百餘級奪獲馬駝夷械稱是復以人言被劾事  
白起兵部左侍郎巡視陝西三邊海寇曾一本倡亂  
廣開廷推總督軍務煮調集三省將吏生擒曾商致  
之麾下并勸漢江林容等賊嶺南平陞左都御史兼  
兵部左侍郎庚午協理戎政以人言回未幾北酋入

寇 上特召煮提督援兵捍衛京城事寧請告歸煮  
居官屢請告不得多娶却中子女在邊東集娼妓達  
恒燕飲飲以目汙 上知之亦不同居家聲色自娛  
久之卒年八十七

石齋書

卷一百一十九

劉彙列傳

三 鳳樓堂

大類胡少保稍立軍功亦能以貪詐取勝即用其一  
時幹辦之材已矣烏足以語大將哉  
胡宗憲疏梅林績谿縣人孫嘉靖戊戌進士宰益都  
餘姚權監察御史行邊過警報即先衝往禦乙卯巡  
按浙江時海禁廢弛州主土豪連結倭賈大肆無忌  
敵人汪直為州主渠魁倭奴爰服之與其黨徐學毛  
勳徐海彭老數千人列兵近洋登岸犯台州破黃巖  
掠定海象山浙東縣勦宗憲至即移檄日本王問以

岳夷入寇之故時八月宗憲開主帥試辭不入竟進  
殺賊大較於平望王江涇等處屢獲奇捷上嘉之  
進食都御史巡撫浙江丙辰正月進兵都左侍郎總  
督江南北固廣七省共馬夏四月宗憲奏遣寧波生  
員蔣洲陳可頌傳諭日本王為颶風飄至汪直島直  
言日本國亂無主直等坐通番某嚴以窮自絕誠令  
賞其前罪得通貢市願殺賊日效遂留蔣洲傳諭疏  
上下却議謂使者未及見王即為汪直等游說且直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九

明宗憲傳

四鳳樓堂

等本我編氏既稱效順自當釋兵歸正第求開市隱  
若夷酋侯蔣洲曰日保無他爰然後議之五月宗憲  
招賊毛熬聽撫熬榮倭於魚山擒斬百八十人又遣  
陳可頌長正往說徐海陳東海總命解圍歸我俘二  
百人東不從遂與海賊海遂誘水執之并其黨葉麻  
等百人以獻帥所部五百人別營梁莊官軍圍乍浦  
連戰斬首三百辱所掠男女七百人餘焚溺盡死官  
軍乘勝因薄梁庄海勢孤力盡因自沉死後聞賞賚

有差丁巳正月宗憲進三白鹿雖者得之海中周山  
雄者得之齊雲暮下士徐渭作表有雌知守而雄僅  
來海既輸而山亦應等語上亟賞之徐海既誅其  
黨汪直與宗憲同邑遣織者密迎其母子置軍中厚  
撫之而奏遣蔣洲持其母子書通意許以不死直大  
喜徧諭各島主源義鎮亦大喜乃遣夷僧善妙等  
四十人隨直來貢直潛行詣督府與宗憲而足約宗  
憲厚遇之婦事聞直指王本回奏直等意本可測朝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九

明宗憲傳

五鳳樓堂

議洵直久不得報遂遣毛漱見宗憲且要中國一  
官為質宗憲反覆諭以無他命指揮長正同激往召  
直入見直遂與葉宗滿王清溪入宗憲令直自繫按  
察司獄為之奏請曲貸其死以繫番夷心王本固以  
為不可且言宗憲入直金錢數十萬為未免死宗憲  
大惧追疏盡易其辭言直自述死寔藉玄庇惟廟朝  
廢分之於是殺直宗滿清溪復下嚴旨責宗憲勅捕  
餘孽毛漱謝和等在冊謂督府給我出慰語將夏

正寸斬撫之不復來矣散掠閩越淮揚間勢復猖獗  
直指王本圖勸宗憲岑港養寇台溫失事之罪追論  
宗憲私誘汪直啓蒙 上曰逆直罪浮於賊宗憲用  
計誘獲人皆知之小人嫉功不明功罪宗憲上疏自  
理曰汪直為東南大患即經部題先有購求之文後  
有許降之議臣不惜身家百計以困之庶幸擒獲言  
者誣臣為啓蒙是嫁無窮之禍於汪事者之身耳昔  
歲徐海陳東葉麻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是誰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九

明宗憲列傳

六 鳳翔堂

啓蒙即况直久雄海上往年住海表俞大猷以福船  
五十艘攻圍救月竟而逸去中外驚詫以為猛虎幸  
而獲之復以為么魔誠么魔也不為功足矣何至為  
罪 上報曰卿計擒妖賊人皆深曉且竭誠展布以  
平餘氛已未八月宗憲合海上諸師會勦倭於劉莊  
倭巢始破賊奔白駒場又追敗之賊眾盡殄搜間進  
宗憲兵部尚書加少保仍督沿海辛酉五月清查糧  
餉料道羅嘉賓龐尚鵬言浙直軍興以來督撫諸臣

侵盜錢糧無慮數千萬坐宗憲以三萬三千請旨追  
究宗憲上疏自訟曰臣為國除兇用間用餌不有少  
費不可以託大謀而忘者遂緣此生奸指為使越臣  
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于淺誇之口 上優詔慰  
留之壬戌冬十一月兩給事中陸鳳儀劾宗憲十大  
罪大畧言宗憲與汪直同鄉所任將洲陳可綱皆賊  
中奸細賊米無幾而宗憲按兵卷寇與為誓約督府  
積銀如山累奸如媚茅坤田汝成輩皆游舌推教又

石匱書

卷一百五十九

明宗憲列傳

七 鳳翔堂

且宣淫無度納部民之女于紀亂常乞加顯斥疏奏  
命逮宗憲罷浙直關廣總督及宗憲逮至具獄 上  
曰宗憲非萬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陞用數載無言  
伊過且汪直原議獲者五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雖  
與我任事其釋令閑住一時威頌 上聖明宗憲得  
放歸半歲輔臣階必欲殺之喉科道官言宗憲法不  
赦事後逮至京仰藥死宗憲做僕聞達禽身先士卒  
臨事有成畫初議受徐海款象以為非計誇議蜂起

毅然行之及海至中外戒嚴諸關帥失色宗憲以手  
 摩海頂額諭之如獲羊水人服其氣居平優任誕不  
 羈按宣大時觴酒與宣府之總兵公者醉角力各持  
 一有與扛為杆總兵逃之宗憲乘勢推其腦破悶死  
 宗憲乃自縛待衛其傍俾以百金良藥得不死其在  
 湖廣復以燒酒強灌屠巡撫昏眩口鼻流血復泣而  
 手湯藥餅之每醉飲坐與中東而游昇天乃從官有  
 咸掩目而哄其督浙師破徐海與視帥趙文華守置  
 石匱書 卷一百零七 明宗憲列傳 八 鳳樓堂  
 酒高會使所虜海營伎十餘行酒至暢及夜分遂恣  
 淫樂嘗以宰夫矢向不持其叱出斬之踐唐女伎多  
 可致百人宗憲開府日值宵令以下出迎春俾張宴  
 江館召織造太監採木郎中及李相公子為禮部主  
 事四人同飲召伎女進進而觀之選二百人侍飲使  
 捧酒炙樂器之屬傍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淨白  
 歌呼誰察至不可聞日暮張燈火數里鼓吹絲竹振  
 天女伎執燭天道跪送傳呼不絕浙人思其功立祠

石匱書

祀之隆慶元年從廷臣議復其官萬曆二十三年又  
 從廷臣議謚曰彙愨  
 石匱書曰胡宗憲才畧似王威而功過相半亦畧  
 相等然為人所疵者酒色及走權門已耳權臣在內  
 大將欲立功於外非借其力不可而禁其生平所為  
 時負汪直負徐海未嘗負關浙未嘗負朝廷則其過  
 當原而其功亦當錄也陸鳳儀疏宗憲十罪而世  
 宗曰加罪宗憲後來誰與我任事只此一言而知臣  
 石匱書 卷一百零九 明宗憲列傳 九 鳳樓堂  
 唯君宗憲其不朽矣

石曆書卷第一百六十一

朔 初南張 岱著

陸炳郭勛仇鸞列傳

陸炳者平湖人也父松籍較尉隸興獻王於興邸世宗入嗣松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揮使炳少以力幹強敏稱登武舉襲父職 世宗幸承天至衛輝行殺火大臣皆連至獨炳直宮門負 上出火中上德之車駕還京詔掌衛事海加都督遂駿青嘗擢殺兵

石曆書

卷一百六十一

陸炳列傳

一 鳳樓堂

馬指揮為御史所糾詔弗問炳貴與其父黨同列炳陽敏之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善事閹臣其言以此日盜重亡何御史亂炳亂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大驚行金三千解救不得長跪泣謝乃已炳銜言刺骨尋言與廉萬爭寵不勝免炳謀萬發言所與邊帥節書言生誅萬從此益引與計咸寧侯仇鸞用事初興嵩好已相此密奏嵩父子不法事而意憚炳外曲事嵩內出重金吊採得

鸞除事鸞病且死終其通虜狀鸞死 上怒斬鸞棺

修其尸加炳少保歲文伯爵休而嵩復謀此得幸炳

選用術士縱騎皆京中大索多布耳目所睡毗立碎

中貴人馬廣李彬皆極重權有氣勢炳前後調判並

生下獄死京民貧滿萬以下小酒食過輒收籍之至

其所用耳目消豪小有犯亦即置之死諸豪以其方

幸 上言無不從夕趨走麾下朝後真同列以此畏

而爭暴起之至士大夫 上意所恨下詔獄廷杖者

石曆書

卷一百六十一

陸炳列傳

二 鳳樓堂

炳緩之不令即死侯 上解即脫謫出金錢為治道

里飲食費炳武舉出家軍李然門然所得大同督炳

於 上前除推之後坐誣死 上意巨測莫敢吊者

炳經紀聘之千金士大夫亦以此服焉其勤於治官

載聖出入與嵩及 上所親近中貴人錦結婚姻盤

腰相重益揣合 上意 上春秋高奉玄水壽宮詔

成國朱希忠等直質無逸傲炳占數焉加保傅柱國

賜在外乘有與軍中得馳騎炳盜遺駿騎七千人置

裨將別領之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駢資起乘所  
地之士以十計鮮衣怒馬仰度支者十五六萬人共  
部持其籍仰屋嘆而已萬縱其子世蕃攬文武諸曹  
炳從中調持諸曹亡所不聞曰方填督撫大臣非交  
故而致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說門下者亦十之  
三四炳所蓄金瑤奇異以巨萬計甲第十餘所姬妾  
絳綺珍玩供帳不極而傳東西遊處惟意所舍莊田  
店房江南是越所在有之然所自餽道內閣中貴人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一 三 鳳樓堂

亦以萬計諸閣臣以地望相迫外相倚為權而又以  
其不能折節士大夫間終嘉靖之世無發者炳卒  
上深悼痛追贈忠誠伯謚武惠賜祭塋官其子為指  
揮兼事穆廟即位以言官言籍炳家  
卯勛鳳陽人正德三年以祖英蔭襲武定侯嘉靖十  
八年復為承天進封翊國公二十年給事中戚賢  
劾勛逆肆兇狂假擅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費於田園  
甲第各併偏於京師水運陸輸培剋及于天下勛疏

石匱書

乞罷 上優報之六科給事中李鳳來等因廟災  
陳言通乘熱威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  
取地錢擅科私稅舉放子錢兌折男女稍有違抗即  
挾以官刑幽繫私獄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廷相  
覆奏當禁 上令指實陳奏都察院下巡城御史嚴  
勸給事中章允寬復言 皇上側身修行特恐民隱  
一間臣等豪強擅利小民受害之奏即令都察院指  
實奏聞命下四十餘日遷延不舉畏勢畏慢朝廷如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一 四 鳳樓堂

國典何 上令都察院即日奏覆于是王廷相悉以  
京城內外諸熱戚店舍詳列以聞內惟勸事跡為多  
同恭勸給事孫繼請收錦衣衛違其奸黨孫漢等揭  
訊之勸疏辨所置店房但賃人居未嘗擅索地錢所  
令看守經理之人乘機生事臣多不知 上准勸辯  
初春月巡視工程科道官以各工軍役奸弊多端乞  
勅回宮提督文臣與勸同為派撥 上允之命給  
以勸勸私心不便勸具又不領至是科道官復奏其

五四九



抗肆作奸植黨勦辦疏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 上大怒思其不遜責王廷相伏同抗違革職為民於是刑科給事中高時等盡發劾奸利事且延其交通張廷齡等朋比為奸 上方患廷齡令錦衣逮勦頭撫司究問獄具送法司定罪當奈亂朝政律論死從應議之條請會官廷議報可其奸黨孫漢等發煙瘴地面免軍十三道御史同亮等恭鎮撫司指揮孫綱刑部尚書吳山即中錢德石隨書 卷一百六十一 和劾列傳 五鳳樓堂

洪主事馮煥扶同罪下綱煥德洪法司逮問奪山俸其官會訊始盡依科追諸疏所指悉從供寔勦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斬煥死獄中孫綱等各擬罪有差孫漢等如擬家產沒入官父之勛子守禮請槩候上許之曰郭英勲戚未可使用因去嗣廢祖功仇鸞寧夏人以祖鐵陰嗣候鸞居京師小巷儉如京官第而兵部尚書彭澤為鸞延譽公卿間 世宗欲征安南使鸞為總兵鸞至廣東挾所捧勅書欲鎮守

總兵安遠侯珣以戎服痛伏見珣不聽鸞逆勦珣上責鸞輕傲召還其後復總兵寧夏以副將軍扈從承天再為河西總兵加官保坐與曾銑構下獄及銑自下獄鸞自獄中許奏銑得出嘉靖二十九年虜入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起為鎮守復官保如故鸞至大同遲遊無策有時表侯榮者說鸞曰主公勿憂虜方請市廷議未定政可說也即為鸞持貨幣走入虜結俺答表子脫使言中國且許市即過大同母石隨書 卷一百六十一 北虜列傳 六鳳樓堂

入也俺答受我榮貨幣道之前盡以為信契而與之盟虜入不犯大同望京師東表榮曰虜騎東主公宜自請入衛可以為功而上結于 天子為悅即伴奏臣頃虜東行且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臣度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為防守惟 上之所命上壯之詔為留壁居庸圍閉警入援為極言馬市宜開為邊疆萬世之利 上是為疏議開馬市而虜果歸薊鎮攻古北口入北京師 上益信為詔入援為

與副總兵徐珪遊擊張騰等率兵陳通州河西居二  
日虜渡河而前鋒七百騎至安定門外虜不能戰  
尾之而已珪進虜白河孤山斬首十三奪馬十疋虜  
即以聞 上喜謂虜功即軍中得平虜大將軍節制  
文臣三品以下武官總兵以下不用命者許以軍法  
治焉尾虜至東直門下復得死虜首六級獻曰戰得  
之上益謂虜能既虜而退焉出兵尾至白羊口白羊  
守將阮之友東逐虜軍碎與過大驚散虜更道取死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一 仇萬列傳 七 鳳鳴堂

虜及平民首八十餘級上之加太保兼太子太保  
上遂倚焉能定謀擊虜定兵制改十二團營為三大  
營以焉為都督使凡焉所言 上無不從賜圖書得  
密論事而焉恐通虜事覺畏人言之乞禁飛流言  
上許之復許焉自奉戰將不必錄兵部必擬虜三千  
里外如星祖時焉計方冬虜馬肥請以來春乞假臣  
總畧名臣赴宣大途中地伺虜動靜為進止必不貽  
望上北顧憂 上喜優答之明年馬市議成 上命

經畧侍郎史道主之兵部主事楊結或陳阻坐斥為  
狄道典史而焉尚於 上前大言謀擊虜其所言謂  
軍卒修車馬皆誕謾非計然兵部不敢盡阻焉說而  
上更命悉從焉：不能發一天何虜：籍市往來無  
忌所市馬要以瘦老唐塞虜之貧者無馬可市徒有  
牛羊請以易菽豆於是朝議虜慈無廢不可許焉乃  
請戰而召還史道馬市遂廢明年虜數盜遣朝議籍  
籍皆焉：益謬言每鎮送死士萬人待臣戰虜入犯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一 仇萬列傳 八 鳳鳴堂

命諸將毋過縱其南臣死戰于內出奇兵夾攻於外  
虜必授有矣大司馬趙錦取其非計遂殺勿調遣兵  
及虜犯大同還報日急焉不自安乞罷不許亡何疽  
發於背復請與疾赴軍 上知焉不足恃止之詔納  
還勅却以時陳代之而大學士徐階遂奏疏焉通函  
誤國狀 上大驚命陸炳密訪之炳素惡焉常伺察  
其動靜左右行財奸用事者悉知誅而願欲即發尚  
恐無案驗乃令人誘義榮巫七入函義榮信之各七

去炳使人遮搶之乃言為疎大同時私通兩道帶帛  
 堵物而亦與焉箭毒為信契義崇久承遺性來今俱  
 發七由中欲引之入犯是為驚死前一日 上大怒  
 而為已死即命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驚當謀反律宜  
 追戮詔剖為棺梟首傳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候  
 榮等皆斬妻女孫發功臣家為奴財產沒入官家屬  
 流置諸黨惡老發配有差

石厲書曰却勛陸炳仇鴛皆 世宗寵人而勛以危  
 石厲書曰却勛陸炳仇鴛皆 世宗寵人而勛以危

石厲書曰却勛陸炳仇鴛皆 世宗寵人而勛以危

從寵炳以故焚寵為以詐冒遺功寵一時燻灼 世  
 宗寵之無比而寵豈足恃也勛一頓王春更無與  
 援救不旋踵焉不終附焉而禍連炳終附焉而禍連  
 炳與禍龜於三人當知所遺從矣

石厲書

卷一百六十一

九

鳳鳴堂

石厲書卷第一百六十二

明 劔南張 岱著

楊廣魯鐸張邦奇朱棠唐冒列傳

揚廣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為吳興  
 弼高弟廣漸濡其學蔚為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  
 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  
 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  
 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黃冊藥

石厲書

卷一百六十二

物產列傳

一 鳳鳴堂

州知府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却許之廣駁言祖  
 宗舊制歲冊嚴密為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戶籍無  
 敢紊亂誠後湖為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測知脫軍  
 作民且紛然眾人服其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  
 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荐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  
 鏊劉戡直脩日誦履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叙復楊  
 茂元盛慶期之因事獲隨者荐引知名士如周瑛周  
 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

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遺務多見采行未幾求便養改  
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光祿少卿書張天謨  
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第十二字於屏入質千秋節上  
言輔漢里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宮僚日  
與游處庶可得傳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太僕少  
卿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為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  
庶耻致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通政  
七年陞順天府尹手書公移簿曰爾不居常病州縣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二

楊廣列傳

二 鳳樓堂

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每羨周何如韓永熙立法之善  
今日當局試看如何任事弊病罷行伴私屏息皆前  
尹所未為者十年陞南禮部侍郎上書言太祖太宗  
祖功宗德百世不祀太廟之祭宜行古春禘之禮語  
在典禮記問車駕將南巡上言巡狩之典唯唐虞可  
行自夏以後太康有距河之厄昭王有膠舟之變秦  
皇石博浪之擊隋陽起突厥之謀皇明祖訓謂帝王  
居處當常懷警備內官及帶刀人員不可太遠如元

英宗遇夜被害為左右太遠聖祖防患周舉一至于  
此何況權三軍列七萃馳驅於千萬里之途者哉及  
駕幸卯有旨令百官戎服以朝廉奏請如常朝儀更  
請竭太廟嘉靖初元陞南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  
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入疏乞休許之給  
驛廩與夫婦且賜勅諭曰卿才行老成望素著委  
任方殷乞休甚力其歸順神葆和茂壽考著書樂  
道潤色太平庶感激泣下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三

楊廣列傳

三 鳳樓堂

諡文恪庶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  
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  
是為人清約嚴重純之則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于  
誠意著述富而所輯國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錄尤  
行於世  
魯鐸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授編  
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為國子  
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

將曰兩方相鐸曰當如君入索怕亡有躊躇已又曰  
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入曰已食其味淡釋鰻半魚  
與承俱來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歡罷以父  
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大而爾眾共笏拜曰共象  
也七何副賊大起嘯聚劫掠頗相戒無犯魯公家鄉  
里人依之存活甚眾五年起復職後得告優被命起  
歷南北祭酒鐸雅官虛心約已端訪自勵清慎教士  
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為慘切又復請告嘉

石隱書

卷一百六十三

魯律列傳

四 鳳瑞堂

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林俊言  
鐸清約渾晦志尚真純道足鎮雅熟浮學足訂頑起  
端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即家敦復一時撫按臺省  
先後論荐五推卿佐皆不虞命作園曰已有居之造  
堂闢洞俯仰礙中情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造也而  
與童子俱讀書賦詩吟琴瑟年六十七卒詔諭祭賜  
謚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謚鐸以清節得之鐸辭奉  
就寂養正明恬雅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

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敬仰物情  
張邦奇即人生而厄瘠苦學能經籍年十七舉鄉試  
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非人不  
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  
武宗朝著張喬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為  
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奉事父母  
舉足於言率覘視容色為進退請書之暇時從曰  
暇何作常道勸為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為湖廣提

石隱書

卷一百六十四

張邦奇列傳

五 鳳瑞堂

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曹閔文如雉  
巢無益也與諸生諱學根極理要必人悟暢乃能  
邦奇奉親游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世宗  
即位用荐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  
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  
郎父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  
終養上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職  
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老

數乞歸持政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兵部以便之  
 上時：欲用印奇而印奇年贈太子太保攝文定印  
 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  
 釋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  
 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  
 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蔑崇  
 高靡不較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為  
 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苟議論依忠孝每言事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五 六 鳳樓堂  
 未嘗不引稱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  
 競惟時：發憤曰物天之恩若訖有聞顯毛種：木  
 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適屢稅胡然有這是誰之咎與  
 是誰之咎與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  
 儉莊肅印奇燕而有為印奇卒其母尚存後至百歲  
 印奇有叔時徹仕南京兵部尚書有時名  
 朱裳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  
 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軍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

石匱書

聞鑑構下詔徵索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猶  
 捕鼠猶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御史得  
 從輕刑遂報諫止而巡出知鞏昌嘉靖初練履吏治  
 天下吏卑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自  
 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濟上  
 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為裳作無規亭立石頌  
 德 世宗南巡朝見於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后梓  
 宮南村董沿水道業瘁有所通內使聖裳歐其胸快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七 鳳樓堂  
 快暴卒七級開蒙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為御  
 舉則曰克舜君氏孔顏師友所傾也自其為御史至  
 都御史治官論門聽解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句茹  
 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為長齋布政浙  
 江史私書其紫曰清如水雜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  
 清鐵殺儉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媪至以為  
 痛也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  
 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觀看觀看其

始入官時嘗寄一鱸於其父鳳：怒詔曰胡用此醬  
血污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於父訓惟執  
志叢墓比之軒輓隆慶三年賜祭墓墓恭簡

唐舅瓊山人切穎敏博通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

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職庫

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內帑為宗死節臣趙典瑤

等請謚丘祠尋轉員外即出為廣西提學食事諸從

皆令其遺子入學讀書陞雲南副使擒殺土官莽信

石隱書

卷二百六十一

唐書列傳

八 鳳樓堂

陳山令趙九舉之橫虐者論解木印孟養之亂政登

大者徑廣而左布政靖江宗室貧困請封請祿受封

凱請補祿自玉牒曰始冒曰祿常從爵未爵何祿疏

聞于朝遂通行諸藩著為令古田鳳凰寨常賊為亂

共征無功冒屬古田令劉朝輔以意招撫之賊曰是

前提學送諸子入學讀書者即即從朝輔來見解

甲受質累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江漳陞戶部左

侍郎世宗十五年議伐安南冒陳不可者八大要言

華夷者天地之限 高皇神武不出世矣安南不征  
者在祖訓上不可也 太宗討逆臣恭季聲求立陳

氏後已無所得置為郡縣得不償費 仁宗常恨之

至于 宣宗克承厥志素不之間二不可也安南前

代當其威時辱為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駘祖征之

後歷五代至宋由劉紹吳丁恭季陳八姓迭王而後

南遣郡外警遂稀是夷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

若謂中國舊地宜棄亂取之臣攻馬援南征深歷浪

石隱書

卷二百六十二

唐書列傳

九 鳳樓堂

洎士卒死者幾半所標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

平交簡定繼亂所不屬應惟餘交州一城又六年餘

始克純擒亡幾何時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恭利

後起中朝武臣臨死甚眾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

國十餘年之力得教即縣空名而止此况前代又有

征之不得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

回不可也夷狄入貢夷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壓

其隣可借中國之資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

具衣齋方物款閏不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  
物封卻而拒之各為自用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太宗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  
山海鏡餉不絕今擬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  
採木之役在貴州方有凱口之師而廣糧儲久已匱  
于田州岑猛之征且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  
加以水旱蠲除視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皆  
迹有可求耳以臣祀夏始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宗

石匱書

卷二百六十一

唐書列傳

十 鳳樓堂

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代遼之役始今大倉  
積餘僅四百萬也田壞而田日荒益法阻而尚日成  
虜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外  
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詔  
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關于大體萬一徇枉蒙  
或隨之即今觀兵之令方下而侵漁騷擾害已四出  
憂不在四夷而且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奏  
稱冒忠謀上亦曰胥後議武定戾勳恃寵請配享其

相英於太廟胥上書力爭上不從許英從祀居頃之  
以爭明堂大祀下錦衣考訊魏高補氏其而疏詞並  
他見尚耿命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旬期所上奏疏  
詳核古今通大體疾章時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狩北  
向力稽首階廈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胥與林俊吳  
廷舉並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卹典未脩詔贈石都  
御史賜塋祭子穆嘉靖中進士仕禮部員外郎  
石匱書曰余親成弘之際尚多君子而致其立朝用

石匱書

卷二百六十二

唐書列傳

十一 鳳樓堂

世寔鮮無才以理學顯者不重事功以清介著者薄  
言經濟以忠諫名者不問採守如楊庶魯鐸張邦奇  
朱東唐胥五君子者正色謹言屹然自立蓋皆讀書  
績行之儒不徒名其官而已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十三

明 劔南張 岱著

海瑞列傳

海瑞號鋼峰廣東瓊山縣舉人再上公車不第便就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帝也可屈膝乎上官優容之及御史行縣諸上官曰海教諭能復強項乎御史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瑞亦平立如故曰若至堂院當以屬禮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三

海瑞列傳

十鳳樓堂

見此黨乃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體兩訓燕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掌保博士瑞教諸生以古聖賢道求修既遺書却去上官始悔之後知之反加禮諭等遷淳安知縣俸薪外不取絲粟著中有隙地課老僕樹木麥蕪疏芥旦夕取自贖胡宗憲總制浙閩權甚重家僮過淳安瑞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餉矣蓋異之也都御史即懇卿以總理天下鹽法行却搗妄自隨裝裝五綵

與十二女并令長跪上食爾飾文錦滿器用黃金

八寶莊嚴之將往齊雲道出韓安瑞乃為書上懇卿

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其頓取他道往懇卿見

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即守聞

之收粟曰今何懇累我輩矣瑞時已肯嘉興別駕慙

卿松人以此事備瑞從舊職論興國興國地故車

簿歲賦不入民苦浮報瑞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與

清夫以勉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世宗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三

海瑞列傳

十鳳樓堂

尚玄修朝政多曠瑞上疏曰臣請直奇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責臣工使盡言也昔漢臣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已安矣臣獨謂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迎民之心多未遲之理不究所不勉以治且安當之所名愚也不究所不能以治且安頌之所名諛也 陛下英斷

辱職可為先帝可為高湯文武何有漢文即位初年  
敬一誠心剋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瘞斥  
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  
仰大有為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克其人  
性即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賈朽三代而後稱  
為賢君 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謂明之用馳  
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  
載又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二

海瑞列傳

三 鳳樓堂

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而苑  
而不邊大山人以為薄於夫婦隔并屢臻盜賊滿熾  
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故破產禮佛至於室如  
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即因 陛下之年號而編  
作口號曰嘉靖嘉靖家：乾淨謂民窮財盡庶有子  
道也邇來嚴嵩罷相世藩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道  
尚未清明則 陛下不及漢文遠甚且天下之人不  
直 陛下又矣 陛下過舉群臣諂順修齋建醮相

率進香天祀天藥相率表賀建宮造室工部則極力  
經營取看覓賢戶却則旁求西出愧心佞媚前有所  
辭以頌 陛下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若是者臣以  
為大欺夫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欺以不事  
事敗有不足當 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  
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  
已私或不詳審恍惚亂政事有不足當 陛下意者其  
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是已拒

石匱書

卷百六十三

海瑞列傳

四 鳳樓堂

諫批 陛下一二事之不當憶 陛下千百事之盡  
然爾誤 陛下終於不擇諸臣欺君之罪大笑記曰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考今日之謂也  
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  
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充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  
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 陛  
下所尊陶仲文號之為師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  
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儂桃藥凡恠妄

尤甚惟聞伏羲御宇龍虎圍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  
 天不愛道漢有此瑞九疇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  
 猶日月星長昭布森列為可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  
 祐山孫真誅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  
 老馮乃成茲無因而至有經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  
 耶 陛下玄修多年歷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  
 投桃設藥以毀長生理之所無斯可見矣太甲曰有  
 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

石隱書

卷百六十一

海瑞列傳

五 鳳樓堂

近觀嚴萬遜 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  
 材逆 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任諸臣尚鶴  
 突依違事希為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 陛下所為  
 有以牽制其心也 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視朝與  
 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教十年君道  
 之謨置身先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心教十  
 年阿君之耻置身畢變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  
 弗都俞重四民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道儲蘇啟

用久任將吏選錄軍士內之官官言妻外之廢恩致  
 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府內庫下之寶物皆賄  
 多有無用而補者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矣諸臣  
 言之 陛下行之在即省聞命官之侵漁將之怯懦  
 吏之為奸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在一振作問命 陛下為此非勞也九卿  
 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於其間 陛  
 下持體而稽安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

石隱書

卷百六十二

海瑞列傳

六 鳳樓堂

無為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  
 物沃董馬太和 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錄  
 我立 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說至立效  
 乃縣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遠興輕舉之方切：然  
 散爵保靖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疎外為謏  
 小臣畏罪而為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  
 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 陛下反情易簡而  
 神前祭 帝故自此克舜以克名齊而罪竭其不及

漢文疏上大怒抵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曰海島中  
者教月始帝怒時拍几叱吃一日捷瑞宮婢官婢  
嚙曰望帝受香海瑞而洩忿我輩帝憲訪外誰與  
瑞同衛者同官見瑞皆避去宦者黃錦以恭謹幸  
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自知誇觸常萬死決妻子  
侍朝夕常棺一具俟入木而已顧其人剛直有殺君  
官絲采無所取上亦為動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  
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

石匱書

卷百六十一

海瑞列傳

七鳳鳴堂

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  
曰萬物諫朕是也顧朕老矣安能視朝如曩時階力  
諫止亡何下筆瑞奏晉主毀君送錦衣長繫之上  
有旨皆召瑞而物然心知瑞切直無窮治意錦衣獄  
上刑却比子焉父津常死竟罰中瑞在獄有都御史  
徐紳者與同繫忽一日取瑞出眾詢：謂且就西市  
矣紳亟往視之瑞方坐食飯一盂捕未已紳曰當此  
危急何計焉瑞徐應曰此至西市尚遠食少不飢乎

更進一盃呼從者取茶救口從容整衣冠而行若平  
居出門者去有頃復入獄紳喜趨迎之瑞亦無喜色  
顧為紳曰又空走一荷不知何時了結未幾 肅皇  
帝崩外廷未有知者提牢主事知狀復設威饒款瑞  
瑞飽啖飲酒踰常度主事曰先生何懼之甚瑞曰死  
作飽吐思不勝若故汝即蓋舊例次日行刑前一夕  
必與酒飯瑞曰必死故飽啖之王事附耳曰莫悞  
莫悞官車已晏駕先生曰又出此門且進用矣瑞問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二

海瑞列傳

八鳳鳴堂

曰果否曰果矣即大慟投體者酒盡喉出狼藉滿地  
絕而復甦扶歸禁所哭終夜不輟聲又明日成服哀  
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 莊皇帝即位以遺詔出瑞  
復故官累遷至食都御史撫治蘇松命下昧吏望風  
解印蘇故有織造太監出昇八人間瑞至去其四吳  
中有頭者緒第居一宿黜之瑞為政一以通民隱抑  
強橫為主訪知民間產業多被鄉官白奪裁抑過當  
吳中刁民評告紛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

家紀不便瑞給事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率憲  
體瑞言蘇松兩府卿官賢者固多屬民致富殊不為  
少小民怨詈非一日矣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鳳翔  
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為虎卿官為肉不知卿官  
二十并為虎小民二十年為肉今日卿官之肉乃小  
民原有之內充奪今遂先奪其百今備其一臣恐鳳  
翔居卿亦是此等卿官也若臣之罪殊有可言臣任  
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聞強壯禁誣訟而

石印書

卷一百六十一

海瑞列傳

九 鳳鳴堂

訟未息某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貧者自貧謂抑  
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大嘗：止其臣  
誠俱為吏即竟諸紳不便瑞調瑞仍以都御史總管  
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不數月即解任歸瑞自始仕  
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糲蔬冬不具裘萬曆中大學  
士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巡按廣  
東御史機營之御史直至山中視瑞：殺雞食御史  
無他饒御史歎服去居正死 上特起為南京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掌院事時年七十有二即日就道客  
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為名耶老臣老矣  
受 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嫌以犬馬餘  
齒避惟蓋恩哉莊任後有一御史為戲宴瑞集諸御  
史堂上諭曰爾等亦聞 萬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  
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御史無不當  
問其五城兵馬若有司於民事尤聞切為聲革其苛  
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教語洞中情弊而節人坐

石印書

卷一百六十二

海瑞列傳

十 鳳鳴堂

傳卷誦自大僚至下屬無敢飲為大宴樂而花臺  
牛首燕子磯諸處官舫游後須絕三年病劇屣跣乞  
休不允竟卒於官舍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故蕭  
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答其僮僅十餘金士大  
夫贖金為殮士民哭之為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  
衣冠送者盈兩岬携雞黍酌之百里不能計聞 上  
震悼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友王弘誨為之作傳贊  
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大臣

咸青樂敷貴撤弱從方拜命而轉化乃余此豈在聲  
音笑貌也哉乃海公之砥節砥行而縉紳又多遺議  
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固其不可一世也而  
遂欲其不得用於世則不可嗚呼行烏國棟德足世  
儀惠以達名介而遠利劉棟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  
者吾不待而見之矣

石隱書曰世宗英斷言官喋不敢出殺恭履氏父子  
疏十餘上無敢言及乘輿者道海忠介上疏極言

石隱書

卷百六十五

海瑞列傳

十一 鳳樓堂

世廟之失至有儻輩所不能受者故京師為之語曰  
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諫官不言而部官言之進士  
不言而舉人言之海內不言而海外言之 世宗能  
殺之而能不殺主聖臣直吾於忠介見之矣

石隱書卷第一百六十四

明 鄒南張 公著

陸樹聲景淳同大臨列傳

陸樹聲號平泉松江華亭人嘉靖庚子舉鄉試辛丑  
舉會試第一人改庶吉士三年授編修樹聲落三寡  
合在京惟鍵閣讀書謝絕賓客時分宜常國階婿成  
夙一日均林相約入壽家服吉樹聲獨青泉問故曰  
不知分宜司馬之文分宜益苟或問眾以事至爭呈

石隱書

卷百六十五

陸樹聲列傳

一 鳳樓堂

身取邑矣樹聲從後擗語諸人曰無歷倒問彭澤聞  
者解頤是時詞臣多攻青詞為職業樹聲謝不為聞  
臣間有所屬輒曰方作家報無暇為之廷試掌試卷  
分宜意有在樹聲故亂其卷分宜無所得乃止樹聲  
立身抗分宜雖不悅亦終不能有加于樹聲同館  
有為家羊所不禮者群訴分宜分宜曰公等如林惟  
平泉閉戶寡交彼橫逆者何地樹聲遂名望蔚起丁  
艱歸六年補南國子監司業未幾請告構造園以老

辛酉起左春坊諭德署南翰林院蒙漢改北侍講不  
 赴乙丑起太常卿掌祭酒事樹穀與樹範卷去繁  
 瑣所著汲古叢書及諸訓條歸於慎微國學奉為功  
 令戊午晉戶部右侍郎以病告三年起原職并啟  
 辰言士者再又而疏辭時新期抗機務遇不如意事  
 輒嘆曰平泉鴻飛軒舉吾甚愧之而內江趙文肅獨  
 心為樹穀曰安得老成人為朝廷典型壬申上召枚  
 卜者再神廟御極特簡晉禮部尚書疏辭不允  
 石隱書 卷一百六十四 陸樹穀傳 二 鳳樓堂

樹穀始勉赴去國二十餘年再到京華恍同隔世陸  
 見畢江陵首謁六卿於江陵多改容事之樹穀以先  
 輩自處帝必端言必盡江陵或不悅而所署部務絕  
 諸請託會和南議增歲幣事屬儀部樹穀曰南款無  
 厭國財有限以有限填無厭進堅恐不能滿識者避  
 之禮閣后期樹穀知江陵欲私其子而以己能塞群  
 望者勃然欲歸有進語者曰今非奇相公幸稍遲遲  
 禮閣炳軸在旦夕聞矣樹穀作乞曰乃翁二十年出

山為門堵鈞軸地邪行矣吾家尊顯政美遂浩然謂  
 吾五疏方許中官相與語曰人：要做閑老獨陸尚  
 書不要做閑老其恬退之節中外頌之躬行條上十  
 事多屬時忌江陵得之心動曰推令乃公為此者推  
 令肯報之江陵走別林聲卧床拱手而已歸雲間者  
 三十餘年有弟中丞樹德請歸侍而子彥章終養又  
 從子司功給假歸芳辰良夕昇藍輿出游子弟詩酒  
 適從中神矯：望之似神仙中人一日至姑蘇故舟  
 石隱書 卷一百六十四 陸樹穀傳 三 鳳樓堂

虎丘中文定王文肅皆其門下士年俱八十餘矣三  
 老為朋笑傲於鈞池鶴洲之下觀者千餘人以為世  
 所罕見有好事者繪其圖以傳萬曆末年特恩加少  
 保大未又賜存問者三樹穀素矍鑠偶示微疾遂長  
 逝計開賜卹典謚文定

瞿景淳疏昆湖直隸常熟人景淳為諸生時以舉子  
 業名天下今之恬恬家以王唐瞿薛為四大家瞿則  
 謂景淳也嘉靖甲辰會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滿九

載最遲侍讀請告歸侍奉太夫人與偕之京師以火  
次為左春坊左諭德丁太夫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  
侍讀學士視翰林某繼較承樂大典擬以太常寺卿  
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為吏部右侍郎三載  
會 坤廟劫以轉坊禮部左侍郎召兼翰林院學士  
仍佐部事景淳感奮曰 上采用我矣時大者純道  
而病歸里上疏請告不許強自力北上比朝為侍經  
廷修 世廟寔錄 上所以用之：意益切而病益

石匱書

卷百六十四

四 鳳樓堂

不支疏復乞骸骨 上慮知景淳懣伏憐之予告不  
及一歲而卒外聞 上為下所司治至諭祭二壇贈  
禮部尚書文謚文懿景淳為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  
以峻行示潔寬然長者也其為諸生負甚數葉不色  
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即匹夫孺子不以情見  
其最重者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投然有三  
軍不可奪之氣其介冊即藩邸王以言事浚鳳陽繁  
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諺為恭敬迎用幣甚重景淳

一切謝勿納其正使恭順屢難副使故亦勿納而奉  
知 上欲擬駢詞之僕乃悞語景淳曰微公幾中法  
景淳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景淳請告  
遷京從衆賜相高相高莊謂答曰僕曰夕平云何胡  
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為倭性胡君何好亂  
也景淳前立應曰同也相公雖明遠度之不如不倭  
目睹也胡總督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倭日夜踰赤  
子財賦地不倭南中人不得一車枕卧何言好亂也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五

五 鳳樓堂

相公業不欲聞誰為相公問者於是相高改容謝曰  
善大主之歲我然教已日備之矣繼領詰勅陸太保  
炳為縱斷帥與相高未衷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  
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景淳膝脫扶杖却後以請景  
淳執不可相高力請之又不可則索金而復要景淳  
景淳笑不顧曰公毋謂我吾所守者禮也太保不自  
憚去自是不敢請封矣景淳嫻於文辭四方造請碑  
誌序紀者日踵門景淳授覽而慮之有餘功有先輩



稱之曰聖公為德不近名為文不近好為吏不近俗  
以此天下雖知公然不能盡公而其用公亦未盡  
間大臨會稽人為莊敬階之孫中丞大順之弟大臨  
生而端凝不妄言笑四歲就外傳塾師習洒掃拂几  
展席冬不得擁爐夏不得揮扇大臨獨安之曰童子  
分固當介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著塾師以語莊敬  
而奇之嘗問至莊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為抄錄  
得數卷莊敬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二工屬文十

后禮書

卷一百六十四

陶大臨列傳

六 鳳樓集

五補博士弟子虞省試有隣女奔大臨者却之三  
已遂彼后歸而與其伯氏相師及為學每謂聖狂自  
一念起者其室曰念齋凡三試而舉于鄉三試而舉  
禮部是謂嘉靖丙辰廷試射策以第一人進呈折名  
至第二卷為朱文懿大綬 上曰大臨不如大綬遂  
更置之以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分宜欲致之門  
下數遣其子世蕃候見大臨戒門者以他出處之第  
一刺報而已仙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大臨獨

苦之時來欬擊相萬出疏相商大臨請之曰是為名  
計和為勝之則毋觸罪言諱此筆決其甚者已時來  
疏上下詔獄詰則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証伏者  
大臨聞之泰然日遣餽藥物醪糗時來謝毋重累故  
人大臨笑曰奈何使君獨為君子時來得不死以成  
去而大臨以憂歸服除仍故官較錄永樂大典兀相  
徐階心器大臨教引與議國事會 世宗晏駕遺詔  
及他策表皆出大臨手筆尋以封公喪歸會大典成

后禮書

卷一百六十五

陶大臨列傳

七 鳳樓集

進翰林侍讀召克 世廟寔錄俄較應天試務選進  
侍讀學士拜而大司成召侍 上講讀于春官尋進  
詹事仍兼學士如故 神宗踐祚遷禮部右侍郎為  
經筵日講首講大學揭明：德如磨鑑不虞昏新民  
如潄水不虞汚止至善如赴家不虞遠九所陳說每  
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訪緩工役  
飭邊政姪：不已大臨每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  
上亦器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改吏部仍日講修史

歲有大計吏大臨秉筆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留連  
司之若節者州幕之非疾而証以疾者各一舉大臨  
服大臨為人寬然長者然悶然不洩尤慎取舍絕嗜  
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於令者大臨勿  
之曰也今後知之驚以問大臨大臨竟勿之曰里吏  
有御史逮常令治談其狀大臨徐謂之曰罪疑惟輕  
今悟趙寬之素後知其同挾百金為壽大臨謝曰悞  
矣我何德于公公無厭此金崇耶胡不為我買婚族

石匱書 卷百六十四 八 鳳鳴堂

姻之飢若寒者大臨有子之喪寓於棺陸炳遺之美  
材可百金返其直不受後抵京而都督兀矣大臨設  
薄酌之呼其子輝按直曰吾以不欺吾志也居官  
二十年一切費謝俱絕門納交者計亡之則購名書  
畫屏器以饒大臨笑却之曰吾惟無好耳好則金帛  
與畫畫屏器等故家產甚薄而其目奉極儉約疾劇  
顧伯氏曰書生誠不意得此父子兄弟舉科甲官近  
列如國恩何惟生者勉之遂瞑計聞諭祭塋贈禮却

尚書文信  
石匱書曰三君子者皆寬然長者而清操亮知人不  
能犯人雖族之而卒無有以加之者辟猶泰山之高  
四十里遠遠盤礴絕不示人以新崖絕壑而其高也  
已堯舜無際矣三君子自處誠善而情皆濼倒踣法  
不蓋其用是豈世道之幸哉

石匱書 卷百六十四 九 鳳鳴堂

石曆書卷第一百六十五

明 鈕南張 岱著

高拱列傳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瓌奇、刻苦學問、通經義、務識大指、為文不事詞藻、而深重有氣力、十七舉鄉試、又十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讀、時 穆宗為裕王、開邸受經、有簡及拱、至進講、輒反復辨析、王頗目屬之、又與其

石曆書

卷一百六十五

高拱列傳

一 鳳樓堂

印近幸中貴人昵好、七閩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猜若水火、拱往往其間、亡所見厚薄、嵩階亦以其在王邸、異日當得重、相與推挽之、以是亟推遷為侍讀學士、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監祭酒、拜禮部左侍郎、尋進尚書、召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遂與郭朴同入閣、辦事、嵩既敗、階當國、李春芳等事階謹、側行佞倖、若屬吏、拱與朴皆階所薦引、頗於禮稍倨、兩人皆河南為鄉曲、而拱以朴蚤貴、每事推之、朴念拱侍經裕邸、冀

得其力、兩人相與憤甚、階微聞之、不悅、而拱以駁貴、而騎、每謂階大假言路、為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都給事中胡汝嘉者、與拱有嫌、伺拱益息、時拱未有子、移家近西華門、日伺 上書覆、則竊出與女媵私、迫暮而後進、又一日、上病甚、謀傳有未常拱畫、飲其直合器服、書籍歸、汝嘉以是為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他事類、上瞋不省、階故旨報聞、而拱辭辨疏上、亦兩解而已、拱意階右之、謂汝嘉欲深文殺我、恨二

石曆書

卷一百六十五

高拱列傳

二 鳳樓堂

人切骨、亡何、上崩、當大漸時、階念 上英新類、高帝、獨齋熙土木不已、一時廷諍得罪者尚、未牽獲、款自登極、詔發之、夜、召門人張居正與謀、且遺詔草、不以培同列、質明、揭王請入臨果、遂以詔草上、報可、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皆悃、若失、而朴獨昌言於朝、謂華亭謗 先帝可斬也、拱亦相與度、和之、遂與階有隙、時汝嘉以祭典論、款鄭、欽、胡維新、法當罰、是日、朴主筆、乃曰、汝嘉小臣也、

上南即位，敢越法，無人臣禮，且削籍，階度朴為拱報，  
警而傍視拱，則已，怒目攘臂，不復言，命既下，請給事  
御史，謂汝嘉謫，出拱指，群上疏攻之，不已，拱志甚，欲  
階撤旨杖責，階不從，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  
中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回矣，公在。」先帝特專之，  
為齋詞以求補，宮車晏駕，而一旦即造之，今天結言  
路，必逐其藩邸腹心之臣，何也？」階愕窒良久曰：「公悞  
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結之？又安能使之攻？」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四

高拱列傳

三 鳳鳴堂

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取我非倍。先帝歎  
焉。先帝收人心，使恩自。先帝出耳，公言我集。  
先帝為齋詞，用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客  
札問我，拱有疏，頗得効力於庶事，可許否？此札今尚  
在，拱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邀拱至階室謝罪，階出，即  
堅卧引疾，拱亦引疾。上俱憊，留之，拱以登極恩，遷  
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拱先出理閣務，而給事御史  
合誌階第勸視事，其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白簡

無虛日，拱恨甚，乃搆階二子橫行事跡，投其門生御  
史齊康上之，階疏辨乞休，左都御史王廷等交章請  
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上為猶齊康遠外，許  
拱養疾，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乃露劄朴，所以  
私拱狀，於是言路移攻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  
次年，階亦罷政歸，有山人邵樛朽者，以權搆縱游江  
淮間，先以一刺謁階曰：「公欲復相乎？」階曰：「何謂也？」  
樛曰：「公不過二萬金，而可復相，階不測所謂，力拒之，樛而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五

高拱列傳

四 鳳鳴堂

別曰：公不為相，則不能安，毋悔也。遂走謁拱，亦如前  
語，拱說其辨，與飲而深語曰：「我故欲之，持家貧不能  
具，曰不必公金，所善者陳洪，得數行以謁洪，金可得  
也。時洪為大瑞，家資巨萬，樛朽得拱書謁洪，許之，  
為書策謁司禮，果以隆慶六年起拱於家，使掌吏部，  
拱日恒馳至京，既陛見，免奏事，承旨仍奏預閣務，胡  
汝嘉方憂者，一夕自恨死，而昔之右階為難者人，  
自危，拱乃使所知徇布腹心於言路，曰：「拱當洗心滌

慮與諸君共此治朝所修怨而快意者有如此日言  
路諸臣猶自安拱亦間進一二以明無他而拱既  
身安則漸橫出坐吏部輒肆意見涉入托春芳既使  
以行之是時趙貞吉亦修階舊隙日與拱吹捕階舊  
事以暴階短撫按諸臣猶舉遺詔請策進刑部主事  
唐振官廢杖死都給事王汝梅子拱故格不行而上  
甄極論謂先帝神聖御極峻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志隆健述所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當事

石履齋

卷百六十四

高世則傳

五 服婦堂

不以忠孝事君假託詔旨于凡先帝所去如大禮  
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行起用不次起擢其已死  
者悉為贈官廢子夫大禮先帝所親定所以立君  
臣父子之極也獻皇帝尊號已正明倫大典頒示已  
久而今於議禮得罪悉從覆額將使獻皇帝在廟之靈  
何以為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皇上歲時  
祭獻何以對越二聖至於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  
豈無一臣當其罪者今乃不論有罪無罪悉加覆額

無乃以反而政侍皇上與即武王克商反其政亦  
不通釋箕子回封北平塞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于  
商家所不用之人盡用之也而况皇上乎皇上  
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先帝之臣遺諸皇上者  
也乃敢自恃君臣之議而傷皇上父子之恩非所  
以訓天下也肯是其言罷棍及汝梅子不誣復以道  
詔王金剛世恩等妄進藥物損朕躬而法司引子殺  
父律當削當朝審拱援上言臣聞此獄積不勝隱痛

石履齋

卷百六十四

高世則傳

六 服婦堂

流涕曰先帝之受極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於  
非命不得正終者其名不美先帝聰明睿智保愛  
聖體尤極詳慎即用太醫進劑必有御札與輔臣商  
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而受  
傷不以為言又復服之理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  
年六十壽考令終古所罕有未耳抱病經歲從容上  
賓曾無暴遽天下共聞今乃謂先帝為王金所害  
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以先帝為何如主因乞

下法司更議，首復是其言，拱為人，有材氣，議論蜂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有新忤，觸之立碎，拱既覘上意不悅於言路，遂用左右謀傳旨下吏部考察，拱乃簡向與拱為難者，盡斥之，以快宿憾，拱但不得逞於階，頗事搜索，會階有家僮徐定者，以階在朝時，燕中，有句違教相聚為奸，且若有異謀，其伍有告之徐定者，階以屬矢，却尚書楊博，悉捕誅之，論定功，得為錦衣衛百戶，頗橫燕中，至是拱使人告言定罪，下獄，煇煉，保引階為証，反受殺而不能就，止坐寔他事，死，拱益快，于是台齊康，起張齊，而階之御人陳懿德者，素不悅于階，自翰林調拱其座主也，擢為尚書司丞，懿德乃與同門歸，揖程文、宋之韓、周美等，日為拱恫，揚言階以數萬金謀於中，責人且起用矣，至曰階使判客判公矣時，推算階呈命，以煽拱曰階於法當修元，其教亦盡於今歲，而階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璣貪鄙，嘗使其家人置私邸於燕市，皆可三萬金，

麻坡

卷一百六十五

高拱列傳

七 鳳麟堂

客乃為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資竭其資，可無從起，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弘，行候問，指為階所使，捕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印中，僅取悉還而籍之，復使給事中張博等，論階三子，行也，按御史達，起其門人前蘇州知府蔡國熙於家，為蘇松兵備，委以階父子而階之讐，復上書証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乃窮治其事，且奏能言階三子及家人，有者有賞，于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啟諸生，其石匱書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五

高拱列傳

八 鳳麟堂

恨於他給事御史至中樞警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  
怒若氣不屬者曰某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  
暫止耳故不可保也拱意且恐贊明即召文選即移  
缺而出其人於外亦不更詳所錄以是中外益畏拱  
巨測而拱最後時：語客曰日用不給奈何其語聞  
諸無賴以下賅納且齎集矣初司禮之首瑞闕馮保  
以次當進拱以舊日恩進用陳洪即樗朽者又力為  
洪實錄洪故長御用者也例不當司禮而得之保恨

原履書 卷一百一十五 高拱列傳 九 鳳鳴堂

洪同及拱洪因而力為拱內主然其人以不甚識書  
久之以忤旨罷孟冲長尚膳者也以割烹當 上意  
拱復為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次骨拱亦覺之拱  
故為祭酒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且相：則  
當雄重不為經常貴人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  
亦委心依拱而人懼相得每復語恒達而拱不容於  
階居正為之謀得善歸其復出居正亦與有今後合  
而傾其同類且盡階從用中上書拱其辭哀拱心動

居正亦說由為解蔡同熙所共獄成其長子璠次子  
璣其少子璫家人之生成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  
萬私於官御史聞之朝拱傲旨謂太重今改獄同熙  
聞而变色曰彼實我使我任怨而自為恩御史汪惟  
元上疏謂執政之臣不當為操切報恩仇尚寶卿劉  
喬庸譏刺益切給事中曾大楚抗章糾拱罪狀三人  
皆謫外拱設居正與知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匿  
其事而叱之居正頰赤強笑謝罪拱淺人也 不復記

石履書 卷一百一十六 高拱列傳 十 鳳鳴堂

而居正銜拱深然紀不露拱以大楚言稍戢欽司禮  
孟冲復忤旨出外保代之 穆宗不豫尋大漸拱條  
列即位教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歸內閣而不  
旁落尋受其門下給事中御史馬謙疏劾馮保時居  
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語居正曰當與公共  
立此不世功居正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  
密遣人報保：得為構乃言於皇后貴妃曰拱欺太  
子幼冲欲迎立其御周王以為功而已得回公爵又

多布金於西宮之近侍，保言之皇后與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御史，既不遵，而欺旨逐洪。次日召群臣入聽宣詔，拱謂遂鴻保也。使約居正入朝，居正稱疾故徐。進至奉天門，中官出三宮詔，皆降而按鴻臚使宣則遂拱。汗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撫之，起使西史扶携出，以明表就羸車出宣武門。居正與高儀疏請留拱，不許。請給驛，許之。於是階下畫解三子皆復官，拱歸。意忽，不得自問。從古人飲，或

石匱書

卷百六十四

高拱列傳

主鳳麟堂

盛服振與從，或束一驪。楚服馮家，或從數十餘騎。游獵項之有奇，乘人輕入乾清宮門，馮保得之，置刃其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相使行刺。時保兼領東廠，與朱希孝同獄。獄且成，保先使四驛馳詣新鄭，順指縣官防拱逸。發卒圍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馬散，拱欲自經，不得，乃出見縱騎問將何為。縱騎曰：非有違也，恐驚公而使慰之耳。拱稍自安。居正初欲重拱罪，既念非事體，乃微風保，持不肯從。乃

復風希孝，希孝行數萬金賄保用事，且賂三宮左右。當再獄，忽大雷電，保懼，乃盡反其辭，而生其人。以聞入宮門，趣棄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後稍愈，不復振。卒其家以郵典請馮保傳旨，謂拱事先帝，欺肆不忠，罷弗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葬如例。已復傳旨，止于半塗，而仍列其過於祭詞。先是其客邵博，巧騎橫踏燕中市官爵，居間納賂，且不貨拱，亦厭而畏其口，乃偽為薦之，而廣帥者官以祀總名色。使拔金

石匱書

卷百六十四

高拱列傳

主鳳麟堂

緋，久則逐之。博巧益不檢，前後所得金，多費之。保優陸博，而所至把持守令長短，大言無忌。從新鄭卒，江陵當國，知其事而惡之，屬巡撫張佳胤捕置之獄。其嫂語如前，而加甚。杖之百，不動。欲折其足而不能，乃殺我耳。豈汝曹之能至死不屈。

石匱書曰：新鄭銀鏢自用，辱中奇禍，亦是其性氣使然而華亭以一言不協，因成仇隙，兩虎相爭，遂無已。



時乃新即再正襟席魚肉筆事政用自快而又豈知江陵之議其後子烟崎在前、煙却政好慈保而黃之味已先及其腹矣仕途如此可不畏哉

石居書

卷一百六十五

高洪列傳

三鳳集

石居書卷第一百六十五

明 劔南張 岱著

張居正列傳

張居正號太微湖廣之江陵人少穎敏紀倫十五為諸生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試其文大奇之曰此國器也解所繫犀帶以贈且曰若異時當共至此不足又淵也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諸進士多談詩為古文以兩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夷然不屑

石居書

卷一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一鳳集

也。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裏之而時：孫老易以為能得其用。諸老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推許遂得授編修居正為人頌而為眉目美鬚：我至腹沈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為首輔忌徐階諸善階者皆避居而居正行意自如嘗考會試其門生自喜容於嵩能得嵩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批傳耶亟去母辱吾門衆稍莊憚之嵩顧亦稱居正父之遷石春坊石中允領國子司書事居正待諸生

一鳳集 卷一百六十五 反之下

嚴亡所寬假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運理坊  
事遂侍裕邸構璫王頗賢之邸中貴人亦無不  
居正首而李芳教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手進右諭  
德兼侍讀預校永樂大典復預修典都志進侍講學  
士領院事徐階代高首輔每事多引以共謀尋遷禮  
部右侍郎兼學士月餘為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充世宗實錄總裁至秋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  
知少保去學士之五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其登進之

石匱書 卷之五 張居正列傳 二 鳳樓堂

速雖張挂不能通也時年僅四十三當居正之進閣  
閣臣九七人徐階最為老宿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  
賢却朴陳以勤皆重厚長者獨高拱狠躁而以不得  
志於言路稍繼尋引去居正最後科獨謂輔相體當  
尊重於朝堂倍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  
概中的人是以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徐階既去位  
春芳代居正意抑視之以為不足與有為趨貞吉居  
居正下然自負長策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

嘆非而少年輩所解居正內恨之與中貴人李芳輩  
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  
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居正  
上疏言六事其一曰飭武備則欲上修祖宗大閱  
故事張星六師躬賜校肄矧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  
議行居正以善筆札諸公有奏勿疏草多委之如救  
給事石星御史屠仰庠傳取戶部金三十萬請星太  
子出閣講學草皆出居正而回列李春芳陳以勤趙

石匱書 卷之五 張居正列傳 三 鳳樓堂

貞吉殺士儋之見逐雖發之自高拱其機發于居正  
居正故所獨厚者中貴李芳一日言官有忤旨當懲  
者春芳頷曰當何處居正適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  
春芳具如居正語而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司禮曰  
此人狂妄即上貸之恐有結言者須詢罰芳請於  
上改停三月俸春芳詞得之恨居正而不敢發後諸  
閣臣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壽北南  
請入貢通互市亦惟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

進太子太傅再以太平滿加少傅進建極殿大學士  
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帝成又加少師徐階居正  
受業知己也以忤拱喉言路攻擊必欲殺之階三子  
下撫按置獄事益急階求救於居正居正從容為拱  
言階一旦巨測公負薄僚友名拱稍心動而居正復  
為撫按居間得稍緩拱之客乃構於拱謂居正納階  
子三萬金賄拱心銜之一日言及居正多子乃謂曰  
造物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累願為衣

石齋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四 鳳麟堂

食憂拱忽正色曰公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  
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  
以故兩目疑而拱之客謂問可乘也日稍以居正  
過園拱都給事中宋之韓具疏且論居正草成居正  
知之走見拱或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恩遂我耶拱  
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  
韓已具草矣拱曰亟呼而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  
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八部以其省恭政

補之韓而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中貴人  
陳洪孟冲炳司禮而抑馮保保銜之時尚寶卿劉燾  
庸給事中曹大埜皆所論拱獲罪或云居正寔使之  
或云獨大埜受之馮保莫能明也 上一日南視朝  
忽馳而下且跪于階間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語  
不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即不豫者月餘  
群臣日詣閣問安 上方卧蹶然與肩輿至內閣居  
正與拱驚出俯伏 上撫之起而持拱臂仰天氣逆

石齋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五 鳳麟堂

結久之始云 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了而  
持拱袂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閣別有諭明  
日寂然而居正察知 上有不測為處分十餘條札  
封投馮保即有報拱者急使迹之則已入矣拱亦不  
知為何語第甚至閣詰居正曰昨奉封之為何天  
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監何也居正而發亦不  
能答徐而曰吾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嫩我拱淡  
謂是然不復置臆而 上崩拱與居正具遺詔草拱

復自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敘司禮權歸內閣。馮保銜之。拱復嫉所善。言官四五人別疏論保。謂必下拱。拱不肯逐之。而居正陰與保謀取兩宮。旨逐拱。狼背去。上御平臺召居正。諭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邦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謂國務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上曰善。時上冲初度。已委居正。居正既得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未幾。既已大計。廷臣於拱私黨多所屏。然而他不職者。亦稱是。復具詔草。請於上。上召群臣廷飭之。百僚悚息。問經筵高。知經筵事。修世廟。是錄為總裁。尋加左柱國。兼中樞殿大學士。上疏三辭。不許。賜白金文幣。復力辭前命。乃許之。居正為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史。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夕奉行。如疾雷迅風。方快意。居恒謂高皇帝真得聖之成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坐法宮。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六 鳳鳴堂

之中朝委喪而天下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時。然國公朝。猶教犯法。當違朝議。難之。以為朝綱網紀之萃。且萬人不易。迷。恐失諸夷心。居正擬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於上。貸其死。而歸之。南京居正。日侍講。惟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勿以寒暑小故罷。居正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煙。造膝密語。上有所欲言。正字官即避出。言畢。方入。居正在直廡。偶感病。上御煖閣。調椒湯賜之。或看御膳。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隆冬。詔以增教。曾鋪地。恐其足寒。隆禮若此。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樞殿大學士。是年。為居正建第江陵。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右曰股肱。之。佐。右其樓曰捧日。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幣千金。為資費。凡三載。而成。南京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為風已。奪職。御史傅應禎。結言之。尤切。然不敢有所侵于居正也。居正以經筵進講畢。詐

於上謂此曹欽市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奸縱私下錦  
 衣遺杖而戍之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且索贖亦  
 逮適外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居頃近教判得陰  
 事而患之抗章極論其點橫居正怒甚見上俯伏  
 而泣不肯起上為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吾為  
 遷臺覓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上命杖百遠  
 戍之時物論頗當居正不自安具疏為辭得不杖  
 奪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曰公真宰相度哉居正受  
 極重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八 鳳樓集

穎曰不過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蓋以輕處為未  
 嫌也亡何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入閣故事入內閣者  
 曰同某人守辦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辦事不款夷  
 之際佐也於是四維恂若屬史矣五年丁丑廷試  
 居正子嗣修以名二甲第一既進御上啓姓名後  
 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上寵過已極  
 而居正時作偈偈一日上在經筵讀論語色勃如  
 也操北音作背居正思從旁厲聲曰當作勃矣上

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見者謂居正有恭柔之萌而  
 不日覺也居正天質刻薄好申辯法以智術取下而  
 士大夫之險惡者爭投其意九事採切天下怨之一  
 日奉聖母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善暫免行刑居正  
 執奏不可上曰聖母奉佛故不忍耳居正對曰佛  
 氏所稱地獄刀山劍樹剝燒吞屠其慘更甚於行刑  
 上大笑諭勿傳其殘忍類此滿九載不上考請罷溫  
 旨慰諭陰賞甚厚未幾其父封少師文明卒上遣  
 極重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九 鳳樓集

中貴人慰問起止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  
 有加上加恩居正雖踰於他相然未嘗有意留之  
 同年戶部侍郎李幼孜等倡諛辭謂上冲年不能  
 親萬幾不可一日無相公遂以奪情之說進居正惑  
 之乃陽上書乞守制而露意馮保使回留之時識者  
 皆以為非然而不敢煩言之王錫爵與其僚張位趙  
 志舉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為不可  
 總學務書幼孜責使諫止幼孜唯而已用賢不能

平酌中行具疏請致居正歸除服而後用之刑部員外郎父楊主事沈思孝繼之且傍利及居正他事上留中馮保益欲取居正指撤如重辟王錫爵往質與所持辭頗峻居正勃然且拜且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亦在我且自到矣錫爵出進士即元標者復上章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致人倫何以帥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人主不過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前是正已下旨廷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十鳳鳴堂

杖撻思孝八十謫遠戍用賢中行六十為編氓而元標袖疏草入左掖門觀諸臣死縛血面中不為懼疏上而中外壯之得旨杖戍如穉思孝皆瀕絕而獲時禁室從東而方起長直天人情洵以人不曉有奪情事：創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為居正寔慮之街議巷適至作謗書懸之而長安通道謂居正且反居正不得已乃草詔戒勵群臣諭所以留居正而罪言者意再反之必誅無赦馮保為請於上宣之朝詢稍

息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瑞魏朝持傳往代司表而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葬居正請不造朝以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足講讀又請辭歲俸上許之而日給計直反踰於常俸始居正自稱歸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押閣彈霍汝之者以為有規相姚元之風居正亦雅自負不世出自為劉臺等所適志意恍惚至是始知天下之不見與思以權叔之益無所顧忌前成化朝李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十一鳳鳴堂

賢奪情雖倫疏非之居正復有是舉薦紳先生傳錄倫疏然獎貴居正知之恨曰雖倫小豎子何所知其書當抵廁中亡何上舉大婚禮故事諸按冊遣聘皆款臣主之而有甥為副使居正以有服不當與慈聖亦疑之使中貴人問居正恐難易吉居正監其事乃曰后為天下母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上恩厚即令之赴湯火不辭新即暫時吉乎於是居正遂被紫橫玉以從事九十餘日始給事中李泂疏

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將禮而服吉，恐非

上所與。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夫吉禮非今業此

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上苟惜居正

幸，更之居正雖甚，惠沐以其辭直，姑切責而付吏部

處之。大婚禮成，閣臣第有賞而無遷拜，居正知馮保

諸中貴之欲得之也，思以為恩，市呂嗣陽及馮保等

皆加秩，詹奴而力辭之，以約奇先是。上所賜札

稱元輔，或稱先生，至是始燕稱元輔。張少師先生持

石隱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三鳳樓堂

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居為帝者師，且引贊拜

不名之禮，隱然無蕭何子房而有之。人謂居正傲於

上，而卑於馮保，即陳壽所不論也。居正見人情已定，

乃始乞歸，遂再疏始乞，以三月為期，遂畢即上道。范

白念為印記曰：帝眷忠良，如先朝楊士奇、張寧、敬、

得、蔡、封、言、輩。上咸聞，臣呂嗣陽等有大事，毋得責

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瀕行復請見於平臺。

上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恩而

乞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居正乃勸上

以大婚之後，宜得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哭。上

亦為之墮淚。為居正奏辭，慈寧宮皇太后復厚賜之。

出國門，遣中貴張宏供帳郊外，以餞。百官皆班送於

是所經，雖有司防，厨傳治道路，然意居正奔喪，或恭

用高禮，則歸曰：維余慢執事，與臺胥隸之徒，皆具素

服以俟。而居正以遊將所饋，遺兵若羅列禁衛，千官

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於是復里悲更易，贈彩

石隱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三鳳樓堂

一新。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都御史陳瑞發丑所取

士也。馳至江陵，解紗帽，出麻履，戴之。已復加經伏哭

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跪于庭。良以太

夫人出，復伏哭前，竭致慙，乃坐。太夫人傍有小閣，侍

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太夫人脫而謂陳君辛一：賜

珠之瑞，起立，揖，問曰：陳瑞安能為公？重如公？乃

能重陳瑞耳。公者，中貴之尊稱，戒獲見而呼者也。

太夫人為之咨頽。至是陳瑞已遷刑部右侍郎，復與

鄧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畢集會奏聘遺不  
可勝計有同年御史劉崇者罷久矣與居正改善來  
會甚至墓所自燒二塔與言恭語居正吾相地多毋  
踰於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赴之去既登  
果兵備副使與分守閩帥約請居正開採用大帥禮  
居正欣然許之改服上所賜塔繡以御禮成大出  
其金帛勞使加等時遼東績奏大捷上優歸功居  
正使馳諭保定爵賞居正為條列以聞上疏以母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西鳳嬖黨

老不能肩矣者請俟秋涼後上道於是內閣而都部  
院卿寺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居正亟還朝上遣  
錦衣衛官馳傳往迎令中貴人侍太夫人以秋日取  
江路上前所經縣蒲泉守巡送而跪者十之五六居  
正意未慚微使持庭恭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  
者矣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于暇  
誘厨傳居正所坐步攀則真定守錢普所創前為重  
軒後寢室以便休息傍翼西廡各一鹿童侍立為

揮筆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州邑卸牙盤上食水  
陸通百品居正不易下箸而真定守無錫人獨能為  
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諸國吳  
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道經襄王出候折簡安居  
正宴會與人臣雖貴極公候賜王執臣禮居正不款  
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直入至便殿具賓主而出  
三者之有北面自襄王與居正始過向陽唐王亦如  
之諸撫臣爭相跪以異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孟鳳嬖黨

為甚雖同事者亦羞稱之居正入則孟重以兵部侍  
郎起佐京營大帥矣居正既過良卿抵郊外詔遣中  
貴宴勞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質明入朝上延之平  
臺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南哀  
敗之狀良久乃予假休沐十日而後入閣當居正之  
歸日巡按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恐獲  
罪上書移病歸陳炯論應元斥為民戶部員外郎  
王用汲疏炯阿附權臣其辭峻詔奪用汲官及秋中



貴奉太夫人所經路游步皆設席至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雖挽船卒中為之渠獲將抵京上道司禮印迎結騎隊鳴鼓角列旌幟橫穿御道而過觀者如堵上與兩宮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所賜之隆盛前此未之有也居正權傾天下其所用要路非其私人即其門下士於走六曹科道咸傾心事居正雖對妻子床第及酒醉夢嚙無不稱居正賢者其始士大夫之說以伊周漸謂常談則直進之

**石廬書** 張居正列傳 **卷百六十五** **去風婚堂**

舜尚而居正亦恬然不以為駭至中允高啓愚試士遂以舜亦以命禹為題議者嘖嘖以啓愚為勸進矣居正服除上宣召手教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嘉慰使中貴人張宏引見仁聖慈聖而太后慰使尤至甫就職吏部舉居正守制歲月為之請十二年考滿加恩復再辭詔言卿之所處恩義兩全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請以全卿忠孝大節至於卿之勳勞尚在朕心當別有酬答特優當會

試居正二子懋修敬修俱登萬第居正扈上賜請陵歸即具疏乞休中云并手稽首歸政則德然獲子明碑凡再上而天子慰而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補爾歲至三十而後尚處先生母後與此念居正乃出而懋修即狀元及第矣敬修得禮部主事懋修嗣修共列史館每出則衆相指而詛或作俚語而粘之宮牆居正門下客王象曾省吾等騎橫日甚南北給事御

**石廬書** 張居正列傳 **卷百六十五** **去風婚堂**

史傳作冊王蔚秦權李遂米理顧爾行等為之牙爪而作舟楫尤惡肆而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抗疏言時政除詆居正居正怒欲逐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趙之是成其名也國光請為公任怨乃出世卿為藩國長史尋以大察去之先是論居正者穆思孝元標等已遠成國光皆中以考察之例杜其再用劉臺復以他事陷之成尋賜殺之吏部又以十二載考最請加上柱國太傅文伯爵休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休自受

第319册續修四庫全書第38版反內

大傳明興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謂居正當力辭至是皆驚恠以為且封公侯如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論六卿其視閣臣張四維等若不啻與稱家者四維等事之益謹無幾居正遂已得病日羸削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為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吉路却曹下至官吏冗散無不設照祠廟為居正祈禱者居正深居不出款使知之則賂其家人以達取一啓齒而已上始令四維等理

石匱書

卷真五

張居正列傳

六鳳齋堂

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猶自力其後愈甚不能起閣然而不使四維等恭之一日四維時行往候問居正厲聲曰我病當歸卻元標可起用矣四維答曰誰敢用之取錯而出遂東復以大捷聞居正遂進太師居正病益劇不可為乃疏乞歸上復加優詔慰留稱為太師張太薇先生居正度不起而上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居正厲聲曰梁夢龍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復薦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王

蒙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為奸邪上為結之御屏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領之而已不交一言以親羸甚患人見之卧惟中至明不用聲家人恠而發焉則氣絕矣計用上捨悼報朝賜祭九壇復增七壇贈上柱國謚文忠道營壘遣官護喪歸里喪輿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絕居正卒後馮保益恣肆先是上所幸中貴張誠者見患馮保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蔡詞保所

石匱書

卷百六

張居正列傳

九鳳齋堂

為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上心動保又止上即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汝言保過罪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遂以需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保請遣法事上遂執保安置南京而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玩異以萬計他宅舍田產若用稱是內藏為克收上益心驚居正疑其羸積益不可計外頗風聞而新進給事御史遂以攻擊居正為奇有論劾

其三子職取上第者悉削籍為編氓御史楊四知發  
 居正罪忠培頗峻于是始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而  
 王篆曾省吾朱建陳瑞等毋不斥削朝班一空吳中  
 行趙用賢等皆召遷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  
 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且謂居正以私嫌成達  
 庶人憲卿做達庶人之妃因上疏辨寃且曰庶人之  
 產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上喜以可立籍居正乃  
 命司禮監張誠及刑部侍郎丘構往籍其家併勘改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壬辰稿

構王憲卿事張誠守行居正諸子焚毀其奇貨禁物  
 而剝州守令以御史意先期錄其人口其子女進避  
 空空者不及發已錮其門則斃死者十餘人皆為大  
 所殘食而盡發其諸子兄弟歲得黃金將萬兩白金  
 十餘萬向其長子敬修不勝刑自証伏等三十萬金  
 於曾省吾王篆傳作冊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懋  
 修自縊死家人亦有從死者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  
 大臣合疏請小緩之于是詔留田千畝以贖其母削

吾等追究亦稍緩御史丁此台復追論科場事謂高  
 啓愚以奔馬題為婚居正策禱受奪啓愚職焚其告  
 身其後言官復攻居正不已教法司盡削居正官籍  
 奪所賜寶書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剝棺戮屍而  
 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嗣修俱發戍瘴地

石匱書曰江陵有相才無相量其後訪紀綱駕馭中  
 貴神宗方冲幼十年之間蓋亦賴之第其生平學  
 尚申韓而內又多慈自奪情以後益與正士為壘日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五

張居正列傳

壬辰稿

引群小橫行胸意一切務為苛刻聚斂海內人心洶  
 洶思亂至死不悔可哀也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十七

明 劔南張 岱著

余趙吳傳沈艾劉列傳

余懋學直隸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授撫州府推官  
勤巨魁有功召拜南戶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曰燕  
蓮花頌於朝懋學念上方憂旱下詔罪已與百官  
共圖修禱而以祥瑞進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又守蜀  
京中貴人信積甚臺省劾之不能動懋學盡列其罪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七

余懋學列傳

一 鳳翔堂

狀而得罷中貴人京師震動江陵扶主弄權陰排異  
已懋學奮曰執政意所屬一切以操切苛辦承之如  
國體何遂以五事上一存政大二親養三慎名器  
四戒紛更五防諛佞言甚剴切江陵銜之次骨取中  
旨斥為氓懋學怡然出都下之頤江陵思中以奇禍  
因下傳御史應禎疏置獄訊其詞及懋學應禎備  
五毒竟不忍誣服復以撫州民爭絲絹賦而聞以激  
變歸罪懋學移書撫按坐之罪撫按指天自誓不肯

從而第兩解之乃得免明年借京察削諸言事者籍

第罷名其中用永綢之又明年江陵死奸狀悉露上

以故官選言事者十一人而懋學為魁於是懋學意

益發好直言慨慷書無慮幾上項晉南尚璽卿是時

人人自喜爭以言為快而廟議稍墜薄之懋學恐漸

致墮殺乃列為十蠹上之為執事者得必居功而失

則歸悅回之維曰誣上之蠹受官公家而因以為市

曰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於上曰瑞疾之蠹敢

石匱書

卷一百六十七

余懋學列傳

二 鳳翔堂

於拂天子而難於忤要人曰雷同之蠹逆詭言者而  
銷其氣曰阻卷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好勝不  
已而忿爭忿爭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蠹結歡要津  
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流急於表異不觸而  
撞擊無疾而呻金曰幸戾之蠹後言皆驗而亦以好  
言事不諧於時留尚璽者二載留和勳舊及衛士皆  
憚晉太僕少卿司農請馬直支遺費懋學曰寺無馬  
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與尋遂南

通政使明年轉北抵京會臨兆夫事當事主和戎恩  
開遣驚遠處持千金居開齊封事酒家甚媒懋學廉  
得狀立召而庭朴之亟以問朝士獨懋學不覩納言  
尋遷南少司寇改而戶部兼食都御史總備政再轉  
工部侍郎備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以百十計歷  
三載將奏績而忘者以老論罷之歸里五年以疾卒  
計開贈工部尚書予祭葬茶一子入監讀書

趙用賢直隸常熟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簡  
右都御史

卷百六十一

趙用賢列傳

三鳳堂

討論年 神宗踐祚用賢為史官長身登局議論風  
發突兀班行中人望而識之江陵奪情用賢與編修  
吳中行却即艾穆沈思孝進士即元標先後上疏杖  
闕下削籍歸里江陵威權日盛人謂禍且不測用賢  
闕門誦讀竟氣自如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彦之子  
鎮之彦惧禍及坐鎮於其弟下曰婢子也用以奪用  
賢用賢返帶絕之壬午江陵敗 上思言者亟召用  
賢等十一人時江陵舊人猶布滿九列見用賢等數

起而問不能無內慙且忌愈都御史李植江東之亦  
致致江陵權用不快於政府連章侵之新女相許國  
大怒遂懷臂攻江李而疏中所謂意氣感激偶成一  
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  
異誣上行私者蓋專指用賢等也賢於是抗疏請罷  
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以去君子而室人國者  
慮開謀賊之端遇仁賢之路賜報優之私清是非之  
公長論說之風來聖教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忘者無

右都御史

卷百六十二

趙用賢列傳

四鳳堂

以難益深恨之太倉相王錫爵亦以忤江陵起甫入  
朝上八不平之疏力攻江李其意亦常在用賢等相  
與為難用賢知必不見容力請改南高曆十五年遂  
以詹寺府少詹視國子監累明年陞南禮部右侍郎  
將趙而星為吏部郎中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留者開  
尚委棄用賢朝堂為之大開執事雖遂給事部署之  
右用賢者終不得已而召用：賢十九年始以禮部  
右侍郎自南徂北時太倉再相有三王並封之命用

賢極論其不可見曰錫爵初至之日慨然以冊立為  
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之界封揭帖之獨進閣  
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論從中出道路藉：謂致有  
啓告致成此舉數千里應召而來曾未決月踰日而  
已蒙不廷之致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疏上事  
守後二十一年陞史部左侍郎用賢與司官領議成  
辨論人才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物望附之用賢所  
與絕婚吳之考者遺其子飛章軒之下所司勅議朝

石匱書

卷百六十七

趙同賢列傳

五鳳樓堂

議左袒之考短用賢遂以此事投疾歸里二十四年  
卒於家用賢孝友誠信公忠強直見事不平輒據臂  
以起受杖之日、刳股肉如掌陳夫人腊而藏之用賢  
意有所不可、嚼齒齧臂、輒從容奉楮進曰公且休矣  
盍亦為餘腊地乎、用賢為之歎容歎息而卒莫能改  
也生平強學好問、老而彌篤、午夜擁書、夾業燃巨燭  
燈戶洞然、每至達旦、其為文博達詳贍、尤長於奏議  
書牘、有文集若干卷、晚年撰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

用章疎、木訥而卒、子孫以治命不敢請卹、後謚文毅  
吳中行武進諸宜與人、隆慶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按編修、養病丁丑除原官江陵奪情、中行力陳  
其不可、廷杖為民、癸未起原官、歷官諭德、充經筵日  
講、乙酉、請告回籍、癸巳、陞侍讀學士、掌南翰林院事、  
仍請告在籍、尋卒、賜諭祭、辛丑贈奉直大夫  
博應補邑南人隆慶辛未進士按楚零陵今有巨魁  
出沒洞庭知者莫敢詰禱以計擒其巨魁眾輒駭散

石匱書

卷百六十八

博應補列傳

六鳳樓堂

析陽巨村風為蕭賊所苦、國子生李新欲訴之官賊  
反陷以重辟、往還十餘年莫能決、禱一日決之、抵賊  
死、尋調深水政如零陵、乙亥召拜河南道御史時江  
陵當國禎上疏言三事其一曰掌存放畏以純君德  
如雷震端門、鳴吻地震京師各省未聞發一詔回天  
意豈天變不足畏乎、大監抽分係正統間暫行然  
先帝納李芳言一切停止而 陛下欲效中朝失德  
故事豈祖宗不足法乎、戶科給事中朱東光微言傷

時非折檻解衣者流留中不報豈人言不足恤乎此  
三不足畏安石所以誤宋此不可為明鏡和其二曰  
請獨賦稅以蘇民困隆慶二年至四年免三徵七乃  
差戶部秋糧夏麥禮部藥材兵部船價工部料銀江  
防海防軍餉之類朝廷責巡撫巡撫責監司監司責  
部邑析楊或道干動天和誠非細故宜下詔非係侵  
欺者悉與除其中如倉木班竹四司銀料可蠲者  
蠲之可減者減之若走而民困未蘇天變未除請東

石匱書

卷百六十九

傳虛補列傳

七 鳳樓堂

臣街首以為欺國之戒其三曰叙用言臣以開忠謹  
陛下登極召用石星等臣隣憐烈乃給事也參贊紀  
中消而降為典史余懋學陳五事而某鋼終身其他  
如胡執禮裴應章侯于趙趙漢等言或大或小或輕  
或重悉置不問如 陛下初政何臣愚以為如參魯  
懋學並宜錄用為言臣勸倘臣言行即淵為鏡所其  
心為疏入江陵大懋謂以王安石語侵已擬旨違切  
詔伏拷訊五毒倫至時親知辟屠戶糾給事中徐貞

明聞而披髮徒步首闕微門獲禎而御史李禎喬巖  
亦至後詔詰三人至獄者貞曰傳應禎直臣也臣  
知其無罪故往問之無他意 上怒落三人職二級  
調外任天下壯之尋得詔進禎定海衛戍終身禎喜  
曰臣無生理 主上猶待以不死使得執戟海上臣  
老死奚憾禎至海上諸市井小民進道跡禎曰是常  
茶路宿遁而活我小民者耶爭出居：禎遣子弟從  
學者甚眾禎屏跡銷局不與聞外事終未 上因御

石匱書

卷百六十九

傳虛補列傳

八 鳳樓堂

史孫維光言起禎于故官禎七月入都門時仲秋  
上方戒開闢壽宮會薊遼火光異常禎上疏尼駕行  
內多奇邊大計 上優詔答之禎閱月求而遂陞南  
大理寺丞出都門揚薦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後俱  
大用未幾禎卒後贈官大理寺少卿  
沈思孝嘉興人隆慶戊辰進士卒未始謁遂銓曹高  
新鄭以內閣校銓事奇思孝親令所知諭意曰暫留  
曹即行為堂省也思孝曰職宜令辭而須希焉事時

粵制府為江陵私人以賄聞一日檄諸富人之外園  
 權子母錢為幕府費思孝曰是害富民且引賊入室  
 也不可又聽家設令縣開海口山可得稅數千思  
 孝復思是必極諸朽骨而後可職死不為制府俱不  
 能難仍耐薦之思孝方以卓異名同事有忌者進劾  
 制府曰沈令強項亦不藉令高踞臺省乃公事去矣  
 制府審奏中之易工科授刑部主事丁丑江陵奪情  
 思孝與艾穆上疏力爭詔廷杖八十戊申電街抱瘡

石匱書

卷百六十一

此思孝列傳

九鳳樓堂

者俱不著名於是下石者紛起思孝遂謀京北徙南  
 同卿在同卿又疏房家不宜論海忠介及三進士罷  
 官事即請告歸：數年起副都御史巡撫三秦事憂  
 變起時總督有所屬遂調中州不赴詔趨者再思孝  
 曰不能三秦何有中州晉大理卿駁閣却金微事却  
 故司禮張誠嬖人思孝不為動推陞刑部侍郎上  
 用陪者晉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協理戎政疏減羊  
 錢又止益甲之請省金錢亡笑又廷爭日本封貢及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二

此思孝列傳

十鳳樓堂



起用每本溫綸皆出自中降以狂慙之臣乃受上  
特知如此

艾得楚平江人隆慶戊辰進士江陵習穆才名欲以  
結勅房中書俊處之使各諭意穆辭客曰此奔走不  
得者無乃左乎穆曰艾生有為不敢不自愛客失意  
去未幾轉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慮曰陝西時有嚴旨  
決曰不滿教且有重罰穆行私念曰此酷政不可從  
與巡按議止決二人巡按動色曰如嚴旨何穆曰是

石壘

卷百六

艾得川傳

土鳳

在我：終不以人脈命博一官竟決二人歸而報命  
竭內閣江陵威氣相向如明肯何穆曰 上冲年廣  
好生德正所以佐相公平明之政尊肯也非忤也若  
一官又置之矣揖而退越二年江陵奪情穆與沈思  
孝等上疏論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翌日廷杖穆  
及思孝各八十穆滿戍而涼江陵語人曰他論我猶  
可即分宜未有回里操戈者我今不得比分宜矣深  
恨之而涼之行艱苦萬狀蒙 上賜環積官至都察

院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捕事不肯加兵為常事所劾  
遂落職歸里未幾以疾卒

劉臺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萬曆初年拜江西道御  
史時江陵常同御史傅應禎以三不足之說責脩居  
正 上震怒下吏拷訊謫戍極遣臺復上疏劾奏居  
正專擅威福引用張四維張瀚為植黨居正怒甚見  
上辭政伏地下不肯起 上為下御座手掖之 上  
亦怒甚詔下臺獄廷杖之百逐戍之居正復陽為解

石壘

卷百六

劉臺傳

三鳳

免會職還里家居數年江陵恨之未釋會安福守崇  
所舍人謝耀評奏臺凌暴從下撫按問居正殺書都  
御史王宗載坐以侵盜遣餉追賊拷掠脩至証奏謫  
戍潯州竟卒居正敗贈少祿寺少卿廕一子  
石壘書曰以江陵之威力控制一二言官政如泰山  
壓卵無不糜爛乃又有石壓筍針出如七君子之聞  
不畏死者亦錚錚焉天下之奇男子矣嗟乎江陵防  
口如川乃決填穿垠水勢奔騰畢達其性江陵雖使

其亦柰之何哉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二

劉聖訓傳

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二

明 鈕南張 岱著

國本建言諸臣總論

余嘗讀史記留侯世家有招商山四皓為安太子之事蓋此時留侯雖為呂澤所要原未嘗自任為安太子之計四皓亦未嘗為安太子而來漢高亦不知四先生為安太子之人其間機變皆用之於虛空倘恍之間兩下針鋒一時湊合太子已定功績已收留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二

國本建言諸臣總論

鳳禧堂

侯曰此難以口舌爭真正其難以口舌爭也 神宗皇帝原無廢長立庶之心其所遲疑猶與者為鈞戈夫人賤而蚤死正官茂年侯其誕生太子不立長而立嫡耳故每托故待時不肯決斷蓋侯太子耳非廢太子也使后一生子有立嫡之正而更無廢長之名此 神宗所以慎重意也乃廷臣遂視皇長子為奇貨可居群然遂起各自任吾為羽翼太子之人日進言為羽翼太子之事 神宗厭之恨之所以

有言官半年不來貽擾即行冊立之事至再至三用  
以搪抵衆說蓋其意固在也則是 神廟時太子  
持未立耳太子未嘗不安而諸臣日以安太子為事  
日以安太子為言日以安太子為他日功名富貴之  
計濟多士無不為四皓衣冠矣所謂天下本無事  
庸人擾之耳迨後羽翼之局一變而為妖書再變而  
為呪咀再變而為挺擊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幾釀成  
一漢世巫蠱之禍則光廟之危亦危於成太子之博

右履書

卷百一十八 國本建書諸臣總論 二

鳳禧堂

望矣借國家無影之事大開疑難舉以自立功名其言  
雖正其心則可誅也負小兒於百尺之淵而故作一  
顛危之狀乃力為扶掖而使小兒德我則亦使小兒  
德之可也

王家屏大同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以庶吉士授編  
修歷官吏部右侍郎萬曆乙酉召入內閣五月召對  
煖閣議處章奏扈駕視壽宮賜織金飛魚羅金柳瓢  
諸物至大峪山召對帷次丙戌以風霾條上教事請

寬抑袖減型器罷水田 上嘉納之是歲以丁艱歸  
當推閣臣 上不允虛席以待比禫除手詔遣行人  
即其家召之入朝三月未得謁見值萬壽節乃上疏  
曰臣入京踰三月矣尚未獲一瞻天表奉玉音臣惟  
堂陛之交惟有朝講軍國之政惟有章疏今朝講久  
輟典禮並廢矣聖壽屆期捧表入賀者雲集尚可端  
居大內不一出于章疏頻留網紀漸弛矣皇儲虛位  
上書力請者麟次尚可留疏禁中不蚤定于臣願早

右履書

卷百一十九 王家屏列傳

鳳禧堂

臨朝宁無違祝聖之期畢發封章首下建儲之議  
上覽疏感動為再御門始面恩 上目屬久之庚寅  
元日召對毓德宮家屏等以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  
請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  
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  
出家屏等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  
今日 上領之家屏等出 上命司禮監再召進宮  
使見皇子家屏等奏皇長子天表岐嶷社稷之福宜

及時豫教 上曰朕知之家屏等出四月以災異上  
疏自列罪狀冀賜罷歸得俞旨留之復上疏曰 皇  
上靜攝之旨屢形傳諭臣子之心豈能自安幸而  
聖體康豫而不能朝夕獻替導主德於緝熙即或  
聖體違和而不能左右調護保聖躬於元吉此臣之  
夙夜憂懼者一也皇太子冲虛中外繫心國本莫定  
群情危疑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二也禁庭深密之中  
侍從僕御之事喜怒過當則聖性累其和平訶責太

石匱書

卷百廿一

王家屏列傳

四 鳳嬉堂

嚴則群小震於推壓此臣之夙夜憂懼者三也臣抱  
此憂懼之衷無違災危之會揣循才力既不能有濟  
於時積累精誠又無由感通於 上此臣所以內愧  
尸素不能頃刻自安者疏入不報已乃以冊立事諸  
司疏章累百 上益厭之一日文書官李浚口傳諭  
旨如科道等官不來漬擾便於明冬冊立如再來煩  
瀆直待十五歲冊立後上疏云臣復奉諭旨竊幸元  
良之建斷自宸衷冊立之舉准於來歲臣當喜色以

歡傳諸臣亦當誥指而拱俟矣第恐口傳天語宣布  
未周不如親發綸音播告尤速謹擬傳帖一道伏望  
裁發施行所有再來漬擾直待十五歲之說容臣默  
示聖意戒諭諸臣似未可入之傳帖遂擬帖附浚入  
奏度不得請即令閤門吏馳報禮科禮部浚出果傳  
旨云札子不必用而科部回話疏已入矣上雖不憚  
然止奪科部俸而儲議遂決自是廷中無復言建儲  
者明年八月主事張有德以造辦錢糧請上震怒

石匱書

卷百廿二

王家屏列傳

五 鳳嬉堂

罪有德責輔臣附和改冊期遲三年已而侍郎黃鳳  
翔以忤旨放歸言官羅大紘鍾羽正等並以爭議冊  
期蒙譴科臣李獻可等又以請豫教降罰乃封還御  
批力請寬宥其疏云獻可等輕冒臣等何敢借為解  
釋但疏稱冊立之典可以少緩而待來年諭教之期  
不可少停而虛今日則其意乃在請諭教非請冊立  
也乞憫狂愚特從矜宥疏入奏報會有申救獻可者  
皆獲重譴復上疏曰頃科臣李獻可等降罰之旨臣

不揣封還揭請未允而諸臣申救者入已得罪兩日之內嚴旨叠出奪休請官投荒削籍甚之廷杖雷霆橫擊風日凄陰原其叢端則自臣揭救狀可始是臣惜愕之一士而反累濟之多臣爭降罰之輕刑而反構放逐之重譴也望 皇上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累不報又上疏云臣遭遇聖明具員輔弼既不能婉導察視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綱將壞之

石匱書

卷百七十一

王家屏列傳

六 鳳禧堂

樞曠職鯨官又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廟饗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大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見於此矣至於升儲大典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冊立之期或可少待而揀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謹訶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詭構交作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

保祿洪忍苟容死且有餘戮焉願亟賜嚴端俾全晚節上諭留疏再上有旨放歸至疏辭有云情依而懲主頻回棄婦之頭心愠以憂時橫灑孤臣之涕至辛丑東宮遂違家屏聞之喜曰聖主如天四時寒燠自有節序老臣慙矣為齋沐表賀上遣行人持羊酒銀幣存問官其子為中書舍人於郊病夢與馬文莊誅獻芹曝詩覺能舉其句及病甚寤語皆公家事也訃聞上為震悼賜祭諡文端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二

許國列傳

七 鳳禧堂

許國歙縣人兒時病七日不寤而蘇又戲墮泔池得出贈公心奇之謂再免於厄貴徵也嘉靖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寓宛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僧言此碧雞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携來者我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繪圖示之為賦碧雞篇乙丑舉會試第七選庶吉士隆慶改元授簡討賜一品服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君躬攝郊迎禮國以躬未嗣位不許國人懇請乃許之使軺所至觀風覽勝有

皇華集諸作迄今為其國人所傳誦 神宗踐祚四  
克經進日講託事獻規 上每悚聽手書責難陳善  
四大字賜之戊寅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已推唐事府  
正唐事尋陞禮部右侍郎癸未拜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己丑主考會試以會稽陶望齡為會元士林  
服其衡鑒居政府九年代祀先師孔子者二分獻南  
北郊者三詔贈任子者四其他以扈駕閱工應制賜  
蟒玉銀幣諸恩數不可勝記國亦感激 上眷知致

石匱書

卷百七十一

許國列傳

八

鳳樓堂

致以獻替為已任初有摘科場語侵大臣者國請辨  
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  
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樞柂  
也宜取其勁節畧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  
通息其風浪時以為名言國在位又忌者彌畏教交  
章詆之每疏辨輒自劾免 上特嘉其忠謹謹言者  
國曰留臣謹言者是速臣去也則復救言者往  
得解臨兆之變首欲輔侯齒王回巢專力以割火

石匱書

前國憤款南助逆則欲並剽以圖大創又嘗言戈矛  
不在敵國而在輦轂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  
論慷慨引大義類此并儲之議自庚寅元日 上召  
見閣臣於毓德宮擁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  
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國以三事進規其一冊立深以  
不得所請為慙疏留不下衆間請於 上有詔明年  
春舉行冊立戒群臣勿謹方靜以待命而主事張有  
德之疏上矣 上果不悅遣中使詰輔臣柰何與郎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二

許國列傳

九

鳳樓堂

署小臣比國以是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  
上重違其志予告給傳以歸、則與二三耆舊徜徉  
山水間所至易村醪市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餐  
置往事不啻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以國事為憂  
及聞太倉力請豫教而始一色喜猶翹、慮後事曰  
吾卜其始矣未卜其終也未幾仁聖皇太后升遐哭  
臨於斗山書院山高風烈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  
國貌溫氣和襟宇冲曠與人處若豁若谷靡所不涵

五九五

納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方在館局甚為江陵所器  
重江陵父病朝紳醜穢獨不往尋以奪情留任  
或露章攻之國特削贖歲袖中詣其第勅以行服即  
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南中司成缺江陵問願否  
曰賢閑重地祭酒尊官懼不任耳敢云不願既之留  
雖資當遷者數矣而不及或恠問故曰資宜介也至  
再則曰俸宜爾也其深享不伐如此計聞上為報  
朝一日贈太保謚文穆

右履書

卷百七十一

中時行列傳

十 鳳禧堂

申時行吳縣人嘉靖壬戌舉進士第一人為翰林院  
修撰祖從外家姓為徐久而後復之在館中與同年  
王錫爵善行誼樹立相勗也初以王父夏婦服除補  
故官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中允充經筵日講官進  
左諭德兼侍讀預修 世穆兩朝寔錄進少詹事再  
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是時江陵奪情事起  
以建言廷杖者五人與王錫爵請解於江陵不能得  
乃密謀於縉紳為之地時 饒素饒焉戊寅晉吏部

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攬務宗室宸涼等六百  
餘人以擅婚互訐上生文華殿粹召閣臣入而奏  
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寔以聞禮部題  
給封號許成婚如未履請而婚者生子女不得封此  
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於嘉靖二十八年第在例前  
念其年遠人衆惟 上恩之俾及寬政 上深然之  
滿三品考晉禮部尚書庚辰主會試淮揚災撫臣議  
開墾時行謂流移多則服田者少欲舍已成之田墾

右履書

卷百七十一

中時行列傳

十一 鳳禧堂

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苦者  
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  
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後月糧無見支  
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可得也漕  
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江陵病大臣為設  
醮閣中典籍藉以言時行執不可已居正病劇大臣復  
有醮者時行笑曰是再醮矣居正聞之怒尋卒滿州  
代之曰狼莠之餘要在其刈時行應之曰肅殺之後

必有陽春人以此一言定二人相業會皇長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寤寤惠而奸民不得濫免江陵雖逝其黨同陳思騁相與構譽時行慨然起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為奸狀諸言者繼之上命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馮保籍其家復疏請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為

石匱書

卷百廿

中時行列傳

十一

鳳禧堂

顯官而言者氣始張未幾有魏允貞者以其子用懋登第為言華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且置之要秩朝士無不稱其度量江陵沒有議復遼府者持不可謂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覬覦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擬旨寢之時上幸兵仗局因令內監勝兵者肄習武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於是選內監二千餘人畧如三營法練之即上疏切諫會部臣董基

石匱書

以諫護乃傳語大瑞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諫有奸宄間關入外廷不及聞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瑞聞之咋指以聞臣言力奏止之是秋皇長子已五齡而儲位未建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疏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於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於此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

石匱書

卷百廿

中時行列傳

十二

鳳禧堂

具在惟皇上以今春月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上諭以元子孱弱少俟二三年舉行特行人言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之宣孝兩朝寔以過期即冊立大典亦無甚重勞不過於官中一受冊文華殿一受朝已耳上報語溫然無他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上寢不能堪而意復遠巡矣上輟講久特行上言高皇帝經營草昧備極勤勞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春秋已七十猶

五九七



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 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  
 太學衍義類 皇上以二祖為法隨檢閣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教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呈覽因言  
 望 皇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於降  
 著存之頃法 聖祖之憂勤 上忻然納之中貴張  
 鯨擅求厥勢潛蓄異謀乃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  
 合力驅之各揭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  
 格疏劾鯨並侵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時行申救得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八 中時行列傳 高 鳳禧堂

累朝寶錄成晉秩少師會有攻之者遂乞歸先後凡  
 二十七疏 上親撰勅留之且命冢宰率九卿起出不  
 得已以寬假請而言者優不已時新安許國言冊立事  
 以去就平語過激 上意不懌允其歸時行密揭臣  
 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故事閣臣密揭不發  
 科而是揭與諸疏同發給事中羅大紘等力攻之乃  
 請與國同罷以謝言者 上知其不可挽命給驛送  
 送仍加賜銀幣以寵其行歸三年皇長子出閣講學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九 中時行列傳 十五 鳳禧堂

從薄罰庚寅元旦 上御毓德宮召四輔入 上于  
 示評事維于仁疏怒其語懇欲加重譴力為解釋時  
 行即以冊立豫教請 上曰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  
 稍壯行之因命皇長子出見明日上疏曰皇長子倫  
 序已定今 皇上內斷於心外廷未知臣等雖承面  
 命海內未知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 皇上篤於愛  
 子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於淵衷 皇上重於升儲  
 不繇外廷之陳請而繇於特詔何盛如之疏入不報

至辛丑升儲禮成聞之喜曰老臣一念酬矣特為表  
 賀 上念調護功遣官存問手勅曰卿等贊襄密勿  
 輔朕有年前屢有疏揭勸朕立儲朕志已定待期舉  
 行但同寅直沽名之輩屢來激阻故從延緩知卿等  
 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今元子氣體充盈學業精進  
 已冊立為皇太子冠婚並舉國本已定慶溢宮廷念  
 卿等家居繫心良切茲特遣官齋勅存問以示優眷  
 卿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後以皇孫尊慶再荷存問

時年八十 上遣使褒其齒德勸勞教使及門而逝  
訃聞祭筮如例賜謚文定

王錫爵太倉州人十二入州校犬午試南畿魁其經  
士成禮部舉首廷對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己巳陞  
南國子司業明年轉右中允掌南翰林院事 神宗  
御極克 穆廟實錄副總裁八月陞國子監祭酒除  
上監規行國子積分法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  
陵奪情事起趙用賢吳中行共疏劾禍巨測約秩宗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五 王錫爵列傳 十六 鳳嬉堂

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不見錫爵徑造喪所江  
陵憤 語無倫次錫爵曰相公為社稷吾輩亦為網  
常何必深罪時論壯之江陵予假歸筮奉旨三月還  
朝倭者輒疏請即召使邀署名列上叱曰此何事而  
以浼我為竟投筆起隨請歸省客曰相君不有父而  
君故省父得毋形若短乎錫爵曰吾自知吾父不知  
有相君也於是竟請告歸 即杜門却軌口不挂人  
間事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為名高乃復持平其閒

石匱書

寓書朝貴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以為非獨恨其於  
知人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力為調停如國  
體何壬午丁艱 上賜祭筮服除 上以禮部尚書  
召入閣辦事丙戌主會試考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  
進階一級再疏力辭蓋入都時首以朝廷裁恩澤士  
大夫重廢恥為第一義當是時國本未定御史馬象  
乾給事中李沂相繼疏論 上震怒賴力解得薄謹  
庚寅元日召輔臣入 上手擁皇長子令就視而出

石匱書 卷百七十六 王錫爵列傳 十七 鳳嬉堂

評事雒于仁疏欲下之獄進而前曰于仁誠有罪第  
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為訕上而以為納  
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為治狂而以為拒諫 上意  
頓釋回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  
以冊立豫教分為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群臣之請  
為離間先後疏凡六上乃得過十歲大典並舉之首  
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太子不宜自臣下  
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曠稅起 上遣問閣臣

五九九

力陳其非便一召曠賦二費多得不償夫三官隸驛  
騷四示圖匱形令四疆得窺深淺非笑事得中輟會  
以母病請得于歸省既去而開採之役迄不可止矣  
瀕行疏祈 上止酒遠色以調聖躬抑火戒怒以寬  
左右舉朝講名對之儀躬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  
進之例錄建言廢崇之臣皆一時至計既歸屢旨趨  
召七辭不允癸巳入朝 上嘉悅召見便殿諭曰卿  
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對曰臣正恐忠孝兩虧耳

石隱書

卷百七

王錫爵列傳

鳳禧堂

遂盜疏請建東宮曰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激  
聒所阻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  
群輩寂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  
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  
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  
無與於人謀 上報云祖訓重立嫡皇后年少倘後  
有出是二儲也今將王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  
再行冊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

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  
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與其曠日持久侍  
將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  
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 皇上三思  
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以服人心 上竟用前諭  
工部郎中岳元聲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陞聯名上  
奏言 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太后亦政青年  
莊皇帝不設為未然事以誤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

石隱書

卷百七

王錫爵列傳

鳳禧堂

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曰 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顧  
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  
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現在已成之命恐中  
宮聞之亦有不安者 上以手札咨錫爵錫爵不能  
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勅難以厭中外之人心  
岳元聲與顧允成曾鳳儀等十餘人面詰錫爵於朝  
房錫爵色甚厲元聲曰閣下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  
文為儲官侍嫡之例鳳儀語少遜元聲厲聲呵之曰

曾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齋衆欲出元聲曰大事未  
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迫  
告之 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  
請即以元聲為首杖戍惟命錫爵唯：庶吉士李騰  
芳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為杞憂以公苦心  
疑為集菟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特與立權謀之事  
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悔其跡於一時  
而終可皎然於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

石匱書

卷百廿五 王錫爵列傳

廿

鳳嬉堂

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  
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  
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  
公事舉公功而罪公為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  
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爽然曰諸公嘗  
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秘  
跡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緣知異日能使天  
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

石匱書

留侯郭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郭侯不欲以建寧為元  
帥而咏摘瓜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  
私議家事恐 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為太子別是一  
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諫為無益而招  
到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  
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若  
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錫爵不  
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允二月錫爵復疏冊

石匱書

卷百廿五 王錫爵列傳

廿

鳳嬉堂

立 上命三子俱停封錫爵復疏爭之畧曰 皇上  
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聖王從  
善轉圜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於今  
日則為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  
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情慮及千萬世之  
流禍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從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  
上不允復降顧乞成張納陞於外八月錫爵以星變

六〇一

言天以 皇上為子 皇上以太子為子 天子之象  
帝皇太子之象前星方今權筮第一義莫如冊立

上慈容之十一月 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

叩頭力請建儲 上允明年出閣講學尋又傳諭皇

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

皇上有子而均愛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

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

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刑皇三子之

石匱書 卷三十三 王錫爵列傳 三 鳳禧堂

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悔矣甲午二

月皇長子出閣講學五月錫爵八疏乞休許之上

御筆手教云朕之不逮有累於卿之知卿有去志屢

懇辭持壯暫輟閣務扶親婦省着馳驛去抵家數

月太夫人以大耄終遣官賜札賜賻予祭墓是冬以

冊立禮成遣官存問賜手勅丁未復召輔政加少保

遣官敦趣入朝病不能赴庚戌年卒享年七十有七

予祭墓賜諡文肅

石匱書曰王文端許文穆中文定王文肅以綺里衣  
冠羽翼太子屢請冊立終不見用 神廟可謂孤竹

其意失然以如意母子近在肘腋而孝惠孱弱終得

以不易者不可謂非四老之力也迨後正位青宮

上手勅報開蓋漢高之見憚四皓於心終不忘耳

又曰文定在告不知之言文肅三王並封之揭大不

理於多口矣以視王山陰許新安何如哉然相臣與

諫官異委曲調護然有深心不可以張良之婉諷不

石匱書 卷三十三 王錫爵列傳 三 鳳禧堂

如周昌強諫也

岳元聲擢李人萬曆癸未進士為工部郎中時三王

並封議起元聲上疏力爭 上大怒以輔臣解得寬

旨而並封前旨未收元聲率諸言官直至朝房面詰

錫爵請以元聲為首列名再疏杖戍惟命錫爵曰初

意皇長子出閣講學與三子五子等威亦自有別元

聲曰等威儀曹事非宰相事錫爵唯 翌日錫爵上

疏自劾三誤 上報俱不必封元聲復上書錫爵謂

非有擁立之顯功斷不足以贖虛儲之寔罪於是錫爵復上書事之并以豫教為言 上雖不允而儲位是此大定本元聲力也亡何閑白封貢廷議不決元聲凡三疏復忤樞臣竟落職歸里 熹宗踐祚起太僕寺卿歷陞南少司馬值逆璫魏忠賢肆惡無恃元聲草疏呈大司馬陳道亨台上下之致觸亮鋒矯旨削奪崇禎元年復原官元聲感事懷憤於西湖孤山之巔築石室勒楊左高魏繆李黃三周諸君子之名以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岳元聲列傳

苗

鳳禧堂

志不朽亡何病卒贈官祭葬如例

顧允成無錫人萬曆癸未進士以母病歸丙戌廷對時 上冊鄭貴妃允成射策數千言直陳貴妃事不少諱讀卷官驚怖其言殿置之允成退而自傷此言不得達 上即達 上元不恨也海忠介為房襄所螫廷臣不發一語允成論襄七罪執政惡之削籍歸屢經劾薦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以太安人春秋高力請終養尋丁母憂再起保定府教授陞國子監博士

終已晉禮部儀制司主事會詔並封三王允成慨然曰此吾職掌宗社安危在此舉矣遂與岳元聲張納陛合疏極言之其畧曰本月二十五日 皇上出宮札付元輔王錫爵臣等不知札中何語竊計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 皇上當早定國本必不遲迴冊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次早乃接 聖諭元子與皇三子五子一併封王臣等不能無疑及聞人言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臯張位不聞而

石匱書

卷百五十五 顧允成列傳

茅

鳳禧堂

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皆至錫爵邸並不得面乃知今日之事 皇上僅以錫爵一人為政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蓋言公也况冊立一事關係何如 皇上奈何易視之錫爵奈何嘗試之臣等不敢危言遠引以噴聖聰即如 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東宮並無三王並封之事臣固知此舉 皇上亦有所不安於心也且倦大旨以皇后生子為言 皇上獨不記正位東宮時乎

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 穆宗莊皇帝曾不設  
 為未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可思也臣  
 等深惟聖諭實訓一字一司無非維持極慮後來聖  
 子神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賴之不然徒借虛  
 辭掩飾過舉此奸臣借以固寵臣等所飲血推心寧  
 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於地  
 下疏入不報當路切齒已而考功司郎中司內計點  
 諸附麗當路者幾令奴婢窟一空當路衝而逐之尤  
 石匱書 卷百廿七 顧元成列傳 共 鳳嬉堂

成抗疏申救遂錫級歸里後得楊龜山先生故址於  
 東林與弟憲成築廬結社四方儒碩風趨雲就訂期  
 彙講翼正黜衰時稱顧氏叔季為聖門功臣亡何病  
 卒年五十有四所著有小辨集行於世  
 張納陞宜興人萬曆己丑進士予告歸省壬辰授刑  
 部主事尋調禮部主事癸巳正月敕禮部並封三皇  
 子為王納陞與岳元聲顧元成商確請冊立重事宜  
 屬公議今諭札出元輔一人手且一旦創出國朝二

百年來未有之禮何以服天下遂合疏爭之復倡議  
 與同曹諸各曹郎懇疏各司和之 上意動移札元  
 輔元輔亦悔禍出三愧三誤疏請勿王三子而啓皇  
 長子出閣講學是役也時以為選內降定國本有回  
 天力焉未幾吏部趙南星以計事忤執政罷其官朝  
 論不平納陞復與諸同志抗疏論救 上固怒爭毋  
 立事凡救考功者六人皆逐納陞遂得鄧州判尋念  
 太夫人以假歸朝々承徵共為子職間與二顧講學  
 石匱書 卷百廿八 張納陞列傳 七 鳳嬉堂

東林多所闡發已而疾革索筆書知死知生何所  
 畏懼八字付其嗣子少頃執太夫人手曰孀老矣邀  
 諸同志環坐榻側諸同志曰兄平生李問到此正得  
 力處須定性納陞點頭以手書至定尋云得正而斃  
 徐欽手於胞作肅恭狀遂瞑  
 王德完四川廣安州人萬曆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戊子授兵科給事中上憫亂疏言詞愷切天下  
 誦之是年十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

立科臣王士昌秋宗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相背恐釀無窮之禍德先疏舉漢文帝慎入事請駕厚中宮上震怒廷杖一百為民光宗登極起太常寺少卿陞左舍都御史入陞戶部侍郎未幾卒

孟養浩湖廣威寧人萬曆癸未進士為戶科給事中時光宗儲位未定禮科李獻可疏請儲教宜豫

上不喜着降級調外吏科鍾羽正舒弘緒結請各罰

石匱書 卷百七十一 孟養浩湖廣威寧人 鳳鳴堂

俸養浩上疏申救廷杖一百為民泰昌元年起養浩為太常寺少卿

朱維京江西萬安人太保工部尚書衡之子登萬曆

丁丑進士官大理寺評事尋轉寺副江陵與太保

有隙遂左轉維京得汝州同人難之維京曰何往非

王事敢擇地而官邪遂之任會魯山寶豐二邑民以

伊王維據屯牧頗多而民貧乃欲反奪軍地則軍閥

維京曲為計畫軍民兩平都御史大悅向人言曰誰

謂朱君文士耶尋轉崇德令崇刁衡而疲又先令死

時出為屬維京至崇屏跡去後屬復出人間之屬曰

朱君不取民間錢耳蓋維京在崇時出橐中裝為民

輸負然不使人知人亦固有知者而見拾於鬼神以

是知廉吏何不可為也降烏程歸安二邑豪家以方

田匿糧二萬餘監旗稱變巡撫檄維京勘之維京清

出匿糧二邑帖然巡撫才而刻為之陞工部七司

主事以太保憂歸服闋補車駕司會江陵敗錄諸屈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二 朱維京列傳 鳳鳴堂

抑者維京得陞光祿寺丞署寺冢時火落亦敗盟跳

梁塞上經畧主撫鎮臣主戰廷臣兩可之維京極言

戰便無落宋人故事語侵經畧甚具魏學曾以寧夏

事被逮維京上疏與廷臣共爭學曾重臣母得輕議

竟得生還奏已並封旨下維京曰此而不言是國有

三元子也世受國恩即坎首穴胞何憾乃援古証今

極言其不可併侵輔臣上手疏怒甚欲重譴之聞

三日怒稍解得為民即買舟歸里齋志以及時人惜之



王如堅江西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為刑科給事中時三王並封朝議昂沸如堅上疏曰臣積習主器之文知震之為長子也與再索三索者不同請禮齒曹之文知國之有元子也與喪子不同是以帝王守經據禮蚤以建儲明詔天下示有統也若詔旨屢更而屢變聖人屢屬而屢違決行出而復反國本搖而靡定恐非所以計萬世定長久之策也臣謹按十四年正月內奉旨以元子孱弱候二三年舉行大明長子

石廬書

卷百七十一

王如堅列傳

卅 鳳禧堂

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禮部接出聖諭三皇子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始而疑既而信終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書曰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今臣下得稟前命耶稟後命耶曩者三年舉行已遲之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於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首春告吉青陽載啟倏然改為併封是前日之明旨陛下且不能自堅今日猶豫之旨群臣將何所取信乎且如立嫡

石廬書

卷百七十一

王如堅列傳

卅 鳳禧堂

之條祖訓為戒棄嫡者也今日有嫡可棄乎無嫡可棄乎少遲之語陛下為待皇后者也意果真有所待乎抑非真有所待乎古之王者宮房無偏左右無私意故得胤嗣繁昌萃於中闈後世溺於執蒂孽於私愛天地之交不泰而當夕當御者多誕生之祥然雖有百男生於多母而天心所屬震器已然、有婦故立長之我古聖人以人心合天意也以主尊法大易也自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嫡立者有幾

而國本發定惟元子是屬或一二歲而立或五六歲而立未嘗遲回於歲月而遷延以待嫡也且如聖母誕育聖躬自是元良攸屬天命攸歸陛下其冲受冊時正六齡未聞有待嫡之舉亦未聞有並封之議也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天性岐嶷陛下許之儼然元良之慶矣茂膺鴻典前星輝耀正其時也况元子之元子舉凡冠服之制函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之儀與衆子迥然不同藉以併封而並號得毋並大

石匱書

卷百廿七 聖列傳

世 鳳禧堂

偏長之嫌乎陵生於偏、生於漸慎始惟終陛下得毋深念之乎昔剪桐有戲史佚成之况明旨而可戲乎舉棋不定奕者勝之况置君而弗定乎臣願陛下以天下為公以大德大孝為心俯從輿論無易前旨早定大策庶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寔宗社無疆之慶矣疏入讀成某年終以銅死天啓二年贈官如例

孫如法餘姚人長不滿五尺碧眼睛胸頭大如斗萬

石匱書

曆丙子年十八中順天鄉榜癸未成進士甲申授刑部主事時神廟寵愛鄭妃生皇第三子有詔加封貴妃而閣臣請立東宮久格不下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又請東宮生母王妃與鄭妃並封又不下曰母以子貴待元子立後加封姜應麟沈璟上疏爭之又曰冊封非為儲貳因敬奉勤勞耳如法抗疏曰如以嬰弱論英宗方二歲武宗尚未週歲今恭妃誕育元嗣已五年矣立為太子不過宮中一受冊文

石匱書

卷百廿七 孫如法列傳

世 鳳禧堂

華殿一受朝而已而可謂大矣乎如以敬奉勤勞論則王恭妃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而可謂敬奉勤勞者獨鄭貴妃乎且鄭貴所生乃第三子王恭妃所生乃第一子欲封貴妃必不可不並封恭妃不封恭妃必不可先封貴妃此禮之固然序之一定者也伏乞先立皇長子為皇太子以慰臣民之仰戴然後發冊並封皇貴妃以昭朝廷之大公而又復召姜應麟沈璟二臣以彰虛懷納諫之度則群疑定德意明宗社無

六〇七

疆之福端在於此矣疏入 上大怒持七日將下司  
隸逮政府以如法弱小不堪受杖甲救得免杖降誦  
潮陽典史星夜抵任觸冒瘴癘抱病之歸於卧龍山  
下鍵戶讀書絕不干與外事凡遇權貴驕橫輒攘  
臂起排開片嘗人多憚之亡何誤信仙道服食導引  
毒藥而卒年五十有七天啓元年贈光祿少卿廕一  
子入監讀書

石匱書曰封鄭妃而不封王妃欲以母貴子也封三  
石匱書 孫如法列傳 卷百七十一 苗 鳳禧堂

王而不立太子欲以少涸長也 甄皇帝之心即不  
可知然而何以解於衆口諸臣抗論謂非防微之先  
著乎蓋惟私不勝公事卒轉因諸臣羽翼之力不可  
誑也迨後主魯已定而擬擊妖書幾激成大禍是危  
太子者也可與諸臣同日語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

明 劔南張 岱著

朱衡王宗沐潘季馴劉東星劉應節列傳

朱衡江西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知允溪縣事調繁  
婺源縣婺源有御史行臺近吏部尚書汪鉉宅、從  
御史請佃御史命衡、不可御史不能奪鉉子納婦  
借閒署置酒衡立命遷去鉉聞大怒衡不之計也陞  
刑部主事尋轉福建提學副使閱文明敏能於八

石匱書 朱衡列傳 卷百七十一 一 鳳禧堂

股中定其人窮通壽夭往、奇中歷山東左布政故  
事群邑輸賦庫吏鈞石低昂解戶補償及文憑稽遲  
道里之費或至破產衡命設櫃於當堂命解戶自兌  
庫吏負牆立文憑暮入朝出旅無傳役得全產者甚  
衆已拜都御史巡撫山東大飢上書請蠲租賑貸又  
遣吏雜糶輸河上以療飢民景王之國不煩里胥一  
錢供應精辦王舟出境雖大不驚召入為工部侍郎  
三殿告成以采石勞加一品服已擢南京刑部尚書

會河決徐方運河漕塞改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總理河漕先是嘉靖中都御史盛應期議於昭陽湖  
左別開新渠以通漕運開鑿未半為異議所阻衛親  
行踏勘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乃決策奏請得允  
築舍河傍晝夜督促溽暑去蓋立隄上汗流被面或  
深夜風雨單車小舸出入波濤衣惟濕裂久其時從  
夫多疾躬行其間問疾延醫親調湯藥裹裹十餘萬  
竟無他虞功且就緒諸故河隄市人以渠他徙賈販  
石匱書 卷百七十三 朱衡列傳 二 鳳嬉堂  
不通流言新渠不便 上命給事中何起鳴往視還  
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明年渠成凡鑿新渠  
起南陽至屈城百四十三里疏舊渠起屈城至境山  
五十三里萬艘流通運事告竣 穆宗登極晉太子  
少保器總漕河事宜閱歲河渠大備召還掌部時朝  
廷興造頗繁多所取辦常溢舊額衡奏本部儲蓄缺  
乏不足經費請勅內監諸臣為國節省不得濫有取  
用如諸臣有蹈故習許臣以便且執請如臣奏要下

舉亦令臺諫劾臣上納之一時中貴斂跡不敢橫恣  
中官孟冲請造鰲山燈棚推之費可三萬衡執奏  
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方當修省而興游宴之娛  
糜費財用不稱懼災之義有詔報罷任內監匠役皆  
無賴之徒竄名冒食不可究詰衡請核其名寔所汰  
數百人衣食縣官者皆著其籍使後不得增部中庫  
藏舊用一郎吏至之不問出入衡乃請遣科道監  
收著為令工部做人從貴人閱請輒得預支估價  
石匱書 卷百七十四 朱衡列傳 三 鳳嬉堂  
不則稽留至數歲衡乃權其閒劇以次支給毋敢  
預請寔部三年奸弊盡剔會徐邳河決漕沒運船  
八百餘艘 上遣給事中雒遵往視遵薦衡治河  
無出其右乃命衡兼副都御史兼理河工疏汶濟之  
淺築徐邳之堤塞豐沛之決錫海門之壅數月告  
成 神宗踐祚召衡還部詠南故有山溪雨水驟  
發行者多阻中官入白狀上以太后命詔工部建  
橋衡奏修理橋梁乃有司之職今 聖上念及小

民德至厚宜下所司興築不足以煩內使疏上詔發  
慈寧湯沐金錢建之涿州有元君祠詔工部修葺  
奏天子當崇尚儒術以二帝三王為法况民間私祠  
以禍福惑衆又不經之祀而以勤祝登非所以先聖  
孝既入遣中使嘗馬武清侯李煒新貴詔為起第長  
安費以數萬衡援故事上請武清幸得備肺腑不務  
先昭 聖德而非分徵求即欲保全其祚宜少裁抑  
之便 上悟亦減其半左輔賈人從武清聞請謂京

石匱書

卷百七十一

朱衡列傳

四

鳳禧堂

邑土可造城甃比臨清道里近於縣官省武清入其  
說賈人上書衡奏臨清造甃此祖宗舊制一旦以貴  
戚故更之示天下私且京邑所造甃與臨清堅脆殊  
絕不可用其事遂寢衡凡遇中貴戚畹事多執拗輔  
臣張居正邀與語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  
執奏恐反難處且近日 上所欲為某多已從挽回  
此等興作未甚有損可少待順也衡曰某與公事體  
不同公以調弊為事機在挽回某以官守為職義慮

執奏居正默然甲戌正月以九年考滿坐浮言遂以  
病請疏三上乃錄前治河功加太子太保賜馳驛歸  
十年卒年七十三賜祭墓于維京亦舉進士衡居官  
四十餘年才名勲德著在一時而新渠之後為固永  
利豐宏心虛能用人言方新渠告欲奏聞一日巡視  
河所忽崩一陳水如注不可遏衡錯愕左右皆失色  
驛丞胡燁進曰公今從者有千餘人脫一禪囊土  
塞之可立辦也明日請各以布償之如其言頃刻而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二

朱衡列傳

五

鳳禧堂

隄塞衡大賞勞之為進其官秩  
潘季馴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為江西九江府推官  
出覓民劉雲四之獄大有聲望建議令瑞昌鄧費皆  
仰於縣官不煩百姓民大德之徵為御史三殿災奉  
勅稽查大木季馴曰毋煩採取覆內官監之遺籍則  
未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巡按廣東山西破海  
寇及平寧州大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加最著九載還  
大理寺丞歷少卿推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會河決沛

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境山一帶河渠盡塞乃於  
三沽欲遊濟渠築隄躬行督視不三旬而告成  
于河南徒決雅寧諸其六百五十里皆積為平野復  
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濬築深廣再  
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閘者以萬數  
功垂成而持議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既去而  
河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挑塞海口湮而淮  
揚高寶諸群邑幾為巨浸於是復起田間再董河  
石匱書 卷二百七十一 諸事制列傳 六 鳳嬉堂

王宗沐浙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  
州惡少七八剽劫而一人逸至京為緹騎所獲其六  
人亦相繼覺有左驗會械送對簿而先一人復跳而  
逸獄久不決沐命一隸衣敝絮而伏墀左召六人墀  
右伏厲聲曰某已獲何辭六人但見墀左叩頭相顧  
駭愕盡吐實獄始其於是人知其才庚戌擢廣西督  
學僉事已歷江西副使仍督學作榆志檄葺陽明祠  
創正學書院修白虎洞每試事畢輒引諸生談  
石匱書 卷二百七十二 王宗沐列傳 七 鳳嬉堂

道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  
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水入於海而海口遂開築堤  
堤以為外護植以柳榆前後幾二十年輟車所至更  
數千里與從夫謀處畚鍤蒞蕭間沐風雨霏霜露  
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無害緣河之民  
始獲安有室廬立墟焉蓋壯於河老於河病於河之  
骸之日猶奉旨與疾行部又手疏八事以歸以疾  
革尚喃、河防不去口云

義更端質問所取文字務在博雅昌大遂於理而  
雄於氣以此別人心行及終身所就數計不爽已未  
晉奉政督漕念漕儲煩猥先非簿正不可因蒐訪宗  
祿水利兵寔險隘細及陶冶之屬咸括其要領作七  
書犁然指掌至今稱便庚申擢按察使尋遷山西布  
政西歲稔道瑾相望草疏請寬征輸更乞留河東  
新增官監錢給宗祿反覆十言而有中沐蜚語者竟  
用此論調廣西丁卯居父憂服除起山東左布政時

河水泛濫漕艘多損議開膠河沐謂此第令費財耳必周功議遂寢因條海運机宜上都御史梁夢九梁命先以粟試行無壅於是當事者知木力可辦漕祥右副都御史總治河漕故事二月免軍比舟入河正直夏月水溢沐乃為倉運法以冬十月開兌正月渡淮五月則責令盡數過洪運如無虞沐尚念河決無常而海運業有明效乃上疏峇云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峽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石隴書 卷三十一 王宗沐列傳 八 鳳禧堂

險則天寶興元恃其強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梁南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據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水則政和宣和受其故我朝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通大海以為漕備憑左臂從左脇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年乃棄之而專藉一線之河非計矣報可遂設官造船三百餘艘以粟二十萬石三月中自淮入海五月而抵天津漕無害行之數年運官不習海遇颶風漂沒七

舟而人復事言海運不便矣沐謂是非之原難以口舌幸自疏請罷復上海運詳考及漕河指掌圖曰臣心力殫是臣非為目前也茶城以北泉流如帶卒有非常掘土可淤計將安出故宜習知此途幾異日倉卒不至無策故曰主於河而協以海萬全之策也乙亥遷南工部右侍郎尋進北刑部左侍郎奉璽書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故事閱視大臣皆按冊籍取文具粉飾而止沐自惟簡命不可虛辱且儉首新款石隴書 卷三十一 王宗沐列傳 九 鳳禧堂

士心易煽乃周歷塞徼務得長策具圖說以聞中間謂撫守戰三者提衡同而三旗形勝異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皆為要論然大要寔主戰常語人曰吾畏胡、亦畏吾及是時日計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而利其器械自度可戰因以卻市挑之少有間即執義以往雖犁庭掃穴豈難事哉俄以母喪歸 上命所司斥內帑三百緡佐奠辛巳以大計罷公論為之不平辛卯卒沐明識雄

才習當世之務最留心者在海運故論著鑿、有今  
其書具在恐日後漕河有阻不能終廢也

劉東星山西沁水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  
改兵科給事中新鄭高拱復相宵人附麗政多失平  
星特露章彈之或泄其語拱懼請汰言官請星為蒲  
城丞久之徙知盧氏萬曆改元召為刑部主事署中  
有所比讞不當他即毋敢難星獨力白其寃尚書王  
之誥曰獄有左驗何據而出星仰視曰雖有左驗情

石匱書

卷百六十九

劉東星列傳

鳳嬉堂

寔未明亦何據而當之死尚書起謝丁丑以戶部員  
外郎出為河南僉事陞浙江提學副使前學使者喬  
因阜主刻核絕請托而公論服星稍霽以寃評薦藝  
文秉衡上下不過為絕剛士論兩賢之壬午進山東  
參政轉漕中都歷湖廣左右布政壬辰拜都御史巡  
撫保定時倭寇朝鮮王師出討宿重兵於天津羽書  
狎至歲復大侵星外盡便宜內理荒政條上改折蠲  
停差次及請臨清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糴官不失

石匱書

直而民贍給是歲也西輔飢而不害博陵盜起聚且  
數十人吏請發虎符誅之星曰此潢池弄兵可尺檄  
下爾織其魁餘不問轉副都御史入理院事遷吏部  
右侍郎以憂歸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黃烟運道告涸  
召拜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治之故事河漕  
為兩府漕大臣居淮主發運河大臣居濟主疏渠會  
有大後兩不相謀始廢成功朝議合之便總屬星七  
省監司長吏咸受節制星既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

石匱書

卷百七十一

劉東星列傳

鳳嬉堂

為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制而  
兩舉之於是請開趙渠起高虞以下至於彭城元時  
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北徙潘季  
馴為工部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潤  
稍濫成渠惟曲里鋪至三山臺四十里卑陸如故星  
因而鵠為又起三堡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  
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明年  
己亥告成詔晉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任一子官明

六一三



年渠仰伯之湖入明年議開泃河一奇道也隆慶以  
來數遣近臣行視莫或決策至是星拱贊成而會  
病矣急上書乞骸未下卒於濟年六十四星於公家  
事知無不為臨清稅使虐而激變踈血暑門星聞立  
遣一將奉檄撫定而出以狀聞或謂濟請相去且數  
百里有兩臺使可毋煩公星曰不然大臣出疆惟利  
社稷安有秉鉞方州而河漕襟帶之區視若秦越職  
守謂何其任事多如此類歷官三十餘年以儉素自

石廬書

卷首

劉東星列傳

十三

鳳嬉堂

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屨食惟脫粟家人化之不知其  
為貴人泃河之議卒後二年竟成之今享其利

劉應節、濰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庚戌南  
犯京師咸寧侯仇鸞行人將軍事追南詔節發煤炒  
若干車餉之時北騎充斥人為節危節語所親逾  
七日不還當送吾公歸吾子足及髮皆以蒙為識我  
服單騎護車行橫屍中馬屢蹶道渴求水屍填井不  
可不捧潢汚飲之盡赤皆血也前後行齒中凡十三

日至密雲餉軍畢始歸明年推稅清江浦轉郎中知  
懷慶事以外艱補順德郡當南北孔道供億浩繁節  
力為調停省浮費革侵冒均里甲時歲旱州縣多飢  
做富鄭煮粥法行之諸屬邑所全活甚多辛酉擢陝  
西副使備兵井陘所部兵故驕悍協守主帥前使者  
不敢問節至杖其首十餘人諸軍遂輯明年南犯古  
北口提右輔六郡兵入援南適陞右金都御史巡  
撫遼東內艱歸隆慶改元詔起巡撫河南初東省賦

石廬書

卷首

劉應節列傳

十三

鳳嬉堂

役煩苦民多亡徙節入汴議行頗從法至今稱便其  
地當都會五方襟處藩宗當民之半而輕犯法又里  
中多無賴強悍習方矢喜亂而開封三衛士馬凋耗  
日甚節謂踰河即河朔古戰場也豈宜無備因調汝  
南睢陳諸道兵六千人更番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  
之備緩急而以彰義兵別遣一指揮統之聽兵部調  
入衛時報南再入犯昌黎等縣順天撫臣坐失律下  
獄詔以節原秩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節念京輔近

邑多未城或城而庫且圯者亟請內帑佐贖錢次第  
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里間蔓衍唯  
為備乃阨要害於關東西繕大城五若堡二十有五  
墩臺千二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為鼓援  
戊辰塞報鹵八十萬騎將入犯本兵檄督府帥中西  
二路兵衛京師巡撫別將兵出東路為備節得檄馳  
至部署吏士授兵登陴晝夜嚴守南規知有備徘徊  
丙月卒引去明年明月自犯青山口復督兵拒之尋

石匱書 卷百九 劉應節列傳 五 鳳嬉堂

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遼保定軍務  
復大修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抵開原葺墻八百里  
建堡二十有三墩臺六百三十有奇是冬鹵再犯遼  
東清河堡上首功五百八十有五獲馬駝各六百披  
聞陞俸一級初昌平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  
艱密鎮故有水不通運陸輓不及二舍歲費銀三萬  
兩有奇鄒疏請潮白二河淤塞北抵秦雲西北抵登  
華前貴為省明年春鹵犯長勝堡上首功百餘神

宗登極陞右都御史總督如故以閱視修守功陞俸  
一級八月自犯長海敗之明年正月自犯中遼河復  
敗之節自為督撫先後與鹵格大小捷以數十計斬  
獲首自以千計屢賜金綺甲戌秋晉南京工部尚書  
時河漕梗塞上疏請濬膠萊河其畧曰欲開膠河必  
通潮水欲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城  
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  
十四里俱乾溝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折由臺

石匱書 卷百七 劉應節列傳 五 鳳嬉堂

頭河至張奴河至十一里俱窪池黑土間有泉水宜  
用開導自奴河至亭口開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  
數尺宜用挑濬自亭口開歷陶家匯陳家口孫鎮口  
至玉皇廟約六十餘里河寬水淺宜從舊河之傍另  
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園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  
六尺宜量行疏濬揚家園迤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  
程矣興後半年未竟而罷丁丑改刑部尚書中貴人  
馮保從子邦寧遇諸塗不避節憲曰一中官猶子帶

俸錦衣耳柰何與大臣爭道叱下之保以是憾尋以  
言官論劾既得致仕節既家居好引後進建麓書  
書院督課子姪出入粟布車或徒步田間人不知為  
貴人也懸車十五年兩臺薦九十二再徵為兩京工  
部尚書皆不就卒予祭葬贈太子太保

石匱書曰元人海運其費甚鉅其徑甚捷然須得大  
膽於師縱之中流方不與礁石相湊何愁漂溺哉王  
侍郎夏茶山中梗尚是過計但使瓠子不決而河水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一

劉應節傳

鳳嬉堂

安流則借道會通未為不便當事者真能及蚤催趨  
以十月開兌正月渡淮三月過洪則地利天時皆為  
效順河渠之利自足千古人何必更煩海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明 叙南張 岱著

魏學曾葉夢熊列傳

魏學曾陝西涇陽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權  
璫某為巨商居間混走易餉銀巨萬大司農許之曾  
執不可督雲中餉西鹵薄城下即攝戎衣乘城指授  
方畧西鹵遁去陞光祿寺少卿松江民輸糧不如法  
當罪革事徐階謂為同鄉且出門下為力解之卒不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魏學曾列傳

鳳嬉堂

聽尋拜石會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叛卒黃勇勾鹵  
為患朝廷懸重賞購之不得曾至不問或以為言則  
曰勇本吾卒向御之失宜故外通耳采且撫而用之  
何購焉語傳鹵中勇以為然謀市夷入城曾偵知執  
之邊患以寧尋以棒槌峪寺大捷晉右副都御史巡  
撫如故以疾告庚午起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侍  
郎時新鄭高拱以閣臣攝部一切倚重曾會雲中請  
貢市議成曾爭其非便拱徐怡欲已之曾曰不可朝

發夕改不如更與約加嚴不從則閉關如故失不在  
 我議遂決壬申 神宗踐祚拱與江陵張居正同在  
 政府各以才相傾壓朝臣分左右袒曾獨中立其間  
 亡何高拱罷廷臣失色曾獨大言曰踐祚有教日  
 上首遂顧命大臣豈正始事且詔出何人手不可不  
 明示百官朝罷要九卿詣居正所諸大臣有至不至  
 者居正則謝病罷客拱遂狼狽行而居正不無快曾  
 意未幾晉南京右都御史嗾言官論列詔褫新命以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四

魏學曾列傳

二

鳳禧堂

侍郎歸里終未居正貶乃起為南京戶部侍郎未任  
 改右都御史督倉場尋陞南戶部尚書時言路大闢  
 言官群擊執政家宰申特行楊巍諸府部大臣合疏  
 保留次及南都九列疏且上曾執不可謂大臣進退  
 取 上裁臣子何可市德象強之奮然曰此出自魏  
 某不可無與諸公事不以相累也象遂不復言執政  
 啣之月餘有言者遂再疏乞骸歸後數年國寇西北  
 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至則固原酋明

莊二部各擁衆數萬相犄角曾三戰三捷斬首五百  
 級以功晉太子少保廢一子錦衣方欲次第圖火首  
 會寧夏時甫反時拜時承恩故降夷宿有叛志撫臣  
 光馨以事權推折遂殺撫臣及兵道據城以叛曾以  
 寧夏重鎮士馬物力充饒賊負隅非可旦夕下又多  
 降夷悍卒布滿城內攻之則守益堅或通函則愈不  
 可解故且駐兵靈州以持久因賊言官劾其玩寇殃  
 民詔逮獄結之葉喜熊踵其策兵餉四集大舉薄城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五

魏學曾列傳

三

鳳禧堂

下月餘城破於是諸縉紳上書白狀 上悟復其官  
 卒年七十有二曾貌魁偉止平慷慨多安攘大畧明  
 習邊事西陲之後少假時日賊必能平而竟以罪廢  
 廷議惜之  
 葉喜熊廣東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以福清縣令陞  
 戶部主事改御史會倭寇塞主議者欲錫王封蓼  
 熊抗言其不可忤宰輔高拱意謫陝西郃陽丞後陞  
 南京戶部主事出知贛州府贛有劇賊葉楷縱橫行

劫有司不能禁夢熊白軍門議勦乃密構摺所厚善者召摺黨推赤尊待之令入巢穴中離間其衆摺腹心內潰率兵深入以擊之摺衆倒戈內向摺錯愕與妻子自焚騎士馘獻之斬首三百級餘黨悉平就其地設長寧縣治丁內艱苦次中猶計擒摺黨賴玉讚致之軍門閩境宴然疏聞賜金幣服除補安慶郡潛邑有元堂巨寇夢熊以計縛之捷聞賜璽書旌異陞雲南副使尋以邊才調永平兵備其治兵善用間又

**石匱書** 卷百七十四 葉夢熊列傳 四 鳳樓堂

能以敵間為我間算無遺策所制輕車神礮尤精一試遼東敵皆披靡當事者上聞下其式於九邊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川東湖北節制三省草坪苗殺一千戶倡亂立策殲其首惡苗人月命晉副都御史撫甘肅寧夏時拜時承恩劉東陽自恃家下強橫殺巡撫脅宗室勾為叛夢熊聞變趨靈州與總督魏學曾議戰函報方急學曾欲少俟集兵夢熊曰以少擊衆可俟其成列于遂命驍將麻貴統銳卒

千人赴敵用神砲大破之酋奔賊枯城中于女金帛復邀酋為援學曾堅壁不出為水攻計朝是責以師老無功逮學曾下獄而以夢熊代之賜上方劍以軍興從事夢熊仍大築隄引河灌城多圮有裨將防下容水洩立斬之率將士親冒矢石用砲火攻焚其樓櫓賊殊死守間行蠟書遺賊、佯請降緩兵待酋無何卜著二酋率衆二萬為賊援夢熊密授諸將分為五道襲破之酋退不敢近城賊絕望寧夏百戶石

**石匱書** 卷百七十四 葉夢熊列傳 五 鳳樓堂

棟王兵卑邪氣三人約為內附奉將楊文領浙兵至夢熊以南兵素習水命操舟以戰賊益恐尋以火克南關、內商民需應石棟等從中反間劉許諸賊益自疑或立相戕殺都督李如松率兵急攻承恩遂斬劉東陽許朝士次有首請降諸將入關舉酒相賀夢熊下令曰奉命討賊、首未復何以露聞必滅時氏狀後朝食後期者斬於是如松督請將檣擊遂克內城時拜縱火自焚兵士馘其屍浮承恩承寵并諸逆

以獻捷聞 神宗大悅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蔭子錦衣千戶勅石賀蘭山即日踰病乞骸骨乙未  
 夏大閱論功蔭一子曾監復三疏致仕不待命而歸  
 改南京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月兵部復疏其功  
 詔進太子太保加其子蔭錦衣衛指揮世襲直指受  
 部檄趣之任將就道俄以疾卒訃聞賜祭墓慕忠  
 勇多智畧生平喜談兵即對客酒間亦以圍棋布陣  
 法竹酒胞襟灑落御下以恩士卒樂為之用故所至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五 葉夢熊列傳 五 **鳳鳴堂**

成功

石匱書曰凡古之良將用兵或緩或急各有機宜及  
 其成功則有幸有不幸耳寧身之役賞葉夢熊之意  
 則是罪魏學曾之緩則非何者蓋勝敗兵家之常我  
 明論功稍一不勝輒貶罰隨之則是街亭之恥諸葛  
 武侯亦不能保其首領而况其他乎成功難而獲罪  
 易此介冑之士所以枕戈而歎也我明之武功不振  
 卒致咸亡豈不職是故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一

明 鈕南張 岱著

呂光洵徐元泰吳百朋列傳

呂光洵折之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知崇安崇安一  
 女子崇其縣中豪舞訟者欲因以覘洵教其父持一  
 紙倉卒訟崇鬼於洵：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暮  
 易草移城隍所明：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  
 降後復來至霜月洵果丁母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五 呂光洵列傳 六 **鳳鳴堂**

縣羨誤墨疑有毒欲窮治館人洵馳往取羨對使者  
 立吸盡使者悟為起謝召拜御史 肅皇帝南巡大  
 學士某居守增談員後十餘洵奏罷之又奏薛瑄吳  
 興弼陳獻章三賢者不宜不祀孔子廟廷十九年地  
 震則又言九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  
 死不且獨責廩養卒最不宜者令易地漁入倖威貴  
 家官僚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凡十餘事並要切觸諱  
 忌改領江西遂出領南直隸蘇松常填巡按事蘇松

昔水劇之善計史後先孔塞亦無了息期洵總醜有  
 法水効職至今工罷輒譜畫冊者可十百年不虞滅  
 沒奈入 世廟嘉之賜金綺又奏免早租六十萬用  
 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  
 綺進奉二級還朝會內入古北口通京師與故侯鸞  
 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鹵驕步與且都城何  
 地可使還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和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為動色詢亦自掖馳歸托其必夫人始婦問  
**石隱書** 卷百七十五 呂光洵列傳 七 **鳳嬉堂**  
 於所善欲以身死國難鹵退而止歷官工部左侍郎  
 尋拜右副都御史督撫雲南先是沐氏帝世寵橫甚  
 賄結權要拿撫臣兵柄所在夷僚為梗倡議招撫陰  
 養寇以自重都御史游居敬稍與抗反中謫戍御史  
 極陳其跋扈狀朝議竟寬之於是驕恣日甚而滇事  
 大壞矣光洵至與諸藩臬約毋受沐氏餽遺毋揖朔  
 望捕其黠奴數輩置諸法疏請復給撫臣兵符緩  
 急得自調報可已而上前李應朝及昆陽安國等

擾雷益先後調兵討平之晉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武  
 定前鳳繼祖世喜整有衆數萬地千里據城以叛總  
 兵定會城僉事張澤出戰死遠近震動沐氏復挾故  
 智議撫光洵不從策賊倚川貴為三次計其敗遁必  
 從黔走川檄甘肅行太僕寺卿張天復率兵萬人夜  
 半奪小甸閉進攻武定克之繼祖遁走追及於川境  
 斬首以獻武定平於是改土設流置守衛建學校功  
 績甚偉沐氏既啣光洵抑其權又惠光洵發其養賊  
**石隱書** 卷百七十五 呂光洵列傳 八 **鳳嬉堂**  
 陰事益不平譏構颺起革金於京師囑要路彈謫之  
 光洵以南工部尚書致仕張太僕以生禽鳳繼祖功  
 發雲南撫按勘問滇人寬之建祠定武祀光洵與張  
 太僕春秋祭饗不絕光洵才識敏練敢於任事故能  
 成大功於荒徼雖遭譏構而卒不能誣讎之後張太  
 僕事得昭雪而降慶辛未子元作以廷對第一上  
 疏鳴父冤詔復原官并叙光洵功績事始大白勅建  
 報功祠於新昌

徐元泰宣城人嘉靖丁未進士繇縣令召入銓部是時江陵柄國泰以吏部郎分校禮闈黜江陵于懋修卒為所嚙出為山東叅政江陵抱病山東藩臬諸司約請於泰嶽泰正色拒之曰此舉何名子為父禱子臣為君禱子追削其名獨不與祝版後轉福建臬副會浙有脫中之變復移臬兩浙泰殲厥渠魁赦其脅從兩浙宴然音順天府承已而西夷發難擢撫川蜀奉勅相機勦巢西夷蓋古回紇吐番地也塞通松茂石廬書 卷百七十五 徐元泰列傳 九 鳳嬉堂

聯絡諸番山陰水深鳥道一綫故各寨恃此跳梁而我不得其要領撫之不能討之不可蜂擁而未飽噉而去連折兵將至千三百有奇鎮巡監司莫可誰何會揚柳寨酋首蠢動泰家授方畧督兵盪平掃穴而出然各寨猶負固如初也己奉勅一應叛酋務期盡盡泰乃舉兵深入河東河西以次進勦擒斬小姓王答甘燕等三十餘寨番族埋奴等數十人相誓以永無侵犯捷聞陞兵部右侍郎仍巡撫其地奎一子入

石廬書

監讀書未幾而達越逆首倡亂五衛橫被侵凌馬湖烏撒諸酋大逞狂謀攻克城堡誘殺兵將奉命會剿議三路進兵分布統領齊集漢土官兵泰自臨陣督戰親操桴鼓直搗賊穴凡七閱月而底定前後克平二百一十餘寨俘斬七千九百七十餘人投降夷獯男婦二千二百九十餘人退還土地九百七十餘里東靖黃沙西靖黑水東西白草諸寨望風款貢比於編戶事聞 上心嘉悅降勅褒獎晉二品服俸再陞石廬書 卷百七十五 徐元泰列傳 十 鳳嬉堂

一子旋以右司徒總督倉場以少司馬協理戎政會倭夷蹂躪朝鮮樞臣惑於宵議廷論主和泰獨議戰本兵喉之遂陞南京刑部尚書請告歸里林下二十餘年捐貲三千建長安壩蓄洩有法旱澇無虞萬戶咸食其德年八十有二而卒

吳百朋義烏人嘉靖丁未進士為永豐令操守廉潔有清水明鏡之謠徵拜御史按淮陽待遇倭亂百朋披甲嬰城等兵食戰守賊不敢偏先是倭薄東門撫



軍下令軍中有開城者斬其權負號呼而門外百朋  
曰郭外非吾民耶而以與賊並開門內之全活者數  
千人每按部多俸治不為博擊九載考績晉大理寺  
丞轉右少卿尋陞右舍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南  
贛軍務當是時內迫山寇外苦島夷羽檄旁午百朋  
奉簡書馳至會倭寇海陽即與兩廣都御史督諸道  
兵四面擊之捕首酋無算已敗倭於烏石又敗於滅  
水神山已入敗於海堂捷聞賜金帛初賊首楊一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五 吳百朋列傳 五 鳳嬉堂

殺長吏勢張甚而蘇阿普賴忠潭等依山阻險流毒  
四郡百朋懸賞格伴為招撫而督大軍張左右翼擊  
之遂平洪田再破香寮又移師擊藍松山城鄉擒之  
轉戰大田據梁國相等別攻乳源始興賊城之又會  
師破吳平漳湖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擄  
獲八畜鐘仗無算於時三巢最桀黠賴清規稱王巢  
下歷李文彪巢岑同謝允樟巢高沙即尉佗僕知高  
負險故地裝號數萬盤牙累歲百朋毅然以討賊為

已任因上疏曰逆賊荼毒生靈天討不赦第先破下  
歷衝其中堅岑岡高沙直振槁耳願 陛下假臣便  
宜不效請伏斧鑕 世宗壯其議令刻期追勦百朋  
乃移鎮信豐授參將蔡汝蘭方畧率師討之擒清規  
苦竹嶂餘黨殆盡百朋居慶六年蒙犯矢石驅馳烟  
瘴木艾而髮白矣前後奏捷十有八擢南京兵部右  
侍郎疏請終養不報已晉刑部右侍郎踰年改兵部  
神宗嗣位賜飛魚服閱視三鎮百朋條上繕垣屯田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五 吳百朋列傳 五 鳳嬉堂

備邊防河四事又進邊圖凡開塞險隘夷狄部落與  
夫士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 上嘉納之已  
乞假歸省乙亥起南京又都御史丁丑陞刑部尚書  
卒於官  
石匱書曰國朝以軍旅之事責備文臣原有輕武之  
意及文臣徵倖成功多置不錄而言官乘之未免一  
斥即去是始終成其輕武之意也呂徐吳三君子之  
拓疆勦亂宜有封侯之賞輒格不行得以功過相準

而賜骸首丘則入幸之幸矣報功若此使後有疆場  
之事誰復肯為朝廷出力也哉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五

吳百朋列傳

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五

明 鈕由張 岱著

魏時亮通純楊時喬列傳

魏時亮江西南昌人嘉靖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考  
選戶科給事中使朝鮮却其餽在諫垣遇事諫言無  
所忌諱議廢宗藩宜立行宗學又勸捐祿凡祿萬石  
者歲捐五分之一二千石者歲捐十分之一千石者  
歲捐二十分之一各貯有司以為賑貧之殮葬之用

石匱書

卷百七十六

魏時亮列傳

鳳禧堂

宗室多極貧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責撫按相  
度附近奏請酌量分封又嚴花生抱養之禁以清五  
牒欲足邊餉則藉商人之益也田於邊今邊屯廢而  
鹽課日增高因而官愈困昨遣大臣一往江南一往  
河東不過添一番造冊繳報而已宜責各巡按分守  
等修明屯政鹽課則責巡鹽御史也鹽大臣宜兼領  
修築墩堡二考三考累有勞績倍加進官恩廕欲理  
財則在大振守令須罷卓異空名責其實政通行錢

法官以錢為稅有能倡率錢法通行者許撫按特薦保民足國之計無踰此者疑：數十言允極周悉詳懇最著者由陷石州請 上面詰大臣 穆廟登極未發一語故特亮以為請越二日 上講罷問石州殘破狀請臣云不意由賊深入 上囁嚅將有所商畧而中官王本輒從旁厲聲謾罵諸臣欺蔽先是本陰述言官周怡陸鳳儀定欲借此嘲喝臣僚 上怒本日攝之本猶語刺：不休其黨奮朗肘之始息

石叢書

卷一百一十二 魏特亮列傳

二 鳳嬉堂

上滋不悅而罷中外聞其事不敢發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又數其不法事教條士論壯之時華亭相徐階與新鄭相高拱相厄時亮左袒階攻拱未幾拱再相盡逐攻已者時亮亦在逐中癸未 神宗親萬幾言官交薦起南大理寺丞歷副都御史協理院事上敬天法祖保民裕國四劄 上嘉納之又請皇長子出閣講學 上大感悟方命擇日竟中阻尋晉工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亡何病卒年六十三

溫純陝西三原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壽光令考選戶耕給事中論提督神樞營總制劉燾貪賄入論輔臣高拱所創京營新制非宜 上然之為罷燾而營制復舊純在諫垣不瑣屑務取緊要如論俺答事宜條鞭行止及援李己石星並錚：可觀萬曆甲戌歷陞僉都御史撫浙江先是浙回倭變募兵踰額爰戢不散遣不惟糜餉抑且釀變純主嚴簡閱之汰其丰材官吏士務擇才貌稱任使不以居間賄賂補在浙三

石叢書

卷一百一十三 溫純列傳

三 鳳嬉堂

年庶靜寡欲不妄有徵取軍民頌德尋陞都察院左都御史主院事時稅使旁午出橫甚奏逮臣民累：係獄適際萬壽節純抗疏曰今中外諸臣及四夷君長鱗集闕下欲以祝聖壽切以為天人相感以心不以文若第習嵩呼舞蹈之儀而不以感召和氣祈天永命之道上陳則亦文耳故臣伏乞 皇上開霽天顏將近速知府蔡如川推官華廷知縣章國賢及舉人生員等付法司審勘開釋奏請定奪其礦稅各使

及參隨各從盡行收回橫惡如程守訓先正刑章民  
 有不舉者數時以頌 皇上者臣不信也而天心可  
 格 上壽可臻愈於靡文祝禱萬、夫疏上報聞已  
 廣東李鳳陝西渠永雲南楊榮俱激變撫按李時華  
 賈待問上狀不省純又抗言曰稅使借 皇上之威  
 福為威福以十計參隨又借稅使之威勢為威勢以  
 百計土棍又借參隨之牙爪為牙爪以萬計宇內生  
 靈之困於水旱困於採辦造作轉運者方處、無樂  
 石隱書 溫純列傳 四 鳳嬉堂

分杭州先是權閭稅者以加入為能取南洋故額喬  
 相元時豐歎為尋度地宜深潤為紀順人情願急為  
 規曲盡其方無幾時課足人悲法不經久乃獻議於  
 朝請稅銀止據日收數盡行起解不得徇泥前以數  
 目取盈過越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朝議聽之遂著  
 為南閩權稅書重為永法已已陞禮部員外歷官通  
 政使時留都異學煩興故參政羅汝芳作備其徒推  
 為聖人建祠祀之喬抗疏曰佛氏之始其說主戒律  
 石隱書 楊時奇列傳 五 鳳嬉堂

生之心而能勝此千萬牙爪之吞噬搏擊否伏願大  
 奮乾剛將鳳巖逮下理未榮革任四京礦稅悉行停  
 止已而楚藩華越事起輔臣偏有所袒純持正不從  
 相左入參論其黨御史于惟清等益與輔臣構隙會  
 大計純盡逐倖人劣處給事錢夢皋外轉鍾兆斗忽  
 中旨留用臯斗遂反噬借楚事攻純、註籍已吏部  
 賀燦然疏入純致仕去未幾卒

躬行寔踐為迂腐謂人倫物理為幻妄謂紀綱法度  
 為桎梏謂禮義廉恥為虛偽唯一了此心市金可攬  
 處子可接蕩檢踰閑皆為率性總為無傷反道亂德

敗俗傷化此正古人所必聞者而新學小生轉益信  
 從立祖聚義禍特何極也勅所司折毀散遣以彰明  
 風教招從之歟即陞吏部右侍郎署部事喬獨棲銓  
 署盡絕請託會大察閣臣沈一貫移書欲留錢夢皋  
 等其餘權要及中璫皆有所庇喬力持之不為所挽  
 言路阻抑者十年喬疏請復行取又立疏壅之法汲  
 引正人簡汰頑鈍在銓五年號為清平時給事中競  
 進皆自擬正陞閔陞重內輕外喬謂今日越格易後  
 石匱書 楊時喬列傳 卷之六 鳳嬉堂

日守法難誓不徇情壞法自某姑故陞補必要於例  
 無敢越者又奉詔請用註誤官范鐫等一百十員遷  
 謫官鄒元標等九十六員開列訪冊詳加甄別操行  
 清修者必稽其生平之素才猷卓絕者必求其行事  
 之實其或假公濟私沽名釣譽一節勉強而中截不  
 無可疑一時虛聲而生平難以盡概者註不錄其刻  
 意求賢類如此一時仕籍方賴提衡會以疾請告不  
 允卒於官篋無寸絲無以為殮四司賻報以果寔寔

所著有同坊諸經全文大學三書古今字韻全書行  
 世  
 石匱書曰為人臣者知無不言此是事君之禮特其  
 言有當有不當耳使遇事風生沽名釣譽則鳴岡之  
 鳳反不如立仗之馬矣魏溫揚三君子者在 世廟  
 時可謂敢言直諫之士而如其論宗室論七益論消  
 人論閔鈔論稅使論邪學皆侃侃不撓有濟寔用誠  
 哉為言行並茂之君子也隆萬以後臺諫之臣但尚  
 石匱書 楊時喬列傳 卷之七 鳳嬉堂

口給此風不可復追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五

明 鈕南張 岱著

李化龍郭子章江鐸列傳

李化龍內黃人。繇進士。歷官都御史。萬曆己亥。播首揚。應龍再叛。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帥兵三千。襲應龍。敗績。事聞。東之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起化龍於回間。以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化龍至。決策進剿。命東征將帥劉綎。

石匱書

卷七十七

李化龍郭子章江鐸列傳

一 鳳禧堂

麻貴陳璘董一元守回兵。而征五月。子章至蜀。為諭苗。謀言招慰賊黨。十月。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然夙與應龍交好。人皆疑之。於是化龍延入卧内。以危言激之。引其父劉顯九絲功。為比。綎大慟。誓以死報國。化龍乃騰書於朝。委綎專制。而化龍督軍。益有次第。次年正月。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三

石匱書

月劉綎戰九盤。入婁山關。為賊前門。萬峯挿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七日。白石

應龍率各苗。決死戰。劉綎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古

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攻。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

川永寧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陰固。壓海龍固。而壘海

龍固。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

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命總兵陳璘帥師。急攻。連

破青蛇固。奪落濠關。賊見勢急。上固死守。每路投降

石匱書

卷七十七

李化龍郭子章江鐸列傳

一 鳳禧堂

文緩我師。化龍檄賊。說降。即斬使焚書。毋為所紿。虞綎通賊。發檄戒之。綎械其人。自明。而別將吳廣入崖。門閭。苦小。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說令婦人於。固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知其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海。龍。固。下。五。月。始。築。長。圍。更。番。迭。攻。會。總。督。化。龍。聞。父。喪。詔。以。練。墨。視。師。化。龍。跣。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固。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率。勁。兵。壁。

其間餘併力攻後國六月四日劉綽身先士卒進克  
 土城應龍益傷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散  
 散無應者應龍見國外火光屬天泣語妻子曰吾不  
 能復顧若矣詰朝我師遂登岡破大城入應龍舍皇  
 同愛妾二閨室繼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  
 雌鳳急覓屍出煇中八路兵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  
 棟北龍等百餘人檻致京師上御門受獻俘剗應  
 龍屍磔朝棟北龍等於市傳首各夷甲辰正月叙于  
 右廬書 卷百七 三李化龍郭子章江輝列傳三 鳳禧堂

播功化龍加少保子章晉都御史各廢一于世襲錦  
 衣衛指揮使郭子章泰和人陰慶辛丑進士江鐸仁  
 和人嘉靖 進士

石匱書曰古來呂將其禦苗與禦夷政異禦夷如逐  
 虎越境則已禦苗如教猱不下殺于則其心不死服  
 五月度瀘七禽盡獲此武侯之所以大服于南人也  
 我明之沐黔寧韓襄毅王文成皆用此法是以三百  
 年內苗犢之禍不至大創則控馭之得其人也李郭

江三中丞一意撲滅而播人不敢復反謂與前賢事  
 有二法哉

右廬書 卷百七 三李化龍郭子章江輝列傳四 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明 叙南張 代著

顧養謙孫鑛列傳

顧養謙南直隸通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轉郎中以抗直忤大司農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遷廣東參議大寇賴一清等勢張甚謙陟險深入設伏禽之籍為兵嶺海迄無警陞副使會閩撫某以苛禮望讓疏論謙不事、調雲南僉事檄讓順寧土官猛

石匱書

卷百七十四 顧養謙列傳

一 鳳嬉堂

寅侵陞陣封寅懼而歸命尋陞浙江右參議分守杭嚴時值兵變人情洶、虞亂謙與督撫張佳胤密計以汛時調七哨兵出海上命一號將統之捕為首七人斬以徇諸營皆懾伏臺省推較邊才以謙為首遂徙備兵薊鎮尋陞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女直炒花兒兒等犯蒲瀋諸堡謙與大師李成梁拒卻之得首功百餘級明年復糾集北酋諸部睥睨遼陽廣寧謙與大帥議分兵為二一潛出塞外統酋營後一當其衝

大擊之酋大敗賊其大首得首功十餘級 上以為

節以特旨右副都御史謙言遼左有四難邊長南

兵寡餉薄因條上便宜歲增餉銀馬價合九萬有奇

添設復州一參將蓋州一守備由是邊備聯絡士皆

踴躍敗酋鎮夷堡十方寺斬首四十餘級又敗之於

鎮寧堡斬其號騎三十餘人首首四人無何那林猛

首二首與夷婦為媾圍城他部謙欲大創乃以計縻

夷婦并繫其子陰使降夷一人為間引兵出持二首

石匱書

卷百七十四 顧養謙列傳

二 鳳嬉堂

斬首五百餘級首窮感請降乃釋兵謙撫遼數載大都先簡練士卒而寧恤其饑困遼餉不時給軍丁率以倍息貸于錢餉至則緣手盡謙於市馬時止官市法以其羨八萬餘金別貯先期給軍丁餉至抵捕名曰常餉論者謂此法行之數年可省餉銀一歲而結謙者輒撓之法遂罷遼人益思謙遷南京兵部左侍郎俸陷朝鮮遣使乞封貢乃復命謙總督兼經畧時本兵欲許封貢是臣事之章日數十上議久不決謙



上既言國家患由不惠倭、不能越朝鮮紀中國其勢不足畏然自古禦夷嘗以順逆為勦撫推恩威而用之吾為朝鮮復疆土歸所侵掠思至寧今倭且歸命宜因而聽之即不許而姑糜以封號以罷兵為解紛假虛名紓寘禍無便於此者今言者率稱戰守戰則不能必得志於倭守則徵兵遠戍歲耗大司農金錢數十萬疲中國力而受其敵令得乘虛而入非策也臣以中國為全局以朝鮮為局外假令閔前王

右履書

卷之四

顧春漢列傳

三

鳳禧堂

而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內亂不服謀朝鮮即能附眾立國必得天朝不復有異志此中國與屬國兩利而俱安之道也既凡萬餘言奏上與朝議不合遂求去薦孫鑛自代尋起右都御史總理河道再起協理京營戎政俱不赴居家日與故舊劇飲為樂絕口不言生平宦業越數年卒計聞賜祭葬如例諡為人豪爽濶達無町畦蒞官所至獨抗清節餽遺無所受家無餘藏未嘗為子孫營田宅其臨事慮卒斷決如流若

左右畫方圓悉中其款祭嘗時稱為良持才

孫鑛浙江餘姚人嘉慶甲戌禮部試第一人登二甲進士先是房考沈一貫以江陵子副文卷勒紅江陵不悅鑛出一貫門遺怒及之遂停館選授兵部主事改吏部考功司郎中先後佐尚書嚴清楊巍清汰外吏一粟至公凡以素嫻進者貶削殆盡召還鄒元標趙用賢等一時名流盡行起用天下想望其風米已遷太常寺少卿陞詹都佐院壬辰協吏部尚書陸光

右履書

卷之四

孫鑛列傳

四

鳳禧堂

祖外察是歲兄鑛代先祖為尚書鑛引熾出撫山東時倭陷朝鮮即馳歷東萊為防海圖說諸所條議備悉授直隸陞刑部侍郎改兵部總督薊遼經畧倭事會鹵犯鎮武堡督兵邀擊斬首百餘獲駱駝九百餘疋器械以千計捷聞進秩右都御史廢于使銀幣會李如松忌南兵邀之噪聚佯言南兵反請軍符鑛倉卒聽之遂殺南兵數百兵備嘉禾項德禎吐白其証得釋者三千人時倭情孔亟兵部尚書石星聽沈惟

敬言主封貢鑛力陳宜戰不宜和又作封貢議以諷  
呈倭使小西飛來鑛疏欲留之母入部議與星忤星  
念鑛在必難了封貢事遂奏鑛不宜遣入入倭營以  
撓封事有旨回籍聽勘久之倭內潰梓海去總督邢  
玠首叙鑛功賜幣乙己起掌南院尋晉南兵部尚書  
贊機務加太子太保子廕鑛念留都重地將惰兵驕  
有京營選鋒一疏又妖人劉天緒等流布訛言鑛聽  
職方張某勦戮不無憂及平民者於是莖省噴：煩

石匱書

孫鑛列傳

五

鳳樓堂

言遂乞休歸鑛清刻自持取與嚴執法果臨事或有  
偏執故兩典兵機皆以誤聽功名損於昔特端里布  
袍蔬食恬然自適身心檢押老而彌篤無子不為立  
嗣嘗曰釋迦不以羅睺傳仲尼不藉伯魚永其持論  
如此卒年七十所著有居業編今文選批評書十餘  
種行世

石匱書曰顧養謙之處封貢孫鑛之處劉天緒在事  
後言之皆以為處置失宜使平秀吉之據王京而不

死劉天緒之襲孝陵而安成則兩事之失為禍不小  
又將誰任其咎乎故知為將者收邀天幸其所料事  
亦有中不中耳乃取以為功罪奚可哉

石匱書

孫鑛列傳

六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五

明 鈕南張 岱著

宋練陸光祖孫繼陳有年列傳

宋練商丘人嘉靖己未進士萬曆庚寅拜吏部尚書

練老成練達持重有大體初石星代練為司徒欲整

剔奸蠹以清儲蓄一日與練待漏同坐欣然語曰

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練曰不然朝廷

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

石匱書

卷第一百七十五

宋練列傳

一 鳳樓堂

處羨盈或生侈心神仙土木之事不可不慮是默然

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練

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

何措置言者亦沮 上在御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

條陳即曰此奪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衆與有時

全不動曰此不過欲沽名耳卷而封之于慎行書稱

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練獨愀

然曰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

及言官畢竟還有做省若一弊不理就如痿痺之疾

全無痛癢無藥可醫夫同列皆歎服此後數十年凡

百奏請一弊留中萬曆之政遂衰人咸思宋練之言

陸光祖浙之平湖人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

試又十年登丁未進士授瀋縣令瀋故額五十里邑

疲耗不能役光祖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

持益力良久卒如所請秋潦傷稼涕泣呈兩臺皆以

非時却其牘乃自為疏上之辭甚懇 天子測然下

石匱書

卷第一百七十五

陸光祖列傳

二 鳳樓堂

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

為盜索光祖撫慰之咸請盡力為耳目盜發輒得邑

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忤前令坐大辟者十有三年有

司以其高資莫敢釋光祖抵任立出之柟為謝光祖

曰我仲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

張甚邑有李榮為其私人橫行里中光祖捕置諸法

仲文奉命祠卹卹故出魏郊為菜地光祖不為移獄

陶亦莫能中之令瀋四年課高第宗人緹騎帥炳錄

上寵以要樞引光祖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  
高稔光祖名語人曰陸君暉我符卿可得七年不往  
會給事中吳時來劾高光祖與時來善高憾之欲以  
考功法中之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  
歸遭母喪廬居服闋起祠部郎尋轉儀曹守陵太監  
張方進甘露請恩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召  
至邸責之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為榮也進以技  
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  
**石匱書** 卷百五 陸光祖列傳 三 **鳳樓堂**

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而陸奉常典屬  
國果歎孫御史論其志橫內儲王本仁申宿憾從東  
構得旨罷免居數年 神宗登極起佐南同政歷遷  
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光  
祖與江陵同年學善及江陵相光祖引誼規諷甚悉  
及奪情遣書諷止之江陵抱憾嗾御史張一鯤論罷  
光祖江陵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  
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乃獨謂江陵府推非弄權也  
**石匱書** 卷百五 陸光祖列傳 四 **鳳樓堂**

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 上怒甚光祖言王種  
離國遠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足聽 上從  
之 神宗生裕即光祖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  
有頃賜聖母寶璫中外翕然謂光祖有卓識若此於  
亥調司封郎已轉文選光祖有人倫鑑佐計汰黜惟  
允又憐才持大體如王崇古張瀚等皆挂人齒類力  
爭得無恙淳安令海瑞為上官所排力明其志節得  
授戶部主事侍郎朱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首推

且擁危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  
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光  
祖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為御  
史劾光祖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  
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  
臣列臣瑞張鯨不法狀紫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  
入為大司寇光祿署丞徐世善性甲長安御史有所  
需不應論其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光祖知其寃

三疏得咸等辛卯夏拜冢宰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士  
辰主計苞直絕跡汰黜不避親故未幾疏用前建言  
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旨斥選郎王敷  
等先祖為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求此論列者稱  
疾不出亡何詔許歸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  
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贈謚莊簡

孫繼餘姚人忠烈燧孫文恪陞于嘉靖丙辰進士除  
兵部府庫司主事尋轉職方 肅皇帝久彌言事諸

石齋書

卷百五

孫繼列傳

五

鳳禧堂

臣屢與大獄舉朝凜 繼上疏極諫借秦末為喻  
盡札諸不法事壅蔽者華亭叱曰愷也郎柰何輕  
批逆鱗哉中人憚 上英察秘不以聞繼移疾歸

穆廟初赴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卿九年改少常卿右  
通政進光祿卿時江陵奪情繼乞休家食讀書陋室  
嘯咏自如丙戌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為御史大夫  
更律例多紕盤攬爭之強 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  
侍郎改吏部庚寅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北是時

事權初歸於政中旨照議諸曹郎錫俸削籍者踵屬  
繼屹不動速除大政不竭內閣道過問臣罪不避親  
平湖之意加徑直為新建相張位積不平於是上紀  
網疏意主會推令諸曹公舉上請以杜專擅繼覆議  
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申繼議新建益伎聞部遂成  
水火癸巳春大計考功趙南星慷慨天日曰法之  
不行自耕肥始首捐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繼亦奏  
其甥文選郎呂胤昌者為時論所鄙同事舉疏公忠

石齋書

卷百五

孫繼列傳

六

鳳禧堂

繼愀然曰以渭陽不能庇一甥于直是苦心耳自是  
部院臺省莫敢庇其私人而城社之黨融會以孤遺  
疏與閣臣意相左 上責繼專擅奪其俸廷臣魏允  
貞顧允成史孟麟相繼辯救 上不省繼去志決獨  
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後患乃上疏申職掌報聞繼請  
益力疏累十上賜馳傳歸年繼卒嘆繼者方在事  
久之始得郵典謚清簡當三王並封議起諸曹郎岳  
元聲等斷引祖訓上封事久不決繼率九列廷爭

之妻江氣奪儲位始定風波震撼中提然為時名太  
率纒去陳有年結亦餘姚人

陳有年中奉先宅李于登嘉靖壬戌進士授刑部主  
事丁卯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會  
成國朱希忠堯其弟扶巨璫保為重江陵陰主之以  
張懋例請贈王下部議少宰某唯、有年按令甲持  
之麻江陵擬旨竟王之有年移病或曰不已急乎有  
年曰不然郎官與宰相殊宰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

石匱書 卷之五 陳有年列傳 七 鳳臺堂

司封、水無職矣不得其職吾直吾經、爾竟予告  
甲申起借勲歷考功文選郎當江陵敗有年笑其餘  
孽起用名流海忠介家食十餘年久不召特起為南  
少宰尋改南御史大夫乙酉擢太常寺少卿丙戌陞  
食都御史懲墨吏絕餽遺簡朴為諸司倡境內肅如  
戊子歲大祲有年酌積儲盈縮量出入而均劑之心  
獨苦會新安方萬山為南御史入賈人子流言以過  
糴糶有年中有主之者遂罷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

操江辛卯晉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改兵部士辰改吏  
部尋轉南京右都御史父已轉南京吏部尚書尋改

北有年起召以二敵屢隨郵吏指而歎曰此亦大宰  
耶視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自失各  
肅門狀曰公河潔吾儕許以清白否有年謝曰老詩  
非敢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今朝廷清如止水而大善  
手皆伴應曰諾自是片紙無及門者有年持衡以別  
邪正數名寔崇退讓為主而司官顧憲成與有年

石匱書 卷之五 陳有年列傳 八 鳳臺堂

協力甄序流品汲、引用禁錮諸臣觸忌諱不顧  
亡何會推閣臣有年謀於憲成曰吾意已有所屬第  
各書之明日合之果符即列王家屏七人以上庶肯  
切責至再竟相陳于陞沈一貫而盡謫司官有年上  
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骸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  
巍為尚書臣即文選會推閣臣亦六人今元輔王錫  
爵是也臣籍餘姚前有两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  
本皆繇廷推官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皆列

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不拘資品意甚盛臣敢不仰承臣擬汪家屏等七人皆時望也又繆以孫鏞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及奉旨通列名上鏞丕揚削去笑李世達係二十年所推臣安敢違詔下丹璵讓臣深懼為臣愚劣病潰以熙朝差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臣即褫職且有餘媿 皇上獨舍臣而罪司官臣能覩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克舜迄昭代不廢即先朝卜相不盡絲會推未有以會推為詬者至

石匱書 卷五十五 陳有年列傳 九 鳳禧堂

臣以為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其說遂長使相臣絲他途進臣罪大夫不允給事中遂中立盧明詎各疏救亦不允錫中立等杖出之外并削顧憲成黃縉籍有年哀懇稱病篤 上眷留有力請益力疏十四上乃賜告乘傳歸有年婦夫人遣舍人兒送於西湖索油蓋數百有年訝問故對曰抗阻數椽何恃不為暑雨計聞者相頌嗟嘆於某年卒謚恭介石匱書曰冢宰得其人何憂天下不治宋商丘老成

練達其出言多中如李沆范仲淹事後每令人追思後如陸莊簡孫清簡陳恭介銓曹相繼且十有餘年公忠艱介為世所欽不亦千載一日哉而復有鐵括桑雍從中阻抑則世之名賢輩起得盡其用者有幾人哉

石匱書 卷五十五 陳有年列傳 十 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六

明 叙南張 岱著

王崇古吳光張佳胤梅國禎列傳

王崇古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出鄭端蘭門端蘭負人倫鑒為所器重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巨璫參福縱下為奸科有犯必執三尺分宜當國是貴溪以危法具獄而崇古獨不署名出為汝寧太守伊藩駘恣痛懲左右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六 王崇古列傳

一 鳳嬉堂

設方畧戮其魁賊鋒為控晉副使飭兵常鎮創海防條議率俞大猷職倭海岬晉按察司使河南右布政推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鹵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卜兒火三百餘人鹵從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親督勁兵往救之斬獲甚眾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二歲中鹵凡三薄塞遣大將董一奎趙奇等擊走之尋遣雷龍等出長城二百里至白城子搗破其巢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

石匱書

勢張甚撤兩省兵平之晉右都御史改宣大山西總督時我叛人趙全五雷等據豐州造反號曰扳牙俺

答內犯駐師於此總兵趙漢提兵襲之縱火焚巢雷全隨鹵北徙屢為邊患有把漢那吉者俺答之孫其父鐵背蚤死育於祖母乙刻哈也為之聘兒捨金女俺答有孫女許適與兒都司者復自取之與兒怒俺答以兒捨金女償之那吉恚恨其奶公阿力哥扶之南走關入關未歸邊吏不納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命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六 王崇古列傳

二 鳳嬉堂

納之豐館餽飭與馬大得那吉歡心復疏請于上封把漢為指揮使俺答傷其孫南走而乙刻復詬之則日夜泣目盡腫大舉兵薄城下索取把漢崇古堅壁青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險要處相持數日鹵稍引退即縱兵擊之鹵大創崇古使邊城人語之曰那吉已予官矣欲取當乞恩懇求何得以兵故令那吉緋衣金帶揚一壁上示鹵婦感且泣曰天朝乃肯全吾孫吾且世屬無貳俺答乃却兵出塞遣

六三七



使齋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貢求還那吉崇古要以  
盡縛趙全等來易乃致書江陵江陵答曰此事關係  
甚重制由之機寔在于此頃據報俺首臨邊索要正  
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于爾今其未索  
我之利也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  
語款之彼早辭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誓以  
數千騎不入吾塞乃可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  
首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

石隱書

卷百七十五 崇古列傳

三 鳳嬉堂

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為質向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  
惟當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即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  
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穴使  
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為功  
也續據巡撫方金湖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首云曰回  
時又命自揀好馬其言雖未能皆實然老首抵憤之  
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耻以輕博重  
非不忍于諸逆也乳犬驚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為

重以規利于爾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  
以安老首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  
示爾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  
券在我然後重與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又據  
鮑崇德所傳俺首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  
兵自強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為誠款也今必  
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逐其巢穴掣回遊  
騎然後我差官以禮遣歸其孫若擁兵要質兩相交

石隱書

卷百七十六 崇古列傳

四 鳳嬉堂

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即不然而聊以脅從教人  
塞責棄重賊而獲毛賊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今之  
議者皆以小首為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  
于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為邊  
防利害不在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  
誠若彼果出于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  
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稽人成功彼若  
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

莽在我教世之利也諸逆既入境可即執送闕下獻  
俘正法傳首于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邊境  
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即斬那吉首示之閉  
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夫阿力哥本導那吉來  
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  
執之以相當斷不可以與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  
惟公審圖之遣人走函營俺答難我先出那吉崇古  
勒彼先獻叛人往復數次俺答乃收捕趙全等皆面  
石脛書 卷百十六 王崇古列傳 五 鳳禧堂

貽崇古書曰封貢事乃制內安邊大機大畧時人以  
媚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亡久遠之利遂  
欲搖亂而沮壞之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夫議者以  
講和示弱馬市起釁不知所謂和者如漢之和親宋  
之獻納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  
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  
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一不侔至于昔年奏開馬市  
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既驚罷索我數倍之利  
石脛書 卷百十七 王崇古列傳 六 鳳禧堂

縛械繫送大同左衛崇古始出那吉命康綸送歸那  
吉戀不款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  
絕那吉感泣誓不敢或中國勢其妻以歸既行次河  
上祖孫鳴相勞南向拜者五使中軍打兒漢等入謝  
疏言 帝赦我通遷裔而建之德無量願世為外  
臣貢方物崇古又奏俺答得孫後上表請封且言諸  
首感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通貢開市以息民安  
邊為萬世之利朝臣條奏互有異同江陵一力主之

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  
入貢官為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其期或三日二  
日如遼開泉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于桑土  
之防戒備之設自吾常事不以爾之貢不貢而有如  
損也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  
不背况夸狄乎但在我制馭之策自合如是耳數十  
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未  
背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議者獨以邊將不得

搗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機會故僕以為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乃於文華殿面請詔之以 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事揀付本兵因區畫八策屬崇古崇古遂條上封貢便空詔從之五年三月俺答貢名馬三千乃封俺答為順義王授老把都黃台吉以下都指揮千百戶有差諸酋解辮髮受封號世于屬國六月順義王執送趙全餘黨來獻七月己巳 上御殿受貢行慶賀禮賞

石廬書 卷百七十六 王崇古列傳 七 鳳嬉堂

俺答及其妻子衆首六年崇古復為俺答陳乞四事其一請給土印如先朝忠順王例其二請貢使入京其三請給鐵鍋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乏仍許不時小市科臣梁問孟等具言不可許兵部會議順義王印如議鑄給貢使入京必欽賜筵宴空遣光祿署丞齎賞物就本鎮具給其廣潞二鍋以銅鍋代之窮困之資不可以久令總督審畫一之法勿靳勿濫從之萬曆二年北鹵三貢禮成如崇

古少保尋召崇古于邊入協理京營戎政時俺答既封其弟吉能亦修貢受約束因貢為市中國以拔布皮物易鹵馬鹵六利漢財物交易不絕東自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堅治如內地所有糧儲歲數十萬石世三賴之九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遣使吊祭俺答奉佛惟謹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蓋香燭前引至帳鹵王膜拜九頓乃起受詔畢復几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

石廬書 卷百七十六 王崇古列傳 八 鳳嬉堂

康僧使宣言果報萬眾環聽羅拜顙擊地如萬杆登登崇古常曰俺首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中國因而摩之今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鹵性強變而弱中國惡變而險鹵性直變為和中國智變而詭將來不知所終矣十七年己丑崇古卒享年七十有四計聞詔贈太保謚襄毅

吳允會稽人少英朗不群及長美髯修幹為諸生試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論宏邁人不能測也以例入

北雍嘉靖戊午己未連舉鄉會試授兵部主事癸酉  
丁內艱起補車駕卷武選郎中時 穆宗馭極巨璫  
例已門陰移牒紛藉至以于廢久或賜予他姓持例  
不予疏請司禮區不上遣人求易疏允收繫其人欲  
以遞奏聞司禮懼謝是時允守法名喧庭中武爵訛  
濫吏緣為奸更置籍與內黃叅質絲是銓序精允宿  
弊一清時鹵入塞並掠盧龍太原京師戒嚴議徵宣  
大兵入衛允策曰永平完實鹵飽且速去必不渡溧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六 兵元列傳

九 鳳嬉堂

水而西以愚計之茲已遁，而銳師邀其情可以大  
創今徵兵內向坐失機會非策也徒自勞後譯至鹵  
果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故緩追賊，類  
于寧武得緩轡歸去盜曾一本嘯海上關師討之以  
殲巨捷聞朝論且行賞允曰海中超忽賊魁真偽未  
可辨請覈寔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其料敵奇中類如  
此初鄉荐出新鄭高拱門夙以材畧見重新鄭之扼  
于華亭也罷去無一人祖道者允單騎送之執袂而

別遂為執政所憾已出為湖廣叅議時嶺右有古田  
之賊議調麻陽兵以遏奔潰供餉不實允曰賊所從  
入楚者三道皆徑于土司但諭首委禦寇不過百金  
教吏事耳從之移河南叅政陞山東按察使飭兵霸  
州立保甲整塗布壘巨木斷道以備盜，馬不得驟  
成屏伏他走久之摧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至則營邊  
垣自西海治抵百陽河東西袤亘千里明年復築外  
十三家邊起滴水崖訖于黑漢嶺烽火相接諸陵背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六 兵元列傳

一 鳳嬉堂

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府皆徙軍駐山後允絲龍門  
東達靖胡堡橫絕鹵地三百里建壘其間遷史車部  
落屯之陵寢乃回諸帥皆罷徙鹵築頡嬙吏每貢時  
賜物輒抵地上不肯受允思有以懾之市日鹵首去  
塞百里而獵允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直趨鹵營鹵  
錯愕咸張弓挺刃遣人馳告軍門未觀若營鹵乃拜  
跪爭獻醪酪遂按行其軍驍乃返總督王崇古以為  
危允曰此行有三利悉彼虛實一也彼方恫疑我輕

騎直往使無虞二也鹵常輕我今親蹈虎穴彼將震  
 駭夫魄三也俸首在遠營中小肯不虞我未請命則  
 無及擅動則不敢正其智勇俱失之時不足畏也索  
 古歎服無何鹵絕貢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將吏請  
 從之先曰不可此賞我也從之祇示弱將主鹵心乃  
 召之前為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資汝否則蓋我砲  
 下言畢千砲並震鹵馬皆辟易咸哀顧而去因定貢  
 市制度鹵習侵盜雖款服時諱于市或潛盜所驚馬  
 和禮書 卷之六 兵先列傳 十一 鳳樓堂

以去乃令守者持白楮伏伺得盜痛棒而逸之鹵以  
 為古使對曰暮執賊安問胡漢且執令爾為市而盜  
 乎鹵聞皆慚沮先居上谷久威信著聞時用不測賞  
 給諸夷心因而任之鹵性質得恩賜効死力無異乙  
 亥遼東以鹵謀大舉聞先亟以兵趨平鹵僅值歸鹵  
 捲甲重載踏冰而渡師薄之斬溺無算又鹵嘗扶賞  
 寇邊攻毀鴉鵲砦殺二將軍前師皆奉詔切讓卒以  
 先謀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詔戮之先嘗言火器之

利可令貢獲大勇初至上谷即造將軍砲百減鹵砲  
 千石眼鏡為制為雙輪小車挽以十八馬二馬隨營  
 遠涉砲發而車完器成引鹵使至營觀之砲舉若連  
 珠移時不絕乃噓指去已陞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  
 先後九年府庾充叔積羨金至十九萬七千二百萬  
 十五年庚辰回部扈從 上大閱進陣圖兵略政命  
 總督前遼先是修邊者率嚴隘口而鹵往從山梁  
 關入至是壘深堦高皆為堅壁復曹家砦以倚古北  
 石禮書 卷之六 兵先列傳 十二 鳳樓堂

邊守益設士千率師禦速把孩于鎮夸堡為覆待之  
 鹵陷伏中斬首功多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陸一子  
 世襲錦衣十戶入掌兵部事數月力請骸骨疏七上  
 得歸生平負氣好施耻居積俸廉所入緣手散盡家  
 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重  
 先輩沒失其故吾不能見重于人敢自薄邪人以為  
 有體享年七十二而卒計開祭墓如例  
 張佳胤銅梁人嘉靖二十三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

補滑令滑故三輔岩邑也佳胤至按宿績職決若神  
時提帥扶上寵張甚其所遺詞事官校橫行郡縣惟  
胤一日宴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叱門者曰我  
官校也佳胤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遂挾佳胤  
至別室出匕首劫之曰予我萬金佳胤佯驚曰我何  
所得萬金髯者曰庫有之佳胤復佯驚曰庫金錫賦  
長名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  
予亦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頸就刃髯者曰我何忍

石匱書 卷六 張世胤列傳 十三 鳳樓堂

殺得金可活汝佳胤乃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  
一命投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書應  
賦金者二十曹曰提帥責金甚急可人賦二百金未  
時丞簿踴躍儀門外尚謂果官校捕令既得令所書  
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為劫賊丞  
進此二十八人奉二十金而袖鉄推前謁令曰民  
貧所賦金止此佳胤佯怒曰賦汝八二百金胡二十  
也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刎死

石匱書

羣縛弁者訊服磔於市歲大饑民有故壘糶者佳胤  
請于臺丞價餉諸倉糶以食饑民所全活以萬計  
尋擢戶部主事建寧李太宰知之改兵部職方司尋  
丁父艱歸三年服除至京師時蜀有吏部缺嘉禾吳  
太宰難其人聞佳胤至曰此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  
官而以稽勲即請權相分宜于風佳胤賂不得乃脫  
謂太宰曰是子故李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  
太宰持之不得乃遷膳部郎以自解分宜于尚銜之

石匱書 卷六 張世胤列傳 十四 鳳樓堂

不置乃假風霾變察諸官僚請佳胤陳州同知尋遷  
知蒲州遷河南按察僉事飭領上兵調雲南提督學  
政遷廣西飭大名兵備為副使分守甘肅尋按察山  
西所至有聲起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  
處軍務兼巡撫佳胤乘傳至九江安慶守與衛指揮  
抗以軍令亂一路剽掠道路洶佳胤設計平之上  
其事卒建指揮守得白佳胤受知新鄭寔江陵從史  
之佳胤西無所報新鄭去江陵當國知銜之中蜚語

六四三

俾聽調用而住胤請終養奉太夫人歸人言藉謂  
住胤才可大用江陵心動乃大愧曰吾喪夫此人尋  
補南京鴻臚寺卿轉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真  
保諸郡未行而太夫人訃至趨歸哀事服除召撫陝  
西入改宣府而鹵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  
石口剽掠住胤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  
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住胤議縱之見狎戮之見警  
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

石廬書 卷百八十一 張住胤列傳 五 鳳禧堂

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自誓不敢復犯  
然滿五驕明平扶益賞不遂媿跽奈台吉銀定倘不  
浪數千騎闌入邊有所殺掠住胤移文責償順義王  
而俺荅弱不能制于是廷議有益之賞以羈縻者住  
胤疏謂業者權在鹵不得不卜彼之欲以全吾之體  
今者權在我不必屈吾之體以伸彼之欲即有浮于  
漸不可長苟叛而大入臣自悉力制之不效則治臣  
之罪慎毋使鹵輕我 上曰善鹵既闌住胤治兵互

相恐乃更還所掠人畜獻馬百六十疋求勿解五市  
工謂住胤處分能指鹵勞賜金帛入為兵部右侍郎  
漑江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  
卒月餉抗營卒遂噪而縛中丞東中擁至演武場群  
詈而數之且甘心焉工部即與二御史往解譬百端  
乃已中丞遂出遊于吳興當此時吳楚閩越之卒皆  
驕督府驚悼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難其  
人既而曰吾得之矣乃命住胤兼右僉都御史出填

石廬書 卷百八十二 張住胤列傳 十六 鳳禧堂

漑許以便互行事住胤馳至吳興方與吳中丞交代  
而市民之變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版  
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後多借貴勢以  
免僑容丁佐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勿聽意忿曰謂  
吾曹無瓜耶寧營卒之勿若謀之市猾相構詛為  
亂而會佐卿坐他法囊三木以狗市猾相與篡奪之  
諸亡賴子益糜集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  
西臺使門掠衣裳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

免事聞佳胤亟問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  
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佳胤喜曰吾知  
所以處矣速驅車去從者惴無入色佳胤飲食談  
笑自若既抵鎮民行刺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  
人且抵臺門佳胤輒與士諭之曰汝曹毋反則以  
天下兵擊汝矣且汝必有所苦衆譁曰苦夜後耳  
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  
聞也者佳胤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

石匱書

卷百七

張佳胤列傳

古 鳳禧堂

除後衆始叩首退既退而復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  
天佳胤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諭之衆裂其檄佳胤  
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游  
擊將軍徐景星使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猖  
獗極矣雖然非余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為功且贖  
罪乎咸踴躍聽命既又呼點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  
劉廷振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  
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佳胤乃約束二

營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三戰三敗之生獲百五十  
人至棘門而丁倅即在焉佳胤擇其豪五十人皆斬  
首梟棘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  
抗人若更主佳胤具疏以聞且請通未下令裁削有  
司奉行太過徒務虛名不究寔禍以至遠近離心衆  
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回或首易  
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扶持不知所終  
蓋陰以諷江陵也江陵雖怯而為之少寬言於上

石匱書

卷百七

張佳胤列傳

古 鳳禧堂

優詔褒答佳胤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  
生變乃陽好謂馬文英劉廷振曰罪可贖矣予之冠  
帶二人意自得揚，群卒間且有所侵侮羣卒大怒  
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功得官而使吾曹尚惴也  
佳胤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乃與兵使者顧養謙謀  
俾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容以文英廷振名屬徐景  
星令縛至軍門數而斬之餘皆赦勿治仍呼平亂者  
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勳耳且



吾不欲食吾言辟卒成朕弁唯，既而曰吾曹始能  
寢食夫佳胤復共疏聞拜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  
又改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無理糧餉佳胤  
申約束蒐卒乘信實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  
雪時遼左與大國土蠻近而開原故屬夷遂家奴仰  
家奴與之通為嚮導數犯邊，左之大帥李成梁者  
素負勇略麾下強兵佳胤虛心寄之以二奴賊為  
急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二奴佳胤戒寧遠固不得

石廬書

卷百六

張佳胤列傳

九鳳禧堂

志出必更入須善防寧遠設伏以待而身自搗其營  
斬獲酋長屢詔進太子太保錄于百戶進千戶世襲  
山海關外夷董狐狸部曲頗眾柴點多詐貪功者以  
遼兵之強也謂薊兵夫而攻之若振槁耳佳胤獨謂  
邊警不可開藩籬不可撤得無行而他所陳脩邊諸  
策俱報可兵部尚書缺廷推無出佳胤右 上遲迴  
久之乃決入理部事當廷審秉筆者為吏部而 上  
忽以屬佳胤蓋重之也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為外府

佳胤多執不之應以是怨之臺諫乘而有訛之者賴  
主知獨深不為動佳胤以盛滿自抑恒曰功成名遂  
而身退天之道也吾家于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  
始得旨歸佳胤為人坦心大度又好客善詩文與王  
世貞李于麟輩以古文相磨礪為中原才子之一著  
峇味山人集若干卷行世

石廬書

卷百六

梅國禎列傳

九鳳禧堂

梅國禎湖廣麻城人萬曆癸未進士為固安令固安  
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國禎平氣以待  
有中貴捧豚蹄餉令乞為徵負國禎烹蹄設飲邀中  
貴并使召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國禎叱曰貴人  
債何債而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  
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國禎覺之乃復呼貧者前  
感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驚而于與爾  
妻持鋸未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  
寬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貧者聞  
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敢徵為之破券嗣是中貴家

徵負者皆從寬為政成召拜御史萬曆二十年時承  
 恩及寧夏以國禎監李如松軍進討七月如松統遼  
 東宣大山西兵奮集軍赫大振時總督魏學曾怠玩  
 揜飾師老無功國禎上言寧夏軍情急緩攻城軍士  
 反喚賊徒城上燒梯在城內應者逃至營中催兵上  
 城莫之肯應有逃出者任賊捉回莫為援救營將被  
 執上城者營中不知至賊報方覺詔褫學曾官以葉  
 夢熊代九月如松破寧夏以功晉國禎太僕寺少卿  
 石匱書 卷之十一 梅國禎列傳 二 鳳臺堂

陰一子世錦衣百戶尋陞右副都御史即以是年巡  
 撫大同時值酋王款塞國禎以靜鎮之過華人盜奪  
 物者立置之法夸人於賞額外求增一絲一粒者斷  
 不輕予國禎一日大出獵盛張旂幟令諸將盡甲而  
 從校射大漠縣令以非時妨稼心恠之而不敢言後  
 數日獲酋謀云酋欲入犯聞有備中止令少歎服其  
 深謀遠慮大都類此一日酋首忽以鐵教鎰未獻曰  
 此沙漠新產也國禎意必無此事酋給我弛鉄禁耳

乃愆而遣之即以其鉄鑄一劍錫云某年月某王贈  
 鐵日撤告諸邊酋中已產鐵矣以後不必市釜其後  
 酋缺釜來言僞例國禎曰汝國既有鐵可自治也酋  
 使詳言無有出劍示之酋使叩頭服罪自是不敢欺  
 誑一言終國禎任北酋震懾龍伏無敢跳梁邊民賴  
 以安堵尋以少司馬召還京卒贈卹如例  
 石匱書曰古之大將用間用餌變詐百出亦顧其有  
 利社稷與否身名不計也王崇古之用俺荅吳允之  
 石匱書 卷之十六 梅國禎列傳 二 鳳臺堂

用哈屯比妓輒以其身為國家安危者數十餘年邊  
 疆寧戢違恤其他張佳胤梅國禎之羈縻首王亦純  
 用術數卒以成功又安在籠絡蠻夷而必講正心誠  
 意也哉

石隱書卷第一百

明 劉南張 岱著

沈一貫朱慶李廷機列傳

沈一貫即縣人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萬曆二十二年以禮部尚書入直東閣一貫在史館不肯依附江陵志即鯁介關於中朝歷官詹詹有聲譽在政地日當儲位危疑稅使四出疏揭陳請教陳剴切 天子以為忠勤眷依彌切庶子常園疏

石隱書

卷一百一十一

鳳鳴堂

請皇長子冠婚不報復上疏曰詩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繼曰君子萬年永賜祚胤則願共子孫之多又曰釐爾士女從以孫子願配淑媛而生賢子孫也斯千之篇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斯宮也繼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當上聖子神孫無窮也今稱鵬萬壽西宮落成在廷同祝而啟天之祥定自聖心始 皇上大婚及時故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

禮必備其儀推念真情不如早諧伉儷之為適 皇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曾孫之為樂乞今年先舉皇太子大禮明春後選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後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 上心動諭侯即日行之冬十月 上以典禮未備欲改則冊立一貫封遂聖諭力言不可於十五日已卯遂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國本遂定時一貫與次輔沈鯉共事與鯉議論相左凡事必盛氣加之鯉

石隱書

卷一百一十二

鳳鳴堂

不為動後鯉門人懼却侍郎和正域與鯉合力排擠一貫每事必與為忤一貫恨之會楚藩宗室揭奏楚王非朱氏裔一貫頗比楚王正域自以楚人謂知之獨確乃右宗人言請再勘一貫持不可正域語侵之次輔沈鯉獨是正域議一貫大怒許正域歸聽物冊次楊村妖書事起一貫喉其門下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康丕揚直指正域并及輔臣沈鯉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婢僕乳媪下詔獄考訊無所得又圍沈鯉私署

搜索亦無所得後殊嗽生光而紫姑得解則出大學士朱慶典禮却侍即李廷機力也甲辰京察一貫屬其私人兵部尚書蕭大亨主察事徐觀濶以不及降錢夢阜外補特旨留用即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事龐時雍後先論惟奸誤國者俱請降特論不平一日上偶大豫召一貫入論以輔佐東宮為好皇帝有事須疎正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出翌日 上疾有瘳悔出前旨太監田義力諫諭已頒行

石匱書

卷三

此一貫列傳

三

鳳禧堂

萬一不可及汗 上起欲于小義 爭之愈力召一貫與言一貫惶恐繼前論諸事遂寢表出與一貫言曰相公稍待之則礦稅撤矣何畏怯乃爾即中辰八月而相卒不相容並以致仕曰藉一貫加少師左柱國中柱殿大學士歸教年平賜祭塋謚文定 朱慶山陰人慶特誕母陸夫人病羸姑徐慮甚方熟禱起視兩炬橫亘如米各吐逆辨者七父東武公大喜六歲喪母哭甚哀時尚未就外侍聞兄比部公應

講經即了大指塾師卿黨爭目以為奇有長者戒曰此神物不可祇人東武公姑匿而親授之經隆慶戊辰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兩朝實錄充經筵官時 上方冲齡嗜學每進講開陳明蓋 上輒和顏受之一日聞宮中妖情花石因講宋史花石綱杜言群小倖授官氏甚大 上退戒左右曰講官言可畏尋陞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再陞吏部右侍郎會有大峪寺宮役上命廢往定制司禮密傳 上欲做永

石匱書

卷三

朱慶列傳

四

鳳禧堂

陵刺廢陰令人大地廣狹疏曰永陵廣八十一丈外加方塙若干今必欲如制淺地靈不小請並外方塙用八十一符聖祖九 敷且昭陵在望而制不守恐非所安中長洲邑曰 上諱言昭陵奈何獨許新妄贊云此止與獻陵對同疏留中久之 上密使人會其地亡并得請入謂廢斯舉無論省金錢亡莽所全立德亦甚大戊子陞禮部尚書丁繼母憂歸讀書東武山十有三千 上念舊學召入閣辦事至則備

陳曠稅為害引唐玄宗末徽宗為戒詞甚對至 上  
優詔褒美之癸卯妖書事起謂陳言不得已立之而  
從官不備高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廢者更也  
復幸內外官附廢者株累多人 上怒甚遣中使慰  
勞廢伏地哭失聲 上念奸未得偵較四出忽捕暨  
沈令參得王陰部士與於于比即玉立夙與勞問書  
欲以妖書事坐令參波及于王廢擬妖書付法司而  
以于下部院 上意不解促廢擬嚴旨廢第從妖書

石隱書

卷百廿七 宋史列傳

五

鳳禧堂

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廢笑曰大  
獄將興可奈何乃移書沈一貫言甚具一貫始從科  
道鞠論傑嫩生光事始罷已工部據利請廢門上廢  
謂此嘉靖三殿故傑今事與羊漆所在若洗微入礦  
稅原為大工不此之請設言往傑使 皇上無以示  
信天下非所以光聖德乃容其獨呈進 上覽之大  
悅遂傳旨緩工令擬諭以進廢因備陳曠稅原為大  
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曠所在稅課改有司徵以其

半濟工詔下海內歡拜慶更生天又疏請祥紫華司  
聖經等十餘卷於詔獄而曹御史學程以語東事忤  
旨繫稅監果永成証成陽令滿朝薦受稅銀建獄  
威力救得免未幾疾篤志簡在閣特所欲陳請諸務  
以當尸諫 上優詔報可將華張目問曰 上意若  
何頷而謝者再享年七十有四病中自撰行狀名曰  
茶史及宋生平所著數篇堂集若干卷行於世卒加  
太師賜祭塋謚文懿

石隱書

卷百廿八 宋史列傳

六

鳳禧堂

李廷機晉江人隆慶庚午鄉試第一萬曆癸未會試  
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壬辰陞侍讀改右春坊右中  
允甲午皇長子出閣充侍班官改右諭德掌坊事丙  
申陞祭酒丁酉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攝戶工  
二部盡革闔縣京舖行立水兌八規刊糧解單以杜  
橫索葺留京外羅城一百三十里歲省水衡萬餘  
金葺孝陵周垣五十里葺皇城直房公署廟祠牌坊  
橋梁飯堂皆取諸節縮奇羨度置無用之費未嘗動

第一婚三年改禮部左侍郎癸卯款赴入京署部事  
是時妖書事起京畿震動敏生先佐驗未甚明廷機  
督促成業事遂得寢滿六年吏部擬推少宰力辭請  
加尚書又辭山陰相公謂可加太子賓客曰侍讀學  
士不佳却要太子賓客耶山陰笑曰如公足以風末  
俗笑久之 上亦沒知其清謹歲值朝覲於禁中語  
左右曰此特京官正忙惟趙世卿李廷機開耳丁未  
上特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謝恩

石匱書

卷下 李廷機列傳

七

鳳嬉堂

疏言人臣惟知有主苟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  
於主者無不為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父母往  
來不知有毀譽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  
事不可對主言以是內省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為人  
教之建言急收拾人心曰天下事平：做去天下路  
慢：行去要急却緩要好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白  
美必歸君入告之語必不外傳雅慕清淨盡一之理  
欲省議論明職掌毋相執越守令甲毋動論官曰勤

事論人曰躬行論大臣曰搭當論相道曰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曰行所無事論用人曰中材最多惟恕惟  
公至論邊事則曰不可為問其故曰苞直可絕乎請  
托可杜乎由今之道而欲將勇兵強餉足不可得也  
既入閣四方書揭俱於長安門外投領無有至私門  
者在事九月主張四川撤兵全治然蜀生靈尚飢運  
撫安疆臣兄弟不至為播州之續謂北地營田可聽  
民自營官勿預優山東故海道通遠可轉粟給軍會

石匱書

卷下 李廷機列傳

八

鳳嬉堂

有煩言遂決意乞身自戊申四月後屢疏屢慰不出  
再遣鴻臚寺卿宣諭不出命同官諭不出聞事不聞  
即報不聞言者盡湧下耕已百冬移居真武廟人曰  
褻笑曰席藁也或曰荒涼曰回家之或曰子未可以  
去乎曰必去曰必待命去報中續成春秋日講考求  
樂逆隆慶實錄皇明閣史纂圖朝名臣言行錄編采  
賢事采則通鑑性理書著四書臆說家禮家訓仕績  
若干卷壬子始得請加太子太保遣官護行里居教

年以疾卒賜祭庶謚文節

石匱書曰四明之剛疾惡拘排擠正類宜為人所及  
目天若大山陰晉江謹恕自守不渝跬步乃誣以辜  
相衣鉢有過去未來現在之號逆影火降憎茲多口  
可謂朝廷向有公道哉四明與德歸相忤遇事皆有  
成心未免任氣憤事而至如山陰之徹破稅晉江之  
處妖書一語曰天造福寰宇謂非杜後之臣吾不信  
也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八 沈經正城列傳九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八

明 鄒南張 岱著

沈經正城列傳

沈經河南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  
轉中允尋陞春坊掌院萬曆二十九年以禮部尚書  
召入東閣大學士尋加少保文華殿大學士經清修  
亮節重名行守法度入內閣議論與四明沈一貫相  
左未幾同特去位里居多年杜門養重好同貧恤家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八 沈經正城列傳一

鳳樓堂

為德於邦外事一無所與不究其用為世所惜

郭正城湖廣武昌人萬曆庚辰進士選授庶吉士以  
憂歸終未補編修特館師四明沈一貫以正城不執  
弟子禮遂相左每與談天下事一貫歡自負正城  
意味輕之不為降也正城為東宮講讀四年例不當  
出亦不當而一貫以向祭酒連之正城怡然就  
職為祭酒大有聲譽萬曆壬寅陞禮部侍郎正城與  
歸德沈經意氣相係引為忘年交一貫血深恨之祭

卯五月正城同司官天恩定補益改益城應會者三人許給呂本范應改者一人陳贊應補者七人伍文定吳憐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平一貫與山陰未麻曰吾二人在非敢奪而梁益者正城聞而曰吾敢奪若以黃光罪當益是海瑞當殺也若以許論當益則沈鍊當殺也若以呂本當益則葛守禮諸人皆當購其秩沒其卯也奪之當疏上竟留中七月楚藩宗室華越等二十九人揭奏楚王華奎為某氏子

石匱書

卷百七十一

即正城列傳

二

鳳禧堂

類印斌印鑿：有擬應革除楚王亦上疏許辦禮科給事中張問達請疏下武昌閣宗詢問物論黨然謂王為假後下廷議一貫以楚王襲爵三十餘年豈宜輕易頗比楚王正城楚人謂知之獨確乃右楚宗人言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謂王非假爭之甚力正城請再勘一貫持不可正城語侵之次輔沈鯉獨是正城議一貫大怒許正城歸聽勘楚事竟獲楚王遣人奏謝同道書謝四明及諸比楚王者楚宗

人率衆邀諸廷兵備到使同應台即人為一貫索恐事露遣兵捕宗人械繫之閣宗群訴於楚撫趙可懷可懷煎謀之一人突前以手械擊可懷立斃於是捕治宗人生以謀叛大逆者七人某高者數十人楚事大案許正城亦得旨回籍聽勘守凍潞河之楊村妖書事起先是戊戌年有身危竑議一書為全椒知縣樊玉衡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所造詔削籍摘戍至癸卯十一月有妖書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稍

石匱書

卷百七十二

即正城列傳

十

鳳禧堂

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憚而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未歷：者更也內外官附廢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鏗總督李文御史張泰志武則錦衣都督王之楨都督俞永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承恩錦衣指揮鄭國賢人有陳矩朔夕帝前以為之王沈一貫右卿左王規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詹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迄於衢巷皆徧厥明奉



朝失色莫敢言大學士朱賡得於私室以聞請緝其人乞歸不允上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造書注名責項應祥喬應甲曰奏沈一貫請嚴跡之偵較塞路購賈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中將以傾沈一貫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忘一貫已喬應甲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誘人無自名理不問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監以慰安太子語諭內

石履書

卷百八十一

郭正域列傳

四

鳳樓堂

閣一貫恨正域魚恨沈鯉遂以妖書事生正域欲給事中錢夢昇直指正域併及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初僞醫沈令譽多貴遊至揚巡城跡捕之搜得楚王揭羊越劄封及刑部主事于王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以王立起官士騏與正域左右之又前漢中府同知刑門胡化首渠縣訓導沈明卿撰妖書廉問無據而明卿為夢昇姻故夢昇首攻正域沈中稱沈令譽為郭氏之食客胡化同卿之友當亟訊奸黨治

正域罪以捕沈鯉屢為奸人緩頰舉朝曰大變彼曰小事舉朝曰官捕彼曰可容所上指有震動人心虧損聖德等語曰互隱伏意欲何為中外大駭於是發卒圍正域舟捕共僕隸乳媪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忠又獲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揚捕僧違視琴士鍾澄百戶劉相等同沈令譽下詔獄考訊無所得逆較且環逼鯉即迫脅不堪惶太子遣閹人語閹臣曰先生輩忝我乞全郭侍郎會

石履書

卷百八十一

郭正域列傳

五

鳳樓堂

都察院溫純上書訟之辱文獻陶望齡先後詣沈一貫為解陳脈亦力持之鯉得安王士騏于王立以詞連落職錦衣都督王之偵千戶王名世首錦衣都督同知周嘉慶下東廠會鞠閹門慘掠嘉慶亦不承吏部尚書李戴為嘉慶外父慘訊特不悉慘視起八中堂上聞而惡之罷戴歸命錦衣嚴鞠妖書沈一貫朱賡請寬疑獄沈鯉亦上章引咎且乞歸不聽最後錦衣百戶崔德鮮順天燕生微生光并其子共偏婦

趙氏陳氏鞠之生光性陰賊善習人全坐遣戍大同  
故歸終不復詔下鎮撫獄倍受五毒並無竇據禮部  
侍郎李廷機趙世卿告輔臣朱賡曰敬生光事雖可  
疑倘再不具狀株連何已賡勸一貫如廷機言刑部  
尚書蕭大亨尚堅執不允御史沈裕力持定獄敬生  
光不肯承俗誘之乃曰死固所甘恐累及妻子耳裕  
許保全其妻子要裕設誓而後承獄具坐斬 上欲  
加崇以謀危社稷律論磔生光死後坐其妻子皆斬

石匱書

卷百廿一

郭正域列傳

六

鳳樓堂

無何裕盡見生光亦無病恭辛後有永嘉趙士楨者  
為殿中書發狂疾自言為是書月以碎落如磔狀而  
死正域得脫歸尋卒於家天啟二年贈太子少保予  
祭塋廕一子中書舍人謚文毅郭正域左袒楚宗誠  
屬偏見至以妖書罪之生致族滅一貫之手亦棘矣  
敬生光死有餘辜殺非其罪難言廷尉之平然株連  
不已禍且莫測借生光以救通國此權法也生光故  
盜俠聞李寧遠死重儀往吊不做聲哭者三日夜但

言公誤我子孫不脫共何以過哀力請之出寧遠手  
書皆波危不臣期將犯關邀生光為內應語生光  
史公照我破家今事不成故哭之恸耳子孫懼懼百  
計未懇願以數千金為壽遂與投誓盟神持金而去  
石匱書曰四明深恨歸德以郭正域為其門人故牽  
正域而橫入鉤黨四明欲殺正域以妖書可殺正域  
并可殺歸德故借正域以根究妖書仇傑多人遂欲  
一網打盡李陽毒手共可飽耶乃中朝正人如溫純

石匱書

卷百廿二

郭正域列傳

七

鳳樓堂

唐文獻陶望齡筆力行公道庇獲清流不惟不能株  
連歸德并且不能斷訖武昌舍也噴人徒污其口共  
四明之謂牛萬曆初年揆席不和大同為太倉所掄  
歸德為四明所制亮節忠猷皆不得大展其用老成  
彫謝君子深惜之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

明 幼南張 岱著

胡張並包曹惟列傳

胡濬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永豐令濬聽訟多寬宥而獨重契訟者購得其主使執謂曰汝策訟之利而不策訟之害也以三不策其類匝月曰盡此輩庭捐空矣為政七月以憂去持有成御史者特薦諸朝且曰七月為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

胡濬列傳

一

鳳嬉堂

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數舍而菜粥貸故人得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濬之治安福其操舍人率傲永豐舍而加以文永安福為紳大夫交口譽令若一而濬聞不悻曰吾得之安福為紳大夫其甚不若鄉者永豐得之耆老女孺聲也試御史治東城威院延騎家儒相成母犯御史琅濬復上旨語侵中貴無避忌濬每朝中貴人輒目憚之曰是悻御史耶少進去我曹常見魚

而紅運犯禁垣濬時已得按遼東乃上書言事：願及宮壺大約謂天子方冲幼慈寧能攝之欲以彤史見志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切幾陷大辟輔臣沈由救解乃削籍罷為民濬從戶部給襦袴一驢出都門客中勞之曰御史也而民雖然其御其史哉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眉衫強被濬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死不難也里居八年御史李學顏以疏薦濬倪得罪因是為者阻止濬閉戶讀書絕不以為意

石匱書

卷一百七十

胡濬列傳

二

鳳嬉堂

所著有未真某若干卷濬好佞佛嘗致之前數日與友人度胡橋過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先字一赫疏校濬曰視之濬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為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未一月而有胡僧持批把石一鶚武羸一真樞前詭頃移特去竟莫可踪跡有客游惠山泉亭見孝福中行誅入黃公祠恠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愈耶次日過濬廬濬死已七日矣其臨終時多恠異類此

張養蒙山西澤州人萬曆丁丑進士丁亥升吏科給事中時左都御史崇自修劾尚書何起鳴許奏御史高維嵩自修起為各降級養蒙上疏中救亦罰俸錄自知名為中間積官至左副都御史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六卿分職八柱承天家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可令代庖否以至戶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爭正事則十疏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九不點案

石匱書

卷百餘  
張養蒙列傳三

鳳嬉堂

何程之若此一曰科道漸輕舊綱者有賢有否不知其盡綱之錄新綱者有惡有善不知其淨綱之故西臺東臺列署半空行取屢格復除屢閣苟有可言豈必臺諫材根利於不問孤鼠便於縱橫固是將何定乎一曰撫按漸輕浮塵外官全藉撫按今撫按所薦不為陞遷撫按所糾不為降調則撫按視外官遂同秦越而外官視撫按竟若弁髦矣一曰進獻漸重匹夫笑惑厥有常刑王百戶棍無影之異寶欲騙久絕

石匱書

之僕張主簿購無用之白鹿欲復已褫之職臣下糾之不聽大開受獻之門恐上行下效殆有甚焉一曰四差漸重太祖戒內豎不許干預外事何其嚴也溫鵬於正德之季世宗一掃而空之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晏如邇來中使紛然四出有開礦者有收稅者有勦災者有查店者乞請無日不上批答無日不下左右藉京并以營差京并藉左右以固利陛下謂幹辦家事必須家奴豈朝紳盡誤國

石匱書

卷百餘  
張養蒙列傳四

鳳嬉堂

者乎疏入不報丁酉七月又上言曰君心與天心相為感通不先正心而強求於事雖有罪已空言終於矯枉陛下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堂倦於特御章奏倦於批覽卧起倦於晦明一曰好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察未莫舉其職一曰好勝颺威嚴而寵恩智善諛諛而忠慤直惡封駁而樂傳宣一曰好貨以聚斂為奉公以投獻為盡節珠玉豈於惟恆錦繡俊於篋笥瓊林大盈竟為誰積亦不

六五七

報戊戌陞刑部侍郎壬寅罷歸田里尋卒

董漢儒開州人萬曆壬午進士改河南府推官陞戶

部主事時神宗未靜營中諸事廢閣漢儒慷慨上言

皇上頻年深居群臣罕得見高不曰增例金於雲南

則曰造花絨於開陝不曰蜀藩加貢扇二萬柄則曰

楚王加進槽十六罈最煩費者羊絨值三十萬而貢

之臨蘭殘破之區陝西四鎮主客兵餉雖俞奏屢核

而葉夢熊仍請四十萬崇文門課稅日增誇多以示

右履書 卷百一十五 鳳鳴堂

譽利析秋先商旅因敝九閩三股之間惟聞縱酒淫

刑贖貨而已臣恐千秋萬歲之後不知以 陛下為

何如上也疏入不報後歷任至宣大總督天啟壬戌

陞兵部尚書以報去

包見捷雲南籍南直宣城人萬曆己丑進士授廣吉

士改吏科給事中己亥陞戶科都給事中疏論礦店

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瑛陷

危礦市為患太烈見捷一月三疏指款向使切直降

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提亂陝稅使馬堂幾死

朝廷之威太褻 上思見捷言起陞戶部主事歷太

僕寺卿特右金都御史巡撫江西庚申陞吏部左侍

郎辛酉年卒 身嘗學經傳補

雄于仁陝西涇陽人萬曆癸未進士己丑間為大理

寺評事疏進酒色財氣四勿藥箴疏曰臣到京聞成

餘僅朝見於 皇上者三此外惟見經年火動常日

體煥聖政久廢而不親聖學久廢而不講臣以是知

右履書 卷百一十五 鳳鳴堂

皇上之志醫藥難明藥餌難攻者也惟臣之四歲可

以療病請教陳之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者也

夫縱酒則消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

肝以 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持無醉也夫何醪味

是醪盡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沉醉之後持刀舞劍

舉動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 皇上妃嬪在側

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開駟門寵鄭妃而

冊封偏加即王妃有育皇家嗣之功不得并封甚則

溺愛耶祀而世言是徒備位處是而久不建此其病  
在慙色者也以 皇正高有西海直思漢後德也  
夫何取張而動至幾寸萬索路網動至幾千匹甚則  
拷索官言得張則言無張則起而加杖如張孫以賄  
通而見用紛事中李沂之言為不矩若使其無賄  
皇上何至優容其倖况沂之瘡痍未平而竊憑錢神  
後入雖 皇上無以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  
耶此其病在貪財者也以 皇上不怒而威且思有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四 于仁列傳 七 鳳鳴堂

之饕餮 皇上誠尚氣夫何以勸臣下之和衷而若  
之病雖就於心係累其身至忘何時而可愈 出  
春秋禹盛之時經年不朝過此以後之平當何如耶  
今春會場論題曰聖賢所以盡其性是熟指 皇上  
好貨好色但其指引而不發恐 皇上亦未之悟耶  
臣持撰四歲以進之但臣之說逆耳之言拾心之論  
對症之藥也倘蒙俞允出御使殿多接正人勿貪女  
色勿耽旨酒除此四累以靜攝不渝半平而聖體必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于仁列傳 八 鳳鳴堂  
強壯康豫如其不然願碎臣之首甘當欺欺之罪疏  
入 上在觀德宮召閣臣中時行等於西室 上以  
于仁疏手授時行時行等懇請寬宥久之 上意始  
解諭而月于仁以病請特旨着為民天啟二年推恩  
諸言官于仁贈卹如例  
劉元珍無錫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尋  
改兵部職方司即中乙巳四明當國枝歸德會大  
計借考功以快私憤元珍抗疏直糾前輔沈一貫之

因上行松給事中錢夢年之頑地無耻言詞激切奸  
黨恨之次骨謂不扶元珍議不可思會雷震即置  
木上懼反伏肯得削籍為民元珍歸與涇陽顧憲成  
講學東林寒暑不輟庚申神廟遺詔起廢陞光祿寺  
少卿辛酉三月入京會瀋陽陷沒贊畫劉國縉以招  
撫南四衛官氏為名擁數萬衆入內提督督餉侍郎  
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元珍上疏曰國縉授非李成  
梁稱義紀與如栢如栢結為兄弟狼狽相倚種害遠

石廬書

卷一百一十九 劉元珍列傳

鳳樓堂

東李成梁乘地資敵國縉代為營哨作免誅使胡  
人得恣意出併為烏薦食無窮倘本定基於此李維  
翰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鶴維之盜與如  
栢主和我之策獨忌劉縉為之鯁耳故令杜松出撫  
順布置私人定計殺伏松與縉俱血戰以死一則駭  
骨不存一則分門碎首如栢為諸將領袖冷眼旁觀  
令前之招撫與奏合是兩名將與數萬官兵定稿與  
如栢殺之同縉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鶴如栢而

反半杜松以逆制此何心哉楊鶴線索懸於如栢如  
栢線索懸於夷邦而國縉乃線索中傀儡乎之東則  
東學之而則西惟所命之總不失義兒本來向日國  
縉主用邊人冒帑金二十餘萬充克所稱土兵三萬  
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國縉贊畫大率如此已而被參  
解任跡跡說秘不知東遂已後作何勾當一任孫鞠  
屠戮之慘獨脫然於千鋒萬鎗之中直待河東盡沒  
腥膻河而危同崇卵國縉不後不先突如擁衆以入

石廬書

卷一百一十九 劉元珍列傳

十 鳳樓堂

衆至數萬不為平弱況山東礦徒素號劫劫天不降  
戍國縉既能招撫官民亦可收礦徒之用曷不就彼  
中糾合團聚牽制敵人以自贖從前之積孽而乃遽  
欲問進登萊天津瀛廣內地意欲何為况遼瀋之亡  
皆以降夷為內應今數萬之衆保無奸細掩入其中  
果為國縉招撫者或列有指授亦不可知夫一國縉  
耳今日若能招撫逃亡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既惡  
共賣國而然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

容嘗試自違事發難以來位士指駭叛即反嗟今日  
震殊人心之機全在刑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采新  
有如功罪已分彰瘁矣決坐令我行勝氣漸消磨於  
是哉奸緩之中甚可惜也即如楊鶴字如栢天下知  
其可殺而司寇不請奪正刑章故為縮朒以啟戎心  
而開倖竇況汝損牙爪羽翼偏滿長安為寇窟穴今  
所在大索奸細而獨置巨奸於肘腋恬然安之亦大  
左計矣 上題之下部議覆却司為國縉所持不敢  
石匱書 卷百八十五 列元珍列傳 七 鳳禧堂

覆而共通請擬用縉為東路巡撫遂格不行元珍素  
強無病京師偶示微疾遂不起

石匱書曰張江陵恨言官入骨於 冲主之前極力  
醜詆不曰套子則曰沽名遂使 冲主不復以人言  
介意而痛哭流涕之言悉以談笑置之今日墮其雲  
霧中而慷慨不之覺也嗣後二十餘年不痛不癢之  
世界總以江陵一語釀成其言可勝道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五

明 劄而張 岱著

門戶列傳總論

語曰去明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朋黨之人至此之  
河北之賊則其為禍也亦烈矣我明二百八十二年  
金甌無缺之天下平心論之定：蓋送於朋黨諸君  
予之手如舉甌而醉一氣飲乾不利其滴則諸君子  
之手亦云辣矣蓋人君撫有天下未嘗無黨我明慶

石匱書 卷百八十五 一 鳳禧堂

曆以前黨附其人：敗則黨散慶曆以後人附其黨  
人敗則黨存黨存則不患無其人：存則不患不與  
其黨此黨與則彼黨思以勝之彼黨勝則此黨又思  
以勝之勝復求勝相尋不已天下一日不亡其亦何  
所抵止耶奈捨千古奸人也然亦有一言可喜謂官  
職如讀書連則易終而少味朋黨諸君子推其私心  
只要官做要官做則又百計千方裝點其不要官做  
故別其路曰門戶其其人曰線索傳其術曰衣鉢美



其號曰聲氣竊其名曰進學非門戶之人庶者不庶  
介者不介是門戶之人貧者不貧酷者不酷奸者不  
奸惡者不惡以盜珣而一入門戶即是伯夷以虛杞  
而一入門戶即為周召入其門戶者同心推戴未入  
其門戶者着意招徠無論詐偽小人盡入其絡籠即  
正人君子亦間墮其窠窟如醉如痴首履者藝萬曆  
以來八九十年幾成一聚訟之世界一旦瓦解冰消  
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清夜思之不亦宜然人可笑哉

石廬書

卷一百八十五

二

鳳樓堂

譬之錢塘之許長出沙洲教里為狀田者亡莽越人  
爭之小矣人爭之益小謂得此田可以長享富厚乃  
頃刻湖平沙洲盡矣狀壤肥田絕歸焉有則吳越之  
人其胸中又作何觀想哉闖賊入都京師將陷諸臣  
請奪圍而走 先帝大怒曰爾等平日各立門戶不  
肯為朝走出外今日敗壞至此朕非亡國之君爾等  
定亡國之臣也國君死社稷已矣又將馬陞望：天  
語一字一血及後東林餘孽從誠闖賊猶曰我東陵

人也以圖大用更有天身事仇如項煜光時亨周鍾  
輩終以門戶緣係致其外明黨為禍之烈不愈出  
愈奇也哉

我明朋黨起於神宗癸巳京察冢宰孫瓏與考功  
郎趙南星力矯特獎以去留諸官不先白政府王錫  
爵不悅以給事中劉道隆疏劾稽勳即虞淳熙職方  
郎楊于逸吏部曲為庇護 上責回奏孫瓏乞骸骨  
歸趙南星虞淳熙俱鵜級調外左僉都御史王汝訓

石廬書

卷一百八十五

三

鳳樓堂

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部屬于孔兼陳  
泰來顧允成張納陞賈巖何喬遠洪起處助教薛敷  
教合流救之罷斥有差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  
瓏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  
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近李楨曾乾亨復乞  
歸選司盡化此入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已則  
曰近侍不利用正人米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  
而來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 皇上有去邪之

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媚嫉之私。聖上有容言之  
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為聖德累不小。疏  
上降揭陽縣典史次平枚卜吏却首推閣臣王家屏。  
家屏向以建儲不為錫爵所志。嘗語文選即曰。當今  
所敢恠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願憲成曰。吾  
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錫爵大志怒。謫憲  
成。籍憲成歸。遂講學於東林書院。東林之名實錄此  
始。憲成大負特望。海內目為清流。羽翼多人。互相標

石匱書

卷一百五

四 鳳禧堂

榜特總督漕運。非撫李三才。遂請武清侯以椒房通  
內。謀入政府。倚東林之士為聲援。折節事憲成。諸遂  
臣遠客。計三才力能得主。可為異日賜環地。譽之如  
一口。會歸德四明方開。南北之釁。四明以妖書幾殺  
郭正域。詞連于王立王士驥。東林之鋒少輯。及歸德  
四明相繼去。會推李晉江。廷機三才欲竄。八枚卜臺  
省交章薦之。宣城湯賓尹。宣化蕭雲舉。崑山顧天峻  
昂言於朝曰。三百六十人。齊上功德疏。昔見於王莽

今見於李三才。矢指執政力持之。於是徐卻諫北魁  
勦。奏三才奸貪不法。數罪。嚴逐格。李廷機入閣。東林  
恨三才不得柄用。排擯晉江。不安其位。杜門五年。狼  
背而去。東陵人遂擁戴福清。而葉向高。遂用矣。福清  
入相。東林皆居要地。趙而廷。曹于汴。徐北京。主平亥  
大計。入東林者必留。非東林者必逐。而南少宰之結  
階。主南計。盡逐東林。獨留南黨。是時朝士始分為南  
北黨。各立門戶。交相攻擊。甲寅。福清去位。乙卯。提學

石匱書

卷一百八

五 鳳禧堂

事起。王之案。何士晉。甲之不勝。落職去。庚申。神廟為  
罪。光宗繼逝。周嘉謨。楊廷左。光斗先後以移宮羽  
翼太子。孫慎行以弒逆。進究紅丸。其鋒甚利。而新君  
踐祚之後。卻元標。趙南星。王之案。輩相繼起。用福清  
再正首。俟東林之威。橫絕一特。照將錄出。配合一部  
水滸。首曰。天運。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特。兩葉向高  
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鄞。薛應  
火。忠世揚。大刀楊廷智。多星。終昌。期等。共三十六人。

地然正神機平師顧大章半地志律游大任行刑創  
于手吳爾成鼓上皂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擬議頗  
確壬戌之後魏廣微馮銓崔王秀長身容魏同文獄  
起三案盡翻請立黨碑幾同元祐丁卯瑞敗聖主  
當陽彪虎就戮欽定逆案炳若日星於是百子圖成  
報酬點將適足當矣此特南方之強一網打盡夫身  
婦守無以自直鬚眉而東林耆舊居然自附清流矣  
南人無計思欲少破狂瀾則周廷儒溫體仁二君子

石隱書

卷之六

六

鳳鳴堂

者錄此其選已宜與雖不完其用而烏程殺一節報  
則道學無色然一黃道周則號召無人逐一文震孟  
則報復無路則一錢謙益則與援無門於是有关昌  
時者獻一奇策曰項煜錢謙益不得大拜而天下聲  
氣盡在要求張溥而要求則宜與高第也欲使東林  
翻局則不可下擁戴宜與欲使宜與復相則不可不  
借徑涿鹿遂詣涿鹿向馮銓貸金六萬計遠丹陽暨  
生質順虞城侯氏共華金至都屬太監曹化淳為宜

與通語嘉定賄買內官百口交讚宜與既以后族居  
用而吳昌時播弄其中南北兩黨玄菟水火混為一  
家後以急欲昭雪涿州為朝士所援遂視師開門軍  
革如塔而局且大壞卒致賜死閹賊破都先帝身  
殉社稷而此特東林之人項煜首揆周鍾勸進蓋世  
清流盡為王魏皆宜與所引援布置之人也厥後北  
明既失留印偏安阮大城虎視眈眈磨牙礪齒按劍  
起曰福滿者求林之射的也立其世子為天子則東

石隱書

卷之七

七

鳳鳴堂

林無熊類矣遂與馬士英謀以軍中欲立福王一語  
定策弘光掀倒逆案報復東林先特可同雖盡置重  
辟周鍾周際勅死獄中昔日之南人以逆黨了之而  
今日之東林又以順黨了之矣三生冤業兩敗俱傷  
朋黨之禍始於通州終於安慶茲有名坑者首尾兩  
口饑則自食蠶蠶無幾體與骸盡而黨諸君於坑亦  
何異哉雖然平心論之東林假仗台義頗有正人南  
黨依附水山寔多群小此是公論至如奇謀迭出於

國破家亡萬難措手之特尋出一束林世仇之天子  
為之報仇重恨則仇人城之巧思毒計為不可及也  
已

顧憲成直隸無錫人學者稱為涇陽先生萬曆丙子  
舉鄉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同官魏允  
中劉廷蘭煥持名節江陵病各部司官令詞請侍  
業署憲成名憲成走馬立削去江陵銜之江陵死改  
吏部主事以太夫人年高請告歸三年閉戶讀易春

石匱書

卷五十五

顧憲成

八

鳳嬉堂

秋二經而成起驗封司主事丁亥大計御史高維崧  
以論劾何起為降調憲成與刑部主事王德新並疏  
救之德新下詔獄罷為民憲成降三級調外任補湖  
廣桂陽州判首蘇仰二公及我明莊定山俱以調  
至州人士望憲成來如三先生式臨之執經問業者  
戶履常滿亡何轉慶州司李丁艱歸補泉州司李士  
辰大計舉憲成無靖察欲第一人推考功司主事憲  
成至值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倡同官爭及與太倉往

覆爭者侃：無所曰且竟得寢高已趨而星司計盡

庶諸推肯子弟洲姪憲成寔左右之而星以中直罷  
去憲成疏願與同罷不報尋領銓事庶陟用舍與時  
局人相左忘者高意以中憲成以憲成時望折屬不  
敢發求憲成惟內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憲成歸里  
從游者日衆乃與高人行攀龍等闕東林書院集同  
志歲有會月有紀一時聲氣成集互相標榜傾動東  
南憲成乃作寐語寤語貽宰相王錫爵大畧言近日

石匱書

卷五十五

顧憲成

九

鳳嬉堂

輔相以揆授為工賢否混雜於平等而曰剖破藩籬  
是非立付之含糊而曰脫畧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  
君父此張禹胡廣之流豈不可恨語觸特諱下石者  
盈朝遂以憲成所與同志者目為東林和黨諸新進  
少年有才而學之士多起附之以為入東林者皆正  
人君子攻東林者皆小人憲成死後此風愈熾東林  
黨遂與國家相始終天啟間魏端痛恨東林搜剔幾  
盡有請立碑如元祐故事者左春坊左諭德倪元璐

有辨東林一說奏為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  
愆而正氣未伸謹擬愚忱仰祈聖鑒事臣聞持世不  
平則陰陽之戕起論人夫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  
社之靈為生我 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  
乎從容大奸寔驅蔽歆騰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  
平以克辟為杜執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  
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極門戶之名異命重申動以  
人才為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矢然而望來自著

石隱書

卷一百八十五

顧憲成

七

鳳嬉堂

其公虛走誠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興試復命  
八都從印抄見諸章奏凡改在魏者必引東林為並  
案一則曰和黨再則曰和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  
和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在魏之輩在魏而既和  
黨矢向之有幼志賢恭提呈秀者又和黨乎哉以臣  
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大東林則亦天下之村藪  
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操而或純人過刻樹  
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

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倚  
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  
中則又有泊然無營偷乎自逸謝華賤其若脫付然  
於不聞而徒以勝義心期遙相推獎此其人尤所謂  
淡漢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和黨則無不和黨  
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  
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不可不準諸庶民自後  
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

石隱書

卷一百八十五

顧憲成

七

鳳嬉堂

公然起而背叛名教裂魚鬪天子是乎連篇頌德  
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  
高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死  
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  
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  
論苛責吾徒此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  
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蒙傑恭  
之理教決無沉埋况奉思綸屢伴酌用而近者任事

諸臣似猶以道學封德特為瑛業雖或薄從剪後未  
肯方引則亦大原諸臣之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  
臣以此為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德為在魏之  
吳也即亦使牛李為國况乎牛李之借東林以媚  
在魏者其人自取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在魏  
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為蕪矣雖百東林烏能  
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  
此也臣又從印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

石匱書

卷百八十五

鳳樓堂

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  
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恠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  
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持與事大臣並皆蓄  
縮閉然而爌獨侃々條揭明其不然大孫慎行君子  
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權奸未棄逆熾大張爌以  
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陞辭三疏字字秋霜一特  
以為寇來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較不及點灼橫加  
則徒以其采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

石匱書

爌不為無說封疆失事業有使而當時之議乃欲  
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附辜也然堯克  
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內不死於法吏而死於  
奸嚮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  
之也又如詞臣之案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  
卿人之月也此於陳寔王烈三月告官昌言獲罪人  
又以方之雁倫舒芬與臣同半同官儕輩悼其方處  
不敢以雁行相急而當其去國飄然俸身天際臣等

石匱書

卷百八十五

鳳樓堂

自視則猶真土也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  
旨再下謬悠之諱不已甚有加之竊盜之名者豈以  
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  
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  
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惡相越舜象已然世不  
聞柳下惠肩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魁之罰震孟何  
罪遭此嫌疑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  
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

六六七

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之論韓煥文震孟不爭一時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說申諭諸臣凡於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惑要本虛公以消偏黨其韓煥雖廷推未與而早奉聖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遂文震孟雖命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溫文獎雪於以破方隅而申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節元標業蒙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石匱書 卷一百八十五 顧憲成 志 鳳禧堂

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於二臣之間取表二字以旌儒碩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熈燬者併宜令革復如故益書院生祠相為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疏上天下傳誦之遂為東林定案憲成死後十五年以黨人奪憲成官并奪誥命戊辰 烈帝登極贈吏部左侍郎賜諡端文

石匱書曰顧端文賢者也而為淮撫所欺入其罟竹

林斐儿无生純樸食惟蕪菜蒿藉之外身無長物端文信之遂與交交則公孫布故端文且不能燭其奸而况餘子乎故黨人不一凡入黨而黨足以冒之者則留之黨中不足以冒之者則出之黨外若顧端文黨不足以冒之者也然門戶之名定孫公始故以端文立傳而附以東林黨人十有四焉

孫瑞渭南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卒贈少保瑞古執剛狀侃不挽觔角而人始石匱書 卷一百八十五 孫瑞列傳 志 鳳禧堂

立門戶致使水火之戰與國存亡伊誰之過曹于汴安邑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于汴鯁介魚直為東林魁楚遇事諫論絕不依阿頗為群小所憚

喬允升雒陽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允升嫉惡若仇不少假借辛亥主計大肆辣手未免為局而起見遂為朝士所排

王紀尚城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卒贈少

保謚莊純紀教尚風節立朝侃侃正己率屬人多悻  
之至封疆一案不拘局而尤為廷尉稱平

陸羽正益却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卒贈尚書羽正廉直勁正頗為同儕所深而位  
愆之特惟事講學不免迂腐

鄭三俊建德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  
三俊峻潔自立不濫交人而善為預備職任司農人  
皆服其經濟

石匱書

卷之五

曹子承先系

鳳嬉堂

陳子廷宜興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南京都察院左  
都御史卒贈尚書子廷剛正練達砥礪廉隅知無不  
言毫無持順而絕意仕進使人不可親疎

馮從吾長安人繇進士至右副都御史卒贈少保謚  
崇定從吾劉介有守難進而易退與劾元標建善節  
書院於京師聚徒講學子立身高潔不為婦寺所容

王國權州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卒贈少保謚文肅蓋訖宣城遂開化陳往：假借

東林以濬其介橫

丁元薦長興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尚書司少卿  
事慷慨直言而孤潔寡交終老林中人皆畏其強項  
于孔魚金壇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儀制司主  
事孔魚依行一意絕無交遊而終身甘處下僚政見  
不同人然

安布范無錫人萬曆丙戌進士仕南京吏部驗封司  
主事以仲收高攀能削籍歸里講學東林冠蓋之盛

石匱書

卷之六

陳子承先系

鳳嬉堂

可比鵝湖避世三十年終以殉死

薛敷教武進人萬曆己丑進士南觀政即疏劾兩大  
臣左遷教職會趙南星以計事被譴上疏力爭遂入  
黨朔敷教面目歲令奸而折人過人皆憚之隱居二  
十餘年環堵蕭然終不改節

葉茂才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仕至南工部右侍郎  
茂才於世泊無所嗜官至九列間若寒暖四壁蕭存  
不蔽風雨



石匱書曰此世所謂東林黨人也諸君子皆砥礪庶  
陽維持風教即不無過激過矜然溫賜之指猶清流  
也惟是聲氣既廣其水莫辨間有匪人混廁其中而  
後來納垢藏污如北方卑之相馬夫而馬夫而  
奏愈失而愈非其初矣洛蜀朔黨卒亡宋社迨至江  
南共主撤土偏安猶植黨不已而甚至投降閹賊猶  
自負東林希冀重用不亦大可笑哉

石匱書

卷百八十五

薛教業考

六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四

明 劄而張 公著

葉向高列傳

葉向高字伯高清人向高止持遺像忠林夫人避外  
家生於敗廟遂名曰廟五歲方歸鄉六歲就外侍稱  
奇童十五赴邑試縣令許夢熊首拔之特向未聘夢  
熊聞之入俞氏有女召曰若女擇配無如葉秀才者  
即公室置酒邀向高父子飲削饋函帶在成禮而歸

石匱書

卷百八十七

葉向高列傳

一

鳳樓堂

皆令辦不費一錢為屠已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轉春坊陞國子監司業兩平特中允  
歷諭德殿子 光宗以元子出閣向高當充講官以  
閑語見抑隨侍經進元子見向高多鬚飄灑告中貴  
曰此飛精先生也丁未升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特  
神宗靜攝宮中庶務革闕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閑  
共志全在采樵采樵不行公在疏揭今章奏留中發  
采者少采而不當仍復留中至於疏揭十上九不報

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與外間不殊然外間之一政  
一事所不能得者又無不責之閣臣閣臣將何以塞  
責此臣之所以懇乞 皇上另補閣員容臣休致惟  
皇上憐而許之辛亥九月里太子生母貴妃王氏薨  
秘不外傳而高知之矣曰勿謂淺簡今日勿言也遂  
共揭越四日發傳遂得成禮癸丑充考官典禮却試  
向高以內閣止一人入閣乘擬不便再疏辭不允向  
高入薙日即有二尉闖入監試御史請以中使送院

石匱書 卷百八十一 雜向高列傳二 鳳禧堂

門外開中門令內閣官捧入再開內薙門置本於案  
中書官接入未完復開門傳送中使進御日以爲常  
試事竣兵部請福王之國內傳以春蟄地土不完錢  
糧未到復改期明春向高封還內傳附揭云福王之  
國日期欵諭今春借錢糧地土爲辭改俟明歲雖  
皇上慈愛難到而衆口紛奴此非所以自明也至如  
田土則福王地租已滿四萬六千餘兩多潞府六千  
有奇矣止河南山東搜括已盡八寸盡屬民產豈可

石匱書

強增使北方擾動王亦何能安身疏入報聞七月武  
弁五日統許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晏閣莊上飲  
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呪咀太子又刻木爲太后  
皇上像許共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  
語多涉鄭妃福王向高容揭云臣訪得五日乾孔學  
等原係京棍此事大類往平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  
究治故難處分今告者與被告者見在法司一審即  
明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皇一或張皇則中外

石匱書 卷百八十一 雜向高列傳三 鳳禧堂

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乃國  
家之所損多矣 上察容積藏之事遂得寢向高復  
密奏連令福王之國 上納之皇貴妃遣人語向高  
曰先生全力爲東宮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色  
曰此正是全力爲王處 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  
起此寵眷特政行賄賂倍厚若特移勢改常額外緣  
毫難得况積年口語可畏一行冰釋且得賢叅老臣  
爲王何所不至皇貴妃聞之大恸泣於 帝前 帝

六七一

亦大慟乃命如期擇吉行禮却先定儀注別皇太子  
四拜坐受無他語向高容啟皇太子必須如意太子  
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同辭乃立受答其二握手  
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 上與皇貴妃皆大喜甲  
寅二月慈聖太后崩向高有感觸聖孝上疏乞休第  
六十二疏得請遂出乙卯提學事起 上每嘆曰葉  
陶元在必無此欲再召有尼之者遂不果 光宗登  
極詔起向高復入內閣天啟二年命行人徵召來京

石履書

卷百八十一 葉向高列傳四

鳳樓堂

時魏瑞用事太阿倒持向高多所匡救魏瑞忌高攀  
龍劉宗周將重啟爭尤力謂二人負特望必去之請  
自我始皆得止木幾章允儒帥衆有旨廷杖又苦救  
得免向高嘆曰昔年事 皇祖以手代口雖甚觸忤  
怒一夕即平請亦得免今日與內臣辨以口代手閣  
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雅勝必不絕後難措手矣給  
事中朱童蒙等希魏瑞旨力排卻元標至此之妖寇  
傳聞中欲折毀書院向高極口陳元標為光朝忠臣

長於學問宋方盛時正以漁洛關閩講明學術比及  
而宋王雅韓倪曾輩始立偽學名目構陷朱熹諸賢  
而朱祚遂終我 二祖崇尚理學治冠千古奈何輕  
信人言作此舉動為後世口實書院得不毀尋楊遵  
以二十四罪訐奏忠賢九卿科道連章上或謂宋此  
決勝從向高為助向高曰此事未可力爭宜留閣臣  
魏廣微從中挽回遂共揭劾 上聽忠賢歸私宅解  
共事權以保全之旨下謂已悉勞臣用心并叙忠賢

石履書

卷百八十二 葉向高列傳五

鳳樓堂

有思有功不可負累百餘言向高曰所批文理明順  
內瑞無此手筆此必有捉刀者憂正未艾時傳徐大  
化所為察之果然上却萬燦以陵工缺費疏請內帑  
廢銅廷杖建時小瑞復密杖亂下氣奄：出絕杖畢  
旬餘而死御史林汝蒼巡北城山使被責奏聞亦杖  
百汝蒼遂為燦事潛遁誤傳匿向高所中使百餘人  
直入向高私寓搜捕無所得輒肆毀罵坐索向高奏  
之置不問於是向高決意請歸上疏得允命行人護

送四籍後贈太師謚文忠

石匱書曰福清得君如彼其忠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雖無奇猷偉績以仰酬知遇然其羽翼太子祗席福  
王委曲調護於兩宮之間終無嫌隙其功亦鉅矣士  
成再相日與權璫共事補救匡扶為力甚苦使發從  
其言暫留南樂挽回其內亦或不至決裂至此惜乎  
調御沈水訖無其人時事共可救哉

石匱書

卷一百八十七

蘇白高列傳

六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七

明 劔南張 岱著

方從哲魏廣微顧東璫列傳

方從哲錦衣籍德清人萬曆癸未進士錄庶吉士歷  
官吏部右侍郎萬曆癸丑副葉向高典試事竣杖八  
月同吳道南辦事東閣持 神宗深宮卧理諸司本  
章槩置不發從哲復以循然為容獨當 上意御史  
出差五六年不交代而有徑去者去亦不問凡事廢  
弛即起居注一事向有詞臣專主福清廢其官自領  
然福清長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哲一槩并棄  
不錄有以日後史事為言從哲云異日纂修自擬取  
各却本章閱之內府藏籍甚多自其竝遭謗後史官  
避嫌不敢至內府繕閱其書為史後竊去所藏漸耗  
有諷從哲稍整飭之從哲感頤曰多事多事丁巳十  
月票擬不行疏皆中閣雖意出 神宗亦從哲有以  
將順之也庚申七月 神宗賓天八月一日 光宗

石匱書

卷一百八十七

蘇白高列傳

一

鳳嬉堂

錢祚十二日 上過勞煩憊從哲同內醫崔文昇下  
 通劑之藥 上一晝夜三四十起 逆支離床褥間 吏  
 科給事中楊連劾文昇下藥之誤 并及從哲 上疾  
 彌留 召從哲等於乾清宮文顧命 上欲封李選侍  
 為貴妃 遂加從哲少保 賜銀壹百兩 坐塔一盤 越三  
 日 又召從哲等於乾清宮 仍諭冊立貴妃 從哲叩頭  
 對曰 已諭禮部 卜期舉行 平竣吉典 以慰聖懷 上  
 喜 賜諸臣銀幣 燒割 從哲遂進 李可灼用紅丸 次日  
 大漸中外譁然 以李可灼詆下切劘使 聖駕一夕  
 上賓 恐有陰謀 請下司禮劾問 而從哲議旨 賞可灼  
 銀伍十兩 御史王文壽爭之 乃改采罰俸一年 議者  
 遂起 以 煮廟嗣統 給事中惠世揚奏 恭輔臣從哲  
 十罪 三可殺 疏言 從哲獨相 七年 妨賢 害國 罪一 駱  
 卷無禮 失誤 哭臨 罪二 徒擊青宮 庇護奸黨 罪三 恣  
 行胸臆 破壞絲綸 罪四 縱子殺人 滅視憲典 罪五 阻  
 抑言官 蔽聖耳目 罪六 陷城失律 寬議撫臣 罪七 馬

石齋書

卷百零八

方從哲列傳二

鳳樓堂

上催督斬送金師 罪八 徇情罔上 昂茲貽羞 罪九 代  
 替權稅 辱國殃民 罪十 有此十罪 已不容於究辦之  
 世 而况其無君之罪 又有秦檜虛把所不惡為者乎  
 鄭貴妃封后之舉 滿朝臣子爭執 從哲兩可其間 非  
 先帝英折明示 概止階之 為禍何可惡言 是從哲徇  
 平日之交連 而忘宗社之隱禍也 無君當誅者 一李  
 選侍 原為鄭氏私人 麗色藏劍 以因緣近幸之故 欲  
 抗先聖母為人 臣子不共戴天 從哲獨非人臣 未反  
 受到進奉 進忠 盜藏美珠 夜半密約 必欲封貴妃 又  
 欲佔住乾清宮 是視金匱為兒戲 從哲何心 滅絕人  
 臣禮至此 是無君當誅者 二 崔文昇 罪輕用利伐之藥  
 傷損 先帝 科臣 臺臣 論之 從哲 又何心 而代擬出  
 脫李可灼 進劫藥 連亡 從哲 又何心 而擬旨 賞賚 律  
 之 趙盾 不討賊 又何辭 於弑君之罪乎 是無君當誅  
 者 三 從哲 遂上 疏乞 休三 疏乞 歸里 壬戌 尚書 孫  
 慎行 劾 採進 論李可灼 事 請正 方從哲 弑逆 之罪

石齋書

卷百零八

方從哲列傳三

鳳樓堂

從哲連疏中辨自請褫奪有旨慰之乙丑魏瑞用事  
命詳無親雲興定紅丸一案諸請誅從哲者一特梳  
斥殆盡

魏廣微南樂人萬曆甲辰進士天啟二年十二月同  
顧秉謙為大學士入閣辦事廣微素同結魏志賢附  
為同姓阿諛取容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奏志賢  
二十四大罪疏入志賢亦憚懼禍欲結輔臣韓爌  
為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容氏又從中委曲

石匱書

卷之八

魏廣微列傳

四

鳳樓堂

調發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以漣疏中有門生宰相  
語深恨之是時志賢亦有疏辭職魏疏先下備極溫  
諭次日乃下漣疏切責不少貸志賢愈益恣肆任情  
及望廣微乃以已意用筆墨點綴一冊分差等目  
為和八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龍錢謙益成基命  
繆昌期姚希孟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六  
七十八密達於忠賢以漸擴斥後手書所欲起用之  
八黃克纘王紹徽王承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

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點用葉向高不安其位去  
顧秉謙居首揆吏部尚書謝陞起用至京見時政日  
非勉終一選歸且以書規廣微中旨大排廣微之意  
史記事黃汝亨冬有書以大義告廣微成拒不納冬

十月朔頒曆並有事太廟上冕而升百執事成集  
大學士魏廣微不至迨飲福文昨禮且告畢眾踏入  
班拜跪吏科給事中魏大中劾之曰皇上升殿頒來  
歲之曆四方萬國誰不頌首奉行其禱命推行獨奢

石匱書

卷之八

魏廣微列傳

五

鳳樓堂

安二冠耳廣微執政重臣何以驚鳥不拜正朔也  
皇上於一日間行二大禮頒朔不至享廟則後至其  
無禮於皇上亦已甚矣廣微上疏自理且乞骸溫  
旨留之廣微恨大中共御史李應昇上言閣臣魏廣  
微疏辨自謂罪止失儀夫行禮悞始謂失儀謹按  
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奠失儀者杖一百廣  
微尚可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  
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

父允貞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捧祀至  
 今、廢、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  
 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為珠、方今 聖天子在上、  
 賢公卿在、亦、廢、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每見指  
 摘、輒自失望、若十手十目之恭、其隱也、廣微當退讀  
 父書、保其家、母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見  
 乃父於地下 上切責之、魏大中、李應昇、俱以次降  
 誦、尋下瑛撫司、酷刑慘死、七年魏瑞、敗、編、修、倪元璐

石叢書 卷百八 魏廣微列傳六 鳳禧堂

追論大學士魏廣微、顧秉謙、媚瑞、奪恩、廢、廣微、尋削  
 籍 上曰、故輔魏廣微、恃國柄、授逆瑞、毒遍海內、寔  
 為禍首、其以先朝其芳、例除名為民、以為人臣附奸  
 不忠之戒、崇禎二年、欽定逆案、結交內侍、次等大學  
 士魏廣微、爰書曰、火、依、念、劾、因、合、內、謀、小、粟、潛、通、中  
 旨、為、借、言、正、因而、禍、國、委、柄、至於、不收、厥、罪、成  
 顧秉謙、崑山人、萬曆乙未進士、天啟二年、以大學士  
 入閣、辦事、葉向高、去國、秉謙、右首、揆、朝事、皆取決、忠

賢、恣心、阿附、忠賢、敗 思宗、欽定逆案、結交內侍、未  
 等、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人、厥罪城旦、爰書曰、顧  
 秉謙、自天啟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粟、中間止  
 遣內監、微有規陳、乃刑賞、借濫、一無匡正、喪倫、輕襲  
 阿逆、何辭 聖明、有頑、此、依附、有負 先帝、付託之  
 旨、允是定評、秉謙、歸里、家、若諸生、歸奉世、為首、刻求  
 謙、惡跡、六十餘款、徧貼市衢、糾集被言、百姓、數百餘  
 人、奉世、投刺、并、謁、秉謙、秉謙、出見、奉世、以惡款、出、眇

石叢書 卷百九 顧秉謙列傳七 鳳禧堂

秉謙對秉謙、朗誦一款、即喚被言人、質對、秉謙、不肯  
 竟、讀、奉世、挽、其、手、將、諸、款、朗誦、畢、被言、數百人、既進  
 廳、事、而、傍、觀、者、至、數千、餘人、奉世、大聲、曰、此、閣門、表  
 子、逆、黨、渠、魁、真、所謂、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者、也  
 今日、先火、其、廬、為、被言、諸人、捐吐、其、氣、衆、百姓、一齊  
 舉火、數百人、持、米、易、將、前、廳、後、堂、重、接、樓、閣、一、特  
 烟、燭、燭、天、秉謙、家、口、百餘、婦女、臧、獲、搬、運、箱、重、者、諸  
 人、要、奪、投、入、火、中、頃、刻、灰、燼、秉謙、狼、狽、而、走、僅、以、身

免奉世自出鳴官就獄認罪有司以仇民激變事出  
非常罪未加哀蓋赦此特臨都有新安賈若初為  
金陵大會適邀金陵之貴客文人妖姬韻士一特集  
集其供唱者為有名曲部一回華林一曰興化東西  
二臺共演鳴鳳扮嚴分且者華林則李伶興化則馬  
伶生旦外丑諸脚色俱不相上下至講河套則人皆  
走者李伶人：擊節讚歎不已而竟無一人顧盼馬  
伶者馬伶大耻不能終劇易衣遁去：三年而返乃

石匱書

卷頁七 顧東坡列傳八

鳳嬉堂

徧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譙招前日  
賈客顧興華林更演鳴鳳奉一日欲折安賈復演劇  
如故及講河套馬伶之舉止動盪聲音笑貌遠出李  
伶之上李伶乃下拜稱絕問馬伶何所師而技遂至  
此馬伶曰師吾儕烏能及汝吾聞近日之崑山顧闈  
老即昔日之分且嚴闈老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  
三年日侍顧闈老於朝房習其聲音倣其笑貌乃得  
之此則吾之師也堂：宰相彼一伶人觀破至今白

下傳為笑談有文人侯方域者為之作傳

石匱書曰方從哲為相當 神宗靜攝之時乃備點  
委蛇逢迎 上意十餘年內養成一能敵不振之世  
界此特有幸相與無宰相等矣然其阿諛逢君猶為  
神宗起見也即其曲庇寵人左袒鄭氏亦尚為 神  
宗起見也乃若魏廣微顧秉謙之妾身婦寺人事魏  
瑞、奸勝奴顏授以國柄則全為魏忠賢起見較之從  
哲則又愈趨愈下矣吾故今為作傳以見萬曆以來

石匱書

卷頁七

九 鳳嬉堂

數十年揆席衣珠捧地若此柔順取容皆錄德清作  
而從哲之罪可勝誅哉



石隱書卷第一百八十三

明 鈞而張 岱著

韓爌劉一燦林軒列傳

韓爌山西蒲州人萬曆壬辰進士庚申八月泰昌登  
樞枚卜多人獨簡何宗彦劉一燦及韓爌三人爌清  
忠有執不喜榮進釋褐之後淹滯閑曹恬退自守大  
拜不數日遂與方從哲等同受 光宗顧命輔佐太  
子天啟辛酉七月以點提傅思具疏辭不允復上言

石隱書

卷一百八十三 韓爌列傳

一 鳳禧堂

有曰苗功叙發歲月分明益軍興之始未經小艸之  
出山暨凱奏之時簡為林守之閑老功非所及括之  
其何以為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伏望 皇  
上俯垂鑒焉崇逾寵私天其恬澹之節大槩若此熊  
廷弼狀具送閣下乘擬爌以封疆失事廷弼化貞情  
罪則一何得以局而起見獨釋化貞狀：不平閣筆  
而出遂遭衆謝後紅丸獄起孫慎行許奏李可灼因  
及故相方從哲劾議閣然而爌獨條揭明其不然獄

得以平迨魏瑞用事逆熅大張以中救群賢抵觸當  
事岸然投劾決意歸休陛辭三疏字：秋霜一特以  
為剛介嫉惡不媿古名臣焉崇禎元年召爌復相於  
十二月入朝三年五月尚寶司卿原抱奇劾爌致寇  
爌致仕歸而止揆帝厥苑未究世共惜之

劉一燦江西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庚申  
歷官禮部右侍郎是年冬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入閣辦事一燦清忠公亮復示人以和天下想望

石隱書

卷一百八十三 劉一燦林軒

二 鳳禧堂

其半米天啟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尋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中樞殿丞戊戌以魏瑞用事官  
中才爪口露遂乞身歸知少師莊馳傳官護回籍未  
幾年

林軒蒲州人為曆丙辰進士以廷試第三人授編修  
正學禮部不事煥阿取重儕賴天啟丁卯陞北京國  
子監祭酒時魏瑞竊柄勢熅熾天尸祝生祠騷動天  
下有監生陸萬齡者以忠賢功德上擬孔子請建志

賢祠於國學之傍血食萬世與天地同休奉旨於國  
學射圃卜地建祠林鈺力不能諫憤懣難容於是夜  
挂冠於國學櫺星門不辭竟去忠賢偵知政擬連繫  
八月二十三日 無廟賓天遂得寢崇禎九年起鈺  
於世并束同人學士鈺劾節清操不能阿世受制首  
於致政而去天下惜之尋卒贈禮部尚書贈謚文穆  
石匱書曰鳳凰麒麟不見者也其即以不見稱亦孔  
子老聃不用者也其即以不用立教蒲州南昌蒲田

石匱書 卷百八 林鈺列傳 三 鳳嬉堂

三君子出與世左不究其用而孰知其高風幼即指  
僕後世又自其阮窮茂快中而又增其重也而樂涿  
州煙灼一時用則用矣嗟我三賢其肯以此易彼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四

明叙南張 忞著

三案諸臣總論

帝王之勢位與人殊其情性則一也帝王之品地與  
人殊其戚屬則一也故凡處帝王之家事者即以處  
庶人之家事揆之其情理則未有不合我明之有三  
案其盈廷之聚訟也久矣不得一近情之言則其紛  
不鮮余嘗問客曰凡庶人之家平白無事有一捉徒

石匱書 卷百七 三案諸臣總論 一 鳳嬉堂

持白挺闖入指其應門之人而直入中堂被打之家  
有不驚惶攔阻執之到官而問其來歷究其主使者  
乎客曰無之人問曰人家父母有病被庸醫誤下其  
藥甫入口而親即旋殞為其子孫者有不詬詈醫  
人碎其藥籠告之當道以治其庸醫殺人之罪乎客  
曰無之人問曰人家小兒生母蚤死寄育於諸母諸  
母不加思養待以非禮其子號泣躲避走匿他所扯  
人之衣拉人之裙決不肯入其諸母之懷為其戚屬

者見之有不恨其凶暴思為小兒易置其處乎容曰  
無之然則可以定三案之說矣論搥擊者論其不應  
持杖打入人家之說也論紅丸者論其誤用劫藥究  
其庸醫殺人之說也論移宮者論其諸母凌虐小兒  
為之易置其處之說也對衆昌言明正其罪在諸臣  
之持議未嘗不確乃為之解釋者不過曰風癩風癩  
則可不風癩則不可也不過曰誤則可故則不可  
也不過曰治命治命則可亂命則不可也曰事關宮

石匱書 卷百十四 三案諸臣列傳 二 鳳嬉堂

闕不曰事關國本乎曰醫人有割股之心不曰光  
廟有鼎湖之痛乎曰先帝之寵人當念不曰先  
帝之嗣君當慎乎曰深別隱恐傷國體在諸臣固不  
當后以為功防微杜漸遏絕異謀在諸臣尤不當坐  
以為罪今之罪之者謂其借端生事投影捕風未免  
過於吹索譬之家有火盜諸奴畏避噤不敢出一言  
而一奴拯救焦頭爛額故為恐愒以自大其功故為  
恐愒以自大其功謂之非純臣則可乃故為恐愒以

自大其功而遂謂之奸邪則不可也

搥擊

王之宋列傳

王之宋陝西朝邑人萬曆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萬  
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木棍  
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為  
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  
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巡視皇城御史劉

石匱書 卷百十四 王之宋列傳 三 鳳嬉堂

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  
形似風狂臣再三拷訊本犯吹稱喫齋討封等語  
詎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  
點猶情境巨測不可不詳鞠重擬者刑部司官胡士  
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日強李萬舍燒差焚草  
氣極於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認識門  
往西走適路過男子二人給曰爾無憑據如何進入  
爾竿槓子一條未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日夜氣忿

夫志癡狂遂於五月四日手挈束木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本月十一日提牢主事王之采散飯獄中未至新犯張差見手力壯強非風癡人初招告狀着死撞進復招打死罪臣問定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即置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麾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扶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石隱書

卷百八十四

王之采列傳

四 鳳禧堂

此犯不癡不狂有心有胆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之以飲食始半吞半吐中多疑似願皇上縛亮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形可立見矣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為人死至大奸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者姑試之於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駭禁用其死力於石隱書

卷百八十四

王之采列傳

五 鳳禧堂

寔以風癩二字定為鐵案矣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  
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慎勞永嘉王之宋吳養  
源曾之可柯文雅光岳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  
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  
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人有姐夫  
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尾殿之龐  
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  
父常往龐保處送炭龐劉在玉皇殿商議和我三舅  
石隱書 卷一百四 王之宋列傳 六 鳳樓堂

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  
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  
此事寧無結局而今方待勘未卜的耗何如臣固不  
敢預擬也疏留中閣臣疏催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  
奉襄大典逆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  
有風癩奸徒張差持杖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  
驚思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  
本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護衛連日覽卿等所奏姦  
石隱書 卷一百四 王之宋列傳 七 鳳樓堂

外父逼着我來說打進宮中撞一個打一個打着小  
爺喫也有穿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  
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為真人等語刑部  
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  
鞫給事中何士晉言頃者張差持杖突入慈慶宮事  
關宗社安危 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  
查勘乃自日以來似猶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宋一  
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

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求 皇上速將  
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司拷訊如供有國泰主  
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  
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  
泰自具一疏告之 皇上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  
切起居俱係國泰保護稍有踈虞便即咥罪則人  
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攀一惟焚惑聖  
聽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逃或陰斃張差使滅  
石匱書 卷百七 王之宋列傳 八 鳳禧堂

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癩張  
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有許多聞說爾等誰無父子  
乃輒來離間我耶遣見刑部郎中趙會禎所問招情  
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  
餘人不許波及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奉執東官  
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御史劉光復跪  
於班後高聲大言曰 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仁孝語  
未竟 上不甚悉問為誰中使以御火劉光復對光復  
石匱書 卷百十四 王之宋列傳 九 鳳禧堂  
大言不止 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復申前說詞氣益  
峻 上色頓改連呼錦衣官何在者三無應者連令中  
涓縛之杖杖交下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候旨從  
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以  
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  
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  
至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  
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

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汝有何說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深為可恨上謂各官曰爾等聞皇太子語否人迷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跪聽未起上屢顧闈者令續到官皆放進不許攔阻以故後來者拜跪錯亂班行稍右與帝座遠上又持太子面問曰爾等都見否眾俯伏謝乃

石匱書

卷百九

王之宋列傳

十

鳳嬉堂

命諸臣同出次日決張差於市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大華殿門前鞠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情俱轉展不招方審問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定係風癩誤入宮闈打倒門官罪所不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於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

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攀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况姓名不同當以讐誣干連從輕擬罪奉請定奪則刑獄平於本宮陰隲亦全美六月戊子刑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為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答從之王之宋為科臣徐紹吉其臣韓浚所糾部處閑住中旨特點為民熹宗元年御史魏光緒上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

石匱書

卷百九

王之宋列傳

十一

鳳嬉堂

二先皇帝以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爪抱空曼奸人構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為阱驅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張差棍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團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東木相木棍之凶器打死小爺之逆詞洞心賊目此時稍有人心謂空請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備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

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捏風癩以為張本司官  
承望風旨曲意偏護改黨內為教內都頭為香頭許  
地三十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頭搶地謂  
同謀做事：敗獨死竟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宋懼  
為赤族之誅明言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已巧借察典  
追奪誥命主事李俸聲言處分勒令致仕即中陸大  
受張廷上疏告變張廷卒以憂死而大受又以火計  
黜去嗟：逆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借風癩漏獄詞

石匱書

卷百九

王之宋列傳

十一 鳳禧堂

者有罪抒公憤捐身命者何罪是非不兩立之宋非  
則張差足矣之宋當罪則張差當實矣况此一事也  
拿賊奏聞者 先帝請下法司者 先帝皇祖曾不  
以 先帝之請為非而為之決張差熾奸監幾十年  
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群臣面行撫慰然則 皇祖  
之於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風癩二字無所歸  
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宋耳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建  
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踪不蒙昭雪

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 皇上立賜  
權用以為忠身殉國之勸若佞撓有人終從禁錮亦  
須明白此案於天地間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  
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巖穴無恨若區：一官三臣自  
誓之日業已棄抑而今日乃欲以腐鼠嚇之乎嗟  
之宋本無罪而諸臣強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  
臣強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去則為今之臣  
必當何如而後可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 上

石匱書

卷百九

王之宋列傳

十一 鳳禧堂

可其奏遂起王之宋為刑部主事何士晉為西廣巡  
撫都御史之宋到京上言乙卯之變 先帝安危在  
於呼吸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  
忌憚遂欲睥睨神器化家為國：泰雖死法應開棺  
戮屍赤其族豬其宮以為人臣大逆不道之戒總之  
用藥之方即通問之術通問之術即棍擊之謀向使  
張差事發窮究根株今日之盧受崔文昇敢復爾哉  
長安公論有曰風癩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



評廷元也奇貨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誌光復  
 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謀：勢緩而促之藥是荆  
 之藥慘於差之棍是愛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  
 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亂賊接踵而皇  
 上孤立於朝夫又言即中胡士相等主風癩者也堂  
 官張問達調停風癩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  
 評無隻字頗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  
 風癩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  
 石匱書 卷之四 王之宋列傳 十四 鳳禧堂  
 有三十六個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  
 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  
 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  
 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封  
 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  
 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眾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  
 審公平而增減之人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  
 上曰奏內事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未幾陞尚寶

司少卿明年陞太僕寺卿又明年陞刑部右侍郎魏  
 瑄用事翻駁三案緝為三朝要典御史楊維垣劾張  
 差一案王之宋倖功躡躡証 皇祖於不慈陷 先  
 帝於不孝其罪寔大焉得言功又曰從來君臣父子  
 之間聞以理喻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既不忘器則  
 情定者豈復擇言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 先帝  
 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棍而危於之宋之一激也即  
 碎之宋之首豈足贖哉疏入削之宋藉後順天府丞  
 石匱書 卷之四 王之宋列傳 十五 鳳禧堂  
 劉志選又恭之宋先年嚇詐鄭國泰銀三萬兩令撫  
 按追贖擬戍志選復言戍遣未盡厥罪遂逮繫詔獄  
 嚴刑追比竟斃獄中崇禎元年得復官卹贈  
 石匱書曰春秋之義謂人臣無將：則必誅所謂將  
 者謂無其形跡而有其心也張差持棍入宮但可謂  
 神宗與貴妃未必有是心然不可謂之竟無其形跡  
 也乃 神宗欲併其形跡而化之故以風癩二字恃  
 為鐵案而龐劉二豎決不付法司每當廷鞫則以東

宮令旨盡行塗抹所以不能不動天下之疑也自主  
之家之疏一出知形跡難掩而神宗方以如意慈  
于相託乃召太子令貴妃稽首謝曰九事伏小命顧  
眷太子亦稽首曰還伏娘顧者且拜且泣止  
掩泣為斃二關以解從此鄭氏亦稍知斂葦而太子  
獲以少安使如初讞仍留二關於宮中則胆麓手滑  
禍且不測故之宋之人品不可知其護衛太子之功  
則亦詎可盡泯也哉

石匱書

卷之四

王之宋列傳

十六 鳳嬉堂

紅丸

孫慎行列傳

孫慎行直隸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廷試一甲第三  
人授編修妖書事起時宰有所遷憾欲窮其獄慎行  
抗言宜存國體時論題之前後以艱歸冊封歸請告  
歸輒捷戶著書聲影俱寂累遷禮部侍郎視篆有  
福王之國事先是福王以母愛有寵於上儲位久  
未定廷臣爭冊立並封多被譴後光廟既正位東

石匱書

宮猶未出閣福王雖封之國未有期也廷臣屢以為  
請至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顧猶以庄田四萬未得  
為辭慎行奮然曰此禮官責也時神廟靜攝大典  
禮廢弛慎行首疏關治亂者數事遂及之國期率十  
日一請而堅持庄田如潞府例奉旨切責不顧又連  
請東宮出閣已而上命所司擇吉忽內降更期後年  
時福清當國皇恐持未下慎行擬伏閣爭而亟以九  
卿公疏候命闕下者二旬每與諸大臣旅會詞氣慷

石匱書

卷之四

孫慎行列傳

十七 鳳嬉堂

慨輒曰今日是某死所向福清曰今日是相公死所  
九卿相顧感激爭出危言佐之聲朗徹大內於是  
福王自請減庄田以行而大典告成其他若慈聖太  
后廟號王貴妃歲主諸王選婚皆闕聖孝聖慈至大  
者慎行動引典禮爭楚獄久寬慎行平反釋其幽滯  
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慎行念其事正與東朝類  
亟正之杜小人窺伺者而庚戌科場之弊卒按法持  
之群小滋不悅又以其睽從羅豫章李延平在部踰

六八七

年請吉去而忘者竟以京察中之得旨昭舊調理至  
 庚申七月神宗大漸光宗於八月朔踐祚踰十  
 日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視十二日為御門視事之  
 初力疾強出聖容頓減時鄭貴妃尚在乾清宮進美  
 女八人上體益憊內侍崔文昇用下利之藥上  
 晝夜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十七日召輔臣方從  
 哲等入視疾上困頓殊甚二十日楊漣奏皇上  
 續承大統哀思勞瘁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痾宿

石廬書

卷頁十四

孫慎行列傳

木鳳嬉堂

積之病也鄒內官傳出全是用藥差誤以致困頓如  
 此則內官崔文昇之為也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  
 補之其事明白易曉皇上日萬幾裝哀痛精  
 神不無煩費於法正宜清補文昇何反相伐之  
 劑必有心之悞乎無心之悞乎有心則齏粉不足贖  
 無心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尚置賊臣於肘腋  
 間哉皇上雖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寢  
 之時閣部大臣至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至宮門前

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  
 符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司禮  
 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非與居無節  
 侍御盡感以解道路紛紜之口後服藥可灼紅丸  
 上疾大漸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  
 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試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  
 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躁  
 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

石廬書

卷頁十四

孫慎行列傳

木鳳嬉堂

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幾何  
 不速之逝乎然醫術不精猶可藉口臣獨恨其胆之  
 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  
 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救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  
 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  
 之罪固大而輕存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  
 可言也以其為美而薦之不可言也疏入乃改票罰  
 俸一年而議者遂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

之變操推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祇以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守新文昇以謝天下。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復置不問，奸人得志，何所憚而不為也。熹宗二年四月，光祿寺少卿高攀龍上言：在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試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死。况至尊乎。陛下不即誅戮，僅止斥逐。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為。往

石匱書 卷之十四 孫慎行列傳 三 鳳禧堂

者張差謀逆，寔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寔係盧受主謀。受鄭氏私人，不可掩也。文昇素為鄭氏腹心，持當時失刑不及拷訊，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不聽。天啓二年四月，再召孫慎行為禮部尚書，入朝即上言：綱常大分至明，弒逆顯形難掩。皇考賓天，雖因夙疾，寔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跡可駭，可疑。親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藥，咀飲

片，須一一檢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醫官也。紅丸不知何藥物。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至何如處焉。速劄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傲然，舍糊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粟回藉調理。豈以已寔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反可忍乎。臣

石匱書 卷之十四 孫慎行列傳 七 鳳禧堂

謂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益難免弒之實。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其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進紅丸二服，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於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為后者，亦未有帝崩而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祖英明絕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歡歡之態。即彌留之際，尚不能黃綠徽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

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思若非禮部執事諸  
科道力責成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宗社  
以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漫無主持一任其行止  
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不成亦已任其息無所  
復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一也又有議上  
尊號稱恭皇帝事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晉主  
降宋隋主降唐周主降宋俱為恭帝 皇祖四十八  
年昇平天下平倭平播平寧夏功業無前豈無他美

極隱書

卷百十四

孫慎行列傳

十一 鳳樓堂

懿可稱而此降王適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  
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上覽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  
學無術至此謬整寔乃呪咀君國等於弁髦此從哲  
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二也又有選侍重簾聽政事  
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重簾事即劉進李進忠么  
魔小豎何遂大胆揚言者以為遜忠隔晚業偷珠  
寶藏之從哲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顧命  
大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倡言急請移宮選

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之所恐 皇考社稷  
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  
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教日也無妨  
已又欲急退科臣攔之以往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  
吃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時  
佐其焰忍冲主之號既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  
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  
了相臣所至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相臣所至

極隱書

卷百十四

孫慎行列傳

十二 鳳樓堂

極慎重之事反覺勇猛直前夫進藥猶可為忠愛而  
三事尚可為忠愛乎此又職於從哲終始反覆深惟  
不能為解今諒陰將終大禮畢就 皇上至急討國  
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  
正決疽去蠹時夫若從哲之弑逆一日不討則朝廷  
之紀綱一日不明何以雪不共之讎慰 皇祖皇考  
於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姦臣逆賊於異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赫然震怒毋訪近習墮其攀援無拘

忌諱入其布置立下臣章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  
將從哲大罪肆放之罪速嚴兩觀之誅併將事可勿  
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以重典治臣亦  
所甘受矣奉旨會議其奏左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  
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  
恃此信史憶過南中諸士紳爭言先帝卒然而崩  
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无妄之藥跡或有  
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聞先

石匱書

卷百七十四

孫慎行列傳

苗鳳華堂

帝一月仁政媿美堯舜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先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士辰以後諸相臣事令人  
閣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  
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  
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倒行逆施無以解人之惑且  
從哲秉政七年未聞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  
催戰斬送百萬生靈將祖宗擲風沐雨一片東方  
地上盡致淪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使

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  
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群陰密布臣投林一世  
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  
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  
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

陛下隆禮備輔未必能毅然立斷諸相同藉同官未  
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政所以益之  
也臣讀學士公鼎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

石匱書

卷百七十四

孫慎行列傳

苗鳳華堂

小人不言東宮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  
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寔錄真  
信史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夫今  
不成悠悠歲月尺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  
不知忌諱對眾昌言蓋為先帝計即為陛下萬  
壽無疆計為天下萬世君臣計為寒將來奸臣賊子  
之胆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陛下熟思前  
年之光景勿忘當日之艱危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從哲出疏辯之自請削奪扶諸四夷以禦魑魅時九卿科道會議久延給事中魏大中速之曰禮臣孫慎行痛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上命諸臣據寔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先帝之棄群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槌不中而圖所以中者百端至歲醜毒於女謁侯元精耗損憊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燥以純火之鉛先帝之所以困

**石匱書** 卷百八十四 孫慎行列傳 共 鳳樓堂

頓而不可起者其跡甚著何以迄今未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討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為弑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名為弑以盾為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己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晰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為委之

於先帝之風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胆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歌之克殫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闕入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秦之意也投劑益疾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者何以不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所恃從哲也何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意

**石匱書** 卷百八十四 孫慎行列傳 共 鳳樓堂

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降崔文昇之逆不遑之張差不明鄭國秦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恭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之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曰竊惟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

帝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  
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  
論從哲從哲又有辨疏此事於國家重有關係且仰  
奉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臣等會各衙門各出議單  
以彰公論臣等勘得當日輔臣與諸臣同視皇考  
之疾急迫倉皇悉心拯救弒逆二字何忍輕言但以  
我皇考慎重之疾李可灼輕進嘗試之藥輔臣未  
能力止九卿科道諸臣并候於宮門內亦未能力止

石匱書 卷一百四 孫慎行列傳 元鳳鳴堂

輔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於可灼之處分皇考鼎  
湖之泣中外之痛恨可灼政欲食肉處皮而王安舜  
等疏奏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  
失之太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  
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  
於辯疏後自請削奪以釋中外之疑臣等謂應如輔  
臣之請為法任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也夫  
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醫者也一旦以紅丸進

希圖非望之福而龍馭上昇攀援無及可灼罪勝誅  
乎應即勒斬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當皇考  
哀感傷寒之時進大黃涼藥可灼輕進紅丸不加詳  
察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逮文昇於法司從重究擬  
以三尺除二惡肅綱紀而洩公憤庶中外之心可以  
釋輔臣之心可以明矣議上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  
昇仍發遣南京是時左祖從哲者刑部尚書黃克績  
詹事公孫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十月

石匱書 卷一百四 孫慎行列傳 元鳳鳴堂

李可灼謫戍孫慎行棄官歸天啓五年四月赦免可  
灼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倡  
不賞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  
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遂削職追贖遣戍邊  
鄙未經發遣丁卯秋思宗登極赦詔至竟得免崇  
禎元年起禮部尚書高卧不起後八年有旨擇在籍  
堪任閣員者廷推及慎行乃以原官膺特召疏辭不  
允扶病就道甫至都而卒年七十一諡文介



石匱書曰文公山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萬無不下藥之理故諸君子之歸咎紅丸其說猶未盡也我光宗皇帝以積弱之軀一死於女謁之盛再死於下藥之暴至紅丸其三死矣乃諸君子未歸重崔文昇而獨切責李可灼此方從哲之所以有遁詞也光廟至乾清三召已自知決無生理服紅丸死不服紅丸亦死諸葛武侯之料蜀所謂伐魏亦亡不伐魏亦亡也方從哲不深究崔文昇之下藥乃死護李可灼

石匱書

卷之四

孫慎行列傳

三 鳳鳴堂

因護李可灼而併護崔文昇司馬昭之心故不能不見疑於路人矣後因救李可灼之甚帝崩之後反頌上賞反稱忠愛以言官抨之而初擬罰俸再擬養病蓋其轉展愛護真有不可解說者矣黃克纘曰今市井小人父母偶病庸醫投及病之劑以致隱忍不告官恐致惡名是矣倘有義憤之僕碎醫之箱藥墜之背到官聲罪誓與共死者為是乎非乎抑念綢繆薦引之舊反為之加餼加餽者為是乎非乎既以餽

餼者反繫義憤之僕謂出語不祥加名不美反欲重治其罪者醫可乎不可乎一念姑息遂欲變天下之公論以自護其短此則方從哲之罪也

移宮

周嘉謨列傳

周嘉謨湖廣景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丁丑出守韶州壬午遷四川兵備副使建武兵變嘉謨單車往諭以禍福叛卒四千餘人皆俯首聽命及撫

石匱書

卷之四

周嘉謨列傳

廿 鳳鳴堂

白草番夷視師邛州灌縣皆饒方畧晉按察使乞歸尋丁艱起補故官值蜀人為中使丘秉雲橫歛逮繫相屬嘉謨遍檄所司俾一切得抗絕之又庶得奸黠附中貴為虐者五人置之法民賴以安轉左布政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會滇當兵燹後意在與民休息不欲動兵而土酋安民背漢投緬據蠻灣請兵討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盡諭散其黨而還亡何廷推總督兩廣疏請減滇南額供黃金五千

兩不報立為官買法而西夷交趾有越境憂兵餉煩  
費嘉謨又酌益贖四十餘金給之歲太冰請賑濟且  
出俸餘為南海番禺高要高明四會諸邑築圩隄捍  
災患作法周詳移南戶部卷工部尋改北陞吏部尚  
書會 神廟賔天鄭貴妃邀封太后嘉謨理論鄭養  
性亟請貴妃移宮并辭封太后與九卿科道勳戚諸  
臣共集松棚下嘉謨昌言曰汝姑無他意不過欲長  
享富貴耳汝聽吾輩言則榮華富貴世世可永保如

石匱書

卷之四 川嘉謨列傳

鳳樓堂

不聽吾輩言則身家性命亦未可知於是養性大懼  
力諫貴妃移住離宮更不言冊封事矣九月朔 光  
宗又宴駕給事中楊漣語周嘉謨曰宗社事大李選  
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  
漣擁出宮移住慈慶為是嘉謨然之以語方從哲漣  
遂先諸臣排闥入闈豎挺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  
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竟欲  
何為閣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

為李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結選侍  
抱持選侍請見即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群臣  
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  
張惟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  
三唱諸臣曰汝輩扶之何往漣叱之共擁皇長子登  
與至文華殿皇長子西向坐群臣禮見畢請即日登  
極不允諭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  
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

石匱書

卷之四 川嘉謨列傳

鳳樓堂

是宗廟社稷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  
頃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漣語中官曰外事緩急  
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所歸王安等踴  
躍稱諾嘉謨等遂合疏請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上  
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 皇  
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  
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  
尊卑也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

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道行太  
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即先皇貴妃之諭亦在彌留  
之際其意可知及今早不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  
制之寔武后之禍立見今日誠有不忍言者且殿下  
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  
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况睿智方開正  
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選侍宜仍  
守舊職作速移宮殿下仍回乾清則禁禦嚴而名分

石履書

卷之十四

周嘉謀列傳

十四

鳳禧堂

定矣上諭移宮已有旨冊封事既云尊卑難稱着  
禮部再議給事中恭謙貞抄奏曰大寶將登上有百  
靈呵護下有群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  
以尊稱為且聞李氏亦非忠誠愛國者宮闈之禁秘  
雖不妄為猜疑而揭帖之喧傳寔際見處心巨測萬  
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慎始慮終顧名  
存法事屬可已抄出寢之給事中楊連上言先帝  
升選人心危疑咸謂選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

之寔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宮欲先檢別宮而遷之  
然後奉駕還宮蓋祖宗之社稷為重宮闈之恩寵為  
輕此臣等之祈願也今登極已定明日豈有天子復  
處東宮之理先帝聖明何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  
護為名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  
藉至今抱痛安得不為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  
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  
容泄以負先帝泥儿輔殿下之託亦在今日疏

石履書

卷之十四

周嘉謀列傳

十五

鳳禧堂

上連復往趣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連曰  
天子無復返東宮禮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  
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連怒  
曰國家大事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內  
皇長子使人諭連出命司禮監按盜帑諸侍收李進  
忠劉選等選侍移居鸞儀宮御火賈繼春上揭輔臣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天經地義古  
今無改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

先帝通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其慘黜光景、傳聞紛、職不忍言、惟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長歎隕泣、而願命輔臣、漠然不肯維持、冥然不與匡救、無論青史貽譏、切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仰對乎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父有愛妾、其于終身敬之不忘、先帝之於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渙然

石匱書

卷之四

周嘉謀列傳

其

鳳禧堂

水釋、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輔 皇上取法、而仍作法於涼、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夙憾、亦婦人女子之常態、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曾產教胎育有幼女、款款情事、草木感傷、而况我輩臣子、半委曲調護、極力回天、今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芟地下、而我 皇上亦重芳萬載、夫御火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當存其大體、指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

石匱書

安、是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避宮何故、今則調護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正劉進忠法、其餘槩從寬政、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疏入 上諭內閣曰、朕昔冲幼、選侍氣馱聖母、以致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使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宮、選侍又差李進忠、劉進忠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

石匱書

卷之四

周嘉謀列傳

其

鳳禧堂

與朕覽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未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于鸞儀宮、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可傳示遵行、方從哲捧讀、驚愕具揭、封進言 皇上既仰體 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廷、上再諭發抄南京御史王允成、糾從哲曰、陛下於移宮後、發聖諭、不過是常人表明心跡之意、而宰相輒自封還、夫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

六九七

禮者也此則何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十  
朝子邪驚噦宮火上傳諭閣臣曰選侍皇八妹俱無  
恙十一月給事中周朝瑞謂賈繼春喜樹旌旗安生  
題見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六人倫天理布帛菽  
粟之吉非託眼旌旗驚心題目也父子相繼作劫戒  
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厚相承忽開嗜殺之機絨以  
傷元氣不於此處抱痛而乃過用其慮乎朝瑞揭駁  
之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安社稷者顧謂之非乎繼

石履書

卷之四

周嘉謀列傳

廿一

鳳鳴堂

春再揭曰王上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  
選侍以安之耶即當日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立刻驅  
逐群閹打搶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  
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誰  
經莫訴我輩臣子亦有心肝豈其一人單思異數家  
家廢子封妻而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  
之人所為與言嗟憤淚下霑衣者也朝瑞又揭謂繼  
春操戈於解忿平爭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

也聖德無損即已普天胥慶為臣子者心同為國有  
何不解之忿不平之氣而煩左右袒者之費詞乎朝  
瑞既知朝有公論則奈何作天理外見解人倫外說  
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真知也刑部尚書黃克纘執  
奏鄭穩山劉尚禮姜昇劉遜四人罪名當從未減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成法昨因內犯王永  
福擬罪連減當日移宮朕隨差人護送各有轎乘該  
部如何輕聽姜昇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

石履書

卷之四

周嘉謀列傳

廿一

鳳鳴堂

狀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遂遵前旨各斬不必漬  
陳克纘執奏如初因力求罷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  
朕渾然無跡朕豈欲以跡彰之今內外本無事因盜  
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逞詞偏執昨朕傳諭豈  
得已哉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楊連疏移宮始末曰  
前選侍移宮一節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  
今不一昭明釀今日之疑端漫成他時之寔話臣屢  
蒙 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詳述一語以存

定案臣嘗憶先帝憑几之言再肆叮嚀則曰輔  
皇上憂繁選侍忠微間慢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  
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  
忿懣君臣正相引痛時忍於要挾求封萬一事權  
到手豈僅名封足稱其意此八月二十九日事也  
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急召諸臣諸臣急至而  
龍馭已上賓矣此時主君為重臣急於請見一見即  
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入者  
臣冒犯忿詈與爭此初一即刻入宮事也諸臣哭臨  
畢請見皇上於殿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  
者三諸臣捧龍軒至入華殿門行高呼叩頭禮已而  
大小臣工共祈即日登極上傳諭卜吉而諸臣皇  
皇深以本日未即登極為危蓋先帝變出倉卒上  
無聖母憑依下無皇后慰藉在旁窺伺誰為可恃此  
初一日辰刻事也爾時諸臣議皇上宜歸何宮臣  
思前日揆入推出景象大有可慮但云從來冲齡天

石匱書 卷之四 周書 列傳 一 鳳禧堂

子不宜托之素無恩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皇  
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可得如不可托皇上  
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不可得乃聖駕果徑歸  
慈慶矣此初一日已刻事也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二  
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合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  
持疏蓋皇上一正九五斷無避居離宮之理亦無  
復返東宮之理而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  
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疏恭及事進忠等  
總以宮嬪自有定分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  
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是  
何禮法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  
事也至本日移宮臣即語諸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  
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渠魁  
無深求蔓引大抵主上冲齡宸居未淨先帝之  
付託為重則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

石匱書 卷之四 周書 列傳 一 鳳禧堂

臣于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既移之後忽未盡語有捏稱選侍徒踣踉蹌欲自裁者捏稱皇八妹夫所至欲投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訛以傳訛恐遂成此日不白之案關係不但在臣安敢無言若夫緝拿罪璫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只在法司得其平耳於選侍恩禮何與願有以

石匱書

卷之四

周嘉謨列傳

鳳禧堂

此為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群邪又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 先帝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是為愉快耶况兩奉 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鸞鳴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抱痛於孝和皇后之哽咽仍念及於 先宗皇帝之款款海涵天蓋仁義無盡無以復加已詔曰奏

內登極移宮事情不獨科臣親見文武大小臣下所共見極公極正極真極切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未幾揚漣上疏乞歸畧曰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臣不過發明移宮始末使了然在人耳目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之苦心反為夸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天華歆受高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 皇上左右手者張惟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

石匱書

卷之四

周嘉謨列傳

鳳禧堂

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軫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昇平豈可貪天為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捏托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憂祀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決去一着而已臣蹇翫誤之人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于孫直覺俯仰皆寬即不幸先馬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於在

天見先人於地下，臣亦可瞑目安寢矣。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又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故臣為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熹宗元年，賈繼春直陳其揭之實，有首切責。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祇目痛切先帝，急欲效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曲為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摺回話。上命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落職永錮。

石匱書

卷之四 周嘉謨列傳

鳳臺堂

不用二年，魏忠賢力翻三案，遂矯詔封李選侍為康妃。喉科臣孫杰誣論嘉謨，詔削籍。無幾病卒。崇禎元年，卹贈與原官，加贈少保。

石匱書曰：諺曰：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見爛草索。當神宗晏駕而光宗相繼鼎昇，外廷方有美女代劔，紅丸代鴿之說。鄭氏避宮之後，李選侍又踞乾清，勒取封號，而傾命諸臣。又親見其換入，推出光景。人臣當此，能不寒心。則力請移宮，是防護嗣君之第一着。

石匱書

在選侍自應移宮，在諸臣自應促其移宮，而移宮之舉與優禮選侍與薄待選侍，兩不相干也。賈繼春諸人在事後者，之宮之易移也。若此，選侍之不能為也。若此，選侍之諸內臣之易於拘執也。若此，斃虎斷蛇，人見其委靡，餒敗狼狽，可憐，不想其駕霧乘雲，凌牙礪齒，一旦加以封號，尚敢櫻其逆鱗，否耶？賈繼春輩以局外閒談，事後平論，乃欲加禮選侍，歸咎移宮，此言未嘗不是。第極溺救焚，事在俄頃，尚可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耶？總之，緩急經權，各有其候。諸臣祇露一白，祇遮一孔，未免見小拘方。若以前後之大勢籠統觀之，則市恩沽譽，尚不可以之責賈繼春。黃克纘而好大喜功，又可以之責楊漣。左光斗哉！崇禎元年五月，左春坊左諭德倪元璐有請毀三朝要典一疏，可為三案定論。附載傳後。疏曰：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毀。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治。事臣親提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

石匱書

卷之四 周嘉謨列傳

鳳臺堂



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  
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盜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  
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伏羲之言爭紅丸  
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緝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  
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  
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群小未  
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頃荒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  
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

石匱書

卷之八十四 周嘉謀列傳

吳鳳臺堂

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  
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婦孝於先皇猶  
夫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  
麟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  
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  
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人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  
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  
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

即紛黨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閣  
覽之權而在孫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  
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  
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  
辛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造宸篇  
既不可以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  
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証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  
抄共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

石匱書

卷之八十四 周嘉謀列傳

吳鳳臺堂

此駢指供人唾言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  
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主三案  
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主三案諸臣  
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輝等之  
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  
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  
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忤者莫或能加之也  
然而管華之帝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

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升鉛未下，斧鑊先懸。美逢元閣筆，嘆朝聞夕逐夫。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

石匱書

卷之四

周嘉謨列傳

只鳳鳴堂

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漂，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或心，編纂信史。凡闕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

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息怨橫腹，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信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開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石匱書

卷之四

周嘉謨列傳

只鳳鳴堂

石叢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明 叙南張 武著

劉綎杜松列傳

劉綎南昌衛世指揮使父顯嘉靖間為名將綎襲職歷官都督同知綎銳膂力每上陣輒呼近侍教人收網絕飲酒斗餘網入四寸許兩日噴出如電萬曆壬午雲南岳鳳反督撫調綎兵討之擒鳳父子以獻士衣倭首平秀吉之亂綎奉調入朝鮮進兵屢捷留

石叢書

卷一百九十五 劉綎列傳

一 鳳臺堂

鎮王京會番首楊應龍反移綎進勦應龍素憚綎悉精銳戰於九盤山綎連破三峒大殲其衆應龍狼狽闔室自焚死事平陞左都督戊申起四川總兵以爭禮被劾歸戊午女直兵入詔起綎挂征酋大將軍印率土漢川兵應援綎沿途自裹糗糧不費公儲行伍肅然八月綎部署兵丁出山海關二子信佐及守備劉招孫等從己未三月經畧楊鎬令綎分營寬奠統領朝鮮兵一萬并兩浙兵六千從涼馬堡出邊將次

石叢書

卷一百九十五 劉綎列傳

二 鳳臺堂

深河與敵遇大戰斬獲無算連克董古火狐狸等寨敵介震懾綎昔與鎬共軍與鎬素不協檄使長驅擣鹵綎曰敵勢方張難於猝辦且地形未諳深入恐不利鎬怒曰國家養士豈為今日若復臨機推阻有軍法從事而已遂懸一劔於軍門綎不得已與都督杜松分道進兵大破鹵陣連擣其巢三四養子劉招孫曰孤軍深入而援兵糗糧無一至可退師綎曰汝視楊經畧肯復愁遺我輩耶報主致命是吾所矣兵次清風山人馬饑乏方與諸將士解甲暫休招孫進曰腥膻氣不可當恐有敵兵至綎登山望曰此杜將軍旗幟昨相約會戰豈其未耶蓋時松已陷歿敵襲其旗幟奄忽擁至綎不及防為冷箭射傷左臂又戰復傷右臂綎衝突陣中鏖戰不已自己至酉內外斷絕綎面中一刀截去半頰猶左右奔馳手織數十人而死事聞詔贈少保廕一子本衛世襲指揮賜諡祠名表忠如祭壘

杜松、榆林衛人，以世職歷官都督同知，饒膽畧，所至以無著聲，性復剛決，部下有過輒殺之，人無敢犯者。常鎮遼，每歲出塞搃集敵人，畏懾稱杜太師而不名。後以殺降為熊廷弼論罷，萬曆戊午，女直兵入，廷弼以宿將薦充總兵官，往援破私家募死士二十人，亟馳勤王，先諸將出關，師出潞河，人萃觀如堵，松裸體示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怕死耳。眾見其刀箭飛如小兒疹痘，十朝時聞有紅處，乃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杜松列傳

三 鳳嬉堂

良向也，觀者無不嗟歎。己未二月，經畧楊鎬誓師，令松率所部官兵二萬五千人從撫順關出，松易視勁敵，嘗芻械揚言曰：我必生致之，勿令諸將分功也。拔營出撫順關，進出渾河，渾河為鹵窳陷處，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日東渡，松怒曰：義旗東指，敢抗顏行，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水不及馬腹，而中浮小舟數十，松大喜，謂天人俱助，且恥乘舟，將裸形策馬。諸將請裹甲，松大笑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求

髮從戎，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是相苦耶！怒叱趣進，兵士皆解衣涉冰，齊於胸，輒令，刃可亂擊，驅填河，水為之不流，得渡僅十之七，敵決上流，師衝為兩，沒於河者幾廿八，松與敵遇，焚克二寨，乘勝直抵三道關，山勢崎嶇，伏兵突起，松督兵奮戰，會日暮，黑霧障天，前後隔斷，賊萬炬忽明，亂斫暗中，人松被創，力窮天盡，火光中識松，爭射之，鬻其肉立盡，陣亡官兵逾萬，初鎬將出師，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杜松列傳

四 鳳嬉堂

領未協，未可大舉，鎬不聽，松密遣人投揭當事，冀緩其師，李如柏偵知，要於路而奪之，蓋如柏與松素不相下，及誓師，謬與約云：吾今日以首功相讓，松遂獨當撫順之衝，臨期又使人謬傳云：李將軍自清河進，兵敵皆就縛，松不肯以首功讓，人因踴躍向前，奮不顧身，如柏至半途，鎬用令箭掣回，而如柏復布置奸人為松鄉導，誘入中伏，揚鎬罪其貪功，輕進再疏，劾之。天啓元年，詔贈少保，左都督，廕其子本衛世正千

戶加祭墓于謚御火揚鶴請聖死事諸臣廟食京師  
大司成張鶴率國子生三百餘人設位郊外招劉杜  
二將軍魂奠而哭之有吊忠錄傳世

石匱書曰劉杜二將軍之死而遼事其壞夫劉杜不  
將軍之死不究其所以死而遼事其終壞夫劉杜不  
死於敵死於錫死於如栢錫與如栢視棄劉杜如腐  
鼠而朝廷亦棄之如腐鼠猶謂有人焉肯捐踵頂而  
死疆場無是理矣迨後遼事大壞而方思老成宿將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世宗列傳

五鳳樓堂

如劉杜者迄不可得雖寸磔楊錫亦何益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十六

明 叙南張 岱著

潘宗顏羅一貴張神武列傳

潘宗顏保定衛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性即  
中督餉遼東北兵猖獗經畧楊錫三路出師命宗顏  
監軍事我師敗績宗顏衝陣手及數十人援兵不至  
力戰死之詔贈光祿卿賜謚立祠廕一子世錦衣衛  
正千戶

石匱書

卷一百一十六

潘宗顏列傳

一鳳樓堂

羅一貴榆林人為遼東西平堡守將叛將李永芳四  
面攻西平一貴死守用大砲擊殺七八千入城外死  
幾與城平永芳使人持幟大呼曰知守城羅將乃好  
男子速降當共富貴一貴城上大罵曰朝廷何負汝  
而反豈不知羅將軍是義士肯降亦叛賊乎亦樹幟  
招之曰賊速降免死永芳怒攻之益急城中火藥盡  
救兵不至一貴中流矢遂自刎死御史方震孺上其  
事詔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立祠祀之平湖馬文治

江寧傳汝舟武康茅元儀設位於清谿黃侍中祠。爰而奠之。其詞曰。嗚呼。自遼奴以來。嗷嗷宿將。死王事者。非一人。而唯公之死。足以見高皇帝於天上。公志在滅賊。不徒一死。今竟為流矢所中。慷慨自盡。公之幽魂。必有憤。不瞑者。然公當蒞兵之時。使不置其身於必死。烏能從數千萬大軍。盡潰之日。而獨鼓其部下。殺賊與城平耶。然則公之死。當經撫之戰。古廟堂之榮聽而已。自決矣。其所以力戰而後死者。欲

石匱書

卷五

羅一貴列傳

二

鳳禧堂

天下後世。知我之非不能戰也。然則公之幽魂。方與高皇帝想慰勞於天上。而又何憤。不瞑者耶。雖然。東胡小醜。本不足以逆我。願行而乃為罪。撫李維翰。驅庸將張承胤。死之而始震動人心。罪經揚錫。又驅老將劉杜。革死之。而遂以震動天下。然而四海有志之士。無不欲扼其吭。而梓其髮。自逆經熊廷弼。欲借鹵以劫天下。先疲天下。以事鹵為鹵揚譽。為鹵間謀。而天下豪傑。足未入遼者。亦尚以鹵真阿骨打。忽必

石匱書

烈之流。公為將於其地。習知其不足與。故決胆一戰。而後勁不至。孤軍遂沒。使天下益心。疑鹵亦強。公決得不憤。不瞑耶。雖然。自西平之屍與城平。而中國之人。始有膽。自此以後。當疑鹵之非鐵鑄而鬼隱。必有起而遂公之志者。公雖死。其足以報高皇帝矣。其功豈特數千之賊哉。余三人知鹵之不足與。非一日矣。必歆予言。而饗此觴。

石匱書

卷六

張神武列傳

三

鳳禧堂

張神武。新建人。萬曆甲辰。武舉第一。詞臣吳道南典武闈。夢黑虎入宅。亟起。得神武。卷大奇之。遂擢第一。初授四川都指揮。以誑誤繫獄。論死。東胡入寇。部議援遼。立功贖罪。神武部卒僅二百餘人。甫抵山海。而瀋陽已陷。督臣文球見其英爽甚壯。而易其兵少。神武獨慷慨請行。曰。我不出殺鹵。當殺我耳。遂無程出關。至廣寧。而遼陽復陷。撫臣薛國用愛其才。欲留為後勁。神武曰。職以援遼。未遼已陷矣。欲援者何。用國用曰。爾眾幾何。曰。二百餘騎。國用曰。是足以救

七〇七

遼乎曰不能救而遂罷援欲援者何用於是星夜渡河東至首山去遼城七十里心知孤軍深入無復生理猶冒陣直前透入重圍中殺傷酋眾百餘人餉援道絕一軍盡歿監軍御史方震孺圖其像率諸道將出入拜之事聞詔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本衛世千戶石匱書曰李光弼將戰納刀於鞘曰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便當自斃光弼名將也不時將身首置刀俎上方成其為名將今之大將身

石匱書

卷之六

張神武列傳

四 鳳樓堂

在戰場先將此頭安頓在家是以非敗即逃安得光弼鞞中利刃截却此輩鼠首耶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七

明 叙南張 岱著

袁應泰王三善劉之綸列傳

袁應泰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除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調繫河內穿太行山為洞引沁水過之屈折成二十五堰計畝分流灌田數萬頃旁邑皆賴之河決水旺操畚築者百萬人宵集水次死者相望應泰築小城蔽席為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惟

石匱書

卷之七

袁應泰列傳

一 鳳樓堂

忻越事治行剋兩河中涓田義鄉人也啖以美官應泰不應陞工部虞衡司主事官南旺開亦管徐淮中河陞兵部武選司郎中問遺冒濫官數百員推河南叅議淮徐兵備陞副使山東大饑流民入淮徐應泰與州守程宇鹿圖之設粥廠每廠設教鋪民得無饑殍又謂古人救荒有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者乃修城垣廟學百廢具舉而全活亡算搜額外稅銀萬六千金漕折馬價六萬金後先發賑大司農不諳古發

倉事以擅動漕折恭之應泰遂移疾歸起河南恭政  
 陛按察使備兵永平會邊報警關外諸夸乘而扶賞  
 應泰至則募兵訓練修關備臺播關外需芻糗火  
 藥隨時而給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熊廷  
 弼既以人言去任乃陛應泰兵部右侍郎兼憲銜代  
 熊廷弼經畧賜尚方劍應泰至遼上疏言臣父遺書  
 命臣不得請告乞骸又言自受命之日不敢不與東  
 事相終始病醫於斯死至於斯如以罪蒙譴亦領編

**石匱書** 卷百廿七 末應泰列傳 二 鳳禧堂

為士伍以殺敵不敢入山海關一步有旨褒答先是  
 熊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  
 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今以食盡投東輒撫  
 為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  
 軍欲誅降券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  
 罵縛者既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它苟活者無所諉  
 辜競曰遼不自亡降券亡之云城陷應泰於城樓上  
 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

石匱書

元遼并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 皇上收拾  
 人心為恢復計復寄書辭其父遂自縊死殉姪姚居  
 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尸大恸縱火焚樓而死朝議以  
 應泰妄收降券輕信叛將致亡瀋遼久之乃得贈兵  
 部尚書予祭廕一子入監應泰本循吏才當邊陲多  
 故一旦膺節鉞之任不得已而以死自見云  
 王三善河南永城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荊州府推官  
 以執法聞選入為吏部郎教上疏言事與臺省抗論

**石匱書** 卷百廿七 王三善列傳 三 鳳禧堂

不合引疾歸庚申起太常寺少卿辛酉黔事急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時蘭首既叛水西安邦  
 彥起而應之扶安位為名聚眾十萬以壬戌春圍貴  
 陽且十月舊巡撫李榕巡按史永安嬰城固守永安  
 與諸將盟作飲血歌見志掘草根煮鼓甲俱盡而援  
 兵不至三善受命馳至軍會四川湖廣兵援黔迄冬  
 十一月無至者三善召諸將謂曰貴陽陷在旦夕吾  
 輩夫黔則死法進援則死敵等死耳奈何不以忠義



自奮於是今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道臣楊世賞將兵萬從都勻進為左部而自與道臣向日升將兵二萬從中路進當賊鋒自臘月朔抵新添舍枚疾走次日進毋猪洞又次日進新安是夜忽報賊至軍中驚擾諸將議退兵三善曰退即齏粉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抵龍頭營遇賊命劉超為前鋒擊之賊有阿戎號勇超與步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三善統大兵繼至大呼齊進奪

石廬書

卷一百一

王三善列傳

鳳樓堂

龍里城衆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請量而後進三善曰此行衆數日糧為必死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虛寔至擊勿失策馬先驟賊見撫院自將錯愕出不意已散奔走壬戌正月遂乘勝抵貴陽城下貴人歡聲如雷迎三善入城三善不可營於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賊聞遁陸廣河外且走漢目羅希祿等上訟寃書三善念國家東西交急將以其言上聞而總督楊述中巡按侯恂不可

於是諸羅絕意向三善始主進勦且決意自將以閏十月聚兵六萬渡烏江十一日次黑石賊未逆敗之斬部將畢弘化今於軍十九日賊悉眾至始出十數騎憑東嶺瞰諸壘三善下令不侯中營礮聲而出者斬乃閉營休士賊漸下山至平地三善舉礮率兵擊之賊敗走二十三日賊復至敗之如前賊乃柵漆山自固以老我師軍中糧乏賊以游騎絕我樵米諸道將請退鎮南關三善厲聲曰吾有三策聽爾曹自

石廬書

卷一百一

王三善列傳

鳳樓堂

擇一則斬吾首詣賊降一則焚營而遁亦當斬吾首懸之西峯頂上三則惟有力戰耳諸將心動多泣下者齊聲曰願為公死二十七日昧爽諸軍向漆山三善朱衣冠督戰示必死顧左山頗峻麾左路軍據其顛賊倉皇下柵來爭左山左營定番平龔鼎發勁弩什一賊日陣動鼎揮長刀直前死士十餘人繼之兩軍堵牆而進賊大敗死者亡美焚其營明日三善下令亟趨大方次草子孔復敗賊斬獲十餘賊不

能復軍我兵遂安行渡渭河十一月十九日入大方  
大方險遠阻絕為安奪千年窟穴前以漢兵未有至  
者三善駐宣慰宅遣人誘安位出降欲執之以購邦  
彥而制府忌三善功多方撓之三善約四川帥李某  
會師大方不至糧盡拔營歸甲子正月三日發大方  
焚宣慰宅賊從間道遮三善三善且行且戰九日次  
內庄明日移營賊伏兵斷三善後軍分為二三善馬  
蹶墮地賊追將及三善以將印付家人囑令護持先

石匱書

卷三十三

王三善列傳

六 鳳嬉堂

去即抽襪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賊未奪其刀項有  
儼鬼諸苗蜂擁而去後遂不知下落事聞朝廷以未  
必能死疑之按臣侯恂力辯其非請照張銓事例卹  
贈不許崇禎改元科臣再疏陳請有旨王三善捐軀  
報國忠義可風准贈兵部尚書廕子錦衣衛世襲千  
戶仍賜祭塋立祠議謚三善留心武事自家居時凡  
所見俠客壯士皆籍其名記之後多為效用得其死  
力援黔時得邸報不肯發或問故三善曰吾正辦兵

事何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紜每若聚訟觀之徒亂  
參意見其堅決如此從三善死者同知梁思恭等四  
十餘人論者或咎三善貪功失律乃其解黔圍破賊  
圍功在西南有不可泯者轉戰深入且抵夸巢自戊  
午以來誰能奮勇不顧如此者乎至以衣經畧與三  
善同論尤為不佞夫身夫遼而甘同其亡與身復黔  
而獨蒙其禍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吾故於此傳  
獨詳序之以附李翰傳張中丞之義焉

石匱書

卷三十三

王三善列傳

七 鳳嬉堂

劉之綸四川宜賓人自其為舉人時遭土司之變即  
為其鄉人籌兵事方卷與金聲同中崇禎戊辰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時有蓄髮僧申甫者為人廓落不  
羈喜談兵無通術數從金聲游占候風角小，有驗  
聲暉之因以交之綸已巳元旦甫言有黑雲起東北  
且西方中有白氣二道此外國兵侵之兆也今年當  
蹀血京城下聲與之綸異其言未敢信其冬東兵大  
入果薄都門金聲上疏持薦申甫上曰多事用人

不難破格但須真才耳着兵部咨詢籌畧并任用練  
兵甫又疏陳洞悉兵機于都司金書詔部給以軍器  
軍需復給以內庫銀萬兩應用隨授金聲山東道御  
史忝佐軍務之綸復上疏薦申甫乞 上破用人其  
畧曰即今狡酋狂逞臣測則禦侮不為不熟何以一  
無足恃也居平無識豪杰之眼羅豪杰之心而循資  
序以遷官論俸薦以得任：人不才，人不仕邊疆  
之所以日壞久已見於前車夫而一旦不可知之變

石廬書

卷三十一

劉之綸列傳

八 鳳嬉堂

呼吸安危仍以往日之故套當之如是而異幸備禦  
之尚完求戰守之有力也不可幾矣我國家養士三  
百年其懷忠報主之士所在不乏况以聖明特起銳  
意太平豪傑誰不思望風雲自效於陛下但此輩不  
屑奔走於庸夫俗子之前而又不能黃緣要結以展  
布其步足之用招徠而鼓舞之則一人可當千萬人  
之用矣夫國家所不足者非兵也將耳非偏將也大  
將耳大將登壇傭工屠販皆可效死旌旗壁壘自然

改觀長城有人何狡酋之足患乎疏入 上即召之  
綸并召申甫見於講臺之綸陳城內保甲城外列營  
設奇應援相機調度大當聖意甫亦自言深諳兵機  
更精於車戰 上反覆駁問甫應對如流聖心大悅  
即降御札着戰車廠造戰車命兵部即撥軍士併  
甫招集團練授副總兵理軍事之綸特簡協理兵部  
右侍郎提督京營重城守禦事宜之綸職銜既崇事  
權復重感恩圖報又上疏奏下手先着一先舉所知

石廬書

卷三十一

劉之綸列傳

九 鳳嬉堂

一選將入援一運通津漕糧以寔根本一議城守以  
防不虞 上命中初遵行十二月十七大帥滿桂戰  
宛城下都人震恐甫以兵出德勝門夜斫營收斂之  
綸誓師前行躡敵至薊知其大營在永平約總兵馬  
世龍吳自勉等自薊趨永平綴其軍而自率兵攻遵  
化自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屯娘，山敵騎三  
萬自永平奄至之綸發陣發一砲殺百餘人敵狼狽  
走以捷聞下詔褒答之綸所領延綏兵強悍可用而

不無騷擾御史董羽宸恭援兵行徑可異 上責令  
自行回奏之綸疏畧曰臣之行徑可異誠有之舍未  
安而就多出多懼之場一可異也憂君父而擔至艱  
至變之任二可異也積骸成山血流成川他人不一  
動念而職每泣下必欲一申中國之氣三可異也以  
少擊衆孤軍遠追四可異也苟利社稷一面奏請五  
可異也遇賊屢勝我兵未嘗損夫六可異也我知賊  
情賊不知我情七可異也以一身擔總戎監軍紀功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劉之綸列傳

十 鳳嬉堂

之任而不辭八可異也八可異者報 皇上恐不足  
以副特達之知日夜凜凜；每用深懼温旨報聞之綸  
思石門報捷規取遵化甚便况敵與祖大壽相持待  
戰乘機約監軍將協會議曰敵既專力於東我兵似  
當襲遵化使其首尾不相顧而疲於奔命以成夾擊  
之勢由薊州而遵化由遵化而三屯台祖帥兵約日  
會勦奇功可建衆是之因挑選薊州延綏關門宣府  
兵馬精銳大將馬世龍官惟賢等統領前赴石門等

處以應之復聽難民言遵化城中止二三百韃于於  
是有輕敵心驅兵進攻自踞娘廟扎營我兵至遵  
化遇敵迎戰前鋒甚銳奪其旗五杆砍敵四人落馬  
敵敗奔入城我兵追至城下用火砲攻城敵整兵復  
出以老弱誘之復得小捷俟我開營驟馬衝突而我  
兵潰亂官惟賢等中流矢死前兵既歿後兵聞之潰  
散夫敵圍娘廟遣謀招降之綸之綸侃；持忠義  
大聲罵敵；命縛之；綸拔劍連殺三酋跨馬力戰

石匱書

卷三十一

劉之綸列傳

十一 鳳嬉堂

自午至酉天集如雨度不支乃大呼曰死；負皇上  
解所佩印授卒間道走歸巡撫上之身中二矢遂仆  
而絕事聞 上命議卹部擬照張銓例贈兵部尚書  
廢于世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造墓文、肅格之曰  
劉翰林以一書生受特恩官至侍郎今日死綏正其  
分生蒙異典法不當再加後 上念之綸沒身行陣  
卒贈兵部尚書廢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監軍御史  
金聲軍敗得不死罷歸後十七年死於南都自有傳

嗟夫人亦有言忠臣義士定帶三分腐氣若之綸者  
 輕信申甫一言便以大將自任及申甫死金聲逃之  
 綸不肯却擔又復請兵援薊以自踐其然諾者皆腐  
 氣為之也等閒一死輕若鴻毛不亦重可惜哉雖然  
 是時京城戒嚴圍城四十餘日內乞丐貧兒游于游  
 食之人半京城烏蘇子瞻曰聚百萬虎狼於山林而  
 饑渴之令且不出山林而城市矣自申甫招兵而一  
 二萬餓夫悉皆荷戈而出王畿得以宴然是亦甫之力

石臚書

卷百三十三

劉之綸列傳

十三 鳳禧堂

也京師人曾對予道申甫三日不招兵京師必內亂  
 石置書曰我明兵律重於前代凡為將者有勝無敗  
 臨陣之時稍為畏縮則軍法隨之矣故雖諸葛武侯  
 街亭之恥亦當為法受惡何況餘子哉故三君子之  
 死皆死於法非死於敵也項羽霸業不終而立為本  
 紀荆軻秦廷臂斷而刺客著名如或狃於成敗以論  
 英雄則當為太史公之所不取矣

又曰袁王劉三君子所任之事皆不了事而袁應泰

遼亡與亡王三善有解圍之功而大方一陷繼之以死  
 劉之綸以詞林出踐戎馬而又能身為國厲三君子  
 所任之事不了而三君子之事則已了矣數年之後  
 有見敵而走陷敵而降者不一而足則此三君子者當  
 以良金寫像朝夕禮之矣

石臚書

卷百三十三

劉之綸列傳

十三 鳳禧堂

明 叙南張 岱著

張銓尚廷魁崔儒秀高邦佐列傳

張銓山西沁水人父五典為名御史歷官太僕卿銓生十月母李夫人襁褓乳哺夜半火發卧下李燼烟燄中銓無恙二十一中鄉試甲辰成進士授保定推官獄獄廉明擢浙江道御史出巡茶馬又巡江西戊午東兵襲撫順總兵張承胤戰歿詔贈少保左都督

石匱書

卷九十三

張銓列傳

一 鳳嬉堂

銓奏曰綱目書死之例有二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歿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歿則直敗為耳今承胤輕進取敗尸積丘山不合卹典請絕以表師辱國之罪時論譴之又上方畧言經臣鎬大將軍桓楨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狡夸不可挑戰以封疆博一擲未幾三路覆師銓言皆驗天啓元年持命銓按遼監其軍所知曰公資十年俸六年兩差之期報竣矣前又上章請告公不往誰駁公者銓歎曰遼

左夫陷朝野震驚士大夫不能為主上分憂而乃私畜駭馬預遣妻孥死若以為民望何恠邊關將士望風鼠竄哉孤憤填胸驅車詣道既抵關表經畧先納降奪三千雜屯瀋陽三月東兵犯瀋陽陷川浙兵戰死胡騎充斥居民空無人銓請撫臣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救呼吸之危以張應援之勢疏墨未乾而東兵已薄遼陽城下夫有勸銓者曰公監軍與經畧不同巡方與守土又不

石匱書

卷九十三

張銓列傳

二 鳳嬉堂

同跳而出圍以圖後舉可乎銓曰我一腔熱血灑向此地久矣爾至驅出戰廣寧標兵三千直犯鹵鋒爾少卻明日復圍城銓與諸大夫畫地為堅守計銓守西門登埤環擊者三晝夜親以火箭焚鹵車薄暮內應城隅火燭天銓衣繡裏甲下城從者擁出小南門請易服弗許入署降將李永芳曉來伏謁搏頰謝無狀銓曰汝對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爾擁銓去永芳扶銓並轡行且說降銓自投於地面傷焉銓見裨

將挺立於庭左右柳之拜銓喝曰我豈繡憲臣豈肯  
為介屈膝戰乎曷且大詬罵且有脅力拉人輒披靡  
禪將怒梓銓出復呼入為款言撫慰者再三入擬刀  
脅銓引頸以待禪將詔曰縱汝歸銓曰我以死為  
歸耳禪將知不能奪送之與却輿送之騎却騎仍令  
錮之公署中父老諸生泣隨之告永芳曰幸獲張使  
君銓厲聲曰汝等好百姓乃為奸漢子索命賊手乎  
衣冠向闕拜者八向家拜者四遙謝君父畢遂自經

張銓

卷一百一十

張銓列傳

三 鳳鳴堂

禪將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遺永芳殮而瘞之建祠於  
北門外之演武場撫按奏聞上憫悼卹錄謚忠烈  
賜廟額曰昭忠愍長子道濬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初贈銓大理寺卿再進兵部尚書加三代如其官銓  
狀貌魁梧豐頤廣額面頰美髭髯兩目燿如閃電  
李夫人孕時夢神人裝黃金甲披髮伏劍入卧内及  
期誕銓官司李時又夢入兩是亭楊中丞繼宗許  
忠節遠揖銓而前曰虛席以待久矣至是遂符前識

子道濬指關請兵一旅自效行間如漢羽林孤兒故  
事願從諸將出關以雪國憤復父讐兵部但覆補錦  
衣寔缺以需後用濬製銃牙十枝送部滅酋以舒其  
悲憤崇禎四年流寇入沁水縣以東北有實庄銓父  
五典所募賊至時銓于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  
霍氏守舍眾議棄堡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  
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且  
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為守禦賊環攻之堡

張銓

卷一百一十

張銓列傳

四 鳳鳴堂

中天石盡發賊傷甚眾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  
被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  
堡曰夫人城  
何廷魁山西大同人萬曆辛丑進士授涇縣知縣發  
奸摘伏架琴溪石梁為教世利以與邑大紳忤改令  
寧晉入為刑部主事陞歸德知府郡故黨競難治有  
豪右張國安借地稅為名幾成變廷魁授意邑令轉  
之調衛輝河南曆三郡並著能聲擢西寧副使丁艱

去而憾者猶煽蜚語中考功法降黎平知府尋以原  
官備兵遼陽時遼事將潰決廷魁拜命之日慷慨自  
誓既至區畫軍事與經畧多抵牾淨納降事不可得  
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濟陽陷同事者爭遣  
其家屬廷魁曰吾不敢為民望東兵渡河請於經畧  
乘半渡急擊不聽及薄城未合請悉銳禦之又不聽  
城陷還署中懷印自投於井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  
六人一時同死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謚忠愍

石匱書

卷百六十一

何廷魁列傳

五 鳳禧堂

廕一子錦衣世百戶

崔儒秀河南陝州人萬曆戊戌進士除掖縣知縣能  
以威治豪悍立法催科民咸便之其言曰官不脂羨  
則大戶不重困民官以羨佐公則不重困大戶與邑  
要人忤中考功法屏居數年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  
盜陞刑部主事翼城人有為臺臣者怨之又以考功  
法左遷令文安復入為戶部主事陞山東僉事飭開  
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儒秀辭墓而行散家貲募高堂

健兒八百人并挾妻孥與俱示不反顧儒秀既以能  
吏聞復究心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制旁及奇刑去士  
太乙之屬無不通曉袁經畧傾心恃之也何納降議  
起儒秀力諫不聽大帥賀世賢有異圖儒秀諷之質  
其家於遼陽東兵攻奉集堡小衄而去尋舉眾攻遼  
陽儒秀分守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頃之經畧所簡  
精兵自潰降奉競起刃人於衢城開儒秀慟哭戎服  
北向再拜步至都司廳事自經死贈光祿寺卿再贈

石匱書

卷百六十二

崔儒秀列傳

六 鳳禧堂

大理寺卿廕一子錦衣世百戶賜祠額昭忠而武臣  
死者尤世功陳策童仲愜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戚  
金鄧起龍秦邦屏鮑臣陳克甫段展及邦屏姊土官  
秦氏並得卹贈云

高邦佐山西襄陵人少讀書即通世務慨然有澄清  
天下之志萬曆甲午登賢書乙未成進士授山東壽  
光令邦佐蒞事精敏凡錢穀米鹽之類纖悉畢盡為  
山東循良第一入為戶部主事出守永平時稅璫高



淮志肆剋剝小民邦佐鯁直強項稅璫不敢犯民恃以安轉副使備兵天津稅璫馬堂多牙爪燕民害邦佐至計縛之置諸法璫不敢問尋轉陝西叅政督兵神木神木為榆林要害邦佐盛設軍伍爾不敢牧馬邊牆嘗捕套鹵數十級諸部落昨指相戒耗幕遠徙甲寅丁嫡母邢淑人艱讀禮之暇究心韜畧者三年服闋以原秩脩兵薊門旋因調兵忤當事者遂奉揚太淑人歸里無何遼左戒嚴起邦佐備兵東寧不忍

鳳嬌堂

卷之三

高邦佐列傳

七 鳳嬌堂

絕裾太淋人辨裝趣之邦佐灑淚而別執戈前驅受廣寧事壬戌正月二十日東兵渡三岔河拔鞭斷流聲震天地廣寧望若救焚邦佐向經撫請兵背城借一與東兵決一死戰經撫秣馬欲走死不肯發兵廣寧潰經畧熊廷弼檄邦佐至松山諭以西走不聽廷弼縛其從官以脅之又不聽二十四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榮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將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莖吾父墓側知死事而

不負也高永等痛哭勸之亦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知禮部即絞自縊死之永謂厚曰主人待吾等厚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於地下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抱去屍呼號捨地仰就其絞跪縊死之次日高厚哭白廷弼廷弼曰爾主生不入關死入關耶命軍士以柴千束并署燒之一晝夜不滅高厚乃潛伏草間俟火熄拾蘇骨幾塊負背上徒步入京為邦佐白冤御史方震孺疏其忠烈於朝詔贈光祿寺卿再贈大

石廣書

卷之三

高邦佐列傳

八 鳳嬌堂

理寺卿謚忠節賜祭塋廕一子錦衣世百戶立祠祀之以義僕高永配享武康茅元儀平湖馬文治江寧傅汝舟於南京設位於清谿黃侍中祠哭而祭之其詞曰河東之血死王事者大臣自經畧而下若而人猶以死不足贖志士不與焉而今日河西之血竟止公一人耶彼蟒橫王者今在關上矣通籍九年開府者今在關上矣慷慨英銳者亦既入而後出矣再逮之人依然眠食於福堂矣濟同事之諸寮俱奉於

別留用之首矣嗟乎使公不死舉朝方不敢責監軍  
御史以惡獨能責監軍道以死耶耶責外臺者嚴於  
內臺而高胡以再逃而始逮則公尚不可待一逃耶  
即此日同逃之監軍而有分別之說則公不得已而  
逃豈不為眾所亮耶頃有遲逃三日者而舉朝稱其  
功公稍迂迴其行豈非功之首耶然而公竟一死善  
乎吏垣侯公之論事也不能保半塊疆土以還朝廷  
尚當留一錢名義以還宇宙自經撫諸公喪朝廷于

石匱書 卷之九十三 高邦佐列傳九 鳳禧堂

里之疆猶為一時之罪人而負 祖宗三百年禮義  
庶恥所培養之士節使自此以後君天下者更無勵  
鈍之術其罪在萬世則公之功亦在萬世夫公官雖  
四品而無尺寸之權名雖監軍而寔為奔走之吏存  
名義者公之功失疆土者非公之罪國家誤白面書  
生以為監軍既以誤軍旅而復誤白書生以為經撫  
又以誤監軍雖古純臣違此亦必有不平之色而公  
從容就義無纖芥之動心者豈不出古人之右哉我

石匱書

知公之心矣非 主上所誤則累朝植公者公不敢  
忘朝廷之恩而一日死公於不應死之地者公不敢  
歸其怨於上公之今日其英爽如昔當速禱於二祖  
十宗之前求默佑聖衷盡邊威福之柄於已無使天  
下之士大夫不畏主而畏眾口不愛主而愛黨及使  
一人不立於上而天下之士遂不可為公雖噓指吞  
淚於冥冥之中而無所用其助也唯公高明幸監此  
言至於彼已之子燼公之骨愈香公又何憾乎但其

石匱書 卷之九十四 高邦佐列傳十 鳳禧堂

人為盜賊之所不能為反逆之所不忍為而尚有欲  
復用之者公能無且悲且笑於冥冥之中耶焚其骨  
其骨穢不足以報公待敵國之有人而松山仍歸版  
圖使公啓蓋於孤驛之中則公其庶幾乎雖然威福  
不出於一人則逆弼之骨不焚而望敵國之有人恢  
復之有日而不得也唯公高明其速禱於二祖十宗  
公盡此爵行矣  
石匱書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分也封疆之臣死封疆

七一九

亦不足以報天子乃失封疆而不死異矣不死而逃  
抑又異矣逃而檄人以逃人不肯逃而縛其裨將以  
脅之至死而又焚其屍以污賊之抑又異之異矣此  
赤眉黃巢之所不能為之事而謂衣蟒橫玉之經畧  
而為之乎雖然以經畧論則忠烈可以不死忠節尤  
可以不死何者忠烈巡方者也巡方無間外責可以  
無死忠節監軍者也監軍奉經畧檄駐松山可以無  
死可以無死而卒死之二人者所謂不與其事而受  
其禍者也嗚呼烈矣哉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九

高邦佐列傳

十 鳳嬉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九

明 叙南張 岱著

張振德董盡倫姬文胤列傳

張振德南直崑山人以選貢除興文知縣興文故戎  
縣萬曆初平九絲蠻改名地近蘭首奢崇明窟穴崇  
明以朝廷徵兵援遼而叛興文當其出柙道時為天  
啓元年八月振德方供事蜀闈以九月十六夜半還  
而十七日土把樊龍等於重慶興文居民不滿百家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九 張振德列傳 十 鳳嬉堂  
土墉不踰三尺典史劉承澤問將若何振德曰督率  
吏民束城死守不可為則吾行吾志而已方時無著  
長寧縣印二十一日長寧簿徐大禮以騎從來迎振  
德不可則請迎家屬往彼避之復不可振德持兩印  
巡城意氣如常作書授次子緄曰吾邊令五年千辛  
萬苦上不得罪於天地朝廷祖考下不得罪於百姓  
今與此賊患欲守而無可守之人欲備而無可備之  
具惟有手持兩印以身殉國而已二兒若幸得全惟

為善以畢吾未竟之志他無所囑二十三日平明賊騎數千薄城下振德手劍跨馮濠弓快迎戰不敵退集城中男女及家人登陴賊眾擁入振德痛哭厲眾巷戰死傷殆盡疾馳入署左持兩印右秉匕首危坐廳事令孺人以下人持一及坐後堂積薪座側賊不敢犯日暮賊縱焚民舍振德曰此吾授命時矣起望闕叩頭曰臣生不能為陛下殺賊惟有一死以盡臣節令家人舉火遂同孺人錢氏及女淑安泚慶俱

石匱書

卷三夏苗

張振德列傳

二 鳳禧堂

自刎投火中僕婦蘓氏沈氏長幼同焚死者九人家八顧美嚴英皆巷戰死明日賊目胡宗祿至火所於烟燄中見振德鬚髯戰張面色如生兩印在手堅不可取皆愕然口稱忠臣忠臣羅拜而去緹得聞已走賊退藁葬振德同家口於縣南天壇山贈光祿寺卿給祭塋立祠廕長子紀錦衣正千戶世襲妻女祔祠顧美等給卹是時遼事大壞節鉞大吏無有死綏殉國者而乃得之遐邇小吏且舉家以焚 天子哀之

石匱書

制曰此以疆圉多故奔潰相仍余欲修死而施生責以大義必先閑忍而厲節教之事君守峻思章以昭激勸爾文林郎原任四川叙州府興文縣知縣張振德忠孝性成才氣無勵五年保障撫字心勤三邑賢勞湛膏肌浹屬逆首之作難數郡風靡遂登陴以授兵孤城斗絕力戰無援盡室自焚哀哉一死之堅貞烈於猛火壯夫闔門之婦孺皆為國殤惟吾謀軍師國邑之臣率多保身軀妻子之輩誰無百口甘蒙面

石匱書

卷三夏苗

張振德列傳

三 鳳禧堂

以偷生視爾一門尚汗顏而媿死媿茲義烈良軫朕懷是用特贈爾階中大夫資治少尹光祿寺卿錫之誥命於戲寵賁綸褒思崇大塋易名烈愍峻秩司光致祭歲時立睢陽之廟世官環衛宇羽林之孤異教以盼榮哀斯備於戲生吾所欲矧二十餘口赴義如歸國猶有人蓋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庶幾精爽尚克顧歆振德居官清素將死出篋中僅得銀二兩二分與其子緹錢孺人故德化知縣春沂之女十三歲時

七二一

家海上聞有倭寇從其母登高樓約曰寇至則自投  
樓下孺人敬諾安坐刺繡自如興文之將陷也孺人  
與二女皆誓死從振德故振德之赴火益決振德之  
長女婿曰顧推官咸正後振德二十餘年死自有傳  
咸正亦崑山人

董盡倫蜀合州人原任鞏昌府同知致仕家居會奢  
首變令叛吏持偽檄招降一城驚惶盡倫詣問吏此  
誰為者吏曰首主倫叱之曰天威咫尺若敢敢亦回

石隱書 卷三十九 董盡倫列傳 四 鳳嶺堂

顧從人忽有揮推擊吏腦者倫命取酒手搥其雙腫  
和酒生啖之大聲曰吾長齋廿年從此啖睛殺賊矣  
因見州牧與商畧城守事登俾練卒諸事畢舉募鄉  
丁幾千人倫具白旒素衣冠觴敢死士人一豆酒三  
行申以朝廷大義撫道深誓靡不裂眦扼腕誓以死  
從再越月賊薄城倫出死戰歿於陣州人皆登俾泣  
之事平詔贈光祿寺卿廕一子世正千戶立祠歲祀  
之

姬文胤西安華州人萬曆癸卯舉鄉薦六上春官乃  
密祿養謁選得山東滕縣南蒞任奔走恭勤未遑親  
事居三日而白蓮賊起是時滕民什九從賊文胤徒  
步叫號援兵登俾不滿三百人北賊薄城才數十人  
耳問民何以從賊則曰禍絲董二董二者延綏巡撫  
某之子也文胤登城呼賊而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  
董二故鋌而走賊吾執董二窮治其罪以伸若冤而  
赦若等復為良民其可乎文胤長身赤面鬚髯奮張

石隱書 卷三十九 姬文胤列傳 五 鳳嶺堂

兩門牙如施升腹乘墉大呼聲救動樓櫓賊望見  
以為神人謹呼羅拜俄而箭發於西隅二賊斃焉觀  
之則延綏沙柳韓也賊憤益而薄而上遂不可禦文  
胤歸署緋衣坐堂上爵蓋罵賊前縛文胤裂其冠  
裳以銀鐺鎖之文胤大罵胡不速殺我賊顧不忍越  
三日不食賊勸之食不可勸之公又不可為詩八章  
書於屋壁以縣印遺狀付門子魏顯照僮守務北向  
再拜自縊而死顯照乞棺于賊不許乞布裹屍許之

遂瘞於官署之池側賊考掠顯照索印顯照以印于父國臣以遺狀與妻之父高登士及守務反而罵賊死之九月賊平文胤父收屍反葬蓋六月而後殮撫臣趙彥上其事詔贈太僕寺少卿有司立祠春秋祭祀給其父母誥命廕一子入監讀書并錄顯照守務復其家而董二者城陷遁去其後卒以賄免嗚呼以視事三日之官守巷無居人之邑率數十子遺之民抗數萬方張之寇城之未陷也可以去而弗去賊之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城文胤列傳 不鳳孀堂

勸行也可以走而弗走絕百可倖生之塗而定一死無復之計用以明示天下後世無破城不死之縣令無陷城不死之臣子公之自處審矣若董二之佚罰則有司之過也

石匱書曰胡馬南下三千七百里地方官納印獻圖卿紳雜髮左衽望風而靡恬不知恥倘讀三君子傳有不面赤耳熱者乎具長樂老之面皮有長樂老之福德則亦已矣萬一昨剖符而今伏鎖朝納款而夕

殊降名節既喪命復不延奈何不舍彼而取此哉

石匱書 卷百五十四 城文胤列傳 不鳳孀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一

明 劍南張 岱著

熊廷弼王化貞列傳

熊廷弼湖廣江夏人萬曆戊戌進士為保定府推官劉果任事以才幹名戊申徵拜御史巡按遼東是時建州兵尚喙伏廷弼知其必為邊患請核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關纜數千言未兩恐滿人以其太蚤計也壬子視學南畿過於鉅刻生徒怨恨後以事敗

鳳鳴堂

卷之三

熊廷弼列傳

一 鳳鳴堂

回籍戊午四月滿兵果陷撫順 神宗思弼言皆驗謂深知遼事無弼若也遂用御史楊鶴言特起田間擢大理寺丞兼御史經畧遼事廷弼未至遼復陷開鉄其氣張甚不出三月連破堅城擒宰賽制煖免炒花等營不敢動既而悉精銳攻北關北關入陷京師震恐已未七月上乃起擢廷弼會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鶴經畧廷弼單騎就道八月入遼陽斬陣逃游擊劉遇節等設壇祭撫清開元事將卒以鼓士

氣乃奏言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退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允之廷弼決策固守挑壕築垣借水為塹軍容漸壯庚申六月廷弼巡九邊滿兵乘廷弼出以萬騎蹂

撫順關入萬騎蹂東州堡入深至潭河總兵柴國柱

賀世賢力戰卻之以捷聞七月 神宗賓天九月御

史馮三元論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張修德趙國

用繼之廷弼上疏求勘并請勅二人往遼查勘遼事

有無破壞并繳還尚方席藁侍罪有旨回籍 上勅

石匱書 卷之三 熊廷弼列傳 二 鳳鳴堂

鳳鳴堂

卷之三

熊廷弼列傳

二 鳳鳴堂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劾回有旨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仍着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天啓元年三月滿兵連陷瀋陽遼陽二城經畧表應泰死之朝廷震驚隨起廷弼經畧遼東限五十日到遼任事查處排擠廷弼諸官以傲將來七月上念廷弼特膺新簡受命專征宜重事權隆禮數特賜尚方劍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賜大紅麒麟一品服紵絲表裡銀幣賜宴都城外令文

武大臣陪餞以寵其行。廷弼兼程行，以是月二十日抵山海關。而遼東巡撫王化貞者，山東青州人，繇癸丑進士，歷任巡撫，既握兵柄，日催盛甲車輜，及借援兵馬力進戰。廷弼初到關門，遼陽新破，兵士損傷瘡痍未起，且誓固守。自是議論相左，疏揭交上。廷臣會議不決。化貞上疏有曰：臣今與皇上約，臣請以六萬師進戰，一舉盪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優賚。遼民賜復十年，海內除去加餉，而賊

石匱書

卷之三

熊廷弼王化貞列傳

三 鳳嬉堂

歸老山林為太平逸民於願足矣。廷弼力爭不得，遂以五十人守右屯。化貞以十三萬住廣寧，而滿兵渡河，偪西平堡。遂犯旅武。是時化貞欲守，廷弼以令箭催戰，且激之曰：平日之言安在？總兵劉渠方對壘，化貞心腹將孫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畧陣，馬蹶被殺。報至，一城闕然，爭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城已空矣。化貞股栗不知所為。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朝棟後至，持刀與鬪。

石匱書

乃得出，得功奔回，見無化貞，遂踞城叛。迎滿兵入城。化貞出從，數騎走閭陽。遇廷弼，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結募戰，不撤廣寧兵於旅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為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寇。足矣。迺整眾而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殺後時北騎已東，無追偪者。故得緩轡，以旋。總督王象乾驗放，入關。二月，御史賈

石匱書

卷之三

熊廷弼王化貞列傳

四 鳳嬉堂

毓祥疏奏廣寧失守，經撫無所逃罪，奉旨逮化貞。廷弼着革職，聽勘。都御史鄒元標刑部尚書王紀大理寺卿周應秋同審獄詞曰：當建兵之猖獗也，遼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主辱臣憂，枕戈待旦之日也。我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為知己死，况兩人頗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至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

七二五



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間相開一場擊河西拱手送敵竟以一逃結局也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撐持八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全誰不憐之但生來是一朴實頭人全不知兵用鹵而反為鹵用間而反為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伎倆已知乃敢口聲要戰渡河及至胡茄一鳴風鶴皆兵擊鼓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足

石廬書

卷五

蘇廷弼王化貞列傳

五 鳳樓堂

馬膏道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魂迄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足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癡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能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追惟初出春明門即微有控扼山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微有

可觀如言我兵不至浪戰西鹵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巨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詰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懦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悉等閑置之迨鹵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

石廬書

卷五

蘇廷弼王化貞

六 鳳樓堂

以驗吾之言也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未減其可得乎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若肯仗義誓師或卷甲疾趨廣寧提一劍以勸禍亂或堅壘固守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為功死且不計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既敗先奔榆關即有蓋世之氣料敵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

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明首將  
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福履之  
語何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  
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  
前經畧觀之也此之揚鎬更多一逃此之袁應恭反  
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  
刑也不惟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服揚鎬袁應  
恭之心矣至用重典以警將來奏入獄遂定後逆瑞

石匱書 卷百九十五 熊廷弼王化貞列傳 八 鳳樓堂

用事恨楊漣疏遂切齒楚人又牽入汪文言一案謂  
非封疆事不足以殺諸老因誣廷弼廣寧失事鞏金  
至京賄囑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救顧大章鞏為八議  
之說又託汪文言囑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各  
遺書求解諸人受賄動以萬十不入熊廷弼則諸  
臣之罪狀不大不殺熊廷弼則諸臣之罪狀不真乙  
丑八月二十一日文華殿講畢輔臣丁紹斌袖中出  
刊像遼東傳一冊以獻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作掩

飾遼事以亂入是非者也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  
畏等復上疏挑激上怒有旨命斬蓋二十八年也  
駕帖到提軍官促廷弼出廷弼從容盥櫛整衣而曰  
我大臣也還要拜旨豈得單見主事張時雍曰未  
我與爾說時雍曰芝岡夫陷封疆應得一死還有何  
說乃指胞前一懸袋曰此謝恩本也時雍曰公不讀  
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廷弼熟視曰此趙高語也特  
雍詞塞擁之出斬於西市傳首九邊屍棄荒野懸坐

石匱書 卷百九十五 熊廷弼王化貞列傳 八 鳳樓堂

賊十七萬追比酷烈夫人陳氏繫辱縣庭長子兆璉  
迫極自刎長女瑚嘔血殞命崇禎二年其子兆璧上  
書而大學士韓爌具揭言廷弼失陷封疆傳首九邊已  
無餘罪若遺埋棄荒郊不得歸葬則從來國法所未  
有即令廷弼正法於今日 皇上必倣古聖王捨骼  
埋骨之意許其歸葬蓋國典 皇仁並行不悖似合  
如此非敢偏私廷弼也有旨命廷弼身首准與收葬  
化貞時尚在獄追論廣寧失事復斬於西市以平公

論

石匱書曰熊廷弼之逆料遼事所謂不幸而臣言中也拯溺救焚間不容髮審其勢而急援之豈不才智兩得乎迺如良醫料死惟願速其死以神吾料症候既明而不思採藥則亦何貴於良醫哉至如廣寧一敗並轡入關方倖然快其言之驗也譬猶操舟者料舟之必覆及米覆矣而不知其同在舟中也意亦過甚矣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五

熊廷弼王化貞列傳

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明 劔南張 岱著

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列傳

鄒元標號南臯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觀政刑部時首輔張居正奪情起復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王事沈思孝合詞上疏言其志親貧位居正大怒取旨四人同日受杖元標草疏就趨至午門四人方杖闕下血肉狼藉元標持疏入關者爾不見杖者乎生死未可知爾何自苦元標給之曰我自請告身疏遂入疏曰臣聞輔臣張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必得請而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請此疏涕泗交流自念一介草茅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呶，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斃日被冠裳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五

鄒元標列傳

鳳禧堂

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披瀝為 皇上陳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也置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社稷綱常所攸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朝廷服萬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蠅毛而起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正身而欲正人為居正計

石匱書

卷之六

鄒元標列傳

三 鳳嬉堂

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上為居正計亦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者豈以其有利社稷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爭張頗多姑舉其最著者言之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八是阻進賢之路也無論他郡邑臣鄉先朝每科聯

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黷序夫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徧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日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日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日若干以致首嚴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夫夫決之先歲者足以示懲未歲必取盈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聖世草莽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盡其言居正任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摺於彤庭披忠於玉陛者未之見也聞有憂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然不先稟命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觀黃河泛濫漂沒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蒿為巢啜水為食目及至此心恠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者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者可知矣有司

石匱書

卷之六

鄒元標列傳

三 鳳嬉堂

不以奏聞恐干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携子散之四方者衆矣 皇山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 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况在事諸臣濟後先非居正一刀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

石匱書

卷百九十六

鄒元標列傳

四 鳳樓堂

人豈盡出其下哉臣伏讀聖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 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猶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陛下之學將終不成 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 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治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

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攬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且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而當此誰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知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莖指而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鄒元標列傳

鳳樓堂

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謗議卹匹夫之小節非狂病喪心有此言哉夫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傾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旁人謗議是非非乎尾生之信孝己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為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

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  
恨其非正登刑堂遇劾劄曹出刑曹接諸劄囊各重  
首喪氣一日三歎切盡合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  
皇世太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絀罪然欲離其間  
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  
南渡之日猶送親婦至當此熙朝豈南渡之時耶先  
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  
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儔矣大臣聞喪而不去

石匱書

卷之六

郭元標列傳

七 鳳鳴堂

小臣必有遜喪而不報者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  
性其恩固極事父如此事 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  
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臣  
目擊其奸不能終默伏乞 皇上俯賜林擇並斥輔  
臣速歸守制則綱常正而人心服朝廷尊而天變消  
萬世仰 聖天子作為出尋常萬矣居正學尚刑  
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死矣蓋非嚴刑督責  
以拊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意臣甘為妾婦自

愛其生矣堂、丈夫不忍為妾婦者尚多何足以拊  
燕中哉明下消折杖八十元標慷慨赴杖神色不變  
變杖畢掉足欲行若無所苦者時人稱為茅焦請成  
貴州都司衛即日就道後數年居正病重張四維康  
時行往問病居正據榻睜目言曰我病當歸郭元標  
可起用矣張申答云誰敢用之其不忘仇隙若此後  
元標在戍所讀書講學生徒就之者幾百人以古  
學共相磨勵有巡方至衛操閱元標必戴鐵帽號衣

石匱書

卷之六

郭元標列傳

七 鳳鳴堂

持戟負弩襟軍伍中巡方知之亟遣人謝罪元標曰  
此君命也不肯去必終事乃歸六年反鄉里終 神  
廟之世當事列薦者無慮數十上終不起泰昌改元  
公議起廢首以元標名上陞大理寺卿辭不就天啓  
元年起陞刑部右侍郎敦促就道蒞任一年有直陳  
時務二疏讜言石畫切中時艱 上有溫綸嘉納是  
年十月 上欲推恩容氏降罰言官馬鳴起等元標  
上疏力爭之不報二年陞右都御史九月兵科給事

中未重蒙疏忝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元標遂有  
 謹陳共學之原以完宸志一疏得旨慰留十月元標  
 見權奸表裏逆焰漸張連上四疏乞休得旨回籍待  
 加太子少保准馳傳去元標就道又有去國情深一  
 疏論東事當守黔事當戰并發帑減餉保身任怨諸  
 事纔一二三千言皆一時藥石五年魏璫用事御史  
 張訥請廢天下講壇矯旨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  
 懋衡俱削籍仍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姑冠帶閑

石隱書 卷之六 鄒元標列傳 八 鳳鳴堂

住其東林關內江右新安一切書院俱着折毀暨田  
 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工亡何病卒崇禎改元追  
 錄清正名臣復元標官下詔優卹賜謚忠介  
 趙南星號濟鶴真定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河南  
 汝寧府推官遷戶部主事調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南  
 星輒介孤直惡人奔競干謁不至其門以清正負天  
 下望掌文選有剖露良心一疏譏切時弊為僉士所  
 嫉科臣劾之章上不下請告歸里癸巳年起為考功

即管理內察直情徑行毫無顧忌李世達卽之遂削  
 籍去恭昌起廢卽中陞太常寺少卿歷通政陞工  
 部右侍郎上疏力辭輔臣葉向高責以大義感激赴  
 任并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振刷風紀益厲操切有申  
 明憲職一疏畧曰臣衰頹無識蒙 皇上拔置西臺  
 為諸御史之長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為職諸御史  
 皆稱職卽臣之稱職彼出而巡方以致一方之太平  
 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劾之所以不當者

石隱書 卷之七 趙南星列傳 九 鳳鳴堂

人務於市恩而不肯任怨也臣請按臣差滿令河南  
 道發單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必舉劾允當而  
 後為稱職不則卽當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爵祿  
 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  
 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也有旨獎勵令載憲綱永遠  
 遵行癸亥復當內計去癸巳閱五察矣南星素嫉臺  
 省中多僉邪濁亂朝政至是作四出議激太宰涇陽  
 張問達所劾去畧與癸巳等天啓三年代問達為吏

部尚書遂以登清流品為已任用無錫高攀龍為左  
都御史應山楊連為左副都御史而僉院用桐城左  
光斗首垣用嘉善魏大中考功即用新昌鄒維璉近  
例銓司無一省兩人者時已有一主事江西人南星  
以祭典近而官多缺故破格調用維璉高攀龍入為  
南星已丑所取士亦不避嫌南星意惟在官得其人  
他不之顧也一時群賢輻輳天下想望太平而天不  
祚國不旋踵而禍作矣時冲主在位逆奄魏忠賢竊

石匱書 卷百九十六 趙南星列傳 十一 鳳樓堂

柄外廷奸人多與交結南星於公所見奄以正言規  
之奄以此銜之政府魏廣微與奄認同宗南星為廣  
微父允貞密友以廣微為故人于常倨見之以足鞅  
廣微每干部政南星又正色却之懷恨益甚後太  
廟頌曆廣微後至其省交謫廣微殺南星主使遂思  
所以傾南星會楊璉上二十四罪之疏奄恨切骨廣  
微乃挑激忠賢謂楊璉疏係南星改定也又值高攀  
龍論崔呈秀貪污異常常南星復疏引祝大舟遣戍之

例呈秀竄身魏黨遂肆誣譏陳九疇借及嘉遇推  
陞晉撫謝應祥謂與魏大中師生也暗通關節朋比  
為奸疏上捏旨切責大中詞連高攀龍趙南星南星  
與攀龍相結引去首輔韓爌極言兩臣負天下重望  
不宜輕去奄怒并逐輔臣又嗾張訥梁夢環追論之  
北鎮撫許顯純劾問汪文言織入南星懸坐賍私奉  
旨逮問并退其子清衡其甥王中龐兩日內各杖四  
十荷校兩月俱擬遣戍南星時年已八十矣不准收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趙南星列傳 十二 鳳樓堂

贖於酷暑淫潦中偏勒南星速赴柙武清衡赴莊浪  
中龐赴永昌同日出門復逮其夫人湯氏追比至死  
崇禎改元恩詔赦免其時巡撫留難回文遂於丁卯  
十月十七日歿於戍所清衡所寬奉旨准復原官給  
祭並謚忠毅廕一子入監讀書南星公忠強直好善  
若渴嫉惡若讎意氣磊落有才趙節俠悲歌慷慨之  
風負天下重望通籍五十餘年一重八十而投荒以  
死悲夫南星之文章豪宕卓犖不拘一繩墨其為詩



大閣學稱其刻勵濯磨厭薄于而猶不免步趨北地姚官辱稱其淋漓沈痛讀者如聞易水擊筑之音欲泣欲訴以今觀之兩先生之評各有當云

高攀龍號景逸南直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出趙忠毅門下起家行人癸巳建言語侵時相謫廣東揭陽典史泰昌踐炸起為光祿寺丞甫蒞任遂有釋群疑銷隱禍一疏曰往者張差謀逆寔係鄭國泰主使劉保謀逆寔為盧受通謀受蓋鄭氏私人不可掩也

石隱書

卷百九十一

高攀龍列傳

十一 鳳嬉堂

陛下至此當思所以處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疑者而解之不蓄疑以貽後止使遠害以自全也故為鄭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陛下為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禁近亟當令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又曰崔文昇當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症必虛雖至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殺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况至

尊乎陛下即不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潛伏京師意欲何為亟當明正典刑以全陛下父子至情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為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故不及同張差劉保早正謀逆之罪耳人與兵科王志道書畧曰張差持擬美女代釵先進泄藥繼進劫劑以紫禁青宮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輩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場毒之謀皆意思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於

石隱書

卷百九十一

高攀龍列傳

十一 鳳嬉堂

亂賊者重而責備於君上者輕若謂隱諱則恐其事彰明昭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為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謗二字又為亂賊立藉口之法陛下即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之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

討是臣于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焉得以討賊者為謗君為誣君遂足傷 皇考之明遂為傷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以優介誤入禁地而以張敖未嘗知貫高之謀比張差之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妹進泄藥進劫劑者一切寔而虛之所以為亂則善矣所以為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聖諭手授方相國乃臣子誤為不必然之慮且 皇上何嘗薄待選

石匱書 卷五十一 高攀龍列傳 古鳳嬉堂

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悞之者侍御所以自悔為人所悞也大抵台 下言孝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父之義言 皇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思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灑 言一時服其正論四年八月陞左都御史九月劾貪污御史崔呈秀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辱身辱國所當

石匱書

重處以洗巡方之恥呈為革職下部議處呈秀以淮揚得贓數十萬賄結魏忠賢不但復職遂獲事權以肆其毒手乘承軍會推晉撫有旨責其師生偏庇不肯從公會者又捏其疏內有冲弱字樣責以任情那改遂削籍去歸則惟杜門著書築園山中不與外事而織造奸璫李實承忠賢風旨駕風影之詞陷入黨錮緹騎四出攀龍聞之焚香沐浴手寫遺疏封以授其子曰事急方啓乃給家人獨自寢息以思良策

石匱書 卷五十二 高攀龍列傳 古鳳嬉堂

至夜半窗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日啓戶聞寂空帷而已讀其遺詩始知身陷汨羅隨報有司臨視面色如生其疏云臣雖削籍詎屬大臣大臣不可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束生望使者持此之復 皇上奏聞逆璫猶坐贓私戍其于世儒以快呈秀崇禎元年追念遺直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憲世儒入監讀書

石匱書曰東林之有三君子猶元祐之有蘇子瞻司馬君實也試觀其光明磊落出處昭然不東林者有其節概否耶鄒南阜以觀政進士建言廷杖棲遲田畝四十載起廢半年岸然投劾所謂介如石不終日者非乎至若趙濟鶴之盡瘁成疆高景逸之致身止水勁節孤操至死不變抑又難矣以三君子言之亦人負東林耳東林何負於人哉

石匱書 卷之七 高攀龍列傳 一 鳳禧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二

明 鄒南張 著

揚漣左光斗列傳

揚漣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常熟以卓異召內召拜兵科給事中庚申八月 光廟踐祚病大漸內監崔文昇進泄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漣上疏極言用藥之悞次日 光宗御乾清宮召閣部大臣隨召漣入同受顧命問漣名呼近榻前詔以輔皇太子要緊爾等當輔為堯舜之君漣感泣誓以死報光宗賓天奏請李選侍即日移宮御史賈繼春等以漣違忤先帝逼逐庶母持議不合遂乞歸疏曰臣平生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處世飢饉之人而際兩朝知遇被 聖明忠直之諭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此極矣今日捧履載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齋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于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

石匱書 卷之七 揚漣列傳 一 鳳禧堂

對詩書而無愧即不幸自先犬馬卒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可以瞑目矣若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主眷以梯榮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鷂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蠅蚋之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戀主之態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皇上之所以蓄臣也臣一去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

石匱書

卷之三

楊建列傳

二 鳳嬉堂

左副都御史見魏忠賢客氏逆謀已成負嵎將出遂奏罪首攻於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四罪之疏曰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後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如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綱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陳

石匱書

卷之三

楊建列傳

三 鳳嬉堂

其服從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金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戴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信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恭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首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勅逼講唄政事之堂幾成鬧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

石隱書

卷百九十五

楊建列傳

四 鳳禧堂

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歎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

普天寔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平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

石隱書

卷百九十六

楊建列傳

五 鳳禧堂

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一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足真與我善者為善人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

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出顛倒有常之  
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懲  
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鄞熊德陽江東謙徐大相毛  
士龍侯震賜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  
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  
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于也  
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  
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

石匱書

卷百七

楊建列傳

六 鳳禧堂

此託言急病立剗揜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  
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  
欣相告夫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  
而主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  
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  
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雷流虹  
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

石匱書

寔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  
賢也。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  
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  
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  
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  
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  
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  
私憤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

石匱書

卷百七

楊建列傳

七 鳳禧堂

但仇王安而寔敢於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  
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為忠義者  
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受其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  
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  
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  
八生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挿漢禁愁禁怨飲  
恨吞聲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借擬陵寢而  
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錦衣明日廢中書金吾之堂

七三九

口皆乳臭詰勅之館日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並侯七責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麓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加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加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為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卿生員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楊建列傳

鳳樓堂

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杯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敬思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行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鮮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於臺省夫科臣

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傳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遷除言官不得司其封駁險邪目之以偷拱手眼那移并叙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導大得夫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司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藉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

石匱書

卷百九十七

楊建列傳

鳳樓堂

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訟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任事雖大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

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誣教為之  
扶壓打網片語違歡則駕帖立下如近世之孝中書  
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呈等造  
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判黨錮之  
牌不已者當年西倣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  
十也尤可駭者東首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  
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寔來自忠賢司房之家事  
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日鹵

石匱書

卷九十七

楊漣列傳

十 鳳樓堂

逼城下忠賢固為東首首功之人矣其發銀七萬兩  
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鄔深藏不知九門內外  
主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  
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  
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  
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鹵西夷之  
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  
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

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  
賢蓋已無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且皇  
上六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  
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執道人以  
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導改駕四馬羽幢  
青蓋夾護雙遞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  
馬獻榮者寔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  
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

石匱書

卷九十七

楊漣列傳

十一 鳳樓堂

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 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  
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思多成怨聞今春忠賢  
馳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  
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  
朝夕隄防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  
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收拾不住 皇上果真有此  
事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以  
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



素與長安之共聞共見非出於風影憶度者忠賢負  
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  
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  
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之徒  
苟徒富貴或扳附枝葉或依托門牆或容結居亭或  
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  
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  
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容氏為之彌縫其罪

石匱書

卷之三

楊建列傳

十三 鳳臺堂

疾而遮飾其回氣故腹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  
工積威所劫積重所移亦不覺其不知有 皇上而  
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緊切當用  
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  
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  
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 皇上為名忠賢為寔且如  
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呈夜馳請一切

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天顏咫尺之間不  
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  
知有 皇上耶無 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  
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至  
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  
賢積陰蔽陽之象而睿哲偶蒙及蚤不治則羽翼已  
成騎虎難下臣亦不能為 陛下策矣伏乞 皇上  
大奮雷霆將忠賢縛至九廟之前明正其罪置之典

石匱書

卷之三

楊建列傳

十三 鳳臺堂

刑清除君側以答天變則人心悅服世運更新矣職  
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思也但得  
去一忠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  
朝特達之恩知於領少酬死且不憾疏入忠賢六驚  
惶無措欲結輔臣韓爌挽回爌嚴拒之不得泣訴御  
前容氏又從中曲幹遂令魏廣微票旨切責連憤激  
思補贖以進候午朝伺忠賢至面折之忠賢聞阻

聖駕三朝不御第四朝方出御皇極門儀仗刀劍倍  
於常時侍班官僚更加嚴肅左班諸臣不敢擅出奏  
事叩閣無路而忠賢之烈焰益張夫天啓五年二月  
大理丞徐火化恭楊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  
逆璫矯詔逮連并及光斗連聞命就繫途中病篤以  
忤璫無敢館之者至河北有高公者聞連名假館居  
之進以醫藥郡邑縉紳恐喝之不顧連病甚篤卧三  
晝夜方語及死生漠不動心唯以救璫未遂為恨

楊連

楊連列傳

一四 服毒堂

留十日病稍痊就道人見之曰此魏上公仇也倉皇  
走避一日途次有乞丐數十餘人望檻車而來或繫  
或灸或布或錢或薑桂或酒醅聾者以口替者以指  
跛者以首啞者以目持物贈連匣車捨首喘汗唾啐  
罵璫不絕連慨然受之諸乞兒復流涕送之數里而  
去六月下北鎮撫獄許顯純織入汪文言一案坐連  
受熊廷弼買命錢一萬九千兩五日一比榜掠剝割  
血肉俱盡一日傳命促連死連乃據押床書數紙遺

其于名獄中絕筆書畢獄卒以囊收其頭懸起即卒  
七日屍出糜爛不成手忠賢又傳上諭楊連賍賂  
未完行撫按立限追比連身無長物罄家產及兄姪  
產業不及四五千金朋友親族贖助數千金知府李  
行志設簿得千餘金知縣吳之彥損產代納千金尚  
大七八千金是時家無立錐棺槨停河岸母妻住城  
橋二子囚繫追賍幸思宗踐祚褒卹忠裔以連為  
首贈右都御史崇禎元年十一月其子之易奏獄中

石匱書

卷七

楊連列傳

五 服毒堂

絕筆工科給事中沈惟炳懇昭楊忠愍例加太子太  
保謚忠烈  
左光斗直隸桐城人生時赤光滿室九歲能屬文作  
粥賦弱冠舉於鄉萬曆丁未成進士授官中書舍人  
擢監察御史奉命視屯光斗曰北人不知水利畏言  
屯田勝國初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  
今不改謀後將無食乃力請屯田又請倣漢力田科  
以屯入多寡為殿最使人自為屯又請置屯學設博

士弟子員因屯糧制餼詔俱報可於是屯功大興其  
年入穀數千鍾李年倍之鄒忠介元標道見之歎曰  
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  
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素結猶扶桑也而今畝棲  
若此時神廟不豫璫劉朝宗矯東宮旨索嘉靖朝  
威碗絕庄光斗封還不答曰尺地皆斂下有今日御  
史受命巡田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大恨去已又糾  
巨璫陳登奪子粒為屯蠹當按一時咋舌稱為真御

石匱書

卷百七

左光斗列傳

七 鳳嬉堂

史 神宗崩 光宗即位甫一月病大漸選侍李氏  
希封后不得趨召廷臣一時升選內使持擬守門不  
容入光斗作色言曰 先帝宣召諸臣不幸宴駕皇  
長子未知安否汝等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請見  
儲君意欲何為諸璫愕視無語然後放入哭臨畢即  
請見皇長子議移宮事未決光斗奏清宮禁正名位  
一疏李選侍震怒禍幾不測以輔臣劉一燝力持得  
免 熹宗元年差光斗視學京畿先德行後文學聞

有孝子廬墓六年者以文黜特復之以風勵諸士癸  
亥陞大理寺少卿次年轉都察院僉都御史時與楊  
漣同心秉政僉士側目會冢宰趙南星以鄒維璉為  
考功司以魏大中為吏科刑科傳擬泰之詞連光斗  
光斗上言傳擬論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  
得其指歸何在倒戈於君子君子何人呈身於小人  
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  
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於山人墨客絕跡

石匱書

卷百七

左光斗列傳

七 鳳嬉堂

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  
以知擬之意矣擬之意不利於考功有鄒維璉不利  
於銓司有程國祚又不利於吏垣有魏大中欲以一  
網打盡不知此三臣者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  
何而必欲與之為仇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  
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  
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  
不許因求多於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流

為難夫。臣待罪風紀。人材進退。例得與聞。如其納賄  
招權。引用匪類。須指有的。寔以科臣之權力。欲使朝  
廷不能用人。銓臣不敢就列。首坦不許到任。把持朝  
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冒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為兄  
弟。脉絡機鋒。長安冷覲。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欲  
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若。名  
義至重。鬼神難欺。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忝竊  
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

石匱書

卷五十七

左光斗列傳

六 鳳鳴堂

都盡。何有一官。伏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愚幸甚。  
溫旨慰留。光斗決意請告。後以家宰會推夫人波及。  
光斗。單職為民。追奪誥命。乙丑三月。北鎮撫許顯純  
勘問。汪文言辭連楊左。有旨被逮。光斗聞報。即行。桐  
城數萬人。哭且噪。聲言必格殺使者。光斗急呼諭之。  
乃止。數萬人。又入出辦香。禱於其里之神祠。又數百  
人。密齎糧。欲往伏闕。至河。光斗始知。辭之不得。至欲  
自引。數百人。乃大慟而返。至白溝。尋故友鹿善繼。時

善繼在遼。晤其友孫奇逢。奇逢曰。公大臣。風雷雨露。  
際朝廷恩。善持母感。光斗灑淚而謝。奉聖夫人弟容  
光先者。在白溝。謂所知曰。被逮諸公。皆名賢。吾欲丐  
吾母。求解於吾姊。奇逢向光斗述之。光斗曰。嗟。求活  
婦人。豈丈夫乎。奇逢遣其弟奇彥。同鹿善繼。于化麟  
奔遼陽。見其父。出奇策。救諸君死。而奇逢先到京。知  
光斗坐封疆。贓二萬。五日一比。受刑慘酷。遂往定興。  
見鹿太公。為光斗措銀納贓。異緩其死。太公告鄉父

石匱書

卷五十七

左光斗列傳

七 鳳鳴堂

老曰。籽粒場。受左公永賜。故捐一錢。可得數萬。告鄉  
子弟曰。諸生受左公賞拔者。多寡隨所輸。可得若干。  
於是定興容城新城。任兵清苑。孝廉明經諸生好義  
者。各奔走若其私。下里嚮應約畧。可以充事。而光斗  
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拷掠重盡。乃書絕命詞。若若器  
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于國柱等曰。辱極。污極。痛極。  
死矣。死矣。如二親何。卒之日。長虹亘天。里中星墮。如  
斗。光斗既死。鹿太公所斂金多。青蚨。太公易精銀。將

輸納事不成乃復易青蚨散之長安閱然謂鹿太公  
飲二萬金救左中丞通者日急太公曰我思之孰天  
平生豔狗義死七十老人得死此足矣夫何求得侍  
免光斗屍出骨向零落慘不可言外大吏復承璫旨  
追贖愈厲籍其產百不得一併及昆季宗戚三族十  
族之財俱為罄盡于姓繫獄者數十人太夫人與其  
伯兄相繼死弟孝廉不敢赴春官封公死而復甦卒  
病痿得禍之酷古未有也崇禎元年上憫死事諸

石匱書

卷百九

左光斗列傳

平鳳嬉堂

臣以楊連為首先斗次之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  
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于祠謚思數與楊連等太史  
倪元璐曰璫亂戮士至漢建寧明天啓而止然自其  
所執之言以量其智愚魏忠賢者亦安得比於曹節  
王甫乎節甫之誣君子曰是將為叛以叛為名掩而  
殺之其正也今之為詞則以三案三案者注誠震器  
雪痛鼎湖即如此何至可罪夫家賊而索賊親死而  
咎賢其情也今日賊不可索豎不當咎是為有罪猶

曰是常嚴治其家而孝於其親為可殺也凡此皆小  
人之誤忠賢小人固亦須讀書也且夫小人既以異  
議取訕其勢不得不報君子然而昔者君子之訕小  
人遠之而已而今之小人所為報東門之役者至於  
掩捕孥戮不已毒米掩捕孥戮小人之已甚其在君  
子則亦有幸也蓋以今之小人倚璫猶不如宋之小  
人倚荆國耳故為三案之異議者自其持之何必無  
銖黍之義一倚璫而盡沒是故今之君子為易辨也

石匱書

卷百九

左光斗列傳

平鳳嬉堂

若夫為學貞志正骨孤情霜清電明霆決颯烈即漢  
膺密未有如楊公左公者夫三案之立議始於梃擊  
中於紅丸終於移宮以楊公左公為後勁三案之  
承禍始於移宮而梃擊紅丸以類而求之此又以楊  
公左公為權輿流覽三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  
樞建於楊左二公又烏可謂之能知世務者哉  
石匱書曰魏忠賢虎踞宮中牙爪已具爰有出押  
之勢而楊連一疏乘勢決藩張牙橫噬毒徧寰區乃

遂不可收拾矣京房言趙高奸未大露正先發之正  
先也而趙高威自此成是楊左不幸而為忠賢之正  
厲則仍是楊左殺之也干將鉏折拾其寸鐵猶足殺  
人可不畏哉

石匱書

卷九十二

左光斗列傳

一 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二

明 叙南張 岱著

萬燝劉鐸列傳

萬燝江西新建人萬曆丙辰進士為人剛介鯁直遇  
事感奮不避斧鉞授工部營繕司主事轉屯田司郎  
中管理寶源局監督鼓鑄協濟陵工燝任事四月積  
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自開局以來二百餘年  
竝未有報補秤者報之自燝始後陵工缺用疏請內

石匱書

卷九十三

萬燝列傳

一 鳳樓堂

官監發銅忠賢捏旨切責燝上疏劾璫內言魏忠賢  
性狡而貪胆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既竊王柄  
復盜利權稽遲違慢有悞陵工且以忠賢自營墳墓  
僭侈傲於王者再疏糾之忠賢大恨捏旨內府發銅  
局中何人見知萬燝借端瀆擾陷朕不孝着午門前  
着寔杖一百棍革職為民當差閣臣葉向高工部尚  
書陳長祚等各有疏救忠賢持之不報六月十七日  
巳時旨下午時錦衣衛捧駕帖到有內官先被燝劄

者乘機糾群呼噪蜂擁暴寓不容斫耐鎖拿碎髮牽  
衣亂拳充歐體無完膚血汚狼藉有識事者曰此皇  
爺要活人到若歐死何人受杖勢稍緩至午門前田  
爾耕行杖傷痕甚重杖後復斫耐遠地倒曳者三匝  
甫出伏小璫於外十餘人俱手利鉅刺之徧體流血  
氣絕復甦妻女救之隔宿方省人事謂其妻曰燥不  
即死者寔九廟之靈全我殘喘以保 皇上令名吾  
舌尚在必碎首金塔請除大惡以報朝廷後數日傷

石履壽

卷百九十六

萬曆列傳

二 鳳禧堂

重皮骨寸斷而死奸商承忠賢旨復揭其侵漁坐贓  
數萬累及妻子 毅宗御極蠲其贓即以解到銀三  
百兩給還家屬以旌忠直贈光祿寺卿蔭一子入監  
讀書弘光時追謚忠貞

劉鐸江西廬陵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刑部郎中遷  
揚州府知府江西僧人本福挂搭京師是時廠衛詞  
事四出本福所持詩箋為鐸手書長至日詩有陽至  
君恩重陰霾國事非句田爾耕王蒞民通執坐詩詞

為譏訛朝政下本福鎮撫司獄會倪文煥居鄉不法  
素悍鐸嚴明欲因事去之遂嗾璫并逮鐸至京鐸供  
詩為歐陽暉所作鐸特寫於扇端復連暉質對下鐸  
刑部獄時李承恩方震孺同在獄中與鐸意氣相得  
承恩者逆璫所誣陷以擅用龍袍擬斬政當熟審况  
震孺援救震孺辭懇鐸不應會鐸與暉質對詩果  
出暉筆獻者謂聖朝不宥以語言文字罪人况詩寔  
非鐸作當徑擬還職無重朝廷過舉鐸仍復任維揚

石履壽

卷百九十七

劉鐸列傳

三 鳳禧堂

遇承恩于李瑞以父命復申前請鐸托同平溫國奇  
轉懇尚書徐兆魁開釋其罪事不密被東廠所詞訊  
出承恩事又連及鐸忠賢特疏奏聞捏旨方震孺原  
以擬絞不思改過又復居間捍法加斬非過劉鐸身  
罹法網仍肆奸貪為人黃綠加成允宜復下鐸於獄  
鐸命僕劉富至家通信富囊貲以來為番子手蕭三  
所獲送張體乾押富到寓搜出多銀適值鐸寓延道  
士方景陽設醮為鐸禳災遂謂鐸恨忠賢與假官曾

雲龍延道士方景陽用壓鎮桃符設壇密室呪咀厥  
臣忠賢大怒即刻令谷應選擒景陽至榜掠數百景  
陽不勝楚即誣服忠賢以鐸景陽等送刑部從重擬  
罪刑部初擬戍既擬絞忠賢以絞未盡厥辜從重再  
擬尚書薛貞畏璫執法擬斬獄上橋傳劉鐸曾雲龍  
彭文炳劉富俱依擬即便會官處決辛雲佑遣戍方  
景陽已故戮屍八月二十八日斬鐸於西市崇禎改  
元科臣白其冤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命

石匱書

卷五十五

劉鐸列傳

四 鳳樓堂

下之日倪文煥亦斬西市維揚人為鐸稱快泰州  
守李自滋夢鐸為東其城隍其降神亦言其事州  
人立廟祀之官有疑獄捫詞於井夜即見夢如言斷  
之民無道情揚人以為神異

石匱書曰萬燦之請銅而杖也萬燦可無杖者也杖  
一萬燦而為批鱗直諫者作一榜樣也劉鐸之詩案  
而殺也劉鐸可無殺者也殺一劉鐸而為匿名譏訛  
者作一榜樣也此時逆璫政磨牙橫噬燦與鐸不幸

石匱書

而遇其鋒耳何所逃死哉自燦與鐸見殺而稱功者  
踵至焉頌德者踵至焉建祠尸祝者踵至焉稍除庸  
輒而舉國傾心逆璫亦何恤而不為此也哉

石匱書

卷五十五

劉鐸列傳

五 鳳樓堂

七四九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四

明 劔南張 岱著

魏周穆周李黃列傳

魏大中、浙之嘉興人、萬曆丙辰進士、拜行人、以清節

自矯、凡奉命出使、進賢冠十年不揚、以簾布作章服、

漿績開統傳郵不用官庖、挾一童子、小竈瓶壘、菜根

脫粟而已、尋拜工科給事中、魏忠賢與魏廣微序譜

招大中、大中峻拒之、甲子五月、轉吏垣、謝絕請託、人

石匱書 卷第一百九十四 魏大中列傳 一 鳳鳴堂

不敢干以私、尚書趙濟鶴常稱之曰品高如山、面冷

如水、僉都御史左滄嶼亦曰魏廓園為人不可親踈、

其自視落人亦與之落而已、六月朔日副都御

史楊澱泰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大中即於次日上疏

極力訶詆、有旨奪俸十月、朔頒曆、廣微後至、大中出

疏糾之、廣微切蓋恨甚、會吏部推陞謝應祥、山西巡

撫侯御火陳九疇、泰之曰魏大中為應祥門生、故囑

陞晉撫以報座主、鐫級調外、乙丑鎮撫司許顯純勘

問汪文言辭連大中、奉旨逮問、緹騎至嘉興、大冲家

徒四壁、貸百金、覬官旂、旂咲曰是犒界與人耶、知

其貧、總鉗鍾亦無益、反多縱之、過吳門、周順昌為任

後事、以女許字其孫步、惜別、大中抵京、下鎮撫獄

順昌又走僕護其子學伊北行、而度燕趙士大夫多

暱從、瑄無肯為之主者、乃貽書其友鹿善繼、學伊至

定、與善繼方往遼、其太公鹿正喟然曰、豈以我子不

在、而我不能主、魏長公哉、遂下榻主、長公、伊入京、偵

石匱書 卷第一百九十四 魏大中列傳 二 鳳鳴堂

父太公、令其孫孝廉化麟、與俱學、沙變姓名、匿良鄉

化麟、與其僕入獄、探之、許顯純懸坐、大中、贓五十兩

、大中囊無一錢、五日一比痛、加葦楚、學伊、莫完、贓可

倖免、鹿太公、年七十、冒炎蒸、菜糲、數百里、中、贓金、於

好義者、得三百餘金、學伊書中、所謂范陽長者、即太

公也、定興、令王永吉、亦以百金、授太公曰、阿堵、不用

此、便天地間安用、此為、馳送京師、大中已斃、杖下、夫

大中身受五毒、但呼 太祖高皇帝、至死無屈、詞一

日杖堂上問頭純曰此堂何名頭純曰死日暗耶明  
心堂二字不識乎大中曰直實為心堂耳頭純怒  
加杖之及死政值濟者旨故遂留不下七日後出屍  
形骸糜爛不復能認夫學涉發浙獄比追餘賍乃作  
訴父寬書告之親故撫棺一慟腸斷而死其書曰古  
推奄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教有死貶所者夫有死獄  
中者夫有死杖下者夫有死東西市者夫若乃累  
然列號姦奔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柩則受抄弛

石匱書

卷之三

魏大中列傳

三 鳳鳴堂

錄則受夾地抄與夾則仍載錄粗受棍疊棍所中結  
為黑丁黑丁漸漸陷為深坎深坎上微累藥傳為不  
再宿復加榜掠藥累為棍搯去棍擊亦肉敗蛆  
生淋漓零落向墮皆輝者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  
圖生蓋亦無力覓死矣而重逝之日更嚴刑促之得  
暑散雷旨故遂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屍穿穴中骸  
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殮時不忍復道嗟乎悲夫足下  
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先子刻苦一生併

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十三百金以死口欲  
辟揚熊疎章傳天下而竟坐熊揚賄三三百金以  
死伊嘗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  
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賦  
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  
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懼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人外  
率視我如疾鬼問扣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曰日與  
日相射也明日可暮未如期往聞人則厲聲叱曰腫

石匱書

卷之四

魏大中列傳

四 鳳鳴堂

燕夫敢相涸耶明日可發未黑夜甫聞喘恐死通  
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矣不過攢眉誠曰慎之于  
豈侯囑者幸毋教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  
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為難也屈膝拜人非  
難無人可拜之為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贖金之  
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責服物以相  
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文伯  
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庶吏可為而不

可為也庶史可為而不可為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  
余則受賊驚獄罪延其孥及以貧史可為而不可為  
不更寬哉已矣進北方始將就浙獄先于生事猶  
爾：先子死有救出而援我者乎繼幼弟踣於獄  
門老母行哭於道路義士或有矜惜者願昔不能活  
父今以自活亦尤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  
仁義頗亦謂謬于聖人今乃知其言之惘也貨殖庸  
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子死當空

石廬書

卷之四

魏大行傳

五 鳳嶺堂

首陽山側汝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傍耳天地鄙陋莫  
可共語昔監半發平望高于噴：奇足下不置倫良  
鄉賓客憊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扶樹南邊適又久  
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慨然嗟足下真英傑也  
杖血而告之哀後逆瑞敗伏誅 天子褒卹遺直贈  
大中太常寺卿賜謚忠節諱曰夫先岳凝翁是生忠  
義之臣天地晦蒙彌表堅貞之節故劉陶瑣貞北寺  
楊震均烈西京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其官某

其生有目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可以  
貪純蟬蚸由視虎狼故累百如一鴉之可尊嫉邪如  
神羊之必觸爰自輜軒之使涉於瑣圃之班沔歷清  
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相宣夔雖生  
別時謂司隸陽球之既涉比革安容假使銅鞮伯華  
而無使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公媼當祭京童貴之  
時士亢君宗開竇武陳蕃之禍惟爾壇惟逾峻尤為  
緇繳所先貝錦一成雄羅遂及詔求鈞黨獄署同文

石廬書

卷之四

魏大行傳

六 鳳嶺堂

膺滂碎首於黃門番固暴尸於城北三光黯沒海水  
群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灰大滌天宇重晶  
朕足用章聞幽忠崇敷顯扶震雷一夕已陪元祐之  
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為某官錫之  
誥命以爾臣忠章為子孝伊瀟之義生死同揆彌奇  
卞壺竹章鮑呈嗚呼位於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  
彼丹青寶入地長弘之血出太史倪元璐筆時人謂  
之信史

周順昌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司李福州稅監高家謀不執叔撫同大吏因署後用火薪殺民間會太亂諸府屬議向稅解請命順昌涕之即詣署扶大吏出而帖其民之昂沸者家以此欲甘心順昌賴天子神聖知案無將撤還京順昌獲免五年奏最考異等授吏部主事在銓四年癸亥請告歸閉戶讀書蕭然養食與寒士無異順昌歸後魏忠賢始出押咆哮恨楊漣二十四罪疏橫嗟善類掃削吳撫周起元起元

石匱書

卷九十四

周順昌列傳

七 鳳樓堂

行諸大老作文送之織監方耽視無敢定草順昌毅然為之絕無顧忌織監李實入告忠賢啣之次骨後回文獄起緹騎雷馳嘉禾魏大中逮過吳門喘哮莫櫻道路以目順昌獨從檻車上招飲之雄談遠嘯意氣淋漓四顧如林之射若無一人然者酒後耳熱輒痛哭天下忠義之士竟以女許字其孫灑泣而別御史倪文煥偵得之以東林渠魁尚伏等語疏恭奉邦華連順昌有旨削奪無何李實撓織之疏出而順

石匱書

昌遂與周起元等同時被逮丙寅三月十五日逮者至吳陳令持牒詣之順昌慨然曰吾辨訟久矣倘日得上書使奸逆知世間忠義男子不可盡殺則一死尚有瘳乎陳請料理順昌頷侍僮曰一僧求菴額此當了却因命筆書小雲棲三字擲筆笑曰此外無一事矣走宿縣署士民數千人從之號慟震天吳撫毛一鷺知之檄有司數易置順昌一日夜五從其處官旂大索賂不遂至十八日午始開讀順昌出縣署就

石匱書

卷九十四

周順昌列傳

八 鳳樓堂

逮百姓夫道焚香大呼忠義之聲如崩城裂獄齊到西察院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等數百人向兩臺為順昌請命曰蓼洲先生清忠亮節與望久歸今以觸璫被逮百姓怨恫萬口一詞明公為天子重臣何以慰洎之眾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失聲哭毛撫流汗被面勃呖不能出一語旂尉文之炳鮮衣怒視持械亂擊大聲恐喝曰東廠嚴旨逮官乃容鼠輩置物百姓顏佩常等擁向前問曰爾言東廠逮官則此旨

出魏太監耶諸旂虎面豹聲叱曰速剗爾舌首出東  
廠待何如顏佩常等不勝憤攘臂大呼曰吾輩謂天  
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數千人  
時天雨人皆携雨具萬履齊發適儀從夫擡龍輿至  
百姓捨儀從夫爪鉞班劍亂擊旂尉李國柱應手而  
斃諸尉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察院署近城墻諸百  
姓上城折堞鋪從上擊下磚礮如雨旂尉有墮梁死  
者有傷石墜屋者毛一鷺及巡按徐吉共抱一萬歲

石廬書

卷之四

周順昌列傳

九 鳳嬉堂

碑作呵護狀搽擠於人叢中冠帶俱裂噤不敢出聲  
獨知府寇慎率從人急至署後獲旂尉賄銀三十  
六百餘兩昇向衆人曰有此為賊証諸人可無憂矣  
順昌乃對衆曰諸公不能救順昌而徒赤順昌之族  
奚為耶哀懇再四百姓稍定順昌從間道就司寇獄  
當事者慮行時復有變遂以二十五日子夜出芥門  
民無知者巡撫毛一鷺疏請拿首事顏佩常等五人  
駢斬於市蘇民哀之收葬虎丘道傍號曰五人之墓

順昌無程到京下北鎮獄許顯純非刑考掠懸坐監  
三千兩訊備五毒有諸日所不能承者金與木苛并  
於叢血之間而絕命不回夜半以囊沙立死矣時六  
月十七日也順昌孝友讀書雅尚風節從入籍後諸  
餽遺絕無所取天曹歸里亦然或囊有一錢急窮  
交緩急無所靳輸贖之日聞士民與吳之士民好義  
者共捐助之丁卯秋思宗登極卹死事諸臣順昌  
以五品起贈太常寺卿謚忠介建祠廡其于誥曰夫

石廬書

卷之四

周順昌列傳

十 鳳嬉堂

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彌永  
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長弘殞身遂飛華於  
化碧寶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其官某希聖得清擇節  
取若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罵亦彌衡  
之氣當其出為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章其茂節  
會當龍亢馴致強拊時則指鹿之惡浮於望夷出羸  
之威極於北寺來周羅吉紺網四張喬固腐滂枯鈇  
相結焚原蓋岳不可通親固有懼禍之夫閉門而拒

岑暄知幾之士葉室以擬末闕而兩獨持虎執獲水  
 湯席鑊班荆悲咽尊酒豪據僕抗左儒義依郝浩忍  
 捐愛息以狗彘擊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卻成分  
 宅之德于是飛章告宥檻車下獄而衆乃成城吳幾  
 為沼至於焚香進食以禮御日飛甍拔茅而致詔使  
 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火氏守關鮑宣  
 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  
 不得脫以罹于古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

石匱書

卷之四

周顯昌列傳

十一 鳳禧堂

尉啣鬚唐臣嚼齒未有並介慷慨儂此從容者矣今  
 換軸既旋袞鉞並設碑路元祐大升公正之群墓顯  
 湯陰恍見孤臣之魄用特贈爾為某官錫之詰命國  
 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二正歲寒  
 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興以來  
 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忠臣之報  
 彌愧奸回出太史倪元璐筆天下頌之

周宗建吳江人也曾祖冢宰恭靖公以直諫顯康陵

石匱書

時宗建州角每抵掌揚忠愍直節輒有意乎其八萬  
 曆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中授武康知縣早異調  
 仁和有異政以上考徵拜御史侃持大節天啓改  
 元之二載孤介特立逆寺竊阿開山負嶠欲出有  
 識者雖察其影而憂之莫敢一言五月大雨雹宗建  
 遂有日擊時事之非一疏曰電為陰氣所聚內臚  
 大小中外四端於大臣則曰焚帝不敢之狀可翻留  
 以謝衆此氣一折萬事俱靡蓋陰氣之在綸閣者法

石匱書

卷之五

周宗建列傳

十一 鳳禧堂

宜扶之以名節於小臣則曰忠告宜寬不宜以震登  
 為左右之機鋒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  
 路者法宜開最重在內臣窺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  
 而直糾十人所指之魏進忠日既不識一丁心復不  
 諳大義將使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  
 而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雷同甚隱禍豈  
 不堪憂此陰象之在中禁與士紳者法宜振之以嚴  
 明疏奏魏進忠恨之切骨次日文華殿撤講進忠大

聲譽焉直達御聽九月客氏再召入宮宗建又有朝  
廷之信義難輕言禁之舉動難褻乞割小息以慎太  
防之疏謂復霜堅冰漸不可長今天倪初詣前星將  
朗此佞倖曲實豈四郊多壘之日所當親婦言女謁  
豈聽受經史之時所當遊王聖末娥陸令萱往轍若  
斯千古痛息誠惕然猛思則客氏之取憐同寵者將  
厭棄之不暇何乃日親哉疏上不報既而魏瑞羽翼  
已成鉗網日布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燎天下莫不

石匱書

卷之九十四

周宗建列傳

十三 鳳樓堂

朕宗建又有巨瑞巧借先鋒爰除善類直請鋤斤  
以絕禍本之疏其畧指衣冠之禍將成狐鼠之奸難  
破今權瑞之報復及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又  
借中涓而重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將魏進忠立賜鋤  
斤報聞詰責朝議差內監劉朝視邊宗建又有內臣  
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直陳利害以遏奸萌  
之疏痛列三不可九害因言自託方畧因而市寵漸  
乃謀執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疆場必

腐墜而品隳文武逆釁緣此而生軍政從此而壞類  
此疏事格不行及其巡光祿也拜危之漏孔安汝濼  
五十餘萬寔中貴王體乾鼠耗之宗建為國節用及  
有議革十弊之疏而群小無不切齒矣癸亥直指三  
楚讀禮道婦科臣曹欽程受逆旨初之禘宗建冠服  
逆怒不止禱命違之收下北獄請案驗卒不能有所  
得懸坐監萬三千五百兩窮究考榜備極慘酷使甯  
無可受刑處許顯純斷其舌曰死狗汝尚能言命

石匱書

卷之九十四

周宗建列傳

十四 鳳樓堂

識丁不識丁耶御史王心一奔走拯救詣朝房以公  
義動馮銓屬聲曰周宗建不當言郭鞏通內心一  
知事不可為含淚而出瑞命顯純以鐵釘之不死  
以沸湯潑之不死骨肉零落叫號數日方絕死後追  
贈愈急所知為之立薄募化未了其半幸 思宗踐  
位于廷祚白寬 天子稱其三疏發逆忠軀尤著贈  
太僕寺卿准給全塋廕一子入監讀書甲申年追謚  
忠毅

周起元福建海澄人萬曆庚子鄉試第一辛丑成進士授浮梁縣知縣尋調南昌陞禮部主事改湖廣道御史壬子授職侃直言會攻東林道學之議起死駭之大犯時忌丁巳出為桂平道忝議戊午之任值柳慶大荒起元設法賑救全活者幾十萬人庚申遷四川副使未之任北兵破遼陽城議留邊道以起元為通州道加叅政銜是時各省募兵出關又廣寧失守潰兵散歸各鎮監司每被兵鼓譟有客兵田景

石匱書

卷之十四

周起元列傳

十五 鳳樓堂

坤者擁衆相殺起元督兵緝拏首亮解治正法近畿地方安堵後凡客兵過都無一敢譁者癸亥陞太僕寺少卿尋陞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織造太監李實酷取科銀冒增袍價起元屢疏請裁織造濫額奪職歸後逆璫欲搆周順昌周宗建等罪乃勒李實具空頭疏命李永貞具草追論起元擅減原題袍段數日措勒袍價順昌等朋比為奸差錦衣衛官旂逮問丙寅四月縱騎至津起元慨然就道闔郡士民爭餽金

石匱書

帛助縱騎需索及檻車行實六月抵闕下鎮撫司獄逆璫矯旨不須鞠訊竟坐贓十萬許顯純毒刑拷掠五日一比體無完膚九月初四日顯純再加酷刑勒取病呈初十日竟死獄中三日屍出七竅流血腮破面潰手足杖夾傷爛身無寸縷見者無不墮淚好義者爭助之得扶柩歸里戊辰烈帝憫其冤取李實原疏查閱得永貞假疏誣構狀遂戮永貞於市而以李實充淨軍贈起元兵部侍郎贈祭葬蔭一子予

石匱書

卷之十四

周起元列傳

十六 鳳樓堂

謚忠毅

繆昌期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髫年即以文名海內四方名士多負笈從之居平耿介不事生產博學弘覽議論奇峭雙眸炯炯射人每揚抗古人忠義事慨然慕之常曰豈有丈夫而死兒女子手者乎為諸生及孝廉時不妄交游其所交皆當代名流不可指數而楊中丞連令常熟時氣味相投尤昌期石交也萬曆癸丑登第讀中秘書是時楊中丞以考選候補昌



期往來甚密乙卯五月挺擊事起有御史某者上疏欲以風顛錯案當期義憤形色謂東宮何地張差持挺直入所闕宗社安危不小乃言者以風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言出而忌者側目遂嗾奸黨劉文炳劾歸；而讀書實園夷猶自適庚申 神廟賓天 光宗御極一時正人君子欣；秉征掌院南昌劉一燝移咨促裝值鼎湖并泣昌期伏地痛哭以明年辛酉三月入都補職是

石壚書 卷百九十四 修昌期列傳 七 鳳樓堂

年典試湖廣所錄多知名士序論俱寓規諫論中有趙高仇士良語大觸時忌士戊復卅封建德以甲子二月復命是時逆璫勢已張甚昌期與楊遵左光斗相與痛憤曰不除此奴何以報國三君子至私寓密商謂中丞伏蒲有責顯任糾劾昌期自恃與福清師生誼最厚往詣政府動以外廷共憤乘機出逐庶場竈無地而中權默銷計定遂削草而二十四罪之疏上昌期亟詣福清正告以除君側之惡福清唯；不

快且曰楊大洪之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曰誰為世言以欺老師者可斬也色變而出及蒲州當國頗傾心於昌期昌期力持正議其挽回萬一璫銜之切骨無何蒲州去國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相繼斥逐楊遵左光斗復以削奪去昌期日持榼相送長班跪阻昌期曰相知被逐可不送乎逆璫偵知之因部推昌期南都掌院逆璫遣小璫到閩厲聲曰終昌期還留他送容昌期隨請告璫矯旨

石壚書 卷百九十四 修昌期列傳 八 鳳樓堂

聞住繼而削籍提問有下石者以代草事聞於璫；恨之甚被逮時預聞報者三日昌期曰吾蚤辦此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耳遂別家廟先抵邑寓以待邑令某者曲承璫意一見昌期遂執昌期手昌期了無戀色遂徒步至縣署士民悲泣遮道相送邑令迫昌期黑夜兼程至府賴知府曾櫻寬解于孫得以飲食進昌期禁于孫哭泣奮身就道至京下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掠顯純咤曰汝係江南第一才子

何為與楊連國謀自取罪矣昌期曰楊中丞職司風紀某係詞條平日往來革疏事情寔與同議且某請書中秘是非應得執筆以佐末議為皇上謀為二祖寸宗謀某死無恨顯純作篤色董楚交下皮肉俱裂內又傳繆昌期手上另加一鈕蓋以昌期曾筆削楊中丞疏也不數日昌期死之日獄中有白氣貫天不日而皇恭廠被災石飛木拔人咸以為西谿義憤所感崇禎元年事大白贈詹事府詹事歷一

石匱書 卷百九十四 繆昌期列傳 十九 鳳嬉堂

子入監讀書 李應昇江陰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南康府推官郡故有白鹿洞書院之址應昇修復之旬日會諸士于其中親為督課戊午分較江西辛酉分較廣東所得多知名士壬戌考選徵拜福建道御史時吉水鄒元標無錫高攀龍先後總憲皆器重應昇凡國家大事必就商確有章奏多屬應昇草之由是望重西臺而宵小忌之甲子正月有補救時事一疏曰天下有三

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終始何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行如鬼域言似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土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妾作狐鳴將軍夢斷於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思亂心恢渙群無計本末

石匱書 卷百九十四 李應昇列傳 十九 鳳嬉堂

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黔即捐楚以予黔急奴即敵天下以儻奴如加派慘於剝肉征調急於沸羹睥睨草澤輒借鷹鷂以代驅剽掠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繒媚鹵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一病而消補亂投是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喪庸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夫天下原非沉痾之疾也而庸醫為之炭、乎有不可為之勢者

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  
小人日肆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  
患不可為不深矣 皇上試問取璫遣而慢書入者  
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  
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裏為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  
此不知斬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銀餉殘殺幾許無  
辜赤子從未申我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傭聖心劉  
朝斥死然天下之為劉朝者不少而賞罰之倒置者

石隱書

卷百九十四

李應昇列傳

十一 鳳嬉堂

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顛輕  
封疆之故輕爵廢績奏金城之趙率教幾蒙通虜之  
誅而萬有乎何以賣款議叙力爭國本之何士晉且  
吞援黔之賞而表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廢襲  
滿志矣而轉移愈難坐視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  
見矣而慰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啓愚  
穢骨久沉突為昭雪試思冲主在上重簾尚不忍言  
况權臣在朝禪受是何題目執紼之巡撫方恨玷我

名山媚竈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拔  
靡於是新妖四出伏莽漸興或勢若負隅巧通賂絡  
或謀或捲土密布機關雖死灰不燃恐百足未已而  
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操戈慕戀方濃望門搖尾何恠  
乎譚譚益之欺騙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令楨  
劉繼禮之積穢見紆公然反乞臺差也哉蘓軾有言  
奸臣之始以臺諫持之而有餘如其已成以干戈取  
之而不足養猫捕鼠畜犬防盜皆善喻也願 皇上

石隱書

卷百九十四

李應昇列傳

十二 鳳嬉堂

獨正群陰之上嘗立無過之途志氣如神賞罰不亂  
則大臣効引燭焚詔之誼群臣夫靖共爾位之義小  
人之患見睨自消夷狄盜賊之憂干羽可格所謂克  
舜連天下為一身何虛扁之足喻哉五月日擊魏璫  
恣肆擅作威福應昇款其十六款草疏已成會楊漣  
疏已先上遂易其稿初四日進呈其畧曰昨臣堂官  
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奏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  
罪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

咸福之幸忠賢亦宜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  
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下羽翼西布塚曰孤臣忠  
惟無忌謬云忠赤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  
賢非不欲辯也十真萬真無可辯也并罪萬罪又不  
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為之辯則中  
旨真可聽其偽傳乎閣臣真可聽其妄立乎外廷真  
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  
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  
石匱書 卷之四 李應昇列傳 鳳樓堂

解其燭影之疑即為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  
其疑而乞大惟蓋之賜不然 皇上日為忠賢作江  
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謀藉口  
百計防川鬼神忌盈九廟之靈將必殛之况於忠臣  
義士謀尚方之劍者哉嗟乎君側不清烏用彼相一  
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  
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倘畫策揆歎不幾與焦芳同  
傳乎疏上忠賢切蓋恨之必欲置之死會葉向高票  
石匱書 卷之四 李應昇列傳 鳳樓堂

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  
出入真可聽其借擬乘輿乎又曰嘗觀小人之禍其  
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人主之心根株既深棘  
手乃露故夫不遽為王振劉瑾者乃其深於為王振  
劉瑾者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及其  
犬馬而反畜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踈於藥石又曰忠  
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 皇上不安而忠賢亦不安  
職為 皇上計莫若姑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

擬得不諳事體之責七月工部郎中萬燦杖死應昇  
上疏曰近者盈廷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三光黯  
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燦以陵工補贖遂觸震威而今  
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  
依閭旅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又曰  
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  
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  
杖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於杖下而後快

心也為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疏上嚴旨切責十月朔頒曆寧廟輔臣魏廣微不至欽昨以後始奔突入班吏科魏大中劾其無禮廣微疏辯自認夫儀應昇上疏訐之廣微憤恨不食擲疏於地遂與忠賢謀傾應昇會高攀龍劾貪濁御史崔呈秀屬應昇草疏呈秀向應昇乞哀應昇以公論謝之呈秀含恨曹欽程以貪吏察處黃綠補工曹應昇條陳疏中言墨吏破甑不可用欽程亦含恨於是欽程疏劾應昇

石隱書 卷一百一十四 李應昇列傳 十五 鳳嬉堂

指其為東林護法援其大教主高攀龍號召其黨黃尊素等會沙影射排擠正人得旨削奪而下石者猶未已丙寅織造太監李實承瑞意恭周起元詞連應昇有旨逮問應昇聞駕帖至邸獨立門側佇望其來恐對家人迷亂方寸一無他顧剛勁肅如拜別父母奮身就道常州士民號冤者以千計一如蘇州之事太守曾櫻曲為曉諭應昇拜求士民始得解散起行之日兒童婦女皆為流涕至則下鎮撫司獄許顯純

慘毒加刑惟大呼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鑒小臣一點忠赤不負君父一死報國分也但親恩未報死不能瞑耳時同寬諸人相繼淪沒止御史黃尊素相與談論古今忠臣孝子而敲朴過創群奸欲速其斃應昇自知不免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手書誠于詩有云白雲渺，迷歸夢春州淒；泣路歧寄與兒曹焚筆研好將犁犢聽黃鸝崇禎元年 上憫死事諸臣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甲申追謚忠毅

石隱書 卷一百一十四 李應昇列傳 十六 鳳嬉堂

黃尊素浙之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考最拜山東道御史座主鄒維璉受知冢宰趙南星破格調入銓部頗犯眾忌尊素出疏保之并為眾所側目時逆奄與客氏表裏為奸尊素因地震上疏謂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禍慘於戎狄有首切責尋以毒焰方張漸不可制復上疏謂忠賢與其私人柴柵既深把持益固勢必莖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請 上自為國計萬燼之死尊素

上疏謂廷杖非祖制奸人借以快其私憤後將為所欲為莫有顧忌而禍止移之國家語極激切於是逆奄恨甚必欲殺之授意曹欽程竭力擠排禱職歸里忠賢怒未解復假織造李實疏奏其與司房黃日新結為叔姪朋比為奸矯旨逮問時綬騎四出丙寅三月十八日旂尉過蘇州入閤門揚登岍凌轢市民是日政有周順昌開讀之變顏佩帝等擊殺李國柱百姓方賊散見旂尉訊之知為逮浙江黃御史者蘇

石匱書

卷五十四

黃尊素列傳

廿 鳳嬉堂

度晨夕五日一此骨肉零落用被覆昇出受刑杖畢復昇而入一日片紙入棘門而尊素死矣尊素死日有鄉人徐姓者與之同獄夜二鼓見數獄卒昇尊素於柙床用帟糊其面及耳如丹陽造鬼臉泥坯樣喉間作憂聲自二鼓至五鼓方絕家屬無力領埋鄉人贖金殮之衣帶間有絕命詩云正氣長留海嶽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剗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以際燕鷹聲謀 今秋錢唐有浪昏

石匱書

卷五十四

黃尊素列傳

廿 鳳嬉堂

彼自裝塑一忠臣相增其光焰已耳何痛哉何痛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明 叙南張 岱著

周顧袁二夏列傳

周朝瑞山東臨清人萬曆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考選禮科給事中與同官楊漣意氣相投光宗時朝瑞請蠲免金花于聖怒外謫熹宗登極召還省東西交訐停經進朝瑞請及時講學語侵近侍有借叢指鹿等語魏容輩深恨之乙丑汪天言獄起遂逮下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五

周朝瑞列傳

一 鳳嬉堂

石匱書

卷一百九十四

黃尊素列傳

一 鳳嬉堂

鎮撫司初奸黨撰東林點將錄以示逆璫曰此錄中一百八人皆結黨欲殺上公者也逆璫信其說命擇其尤者十八逮之姓名已定諸奸人復推敲者數日夜遂矯旨先逮六人而朝瑞與烏朝瑞至鎮撫司坐以封疆業誣証一萬朝瑞家竭貲稱貸不兩月而告竣謂出獄有期忽一日與顧比部大章共飯時楊左魏袁已死獨朝瑞與大章存耳獄卒急呼朝瑞出俄頃遂報畢命夫戊辰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顧大章、直隸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初仕泉州府推官、以病去官、改教授、丙辰補學博、戊午遷刑部主事、辛酉廣寧失陷、大司寇王紀、以經撫一案屬大章、大章用諸君子議、謂經罪稍薄於撫、袒撫者頗有異議、大章以疾請告家居、二年、由武庫員外起調、主客是時魏璫大橫、諸奸合謀、謂先年王大司寇劾客氏疏、寔出大章手、必欲殺之、遂借汪文言獄、詞連六臣、大章其一也、時大章遷臬憲、出都門、矯旨遂下詔獄、

### 石匱書

#### 卷之百五

顧大章列傳

#### 二 鳳樓堂

庭有大樹、生黃芝、六瓣、獄卒以為賀、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輩其終於此乎、主者鍛鍊、坐贓四萬、五日一比、脩極楚毒、身無完膚、前後受棍一百七十、拶敲三百二十、夾杠一百四十五、死而復甦者三、有間發部會鞫、復受竹批二十、又將復下鎮撫、大章嘆曰、士不丹奪、遂投繯而卒、戊辰贈太僕寺卿、謚裕愍、

袁化、中山東武定人、萬曆丁未進士、為湖廣內黃令、

### 石匱書

尋調直隸涇縣、壬子內召、拜御史、化中列臺班見時、事抵牾、激烈真言、屢斥魏忠賢之玩弄朝政、誣蟻忠良、以是銜恨、會化中掌河南道、典大計、崔呈秀為淮揚巡撫、貪穢著聞、及其回道、化中特簡紆之、得旨會勘、罷黜為民、呈秀拔入魏璫、深得親信、遂嗾彪虎諸奸、媒孽風影之詞、以中化中、羅織移宮封疆兩案、坐贓六千兩、發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掠、五日一比、化中羸弱、每從獄中出、兩獄卒扶扶左右手、偃佞而行、

### 石匱書

#### 卷之百五

袁化中列傳

#### 三 鳳樓堂

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面目黧黑、頭禿髮脫、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頭純完、驗所納贓、數不中程、受全刑、化中雞骨支牀、卧不能起、八月十二日、比較贓完、十九日、鎖頭、顏紫、手斃之矣、越五日、屍出、詔獄、肢體糜爛、蘇、墮、落、家人以布裝、含殮、見者無不流淚、戊辰優卹、特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夏嘉遇、直隸華亭人、萬曆庚戌進士、保定府推官、丁巳行取、擬改吏垣、先注禮部主事、時鄒之麟主壇坫、



盟號召九同心攀嘉遇入焉戊午之麟以忤开詩教  
趙興邦敗黨人素重嘉遇諷之一往謝即擢省中堅  
卧勿之應遂銜嘉遇及楊觀光等不許與考選嘉遇  
連出六疏攻开趙盡挾其德开趙自此不復振而嘉  
遇亦力請改南大宗伯何如寵隨之攻者斥及宗伯  
嘉遇竟改南儀部尋復改南銓會高邑趙南星為冢  
宰深服嘉遇獨攻开趙有社稷功遂排群議調北選  
部員外嘉遇以羈旅入莞銓柄當途猶側目嘉遇一  
石廬書 卷一百九十五 嘉遇列傳 四 鳳嬉堂

持以平坦高邑倚重相得甚歡後少冢宰周如盤私  
一親故批呈囑選嘉遇嗚然作色便服馳歸欲章疏  
奏知如盤親往荆請乃已其執法不撓若此後魏黨  
禘逐正人借會推晉撫一事嗾陳九疇首發難端嘉  
遇屢疏抗辨遂與魏大中等同時斥逐乙丑六月璫  
逮楊魏六人入詔獄詞連嘉遇証以曾行賄擬城旦  
嘉遇居官貧甚璫誣以賍矯旨勒赴配所嘉遇旋  
鬱發病卒晚賃一園為居家徒四壁卒之夕篋無

殮衣牀上止殘書數卷而已崇禎元年特贈太常寺  
卿卹典與楊魏諸君子埒  
夏之令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攸縣丁艱復知歙  
縣以卓異召拜四州道御史時熊廷弼以失陷封疆  
坐碎之令出疏救之復言毛文龍無功糜餉且有跋  
扈狀忤璫意謂其邪言亂政幾悞封疆并據其巡城  
時携家入署恣行貪暴矯旨下鎮撫司鞠訊追贓毋  
掠治輒挺立不屈罵不絕口許顯純承風旨榜殺之  
石廬書 卷一百九十五 嘉遇列傳 五 鳳嬉堂

崇禎改元贈太僕寺卿廕一子  
石廬書曰忠臣義士未有不殺然殺之有體則雖死  
不怨魏忠賢之鉞鍊諸君子也賤之如囚徒輕之如  
狗彘撲滅之如蚊虻屠割殘忍至此亦畧無餘地矣  
我朝元氣直為如革琢削已盡而國祚可復延乎甲  
申之變天下亡我 毅宗耳 毅宗豈亡天下者哉

